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八一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義拾遺二卷

〔元〕楊維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任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義拾遺二卷》提要

史義拾遺叙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為赤城令徙錢清海塩咸不獲行其志輙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毗陵、三笥苕霅洞庭錢塘之間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

巢立言自況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誅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歲脩轆轤傳飡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況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轢一世至于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

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是編乃先君子程鄉令手錄珍藏欲梓行而竟奪不就嗚呼先生之文磨泯多矣余同年進士譚君德周來尹秀水政成之餘有志史學問問余古今理亂得失異同余出此叅訂之君喜曰是可以傳也俾余序之以求其傳噫石璞千將固不待和之獻煥之發而光恠燭天矣蓋奇寶之在天地間有終不得而閟者其文雖欲不傳于世又可得而已耶先生名維禎字廉夫號抱遺叟人推稱鐵崖

先生所著有太平綱目四十冊三史正統論五千言歷代史鉞二百卷春秋大意東維子集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古樂府瓊臺曲洞庭吟七十卷藏于鐵崖山此直其一云

弘治壬戌秋八月既望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平湖陸淞序

史義拾遺卷上

元赤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譔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任暾　校

水神告智伯

智伯疑合韓魏之甲攻趙趙襄子走晉陽智伯曰晉陽尹鐸之所理也趙侍以為固吾甲攻不如水攻之不勞而敏也於是引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民卒無畔志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親行隄遠水吏覺城見有被髮丈人者前致辭曰吾邯鄲之水神也聞主君以水可亡人之國故見主君有以辯焉夫水猶火也火可以焚人亦以自焚主君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自亡者亦水也智以決之勇以行之密以防之信以守之則利可用而害可遠不然利不得而禍及已可不畏哉吾譬主君之用水水將不為主用而為敵用矣智伯曰若何以見之對曰吾見於韓魏之色矣見於汾絳之迹矣微於孟談氏之偵而弋者矣主君憎焉驕慢不知

汙栗危厲方且朝夕吞趙爲益地慶吾與智果締疵將在平陽上游觀主君之骨肉盡委於趙主君之額蓋且爲趙主之飲器終天之恨無可及矣智伯怒欲刃之莫知所如往是夜襄子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軍殺智伯劉其首爲飲器云

木曰余嘗侍先生講智伯事智伯之殺已料於果矣雖無水不死乎今設水神辭以戒後之恃水以傾人而卒自傾者先生又曰丁原董卓利用呂布而俱害於布非智伯之水乎

樂羊自訟魏文侯書

父子之天雖虎狠不滅而況於人乎古者求忠臣必於孝慈之門人不孝慈而求其忠於君者亡也臣奉主君詔攻中山中山不下臣攻之益不懈中山之君思以計亂烹臣之子而遺臣以羹臣忍啜之者卞其非臣之子也必欲烹人之子置臣之子高俎上使以形色招臣臣心延動妄二禱子遺臣以羹號曰臣之子也臣固知臣之子已逸而無恙此臣之所以啜其羹而無不忍之情也使臣之子招臣以伏鑕身嘗鼎鑊臣羆虎之憤豈不跑地一奮覆其羹如覆醢肯在轅門之外而劍在中山之頸乎君之近臣不督吾事又不諒吾非弗慈之心乃譖臣曰樂羊於子之羹忍食之其誰不忍哉 觀師贊之曰 尚幸主君之明有以燭臣之非忍主君之斷有以決臣之成功故敢奉書主君闕下謝其所勿疑而不敢為疑臣者告也 五代徐溫執李遇子示遇其子啼號未至遇由是不戰

木曰先生此言洗樂羊子不慈之謗千載儒者推未到此非強為樂羊卞也第以理決其事耳

豫讓國士論

孟軻氏嘗論國士矣國士者其去就語默有以異乎一國之人者也去就語默無以異乎一國之人齊民也豈謂國士哉余惟豫讓稱國士示見知於賢主

瑤以五賢蒙不仁之器智果之料其必
亡不智也瑤將亡絺疵以其先覺者覺之瑤不
寤而訖歲其氏讓於是時不聞有所正救不忠
也國士之去就語默如是乎及瑤死也乃始效
刺人挾匕首伺塗厠伏橋陰為瑤報仇烏乎讓
不忘國士之遇其義似矣而國士不擇於知己
并委質於不仁之人則非國士之士矣貉勃氏
頤自去徐子不肖者犬為公孫子賢者犬於是
嘷安平君單余惜讓不得為公孫子犬而為不
仁者厓眥於人也司馬氏取讓為所為而為其
說不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
懷二心者則其為〻名也已吁此非國士之言
戰國士之言也

木曰此篇摘發到是處非惟不滿豫國士且
不滿司馬氏之論

聶政刺客論

余為豫讓論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於嚴仲子
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於讓為國士而委質
於智瑤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
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過知己如政遂乎（遂作予）雖
然此戰國士之不學之過也古先聖賢負甚美
之資而必治以學則雖狂可聖不學雖聖人可
狂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
學其七尺之重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毋在而
保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
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
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
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於予人不得為仁人義
士之守死善道也

木曰先生千載不幸之悲非悲刺客悲政之
陷刺客也

牛畜辯

或問番吾君舉三士於趙牛畜荀欣徐越也相
國以仲連以進趙烈侯烈侯以畜為師是畜不
惟優於欣越且賢於公仲矣乎抱遺子曰烈侯
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

就其才第之越飾則儉用晏嬰之徒歟欣畢迂
使能管夷吾之徒歟商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
歟雖然談仁義者未聞其存亡豈烈侠不足與
言仁義歟抑商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
非孟軻之仁義則亡愈於公仲而趙不強於天
下也宜哉

韓昭侯絶申不害書

先生鄭之賤士韓之踈遠臣也以黄老刑名之
學干諸侯諸侯不納西見寡人寡人聽先生言
謂可以治國強兵不門於貴戚遂用先生為相
寡人率百官以聽於先生而韓國未治韓兵未
強鄰國之賢士未有所薦而首請仕其從兄某
〻行義未聞於韓而先生引之非私乎秦之商
君刑名之學也孝公任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
盜賊秦國称治然而商君無私人也先生不如
商君而私人過之無乃不可乎且先生教寡人
以脩功勞視次第爵不及非人官不及私暱今
有私請於寡人將奚聽乎聽先生之謂是廢先
生之教也夫學焉而後臣之此古人臣之盛事
今寡人之學于先生而相之非相也將師寡人
以道也今先生循私謁而敗公義何以師寡人
乎父兄百官有辭於寡人惟先生去住之申子
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木嘗侍先生講申子第先生曰世以申子為
治士昭侯亦自謂學於申子今折其私謁使
之避舍請罪則昭侯固賢於申子而申子又
奚足以師昭侯也哉

子思薦苟變書 補辨

衛有能臣苟變者其材可將五百乘變為吏賦
民時嘗食人二雞卵衛君逐矣變弗用子思上
言於衛君曰臣聞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
去其暴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聖王用人舍短取
長之法也故顏涿聚與父之大盜也段干木晉
國之大駔也論其短則暴且貪矣然齊魏之君
畧其短而取其長則聚為齊忠臣木為魏君師
功德之及人者非齊魏之人所可及也今變也

無大盜之惡也無大騏之陋也材可將五百乘
而欲以二卯奚之此不可以聞於隣國而君之
用材亦與齊魏之君異矣且君之竊禄大臣不
與君憂其憂而與君樂其危以娛其翫也若是
者日盜千鍾而君不計君有能臣一時食二卵
而君咎之不置亦可謂不善推其類矣故僕爲
君言之

孫臏祭龐涓文 擬辭

臏與涓同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
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
黥之使爲廢人馬陵之死卒死於臏
手大樹之笑不遠尺寸臏之謀亦神
矣其事可爲娟勝己者同志而禍卒
伏於不意之戒者故擬臏祭涓文

吾與汝兮尚父同師巨細工苦兮惟器之隨鶴
不可以頸鳧兮絃不可以足夔汝不答夫物類
兮必欲已勝而人罷平聲人之有伎兮娟以蔽之
人之有穫兮斷以廢之吁嗟將軍之諱短兮非
兵法之用奇頗馬陵之負愜兮不啻二陵乎避
馳燭火舉信兮將軍弗疑伏弩萬發兮將軍弗
知收汝骨於大樹之下兮豈楚者之能爲卷棡
福之倚伏兮吾將視來者之鑒茲

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擬辭

將軍吾故相公孫痤之中庶子也痤嘗薦將軍
於寡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
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
將徼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
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
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
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
哉楚子虔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
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
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
夫欺人以欺者人亦以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
出者八年國將有問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
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臏臏於寡人而寡人

不忍也納之它國〻又將軍佗仍納諸秦將軍
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
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齊威王寳言 補辞

魏惠王夸寳於齊威王威王折以四
臣之寳余猶以威王之寳未及其大
者為補寳言

魏惠王夸寳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
枚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寳乎威王曰寡
人之所以為宝者與大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守
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肹子者守高唐趙人不
敢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徙者七
十有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吾
宝四人者可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寡人猶以
為未也惧齊人之佻而詐也宝之以信野而蕩
也宝之以禮刻礉而残侈汰而競也寳之以仁
與儉然後發金縢冊書之宝於我先公太公武
王宝之以王天下桓公保之以霸諸侯此寡人
傳宝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雖山海秘藏
無以踰吾宝也矧徑寸珠乎是宝也水不得漂
火不得爍盜蹠不得負而移也吾惧大王之照
十二乘者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
之寇也覩者為大王寒心惠王聞之慚且惧投
珠於汾水不敢言寳

木曰吾讀先生有宝志足以照貪此文又廣
威王之宝非夸也鑿〻乎為國君厩福之戒
者有在也

非田文署私得宝

孟嘗君受楚象床公孫戍以私得登徒宝劍而
入諫使戍無私利則不諫矣孟嘗君不之罪乃
書其門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宝於
外者疾入諫君子以孟嘗善用諫雖懷詐者猶
用之況不詐者乎抱遺老人曰文之署非也為
文之計使登徒不納劍而文計劍直以賞戍無
以来左右之言不然不有奸利者賣主諫以售
人宝以蓋主過者安得尽欲於文之聰乎

非惠子樹楊喻

田需貴於魏惠子施戒之曰子必善左右問有樹楊拔揚之喻抱遺老人曰惠子魏國之儒國人之所仰教者也田需貴於魏不聞惠子教以出處之義用舍之道而惧其危於說賊也教之以善事左右是導之以患失之為而無所不為矣難退而易進者士君子之種行也惠子應樹之難而拔之易至以楊之橫樹生倒樹生折而樹之又生知其樹之不得其道者皆一切不暇顧豈為士君子之行也哉惠子之為士固亦魏國妾婦之士歟

啓攻益辯

儒者之論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夏禹易揖遜而私其子大道隱而家天下矣謬矣乎其論聖人也家天下可以論後世之秦政猶不可以論蜀之劉備況可論禹乎堯舜授賢不知天下之為官禹授子不知天下之為家一皆聖人之公也父有天下傳歸於子人之情也不幸子不可傳擇其可傳之人傳之使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子孫耶此堯舜公天下之心也禹幸有子可傳異於朱均之不可傳也又何必強同前聖薦人以為公乎民固曰啓吾君之子也可以任天下之器也謳歌訟獄朝覲知有吾君之子不知有聰於啓者也禹以天下之情授之子知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薦人乎使啓後如朱均也賢者復取而代之禹固不計也此禹公天下之心也世度聖人以迹吾推聖人以心禹初無薦益之事豈有啓攻益之事乎薦益之言吾所未信而況攻益之論又出於燕子之黨乎

魏可王對

抱遺老人曰魏可以霸可以王而惠襄不能惜哉或曰梁地不千里帶甲之士不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險梁戰場之國爾何以王何以伯哉老人曰論王伯者不以地不以兵顧得士何如爾得士者王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軻

上曰樂毅得毅可伯得軻可王二士在魏而惠襄不能得之卒相犀首與張儀惠王卒軻由魏而適齊矣燕昭王招賢而毅由魏而適燕矣嗚呼二士去魏不國也矣

或問孟子言王道

或問抱遺老人曰孟子為臣於齊矣燕之亂孟子又以湯武之舉勸齊矣然齊卒無興滅繼絕之舉孟子之言王道誣耶老人曰軻無薛公之位也使齊移薛公之位位軻豈翅為薛公哉王者之佐有言而無位此宣王不得為桓公矣湯武乎故孟子致為臣而歸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軻以伊周自任矣又問曰使孟子西入秦得君如孝公治櫟於商君乎老人曰商君小伯大伯賊也亡秦者非趙高〻商君也孟子得君如商君孝公可始王不在政也已刱形便之國利於七十里百里者耶雖然論形便不論王道也

梁惠王葬議

惠王葬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公孫衍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欒水齧柩太子弛期而葬余悼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昊乃克葬穀梁以為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為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簑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藉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禮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以引楚山之事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推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

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莫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為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王斗不能舉孟子議

王斗之言甚似孟子世盡以戰國策為縱橫之書詐謀邪說之所聚則亦過矣若斗之言豈非賢者之言憂國憂民之喩雖孟子何過焉然斗之舉士不聞舉孟軻舉五人而齊國治者吾不知其何人也或曰軻在其中王不足與大有為也遂致為臣而歸余同斗自詘以見王正犯軻枉尺直尋之律豈能舉軻乎哉

郭隗致賢

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賢者致賢之力逸於舉賢而致賢之功亦優於舉賢也昭王求賢郭隗受築宮之師非借以賢自屈致賢法當尔也無幾樂毅諸賢争之以赴燕雖鮑趙之善舉賢不力於此也市馬之喩此致士之明轍而曰北面受學則百己者至呴藉叱咄則徒隷者至又豈非致士者敬喩之兩轍乎敬喩卞而致賢者卞矣

或問唐雎

或問唐雎刺客士也先生以為魯仲連之流何歟曰雎非刺客士有道之士也觀其勸信陵君之忘趙德也何其言之過厚而近道哉雎為宗國求救於秦時齒已九十矣至是歲殆喩百耄期而稱道不亂知其為有道之士也其挺身秦庭假沫義以解秦三伏屍之怒仁者時出之勇也豈刺客者哉吾於仲連排難解紛之餘尤想見其人可為連之流亞不妄也

五臣優劣辯

或問莫敖子華論令尹子文而下憂社稷之臣者凡五儒者罔敢優劣之敢問優劣何如抱遺老人曰大臣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其死生戚休與國同之豈待爵祿勸勉而然哉楚威王問莫敖子華以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子華所舉五人者皆可當此名矣自子文而下遂曰事以區分要之所憂者皆出於赤誠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忠也必欲優劣之春秋之義

大存亡則存亡者優於理亂勃蘇氏其寂乎蒙毅氏次矣

甘茂上秦王書

臣山東羈旅之臣也王不以臣不才拔為宜陽將約魏以伐韓臣聞魏文侯之命樂羊攻中山也三年然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王之知人不深於文侯之知樂羊也中山之攻得於謗書盈篋之外臣慮宜陽地險且遠成功非特月之間而貴近之臣如樗里子公孫奭之徒挾韓而議吾後者不少也臣不能保王之不聽則宜陽不可拔是王欺魏而徒結韓之憾也故臣願王勿伐王又以臣之為疑且迎臣息壤要以盟言臣蓋有所懼已春秋大夫盟諸侯者為長[illegible]為國君又盟列以下盟其臣則臣之[illegible]夫信薄而求於盟難乎其為信矣今臣攻宜陽五閱月而未拔臣志弗懈而聞二子已議臣於後矣王心一搖則臣不得為樂羊何待書之滿篋哉臣嘗求戰國之君臣如魏文之於樂羊者尠矣知燕昭之於樂毅乎求燕昭之於毅者尠矣知我孝公之於衛鞅乎嗚呼二三君臣未嘗有盟也非其夙心之相知堅以一定之信繼以不貳之誠則不足與有為矣臣願臣之於王得追羨於二三君臣而且有光於孝公也臣不勝幸甚 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屈原論

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 如肥羨是也 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王法也質不委於先王而受嫌於後主放於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從彭咸以殉烏乎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薛公論

秦聞田文賢而請於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居之爾文信其言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於國舅氏魏將軍乎 冉 文客以千

計公孫弘称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八者為丈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頼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於文哉吁使客有一人異於雞狗者則文何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觧是舉也楚因可出齊國可覇文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於雞犬者信矣

公孫龍論

余讀公子牟書稱莊子言以折龍之非則知龍之詭辯恠說已不為當時所與龍蓋學於惠子者乎（蔽於辞而不知理者恵子也）夫行辟而堅言辨而逆先王之大禁也而平原公好之以為上客何也以為龍有以蔽勝則孔子高（孔子玄孫也）之理勝於辞公孫龍之辞勝於理勝自有以下之已或曰平原之客優於孟嘗吁一客之聰為子高而勝不能用若龍之客文之所赤也又何優於文哉

肥義論

春秋録大夫荀息之死節以其不失信於君也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故里克以肴惡書而息以死鄭録肥義相趙王何亦庶孽也而受命於主父者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矣太子章乱作李兊勸其去義誓以全言不全身卒死其難吁義何愧於息哉綱目君子不以息例録之鈌也

桑雍箴（雍癰同 擬辞）

趙客有告於趙王者曰燕部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亦知之乎王曰未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優愛孺子也此皆乘王之酔昏而中所欲於王者也是雍得於内則法枉於外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内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愛即雍矣）時趙王之臣有韓倉者趙之桑雍也余讀客言維為倉發而其言可為國君暱褻近以自蠱其心而亡其國者之戒擬客作箴以獻王其辞曰

猋之育兮其蕤日沃猋之雍兮其根日蹙㢋在
猋子象不可欺雍在王兮王不自知内食王心
兮外食王士王雍不交兮王國隨以圮客梘雍
兮如斗如囊蔽賢㚇忠兮尚惑尓倉其亡其亡
兮繫於苞猋客作箴兮王用自強

𩣡妖說

妖不生於妖而生於以妖爲不妖者此妖之大
者也故家國大瑞爲䏀子爲賢臣而爲大異者
反史作僞者也宋有雀生𩣡此物之妖也而巫

史佞之曰大吉小而生巨宋必覇天下遂啓康
王好大喜功黷兵於鄰國廣地數百里恨覇之
不亟也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天下呼爲桀
宋齊伐之而迫死于温烏乎王之狂悖輙死夭
下咲者此巫史之佞所致也故曰妖不生於妖
而生於以妖爲不妖者妖之大者也有國者於
邪佞之妖可不戒歟

趙威后傳 擬辭

威后趙王某太后也齊使者至趙后見使者問
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乎聞其人有粮者亦
食無粮者亦食是煦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
不業（不在仕治職）也有業陽子無恙乎聞其人哀鰥
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煦王恩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有北言之女無恙乎徹環瑱
至老不嫁以養其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者也
胡爲至今不朝（命婦則朝）也二士弗業一女弗朝何
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又有於陵仲子尚存乎（與王）
（子所稱者凡七八十年此自爲一人）聞其人上不臣於王下不

治於家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
者何爲至今不殺乎使者歸語於王王怒曰吾
事何預於老女子乎

抱遺老人曰趙威后所出世紀吾無得而攷
矣即其遺言於齊使者亦足畏哉凛凛乎齊
王建之師訓也吁建爲隣老女所薄如此齊
之臣子無愧乎吾録之爲傳以儆代之惰如
建君臣者於戲吾有女弟宜大家（叶狐）者行年
四十有九既笄時受里男子聘男子殁誓終

死弗嫁紡績以養寡毋議以威后之識非當朝者乎吾里有稱處士者淤澤洪男子上不臣下不理中不交率人於無用而且亂吾教議以威后之識非當殺者乎朝無朝而終掩殺無殺而反聘司刑處者孔夫建君臣異遠乎

樂毅封王蠋塚文 [illegible]

毅聞齊先賢顏觸論於齊宣王曰昔者秦攻齊下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首者封萬户侯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蓋一介之士有賢於萬乘之君者如此先生齊之賢人也毅至晝邑不敢以軍容入先生之里請見先生而先生不屑見遂殉義以死毅既入齊而齊王地（地王名）為淖齒數罪而懸之廟梁死毅封先生之墓以表齊國之賢齊王之首亦不若先生死後之士是敢揆論以為先生告云

貫珠論

余讀田單解衣溫老人之事而咲齊王之弗能為善也雖貫珠有曰善之言而王之疑單者不解也珠之教王下令曰寡人憂民飢而單食之寡人憂民寒而單衣之且白單而揖於庭口勞之仍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已而大夫之相與語者皆曰單之憂民王之教也吁此戰國君臣之所為也終於戰國之而已耳使王知單賢開心布誠以國事委之單之善政即王善政也又何必爭其善為已出乎君之任臣猶坐車人之任驥也人與驥爭馳則人驥俱困君爭善於臣是人驥俱困之愚也吁舜取諸人以為善管仲畫五子之能以為能是道也貫珠弗能識也（自注曰漢高祖以蕭相國取彼媚民為善不帝主即齊王之見也後海曰我為樂謝主相國為賢相此則齊王之所然也）

毛遂上平原君書 [illegible]

璧辨於石必卞和而可驥別於駑必伯樂而可世無二千玉以石委驥以駑棄而妄曰天下無夜光之璧千景之驥豈非物之詘乎遂處君之

門下三年矣自以為璧授卞和之官驥處伯樂之廐君之視遂也曽無異於石與駑也且反咎曰遂無所有是君之不責目非卞樂而責璧驥為石為駑也君齒且老矣目果眊矣乎遂聞君之壯年目巳眊矣公孫龍者巧文之士孔子高者蹈道之君子也君不從蹈道者而從巧文者故曰君之目眊也久矣君之目眊遂之不幸也今幸侍君南入楚以文武偹具者在十九人之數尺寸之效萬一有助於君之末議遂之獲璧於卞宮驥於樂廐者其在是已乎遂二萬為平原君遊説而歸君始自皆曰勝不復敢相天下士矣於是遂為上客云

或問夷門監者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為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及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公孫弘言於秦寧者不然何公子之車騎虛左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咈我夷門者剌㧞之魁尒何上客之有哉観其所舉可以知矣枉公子車過市屠謁四十斤揮椎之夫亦辱公子矣故曰夷門者剌㧞之魁尒於戲鴂令奪兵於趙為功於魏不忠公子師不忠何以為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而史不以名氏書惜哉

雎澤論

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禄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夫山東之夫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観局則明當局則惛應侯之退已合退於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乗其日旻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於王而攻雎於雎亦以雎可言撼而澤之言又足以箝雎者故雎決於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我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非荀子談兵八

君子慎言兵兵者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兵非陰謀而聚詭道而行欲以勝敵者無也以退為退而非退也以與為與而非與也以虛為虛而非虛也以危為危而非危也智有以掩之力有以分之信有以疑之詐有以應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傾之故曰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孔子曰我戰必克而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示人以不學則懼陰謀之賊夫人子也先孔子而言兵者有矣言其部曲行伍坐作進退之令耳未嘗用夫陰謀詭道以角勝負也自天下無義兵而兵角勝負〻必入於智數而後已入於智數則陰謀詭道勢有所必至而孫子之書不得不作也儒者不咎天下之有兵徒咎孫子之有書忍以管仲咎犯之陰取陽譎者傳之於世以教人則亦不究其勢矣故曰君子慎言兵言兵則置人以險矣導人以詐矣而啓人以不仁之具矣健哉荀子之談兵伸筆引舌至六七百言而不衰吾孔子之所未敢言也嗚呼兵不祥器也用者不獲已也善乎孟子之言曰善戰服上刑孟子之言孔子意也而荀卿善言以是為孟子之所刑也戰國以來用兵者其有不出孫子之書乎人以為未足又附益其說為書者數十百家猶以為兵〻之變不盡其為書者害也悲夫兵之勢一至此歟吾不意荀卿孔孟之徒又欲以孔孟之不談者談之且其準曰湯武之仁義吾見其言愈繁而聽愈顛為陳囂輩之所咲侮而不知也

木曰兵之法門大不仁之具也故聖人不言兵先生此論使兵屬於孫刖足之流而不使屬於湯武亦伐国不問仁人意吁先生之意厚矣哉

黄鵠子辯

吾嘗論戰國之士田子方段干木之次賴有魯仲連耳魏王問天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連對新垣衍不敢帝秦再拜連曰吾乃今知先生天

下士也二手之論天下之論也世猶以韓子比連於黃鵠遂以連為無愈於戰國黠兒嗜鵠非貶辞也鵠剛而捷者也傳曰見不善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懷利器之捷以擊不善者毋出黃鵠巴田巴者老雄也以詭辯傾稷下一日而服其敵千人千人者未有黃鵠爾連一擊之巴為杜口易業終身不敢復下是一鵠兼千人之利器非剛且捷者能之乎故曰鵠非貶辞也其論連獨称唐虞之賢正為謗唐虞毀唐虞湯武如巴者發也不然韓子之為儒碩為非唐虞者也

木曰此辯辯諸儒之所未辯非特為仲連辯且為韓子辯也以鵠辞為有為而言者可以釋矣

奇歠言

志天下之奇貪者必中天下之奇歠傳曰聖人甚歠無過之利（此語刊得切當）即吾所謂奇歠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嫄姫於考烈王而生悍文信售嫄姫於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於政春申氏夷於悍而殺於園（李李知之兄也）此豈非天下之奇歠之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歆之嫄也園妹欺歆而歆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木曰常侍先生論史斷如斷獄貴以理摘其伏耳豈能一一吐於書也哉觀斷史者不可不知

呂不韋後秦王書

天下事變突出於巧會而卒厄於難明者天理之微人計之窮也窮必變變終不雪白也三綱或淪九法或斁故勢必自雪則言不得而諱也臣相王已九年于茲四海將一天下將治而長信之事覺（嫪毐）王既誅長信侯矣殺其二子矣太后遷於萯陽矣又將不利於臣徙以臣之策功大許以罪免出就國臣抵河南四首垢足謝賓客游士日夜危厲不遑食寝今主又徙臣於蜀賜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称仲父勢必欲臣尋死轍長信侯夫魚將死

而沫鳥將死而哀臣雖將死其能不吻所沫不
鳴所哀乎臣本陽翟之大賈也悼黔首目病於
秦因有大志嘗從老師儒究觀天人之會柏翳
氏之歷二十有五代至子楚(莊襄王名)祚當斬王吾
炎呂氏之出也非子楚後何以言之臣在趙時
子楚交余於質子甚昵臣進吾愛姬趙時王已
娠趙且三閱月王生邯鄲遂姓姬姓王實臣之
繼體也臣親於王如此雖称吾仲父不過也王
生十有三年子楚沒臣擁王陟大位(大一作天)一國事
盡聽於臣秦之公子不敢一睨而動舍人李斯
將軍蒙驁王齮公麃等不敢一掉舌而問也臣
功於王又如此封臣河南十萬戶亦不過也趙
子有生而沒其父者思父不置恨不識父眉面
隣父指他象告曰汝父也子為涕慟而拜歸奉
象而祠之君子不憫其愚憫其情之天至也王
識臣眉目諗矣臣雖死天至之情不忽於王乎
王不念是趙子不如王不必尔王遷太后下令
諫者死齊客茅焦者諫王王為之下殿手接焦
謝過逦自駕虛左迎太后於雍復為毋子如初
臣父子於王天下人知之惟王未知耳余沫死
自白王復以臣言質諸太后王不下詔白天下
改物於嬴為炎呂氏而身駕以迎臣於蜀吾不
信也(時書奏為舍人斯所沮王未報而不韋飲酖死)

木曰嘗侍先生談及文信侯事先生曰是書
雖余所託計不韋之大俠安得不有是書乎
李斯輩忌之而匿無疑也故余補之

責太子丹

先王築黃金臺屈隗以招天下之賢者至而齊之仇
以報此後王之所法也丹報秦仇不思先王而
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況荊人之拙於七事又
軻人之下下者也樊將軍得罪亡入燕丹既舍
之不能庇之卒使軻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
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烏乎軻之負丹不
足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遼
東(書丹之父)斬丹首以獻於秦勢不得為父子尚後
誰咎耶

王翦論

秦王取荊問李信：以為十萬可問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可以翦為老使信：敗還王謝翦強起之翦執前議必六十萬而可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翦聞力不聞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帯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解其疑此翦之所以為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上將之師未聞如是其衆也蘇古史不識其意從而為之辭闇哉

弔齊王建文

建齊之庸主也立四十年不受兵國富民阜其毋太史氏之力也毋死群臣之賢者退建聽奸人細客受秦間金而朝秦不修戰備不合五國之從使秦得以滅五國而齊遂繼之烏乎雍門司馬之諫非不力也即墨大夫之蓋非不自也建皆不聽王賁符入臨菑而民皆解體建遂降秦餓死于共松栢之間不亦哀哉烏乎三晉大夫鄢郢大夫與五國之諸侯皆切齒於秦而願與齊從事從而合者易於儀秦之日而豪傑之欲誅秦者千萬人一心也當是時使建能自絕秦而力為後長齊可霸秦可亡矣豈太公丁公之祚已盡而暴秦必俟赤帝子之誅歟讀松栢之歌有足悲者設其辭以弔之曰

松兮栢兮吾不知其何客兮客兮客兮遂於西而東於賊兮於乎太姥兮海化石兮王何嗟不食兮

水德論

五德之運以相生言尚曰示曆禪之仁以相尅言是示爭敓之暴也衍一時謬談而諸儒千之襲其謬者可鄙也世無王者作有王者作議之屏也必矣衍以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削毋仁恩和義為合於五德之數於是秦法急是衍之論非取勝之道趣滅之道耳烏乎

秦運之亡者非衍哉

或問張良狙擊

或問張良用狙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椎朱倖成而狙擊者不成遂與荊軻之拙傳千載之咲謂良不智非歟抱遺老人曰力士操椎誤中副車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不得焉良之智孰愈乎或曰博浪沙中良豈在耶曰力士之智即良智也盜殺武元衡取其顱骨而去訖不可索豈盜之智耶導盜出沒者之智也

此事比得是

非淳于越封建議

封建不得獨行郡縣不得不置天下所趨之勢然也封建宗子枝輔以立州縣守令錯迭而居此萬代無虞之制也淳于越又何必執古非今言不能行而徒激李斯焚棄詩書之既後之儒者河東柳氏非封建武夷胡氏非郡縣非郡縣者淳于之徒非封建者青臣周〻之徒歟皆非古今通論也

木曰先生此論亦祖唐顏師古之議也

李斯論

趙高謀矯制篡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篡不成高請於斯〻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返鄉里有以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共事必敗孰與捺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泄於蘇〻可不死恬之殺高机上肉爾計不出此它日事皆決於高乃始上書言高罪何及矣烏乎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兔之樂斯真愚人也哉

范增立懷王議

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其事慓悍猾賊者其識裁已不及良平然而說梁立楚後則為天下兵謀之首義良平輩不及也良非增議則橫陽

君之為韓後亦不得盡宗國之義矣及觀增相羽畜天下謀皆不及於初至於賊殺義帝使羽邦天下之首惡以招劉季之兵名增不曉羽何耶豈前日之說深者夢南公道聽之議歟不然何大義之開於前而蔽於後也

木曰增齒雖老而終無儒者之學楚後之立蓋勸人之說耳先生此議深疑得是

譏項羽狠羊

羽以次將殺上將軍宋義此弑義帝之漸也義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此正指羽也羽佐其言至於矯殺而伐之此真很羊之所為而已耳雖引兵渡河破秦軍使諸侯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戰勝而驕又弛義之策武信君梁之必敗者也安得與寬大長者爭天下之勝負哉況又輔以屈勦悍戾之夫范增猶之狂奴馭犇馬疲轡不止以速其仆吁壞下之敗為已晚矣

木曰很羊之論先儒未說到

悼高陽狂生文

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於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趍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晉下嶢關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斷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於漢王定天下之日欺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烹哉

余悼之以辭曰

嗚呼生兮避秦於抱關兮迸秦之坑嗚呼生兮遭漢之傳舍兮坐齊之烹老將智兮六十而更五更之更狂乎非狂乎吾將誅乎老生木曰先生悼高陽生辭蓋為吳下潘老生純作也生以掉長舌而遺頭足異處之慨與狂生同齒亦同之云

候鹿對

中丞相趙高獻鹿於二世曰此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也朕目未眊謂鹿為馬問諸左右左右嘿不敢對鹿在下咲曰君王何見之晩也秦自祖龍失鹿已四十餘年陳涉起隴上首持鉞以逐之陳人武臣率人數萬繼逐之沛人劉邦率驪山之徒數十百逐之下相項梁又與兄子籍率人八千逐蘄人田儋趙人韓廣劉人徐嘉皆欲掎角於是鹿者也而君王不寤而使丞相愚為馬也君王何不以戮丞相斯者戮之而怒其所蒙方且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阿房棧閣為長林以轉輸天下之王食為豐草自謂可以終天年於二世傳位於百世萬世無止也不知亡君之竄者南公已占於楚三戶而射君之項者咸陽令之矢已入望夷之宮（趙高壻咸陽令閻樂府射二世）君王之死不擇音矣何暇與丞相左右卜馬不馬耶言訖明日難作二世乞身於咸陽令曰願為一郡又不許願為萬戶侯不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卒不許而殺之以黔首尸埋宛中獘帷之獘馬不如

木曰文雖涉戲而示儆則大可與三足牛猫同鼠文並看

沛公論

利於小而害於大者素無圖天下之量者也儒者輩以議項羽與吳王濞吾不意漢王之圖天下也亦利於小也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遂欲留居之其去諸將爭走府庫取金帛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之言則霸上未肯猝還亦豈非山東匹夫之眼塞而天下之量素無也然則沛公以一匹夫而爭天下於群盜之手非有諸傑之佐則亦不過為鼠竊而王狗偷而帝耳何以芟夷群盜宰制六合受秦璽符為天下共主哉

項籍論

孟子曰為天下毆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毆者耳焉能與漢爭天下哉秦以死毆民民相與仇秦而思其生民者主之此勢之所必至而豈料籍之圖天下又一秦也哉籍長八尺餘力能

扛鼎八尺之軀徒為力所役耳而其慓悍猾賊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誘殺守者其後殆殺宋義屠咸陽殘臧襄城殺秦降王子嬰斬韓生廣陵毋甚至於殺義帝此真天下之桀項也欲舉大事伯西楚以光項氏之世夫其可得乎其亡也自為歌詩曰時不利騅不逝梁曰方今亡秦時也為宗國報仇為民除不道於其時可矣第籍所為不利於時耳時何嘗於不利籍哉或曰籍雖好殺欲坑外黄而愧於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兩屈於項伯之謀使有一二賢佐籍亦可伯韓信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此為論籍之確者輔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紂為湯文武也哉

或問韓信

或問蕭何稱韓信為國士無雙是漢之國士無踰信矣乎戰國稱國士為豫讓而議者猶或非之信果無忝於國士乎抱遺老人曰漢有國士三曰魯兩生而不為漢起又有國士一曰新城董公間一出而漢不用無已則國士於信乎其俯出跨下非無勇也不為匹夫之勇也寄食漂母非無能也不為治生之能也本傳不能治生商賈故能識項羽之勇非能勇仁非能仁背約王親愛而諸侯不平逐義帝所過殘滅而民不親附名為伯王實失天下心此國士之備論也王誠能反其道使天下武勇無不用天下功臣無不服天下義士無不歸天下可傳檄而定此國士之宏畧也信稱國士亦何忝乎哉張良稱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大事非國士能任乎他日國士無負於漢而負國士者漢也雖然致主於湯武而收漢家勳以比周召太公之徒此天下士之能也非信國士之能也收漢家勳比周召太公太史公謂也

陵母論

天下必歸於漢而慓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者也以宋義范增輩老於智數不能決楚之可去與漢之可歸而一老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母是也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以招陵陵

使至毋送使者曰頎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以死送使者何其賢且烈哉然於陵則為有罪歸漢不先為毋地而為籍所持既死而又付諸鼎鑊陵亦何以有吾之膚髮哉移其報毋者報漢卒從漢定天下為漢相國太后欲王諸呂陵獨持正論於平勃依阿之間其去相稱謝病以死亦無負於漢矣無負於漢是無負於毋矣然終天之痛雖伊呂之功何以哉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毋以死

木嘗侍先生論王陵事毋送陵使遂死毋之義烈也陵報毋死子之孝烈也惜陵於功成名遂之後不以死謝毋孝子終天之痛也故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毋以死云

罵劉邦　殺太公辭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先王不為也況父出於天而可以棄天而易天下乎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竊負而逃雖棄天下不計寧有無法之國無寧有無父之國也汝以匹夫爭天下智勇不加於楚今乘楚間挾五諸侯兵深入彭城不聞善令弟收貨寶美人日夜置酒高會樂矢石於衽席之中不知楚兵畏城已三匝天不大振風汝且與諸侯之兵同填雎水數十萬中幸脫過沛又不能庇其室家致吾顛沛陷楚軍內汝之智勇俱困矣今楚致吾高俎上將饗食於衆汝不為吾消五府顧曰幸分我一杯羹忍哉汝邦何得此滅天之言於戲為人父者亦何樂汝為子哉吾今決死矣吾殺而汝有天下吾靈不滅上訴天帝尚聞天下諸侯兵之戮汝曰大逆亡道劉邦也

木曰此段公案先儒不為三綱立論惟先生友人能孔陽有評及之而先生又為此設辭援舜父以明天倫之重而項伯謂為天下者不顧親其言不可同日訓已

或問帝王師

或問漢有帝王之師乎抱遺老人曰有新城董鉅公是也（鉅公出田文傳繁鉅公ゝ尊老人之稱也）又問曰穀城[illegible]

國之師廣武李左車亦黃石之次也穀城張良事之廣武韓信師之獨新城間出洛陽以討賊大義遮說漢王而漢王不能留漢王不足責也蕭相國獨不能以參之舍蓋公者舍之乎誠使相國得若人師之相國之開迹於漢者不必以秦相府之圖書計籍為治也相國徒知東陵侯邵平而不知新城鉅公也惜夫

紀信論

齊頃公危于鞌逢丑父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此非出於忠臣之誠不可以君令迫而得也漢王在滎陽事本急矣紀信請乘王車出東門以誑楚曰漢王降楚々皆之城東觀王得與數十騎脫呀信非漢之丑父與丑父遇郤子之旌其節以勸事君者而免死信於羽不免焚身之戮死不死信豈計哉信[illegible]知有身矣而罪父之呼有倖生之心[illegible]有愧於信者耶

木曰先生此文於二子心事銖兩不失此其所以為史斷也

辯蒯解

蒯徹韓信之客也語多補於信乃說不能挽信於走狗之烹而佯狂為巫吁箕子佯狂為奴閔宗國也蒯徹佯狂為巫閔知己也言不行計不聽而不忍坐視其後禍付於無可柰何而極之於狂也亦足悲夫吾讀徹論未嘗不習其決先幾而又未嘗不義信之篤於不倍其主也以負叛信者漢君相之過鍾室之及信始歎不用徹言徹之忠於信者盡矣太史公謂徹騙淮陰而淮陰取亡淮陰重遠徹言懼負於漢耳豈因之以騙乎世又以徹善為長短說論權變為八十一首目為辯士之蠹徹與安期生嘗干羽而卒不受羽封復不事漢不為漢僇辱蓋輕世肆志如魯連子之流者與吾未敢以辯士目之

建都言

齊人婁敬請帝都關中帝問群臣々争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上決諸張良々曰洛陽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雖然此以形便勢利言而又有憑德恃義者焉臣聞國之上守在人心而下守在城郭之固河山之險也恃地利而德義不脩德義不脩則人心不固人心不固雖左洞庭右彭蠡不能固三苗之宅左河濟右泰華南伊闕北羊腸不能保夏桀之屋故曰恃險而德不脩舟中皆敵國也今陛下都關中以守險付山河而以保固付人心人以之固不在家誓而戶詰願陛下德之脩不脩何如耳惟陛下不以金城天府為可恃而以舟中敵國為可戒則二世而亡秦者不亡而數百年而王周者可致也已

陳平論 立意 不背寺

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自管子有是言而知己之恩殆與父吾者同也魏無知之於陳平實有難於絶叔平有才而亡行者也何以嘗沛公之嫚罵哉非無知力於擧才則平何以望戶牖侯之封於漢乎辭封之際平不歸功於無知乎為不仁矣烏乎以其忍為雲夢以陥寮友無知亦豈有望於平哉推功於無知而後平得不背本之称於漢此一事也實足以盖寘恩薄義之行云

曹參論 主意 舍蓋公

漢相求師問道者尠矣曹參治齊獨有志於求師其至齊也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於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卑於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句 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屈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称賢相它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於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於漢者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叔孫通論

魯兩生識通事于王皆面諛以取親貴則知通亦五季長樂老之偽耳其能增損秦儀與漢初律令同録使拔劍擊柱之徒抑首就約束無敢譁而失禮者亦為能蕭曹之所不能已於通肖何責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獨惜文景之際於其時可矣兩儒者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猶未罷賈生晁錯之徒又不能招通之招所不致如兩生者制漢文典為一王法此則君子之遺憾也於通果何責

薛公論

薛公料敵何其神也布果出下計而敗楚有此故侯故楚令尹而布不能禮為軍師布不知人之過也政由吳楚舉大事而不用劇孟知其無能為已吁布不足責項氏世將亦未之知也

四老人辯 見古樂府註云

或問陳平不斬樊噲

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亦可以贖僑遊禽信之罪者歟抱遺老人曰平不辯噲之讒傾獻策馳傳載勃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噲以噲呂后弟頦之夫帝駕將晏漢北將鳴矣不斬噲者慮忤后尔豈知以義制命者耶

周昌論

高帝有疑於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意無生理矣綏托以蕭曹重臣不能為其毋子地況騎項之人乎趙尭之策妄帝尔意在代昌而昌陷其計徒以貴殄受托相趙吁昌果何以為如意地耶高帝死戚氏已在彘類矣當戚氏衣赭時昌於如意惟有竊負而逃否則與偕死為漢肥義亦可尔雖拒詔至三反后一怒即至如意鴆而戚氏彘昌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

或問酈寄賣友人寄似字況

或問寄為賣友班史已辯先儒(孫氏)又以寄叔而後從功不足以贖罪其說何如抱遺老人曰此況所以為賣友非也漢之賣友則有其人或問為誰曰酈侯戶牖侯是也其變之偽鍾室之紿媒致淮陰以寃死二子賣友君子忍之況之賣祿非出於素心而出於平勃之刼其父也則非二子比已況之賣友其名可辯

木曰賣友之欵翻在何乎而符罪以出此先生史斷出人入人之公雖地下無不伏也

朱虛侯論 章

脫大臣之厄而起諸呂之權者張辟(良之孫)彊也大臣依之而誅諸呂者朱虛侯也辟彊罪當誅而朱虛之功當封不在平勃下也文帝論功益戶有差而朱虛不加恩何耶以立齊王之嫌而絀之也吁帝亦不廣矣越二年有司請立諸侯王章始與河間濟北為城陽王帝負其功而章不快快章之德也夫

或問陳平決獄錢穀之對

或問陳平決獄錢穀之對抱遺老人曰此平禦言尓宰相於天下事無不知況於獄數係人命金穀之數係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數上計冢宰者獨可不知乎使帝問天下戶口阨塞之數平又將孰推乎平所學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尓其陳相職於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勸言以妄帝尓帝以其言為善而勃又慚其言因免位而去平遂專相以為德也君子哂之

讀文帝南越王佗書

甚矣言之不可以已也矧王言之大乎余讀漢文帝賜佗書悃悃乎瀝瀝乎不忍脫去其口烏乎何其仁之隱義之厚也側室皇帝以是感之老夫臣佗以是謝之化狂僭為抑畏移誇嫚為訟咎雖隆慮(周竈)百萬之師橫行南粵其効未必如是之捷也故余讀西京之文必讀文帝書而呂相絶秦之書為不足誦

木嘗向先生讀文帝書問先生此書豈文帝

自作耶抑有代言者耶先生曰帝之謚文者以此書尔先儒謂詔詞皆文帝肝膈語則此書之悃欵亦出於親譔無疑後来相如諭蜀文則襲帝而作者

讀賈生治安策

余讀賈生文至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亹〻唯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為文帝規畫治躰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首言可痛哭者諸侯王之必危必乱此肺腑之害次言可流涕者匈奴之上下倒懸此四肢之害又次言可長太息者服制亡等剽敓竊偽無行義此外膚之害大臣事簿書期會而無移風易俗之道推極於秦滅四維而亡此又心害必定經制而有所持循太子之教必有其素輔翼者必有其具推極於胡亥之亡教殺人此又繼躰之害故人主安危之積在取舍之定以湯武之仁義禮樂與秦之法令刑罰較其明効大驗此取舍辯也末及躰貌大臣推極於豫讓之抗節報主父兄之臣死宗廟法度之臣死社稷輔翼之臣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自註曰誼立此死節之例實為漢家大綱以此立教後世猶有孔光褒為之徒忝其節以亡劉氏之国者）為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此又取舍定之明効大驗也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雖使兩生後起不易其言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御惜文帝有臣如誼乃為絳灌不學之徒以紛乱短之屈為長少梁王傅而出在梁循上淮陽代讓憂不忘君救歲之後見其言之驗而誼亦死矣烏乎以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也耶

吊賈太傅文

吁嗟大夫兮洛產之材（洛産明楚産郡）天既材之以產兮豈掩章棄帝辟子以博通兮歲起之至大中歟以適（讒許）而罪兮嗟執罪其余言帝改聽以信始兮娼兮以齒之卑去〻長沙兮欲吊楚纍服告予以嘗遊兮曾禁剗乎何疑牀宣室再名兮

適詒鬼幽（終於不遇）誓改秦索兮述我漢經（此謂不志）念靈脩之玄默兮又何嗛嗛於未能烈日必彗兮刀必以割彼髖髀之髏兮豈微芒之可慦（作硎）封國亡制兮指大而股老（而與反）上弗威兮鼠齧而虎國人不以為憂兮今之政者殆而墜靈脩如弗及兮又踰河而去之（妙自不在強用氣力）已矣乎國其不我知兮吾憂國而不忘頼繼言之有徵兮崛吳楚之合從（叶條見得詮有高緻）梁山崩兮河水漂衰若人兮不可拾此以服之臆兮雖形以自超曰吾累之未遺兮羌爽然其意銷（只就服賦結末亦太史公意）

本曰先生吊賈太傅文僅二百餘言而太傅之出處得喪去就死生皆備見焉然其辞不脫乎楚声此其難也尚論古辭豈在韓子田橫文下

史義拾遺上卷終

史義拾遺卷下

元赤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譔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任瓛 校

或問蕭何周勃

或問蕭何周勃之賢相皆下廷尉為二帝盛德之累抱遺老人曰文帝無累也勃在絳被甲又令家人每持兵雖無反心而有反具告勃者疑不妄也帝於法不得免其逮治然即以太后言解其無罪持使節赦勃復爵邑帝德愈彰矣高祖以何請苑為自媚於民而械繫之獄中之見也徵王衛尉之諫則何不赦高帝豈賢於文帝哉

殺薄昭議

李德裕之議忍文帝之殺也司馬公之議與文帝之殺也程子之議入以上論皆非裁以法主於義義行於權先生之制有八議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三說何從予謂程議亦本於後来田叔能全帝恩於梁王而太后始為飲食者面

有此論也余謂梁王於帝向毋弟也其赦於邪臣勝詭者（公孫勝羊詭也）勝詭已伏誅梁王可無恙昭於義必有當誅而不可宥其於陰刺議臣者（袁盎）也文帝仁明之主張釋之非明法之臣豈有暗於義法而峻殺一國舅者乎帝之由代入國昭功居先至掌兵為大將軍則其恃恩私以奸國紀而在必誅之法可知矣豈有以忿爭殺使者（被程論）而文帝竪於必誅太后不以為餌廷臣不以為諍也耶善乎魏文之議千古無易（[illegible]之家但當養之以恩不當假之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也此議文帝之始不妨閑也）

馮唐善諫

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於文帝其得激諫之効與魏尚在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效

議文帝不相廣國

文帝欲相廣國恐天下以私廣國卒不相議者以文帝不能以至公處已廣國果賢雖親不廢可也余謂禮有避嫌法有避私者戚黨為[illegible]薄將軍以假借權力不免其身使廣國在位恂謹退抑惧蹈昭轍也則必不能如申屠嘉之治帝考夷臣矣廣國果賢即帝相之亦必不就就則吾知廣國之非賢矣

議文帝短喪

議者以文帝溺小仁廢大禮為有罪於天下後世余曰文帝使博士諸生依據六經作王制其於喪祭之禮略略矣至遺詔短喪特謙德自損之言又為時之厚葬破業重服傷生者矯其過而設也初非著為令甲使天下後世準以為法世無孝子慈孫輒援為前典孝子之罪也於文帝何尤

未嘗侍先生講此曰如高帝之病不肯迎醫曰吾命在天雖扁鵲何益訖罷醫在高帝之言則可其在子孫則不可後人遂欲以高帝之言廢嘗藥之孝此大不可

忠烏賦 悼侍御史大夫晁錯也

錯謗智囊而不能保其軀何也錯之智豈不知口讒多怨耶錯患諸侯王強大不可制即賈誼之憂於帝者故請削地以尊天子安宗廟所謂萬世利者是也七國反以誅錯為名帝又信讒於袁盎故錯斬東市世不悲其智而哀其忠良史如太史公猶以變古亂常取亡其軀病錯也烏乎錯志不白矣故予為錯賦忠烏烏鳴鬼雀以其鳴告凶咎也異乎飛駁之烏專媚人以喜兆而騙人於覆亡者予以錯比烏而盎則為駁耳其辭曰

瞻高臺之巍巍兮官執法之大夫栢蒼蒼其正色兮惟烏焉乎是居嗟尔烏乎孰辨雌與雄豈直反哺兮尔曰告凶哺名尔孝兮凶称是忠胡主人之弗啓兮来休咎之明徵反傷以作忠兮嫉忠以為病彎射日之勁矢兮殪吾灵曰鬼烏枉忠告之利喝来搖尾乎畢逋豈不知口語之招尤兮寧弋死而不悔也抑哺毋以將雛兮寧鬼烏之鬼餒也錯父知禍先死其册妻子無少長皆弃市彼飛駁之附人兮異吾性之峭貞紛屬耳其樝兮不啻朝陽之鳳鳴烏既忠斃兮駁亦以佞屠盎遭讒梁王銅事梁王怨盎使刺客殺盎嗟烈士之殉忠兮固異乎怵迫之小夫

周亞夫論 勃弟也

功臣保於上者為難而善於自保者尤難絳侯以功臣有驕主色袁盎言之帝不去或人有言之而勃始自危歸相印乎奔而勃又陟相位帝以就國全之而猶不免廷尉之逮烏乎亞夫可以鑒矣况當刻薄任數之主乎徐盧之議不用即謝病去君子賢之而猶有觖觖為上所嫌大臧不箸之名譬之者至矣又不能為高蹈遠引之舉且縱其子盜買尚方甲楯此與絳侯被甲執兵者何以異禍烏得而不及乎卒廷尉不食死以符許負氏之言烏乎悲夫

或問董仲舒

或問漢称董子為純儒而董子不入儒林傳何也抱遺老人曰董子未得為純儒也儒林不入有以哉迹其言曰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異乎孔孟之言情性也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者反是異乎易之言陰陽也以陽為生育陰為不用天道專任德而不任刑異乎聖人之言德刑也以機祥言天道之終事異乎孟子之言王道也蓋其學出於公羊春秋大抵溺於災異之說其災異書雖其弟子以為大愚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凡十餘萬言亦未能盡了吾聖經之旨當秦滅學之後獨能下帷發憤以著書為事其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言亦有補於世矣而謂之漢純儒吾未之許要其學類劉向故向称為王佐之才伊呂不加至其子歆非之許仲舒為群儒首予謂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

或問淮南王安

或問淮南王安再亡國班史以為荆楚剽輕好作亂其俗使然者雖安有不免耶老人曰居下必濕履滿必傾安父子踵亡國之行而淮南之國遂除為郡司論者尚欲以地俗文之何也豈閔安之好文喜客善撫百姓流聲譽於其先之驕蹇不法者耶然其所聚客至千人多方術之流則其所養非賢可知已其所師者伍被則足以刑其軀而亡其國矣於乎安初雖父難而又躬自蹈之其父子薦亡（薦讀曰荐）者自取之也又何地俗之咎耶君子不悼尺布斗粟之謡於淮氏也而悼悖子之疏不聽於封國之始也（初文帝封淮南厲王子安為列侯賈誼知其必王上疏曰淮南王悖逆天下孰不知今又尊奉罪人子子豈忘其父哉予之众積之財所謂借賊兵為虎翼者也）

廣陵玩客祝柱辞

晋咸康時丞相王導太尉郗鑒司空庾亮相継薨謝朝野咸傷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陸玩為侍中司空既拜有客索酒洗柱石祝曰當今之材以

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玩囚自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玩終不謝
位薦進賢者致晋攻日衰客復扣柱
責之辭曰
夫大厦之所以崇嚴閎壯至数百年而不惧者
頼良柱石耳故柱材之選自古為難秦不材(茅)焦
(淳于)越材斯高而秦厦覆漢不材黨人材卓操
而漢厦覆〻夫不材萬彧樓玄材岑昏而呉厦又
覆今晋之厦岌〻乎壓矣不材者去則有材者
至倏朽腐蒙堅良不誤大厦之芘頼共今闔吾
厦者胡蜀二寇也二寇不壞晋室不寧大江不
能禦蘇峻洶水其能禦石虎共尔柱短力腐材
蝕竊偷息方且蔽賢寵頑剖符者無功沈命者
無罪吾懼岩廊之下尋有土崩之勢柰何迩者
星孛太微尔柱宜急遜位以避天殃以讓賢路
毋俟災斥求為匹夫不可得也警之至矣

演章華對

陳禎明元年上內荒日甚未嘗総百官聽政特
臨軒拜二妃(張孔)及通刄(驃騎將軍女開府[illegible]御)
客宣淫老臣結舌國之亡無日矣時大市令章
華上疏極諫〻上大怒斬華於東市聞曰復有言
乎華曰臣與臣僕異姓不若從地下龍逢比
干臣死矣尚幸容一言以死陳殺大夫泄冶春
秋書為亡國喪身之本臣亦願倣春秋書曰陳
殺直言臣大市令章華以彰示後世殺諫臣而
國從之者臣死有餘榮(春秋書國殺[illegible]上也書官以官不失官守)
(也)更剔臣目懸景陽門見麋鹿游結綺二妃從
登檻車陛下亦悔曰吾何顔面見章華也言訖
就戮明年春隋主数陳殺直言之惡(語見代陳詔)執
其君于井及斬張麗華抱遺老人曰華之言豈
非春秋之言共人咎華職非諫諍危言以自取
斧碩吁古者諫無官執藝者得言況食君禄者
乎華豈不知死有斧碩共輕死於一毛者殉忠
義耳義士惜楚莊王不能封冶墳余將謁華墓
一酸焉(全是太史公知末句有餘味者殆可與言古文矣)

萬寶常賛

萬寶常隋樂工也妙達鍾律當開皇之日聽太常樂泫然曰天下不久將盡乎聞者皆訝至大業末而言卒驗常何聽於樂也如是以其聲之淫厲而哀也惟淫喪耻惟厲喪仁惟哀喪和三喪備而國欲不喪得乎季扎聽樂於魯歷言帝王諸國起止治乱得喪如燭照鑑辨扎之聰又何至耶噫扎吾不得而見矣若常者亦豈多見耶作萬寶常替曰

聲關政吾未信於常言契若印大師言樂有覺惟声之焦政之索

誚唐太宗責長孫無忌

永徽五年冬十月高宗立武昭儀為后后囚王氏后蕭氏妃於別院断其手足內諸酒甕死是夕無忌夢為吴王恪械送至萬年殿所見太宗太宗数之曰朕素以雉佞不任社稷事將令恪嗣歷服汝特不可豈不以甥作天子舅為元臣求保富貴以及後人而不知雉不愈於恪汝亦不免薄昭之危也吾悟李淳風太史言出武才人求

髡為尼豈料稚子悖繆行同聚麀以武尼復入宮闈遂篡后位逼后人彘以死它日大篡唐吴下使吾氏子孫幾無遺類汝當武尼之入也曾無一言諫沮業且廢后汝以寵姬受賂儀拜子三人俱受朝散大夫及受金寶繒錦数十輛是塞汝之吃不得吐語矣李義甫叩閤一表中書侍郎汝又不諫黜於是衛尉卿御史大夫之黨成而汝立危地汝猶不悟內殿集議遂良以死諫韓瑗以泣諫汝不敢出一言烏乎王氏廢武氏立汝且率百官朝之曽不思異時何施而目以見我汝為雉元舅而忍陥唐天下汝罪擢髮奚数哉無忌泣血謝曰其罪萬死以上又顙王氏婦及高陽公主吴王恪曰人彘自取之高陽及當誅恪何罪焉何罪焉我欲立恪汝因忌之而遂誣恪死獄汝以吾宗社為無靈乎汝當殺於黔州族屬竄於嶺水且永編為伎云（惜死 時焉死忌日汝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災 當族汝不及瘞在頭顱四年秋七月與柳奭韓 瑗同被籍沒三 家親族流嶺南）

抱遺老人曰唐章為周世貴喪邦一言於李勣吁禍之根胚矣雖使勣無言武后已於立乎抜禍根者當在髡尼長髮之時根不抜而枝葉已布殿下猶不撲滅幸矣此唐大臣暗於不謹始之罪而太尉元舅為可責也於乎曌之禍唐也其果天數乎抑亦人事乎

唐刺客志 擬文

唐王子俊刺客見太子承乾刺客相與論優劣承乾刺客曰吾受太子旨刺東宮詹事于志寧吾見其寢苫塊中潛身而還寧違太子命不忍殺孝子殺孝子不祥余豈軻政之死悖〻者比哉子能孰愈我俊刺客曰闇哉子之術也子知詹事賢當辟於未往既往而見其人苫塊以免萬一遇諸苫塊之外不殺賢詹事乎吾主曹王明賊后以為太子黨賢安置黔州句都督謝祐希后旨逼殺吾主天下銜其冤余入祐所提其首付吾嗣君俊漆之為穢器題曰毋效讒臣謝祐天下之情快嗣君之冤雪方以子功孰為愈

紇干曰吾不汝及矣俊刺客復出百金七示紇干曰吾視唐牝賊廢嗣聖君矣立武七廟矣大殺李氏族屬矣革唐為周矣賢如斐炎劉仁軌魏元忠之徒并降心而北面雖柳州司馬李敬業以臣僕為心旬日聚勝兵十餘萬而賊不能討韓霍魯越江都范陽琅琊諸王亦各起義兵而賊又不能討余幸未死誓以三寸鋒取是賊于紫宸黔幄中獻馘于高宗太宗之廟吾豈得以翩豹之儔書也子能從我乎卜日行是夕斃忠憤君子至今習其讀而扼腕云

罵桀犬文

唐監軍御史魏元忠奴事女主出桀擊李敬業真桀犬耳駱賓王既為敬業檄州縣余復為敬業罵桀犬

嗚呼來汝桀犬汝固成均弟子也唐家臣僕也獨忘教於名義忘國於舊主乎唐妖牝揠廢先帝改物天下五尺童子稍知義分不肯北面焉汝忍於搖尾希覬其恩澤李司馬為天下討賊

也汝又獻策於牝黨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汝以妖牝與為天下安乎天下危乎悖矣哉汝犬之無知有如此者當是時使司馬(敬業)即用思温(魏思)之謀乘神人之共憤行春秋之大義挾我大衆直指河洛山東豪傑群起而應之擁勝兵十萬奉文明帝主(睿宗)入正乾元播告百官復子明辟取一牝烏及嗣(承)思(三)兩雄雛如豹猫取鼠雖鈴衛大將有韓白之鋒不足當我汝策大攻夫復何施汝且當與嬰共斃於三軍行姓而亦奚暇有食餘以獻高祖太宗之廟乎烏乎女不擇主而嫁非貞女臣不擇主而仕非貞臣勢且至功高取忌威震取猜異日免死狗(身)烹亦哀汝犬不得死牀下死且謚曰繆奈何(元)後(志興郎萬頃皆陷死地由敕之及為柳惟遲賜翰有中外失望宗楚客書以十罪責之景龍賜宗楚客與以叉隸諸夫三族但不許戮楊刑戮至濟陳遺命)

補王求禮闇懷義疏

臣竊聞諸道路僧懷義陛下之辟陽侯也陛下果交懷義於髡屍之時尚為不可矧今欲交懷義於為天子時其可乎今懷義出入宮掖得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之又多聚亡賴惡少度為其徒從衛犯法無所顧忌御史馮思勗言之懷義遇諸道輒令從者曳下馬毆之幾死陛下以一慾之不制而遂縱懷義陵蔑祖宗之法至於如此懷義在白馬素無公輸之思內褻衣檀亡命逋逃之藪今陛下欲其入宮乃以為多有巧思可備明堂營繕事夫明堂在太宗高宗時歷鴻生碩士之議皆以制度不法遂棄不為陛下乃毀乾元正殿而為之其不法甚矣陛下非為作明堂也意在進近懷義而已耳陛下一慾之動而勞天下之役數十萬人費天下之財數十萬計天下其謂陛下何臣願執懷義先下蚕室然後得進庶懷義獲備將作之材而陛下免宮闈濁亂之臭不然天下之口不可掩天下之憤不可遏萬夫爭奮起為陛下椎殺辟陽如殺私讐矣陛下何施容面立兩間為萬姓主哉

擬斬傅游藝檄

(假托於爽秋非其時當有此舉也)

唐文明七年秋九月吐蕃首主會突厥十姓遣
主將欽陵持檄入中國播告唐諸王宗戚百官
百姓將討唐賊未報又輙傳檄斬傳游藝曰武
氏嬰以妖牝乘陽自漢呂雉來實又中國非常
之變傳游藝者唐臣子侍御史也官居執法身
任擊邪乃上表請嬰改唐曰周賜吾嗣皇誣祖
宗而姓武氏使嬰蹐地越天抗月代日滅去宗
社廢除國姓罪孰大焉烏乎先王伐罪莫大無
君春秋誅惡必嚴其黨武嬰萬世之唐賊游藝
萬世之賊師嬰惡貫盈續議天討其先梟首游
藝天津市上以明示中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
以勸進賊者其有所戒檄到如前凡我忠義急
急如律令

木曰時諸王宗戚尽為后屠戮而大臣公卿
刺史即將並無撥乱之舉先生此文以春秋
討賊之義無所寄而寄於吐蕃亦孔子不如
諸夏之亡之意也

王明曰先生此文託諸夷者亦曰突厥嘿徽

移書數周室且有世受李氏恩吾將輔立唐孤
之言啟訖之耳豈非官失而求之四夷者乎悲
夫

兩跋辭可稱敵手恭

假三足牛對

周武氏大足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蘇味道
輩上表称瑞侍御史王求礼獨厲言於廷曰凡
物反常為妖三足牛者出於今日豈非味道謝
牛曰牛妖小耳而有大於吾牛者吾開天上有
三烏稚未聞有牝者今牝者乘雄非妖之大於
吾牛者乎太后聞之怒曰汝三足為妖吾三足
亦為妖乎依前表書諸史為瑞吾貸若皐

宋璟失繫張昌宗論

疾鷹鷙鳥勁猶繫凡璟奸者似之臨機急央豈
得頃刻緩乎張昌宗幸敗於謀異又幸
太后付璟鞫之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奏上而太
后不許且敕璟使隴蜀璟以故事不行後奏昌
宗大逆無自首理務詳思宜勅退璟々以死争
不去太

后不得已而可之此眞挽萬牛之力也昌宗隨璟至臺是時也當如李昭德之樸王慶之耳目流血腦且碎矣璟乃徐以事狀庭按宜其按未畢而勑已下矣吁恨不腦裂小子使無五王天津南市之梟千載而下思欲扼腕

五王失討唐賊辨

曌殺姊韓國暨兄惟良懷運嗣皇人居左右黜廢中宗誅剿唐宗室大臣其罪衆矣其為所弒君則為大逆此春秋之必誅而無宥人人得而討之者也五王舉兵號討武氏之乱執賊於小變而不執賊於老牝何也或曰子不讐毋余讀穀梁子於魯姜氏與聞乎弒而推春秋之法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乎天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者人絶之天絶人絶春秋不得不絶也絶之則子無認毋之理矣而況曌也弒主篡唐使唐無君者二十有一年其絶於春秋也甚於姜矣五王為唐討賊當奉高宗木主入紫宸殿戮曌以獻于高祖太宗之廟以謝天下神人之所共入以示萬世牝主禍亂之戒也今乃還賊不討又使得受顯冊稱大聖皇帝而殘孽三思又不隨二張以同異日卒受反噬之禍大臣無春秋之學至於如此時罪人逆上陽大臣有送別涕慟者如元之即崇也自以為盡人臣之義焉乎尚敢以春秋之鈇鉞望之也哉

自註曌弒君事具於駱賓王檄中蓋高宗之崩不崩於牧疾而崩於摧也大惡泰之弒君之事已見賓王賓說而史氏以后而諱之○此事只消理推諸人按究未到況賓王已

安國寺伎志

唐元宗太極元年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有相者謁竇相國之門曰相國面有刑厄請亟解官棄妻孥絶賓客伎隱于浮屠氏可免懷貞懼於是辭相位為安國寺伎請於上上聽之尋有左僕射之命則又趨應命相者聞而嘆曰竇僕射無死所矣又招之曰僕射嘗以余言警札而棄官今又貪官而售禍何也豈非利祿之心

難制而刑戮之誠易忘明年此時禍自太平宮至矣懷貞誅於妻子曰汝餓死為浮屠鬼孰為與刑死為榮達鬼遂卻相者招越明年秋七月廢化門宣勅召懷貞逃溝中自縊死上命僇其尸磔于天津市上與蕭至忠同抱遺老人曰誠使賓僕射能蛻去軒冕終為浮屠伎廢化門之刃能纓解其躰乎決性命易一僕射以符相者占哀哉至忠之誅也初蔣欽緒亦嘗誥之曰蕭即可戒非分妄求不則九代卿族一舉而滅矣欽緒之言亦徼之至而至忠不寤訖符其言者耆蔡烏乎相者占人以數欽緒占人以理

跛男子辯

或曰婁師德之跛非真跛也託塞翁之髀以為避世計也既仕以跛名不可諱故在朝作蹇步而甘取田舍夫之罵白水澗之捷跛者能之乎余曰非也婁公之賴以避毗者在犯不較反鋒養悔使人不得而窺其際也跛非所託故其授於弟者有唾乾之教余讀其辯而嘆其哲人處世之法至於如此世道之去古也遠矣雖然史稱師德寬厚而清慎惟寬厚也於人必有恩惟清慎也於我可無過則亦何取唾於人也乎然又有辯五代長樂老與時浮沉其為術也諂之以迎合濟之以滑稽貌似漢長者心則鄉之原也故歷五朝取高位與厚祿而無有詬而唾之者其術優矣然後世往人正士讀其傳輒唾其名則其遺辱也莫大焉婁公古之德人也不幸仕牝主之朝能薦進鉅才（狄仁傑也）以撥亂反正身居將相於羅織炎火之際凡四十年以功名終律之於道免禍於危世者同而免議於君子者共矣

（此篇不是跋戮而深自見長樂老輩五代馮道論亦已刺）

常處士責文

（中宗神龍二年）

處士常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將傾危國家上大怒命斬之余責之曰士之未仕者號處士與處女未嫁之號同處士何故輒出豫人家國事自取人斛斧可為狂士取僇之戒何處

士之有或難之曰一時不上如李俊宋之逐華耳畔名義奴事權門列在五徇不自以為恥月將不吝一死出言其德於自刎比干廟者之後月將不以為悖則亦發於忠憤之正宋璟力抹其人曰欲殺月將請先斬璟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又皆合辭抹之則處士固有重名諸公間豈得以往目之哉曰此處士之可責也處士負重名而所就如此使主有殺諫臣之名不在諸臣而在處士此璟輩之所惜而不得不抹也月將視處士之倒獨不得為武攸緒處士嵩山乎招之不徠也徠而復逝也權門雖有千尺之斧萬丈之絆能及處士之顙與頸也乎

吉頊論

草周復唐開其端者李昭德也借其幾者狄仁傑也相其成者吉頊也收其功者五王也同激於不平同出於主誠初無所假以私其所售也而論者不多頊功謂其教二張之術初不為國項於此議有辭矣頊為二張左右近地其諫沮也易以迴其徵諸也易以行在廷大臣有不及者故以長保富貴撼其心而速其一言也初非二子求術於項而項假此以教之也二子言於太后聽廬陵遂反行在承嗣遂發病而卒頊之計行而昭德仁傑之夙心俱遂吁頊之功其可少也哉其可少也哉他日辭門以泥水相喻之喻諫諸武之封王又狄國老之言未及者也

鄭愔論

世称奸人多泱吾觀鄭愔而始信愔諂事二張二張入東都謁三思為三思大哭甚哀吾不知其涕何從也既而又為大哭此奸人捭闔之術烏乎五王之無塟地愔為之也三思特庖之机鸞耳豈料天遺孽物翼之而奮登樓之計一行五王政權一日而罷大阿倒持復在武氏大王得愔之喜豈不為三思賀耶當是時也羽林之部兵未散也人心之公憤未替也收合餘衆剗除兇殘豈曰事勢已去而遂不可為也耶愔起告

審五王束手就戮未幾授首犒制之殺竹撻之慘野葛之毒其死有不忍言者前日之肉視者及爲所噬如此吁養虎遺害吾於惜乎何誅二張餘黨亦不窮捕其養害者不知虎之幾矣吾於惜乎何誅

惜不足包感慨耳

王忠嗣喩高力士書

天寶六載忠嗣以董延光石保城之敗歸罪忠嗣貶漢陽兵柄雖已釵而終慮祿山必反馳書喩驃騎大將軍高力士曰

將軍以佐命元臣受今皇帝恩亦云久矣太子呼將軍爲兄諸王呼將軍爲翁駙馬輩直謂將軍爲父者父士大夫司文墨議論者無有譏病將軍者將軍何以得此於人哉良由將軍恭謹素亡過差有功不伐有權不倚爲天子所親任在朝者往往因將軍以取將相門生故吏不可枚舉頑爲將用者豈無其人神尭之國必傾於阿犖無疑者反狀雖未具反勢日長矣反根日固矣李丞相林甫妬賢害忠排抑勝己者不能爲天子去賊楊金吾劍且與之結爲兄弟開禁闈以延盜以腥其姊舅吾不意楊司戶光琰張父欲入浮屠以避武氏之亂而又爲國生此獸水欲十年伉儷使與九尾同穴謂之痛憤入骨矣當其辱令舍時君王不忍借一席地死之吉法曹溫之議悔不可及九齡已死今豈無九齡爲宗社憂者而將軍獨不爲之憂乎將軍決機制變制於其小則塞流去燒去聲易爲力也制於其大則懷山燎原不可爲已誠使將軍以驃騎大將之權行五侯誅姦之舉當九尾栖內之夕爲毫天子執賊併爲壽王執逆婦馘以告太廟一洗太陽之汚以開太唐宇宙使萬萬年無戎羯亂華之禍將軍之功書諸鐵券亦與唐三精同不凋矣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江陰張端嘗讀是文曰宋蘇軾可爲唐柳宗元不能爲也讀誅輔國詔曰宋胡寅可爲唐韓愈不能爲也今小兒皆録入今文選與金

華宋濂補薛季昶辨同詔

馬嵬老人遮說明皇 史載老父郭從謹進言元文缺甚故為補之

逆羯之反官妾知之天下之人知之惟陛下不知陛下不知以內蠱陛下之心者楊氏姊弟外塗陛下之耳目者李林甫楊國忠也以致閽門之外陛下不可知不惟閽門之外雖後宮百步之內陛下亦不可知陛下年踰七十白謂耳聰目營體幹精強神仙方士呼為萬年天子不知館守女子朝庭公卿邊徼將卒草野之黎庶皆以養蓄待唐氏子矣借使有祿山迭作迭起陛下亦有所不知也勢已至此言何及焉自古帝王不幸遇國難義莫大於守死其次有去者亦必有關於天人詑善其後者太王是也賊發范陽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義士是陛下於人心離而去之也久矣人心去而天心去甚可畏也今賊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西自脅汧隴車駕之出不知所如往宗戚族黨不相聯屬公卿大臣不相左右今日抵馬嵬明日抵扶風又明日抵河坡陛下之所往寇亦能往是陛下徒有播迁之勞而訖無稅駕之所也為陛下計不如收合散亡亟返長安主社稷立朝廷仍下哀痛之詔引咎於天下曰朕以老悖不君致逆胡濁宮闈禍天下凡天下文武官僚軍士百姓許朕自新當有西嚮投袂而起者不然朕當削號去位以待罪九廟之下汝輩豈患無君乎如是庶幾挽回人心要福于我高祖太宗而復我故宇若曰以天子之行襲匹夫之逃以示醜子孫以遺咲天下後世非臣高年輩之所聞知也 九齡之言可到且也

擬唐代宗誅李輔國詔

寶應元年夏四月李輔國殺皇后張氏上在長生殿以震驚而崩輔國之弒君父君毋者罪不容於鈇鉞代宗即位首當執賊戮以祭先皇帝皇后緩賊五越月而始誅又不明于天刑乃遣盜入其室斫其首以投溷中陽

遣中使存問其室是以天討亡鉞襲
刺客之行宜綱目書曰盜殺李輔國
予以是盜也終有君之命焉不當以
翮豹之例書余擬代宗誅輔國詔以
補其失又扶以春秋之大義使亂臣
賊子有所警云

賊臣輔國本飛龍小兒先皇帝西征屬俻鞬櫜
因時侍帷幄遂躋峻地手弄禁兵口銜制勅內
誇帝師外呼五父顯國亂政莫敢誰何使先皇
帝獲罪吾上皇（明皇）寡恩吾太弟（[illegible]）[illegible]
帝皆是賊之為也西內之遷[illegible]以[illegible]貴吾上皇
今又擅勒射生騎兵倡[illegible]帝以忽疾驚而
崩累朕不孝無以禱罪於上下[illegible]天蹐地
何以逮及烏乎乱臣賊子人[illegible]春秋之
義也廼者國人為予取甘首[illegible]令俘告
于先皇帝先皇后[illegible]得以
盜書吾國人隊人殺[illegible]欲首以[illegible]討之
爲見[illegible]衆人之公也今宜書國人殺李輔

國亦春秋討乱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使賊無
所容於天地間者乎以扶三綱也中外臣子當
白予是心（使韓仲生[illegible]能議到此陵公參）

子儀單騎見虜辯

儒者曰白公勝之亂葉公至或曰君胡不冑矣
若傷君是絶民望也乃冑而進或又曰君胡冑
國人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乃免冑而進前者告
冑愛公也後告不冑愛國也子儀免冑見虜不
自愛虜人亦不啻楚人之見葉公也又曰子儀
是行忠信動虜之効也余獨為之辯曰葉公免
冑見於國人〻〻以為可則艾矣子儀免冑見於
虜〻人以為驚國人以為憂則危矣兵死地虜
危敵也其可以情實試僥倖而失萬全之計乎
吁子儀是行不為虜餌者幸已又何暇以忠信
叙功乎吐蕃回紇連勁兵以犯郊畿子儀固以
其來如飛不可易也魚朝恩且獻幸河中之策
微劉給事則代宗幾弃宗社矣子儀何故輕信
[illegible]光贊（李）之言為此倖急尚簡之計哉武穆已卒

辛光翔 天尚慭遺一柱於唐室而又不知自重也使藥葛羅一摇牙於群虎之穴兩翼牙將壞突於執矛注矢之時而虜不分天可汗國為鼎足地幾希矣子儀以負約責虜已出孟浪繼曰聽汝殺我我將士必與汝戰藥葛羅稍計形勢不殺子儀乎問以吐蕃馬牛雜畜使反攻取富亦兒婦人語耳吐蕃即審此言分獲堅好以共圖大利不取唐府庫乎二虜結兵犄角唐鹿業已在乎乎葛羅從約吐蕃尋遁此大唐宗社未亡之幸也華元之平子反也使宋國忘亡其功大矣而春秋不以其功與元者以為非純臣之道不可以訓也烏乎春秋不以平國之功與華元則予不以涇陽為功而與子儀也

貓鼠同乳蹏

大曆十三年季夏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佑甫獨不賀且上蹏曰

猫為食田鼠也鼠害民稼天又生猫以之猫蓋仇於鼠恩於吾人者也猫非天物之職於除暴者乎今隴右使朱泚獻猫鼠同乳是猫失天職矣物妖由人烏有人不反常而物反之者乎象而類之則為法吏不擊奸邊吏不擊寇大則為天吏不討元惡也陛下試以象而推之法吏之與奸同乳者今誰乎邊吏之與寇同乳者今誰乎而天吏之容元惡而不誅者或有其人否也如是則猫鼠同乳者其示妖以警陛下也至矣而常丞相衮不悟物妖之有象乃相表賀以為國瑞蓋以陛下為不慧指妖為瑞其去指鹿為馬者不大相遠衮大不忠合先黜衮然後責天下之法吏邊將不舉職陛下亦自咎天吏之或不勝任庶幾陛下之明不為佞臣所妄而猫之為妖者其有瘳已乎

言到是處代宗亦無以逃其罪也自註曰或問代宗容元惡而不誅者可得聞乎曰李輔一也僕固懷恩二也田承嗣三也代宗於魚朝恩程元振元載三奸迷之不劣餘力獨於三元惡則失天討豈非為天吏而不勝任者乎宋宰相袖不食祿延嵯為賀獨王旦不賀

已而隍蔽天呼旦亦宋之依父號

汝州公辭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擾許時宰相關播以李元平為有攘寇才拜為汝州公梛子惟深颺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賈石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是夫也今之衍浩也盜襲汝州縛汝州公婦見希烈便液汚地希烈大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抱遺老人曰世之大言無實者使不敗何以卞才之真偽乎今盜蒲淮許貿攘寇才為今汝州公者不知幾人矣而未聞有梛子一言斥其為誤天下者故余誌之而為之辭曰借古鉞今耳

石以玉纓鳥以鳳吮其政也衍誤相浩誤其叶邦及其甚則莽襲白操襲昌於乎汝甸茫茫汝公倀倀往者莫咎來者未央

顏太師辭

君子論顏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杞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寻獨悼建中之君為兩相所蔽而不少悟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關播以為將相之才而使之敵希烈顏真卿貞人也信盧杞以為談說之客而使之諭希烈元平為賊輔而真卿為賊殺建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于於太師有憾也李泌度其君肅宗不能保巳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真卿何不量其君德宗不能保巳之不傾而高舉於盧鬼乱治之時齒且八袠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耶待䑛血之訴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之求容何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借頰舌之賜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讀其史悲其時而為之辭云

烏乎鳳皇不翔子鴟鴞肆其強梁麒麟得以中傷子豈云異夫犬羊君子之與小人子水火不以相容叶王危吾類其無類子固巳業業於汾陽儀子奚僕射於瑺崖兮楊炎豈不感余之類傷嗟嗟

舜不出山宗只守大次兮而不決於既耋之行箴嗟
嗟夫子兮忠之剛嗟々夫子兮烈以煌烈以煌
猶三光兮不可以亡 柳楊而至大節終不可滅

段秀實死辯

論者謂段公之死草々死而為抱忠負材者惜何其輕死蹈之士而慢忠臣之心乎姚令言諸賊入宮群臣皆引符命勸賊矣所忌者段公一人而已逾垣之刼公已囑家人誓以一死殉社稷然其死不徒死尚將有所圖用力責於已成功付於天此忠臣義士之處心而聖賢之所許也天子蒙塵百官鳥竄秀實非不能執羈靮以從也以執羈靮為小忠而出萬死之計以殺泚者大忠也獨惜悔實劉陰結者不應秀實遂見殺其奪笏擊泚中其額至濺血洒地吁公之忠亦可謂伸矣其死可謂烈矣而謂草々而死可乎若金吾將軍吳為杞所賣授首就死則可謂草々之以議公非矣

陽城罵李繁書 繁泌之子

城夏之山人也夏縣名力田足以養親不敢妄奸利祿於時先侍郎泌不以城為鄙許以廣士名薦進于天子天子不以先侍郎之言妄用寘城於諫議大夫俛焉居其位者七年于茲矣天子不以罪去城然城自揆食君之祿職在言路而不能出一語卞朝廷得失成敗以開天子之聰明聖智日夜惕息今適得其有可言者出萬死一言之庶五七年循默之責可少償也今天子是非倒置以裴延齡小人居相位以陸贄賢人竄死地故城為天子斥延齡奸佞卞陸贄忠直天子不寤必欲相小人遠賢人城盡數延齡過惡將客陳於上庶幾小人不容不去以足下為吾先侍郎子也足下事吾猶父吾視足下不啻如子過狀繕始成而足下潛以告小人得以一一自解於上吾言雖正如周召直如龍逢比干不可入矣悲夫黨奸臣讒諫官非君子也吾不意先侍郎有子如足下而行同賣友不知足下異日何施面目見先侍郎地下也孔子曰人必

險於山川子之心誠險矣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吾之有於內者亦決矣又何憂懼於彼哉夫事有不可必者在乎人而理有可自必者存乎我吾顧存乎我者何如耳存乎人者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為劉蕡訟裴相國書 補李郃

太和二年春三月文宗親策制舉人時宦官劉克明等用事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懼此司不敢取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者自以為對策不及蕡皆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者抑之而止郃乃上疏曰乞回臣所受以旌蕡直時相國為裴余猶惜郃不代蕡上裴度相國書故為補之

賢良方正劉蕡古之遺直今之骨鯁臣也新天子親策于廷延天下方正之士求直言以資給道不腆郃輩與蕡應詔今之亂宮闈禍天下者刀鋸之賤也天子之廢立生殺皆出其手中外相目避之如炎火畏之如雷霆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而蕡不避萬死為新天子一言之蓋慮曹節侯覽之復生今日為天下之禍患不已也而考官馮宿覽其文而不敢取物論為之稱屈御史温造諫官劉栖楚皆將論奏而閣下潛抑之吾聞宰相佐天子在救攬威權以宰馭天下賞罰善惡辨人是非枉直使天下之奸慝有所懼貞亮之士有所恃而人君蕭墻之禍無所起也且統閹寺者周冢宰之職監宮中者漢丞相之事於是無內廷肘腋之變者此也烏乎使先帝不得正其終今天子不得正其始者誰也閣下亦思制其一人之權而還其門户掃除之役奪其六師之柄而歸諸元戎爪牙之職乎閣下以削平大寇之功推尊累朝勳舊爵列司徒名居冢宰國家倚為砥柱衆正恃為舟梁者也豢古寶曆之賊殺敬宗者閣下不之討絳王之害往

王之立閤下不預聞一日二日三易主而元老大臣若路人然閤下之相亦将焉用彼哉閤下之職失於振舉者如此則於賛言有所掫而不伸非人言之妄矣卻恐菩祭既抑賛之不仕不足惜也而言路大塞陰邪之門大啓宗社之危不可保也庸是不避斧鉞重爲閤下言之惟閤下以宗社大計察之幸々

罵王涯辭

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変王涯不與謀而同罹其禍民有大罵涯至擊瓦石者則涯之死爲晩矣爲其民補辭

曰

關天下之害始者必罹天下之禍首雖曰人事寔關天道禹貢九土初無茶貢秦漢以来亦未聞以茶爲榷也朝廷引回鶻入朝驅馬市茶々利始開貞元間僅於茶地估直而税榷茶置使則自汝涯之請始其遺毒吾民户日有逃商日有不通官與民也交受其病而言經國之利者尚以榷茶固於上汝又以宰相兼榷使民不瘳鄭注而痛汝之承風旨以毒民也（上問富人之術於鄭注注對榷茶而以王涯兼榷使）李訓之陰狡駔賊與注相伯仲汝又爲之鷹犬而不討民之怨讟國之危殆天子不知汝黨甚於閹竪名外寇以攻内寇甘露一敗幾墟社稷令李訓傳首引汝獻廟社殉于兩市腰斷於獨柳之下國法天誅豈能借耶汝年踰七十矣而智識不愈於酤販之民大獄手状俛首誣服雖令狐僕射（楚）鄭御史大夫（覃）不肯出一言爲汝辯汝固當居借汝不死亦豈逃衆怒於瓦石之下汝死汝之遺骨當掃除於溷更望子孫有瘞地哉（開成元年詔京兆收瘞骸有詭小良使人發之棄其骨於渭水中）

鄭注論（長慶二年）

小人之有才者不過巧謟善揣人意爲婢妾道耳又有妖術以濟之雖端人強士不能不惑如尤物一染則身不自有必斃而後止吁唐鄭注是巳注以醫游四方此其濟謟之術也李愬之

正王守澄啇元素之強注豈足以蔽之愬稱之
曰奇才守澄促膝與語元素為之執手款曲（李弘）（變禍元素殺生〻至蝬屈抶使都泉湯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事以金帛遺而遣之）然
而殺守澄者卒注也使愬與元素終卿之安知
二子之不為守澄乎守澄嘗有匿死恩於注〻
答之如此而上以師友待注不亦謬哉其露之
變排宦豎決罘罳以邀乘輿幾不免使注不死
也竟陵（文宗）不得甍正寢而籍制於瀍（武宗）之事又
豈出於士良（仇）也哉（推極之言）

楊涉論

宰相人臣之極也至於泣不忍為則知亂世之
相欲為庶人不如也余讀楊涉泣相事既哀其
不幸而又悼涉非貴戚之卿知其不可為也獨
不可為鄭綮之辞乎辞不可也獨不可為司空
圖之去乎不辞不去其俛焉包恥為異日送璽
使不亦悲乎

哀和陵辭（唐昭宗）

余為楊涉論後讀和陵在華州舉鄙
語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
處樂因泣下沾襟未嘗不悲和陵為
萬乘之尊而不得同紇干一雀也紇
干守死于舆厍和陵漂泊寒餓不知
死所出共偶委身（朱行）賊臣（三朱）至於親
捧玉危而卒不能免撤殺之禍天下
臣子未聞有一人為君父問賊者烏
乎極天下之哀無以過之矣諡曰愍
吾故吊之以殤辭曰
哀〻尔殤之生兮不如無生軆守潤達兮志氣
精明誓恢往烈兮寤寐人英十九葉之零祚兮
齎屬望乎中興彼碭山之遺虜（朱三）兮差兇勾之
黨伍（黃巢）志懷山以沃日兮云廻天之勁柱（唐加朱号）
（□回天再造功臣）佩白玉之璽兮冠通天之冠曰破勛
（巖）而翦巢兮（黃）實沙陀氏之屛藩（李克用）夫何忠
不力以用兮用不力以忠雀栖〻于紇山兮望
生土其奚從烏乎大枋失之始兮豈貽謀之不
終

補石晉太后恚婦辭

石高祖初以少弟重胤爲子娶馮家女有殊色重胤蚤卒重貴立遂納爲后與夫人卄飲過梓宮前醱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重貴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又皆大笑獨太后恚而無如之何罵之辭曰唐玄宗紋壽王妾環濁乱宮闈牽致兄弟用事訖敗唐天下環播吳道路無死所汝何物復乱倫使吾猷子復妻汝嬸毋而以我命先帝命捹於人先帝可欺天可欺乎吾見猷子之喪吾石氏國也以汝搵鋏判官馮玉汝之楊劃也一預我家事桑國師維翰退矣張龍式彥澤叛矣耶律德光契丹至入冠矣汝物又且妾異姓累及老婦面縛於人且柰何我且柰何我於是大慟誓不與馮見不四三年契丹大入冠執重貴以歸太后及馮氏面縛待罪同平章事馮玉親送傳國寶叛臣張彥澤廷晉主於開封夜以兵取馮氏往

宋太史書趙普辭 此等古文不可多恐鬼神見[illegible]

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斬杜斧殺兄于大寢明日太史氏持簡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侍禁闈帝崩普固聞知普居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必誅開光義、將者右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損前誓書若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若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阿依邪命使光義之斧巳在太祖衽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幸耳烏乎上之弒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引決若又北面戴之一兆家作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何恃於若乎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木曰先生設是筆于以拯救宋三綱於大亂

之始宋鑑綱目之作豈有正統而已哉

代安叱奴謝表（唐高祖武德元年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臣奴本舞胡之賤也過蒙聖恩擢於五品爵居散騎官為侍郎臣奴安敢傍躡清貫上累聖明禮部尚書李綱彈臣奴以樂工不與士齒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不易其業今使臣奴鳴玉曳組趨翔廊廟誠非所以重朝廷法後嗣而陛下出令務無反汗必欲臣奴承恩入侍臣伎雖賤敢不兼伎吏工執筆犢侍太常諸宗工以叶律

修樂為專定之一代不刊之典於何妥牛弘残缺之後庶幾臣奴有審音之聰而陛下無聾官之議切惟衛之賢者多隱伶官魯太師者得與孔子論樂夫豈以樂工為賤而不得齒士類哉臣奴幸遭景運上當時選誓竭犬馬之年以殉蜂蟻之圖報萬一雖未能效夔擊石使百獸率舞於有虞之廷決不致齊妙達曹馬鞍（安輩）辱王封爵開府於有齊之朝也謹奉表拜闕上謝者

木曰先生此作蓋有謂也至正己未江藩大臣之使宜除拜抗伶官僉門黃擢為參軍記室士論讙騰貴見先生於睦乞言辭嘲先生為賦雷海清詩及安叱伎表皆於丁酉秋死鄧於睦豈非先生之言有以成之乎

錄淖齒語

齊閔王不道其殺狐咺而百姓離殺陳舉而宗室離殺司馬穰苴而大臣離於是淖齒殺王於鼓里其數閔之辭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不知嬴博之間地拆

至泉王知之乎曰不知民有當闕而哭者王知之乎曰不知齒曰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拆至泉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上不知戒何得亡誅乎閔之大惡實浮於桀紂代無湯武數其罪以誅之則天亦假手於齒耳以其殺於獨夫而快於天地宗社萬姓之心雖曰逆也而其憤亦湯武之憤也昔魏之不君者問其臣以漢顯殺諫臣事襲為前例使代有齊閔問其臣以鼓里之事而復申

齒例於前不寒其心乎烏乎齒逆臣也春秋所
誅不可以為訓而余録其辭足以警後之齊閔
也

王弘議

弘晋丞相導孫也以清悟知名史称其遵次必
存禮法動止云為人皆依倣謂王太保家法吁
所係亦重矣典二選赴硌諮議九錫未開端
而弘忍銜使為佞倖之首禮法何有乎
後日姪孫儉勸進高其任尤力大典禮儀詔
策皆出一手傳為家法恬不恠矣史賛以國有
君子美王氏之盛而休元忍忘家國僉輩又甚
謂之君子可乎弘銜命時有掌留任者劉穆之聞
旨驚悸而卒吁二人貞穢之判奚翅蛻蟬之與
蜣蜋丸也哉

謝朏議

吾始以謝侍中朏當齊高祖禪代不解璽爯傳
詔迫之則曰齊自有侍中方引枕高卧又迫使
称疾則曰我無疾何其抗節之壯哉永明中乃
起為義興在郡不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
者吏何不曰吾不能作齊主吏耶梁初與何偃
謀出處遂為偃所賣明年詣闕自陳帝笑曰子
陵遂能屈志耶吁未有詣闕子陵帝薄之甚矣
受尚書令假脚疾不拜而謁又角巾輿詣謝詔
託迎母歸徽柔輿臨幸王人送迎相望於道以
為榮吁君子不以為榮矣初為臨川時常以賄
見劾徽表粲則廢置已久為吳興時至以雞卵
賦人收雞數千其鄙行若此宜其接老貪進不
已不直江中丞一奏而[illegible]謚曰靖不亦忝哉

朱子評韓子辯 可梓

余惟鍾山野狐譏病韓子工文字費精神為無
益道真者此野狐竊脩煉家攝生之論以道為
真常以脩真為秘寶其訣以畜精神養至於全
真則謂之功行此李世不經之教在先王之世
必誅而亡赦者也余又惟攷亭大儒乃援其說
以重病韓子野狐不足責吾責大儒為野狐之
言先驅也本史贊韓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

無抵牾聖人者孟軻拒楊墨韓愈排佛老功齊而力倍之此韓子之過況雄也實為的論程夫子曰韓愈可謂豪傑之士如原道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惟愈而已其論孟子醇乎醇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千載之下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論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之語其指所傳者又必有所見矣此又史傳後千古不易之確論而攻亭無故援野狐語以亂之譬之悖子議父之失借竊正之論而況論出於甚不正者乎徒重其悖而已耳大儒何忍於擧悖而忍正乎析衷有謂程固得其大端王亦不為無理吾不知其所謂理者何理耶又謂韓雖知文與道有内外之殊而終未能審緩急以決取舍其文乃貫道之作也又何取舍之不知也哉又謂韓雖以濟時行道抑邪擧正為事而終不免貪位慕祿之私韓之切于祿正以急行道而未嘗至於李斯商鞅之流僨轅其軀而後已者也立此兩端之論使後世法吏議人獄款倣此固然字律以為可上可下之活套則大儒之言教之也末自知野狐之言祀韓所詆始以為楚雖失之而齊亦未得既悟其言之不經又取其言為有理予欲一言之順自相兵也如此予惧大儒立行為法出言為經係於後學者不小故不得不為大儒辨且為韓子辯也

哀鰌籃辭

齊叛臣崔慧景窮途投門人太叔榮榮斬其首内鰌籃中送都

鈌史曰於乎濁亂之代果不得以名義望於人乎然蘆中人於江上漁父素非交好而力濟之又何也噫固負之義聲素有以動之已慧景載逆首而往何往而非鰌籃所在耶吾於榮乎何責辭曰

崔平西戴逆首哀尔魚籃䰟孰愈折堅手

務光辭有序

傳曰湯伐桀就務光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它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乎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人以為仙云予讀其傳為之撫卷曰嗟乎光之為人真千百年而一人者也光之言真有道古君子之言也光之死真古義士之介伯夷之不食周粟并餓而死者同一揆也然則夷之行非發於光乎發於光則夷之特立獨行不得專美於世矣蓄易周仁刋韓子伯夷頌於石屏請余復作務光辭將鋟兩石為商周兩節以示季世頑子不腆之辭安敢並於韓而仁請過曰今鉅筆不在史館而在草野繼韓之辭舍鉄筆其誰歸余偉光義重仁請為之敘而繫辭云

天綱傾地紀零嗚條悖耿亳兵空桀胡為忍垢名務光子執綱紀孤竹兒聞風起蓼之水籦之田我思其人匪石仙尚山生面三千年

自註未經不尚其仙以其情風在此惟關乎古凜然若生也

綱成君贊

蔡澤說應侯曰日中則移云云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鉄史曰澤以徃鑿車裂伏劍與支解者動應侯使亟去位而身代之吾始以澤為刦敎術也及身處相位亦不數月以見幾亟去視棄相印如敝屣後養譽虎狼之國以封君令終則澤非饕功饒祿人也吾喜誦其語為之銘以賛以警代之貪高位不難澤之如者不車裂伏劍與支解則不已也噫

文義恰遺下卷終

史義拾遺一卷爲元鐵崖楊氏所譔述
皇明儀曹陸公序而刻焉序曰先君子程
鄉令所手録盖澤貽二世副在家笥今
大中丞石涇公固儀曹之嗣而程鄉裔也
然則是書不爲公故物乎小子汸自幼誦
而寶愛之間持謁
中丞公公曰胡爲來哉是余府君之志也
木歳久腐棄吳越間殆不復可購矣余覽
之悪夫湮之無從也爾其重刻以傳廼歸
而謀諸任侯侯即郡齋校正鋟梓藏諸竹
樓俾余識之汸曰史官豈不誠難哉才識
古良學匪能讀是非鮮弗謬於聖人矣使
一字溢美片辭文悪咸不得爲實録于是
乎史失而求之野故外家傳語有足徵者
存而不畧君子將取裹焉今按編中或直
書以示貶或傳喻以辨義或微辭以推隱
或諧談以幾駡豈白析於辯疑雌黄成於
獨斷其事核而藏其言曲而中潛德悉流
遺奸莫贖有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彌彰者
矣若楊先生者第使際昌平之運立清明
之朝與二正之業纂三墳之緒入參起居
坐預筆削謂董左之匹非耶茲編固特牒
之陽秋來乘之膏肓也譔述本意語具序
中舊本一卷今分爲上下云
嘉靖甲子首夏既望屬吏皇甫汸載拜謹
識

史義拾遺二卷內府藏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據孫作所作維楨傳稱其生平論史之書有太平綱目四十冊歷史鉞二百卷今俱亡佚此書傳中不載明皇甫汸始為刊行大抵襍舉史事自為論斷上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補辭者如子思薦苟變書齊威王寶言是也有作擬辭者如孫臏祭龐涓文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是也有作設辭者如毛遂上平原君書唐太宗責長孫無忌是也大都借題游戲無關事實考同時王褘集中亦多此體蓋一時習尚如斯非文章之正格亦非史論之正格以小品視之可矣每篇下有跋語蓋其門人所作自稱其名曰木不著其姓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

通鑑博論三卷

〔明〕朱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内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博論三卷》提要

御製通鑑博論序

通鑑博論若干卷。高皇帝時寧王奉勑所編進也。朕萬幾之暇。喜觀圖史。每思所以追隆聖喆遠跡。狂愚。顧其篇帙浩繁。敘述淆雜。勸誡或爽。觀省罔裨。惟是書上始盤古。下迄胡元。靡不詳其世次。評厥廢興。蓋僅僅數卷。而上下數千百年運祚之修短。君道之隆替。條分昈列。粲若日星。是誠人主之蓍龜。史傳之綱領也。朕因是有感於帝王之傳世。有盛有衰。其歷年有永有不永。然皆考信于圖讖。徵應于禨祥。意數可前知。運有適

會。神明之器。類有物以司之。而非一毫之人力所能與也。及跡其理亂。諦審所繇。治未嘗不基於明聖之朝。而亂未嘗不生於昏濁之季。有道之長。未嘗不繇於仁義禮樂教化之功。而失道之敗。則多起於任智用術。薄恩厚而急刑罰之報也。乃知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明明赫赫。有感必通。餘慶餘殃。無往不復。其亦可畏也哉。朕。用是命所司梓之。傳示來哲。俾繹思

我

高皇帝垂訓之意。相與兢兢。圖理。守成業而勿墜。繇景祚於無疆。則是書

也。其殆永命之符與

通鑑博論序

三鑑可昭乎盛世。六箴當出於明時。以銅爲鑑可以正其衣冠。以古爲鑑可以知其興廢。以人爲鑑可以明其政治。舉丹扆之六事可以蔵其大寶。雖切於政治之一時。不能裁將來於萬世。徒知治天下之至難。而不知治天下之至易。曰無爲而知其至易。殊不知尤有至難者。曰在德。嗚呼。前言往行。聖不世出。道德寖乎九經。禮樂廸乎五典。必因聖主而興。作必用稽古以考文。斯則治道之良規。宗社之長策也。欽惟我父皇繼天述治。懷寰區之元元。慮

微冑之膺期。乃命其爰輯韋編。芟繁去蕪。摭其興替。繩其妍媸。用加褒貶。啓迪後人。匡救其弊。永綏天祉。使其日習讀誦。爲子孫教誨之義方。知夫興亡之可懼也。善惡之可徵也。一以贊襄皇極。一以模範神裔。獻乎帝廷。耀乎天府。暨乎無窮。爲皇明一代之數作。又何下九齡千秋之寶鑑。其不愧謭材。自書引語。弁諸首章。不勝戰慄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寧王

頓首謹序

進通鑑博論表

寧王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臣聞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

司馬著通鑑而

聖帝明王法焉。典謨訓述厥彰堯舜之仁。周召二南。覃被武文之化。聿嚴治亂。綜覈鴻規。大業豐功。光昭簡冊。啓前聖之華勳。爲後人之龜鑑。金縢載德。刀筆刑姦。汗簡無私。公言有正。欽惟

父皇皇帝陛下。

龍飛淮甸。

虎步中原。掃滌羣雄。安生民於

壽域。膺

天明命。隆

宗社於

昌期。擴四海之

仁風。敷九有於寧謐。洊造區宇。奄有

大明。
德紹唐虞。
道隆義昊。尊崇史典。稽古考文。每宵旰以天下為
憂。圖。
治道。以寅躬為畏。乃命 某。纂述興亡絕歷年之統
緒。貶褒得失。公政治之否臧。彈惡揚休。為萬代
帝王之模範。扶衰救弊。作千載明主之良規。某
欽承

聖訓。才非史職。僭冒蕪辭。謹按古史。用修成書。首自
盤古。終及胡元。刪除僭亂。乃取正統。上下百千
萬年。善惡瞭然可見。某學不足以擬太史之三
長。亦庶幾有補於方來之一得。書成目曰。通鑑
博論。謹再拜頓首。俯伏
階下。隨
表上
進以

聞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寧王　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
進

通鑑博論目錄卷上

元

凡例

一取史斷為法加諸筆削

一褒貶校諸史而定其優劣

一自盤古至周考王止依外紀

一自周威烈王至五代止依通鑑用捨不同

一宋遼金依三史加諸褒貶

一遼金非正統以其國大雖夷狄而有賢主故
取之

一元依史略加諸褒貶

一按史斷論曰者採諸儒之言自為損益

一斷曰者古無斷辭以己之意考論斷之

一首書甲子乃即位之元年

一紀年不同者上卷以即位之年取之下卷以
世系甲子紀之如唐肅宗稱號八年初即位
之至德元年乃玄宗天寶之十五年也後改
元寶應二年乃代宗嗣位之廣德元年也故
博論以七年紀之天運以六年紀之

一帝王乘亂為人所立居位未久雖有正朔不
入世次如隋皇泰帝侗亦稱恭帝者是也

一通鑑所不載者採諸書史

一紀統取歷代圖格考正補註更為天運紀統

一僭據紀其年世不入斷例

一上卷不書者事載圖格

一編年甲子不相續者其年無事蹟故不書

一上卷外紀依劉恕通鑑下卷外紀依陳桱
圖格他本皆不同故兩取焉

通鑑博論卷上

寧王　奉　勑編

外紀

盤古

盤古氏即盤固氏又名渾敦氏當是之時混沌尚未昭晰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陰陽造化之道而爲三才首君混茫始開壽萬八千歲

天皇　都崑崙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一名天靈繼盤古氏澹薄無爲清淨自正作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即今之古甲子是也壽萬八千歲

地皇　都龍門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定星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壽萬一千歲或云八千歲或云一千

人皇

人皇氏一姓九人一名九皇氏一名泰皇繼地皇氏乘雲車以治九州相厥山川以分九區人居一方故曰居方氏當是時萬物咸生淳風沕穆君臣之位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飛騰之術所自有壽三百歲傳一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是謂九頭紀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矼人循其化速若蜚

也有號而無世故無攷焉自鉅靈氏至次民氏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出於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蹕於蜀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黄神氏　鉅神氏　犂靈氏　大騩氏

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雲陽氏　巫常氏

太乙氏是謂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範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焉始有長生久視之道

空桑氏

神民氏一名神皇古者神民雜處氏以神民異業乃分陰陽之治故以神民稱其號焉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自辰放氏至庸成氏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㲉體辰放氏作教民搴木茹皮以御風霜綯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蜀山氏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拘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因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

豗傀氏傳六世

渾敦氏傳七世

東戶氏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照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沉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類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饞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皇覃氏一名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

宰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蘧氏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平心知天下之人帷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藁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

也孔子稱西方之有聖人一也

狶韋氏傳四世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妎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毀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搆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號曰有巢氏之民傳二世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聖人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

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馬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傳四世

庸成氏羣玉之山平阿無隥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傳八世

禪通紀

禪通者通於封禪之君也

史皇氏世俗傳為倉帝頡非也

祝融氏一名祝誦氏是時天下洽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號都於鄶

三皇

太昊　都陳

伏羲氏其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虹附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養犧牲以供庖廚故曰庖犧氏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因龍馬負圖而出故以龍紀官遂琴瑟以通神明之貺在位百十五年傳十五世

女媧氏太昊妹也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謂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共工一名康

回人面蛇身髦體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窮𢊍保冀方湛樂淫佚壅防百川以害天下女媧氏戮之而繼太昊之位遷都於中皇是為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製瑟以郊天侑神在位三十年

柏皇氏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居於皇人之山

中央氏一名中皇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亦

名朱須氏

栗陸氏之為政傲愎自用民始攜貳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益貳栗陸遂亡

驪連氏一名昆連氏

混沌氏

赫胥氏之為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何者為善而何者為惡

尊盧氏之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居蒲臺之陽

昊英氏之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代也一名子英

有巢氏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塓塗茨翳以避其禍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

朱襄氏之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羣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

葛天氏之世不治不亂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居西方故稱西方聖人

陰康氏之時水漬不疏陰凝而易閼人鬱於內腠理

擲著而多重腿陰康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治於華原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必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炎帝　　都陳遷曲阜

神農氏少典氏之君娶於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於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承木故

為炎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帝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墝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又嘗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又曰伊耆氏

大庭氏魁隗氏以火紀官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壥於國日中為市以聚貨利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神農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來歸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在位一百四十年

帝臨魁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

帝承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帝裏在位四十二年

帝榆罔居於空桑為政求急務乘人而鬭其捷於是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遷居於涿鹿在位五十五年

疏仡紀

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
世則自黃帝以迄於周

黃帝　　都涿鹿

有熊氏名軒轅姓公孫初神農母弟世嗣少典氏為
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
繞斗而娠生帝於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或曰作軒冕
舟車謂之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
故又以姬為姓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帝榆罔弗能
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
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
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
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是時蚩尤作亂不
用命軒轅徵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為大霧
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

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於是諸侯咸尊軒轅以代
神農之位因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織布帛作衣裳以
代毛革採草木之花以染五色作舟車以濟不通作
器用以代凹樽抔飲之類作房屋以代巢居穴處作
合宮以祀上帝作渾天儀以定天表立靈臺五官以
占天文作棺槨以代衣薪封樹之瘞於是製宮室以
尊帝王之居制衮冕以尊帝王之服貴賤之別始分
君臣之位始定因雲之瑞以雲紀官立六相以分治

四方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曆命隸首作數命伶
倫作律呂以定陰陽氣候之應以正閏餘命榮猨作
十二鍾和五音以立天時正人位命大容作咸池雲
門之樂以祀上帝命甯封為陶正命赤將為木正命
臣揮作弓命夷牟作矢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之
類又命岐伯等作醫經以救疾苦命妃西陵氏養蠶
為絲以供衣服製甲兵以鎮天下畫分野以分州郡
鑿井以聚民居有靈龜負圖出於洛水命史倉頡遂

窮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鳥獸蟲魚蹏迒之迹而刱文字字成天雨粟鬼夜哭始有文字行焉後世儒者謂帝自擇亡日與羣臣別葬於橋山黃帝內傳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成有黃龍乘白雲垂髯而下帝與羣臣攀龍髯而上昇在位一百年壽三百歲有臣左徹刻木為黃帝像率諸侯而朝之以帝之衣冠器物葬於橋山後山崩棺空惟有劍舄存焉故世有橋山之冢

通鑑博論卷上　十三

五帝

少昊　都曲阜

金天氏已姓名摯字玄囂黃帝之子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立國之初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而和上下是曰九淵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

顓頊　都帝丘

高辛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母曰昌僕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災禍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通鑑博論卷上　十四

顓帝憂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以斗杓建寅之月為歷元故為歷宗也作承雲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在位七十八年壽一百五歲

帝嚳　都亳

高辛氏姬姓名夋少昊之孫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

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十

帝摯嚳之子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唐堯　都平陽

帝乃黃帝之後帝嚳之子姓伊祈名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翦土階不飾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在位九十八年聞舜之賢遂推其位而禪焉壽一百十八

虞舜　都蒲坂

帝乃黃帝之後瞽叟之子姓姚名重華順事父母和於兄弟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所居之處人皆慕德於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求以代己位先試察其才能使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於是受堯禪爲天子既即位舉八元八愷誅四凶命九官咨十二牧天下大治在位五十年禹賢遂推位而禪焉壽一百十二

三代

夏　都平陽

禹乃黃帝之後鯀之子姒姓名文命其克勤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唐虞之時洪水滔天舜舉而敷治焉禹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手足胼胝過家之門而不入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民皆樂業遂受舜禪爲天子國號夏

既即位懸鐘鼓磬鐸鞉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鞉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任臯陶益以國政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有典則以貽子孫欲禪已位於益禹崩在位十年壽百歲益避位於箕山禹之子啓賢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位克遵父業率由舊章民淳俗朴天下又安

太康嗣位恣情荒逸弗恤國政獵於洛川十旬不返權臣后羿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后羿乃立仲康既即位后羿專權拱默而已夏道中微帝相既立權歸后羿政非已出羿既專夏政其嬖臣寒浞殺羿而居其位乃滅夏氏帝相后有仍國君之女懷娠奔歸父國而生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夏之舊臣舉兵滅浞而立少康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傳及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嗣位享國遵祖之業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暨帝不降帝扃帝廑繼位夏道漸微至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夏道寖衰帝臯帝發至桀名履癸即位以來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武傷百姓天下顫怨而患之嬖寵妹喜所言皆從爲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其惡不悛殺其諫臣關龍逢民心日離

諸侯皆叛成湯舉兵而伐之放於南巢國遂滅矣

右夏十七王共四百三十二年

商　　都亳

成湯乃黃帝之後子姓名履字天乙始祖契佐舜有功封於商爲諸侯傳至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因桀無道湯乃修德諸侯咸服遂用伊尹佐而伐桀戰於鳴條桀敗乃放之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咸

尊湯為天子既即位不矜不伐以寬治民革夏桀之虐政順民之所喜遐邇歸之是時七年大旱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曰吾請雨為民也乃自齋戒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四海雍熙萬姓又安湯崩在位十三年壽百歲傳至外丙及仲壬承平而立海內又安太甲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

義伊尹迎而歸之以政太甲增加修德保惠庶民諸侯咸歸號為太宗沃丁太庚小甲相繼而承治平天下咸安雍己之時商道少衰諸侯或有不至者大戊之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大戊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有闕歟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皆承中宗之治相繼為君雖有少疵無所傳焉陽甲時商漸衰諸侯莫朝盤庚復修湯之政臣民皆安作書以告諭之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小辛小乙商道又衰武丁自為太子備知民事艱難小乙崩居喪三年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圖形求得傅說命以為相君臣道合政事修舉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惟鬼戎虐暴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西方之胡曰

鬼戎曰鬼陰類犬戎是也故曰鬼方鬼方既平商道復興號為高宗九年老子生於亳祖庚承高宗之治天下咸安祖甲淫亂商道復衰廪辛庚丁傳及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人與博不勝而戮之又為革囊盛血仰射之謂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太丁帝乙繼立商道益衰至紂名辛即位以來恣為不道暴戾荒淫拒諫飾非大興土木營鹿臺造瓊室厚賦稅殫民力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體相逐其間

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嬖愛妲己惟欲是從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施炮烙之刑糜爛天下百姓怨望諸侯多叛商而歸周焉紂暴虐益甚仁賢皆散故武王興師而伐之紂師倒兵不戰以開武王紂乃自焚國遂滅矣

右商三十王共六百二十九年

周

都鎬京至平王遷洛邑

武王姬姓名發先祖后稷佐舜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至太王其國漸大遷於周為西伯至文王聖德日新商紂無道天下諸侯三分叛商而歸周者二焉文王崩武王立紂益無道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伐也乃還師而歸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興師尚父東伐紂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紂師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紂乃自焚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既即位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民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封比干之墓興滅國繼絕世封功臣謀士及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惟留周公相王餘皆就國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振兵釋旅偃武修文普天率土咸皆臣服成王以幼沖嗣位周公居冢宰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管蔡疑公不利流言欲叛周公征而殺之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南越裳氏獻白雉重譯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所致薦於宗廟自爾遐陬異域罔不賓服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王既親政克尊成德四海乂安康王嗣立亦守成規諸侯來朝王

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昭王既立周道漸衰二十三年老子作道德章西出散關化胡為浮屠五十一年王巡狩至漢江漢濱人以膠船渡王膠液王溺穆王嗣業遊於西陲樂而忘返徐夷作亂楚伐徐而滅之王返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共王懿王孝王繼立周室既衰德政不修詩人作詩以刺之夷王覲禮不明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厲王暴虐無道百

姓謗之恣行殺戮於是民叛而襲王王出奔彘不敢歸周公召公共理天下號曰共和宣王初為太子因父厲王無道國人欲殺王王出走欲殺太子召公乃以己子詐為太子出而殺之長於召公之家自幼知民之疾苦及即位周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恢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內有姜后之賢外有申伯仲山甫之徒共相輔佐遂成中興之名詩人作詩以美之幽王無道寵褒姒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立其子伯服為太子時三川皆震老子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後舉烽火以致諸侯而悅褒姒遂以致亂為犬戎所殺平王即位國近於逼為犬戎所迫遂東遷於洛邑周室衰焉桓王莊王十年釋氏生於戎是夜恒星不現星隕如雨異端之兆實生於斯矣迨釐王周室益微諸侯莫朝故齊桓

公用管仲為相遂霸諸侯衛周室攘夷狄王室復尊惠王愛少子頹欲立之而不克周室遂亂王出奔諸大夫立頹為王鄭伯虢公帥師伐周殺子頹奉惠王歸周襄王之時惠王少子叔帶作亂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為王是時晉文公初立帥諸侯伐周殺叔帶奉襄王歸周王賜文公為侯伯遂為霸主頃王匡王國政漸微無所述焉四年釋氏卒定王之時楚莊王始霸僭號稱王楚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郊王

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取鼎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簡王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自平王之後諸侯自相侵伐天子莫敢制焉景王之時太子卒少子爭立國家多亂敬王之時景王少子朝作亂王出奔晉後晉帥師納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三十九年魯哀公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四十一年孔子卒元王貞定王考王之時國政微弱諸侯強大故孔子作春秋始於平王終於敬王皆所以尊天子而抑諸侯也

正紀

周　都洛邑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安王十六年命齊田和爲諸侯烈王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獨齊朝之故天下獨推齊威之賢顯王慎靚王之時王室益弱土地狹而人民少矣赧王九年老子西遊莫知所終五十九年秦使將軍摎攻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王崩而國滅矣壽九十三

右周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

按史斷論曰迹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窺覦非一日矣至莊襄之世百有餘年始滅東周其周之代已革彼秦之嗣不三年嬴氏之姓已絕矣居然以異姓之子呂氏嗣位焉再傳而國亡嗚呼奪人之國非義也叛亂而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彼享其利非廉也若是者天地鬼神其肯捨諸子孫安能久有天下乎故先儒引孟子之言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無毫髮爽世之僭竊奪人之國者而不悟悲夫

後秦　都咸陽

莊襄以嬴嗣絕當書秦亡

始皇以呂氏興當為從秦

始皇帝呂姓名政莊襄王子王納呂不韋之妾為姬時已有娠踰期而生政遂冒嬴姓而承其業乃貿少年英銳之氣奮累世之餘烈併吞六國而一天下威震四海八方威服握干將以清寰區繼姬周以弘王室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王號始稱皇帝以命為制以令為詔何其壯哉納茅焦詈叱之諫而尊為仲父聽鮑白令抗辱之對而罷禪代比之後代尚威詐忌刻拒諫之君庶幾可謂賢矣東巡海上崩於沙丘為王位二十六年即皇帝位十一年壽五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自以功業之大驕於天下遂恣情極欲肆行無忌燒詩書坑儒生墮名城施虐政殺豪傑北築長城西建阿房大興土木以困天下加諸威殺是以刑法嚴而民心離散扶蘇貶而根本不固其二世之所以亡者未必不由始皇啓之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次子趙高李斯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及即位用趙高計更為法律益務刻深誅夷大臣宗室因而盜起二世數讓李斯斯懼勸行督責之術滅仁義絕諫說由是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郎中令高恃恩恣殺恐大臣入奏乃勸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臣不得見二世乃不坐朝高得專柄指鹿為馬羣臣不敢奏其過擁蔽之禍生矣關東皆叛高懼二世怒乃令閻樂入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皆叛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丞相命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乃自殺在位三年壽二十三

秦王子嬰扶蘇長子也趙高弑二世乃曰秦故王國乃立子嬰為秦王子嬰齋當廟見乃與其子曰高殺二世恐大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於是稱病不行高

自從見遂殺高夷三族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皇帝璽
綬符節以降後為項羽所殺在位四十六日
秦之立國凡三主共四十年緣其秦之為國
始以累代窺周臣竊君位而有天下迄於始
皇兼并之日其間屠滅攻拔兵禍頻仍殆無
虛歲不仁所鍾實天厭之故也且始皇十三
而即位是歲甲寅高祖已生於豐沛矣越十
五年項羽又生已有取代之兆矣其消長倚

伏之機嘿寓於冥冥之際天道之密良可畏
夫况且好威殺尚詐力乃天地人神之所切
怒者子孫豈得久安長世哉故為漢所滅

兩漢

西漢　都長安

高祖姓劉名邦字季豐沛人豁達大度寬仁愛人時
天下苦秦法豪傑競起帝以泗上亭長與項羽起兵
以取天下共尊楚懷王孫心為義帝帝入關之初約
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所得孰為多
不殺降王子嬰與弒義帝於江中者所存孰優使秦
民大喜與秦民之失望者所就為孰勝楚漢雖並
列於此故能手執干將起漢中定三秦擒魏取代仆
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垓下不五載而成帝業蓋以
帝寬仁愛人不嗜殺而定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
也故帝之興也固宜其項羽之為君詐坑降卒矯殺
卿子屠咸陽燒宮室戮子嬰掘始皇塚所為不仁區

區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而籠天下五年而亡其國
身死東城不為不幸矣蓋帝聽董公說為義帝發喪
可謂禮矣羽既死其項氏子孫皆爵而用之可謂義
矣舉關中五十已上有行能者為三老可謂仁矣命
祠官尊事上帝其為天子之理奉天之道煥然可觀
此興王之業有足稱者焉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定君臣之
位陸賈造新語著秦漢之得失此可見興王時之人

物矣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氣稟雖厚而不能無偏以功業驕其父兄以爵祿富貴驕其臣子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賴張良定計致四皓以安之其後呂后鴆殺趙王如意而惠帝竟以驚駭成疾而沒先儒嘗論之曰高帝天姿有二一則寬仁愛人二則知有偏處且帝之取天下也求父羹而食之圖天下之小利有傷父子之大倫其不孝之大者也雖曰寬仁愛人而仁不施於其父何況於庶民乎背還太公呂后之約而信不足見也聽呂氏之殺功臣而智未足明也於此數事深有累於德矣故不能辭其責焉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以仁柔之姿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天下晏然刑罰罕用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不幸遭呂后虧損至德仇陷戚姬勒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義虧過愛魯元納甥女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因張后無子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帝本中庸雖任大寶無足稱者

高后姓呂名雉單父人高帝崩臨朝稱制背高帝之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一人而已王陵既不可陳平不可周勃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安能獨行其意乎後平勃廼阿附而從之反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自後飛虐戚姬鴆死如意駭沒嗣君幽廢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皇帝諸子居位僭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也漢祚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呂氏既王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水溢日食皆陰盛之應也臨朝八年崩其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入北軍捕諸呂斬之厥後建武二年赤眉入長安

發其塚賤汙辱其屍豈非天之報歟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以代王入繼大統躬修節儉宮室苑囿稍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開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為衣則弋綈履則革舄集囊為帷編蒲為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山為墳除誹謗妖言之罪罷肉刑之法減田租舉賢良求直言之士躬耕藉田不受千里之馬陳武建征伐之議帝則曰念不到此

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帝則曰未遑也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懷之佗遂稱臣吳王不朝賜以几杖郎官上書止輦受之羣臣諫說雖切假借納用馮張武受金錢事覺加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故天下殷富禁網疎闊其政治之美後世鮮能及也嗚呼仁哉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殺薄昭者帝母之弟也不能慎之於初假之以威權致使殺使命而莫寘乃遣衣喪服哭於門使其自殺有傷母心其孝不無有虧矣遷淮南者帝之同氣也不念祖宗之遺體為親卻乃信讒而廢徙乃至不得其死故國人有斗粟尺布之謠此二者實有累於盛德昔人所謂帝大醇而小疵有以也夫

景帝名啟文帝太子遵業五六十載之間國家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阡陌之間有馬成羣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為姓號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以無寵廢正后栗氏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榮父子之恩虧過愛梁王武輕許傳位兄弟之好不終詘丞相申屠嘉信晁錯之譖而削七國以小過而殺周亞夫君臣之道乖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帝

為太子時不下司馬門而劾奏之懷其恨而
斥死於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
怒困迫至死吳王世子来朝以博爭道投博
局殺之漢之叛逆勢激於此天資刻薄專以
詐力御下是以背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獨
節儉不妄費肯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導洪
業耳文帝寬仁大度以德化民景帝忌刻少
恩以詐繩下夫豈可與文帝同稱哉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以英銳少年之姿雄才大略即
位之初黜罷百家表章六經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
士待以不次之位以蒲輪迎枚生四方多士上書自
眩鬻者以千數隨其高下用之拔其後異者尤寵任
之漢之得人於斯為盛是以功業後世莫及號令文
章煥然可述始有年號曰建元在位五十四年壽七
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盈
成富強之世仲舒勉強之言申公力行之語
汲黯多慾之戒皆不見納斥地開邊窮兵黷
武軍旅四出土木大興珎貨奇物駢積內府
馴禽封獸夷歌巴舞列倡外門斬捕首虜之
士賜黃金十餘萬斤財帛不可數計於是大
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
間災異迭至大饑至於人相食略不修省以
答天戒方且信惑奇怪矯誣上天祭竈鄙事
躬親為之又數遣迂怪之士求神仙不死之
藥至以方士欒大尚衛長公主其後府庫罄
竭杼軸空虛科征橫出困之凶年盜賊並起
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
指之使嚴切太過仁恩罕存帝方年壯氣血
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慾奇愛少子弗陵而
喜任江充遂致構陷皇后太子卒成巫蠱之
禍而使太子據不得其死迨乎晚節有悟棄

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力本務農以明休息
雖悔何及武帝過失雖多然其天資高是以
有為使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
御史大夫之職而任汲黯則輔導建明諫正
之事可勝算哉反覆武帝之所為大抵踵亡
秦之覆轍然秦亡漢興者秦王閉塞下情武
帝疏通言路秦皇焚書坑儒武帝好賢不倦
秦亡漢興判於此矣蓋帝值隆平富强之世

英雄甚壯之年繼欲太過故也所賴者高帝
之鴻業文帝之養民天下懷德故能無禍亂
僥倖而安之以亡為存也可不戒歟
昭帝名弗陵武帝太子即位之初霍光總政雖不親
萬幾然其天性聰明與高文類觀其童稚之年能識
霍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
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貸貧民種食除民田租鹽鐵榷
酤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假之年又得

伊周之佐以輔之周成王不是過矣尊號曰昭不亦
宜乎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
宣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也昭帝既崩大
將軍光以昌邑王賀嗣立賀荒淫無度光廢之遂迎
帝入繼大統帝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也起自閭
閻知吏治得失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
事丙魏同心輔政二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官館
貸貧民減鹽價寬囚禁遣使巡行郡國戒煩擾毋拜
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在其職有治理効者輒以璽
書獎勵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
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黜
陟有序衆職修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號稱禮
遜至於講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文雅翕然中興一
時當世知名人物麒麟閣表而揚之名著中興宰輔
位匈奴平亂推亡固存覆以威德單于慕義稽首稱
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以比迹商高周宣矣在位

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法制過詳道德不足人情姦詐益甚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糴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鶡雀者得以校其詐上計簿者不過具文其爲欺弊雜出不可禁矣至用恭顯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啓成帝之任外戚赤族楊韓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釁卒以亡漢蓋初年釋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故也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消靡焉豈不然哉蓋帝智淺而無遠見主識不明故也

元帝名奭宣帝子以昏懦爲君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減樂府員省苑馬以賑困乏罷宮館減獸食肉數月之內善政迭書率是而行文景亦不過矣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主德不明羣小在內蕭望之帝之師傅知其賢而不能用弘恭石顯帝之奴也知其姦而不能去事無鉅細悉關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决於此矣作史者不尋其故以爲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牽於文義優游不斷故孝宣之業於此衰矣嗚呼或者用非其真與夫政有所分而不得盡其職之故此豈儒者之過也蓋帝之君人之德無御衆之才以致紀綱不振而衰焉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善脩儀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遭世承平上下恬然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湛於酒色趙飛燕歌妓也納爲皇后而姊妹迭寵以媒私王鳳以帝之元舅秉政於內而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又皆帝之諸舅俱爲列侯更迭秉政僭擬秉與縱惡不誅蔓延滋長遂至排擯宗室孤

弱公轉斬戮亡忌擊斷不請劉向王章精忠
懇切如水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作按
劒獨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姦臣保
寵固祿晚年災變迭至而當時君臣猶未警
悟欲久安長世可乎帝德不恢政令不施雖

在位二十六年善無所聞

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元帝庶孫入繼大統睹孝
成世祿去王室政令下移是故屢誅大臣以則武帝
宣帝然天性昏愎丁傅董賢相繼寵用寧負成帝之
恩而欲尊定陶之號佞說是從正諫不用一差意向
遂拂羣心斗筲之莽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於是樓
取之以文其姦劾奏董宏甘心屢黜公卿大夫閉其
議而直之至有訟莽之冤者自是浮譽日隆遂執魁
柄廼用儒術平寃獄治誣告黜讒人以濟其私革漢
為新梯禍自此豈非帝行乖禮義不辨邪正自失人
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漢業由是衰矣在位六年壽

二十六

平帝名衎音侃元帝庶孫幼弱嗣位政自莽出褒善顯
功以自尊盛漢士大夫若崩厥角靡然從之一時上
書獻頌者凡四十八萬七千人而炎漢二百年之宗
社已挈而之莽矣乃為莽所鴆在位五年善衆卒昏
弱大勢已歸於王氏而政非己出不足議也壽十四

王莽王曼之子元后之姪弒平帝而立宣帝玄孫嬰
為皇太子號孺子自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奪即
真國號曰新夫以莽之狂繆奮其威詐滔天害民窮
兇極惡毒流中夏其女孝平皇后惡莽篡逆而背之
其長子王宇非莽專漢政而叛之迹其篡弒奪國之
禍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觀其始起外戚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宗族稱孝鄉黨稱仁迨居位輔政勤勞不
懈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雖有智者莫能照
其後也更始與光武舉兵入雒人心思漢海內豪傑
翕然雲合三輔吏士莫不屬心劉氏一呼遠近響應

莽嘗鑄銅爲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出入則使人負之以行及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使其有靈必不庇此無君之人又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自以篡弑之賊竊比聖人其無知也如此漢兵斬莽傳首於宛縣於市天下遂歸光武矣篡位十五年居攝三年共十八年

東漢　都洛陽

光武名秀字文叔孝景之裔高祖九世孫膺受命之

符偕伯氏縯起兵舂陵興復漢室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當是時乘時竊據者不可勝算帝披輿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佐命之功討平僭竊重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火德復然炎精更輝赫然中興號爲東漢帝明明廟謨糾糾雄斷沉機先物深略緯文恢廓大度同符高祖開心見誠無有隱伏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時隱然有帝王遠略矣天下已定偃武脩文隴蜀平後不復言軍旅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非爾所及也帝長於民間知稼穡艱難百姓疾苦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室之輕法廣求民瘼觀納風謠身衣大練色無重綵不聽鄭衛之音不持珠玉之玩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敦尚經術賓

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物色嚴光芳土卓茂釀成東漢二百年節義之風又思先漢之弊每事而爲之防鑒高帝之溺冠嫚罵而聘高人鑒武帝之千門萬戶而崇尚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愛近儒學鑒元成之優游不決而吏事刻深昔也高祖封功臣而跡土大者叛者九起我是以不封功臣昔也宣帝用弘恭石顯皆以刑人而專國政我是以不貴宦官昔也昭宣之霍光元成之王氏皆以大臣執柄我是

以事歸臺閣昔世宗室支庶封土大廣所以尾大難
掉而七國稔釁豢我是以絶諸王賓客昔世外戚用事
致有呂產呂祿霍顯霍禹等薦毒我是以不使外戚
干政昔高祖不量事力窮逐匈奴以困平城我是以
畀辭厚禮而撫匈奴之使昔武帝好大矜功窮兵黷
武而禍成虛耗我是以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昔武
帝所費奢廣國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省郡縣其
規模之懲創大率若此在位三十二年壽六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以寵衰而廢郭后及太子
彊以數直言而殺韓歆以非圖讖而斥桓譚
以信讒而貶馬援用讖言而行封禪之禮信
赤伏符而拜王梁為大司空此八九條者深
為仁明之累又以吏事責三公而使大臣不
得盡其心以謡言輒易守宰而使守令不得
盡其職所以中興之美未盡焉蓋聞光武之
世鄧禹諸公皆有經國遠謀之才平章大論
之器惟帝不能使爲宰相以至不逮致有斯
累惜哉

明帝名莊光武第四子天資聰察自為東海王時知
墾田之弊其明智足以切事情及即位遵建武制度
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不
許賜以萬錢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
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
章奏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
忌豈為政之意乎遂除其制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
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
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縉紳之士圜橋門觀聽者盖億
萬計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内
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
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吏稱其
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在位十八年壽
四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誅朱浮殺虞延杖樂崧提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獄連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回而兵釁開傷於褊察以耳目隱發為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身毒求浮屠像及桑門胡書至洛陽加佛以六御之爵命其廟曰寺與太常鴻臚之秩同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者故不能辭其責矣凡此數端讀史者每為深惜焉

章帝名炟（音達）明帝第五子稱為長者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遣就國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數詔有司勸課農桑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姦猾順時令而理冤獄又除禁錮之酷糾擅殺之罪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克讓史稱長者不亦宜乎帝尤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帝稱制臨決永平建初之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東漢者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竇憲沒橫竇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復立幼子肇以成其私帝不惟不復辯明又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此始矣

和帝名肇章帝第四子以幼沖即位年十有四而能慨然獨斷終除大憝使朝廷肅清宮闈寧晏遠繼昭帝之烈天資抑何明也竇憲誅後又能躬親萬幾威權不失十六七年間無大過舉弛苑囿而假貧民遣使而發倉廩勸民種蔬以助五穀官有陂池令民采取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讜言奬異延

問得失符瑞抑而不宣遠國珍羞薦奉苟有傷害於
民勑大官勿受即位之初哀安之賢首爲三公賢相
相繼擢用皆一世名德是以民增土闢四夷重譯來
朝方之章帝或者過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誅竇憲之時不與大臣
計事因收還三公之柄而所與計議者中常
侍鄭衆也衆既有大功而受封爵於是閹官
者用事之漸梯十常侍亡漢之階後之言治

亂者每於斯而太息焉自帝崩後國統數絶
大抵皆以諸侯王入繼又不幸政歸戚官利
在立昏國無賢君其何能治
殤帝名隆和帝少子生百日而爲君無足言者清河
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且年齡益
長過失無聞使於此時迎立以主漢祀豈不善哉此
鄧后叙利幼弱欲久臨朝故也在位一年壽一歲
安帝名祜章帝之孫年纔十三稱尊享御政歸鄧氏

令出房幃年幾三十猶不返政故自永安以後災異
之變歲不一書母后常隆閹宦得志腐身重子委寄
國命手握天爵口含天憲方且討金授官移民逃寇
推咎台衡以答災眚吾誰欺欺天乎在位十九年壽
三十二
順帝名保安帝之子是時漢業衰微將相公卿守令
皆得其人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蘽征焉
國雖衰而可興矣在位二十年壽三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惟后黨與政宦者用事
忠良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
沖帝名炳順帝子以二歲踐祚梁后臨朝委政宰輔
賢相所言多見采擢宦官黃門爲惡者一皆斥遣天
下方翹首太平而跋扈梁冀已側目矣在位二年壽
三歲
質帝名纘章帝玄孫年纔九歲而能面斥梁冀之姦
何其聰也言未脫口而餅中之毒進矣李固時爲三

公親覦厥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屍號哭顧效區區兒女之悲哀者在位一年壽九歲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即位以來政還五倖刑淫三獄姦邪肆虐流衍四方賢愚混殽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不至於絕者上有公卿大夫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有韋布之士槁衆論以救其敗是故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

按史斷論曰嗟乎黨錮諸君子生丕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流回瀾噓祜吹生揚清激濁私相品題自立禍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卒使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矣

靈帝名宏章帝玄孫昏弱太甚紀綱板蕩英賢廢錮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崇寵宦豎方於父母殄滅善類過於寇讎災異迭至史筆屢書而帝略不省方且廢皇后殺大臣戮諫官作列肆於後宮封宦官十二人為列侯多士之憤盈襟四海之怨滿腹於是千里之草乘時蔓延二袁之兇從而召釁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天命隕絕不可復救矣帝崩皇子辯即位董卓廢為弘農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獻帝名協靈帝次子當此之時人心天命百無一存三十一年之間宦豎用事姦臣執政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朝廷但知曹氏不復知有漢矣操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許伏后與父寄書令圖之事泄操遂收皇后璽綬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帝時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曰不能復相救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將后下暴室幽死操立女為皇后操死子丕逼帝禪位遂篡漢

室原夫前漢之將亡也天下猶乂安四夷猶賓服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歌之思及後漢之將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天命人心百無一存故使聖哲之君尚恐馳騖不足而況昏庸之主哉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四

西漢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四年東漢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年兩漢總二十四世通四百一十年西漢高帝文帝武帝宣帝東漢光武明帝章帝王通以七制稱之其餘無取焉及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

蜀漢　都成都

昭烈帝姓劉名備字玄德中山靖王之裔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乃英雄之器焉崎嶇戎馬之間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弱迹日孤氣不少挫志不少懈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念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權沮勍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諸葛孔明躬耕南陽自比管樂及帝枉駕就見三顧草廬慨然從之而天下第一流人物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矣又能結好孫權赤壁之戰使曹操父子殲殄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信必道不拾遺強不陵弱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又有關羽張飛為之爪牙一時文武智勇之士皆為其用於是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方亦云

鑒矣自東漢之亡始即帝位以承漢統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方之曹操治命留連妾婦之態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語皆可師法則知昭烈天資既高而克己亦力矣在位三年壽六十三

後主昭烈太子名禪材雖中下建興之初乃能委任賢相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關又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隕星告變賢相云亡於是姜維產禍閹官專政如汶遊觀越旬方返雖無緣崖之寇其能久有國乎綿竹之戰臣死於君成都之降子死于父勢窮力蹙束手就縛而亡為魏所滅天下始絕望于漢矣魏陳留王始得進承漢統

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三年

魏　都洛陽

文帝名丕曹操長子操小字阿瞞乃中常侍曹騰養子嵩之子也或曰嵩本夏侯氏操本漢臣因亂乘時而興破張繡走二袁馘呂布降劉表戮張超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晃於亡虜御軍五十年手不釋卷四方獻奉與羣下共之遂能鼎立三方終成篡奪其姦惡之稔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生殺除拜不出漢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歷觀老瞞平生所為如夜臥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鴆酒盈一杯其深姦極詐不可殫言迹其天資暴戾慓悍禍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終身朶頤炎鼎曽不得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顧以勢所未可緩而圖之則得之可以稍安其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幾數百語罔不區處詳盡獨篡漢一事則嘿無一言

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簒逆之惡於子孫此
其操心甚不仁矣操死丕始簒漢即位以來雖雅好
文學偃兵息民究其簒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
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爲萬代首惡然而猜
忌宗親嫌疑日作致使親親之間婚媾不通同氣乖
絕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廢骨肉反疏異姓更親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人道絕緒禁
錮明時此世反常之妖也至於犬彘亦有同類相親

何況人乎而帝之德爲何如哉卻乃專任異姓司馬
氏托爲心腹世執魏政終爲司馬氏一挈而歸晉矣
魏統乃絕嗚呼且芳髦之不得其死陳留之於滅國
終爲異姓之所簒豈非天之報漢乎簒位七年壽四
十六
明帝名叡文帝太子嗣位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
屏絕浮僞行師用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
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
言聽吏民上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
亦省覽審究竟無厭倦亦庶幾焉在位十三年壽三
十六
按史斷論曰嗟乎德政不脩驕侈太過大營
宮室土木盛興晩年鑄銅人起土山賜予亡
度帑藏空竭侈靡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況
且公行文帝任異疏親之忌禁錮親親骨肉
之情不敢通問慶吊隔絕者久矣東阿王植

表上求通親親之好帝但以優文答之耳書
不云乎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文王
刑于寡妻及于兄弟以御家邦易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而帝反是道薄同氣而厚異姓
孰不知亡秦者劉項非嬴類也簒漢者并操
非劉氏也國家安則同享其福危則共受其
禍者同姓也安則享其祿危則不同其難者
異姓也今帝疏忌親親而任異姓致使司馬

氏父子祖孫雲仍秉政而勢所趨騷騷乎如大之向炎而不可遏正所謂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矣及其司馬之篡陳留亦猶曹丕之篡獻帝豈無天道乎且魏之子孫雖五傳而無五十年之國者任異姓終爲異姓所滅也天道好還其肯舍諸

邵陵厲公名芳明帝養子以齊王爲太子入繼大統于時大臣攬政太阿倒置國政昏亂制度累更曹爽雖誅司馬懿當政雖欲久處尊位其可得哉乃爲司馬師所廢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三

高貴鄉公名髦文帝孫也才慧夙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太學講書易記禮之文彬行盛禮有文帝之遺風在位六年壽二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輕躁忿肆爲謀不密以黃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戈與臣下較一旦之命卒爲司馬氏賊臣賈充令成濟援戈刺之刃出于背隕車而崩

陳留王名奐操之孫併蜀滅漢始得紹承漢統然當是時司馬之篡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魏久矣漢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魏之篡漢凡五傳至陳留王始滅蜀紹漢未幾亦爲司馬氏所取昔東阿王表有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殁同其禍者親親也表上已來不一傳而爲司馬氏所廢再傳而爲司馬氏所殺再傳而爲司馬氏所篡卒以應其植之表也嗚呼晉之篡魏亦猶魏之篡漢天道倚伏之機豈肯舍諸其祀乃絶在位六年壽五十八

魏之立國凡五傳共四十六年

吳　　都建康

大皇帝姓孫名權孫堅次子東漢末孫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鷙剛果當時鮮及觀其導溫戮卓

不許和親汛掃陵寢平塞發掘可為壯矣其後為吾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死于勤王而死於助紂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撣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襲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奇用計當時諸將皆江表虎臣為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在位三十年壽七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荆州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

會稽王名亮大皇帝次子以童孺之姿乏賢哲之輔輕躁果銳為謀太疎潛位不終理所必然為孫綝所廢在位十七年

琅琊王名休大皇帝中子以宿愛舊恩任用非人不能拔用賢才改弦易轍雖尚詞好學何救亂亡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而友于之義薄矣在位七年壽三十

烏程侯名皓大皇帝之孫天性凶頑肆行殘虐忠諫者誅讒諛者進公卿大夫頸血相濺是以羣下人人自慄虐用其民窮奢極侈司馬炎乘釁昏亂大舉伐吳束手就降晉封為歸命侯不為不幸矣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二

吳之為國凡四傳共四十九年

兩晉

西晉

武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懿之孫昭之子初操辟懿為文學掾籌畫軍國奇謀屢中自以兵動如神謀無再計及其受遺二主弱寡欺孤恣行詐譎幽置諸曹

於鄴既承忍死之托曾無狗生之報脅制之威同于莽卓大柄雖移簒謀未就至炎遂取魏而代之是謂晉武帝承魏人奢侈之後初從儉約絶纖綸之貢去雕琢之飾頗好讜言留心聽納劉毅皇甫陶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宏略大度亦庶幾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静家給人足聿脩武事思啟封疆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仗王濬杜預之决役不二時江湘来同掩唐虞之舊域須正朔于八荒雖太平未洽亦足為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簒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五

按史斷論曰嗟乎儲嗣庸才公輔近局藩鎮地大法制不脩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立賈充親嘗弑君而乃輔相初政又皆小人竊位扇佞媒姦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西晉之亡卒坐于此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災異頻仍太廟殿陷星隕如雨日食正旦至連三年屢書為古今之大異迹夫司馬氏以陰賊簒弑取人之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姦回風俗尚虚浮士大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貨賂公行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于民欲保邦而長世得乎

惠帝名衷武帝太子材質昏愚不辨菽麥嘗在華林聞蛙鳴問為公私歳荒民飢乃曰何不食肉糜其不慧也如此嗟夫忠賢路絶讒諛得志皇后太子四廢五復莫能詰問東奔西逸受制他人莫適為主上不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知禍端識者謂足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在位十七年壽四十八

懷帝名熾惠帝之弟天資清劭過惡不彰而為胡漢所擒俾着青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璽之忿焉終為劉聰所害在位六年壽三十

愍帝名鄴武帝孫以秦王為太子繼統僅得虚名服

廪不給薦被園辱輿櫬出降蒲伏告𢖍廷洗爵執蓋識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焉自此司馬氏之晋絶矣乃為劉聰所弒在位四年壽十八

按史斷論曰魏文帝青龍四年寶馬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像至於晋也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啓封於晋傳至愍帝足七代此石馬之數焉至於東晋之分元帝也實非司馬氏之裔牛氏之子明矣緣晋之得國也以不義故天惡馬氏而以牛氏代之豈非天道歟

西晋之為國凡四傳共五十二年

東晋　　　都建康

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曽孫琅琊恭王覲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金而生帝而冒司馬氏之姓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晋者皆裹糧而歸之太興元年始即帝位遂都建康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言是為東晋帝天性簡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王導正色直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彩布帳練幃詳刑簡化史氏稱其光啓中興非溢美矣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才具不優器志非遠初以懷帝之命来臨江左國有緩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自為封植之謀無慷慨赦時之志懷帝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嗣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所宜動心而顧

乃坐視神州陸沉戎馬縱横曽不以介意焉方且陽為出師遷延不進迺嫁過於督運之稽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莫此為甚吾誰欺欺天乎

明帝名紹以冡子龍袞位王敦包藏禍心杀順神器帝潛謀獨斷躬率六軍掃除姦宄未期年間敦黨悉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斷曰惜乎漢明帝時雖有桑門之學其教未行至於帝也縱桑門竊道藏作佛書益猖桑門之禍況時尚黃老學莊子大覺之旨而立禪教故先儒謂禪教始於莊子佛教之興自此始也

成帝名衍明帝太子頗務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慊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初帝幼冲每見王導必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凡王導入帝猶為之興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足稱者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政出庾亮刑賞顛錯咸和之初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涕泣則亮之專權擅政可知蘇峻狂悖逆謀未彰亮廢置失宜激成反狀遂致遺憂母后遷帝石頭黨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斬峻平亂則社稷幾非晉有矣

康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以琅琊王為嗣享年不永無足稱者在位二年壽二十三

穆帝名聃康帝太子襁褓之資母后稱制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時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乃用殷浩蕩平關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之威令自此一歸桓溫矣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哀帝名丕以琅琊王即位四年而崩壽二十五

廢帝名奕哀帝母弟政出桓溫太阿倒持虛器[illegible]初桓溫蓄不臣之志欲先立奇功以鈞浮譽及枋頭之衂音畜威名頓挫遂謀廢立覬長威柄於是廢帝為海西縣公在位五年壽四十五

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桓溫既仗文武之任屢植大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乏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謝靈運迹其行事以為赧獻

原缺

通鑑博論卷中

南朝

宋　　都建康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乘桓玄之亂首倡義兵起於草萊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整旅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則廣固潰卷甲南趨則盧循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征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者然自以威名日盛遂廢恭帝為零陵王而篡其位焉且取國以來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絕希嬪御寡少不畜私藏孝於父母又詔幼主當朝毋后不得與政此入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之良主也篡位三年壽六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不暇援舉千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遽還志在篡國蓋一舉足而赫連氏已躡踵入關中矣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識者每為之歎息焉夫劉裕誅桓玄討篡晉之賊興復晉室固自以為有大功於晉曾未幾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復以兵守之喻月而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既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天道哉

少帝名義符武帝長子體易染之資稟中下之質外物錯亂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遊狎無度施為乖戾徐羡之檀道濟等廢為營陽王後殺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檀道濟等既廢少帝為營陽王乃以宜都王繼統即位以來躬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惟以簡靖存心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政平

訟理閭閻之内講論相聞後之言政者皆稱元嘉焉
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内無股肱之臣外無爪牙之士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朝廷之上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而又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喪師旅將非韓白而延寇壓境職此之由厥後魏人攻破六州丁壯嬰孺駢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亘春燕來歸至巢林木元嘉之政衰焉善乎司馬公論之曰文帝勤於為政子惠兆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卒及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乃為張超之所弑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為人機警勇決學問愽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又善騎射首倡義旅不逾月閒勦除逆亂師直為壯成功固宜在位十年壽三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即位未幾酒色玩恣情所欲誅伐諫士大興土木賞賜嬖幸帑藏空虚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發痛下盖亦幸矣
廢帝名子業武帝子凶悖轉甚誅戮無度内外亦目假使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殞其軀况兼此衆惡不亡其何待乎帝為湘東王彧所弑在位一年壽十七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以湘東王入繼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篡位八年壽三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猜疑諱忌言語文字有疑似之語犯即加戮而又保字螟蛉勦拉同氣晚年以神器付諸李氏作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劉氏之絶斯實録矣
蒼梧王名昱異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偽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罔節誅戮無常未五年間而蕭道成弑之議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姓以絶其國

在位四年壽十五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
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
出宮封汝陰王復弒之嗚呼帝雖在童稚能發斯語
其見亦甚遠矣在位二年壽十一
宋之為國凡八主共六十年
齊　都建康
高帝姓蕭名道成蘭陵人仕宋為相篡位自立以身
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珠玉之玩
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珍奇異物毀棄不用
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而又訪
政術於劉瓛詢得失於羣臣焉篡位四年壽五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究其當劉宋傾危之際不
能與袁褚諸人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
隆宋祚為宋忠臣又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
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
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勝
合亦庶幾近正矣廼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
已委質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
弒逆又盡勦所含之族而殄其祀焉聽鼠竊
鶏姦計百出積惡剏業何以傳後齊祚之不
長視六朝最甚焉豈無故夫
武帝名賾高帝長子即位之明日詔免逋城錢革晉
宋之弊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
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
世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止有僧法智作亂帝遣王玄
邈討平之時府庫充溢弛役便民百姓豐樂盜賊屏
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靡然亦有齊之良主也在位
十一年壽五十四
鬱林王名昭業武帝嫡孫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
皇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宸極既而愆
鄙內作猜忌百生禍起宮闈身亦不保齊氏之亂胚

胎於此矣為蕭鸞所弑在位六月壽二十二

新安王名昭文鬱林王之弟也當時軍國大事盡總於鸞乘輿起居皆諮稟而後行則亦寄生而已矣蕭鸞未幾再行弑逆遂篡大位在位六月壽十五

明帝名鸞高帝次兄始安王道生之子篡位以来數行誅戮疑忌横生術數是用既而自賊本根枝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篡位五年壽四十七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第二子既立嬉戲亡度所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恥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剖孕婦而觀男女之胎誅鋤大臣人人不能自保蕭衍起兵遂廢帝為涪陵王兵至帝遇弑在位二年壽十九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當是時四海分裂人厭齊亂雖欲不梁其可得乎乃為蕭衍逼取其位復使人殺之在位一年壽十五

齊之為國凡七主共二十四年

梁　都建康

武帝名衍與齊同姓進大司馬相國梁公後進為王逼齊禪而篡之即位以来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内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禪之請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内無事厥後侯景舉兵

困帝於臺城飢餒而死篡位四十七年壽八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晚節末路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閟笑其故何哉議者僉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沙門之教三舍身於同泰寺為寺奴羣臣以億萬錢贖之致使沙門法慶等與李歸伯作亂自

稱大乘以歸伯為十住菩薩乎魔衆司定漢
王兵火連亘干戈橫作社稷幾動此佛氏之
禍也帝尚不悟尤敬信愈篤變夏爲夷堂堂
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
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爲夷狄
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
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夫以犬戎沙
門之學棄君臣絶父子裂綱常滅道德人倫

天理至於敗缺而末流之禍其烈如此且帝
既二紱其君而爲天子却乃背棄上天諂事
胡神厥後困於臺城乃嘆曰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亦復何恨病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
再曰荷荷遂餓渴而死傳之三主九年子孫
皆不得其死天之所厭滅亡宜矣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二子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贍
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位宸極受制賊臣卒罹土囊
之痛焉梁祚將傾天文告變雖才如周公亦難甚定
况是文成宮體何補滅亡賊景陰慕弑之謀蕭棟陽
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爲景所汙矣在位二年壽四
十九

元帝名繹簡文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覆沒君
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繼
而徵兵湘州少不如意則含忍以就大事可也而遽
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冀戴以隆

梁祚可也而不禀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帝終始一
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繞國纍希覬身謀師
出無名何以討賊身在漂搖卼音兀臲音臬之中不思保
國之計方且御龍光講老子竹殿藏書至十四萬卷
其亦愚敎之甚矣卒致喪師囚身被纍所執豈非上
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豈可誣乎故先儒直以梁
之賊子無君無父之罪斥之蓋以此也後爲蕭詧所
弑在位三年壽四十七

敬帝名方智元帝第九子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辯陳霸先奉帝還建康足未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來而僧辯遂納淵明矣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而敬帝復位當是時天心厭亂梁鼎屢遷曾不數年竟為陳霸先取而梁亡焉在位三年壽十六

梁之有國凡四主共五十六年

陳　都建康

武帝姓陳名霸先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飾金翠篡位三年壽五十七

按史斷論曰嗟乎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跡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於觀闕前而不知恥曾未期年又復幸寺舍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汙衣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文帝名蒨武帝姪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挍籤於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矣在位七年壽四十七

廢帝名伯宗文帝長子性懦弱乏君人之器及即尊位政刑皆屬於安成王頊未幾廢帝為臨海王在位二年壽十九

宣帝名頊武帝次姪廢伯宗自立初文帝知冢嗣仁弱蚤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涕泣誰不信之及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弱寡殄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若其昵愛叔寶以江總為太子詹事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微行幸徵帝聽則又僅免總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之亡實在於此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而周之太子贇陳之叔寶已同時貽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宇內而三國之君曾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意夫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三

後主名叔寶宣帝長子因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不

脩內政不虞外難乃自賣身於佛寺為奴及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屠工未畢天火從中而發盡焚之明年國亡其於天道若何律其所為以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厥後隋師壓境邊報星馳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誇天塹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

史者為之發笑在位八年壽五十二

陳之為國凡五主三十三年而合於隋

北朝

魏　都平城今雲中

武帝拓跋氏名珪始爲典午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始有併吞中夏之志焉什翼健繼之征伐四克威震蠻荒始改都立號恢建大業珪嗣位稱王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始乃改元稱帝

迹其恢拓中原留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詣軍門者不拘少長皆盡其言片善寸長咸蒙敘用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略所至震響方且營宮室正畿封端經術平度量入學以舍萊計口以授田遣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者黜陟之况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晁崇以攷天象造渾儀有鄧彥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謐以撰郊廟社稷朝覲享燕之禮

制度規模煥然改觀美矣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九

按史斷論曰魏其世本鮮卑乃以天女迓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其無知也甚矣史載漢李陵之後也固宜及其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以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墻殞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戚也哉乃為清河王紹所弑

明帝名嗣武帝長子享國不久然兼資文武禮愛儒

生每與崔浩論事言如鹽酒軍國密謀浩咸預焉有
足稱者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

太武帝名燾太宗子聰明雄斷威畧赫然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勇戎軺四出周旋夷險北却蠕蠕音軟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勲勞之家不與親戚愛寵未嘗横及涖兵臨陣常與士卒同甘苦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中量才授任不論本末恩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法亦不輕假及乎華浮屠沙門之教正中國道德之風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内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乃自謂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除此歷代之穢物凡此數語可見帝王之規模雄才大畧傑出前代有魏之業光邁南北宜矣在位二十九年壽四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性果於征戰殺掠屠戮以人為嬉積屍如山流血成池曾不饜足人皆畏死莫保性命其中常侍宗愛屢有過惡恐罪及身遂行弑逆不仁所致豈偶然哉

文成帝名濬世祖嫡孫崇尚胡教再闢沙門境内虛耗朝野棼棼遂與時消息靜以鎮之在位十四年壽二十六

獻文帝名弘文成太子燕資雄斷故能吏清漠野大啓南服在位五年壽二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溺好佛氏之術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寂滅雅薄富貴常有厭世之心一旦敝屣大位付之稚子自以為太上皇舉太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禍始宮闈為馮太后所鴆身死婦人之手悲夫其奉佛以求福

何佛不能免耶蓋積德者天祐之為惡者天殃之此天道也宜矣初禮部尚書李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疑之人有告敷陰事并其弟奕誅之馮太后由是怨太上密行鴆毒焉

孝文帝名宏獻文子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又愛友諸弟終始無間嘗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

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寬慈聽覽政事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案多自尋省官無大小罔不垂心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己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能靜盜者必見褒賞為聚斂者必加黜罰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南北征巡有司請修造則曰粗修橋道通車馬則止兵過淮南如伐人木者必留絹以償其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洽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崔光邢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習詞翰者莫不糜以好爵文風爛然天性儉約嘗服澣濯之衣宮人之不執機杼者則罷之錦繡綾羅之工則罷之加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

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畀以死而父子之恩大傷文明太后於帝既非己出又嘗手鴆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帝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詰亦宜絕之比其喪也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顛倒紊亂而莫

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而孝
文於魏號賢明之君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
例論也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於斯而太
息焉

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年幾弱冠不能親決萬幾
勵精為治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
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三

孝明帝名詡宣武帝二子幼冲纂業政出後宮權歸
嬖倖胡太后臨朝稱制穢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乖
舛廣造塔寺以祀胡神諷貝求福無有虛日自漢明
帝佛氏入中國以来塔廟之盛未有如是之甚者李
瑒上言謂佛教乃鬼教也安得棄堂堂之政而從鬼
教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
教佛本出於人人死為鬼佛亦有死故曰鬼教太后
不納於是土木寖大力屈人疲盜賊蜂起封疆日促
享國不久非天意乎太后既鴆殺帝欲久臨朝乃立
未言之兒釗為幼主以臨其下爾朱榮引兵渡河以
討賊為名弒幼主太后削其腹沉之於河其廣塔寺
諷貝以求其福福果安在乎在位十三年壽十九

莊帝名子攸彭城王勰(音協)次子爾朱榮奉迎即位勤
於政事朝夕忘疲數覽民詞伸理冤獄是志方銳而
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爾朱兆因帝而弒之在位二
年壽二十四

節閔帝名恭廣陵惠王羽之子爾朱世隆等所立手
改赦文須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刻日太平後
為高歡幽辱矣在位二年壽三十五

廢帝名朗章武王融之子雖主號令國事盡由高歡
未幾又以廢帝疏遠逼遜大位而歸於武帝在位六
十日

武帝名修廣平王懷之子高歡迎立帝鑒前車之覆
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

舍高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宇文泰迎帝入長安軍國大柄悉由於泰帝方坐困窮乜塞之中而又恣情縱慾為人道所不為之事不亡何待宇文泰數其惡而鴆殺之遂立文帝而為西魏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為孝靜帝而魏之境土自此裂而為二矣在位三年壽二十五

魏自道武至孝武凡十二主八十九年而分為東西矣

東魏　都鄴今彰德

孝靜帝名善見清河王亶之子孝武奔長安丞相高歡遷都于鄴當時國政盡出於高氏帝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救敗亡蓋其世僅一葉年僅十有七載而見滅於高洋之齊矣在位十七年壽二十八

西魏　都長安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丞相宇文泰鴆孝武而迎帝立於長安雖負剛斷之資而國柄久有所屬矣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

廢帝名欽文帝長子宇文泰執政置帝於雍州在位三年壽十九

恭帝名廓廢帝之弟乃禪于周封宋公明年見殺在位三年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北齊　都晉陽

文宣帝姓高名洋丞相歡次子逼東魏禪篡位晉陽得國之後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受矢石屢犯艱危多致克捷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整肅喟而嘆曰高歡不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却篡位十年壽三十一

按史斷論曰嗟乎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慾淫昏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綉或袒露形體塗傳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晚年恣行屠戮幽二弟浚渙於地牢越歲而竟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四

家盡赤其族殘酷兇虐無復人理有傷天心
簒位十年而暴殂豈非天之所報耶
廢帝名殷文宣太子立一年常山王演廢之壽一
十七
孝昭帝名演文宣母弟早歸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
籍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輕徭薄賦廣求民瘼內無
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學
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日昃臨朝每訪左右冀
求忠讜于時國富兵強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年
足使秦吳旰食遠圖不遂議者深惜之簒位二年壽
二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違捐遺德之諫而行簒奪
於始背婁太后之訓而殺濟南王於終輕許
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以爲太
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斃之於亂[illegible]
稱孝友是特匹夫之細行耳

武成帝名湛孝昭介弟以長廣王入嗣大統帝風度
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足稱者在位四年壽三
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愛狎庸豎委以朝政帷幕
之間淫侈亡度李后嫂屬縱恣侵凌既辱其
身又殺其子未幾又困逼之俾幾抵于死焉
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湯武弔民伐罪自
李氏載可也
後主名緯武成長子秉中庸之資懷易深之性輔之
以中官屬之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廣崇塔廟
褒寵僧尼酣歌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一日萬
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賦斂苛浚帑藏罄
竭時太后與沙門曇獻通諸僧稱曇獻爲太上皇帝
入朝見二尼於太后之側帝悅而幸之乃男子也悉
誅之其人倫家法皆爲釋氏所亂一旦邊塵告急顧
乃攜孥嬖幸脫身逃竄以危邦隊業傳之幼主已欲

竊揖遜之美而嫁滅亡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
不容也假手於周理則然矣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三

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後周
滅之

後周　都長安

孝閔帝姓宇文名覺泰第三子也逼西魏禪立國之
初柄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之資終致蕭墻之
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哉乃為晉公護弒之篡位一
年壽十六

明皇帝名毓泰之長子也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
芟除而剿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柄猶
總於護既不能剪芟禍根而又資以兵政虎而傅翼
為護所弒自殞其軀哀哉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武帝名邕泰第四子謀慮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
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天性明察
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
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疊
疊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
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難故能得人死力及入
齊境踐傷苗稼者亦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
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
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可謂善處勝矣帝
天資不凡智識高遠超越前王乃能辯三教之邪正
以儒為先所以尊治道也以道為次所以尊天道也
以釋為後所以斥夷狄也故能為萬世後人之儀則
焉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

宣帝名贇武帝長子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
一朝殺之如斃犬豕喪僅逾年恣情聲樂遊宴沉湎
旬餘不出嫌疑骨肉剿拉同姓群臣奏事悉倚宦官
遂傳位太子自比上帝改元大象稱天元皇帝並立
五后冠通天冠帶綬為上帝像群臣入朝皆清齋三
日乃令入見又設天尊像及胡神像與帝座並列令

優伶呈技於前令士民縱觀之隋公楊堅謂汝南公慶曰骨肉既削諸藩微弱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遂謀篡奪帝備法駕幸天興宮瘖瘂不能言而暴殂豈非天所戮也在位一年壽二十二

靜帝名闡宣帝太子越自幼冲紹茲昏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孫楊堅乘茲骨肉削弱之餘遂殺畢王賢等六王自稱為隋王談笑之間遂移神鼎在位二年壽九歲

後周立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

隋　都長安

文帝姓楊名堅周之元舅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不能匡主庇民聽釋氏之惑遂竊周鼎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斷銳志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鄴而陳亡矣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昃忘倦居處服飾務在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每年遣使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充實百姓富庶蠻夷小國莫不稽顙稱臣奉珎入貢可謂盛矣篡位二十四年壽六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素不學問又濟以刻薄之資是以尊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為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帝為獨孤后所制後宮莫敢進又陰殺所幸帝怒單騎出走中夜不反而夫婦之道乖囚勇於東宮付阿摩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虞慶則元勳宿將誅退畧盡而君

臣之義莫有存者纂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
其所為至於不肯降志僶然與漢后之視王
莽相類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視父兄如
路人蓋與梁武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
追東宮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
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乃為太子廣
遣張衡弑之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弑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
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之後
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
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
險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姦除諫臣以護其短
荒淫無度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
弑父殺兄禍出不測踰年之後一日殺其猶子七人
螻蟻人民沙泥金帛耗儲峙於玉門柳城之外頓師
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宮洛陽渠通濟狩揚越巡朔方

斬刈民力殺掠甚衆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猜忌羣
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藩邸舊臣或惡其訐直或忿
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無辜受
戮不可勝計政刑紊亂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
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
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在處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大則稱帝王小則攻郡邑
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竊狗盜不足為憂縱虺

為虵莫肯念亂於是李密蕭銑竇建德王世充薛仁
杲與夫劉武周劉黑闥之徒皆磨牙搖吻以相吞噬
及有羣盜數十人自稱彌勒佛而入闕內乃奪衛士
兵為亂動搖宸極幾遘大變以其崇尚之故此釋氏
之禍也後遊雞臺恍若見陳後主而語曰龍舟之遊
樂乎始謂致治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遊逸何見罪之
深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帝叱之遂不見自至
江都荒淫益甚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

衣徧歷臺館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嘗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酒耳因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郎將司馬德戡等立宇文化及作亂德戡使裴虔通率兵入宮將軍獨孤盛拒戰而死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閤虔通兵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出宮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於是引帝還殿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斃於矢刃老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於爾輩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帝子趙王杲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衣遂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撤床簀以裹其屍受禍之烈前代罕有也篡位十二年壽五十

恭帝名侑煬帝之孫及煬帝南遊江都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侑爲帝王世充乃立越王侗爲皇泰帝於東都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起雖欲爲隋庸可得乎遂禪位于唐矣在位二年壽十五

皇泰帝名侗煬帝孫凶問至東都王世充立之後復篡之乃遣人鴆帝帝請與太后別不許帝乃泣曰願後世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在位二年壽十五然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畧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 不入正統

隋之爲國凡三主三十有八年

唐 都長安

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仕隋爲太原留守因隋之亂與子世民起兵太原以取天下初伐西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

應乘勢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巳定於此矣遂逼取隋禪而自立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賢臣錄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元年沙門高曇晟與沙門五千人反自稱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改元法輪兵起漁陽民多被害乃遣將悉剪兇醜及降李密俘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殄仁杲六年之間海內咸服纂位九年壽七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巳昵褻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嗚呼且帝受隋之命托於藩鎮其恩榮之大者也柰何不以臣節事君又不能教子以義反從子而為大逆竊亂帝官奪君之國其罪果何如哉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有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殺兄太子建成而自為皇太子帝值孫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其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之初時當承隋之富庶首用讎臣王珪魏徵放出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臣入閣奏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孫伏伽諫騎射魏徵諫封禪張玄素諫起幸皆聽納之其餘刑獄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罪戒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恐其侈也制度紀綱燦然畢舉除肉刑笞背欲如五刑之禁暴是以貞觀之治

斗米三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天下一年之間斷死罪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時西戎有胡僧來善持佛呪能呪人死復呪可活帝擇飛騎壯士試之皆如其言帝以事告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乃命僧呪奕奕無所覺須臾其僧忽自僵仆若物所擊而死婆羅門僧又持佛牙至甚

堅無物可碎衆以為異奕曰西戎有金剛石者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令予出角扣之應手而碎遂解衆惑帝方知佛教非中國之正道乃外夷之邪教也勑令傅奕集魏晉以来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此可謂明矣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大

安畧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央置酒寥寥一書而父子之恩太簡此不孝之大者也寵泰廢恪猶疑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其大者刧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且骨肉者祖宗之遺體也一旦棄義而殺之曾無悼戚傷及骨肉是傷祖宗之遺體也其毒至如虎狼之殘狠未若是也又且他日亂弟之婦與其生子又使之繼弟之後又欲立以為妻瀆亂彝倫可勝算哉此皆人不忍為之事而帝獨為之乃為帝範以為聖帝明王之法於心能無愧乎人稱太宗之賢者以其修德施恩欲掩其惡使天下之人皆慕其德而忘其惡此所謂假仁義以安天下之心非帝之本心也故在位二十三年雖號治平善惡猶不能相掩惜哉故唐之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

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姦臣跋扈凌遲有五代之亂後世若以太宗為法蓋昏庸之主也大哉斯言垂訓深矣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即位之初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共政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李德裕之希旨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當時妖僧志覺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讖遂結好可汗欲為天子不果而敗末年事佛之徒鐵余等為亂曰聖佛出世自稱光明聖皇帝殺官吏焚民居其禍浸大帝命將悉平餘黨宗廟再安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按史斷論曰宗何烝父妾為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女后與政卒招晨牝之凶嗟夫

武后名曌照音武士彠之女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三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入寺髡髮為尼夫何王皇后一旦妬心忽生欲奪蕭良娣之寵陰使長髮入宮得以蠱惑嗣帝進位昭儀曾未越月大水入於寢殿此陰盛之兆也亂證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傾陷主母勦殺已生之子僭干天位虎狼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如獼猴兇孱無慚色骨醉王后蕭妃寵幸張昌宗張易之僧懷義醫者沈南璆淫濫彰聞於外幽廢嗣君以竊神器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之刑任用酷吏誅戮宗屬勦害大臣朝廷之士騈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唐之社稷革而為周賴五王張柬之桓彥範等誅二張中宗復辟迹其凶虐人神共憤千古腥聞實為天地間非常之妖孽也始因魏國寺沙門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曰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遂制頒天下

於是始受尊號革唐為周改元天授尊周文王為始祖旗幟尚赤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中宗子也亦改姓為武氏更唐太廟為享德廟閉而不享祀昊天上帝亦以武氏配享凡武氏祖宗之墓皆命之曰陵自是殺唐之子孫幾盡天下幾非唐有其禍之烈皆出於佛氏之門雖竊天下二十年而不致禍敗者何由以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其任賢之術不怠故也然而僥倖得保首領以歿厥後朱

溫隨黃巢為盜遂發其塚汚辱其屍終不能保全其身天之所報不免也以春秋之義斷之當為後世毋后竊亂之戒可不畏乎稱制二十一年壽八十一

中宗名顯高宗第七子也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贏十五年賴太宗功德入人之深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追曩昔天日之盟忘今日氷霜之戒縱焰妻之煽黨

信妖女之撓政姦惡日益淫穢滋甚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不保寵殺五王而功臣罹禍崇奬僧道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女謁厖行置員外官而政位冗濫用斜封墨勅而賄賂旁午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抜河召近臣入閤守歲觀燈於市恣情極慾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紛然無一條理雖歷憂患二十年憒憒然無所知復位數載狂惑如故豈非下愚之性不可移也迹中宗之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鴆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抑彼自絕於天耶在位六年壽五十五

睿宗名旦高宗第二子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之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傳之於子實

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在位三年壽五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以大事卒釀其妹之惡使姦臣黨附幾成逆謀自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兩罹女禍唐祚幾絕而復祀

玄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受內禪以臨淄王舉兵誅韋氏平禍難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

樂而黜宮嬪敘友于而敦骨肉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幸之臣欲禁奢靡則焚錦繡珠玉之玩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員外檢校冗員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瑞奏請載在史冊善政屢書當是時姚崇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張九齡尚直李元紘尚儉各隨其長以贊成治功以至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所指則虜王降將

宇文融楊慎矜善筭所及則雨粟流錢養馬則蕃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在畿內一時人才隨器所使罔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四裔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在位四十二年壽七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綉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嬖楊妃而飲鴆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闌運去兵起邊隅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

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宦官之禍納錢度僧而開釋氏之禍此三巨釁迄以亡唐自盲胡反噬玉環伏誅車駕西奔身家不能自保惜哉

肅宗名亨玄宗第三子收兵靈武乃即帝位反旆而

東號令朔方浹旬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朞月而關
隴底平故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
受命馬嵬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柰何見利而動
不顧其親擁兵平凉逗遛不進纔至靈武遽自稱帝
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之叛君也當軍旅變急
之中與良娣博奕刻乾木為子不欲外聞當此之時
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圍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
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魯炅之扼衝要香積

之陣無嗣業慓謹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
夾擊諫雖枯骨謀取范陽勸帥廣平無李泌之奇策
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繇是以知唐室再
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乘危篡
國目之宜矣于時紀綱不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
旌旄國之大柄而帝乃委一介之士徇行伍之情不
問賢否惟所欲與即以畀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
士又任用小人不得制之之術宦者李輔國乃東宮

皂隸俾預軍謀委之以政授之以兵寵過而驕不能
復遏遂殺建寧及遷太上皇鉗制天子濁亂國政致
使上皇以憂崩帝以駭沒而張后受戮於其手不數
月間父子祖孫相繼而卒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其烈如此嗚呼可不戒
哉篡位七年壽五十二

代宗名豫肅宗長子中官程元振所立少屬亂離老
於軍旅即位之始餘妖未殄迺能仗李郭之精忠憑

諸將之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心姦
渠授首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己而傷
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縉紳之姦回重衮綰之儒雅
修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凡此皆帝王難能之
事而帝悉能行之有足稱者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
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
自知宦者程元振掩蔽虜寇致亡社稷僅削

官爵放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
初為觀軍容使總禁兵之柄未幾又俾之判
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文武大政皆一刑人
專之是宜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来
瑱入朝遇讒賜死李光弼憤鬱至殞其生郭
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窮於無
訴遂棄勳庸轉為叛逆嘗觀代宗之世紀綱
不存而政刑紊亂其當時之所加意者以胡

僧不空為國公出入禁闥並無忌憚每遇寇
兵則令念仁王經可止之其西戎之兵連年
入寇而無虛歲社稷愈不能自安尚且置百
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出盂蘭
盆褒贈亡僧紛紛謬政載在史冊唐室大壞
實基於此真昏庸之主誠所謂釋化愚者然
矣

德宗名适代宗長子即位之初頗振紀綱勵精思治
總攬萬幾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跡滌底
滯罷貢獻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減常貢錦
千匹服玩數百事賦財皆歸左藏不朞月間美政迭
出是以四海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淄青軍士
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乎率是而行
貞觀開元亦不是過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治政未幾罷崔祐甫而相
盧杞復榷酒酤括富商錢詔增稅課又行間

架陌錢之法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愁嘆
連甍行路疾壓欲平盜賊而盜賊愈多欲抑
藩鎮而藩鎮愈強是以叛逆蜂起莽為盜賊
假息奉天困躓山南堂堂大唐危不容喘而
帝未之知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
推誠謂諫官歸過於朕謂羣臣不可倚仗謂
崔祐甫為護短謂姜公輔為賣直謂蕭復為
輕己猜忌百端強明自任興元一赦雖痛自

克責而大勢平難空言何補賴陸贄盡心於
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運漸昌
晚節悔過省非雖擯斥楊炎猶信用盧杞用
延賞之私怨奪李晟兵符取延齡之姦謀罷陸
贄相位於是直言左遷跋扈進爵柔佞收擢
辯給錄用茂宗以衰經尙主崔遠以諫官杖
流竇文場霍仙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
事益舛瓊林之積如山宮中之用如土遂剏

榷茶之法置欠負之庫立宮市之使月進日
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朝廷益弱而方
鎭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篤論君
子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

順宗名誦德宗長子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不幸寢疾踐阼姦邪肆志近習弄法而能委政冢嗣
以安社稷得爲賢矣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憲宗名純順宗長子卽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
開元故事慷慕不能釋卷欲庶幾二祖之治每延英
與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嘗與李絳諮諏時
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絪
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栻以無所可否黜權德
輿好惡如此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
福日削方鎭浸橫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
不惑羣議是以擒劉闢執李錡縛盧從史服王承宗
誅李師道平吳元濟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狼狽鼠

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
令幾於復振矣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者獲罪有
死者人人自危爲宦者陳弘志所弑在位十五年壽
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世難漸平侈樂一生姦人
皇甫鎛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
納至於罷裴度之相位迎胡人之枯骨郤韓
愈之正諫被妖誕之邪惑放出正臣寵幸邪

變遺笑萬古何詈赦之極也度既罷去鑄方
固寵憲宗自謂天下無虞驕縱彌甚以宦者
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
龍首之池中尉何人甘受其萬緡之獻而帝
之志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內常侍
陳弘志之謀遂行終為所弑於是宦人梁守
謙等以太子即位蓋帝中智之姿可上可下
之主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
忠良者欲以成已之事故能平天下悅邪佞
者欲以成已之欲故亦能殺其身嗚呼悲哉

穆宗名恒憲宗第三子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
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遽使羣臣釋
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
若胥梁騃子初無知者遂使柙中之虎復縱於原野
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
而即世焉在位四年壽三十

敬宗名湛穆宗長子以幾冠之年乃能聽韋處厚而
悟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感
李逢吉而釋崔發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
諷而宥李漢覽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
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
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
知洛陽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帝兩年所行
若忠賢久於輔道亦庶幾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
豈不優哉在位二年壽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失在幼少之時不親師傅
化為奢侈以蕩厥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
月忘哀宴樂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
常昵比羣小大臣罕得進見滅燭之變為宦
人蘇佐明所弒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昂而
立之

文宗名昂穆宗第二子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

奢侈之餘閹寺亂政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官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纖纖麗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代宦官女子蠹欲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也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嘗以累世變起禁闈充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不得其術欲以一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患不知為謀踈繆手足俱露卒至滎血禁塗積屍省地公卿大臣駢死牢户連頸赴戮天子暘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可嘆也夫迹帝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帝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乎文宗既崩宦人仇士良廢太子成美而以太弟潁王踐祚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時值王室微弱澤潞阻兵不惑羣言獨任李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在位六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惑於方士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崇玄館學士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不事浮屠之說然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有不同耳尚奚論哉武宗病革宦者馬元贄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即位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少歷艱難長而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隆宰相徵行以察取士得失盥手以讀大臣章疏故大中之時百吏奉法政治不擾幾十五年迄於唐亡者老思詠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壽五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知君人之小節而不知大體名為納諫受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爵

賞而人多僥倖名為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外則偏任大臣縱子納賂濁亂朝政內則專倚宦者把握兵柄操制國命又其大者懿安太后帝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穆敬文武四君帝嘗北面事之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晚年寵愛次子不定嗣位及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其昧君人之大體甚矣自是逆氣相乘禍亂交作天災告變數月之內叛者紛起自是盜賊滋蔓迄於唐亡然則天道之應果何如哉

懿宗名漼宣宗長子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沙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得乎及釁結蠻陬姦生戍卒五嶺轉輸震海動搖使於是時倚任忠賢尚堪濟難而韋保衡路巖之徒並處相位納賄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遐

方刑戮無辜恣行貶斥二凶當權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憤志不伸是以干戈燄野窮歲彌年彗星告變天戒昭昭而反宣示中外乃稱以為祥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今年幸安國寺明年迎佛骨於京師羣臣諫者甚衆帝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佛骨至帝果尋崩時諱之百日後而方發喪其不祥可知矣而福安在乎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按史斷論曰石趙姚秦非好佛之不篤趙有

佛圖澄秦有鳩摩羅什不能為二國之存齊
襄梁武及陳之君非奉佛之不謹此三朝乃
有寶公而不能為社稷之長久而帝不悟何
也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
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僧不可勝紀而族無
遺類矣其功德果安在乎使佛之可以為福
其趙秦齊梁陳之君及諸武諸韋之族而不

至於亡也迨乎後五季僭偽之世南唐之李
后主與后皆衣袈裟頂僧伽黎行則手掐佛
印跪拜頓顙至為瘤贅與后親削厠杖以供
沙門試之於頰稍有芒刺再加修製其求福
也若是比之梁武尤甚焉後趙太祖遣曹彬
伐之乃令城中皆念救苦菩薩其聲洶沸矢
石愈急况惑於左右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
變豈信敵人之言而降須臾城破身國俱滅

使奉佛果能免必為身家可保矣此數君者
奉愈篤而滅愈速何哉既受命于天而為天
子卻受戒於佛而為弟子棄天明命自取滅
亡故漢明其教入而十年暴殂晉明其教行
而三年促崩吉凶之驗邪正之辨已有徵矣
可不戒乎

僖宗名儇懿宗第五子以童孺之年為官人劉行深
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尚聲色毬獵足蹙

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怪矣一時宰相王鐸崔
彥昭雖有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盧攜
姦回輒相排阻巢寇本區區負販乘機鼠竊曾何足
以媒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姦回誤計高駢宋威爭功
翫寇不五六年間攻破州郡幾半天下渡江渡淮如
越無人之境遂致陷兩都污宮闕宰相稱疾不出天
子欷歔大廷乘輿播遷投身無所天星示變經旬不
止僖宗既崩官人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嗣位在位

十五年壽二十二

昭宗名曄初名傑懿宗第七子天姿明雋嘗以前朝威令不伸朝廷日卑鋭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践祚之始中外訢訢焉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其帝為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救藥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内刼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朱温逼帝都洛陽弑之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哀帝名祝昭宗第九子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遂禪位朱温在位三年壽十七

唐之立國凡二十一世二百九十年

按史斷論曰唐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弑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閹宦所立者七焉為所弑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弑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一二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之少何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内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内禪始也高祖納君之妾其後高宗納父之妾始也太宗亂弟之婦其後玄宗亂子之婦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前輩有云唐源流於夷狄故其閨門失禮

之事不以為異良以是夫攷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為長久其間治勢亦可得而聞乎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其治具皆不無可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其治體之厖駁視三代懸絕矣自唐之亡其遺酷餘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亂而後止天下紛紛擾攘不已人生斯時亦可謂甚不幸焉蓋太宗始以劫父而謀其君位殺兄而自立故其子孫之傳雖歷十有九代為人所殺者十有一焉豈無天道之報乎

五代

梁　　都汴

太祖姓朱名温後更名晃宋州碭山人始為黃巢賊黨力屈來降唐僖宗賜名全忠崇獎過分既受周帝節鉞不因立功又與宣武重鎮寵過而驕貪心未歇志欲侵凌遂行篡弒考其所為真巨盜耳篡國之後刑虐不悛賊殺無辜不念聚麀之恥淫亂兒婦未及七年乃為子友珪所弒屠之如机上肉殆與安祿山無異觀其殺迫之慘温以臣弒其君故有子弒其父豈非天之報也迹其罪戾王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賊梁篡位六年壽六十一

均王名瑱太祖第四子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天將廢之况均王實梁之子才不逮人寵姦擯賢賣官鬻獄貨賂公行政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遽絕蓋其父弒君奪國基本固不堅矣子孫安能久居乎兩傳而滅在位十一年壽三十六

梁之僭國凡二主一十七年

唐　　都汴

莊宗姓李名存勗克用長子本沙陀微種襲父爵為晉王功勳日盛因梁微弱遂自稱帝國號唐其麾下

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
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當是時諸侯陸梁跽
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可謂壯矣在位三
年壽三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滅梁之後信契令乖氣驕
志小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諛
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遊獵采民女借
二稅造樓觀殺勳臣史不絕書性酷好優伶
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吐氣或
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自號優名李
天下披襟當之至於優人敬新磨批頰而不
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
上哉伶人郭從謙作亂弒帝以樂器焚之此
所謂遽滅梁族之報也
明宗北夷狄種名嗣源為莊宗養子遭時之亂避逅
得國自此以来主天下者又一氏姓也觀其莅政之

初斬孔謙而去苛法誅宦寺而委宰相令百官以行
轉對選文學以共政事均民田廢内藏四方所上物
悉歸有司與宰相言米穀賤民無疾則欣然曰當與
公等作好事以荅上天誅贓吏褒清廉減後宫之員
損宦者之數念民力而免逋負之錢絶音樂而裁優
伶薄口體之奉而省庖厨戒田獵之為民害而縱鷹
犬惡冗負之費罷無益之使恤民力弊於轉輸而遣
諸軍就食近畿戒横斂斥私獻因失刑減膳十日以
謝幽冤彷戒諸道以謹决遣此數者王者事也雖自
不知書而其所為暗合古訓嘗夜在宫中焚香祝天
曰某本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
主精恍所發感通天地在位八年有年之書兩見于
冊為近世罕有民生斯時幸而休息焉故前輩稱其
為人純質性不猜忌美善頗多葢以此夫壽六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以戲殺子從璟而無父子
之恩以誣殺重誨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

諱言儲嗣眷戀把握不肯去手卒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一日而絶身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所致夫

廢帝名從珂本王氏爲明宗養子以潞王入繼大統方其入洛許軍士以入賞百緡及其至洛府庫枵然乃括民財而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衆石敬瑭兵至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在位三年壽五十一

唐之立國凡三主三姓合十四年

晋

高祖姓石名敬瑭沙陀人以唐朝禁臠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乃上尊號於契丹而稱臣契丹遂立敬瑭爲晉帝都汴京簒位七年壽五十一

齊王名重貴高祖從子舍桑維翰之忠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内政不修而外挑强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内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優伶多寡無算朝政日壞蝗旱水潦相仍國脉如綫方且今年括民穀明年括民財胡兵入冦境内惶惶猶調鷹苑内排阻人言遂使哭聲振天横屍蔽野其君就縛其臣伏辜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晋之立國滅三綱棄五常以叔母爲妻尊蠻夷爲父臣于契丹三者既失中國已胥爲夷矣故不待契丹立服黄袍而坐殿其風聲氣習之来侵已非一日矣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焉詎容以常理斷哉在位五年契丹執去後不知所終

晋之立國凡二主合十一年

漢　都汴

高祖姓劉名知遠沙陀人仕晋爲北平王少帝北狩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乗時而作也故一聞晋陽之稱帝而陜晋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款之不暇中國

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在位二年壽五
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知遠素非掃除纂亂之才
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
而况其始入洛陽遣使者殺從益及入大梁
制盜賊贓無多少皆死所為如此其能久乎
隱帝名承祐高帝第二子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
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威以諂媚

而得幸王章以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天變屢見史
不絕書而方且無故屠其大臣戮窮則搏自殞其軀
竟為郭威所弒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
如此之促者也在位三年壽二十
漢之立國凡二主合四年
周　都汴
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使二弒其
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貢獻奇珍碎後宮寶器詔

百官上封事又立訴訟法定稅牛皮法罷營田務立
租牛課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
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
道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
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篡位三年壽五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以文身而甘心從夷而
又偃然自處天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
人亦以毀傷為恐况帝既南面為君冐然自

處曾無怍容則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觀
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
處亦甚明矣
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焉
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
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是以革
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强於是南割江淮西克
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獲策出人

意表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有司簿籍過
目不忘發奸擿伏聰明如神閒暇則召儒臣讀前史
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羣下有過輙面責
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方
且與王處納竇儼之徒修通禮正刑統其制度文為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隣國
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
見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

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即位明年廢天下胡神
寺三萬三百八十六謂沙門之教夷狄之法其非中
國聖人之道遂革之可謂志出前代其規模豈小小
哉至若南唐主李煜遣其子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
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
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
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
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

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
益之嗚呼方之前代若君親親尚且猜忌又何況敵
國乎若非聖帝明王之德何以能之迹其注意元元
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耗
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
立兩稅限知早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
方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皂之侵漁也逋債不責償欲
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録囚徒恐多冤民也鑑自

唐宣宗之後政不及民將百年而後世宗出以人君
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與將相食曰連日之寒朕
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
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置諸殿庭以
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時稱聖人不亦宜
乎在位六年壽三十九或問帝既稱賢主何享國之
不永答曰天命久有所屬矣昔後唐明宗嘗祝天曰
某本胡人不能為中國主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是年宋太祖生時帝五歲矣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此天命夫

按史斷論曰惜乎符氏為李崇訓之婦夫死家破豈足為天下母帝則納以為后而夫婦之倫不正拱守禮為帝本生之父不能迎至京師奉養而父子之道有虧又其用法太酷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可恨夫

恭帝名宗訓世宗長子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在位八月壽二十一

周之立國凡三主二姓合九年

五代十三主八姓合五十四年

按史斷論曰歷攷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狐山窮谷之間鼯鼠鵂鶹狐狸魍魎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斃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販夷人之裔則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弑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

而莫之恥首足倒懸冠屨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剝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是以其間紛紛迭起黥髡盜賊冢晃魏栽者非但一國不數十年天命真人掃清宇宙一而為宋焉

五季僭據十國

呉楊行密始唐昭宗景福二年終晉高祖

天福二年傳四主四十六年
南唐李昪始晉高祖天福二年終宋太祖
開寶八年傳三主三十九年
閩王審知始唐昭宗景福元年終晉出帝
開運元年傳七主六十年
前蜀王建始唐昭宗大順二年終後唐莊
宗同光三年傳二主三十五年
後蜀孟知祥始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終宋

太祖乾德三年傳二主四十二年
吳越錢鏐始唐昭宗乾寧二年終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傳五主八十四年
楚馬殷始唐昭宗乾寧三年終周太祖廣
順元年傳六主五十七年
南平高季興始後梁太祖開平元年終宋
太祖乾德元年傳五主五十七年
南漢劉隱始唐哀帝天祐二年終宋太祖

開寶四年傳五主六十七年
北漢劉旻始周太祖廣順二年終宋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傳四主二十八年
右僭據十國起唐昭宗景福二年終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共九十三年

宋　都汴高宗遷臨安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也父弘殷為周馬軍都指揮使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之夾馬營及長容貌雄

偉乃遇周太祖討李守貞於河中以匡胤為開封府馬直軍使至世宗即位因高平之戰有功以匡胤為殿前都虞侯後伐唐累立大功以匡胤為定國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復加歸德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崩恭帝立契丹入寇命匡胤帥兵北伐晚次陳橋其周之將帥石守信等因恭帝之幼弱懼匡胤之權重故諸將畏其威德陰懷不軌之謀密有推戴之意乃相謂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

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曉黎明將校及匡胤寢所勢甚盛匡胤時尚被酒未起聞之攬衣徐興將校曰諸軍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其身衆即羅拜呼萬歲擁逼南歸乃攬轡誓諸將曰少帝及太后我嘗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汝等宜從我命毋得凌暴衆皆領命遂逼周禪而自立然帝起自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

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豈人力也耶先是平章韓通聞變自內廷奔歸欲率衆備禦軍校王彥昇遂至其宅殺之及其妻子帝惡彥昇擅殺不忠終身不受節鉞之寵乃嘉通之忠贈為中書令以禮祭葬之陶穀預為禪代之詔出於袖中終身不親任之此二者足可見其明矣觀其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

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篡位十六年壽五十

斷曰惜乎帝起自布衣以臣仕周周太祖世宗寵待之恩不可加也一旦忘先君之恩欺恭帝之幼而篡之乃曰六軍所逼不得已也詳夫黃袍備於軍中而詔出於陶穀之袖皆預為之也李處耘先日入報於帝矣何謂次

日醉臥未醒耶若果無其心正位之後賊黨石守信等推戴之臣誅之以正天下後世可也何反以榮爵之然其取周之心有諸後帝不豫召晉王囑以後事有引柱斧戳地之聲而帝不得其死豈無天道歟

太宗名炅音潁太祖弟沉謀英斷儉勤納諫務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號稱治平在位

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斷曰惜乎太祖不豫之時召弟入宮囑以後事柰何帝不踰意致有引柱斧戳地好爲之之語此乃急於一時遺臭千古者也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譏焉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昔舉人楊礪嘗夢至大殿有坐殿上者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後及進士第時帝爲襄王礪爲王家記室乃夢中來和天尊無疑故知帝天命真人也後即帝位繼承平之業得賢相輔佐內外無事四海安寧何其盛也然天書之降東封之事不免有所譏焉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五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始生號泣不止有道人詣曰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其啼即止乃謂真宗嘗籲上帝祈嗣上帝問羣仙孰往莫有應者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仁宗帝在宮中常喜赤脚是驗也履至尊以来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求直言罷封禪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宴私常服澣濯之衣嘗夜餓思燒羊左右請宰之帝曰恐膳夫自此以爲例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嘗活千餘人時無濫刑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

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然廢郭后一事爲仁明之累耳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英宗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太宗曾孫也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

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後世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哉在位五年壽三十六

神宗名頊英宗太子孝友謙抑厲精圖治將大有為而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騷動天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卒成禍亂惜哉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幼沖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奸復用假紹述以反前政報復善良黨籍禍興國政以弊焉在位十六年壽二十五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非若孫皓之暴晉惠之愚隋煬之惡亦非有曹馬篡弑之報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而政治怠矣然帝文章詩詞之學匪所不通尤精於書畫雅好

博奕故先儒論曰帝風流儒士耳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善能為翰林學士而不能為天子故於治道迂矣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專政六十餘年奸偉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寇至而不告中外寇迫而不撤綵山怠棄國政日行無稽於是天文數變災異迭出猶不警省及閹者童貫等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至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

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因北狩崩于五國城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四

欽宗名桓徽宗太子遭宋運中微因金虜南侵受徽宗內禪在位僅及二年同徽宗北狩及為完顏亮所弒觀史者莫不為之嘆息焉壽六十一

以徽宗論曰昔古之君天下者以天下為憂前宋之亡也以天下為樂自謂高居萬姓之上奢靡太甚侈樂無厭大崇宮室寢旌諂諛

黨錮忠良是時金兵擾邊連年不絕邊報星馳天文告變尚且信惑邪佞妄以祥瑞蠱惑天下曰金芝產萬歲之峯八閣皆琉璃之瑞使天下稱賀不已皇天變怒彗星現東北宣和殿地陷京師地震太廟鬼哭神宗廟碑血出聖祖廟神像有淚天現黑白二炁析裂有聲大內火發後宮盡焚男子生孕婦人生鬚洛陽人生子無臂萬歲山羣狐對飲宣和殿狐升御榻宮中妖現鬼夜出勾芒神土像有淚土牛為鬼斷其首賣菜男子入宣德門以手指內傳二廟祖諭過闕封茶肆龍現為軍所殺此皆亡國之兆也方退位為太上皇而立欽宗元年金人陷京師挈書史寶貨民閒子女財物及執二帝及諸王后妃席捲北行金人乃立張邦昌為帝以君中國宋室乃滅嗚乎昔在承平嬉戲內生鉗罝宗室去其爪

牙及宋室云亡二帝被擄其諸王宗族無一人有兵可赴難者致使二帝延頸就縛豈不惜哉若非康王脫身虜寇再造宋室而趙氏之血食絕矣可不戒乎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因徽欽二帝被金虜所執而去帝收兵恢復又得徽宗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遂即位於應天府改元建炎然忘君父之讎為姑息之計是時名臣如宗澤李綱張浚趙鼎韓世忠岳飛劉琦吳玠吳璘等皆負經濟之才而四方精銳之師日盛恢復之功實不難成而猥懦退怯前惑於黃潛善汪伯彥後惑於秦檜專主和議枉害忠良使忠義之氣鬱而不伸中原大半淪為左衽帝於是不得辭其責云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

孝宗名昚(音慎)太祖七世孫秀王子偁之子高宗立為皇太子受內禪以英明之姿進用賢人而使姦邪霧翳蓋有恢復中原雪讎之心而內少運籌畫策之臣

外無威勇效力之將卒不能遂其志惜哉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在位六年壽五十四

寧宗名擴光宗子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音托）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楊后竊政於內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理宗名昀（音匀）太祖九世孫沂靖王希瓐之子寧宗立為皇子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

是靡定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廟號曰理宜哉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

度宗名禥（音璣）理宗姪福王與芮之子立為太子繼統大位拱手權姦荒于酒色衰弊益甚天下不可支矣在位十年壽三十五

幼主名㬎度宗子幼沖嗣位國勢已隳即位之明年元兵入臨安舉國出降元封為瀛國公國遂滅矣在位二年降元之後不知所終

先儒嘗論宋之人主前後十六主共三百一十七年皆無大過大槩大醇而小疵方之前代鮮有及者故曰道德仁義之世宜矣

遼（僭據有賢主故取之）都朔方

太祖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東胡人起於朔漠世為部長後併吞諸部其國漸大遂稱皇帝號契丹即位之初議朝政定禮儀班爵祿審法律絕浮屠謂佛非

中國道夷狄之外道也終不祀建孔子廟而親謁之繪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帝雖起於朔漠其制度皆效中國可謂一代之良主也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五
太宗名德光太祖子助後唐之叛臣石敬瑭滅後唐立敬瑭為晉帝後敬瑭死兄子重貴立乃大舉寇晉執晉出帝及其母后北行御晉崇元殿行入閤禮建國號為遼於是撫定多方遠近向化修治政脩法章釐庶務闕名實徳政卓然嘉後唐招討使張敬達不降之忠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葬祭以禮惡晉叛臣張彥澤擅徙出帝於開封府及殺桑維翰乃下令誅之晉帝及宗室皆給與田桑芻畜奴僕以養之使不失其所可謂遼之盛主也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

斷曰惜乎入晉之初縱胡騎四出剽掠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其不仁之心何其酷也回至欒城殺胡林而死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而北號為帝羓

世宗名阮太祖孫隨德光寇晉德光死諸將在路立之太后述律氏與其子李胡帥師禦帝於横渡後和解罷兵歸國帝乃幽其祖母述律氏叔父李胡于祖州既而荒于酒色好遊戲夜飲日寐國政不修被察割所弑在位五年壽三十四
穆宗名璟太宗子荒躭于酒好獵嗜殺施炮烙鐵梳之刑刺面腰斬之法殺其叔父虞人庖役偵鵞獲鴨失期皆寘之重刑是以國人怨之後為庖人所弑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九
景宗名賢世宗子性柔弱喜音樂酒色之事有風疾不能跨馬國事决於皇后蕭氏基業由是衰矣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五
聖宗名隆緒景宗子以幼冲即位母蕭太后臨朝復稱契丹與宋爭戰後定和議悉心治國也理寃滯舉才

行察貪殘抑奢僭録勲勞賑貧乏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平一國以富强可謂契丹之賢主也雖有小疵而為善之迹多故不述焉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

興宗名真宗聖宗子沉靜嚴毅有君人之容然能申南北之好息征戰之師政治内修設科取士條教宣明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

斷曰惜乎早年居位不能諫其母以致母耨斤弑其主母齊天太后故有弑逆專擅之事可謂盛德之累也

道宗名洪基興宗子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燦然可觀既而行謗訕之令重告訐之賞羣邪並興讒巧競進以致賊及骨肉妻子死於姦臣之手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休日焉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

天祚名延禧道宗之孫嗣位以來刑賞僭濫國政隳弛酷好禽色專務遊畋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又歳徵海東青於金金人不勝其苦遂舉兵来伐束手就縛國遂滅矣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

遼之立國凡九主共二百十年

金 僭據國大故取之 都上京後遷汴

太祖阿骨打更名旻本女真完顔氏改號大金因遼天祚無道歳徵海東青於其國國人甚苦之乃舉兵滅遼遂稱帝於是慕漢朝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亦如唐宋矣在位八年壽五十六

太宗吳乞買更名晟太祖弟即位以来議禮制度治暦明時纘武修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姪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在位十二年壽六十一

斷曰惜乎滅遼之後恣逞驕悍大舉侵宋陷

汴京執徽欽二帝北行幽囚窘辱使不得其
終及其金祚之亡元宋夾攻其祀乃絶子孫
遂殄埋骨於大理寺之獄豈非天之報乎
熙宗曷馬羅更名亶太祖子嗣位之初境内無事敬
禮大臣委以國政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親祀孔子
廟北面拜之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
斷曰惜乎連年寇宋國中多叛殺弟胙王常
勝納其妃撒卯于宮中其諸王兄弟之妻皆
淫之甚者内淫親女外及臣妾酗酒妄殺誅
戮宗族丞相完顔亮弑之
海陵煬王名亮太祖孫二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
後遷都燕京矯情飾貌内儉外和屠戮宗室枉殺忠
良恣於淫泆命唐栝定哥殺其夫烏帶以定哥爲貴
妃報叔母阿懶爲妃舅母及從姊妹姪女皆爲嬪御
及帝姊皆淫之大衆寇宋其母諫之弑其母以威衆
其所爲暴横有不可勝言者觀其淫褻不擇骨肉刑
殺不必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欲爲君
則弑君欲伐鄰則弑母欲奪人妻則使殺其夫綱常
隳壞人倫滅絶於天道若何以故人心怨叛戾氣感
召南侵至揚州將士殺之篡位十二年壽四十
世宗名雍太宗孫帝在金諸帝中最號賢明之主仁
恕節儉不尚奢侈宮中之飾不用黄金圖畫功臣設
學養士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疆
埸安靜與民休息省刑薄歛上下相安北方號小堯
舜者其政治之美不言而可知也在位二十九年壽
六十七
章宗名璟世宗之孫帝承治平之世建學校求遺書
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燦然可觀在位十
九年壽四十一
斷曰惜乎起萬歲山開太液池費竭民力好
聲色自歌唱以嬖寵擅政疏忌宗親傳授非
人金祚之衰自此始也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繼位之後蒙古相侵
國内無日不受兵幾至亡國又失将士心爲胡沙虎
所弑在位五年

宣宗名珣世宗之孫襲位以来國勢日削境内叛亂
元宋之兵歲無休日元兵陷燕京遷都于汴帝孜孜
以繼述世宗爲志勤政憂民形於言色帝孫有疾命
太醫侯濟張子英治之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
司論醫者當誅帝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
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可謂仁矣在位十二
年壽六十一

斷曰惜乎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羣起良以性
本猜忌崇信暬御奬用吏胥苛刻成風舉錯
失當任用非人臨事寡斷南開宋釁而西啓
夏侮捐棄中原招来多敵淪胥以亡宜哉

哀宗名守緒宣宗子嗣位以来連歲校兵元宋夾攻
城陷自經金人焚之國遂滅矣宋将孟珙取帝遺骨
及寳玉法物獻俘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此其報
徽欽之不得其死乎豈無天道耶在位十年

金之立國凡九主共一百十八年

元　都沙漠世祖遷大都

太祖姓孛兒只斤名帖木真蒙古部人也元朝祕史
云帝之祖是一箇蒼色狼與一箇黲色白鹿相配了
產了一箇人喚做巴塔赤罕自後生到帝號乞顏氏
遂爲蒙古部長併吞諸部威徳日盛其國漸大宋開
禧間稱帝於斡難河之源帝深沉有大度用兵如神
故能滅國四十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勲偉績猶多惜
乎當時胡人止知褒美其徳縱有其疵而無貶故無
斷焉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太宗名窩闊台太祖子奉遺詔即帝位始立朝儀定
賦税修孔子廟試用儒士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

斷曰惜乎徽羊羔之利每歲倍追以償回鶻
金銀民皆賣妻子不堪命是重利而輕人也

原缺第九十二至九十五葉

定宗名貴由太宗子皇后臨朝五年而立帝即位後
諸王各部徵求無厭民力益困自后稱制以来法度
不一内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在位三年壽四十
三
憲宗名蒙哥太祖孫剛勇雄毅沉謀寡言性儉素不
樂飲食御下甚嚴回鶻有獻水晶盆珎珠傘帝曰方
今百姓疲獘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卻之亦可
謂美矣在位五年壽五十二

斷曰惜乎聽羣姦之惑以厭禳事而賜殺皇
嫂定宗之后其骨肉之情有乖以胡僧爲帝
師而不知恥起胡元沙門之禍以美人遺丘
長春求神仙之種致使長春自去其勢聽妖
僧欲焚道蔵經書不果而暴殂豈非天之所
厭耶
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恢廓大度知人善任愛
養民力所以擧示識勸農桑抑遊惰禮高年恤孤寡
婦所生之子也生於行幄其夜有光明宗異之養爲
己子明宗崩當嗣立文宗知其非中宮所出者始還
高麗再遷靖江後寧宗崩閣里吉思迎立之及其元
之亡也國人謂曰帝本宋裔以報元之滅宋天道好
還理固然也蓋帝之爲君善無所聞丞相伯顔奏殺
張王李劉趙五姓漢人帝不許乃貶伯顔止此一事
可謂明矣即位以來數遣使高麗求取媵妾致使彼
國生女不擧女長不嫁内則造龍舟遊于海子令宮
女衣錦繡執樂器作天魔之舞唱華嚴海會等曲以
讃佛其甚者受沙門秘密之教房中之術號演揲兒
國政不修恣於佚樂外則姦臣執柄威權日縱政出
多門刑賞僭濫時事浸乖灾異迭至廿一胡閏兒等念
彌勒佛唱偈子設白蓮教念彌陀佛大亂是非中原
羣雄蜂起雲合天下崩潰而不可支矣帝知天運
告終自謂我本胡人難爲中國主復歸沙漠明年崩
于應昌在位三十六年壽五十一

通鑑博論目録卷下

歴代天運紀統

通鑑博論卷下

寧王 奉 勅編

歷代天運紀統

盤古氏

謹按司馬光通鑑外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氏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然則生物始於盤古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死也頭為五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外紀云盤古氏為江河氣為風雨聲為雷目瞳為電喜為晴怒為陰秦漢間俗說盤古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吳楚間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也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或云初三皇氏傳數百餘世百餘萬年歷古既遠故不可紀

中天皇氏

歲起攝提有神人一身十二頭號曰天靈是為中天皇或云十二頭即十二人居於西北崑崙之下一名柱州一名括州壽一萬八千歲

治支干以定歲古甲子閼逢困敦是也

中地皇氏

繼天皇之位一姓十一頭居於熊耳龍門山壽一萬一千歲

定星辰以分晝夜

中人皇氏

繼地皇之位是曰泰皇兄弟九人相山川分為九區各治一方人皇居中州兄弟九人皆駕六羽乘雲車使風雨御虛而行以治九州兄弟各三百歲各傳一百六十代

神仙之學始於人皇

循蜚紀

其世德厚信和人循其化迹皆蜚也故曰循蜚有號無世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 出於汾脽指大象持化耕按五丁之士驅陰陽及山川居無恆處而時遊于蜀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狟神氏 犁靈氏 大騩氏

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雲陽氏 巫常氏

泰乙氏 名曰皇人調太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能無形審無味操長生久視之道

空桑氏 神民氏 名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

倚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其世咸有制作後世可因以利人故曰因提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教人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綹髮閭首以去靈雨傳四世

蜀山氏 無考 豗傀氏 傳六世 渾沌氏 傳七世

東戶氏 傳十七世 當是之時君拱默而九窾咸服至德之世也

皇覃氏 又名離光氏牢而不治百姓咸安官天地府萬物以順其道 傳七世

啓統氏 傳三世 吉夷氏 傳四世

几蘧氏 是世也其民自上古而至當世人惟知母而不知父鶉居鷇飲而無所求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昇風化

可謂知生之民矣

世傳無考

狶韋氏 傳四世

有巢氏 上古之人穴處於野因有禽獸之害聖人乃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患號曰有巢氏　傳二世

燧人氏 上古之人皆食果蓏蚌蛤生啖之害腹胃而多疾聖人乃鑽木取火教民炮生為熟而食之故號燧人氏乃特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遂通傳世諸書所載不同太史司馬光劉恕紀有天下百餘代八萬年或云萬二千年或云傳四世未知孰正

庸成氏 居崑崙之西羣玉之山其地名西王母也所謂先生之冊府焉　傳八世

禪通紀 通於封禪之君故曰禪通

二

史皇氏 謂曰倉帝或疑爲倉頡非也

柏皇氏 居于皇人之山

中央氏 一曰中皇氏

大庭氏 一曰朱須氏其曆錄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

栗陸氏 不道遂亡

驪連氏 一曰昆連氏

赫胥氏 當是時也君尊氏而重乖其民戴德而無欲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民得其安可謂無為之世矣

葛天氏 其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有廣樂之歌此熙和之世也居西方故稱西方聖人

尊盧氏 都於蓬臺其為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

昊英氏 一曰子英氏是世也人民少禽獸衆衣薪之代也

有巢氏 因提紀亦載有巢氏其意同或曰前有巢氏也此則後有巢氏也

朱襄氏 一曰子襄氏是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乃作五絃之瑟而陰氣定天下治

陰康氏 都于華原是世也水瀆不疏陰氣凝閼民多腫疾陰康氏始教民舞以和四肢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老子所謂復上古之淳風者其世歟

三皇

天皇太昊伏羲氏 一曰庖羲氏風姓木德以龍紀官都于陳教民佃漁獵獸畜牲以充庖廚得河圖洛書始畫八卦制嫁娶在位百十五年或云造書契倉頡乃黃帝之臣此孔安國僞書此一事而終古可惑

四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是爲神媒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役其神與共工氏戰而誅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在君位百三十載

共工氏 一曰康回髮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太昊氏沒共工氏僭亂稱保冀方自謂水德湛於淫樂乃作大水壅防百川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

祝融氏 一曰祝誦氏亦號赤帝是時天治民和萬物咸若以火施化紀官都于鄶

地皇炎帝神農氏 姜姓火德以火紀官都陳徙曲阜始嘗百草執五穀作耒耜教民耕稼是爲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子臨魁嗣之　傳七世

臨魁 在位四十年　帝承 在位六十年　帝明 在位四十九年

帝宜 一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來 一曰帝來名位四十八年

帝衰 一曰帝居在位四十二年

居於空桑政衰蚩天下攜二蚩尤為亂帝遜位於涿鹿軒
轅氏實繼聖德遂誅蚩尤天下歸之在位五十五年

榆罔

史籍所載伏羲後傳十五氏而神農氏作易之繫辭又曰伏羲
氏沒神農氏作却無十五氏先儒所論十五氏或云伏羲所命
之官如春秋之諸侯去古已遠自秦火後而無考焉故遺古紀
而書之

疏仡紀

疏以知遠仡以斷斷仁義道德之
所用也其世統自黃帝以迄於周

黃帝祝融氏當在太昊後而禪通紀紀於太昊之前今以
世次叙於後姓公孫土德以雲紀官都涿鹿生而神靈杰
造化陰陽之妙達生死存亡之說役鬼神善變化作于空
桑之北紹物開智見浮葉為舟見轉蓬作車橫木為輈直
木為轅故號軒轅氏造宮室養蠶絲製衣冠作甲子制文
字定數目作律呂造曆日製袞冕作圖書立姓氏制器皿

丁
下人皇黃

亥
帝軒轅氏

立神宮祀天帝立道士占天象立都邑立萬物之名通八
荒之路或謂帝自擇亡日與群臣別葬于橋山或謂帝鑄
鼎于荊山之陽鼎成有黃龍降于鼎前帝與臣七十二人
皆乘龍而去弓不徽乃以帝之衣冠葬于橋山山崩棺空
惟有舄存焉帝在位百年壽三百或云在位百二十年壽
二百十四歲

五帝

丁卯
少昊金天氏

黃帝子姓己名摯一曰帝宣邑於窮桑徵于青陽因號青
陽氏以金德王遂號金天氏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鳳鳥
適至以鳥紀官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或云在位
百年傳十四世五百年或云八世四百年或云起己巳乙丑

辛卯
顓頊高陽氏

黃帝孫姬姓都于帝丘徙高陽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壽九十八歲傳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三百四十八
年

或云元起癸卯癸巳

己酉
帝嚳高辛氏

黃帝孫蟜極之子姬姓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顓
頊政在位七十五年壽百五歲 或云元起辛亥辛巳

己未
帝摯

黃帝玄孫姬姓在位九年不道諸侯廢之而崩

甲辰
帝堯

黃帝玄孫帝嚳之子姓伊祁名放勳號陶唐氏火德
都平陽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草而民無所食猰貐
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帝乃使羿悉除
之天下咸安在位九十八年禪于舜

戊申
帝舜

黃帝八世孫姚姓名重華受堯禪土德都蒲坂時天
下洪水命禹治之天下咸安在位五十年禪于禹
居攝始丙辰在位始丙戌

三代

夏

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謂年為歲 以水德王色尚黑
受舜禪以有天下

丁巳
禹

姓姒 父曰崇伯鯀或曰鯀顓頊之孫
治洪水 受舜禪 都安邑 以伯益為相
更帝號為王 居攝十七年在位八年
居攝始丁巳在位始丙子

癸未
啟

禹子 在位九年
父子相傳始于啟 致後世篡弒之禍亡國始自起

壬辰
太康

啟子 在位二十九年 帝盤遊無度有窮后羿因
民之怨距帝于河帝不敢歸安邑而居陽夏以崩

辛酉
仲康

啟子 太康弟 在位十三年 帝之世夷羿擅政
兄終弟及始于仲康

甲戌
相

仲康子 自太康失國諸侯皆叛相立居于帝丘
在位二十八年而為寒浞所弒 帝之世羿浞擅政
自太康失道羿因據夏政及仲康崩羿遂篡夏位

夷羿

篡位八年而為寒浞所殺 篡位始于羿

寒浞

殺羿弒相而篡夏位篡位六十年而為夏臣靡所誅
誅亂臣始于靡

癸未 少康 相子 相爲浞所弒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氏而生少康靡既誅浞遹迎少康于有虞而立之復都安邑夏室中興
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一
中興始于少康

癸卯 杼 少康子
在位十七年

庚申 槐 杼子
在位二十六年

丙戌 芒 槐子
在位十八年

甲辰 泄 芒子 是時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
在位十六年

庚申 不降 泄子
在位五十九年

己未 扃 泄子不降弟
在位二十一年

庚辰 廑 扃子
在位二十一年

辛丑 孔甲 不降子 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
在位三十一年

壬申 皐 孔甲子
在位十一年

癸未 發 皐子
在位十九年

壬寅 桀 發子 名癸
在位五十二年 以無道爲商湯所放亡國始此

自禹丙子至桀甲午亡國凡四百三十九年 商代之

若自禹丁巳居攝至桀甲午則四百五十八年

商

以建丑之月爲歲首 以水德王 色尚黑白

乙未 成湯 姓子 名履 帝嚳子契爲舜司徒傳十四世至湯
以服侯放桀而有天下 都亳 以伊尹爲相
在侯位十七年在王位十三年
諸侯位始戊寅王位始乙未 伐無道始於成湯
成湯孫 父曰太丁 在位三十三年 廟號太宗 或曰
湯崩太丁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而後太甲立

丁未 太甲 太甲子
在位二十九年

庚辰 沃丁 太甲子沃丁弟
在位二十五年

己酉 太庚 太庚子
在位十七年

甲戌 小甲 太庚子小甲弟
在位十二年 雍巳之世商道衰

辛卯 雍巳 太庚子雍巳弟 在位七十五年 廟號中宗
王修德以伊陟巨扈巫咸爲相商復興

癸卯 太戊

戊午 仲丁 太戊子 遷都于囂
在位十三年 仲丁之世商道復衰

辛未 外壬 太戊子仲丁弟
在位十五年

丙戌 河亶甲 太戊子外壬弟 遷都于相
在位九年

乙未 祖乙 河亶甲子 遷都于耿
在位十九年 以巫賢爲相商道復興

甲寅 祖辛 祖乙子
在位十六年

庚午 沃甲 祖乙子祖辛弟
在位二十五年 沃甲之世商道復衰

乙未 祖丁 祖辛子
在位三十二年

丁卯 南庚 沃甲子
在位二十五年

通鑑博論卷下　九

壬辰　**陽甲**　祖丁子　在位七年　自仲丁以來[illegible]九世亂諸侯莫朝

己亥　**盤庚**　祖丁子陽甲弟　在位二十八年　自耿遷都西亳　[illegible]　盤庚之世殷復興

丁卯　**小辛**　祖丁子盤庚弟　在位二十一年　小辛之世殷道復衰

戊子　**小乙**　祖丁子小辛弟　在位二十八年

丙辰　**武丁**　小乙子　在位五十九年　廟號高宗　以傅說爲相殷復興　鬼方無道伐而三年克之　九年老子生于亳　道始興於斯世

乙卯　**祖庚**　武丁子　在位七年　祖庚之世殷道復興

壬戌　**祖甲**　武丁子祖庚弟　在位三十三年　祖甲之世殷復衰

乙未　**廩辛**　祖甲子　在位六年

辛丑　**庚丁**　祖甲子廩辛弟　在位二十一年

壬戌　**武乙**　庚丁子　爲人無道革囊盛血射天獵於河渭暴雷震死　在位四年　遷都朝歌

丙寅　**太丁**　武乙子　在位三年

己巳　**帝乙**　太丁子　在位三十七年　七年周公季歷卒子昌嗣

丙午　**紂辛**　帝乙子　十三年命周公昌爲西伯帝崩爲諸侯五十一年卒時紂之二十年也子發嗣昌爲諸侯因紂無道爲發所滅國遂亡　在位三十二年

自成湯乙未至紂戊寅亡國凡六百四十四年周代之

周

以建子之月爲歲首　以木德王色尚赤　世稱武王至幽王爲西周自平王至赧王爲東周

通鑑博論卷下　十

己卯　**武王**　姓姬　名發　帝嚳子棄爲稷后稷傳十二世至古公亶父始號爲周是爲太王太王卒子季歷嗣是爲王季王季卒子昌嗣是爲文王文王爲殷西伯周自太王積德累仁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卒子發嗣是爲武王始誅紂無道以有天下　都鎬　始作謚　在諸侯位十二年在王位七年　諸侯位始丁卯天子位始己卯

乙酉　**成王**　誦　武王子　周公殺弟管叔骨肉相殘始自起　在位三十七年　以周公旦召公奭爲相

壬戌　**康王**　釗　成王子　在位二十六年　成康之世刑錯不用者四十年

戊子　**昭王**　瑕　康王子　在位五十一年　王出巡狩崩於漢水　二十三年老子化胡爲浮屠術　昭王之世周道始衰

己卯　**穆王**　滿　昭王子　在位五十五年

甲戌　**共王**　繄扈　穆王子　在位十二年

丙戌　**懿王**　囏　共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徙都槐里

辛亥　**孝王**　辟方　共王子懿王弟　在位十五年　十三年始封伯益之後非子于秦

丙寅　**夷王**　燮　懿王太子　在位十六年　楚子熊渠始僭王號

壬午　**厲王**　胡　夷王子　在王位三十七年在彘十四年共五十一年　厲王無道三十七年國人攻之王出奔彘二相周公召公攝行王政號曰共和凡十四年厲王崩二相乃

共和　立王太子靖　或曰共和諸侯共伯和非周召也未詳孰是

癸酉　**宣王**　靖　厲王子　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之世周室中興

己未 **幽王**
宮湼 宣王子。在位十一年 王無道申侯以戎入寇弑王驪山下晉衛鄭共立故太子宜臼于申

庚午 **平王**
宜臼 幽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辛未自申東遷洛邑王城而以周故地河内賜晉岐豐賜秦爵號賜鄭周自是衰僅比列國
四十九年己未是年魯隱公元年也孔子作春秋始於此
春秋之世列國百七十其大國曰魯齊晉宋陳蔡鄭衛曹楚秦燕所謂春秋十二國也

辛酉 **桓王**
林 平王孫 在位二十三年

甲申 **莊王**
佗 桓王子 在位十五年 九年四月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於西戎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元年以管夷吾為相

己亥 **僖王**
胡齊 莊王子 在位五年
三年齊桓公始霸

甲辰 **惠王**
閬 僖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十年命齊侯為侯伯
二十四年秦穆公以百里奚為相遂霸西戎

己巳 **襄王**
鄭 惠王子 在位三十三年
七年齊大夫管夷吾卒 九年齊侯小白卒
九年宋襄公茲父繼霸 十五年宋公茲父卒
十六年晉文公重耳元年 二十年晉文公始霸
是年命晉侯為侯伯 二十四年晉侯重耳卒子
襄公驩嗣 三十一年驩卒子靈公夷皐嗣

庚寅 **頃王**
壬臣 襄王子 在位六年
五年楚莊王旅元年

戊申 **匡王**
班 頃王子 在位六年 四年西胡釋伽氏卒
六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而立成公黑臀

甲寅 **定王**
瑜 頃王子匡王弟 在位二十一年
七年晉侯黑臀卒子景公據嗣

乙亥 **簡王**
夷 定王子 在位十四年 五年晉侯據卒子厲公州蒲嗣 十三年晉弑厲公而立悼公周

己丑 **靈王**
泄心 簡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十四年晉侯周卒子平公彪嗣

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父曰叔梁紇其先宋人也

丙辰 **景王**
貴 靈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十三年晉侯彪卒子昭公夷嗣平公之世政在六卿霸業益衰 十八年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嗣公之世六卿益疆
二十五年四月王崩子猛即位王庶子子朝作亂自立于王城

悼王
猛 景王子 在位七月

辛巳 **敬王**
匄 景王子悼王弟 在位四十四年 遷都成周
四年王子朝奔楚 五年吳子光元年
五年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嗣 十七年孔子問禮於老子而有猶龍之歎 二十四年吳子光卒子夫差嗣
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序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
三十九年魯人西狩獲麟孔子絕筆于春秋是年魯哀公十四年也 四十一年孔子卒于魯 四十二年楚滅陳

乙丑 **元王**
仁 敬王子 在位七年
三年越王句踐滅吳

辛未 **貞定王**
介 元王子
在位二十八年

己亥 **哀王**
去疾 貞定王子
在位三月而為弟叔所弑

己亥 **思王**
叔 貞定王子哀王弟
在位二月而被弑

庚子 **考王**
嵬 貞定王子思王弟 在位十五年
元年以河南王城故地封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 十五年桓公之孫惠公傑復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公惠公自居王城號西周公王室之政皆歸于二周公天子拱默而已

乙卯	己卯	乙巳	壬子	庚子	丙午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午　考王子　在位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是爲三晉　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始于此年

王之世周室益衰

驕　威烈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

二十三年齊侯貸卒無子

二十六年三晉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晉亡

喜　安王子　在位七年

元年韓滅鄭

扁　安王子烈王弟　在位四十八年

王之世統大國七曰齊楚燕秦魏趙韓是爲戰國

十年秦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二十九年秦封衛鞅爲商君　三十一年秦孝公卒秦人誅衛鞅　三十五年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　楚滅越

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未期年而從約解

四十四年秦稱王

四十六年韓燕稱王

定　顯王子　在位六年

五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延　慎靚王子　在位五十九年而亡

元年齊伐燕取之　三年燕君噲之子昭王平立

二十九年齊滅宋　九年秦昭王即位老子西遊莫知所終

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齊相淖齒弑其君湣王

三十二年齊人立湣王子法章爲君保莒城

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樂毅奔趙齊田單盡復故地

四十九年秦昭襄王以范雎爲丞相

五十九年秦入寇王入秦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王于周是歲崩

自武王己卯至赧王乙巳國亡凡八百六十七年秦滅之

周亡後七國無統者三十四年

	丙午	丁未	庚戌	辛亥	壬子
秦	昭襄王稷 五十二年		昭襄王薨 子柱立	孝文王元年 是歲薨 子楚立	莊襄王元年 是歲滅東周
燕	孝王 二年	王喜孝子 元年			是歲魯亡
楚	考烈王完 八年				滅魯
魏	安僖王 二十二年				
趙	孝成王丹 十一年				
韓	桓惠王 十八年				
齊	王建 十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壬戌	癸亥
秦	莊襄王薨 子政立	呂政爲後秦 元年						
燕	是歲秦亡							
楚								孝烈王薨 子悍立
魏					安僖王薨 子增立	景閔王 元年		
趙			孝成王薨 子偃立	悼襄王 元年				
韓							桓惠王薨 子安立	王安 元年
齊								

甲子	乙丑	丙寅	辛未	癸酉	甲戌	丙子	丁丑
復以李斯為客卿			滅韓	滅趙	荊軻刺王不果	滅魏	滅楚
幽王元年				幽王薨 弟負芻立	王負芻元年		國亡
				景閔王薨 子假立	王假元年	國亡	
	悼襄王薨 子遷立	幽穆王元年		國亡 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代	王嘉三年	
			國亡				

己卯
呂政二十五年滅燕代
國亡
國亡
明年庚辰為秦所滅

後秦　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以水德王色尚黑

甲寅

始皇帝

姓呂　名政　魏人呂不韋子　都咸陽

滅六國罷封建混一天下分為三十六郡

二十六年庚辰始號皇帝　除謚法

二十八年張良擊車

三十三年命蒙恬北築長城以捍匈奴

三十四年用李斯言燒詩書百家語

三十五年坑儒生　造阿房　三十七年崩

在諸侯位二十五年皇帝位十二年共三十七年

胡亥　始皇帝子　在位三年　無道亡國

元年壬辰楚人陳勝自立為楚王起兵伐秦

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　沛人劉邦自立為沛公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

辛卯

二世皇帝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楚人項梁起兵于吳　廢衛君角為庶人衛亡

二年趙將李良弑其君武臣　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楚將莊賈弑其君陳勝　[illegible]人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項梁擊殺景駒而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　秦將章邯擊破齊魏殺齊王儋魏王咎[illegible]　齊人立田假為齊王　田儋弟田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齊王　楚立魏豹為魏王　秦殺丞相李斯　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　章邯擊殺項梁　楚懷王以梁兄子項籍為魯公籍字羽

三年甲午楚懷王遣沛公伐秦　八月沛公入武關　趙高弑帝於望夷宮　立帝兄子子嬰為王

秦王子嬰

二世兄子　趙高立之　在位四十六日

甲午九月趙高伏誅

十月沛公至霸上　子嬰降沛公　入咸陽　項籍攻沛公兵破之　殺子嬰

自始皇庚辰稱帝至甲午亡國凡十五年楚懷[illegible]滅之

秦亡國後楚漢無統者四年

乙

楚

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楚義帝　都郴　是歲漢滅雍塞翟　西楚滅膠東濟[illegible]

西楚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復立章邯為雍王　司馬欣為塞王　董翳為翟王　申陽為河南王　司馬卬為殷王　張耳為常山王　英布為九江王　吳芮為衡山王　共敖為臨江王　臧荼為燕王　[illegible]都為齊王　田安為濟北王　[illegible]為[illegible]王　徙魏王豹為[illegible]　[illegible]

漢

二月項籍立沛公為漢王　王以蕭何為丞相　韓信為大將

張良復歸漢

未 丙申

封西楚伯
韓王成
燕臧逐
來
義帝二年
十月項
籍弑帝
於江中
楚亡

王韓廣為遼東王殺田市
為膠東王
天下大小凡二十國
五月齊田榮殺膠東王市自
立為齊王擊走齊王田都
霸王項籍二年
陳餘滅常山復代王歇為
趙王自立為代王
齊王榮敗死楚立田假為
齊王榮弟橫擊假走之
立榮子廣為王

漢王劉邦一年
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
降虜殷王卬
漢王為楚義帝發喪告
諸侯討項籍之罪

丁酉

西楚
霸王項籍三年

漢
漢王劉邦三年
十月韓信擒代王歇斬代王餘
九江王英布降漢

戊戌

霸王項籍四年
八月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明年己亥籍敗死西楚
亡漢混一天下

漢王劉邦四年
韓信擊齊虜齊王廣田橫自立
為齊王戰敗走齊亡
王立韓信為齊王張耳為趙王
英布為淮南王

漢
以建寅月為歲首至武帝始用夏正 以火德王 色尚赤

乙亥	丙午		辛酉	甲申		庚子	甲午		丁未
高帝	惠帝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昌邑王	宣帝

高帝

姓劉氏 名邦 沛人
滅秦楚混一天下
在王位四年在天子位八年 都長安 廟號太祖
五年己亥張良棄官從赤松子遊
六年庚子陳平設謀擒韓信
十一年乙巳殺韓信

惠帝

盈 高帝子 在位七年
元年丁未呂后人彘戚夫人鴆殺趙王如意

呂后

雉 高帝后惠帝母
攝漢政八年

文帝

恆 高帝子 二年除誹謗妖言之罪 十三除肉刑
在位二十三年 廟號太宗 始有遺詔短喪

景帝

啟 文帝子
在位十六年

徹 景帝子
在位五十四年

武帝

始行夏時初制年號以正月為歲首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並六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並四 後元 二
元光二年八中立太乙祠祀太乙之神上元之壇自此始
元狩元年獲白麟明年得芝房閼於米亓制曰此劫大之灰也
元鼎二年丙寅始通西域 此柏梁臺作承露盤鑄金仙承之
元封元年辛未巡海求神仙
元封六年丙申作飛廉桂館通天臺

昭帝

弗陵 武帝子 在位十三年
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霍光輔政

昌邑王

賀 武帝孫
在位二十七日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宣帝

詢 初名病已 武帝曾孫祖曰戾太子據
在位二十五年 廟號中宗
永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並四
黃龍一

壬申　戊子　甲寅　庚申　乙丑

元帝
奭　宣帝子
在位十六年
初元　永光　建昭並五　竟寧一
帝之世漢業始衰

成帝
驁　元帝子
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並四
綏和二
帝之世政歸外戚王氏
建始元年己丑封王氏五侯其日黃霧四塞

哀帝
欣　元帝孫
在位六年
建平四　元壽二
帝之世王莽擅政漢業益衰

平帝
衎　初名箕子　元帝孫
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辛酉王莽當國執政
元始五年莽弒帝而自居攝

通鑑博論卷中　九

孺子
嬰　宣帝曾孫
在位三年
居攝元年丙寅王莽稱假皇帝
初始元年戊辰莽稱新皇帝明年莽廢帝為定安公
至光武建武元年為劉玄所殺
自高帝至孺子嬰長安世謂之西漢又謂之前漢

王莽
元帝后王氏弟曼之子　篡漢也號新室
己巳至癸未纂位十五年
始建國五　天鳳六　地皇三
天鳳四年丁丑綠林兵起
天鳳五年戊寅赤眉兵起
地皇二年辛巳舂陵兵起
[illegible]劉秀起兵舂陵

乙酉　丁巳　乙亥　戊子　乙巳　丙午

淮陽王
興復漢室
玄　高帝九世孫　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
四年癸未九月莽伏誅
在位二年
元年癸未新市平林諸將共立帝于宛
六月殺劉縯以劉秀為大司馬徇河北
九月玄將申屠建入長安誅王莽
二年甲申遷都長安
立劉秀為蕭王
明年乙酉光武即位封玄為淮陽王為赤眉所殺

光武帝
秀　景帝六世孫　中興漢室　都洛陽
在位三十三年　廟號世祖
建武三十一　建武中元
建武元年乙酉公孫述稱成帝于蜀　匈奴立盧芳為漢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梁王劉永稱帝
三年赤眉以盆子降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

通鑑博論卷中　十

十二年吳漢擊公孫述殺之
十六年盧芳降

明帝
莊　光武帝子
在位十八年　廟號顯宗　永平十八
八年乙丑胡神像始入中國開萬億斯年釋氏之禍

章帝
炟　明帝子　在位十三年　廟號肅宗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和帝
肇　章帝子　在位十七年
永元十六　元興一

殤帝
隆　和帝子　在位一年
延平

安帝
祜　章帝孫　在位十九年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北鄉侯
懿　章帝孫
在位七月

乙丑 甲申 乙酉 丙戌 巳 巳

順帝 保 安帝子 在位十九年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沖帝 炳 順帝子 在位一年
永嘉

質帝 纘 章帝曾孫 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丙戌六月為梁冀所弒

桓帝 志 章帝曾孫
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永壽元年乙未正月老君降于蜀都授張道陵符籙經訣
九月張道陵上昇號曰天師
延熹九年丙午黨錮獄起
帝無道漢業衰

靈帝 宏 章帝玄孫
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永漢
帝無道政歸宦者
熹平三年甲寅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皇甫嵩曹操討平之

弘農王 辯 靈帝子 一歲改年號二 曰光熹 昭寧
在位五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弒之

獻帝 協 靈帝子
在位三十一年 帝之世曹操專政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四 延康一
初平元年關東舉兵推袁紹為盟主以討董卓
三月帝遷都長安
三年司徒王允使呂布誅董卓
建安元年 大將軍
四年 劉備敗奔荊州

五年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卒弟孫權領其衆
七年袁紹卒 十二月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
十三年曹操自為丞相
十八年操自立為魏公
十九年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 曹操弒伏后
二十一年操為魏王 二十二年操除孫權
二十四年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關羽卒
延康元年庚子正月魏王曹操卒十月操長子丕稱皇帝廢漢帝為山陽公東漢亡
自光武至獻帝都洛陽世謂之東漢又謂之後漢

高帝五年己亥即位至孺子初始三年己巳二百十一年
光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延康元年庚子一百九十六年
兩漢共四百七年
若自高帝為漢王元年乙未至淮陽王三年甲申則二百三十年
自光武建武乙酉至獻帝延康庚子則兩漢共四百二十六年
而呂后王莽淮陽王皆在其中

後漢 又謂之蜀

昭烈帝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名備 涿郡人 都成都 在位三年 廟號先主

魏

文帝 姓曹氏 名丕 父曰魏王操 譙人 都洛陽 纂位七年 以土德王

吳 世稱蜀魏吳為三國

大帝 姓孫氏 名權 父堅 兄策 富春人 都建業 在位三十二年

辛丑 章武元年 四月即位于蜀以諸葛亮為丞相
黃初二年
八月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壬寅 二年
黃武元年

後皇 禪 先主子 在位四十一年

癸卯	丙午	丁未	己酉	壬子	癸丑	甲寅	丁巳
建興元年 四月先主崩	建興四年	建興五年	七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丞相亮卒	十五年
	明帝 叡 文帝子 在位十三年	太和元年			青龍元年	山陽公劉協卒	景初元年
			黃龍元年 四月稱帝	嘉禾元年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未	壬申	甲戌	丙子	戊寅
延熹元年	二年	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七年	十九年	景耀元年
	齊王 芳 叡養子 在位十五年而廢	正始元年	嘉平三年太傅司馬懿卒 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	嘉平四年	高貴鄉公髦 文帝孫 在位六年 正元元	甘露元年	甘露三年司馬昭自為相國 封晉公 昭師弟也
赤烏元年 漢人為孫門婦子是				會稽王 亮 大帝子 在位六年 建元	五鳳元年	太平元年	景帝 休 大帝子 在位六年永安

庚辰	癸未	辛
三年	炎興元年 十月國亡	丑至癸未凡四十三年 魏滅之漢遂不祀
元帝 奐 燕孫 在位五年 景元元	四年滅蜀	

後漢亡後魏吳晉無統者一十六年

	魏	吳
甲申	元帝 咸熙元年封漢帝禪為安樂公 二年晉王司馬昭卒子炎嗣 十二月	後主 皓 大帝孫 在位十六年 元興元年
乙酉	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甘露元年

晉 以金德王 色尚白 武帝至愍帝為西晉 元帝至恭帝為東晉

乙酉 武帝 代魏 滅吳 混一天下 都洛陽 廟號世祖 二十五年

泰始十 咸熙五 太康十

庚戌 惠帝 衷 武帝子 在位十七年 帝昏庸天下復亂

永熙一 元康九 永平改永康一 永寧一

建始改太安二 永興二 光熙一

永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子遹 趙王倫誅后自為相國

永寧元年倫稱帝 遷帝于金墉城 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誅之 迎帝復位 齊王遂輔政

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宕渠人李特據廣漢

太安元年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太安二年李特敗死 特弟李流代領其眾 流尋死 特子雄代之 遂入成都

七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反長沙王乂討之

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以帝入鄴 六月帝還洛陽 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

李雄自稱成都王 改元建興

丙寅

懷帝

劉淵自稱漢王改元元熙居左國城

光熙元年河間王顒殺張方東海王越奉帝還洛陽

成都王穎伏誅十一月帝中毒崩

李雄稱成帝改元晏平諡特為景帝流為文王

熾 武帝子 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鎮建康

漢主聰曾孫也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居棘城

二年漢王劉淵稱帝改元永鳳三年自蒲子徙都平陽

四年淵卒子和立和弟聰弒而代之諡淵為高祖光文帝

改元光興

四年臨渭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以鮮卑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五年漢主聰改元嘉平五月聰使族弟劉曜陷洛陽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 獨合勒陷蒙

癸酉

愍帝

城執端

荀藩奉秦王業趣武昌

成主雄改元玉衡

六年漢封帝為會稽郡公明年二月弒帝于平陽

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業為皇太子于長安

石勒據襄國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業 武帝孫 在位四年 建興

建興元年四月帝即位于長安 石勒陷鄴據之

二年以琅琊王為左丞相

涼州牧西平武公張軌卒子寔嗣

三年進代公猗盧為代王 漢改元建元

四年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降漢漢封帝為懷安侯明

年丁丑漢主聰弒帝于平陽

漢改元麟嘉 代弒其君猗盧而立鬱律

丁丑三月琅琊王睿即位于建康改元建武

武帝太康庚子至愍帝建興丙子凡三十七年

晉 都建康 是為東晉

元帝 睿 在位六年 廟號中宗

趙 即漢 昭武帝劉聰 居平陽

成 武帝李雄 居成都

前涼 元公張寔 居姑臧

後趙 明帝石勒 居襄國

戊寅 太興元年 三月閏愍帝被弒 晉王乃即皇帝位 是歲凡三僭國

趙 麟嘉三年 六月聰卒 子粲立改元漢昌 被弒聰族弟劉曜立

成 晏平十三年

前涼 建興六年 [illegible]

己卯 太興二年 是歲後趙建國凡四僭國

趙 漢主劉曜改號趙 光初二年

後趙 勒稱趙王 去元年

庚辰 太興三年

前涼 凉人弒寔 弟成公茂嗣

辛巳 太興四年 以慕容廆為遼東公

壬午 永昌元年 十一月帝崩

巳 代人弒其君鬱律子賀傉立

明帝 紹 元帝子 在位三年廟號肅宗

癸未 太寧元年 封姚弋仲為平襄公 胡數始附于石勒

後趙 胡數始行為中國患

甲申 太寧二年

前涼 茂卒兄子 成公駿嗣

乙酉 太寧三年 七月帝崩 代王賀傉卒弟紇那嗣

成帝 衍 明帝子 在位十七年廟號顯宗

戊子
咸和三年
後趙王石勒執曜殺之 曜子熙走上邽自立
太和元年

己丑
咸和四年
是歲後趙滅趙 凡三僭國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 鬱律子翳槐立
後趙石虎拔上邽 殺熙 趙亡 甲子至己丑 建國二十六年 稱帝二十二年
滅趙

庚寅
咸和五年
勒始稱帝 建平元年

癸巳
咸和八年
遼東公慕容廆卒 子皝立 徙居龍城
建平四年 勒卒 子弘立 改元延熙

甲午
雄卒 兄子班立 國人弑班而立雄子期 改元玉恒
勒從子石虎弑其主弘而自立 徙居鄴

乙未
咸康元年
慕容皝自稱燕王
幽公期 玉恒二年
武帝虎 建武元年

戊戌
咸康四年
是歲代建國 凡四僭國
代王翳槐卒 弟什翼犍立
漢 即成 特弟子壽弑其主期而自立 改元漢興 改成號漢
代 高祖什翼犍 建國元年 姓拓跋氏 始居雲中

壬寅
咸康八年
六月帝崩

康帝 岳 明帝子 在位二年

癸卯
建元元年
壽卒 子勢立

甲辰
建元二年
九月帝崩
歸義侯勢 太和元年

穆帝 聃 康帝子 在位十七年
漢
前涼
後趙
代
燕

乙巳
永和元年
燕建國 凡五僭國
嘉寧元年 駿卒 子駿烈公重華嗣
燕王 慕容皝十二年

丁未
永和三年
三月桓溫滅漢 凡四僭國
國亡 壬戌至丁未 稱帝凡四十六年 晉滅之
永樂二年

己酉
永和五年
秦雍流民氐人蒲洪為王
太寧元年四月 虎卒 子世立 在位三十三日 兄遵殺之 自立 [illegible]

庚戌
永和六年
是歲魏代後趙 凡四僭國
蒲洪自稱三秦王 改姓苻氏 據長安 洪為趙將麻秋所殺 洪子健自稱秦天王
[illegible]
自龍城徙居薊

年	晉	前涼	魏/代	燕	秦
辛亥	永和七年 是歲苻氏秦建國 凡五僭國		國亡己卯至辛亥 建國凡三十三年 稱帝二十二年 冉閔二年 歲後趙		明年苻健皇始元年
壬子	永和八年 是歲燕滅魏 凡四僭國 姚弋仲卒子襄嗣		國亡 閔始稱帝謚 庚戌至壬子凡三年 魏爲武悼帝 號爲文明帝 燕儁元璽元年		健始稱帝 謚洪爲惠武帝 居長安
癸丑	永和九年	重華卒子耀靈立國人廢之而立駿子祚			
甲寅	永和十年	祚稱帝 建元和平			健卒子生立
乙卯	永和十一年	涼人殺祚立耀靈弟玄靚復奉晉正朔			壽光元年
丁巳	升平元年			徙居鄴	秦人殺生 孫堅廢帝 自立爲天王 改元永興

年	晉	前涼	代	燕	秦
庚申	升平四年			儁卒子暐立 建熙元年	甘露二年
辛酉	升平五年 五月帝崩				
哀帝	丕 成帝子 在位四年				
壬戌	隆和元年				
癸亥	興寧元年	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自立 是爲悼公 天錫駿子也			
乙丑	興寧三年 三月帝崩				建元元年
廢帝	奕 成帝子 在位五年而廢				
庚午	太和五年 是歲秦滅燕 凡三僭國 明年桓溫廢帝爲海西公			秦滅燕執暐以歸 自皝建國乙巳至庚午八十六年 稱帝十九年	滅燕
簡文帝	昱 元帝子 在位二年 [illegible]				
壬申	咸安二年 七月帝崩				
孝武帝	烈宗 簡文帝子 [illegible]				
癸酉	寧康元年 二年[illegible]				

丙午 明帝 彧 文帝子 在位七年 泰始二年

丁未 泰始三年

辛亥 泰始七年

壬子 泰豫元年 四月宋主彧殂子昱立

癸丑 蒼梧王 昱 明帝子 在位四年 元徽元年

丙辰 元徽四年

丁巳 順帝 準 明帝子 在位三年 昇明元年七月蕭道成弑昱

己未 昇明三年四月齊王蕭道成稱皇帝改元建元廢宋主為汝陰王宋亡齊代之

獻文帝 弘 文成帝子 在位六年 天安元年

皇興元年

孝文帝 宏 獻文帝子 在位二十九年 延興元年八月獻文傳位

延興二年

延興三年

承明元年

太和元年

太和三年

通鑑博論卷下

未 庚申至己未凡六十年

齊 代宋 都建康

庚申 高帝 姓蕭氏 名道成 南蘭陵人 纂位四年

壬戌 建元四年 三月齊主道成殂子賾立

癸亥 武帝 賾 高帝子 在位十一年 永明元年

癸酉 永明十一年 七月齊主賾殂孫昭業立

甲戌 鬱林王 昭業 武帝孫 隆昌元年七月西昌侯鸞弑昭業立新安王昭文改元延興

戊 海陵恭王 昭文 武帝孫 在位十月 為蕭鸞所廢而自立

太和四年

太和六年

太和七年

太和十七年

太和十八年

丙子 明帝 鸞 高帝兄子 纂位四年 建武三年

戊寅 永泰元年七月齊主鸞殂子寶卷立

己卯 東昏侯 寶卷 明帝子 在位二年 永元元年

庚辰 永元二年

辛巳 和帝 寶融 明帝子 在位二年 永元三年寶融廢寶卷自立 中興元年

壬午 中興二年四月梁王蕭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而弑之改元天監齊亡梁代 己未至壬午凡二十四年

太和二十年 改姓元氏 遷都洛陽

太和二十二年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魏主宏殂子恪立

宣武帝 恪 孝文帝子 在位十六年 景明元年

景明元年

景明三年

通鑑博論卷下

梁 代齊 都建康

甲申 武帝 姓蕭氏 名衍 齊高帝族子 纂位四十八年 正始元年

戊子 天監七年 永平元年

乙未 天監十四年 延昌四年五月魏主恪殂子詡立

丙申 天監十五年 孝明帝 詡 宣武帝子 在位十二年 熙平元年

戊戌 天監十七年 神龜元年

庚子 普通元年 正光元年

乙巳 普通六年 孝昌元年

年	梁	魏
丁未	大通元年	孝昌三年
戊申	大通二年	孝莊帝 子攸 獻文帝孫 在位三年 正月太后胡氏弑其君詡 爾朱榮誅胡氏立子攸 永安元年 明年被弑
庚戌	中大通元年	東海王 曄 太武帝曾孫 在位一年 建明元年
辛亥	中大通二年	節閔帝 恭 獻文帝孫 在位一年 普泰元年 二月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帝於洛陽 十一月高歡立文成帝曾孫朗為帝於鄴 改元中興
壬子	中大通四年	孝武帝 脩 孝文帝孫 在位三年 普泰二年高歡入洛陽弑其主恭 廢其主朗 而立安定王而文帝 永熙元年

年	梁	西魏 都長安	東魏 都鄴
甲寅	中大通六年 是歲魏分為東西	永熙三年高歡入洛陽 魏主脩奔長安 以宇文泰為大丞相 十二月泰弑帝而立孝文帝孫寶炬 是歲魏分為兩都	孝靜帝 善見 清河王世子 天平元年 魏主脩出奔 高歡立帝 自洛陽遷都於鄴
乙卯	大同元年	文帝 寶炬 在位十七年 大統元年 泰代郡人也	天平二年
戊午	大同四年	大統四年	元象元年
己未	大同五年	大統五年	興和元年
癸亥	大同九年	大統九年	武定元年

年	梁	魏	東魏 / 北齊
丙寅	中大同元年	大統十二年	武定四年
丁卯	太清元年	大統十三年	武定五年 正月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 子澄嗣
己巳	太清三年 侯景反 五月梁主衍殂 子綱立	大統十五年	武定七年 盜殺大將軍高澄 弟洋自為丞相
庚午	簡文帝 綱 武帝子 在位二年 大寶元年 是歲東魏亡	大統十六年	武定八年四月齊王高洋稱皇帝 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而弑之 改元天保 東魏亡 甲寅是歲凡十七年
			北齊 代東魏 都鄴
辛未	大寶二年 八月侯景弑帝	大統十七年 三月魏主寶炬殂 子欽立	文宣帝 姓高氏 名洋 勃海蓨人 在位十年
壬申	元帝 繹 武帝子 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三月繹誅侯景 即位于江陵	廢帝 欽 文帝子 在位二年 元年	天保三年
甲戌	承聖三年 十一月魏師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恭帝 廓 文帝子 在位四年 元年正月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帝 復姓拓跋氏	天保五年

年	梁 都建康	魏	北齊	後梁 都江陵
乙亥	敬帝 方智 武帝子 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十月立于建康	恭帝二年	天保六年	宣帝 姓蕭氏 名詧 武帝孫 大定元年正月立于江陵
丙子	太平元年	恭帝三年 大冢宰宇文泰卒 子覺嗣	天保七年	

	壬午	辛巳	庚辰	戊寅	丁丑
陳	天嘉三年	天嘉二年	文帝 諱蒨 武帝兄子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武帝 名霸先 姓陳 吳興長城人 在位三年 永定二年 明年六月殂	太平二年十月陳霸先稱帝 廢梁主方智 梁亡 自壬午至丁丑凡五十六年 陳代之
北周	保定二年	武帝 諱邕 泰子 在位十八年 保定元年	武成二年	孝閔帝 名覺 泰子 九月被弒；明帝 諱毓 泰子 四年 始稱帝元年	代西魏 都長安 宇文氏
北齊	河清元年	武成帝 諱湛 在位五年 大寧元年十一月齊主演殂 弟湛立	孝昭帝 諱演 高歡子 一年 皇建元年；濟南王 諱殷 文宣帝子 乾明元年八月高演廢之	天保九年 明年己卯齊主洋殂 子殷立	天保八年
後梁	明帝 諱巋 宣帝子 在位二十三年 天保元年二月梁主詧殂	大定七年	大定六年	大定四年	大定三年

	丁酉	甲午	癸巳	壬辰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陳	太建九年	太建六年	太建五年	太建四年	宣帝 諱頊 武帝子 在位十四年 太建元年	光大二年十一月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	臨海王 諱伯宗 文帝子 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	天康元年四月陳主蒨殂 子伯宗立	天嘉六年
北周	建德六年 滅北齊 獲齊主緯及齊主恆幷其族	建德三年 廢佛道教 毀淫祠	建德二年 帝集群臣及沙門道士辨三教優劣 謂儒乃人君治天下之大 且人倫綱常之天不可缺 為先 道本於天之命 四天子缺次之 釋乃異教之法 非中國聖人之教 故後之	建德元年	天和四年	天和三年 隋公楊忠卒 子堅嗣 忠弘農華陰人	天和二年	天和元年	保定五年
北齊	幼主 諱恆 後主子 在位二十一日 承光元年正月周師陷齊 北齊自高洋庚午至丁酉凡二十八年	武平五年	武平四年	武平三年	天統五年	天統四年 齊主湛殂	天統三年	天統二年	後主 諱緯 武成帝子 在位十二年 天統元年四月齊主湛傳位
後梁	天保十六年	天保十三年	天保十二年	天保十一年	天保八年	天保七年	天保六年	天保五年	天保四年

戊戌 太建十年
宣帝 贇 武帝子 六月 宣政元年 有周立
天保十七年

己亥 太建十一年
靜帝 闡 宣帝子 三年 大象元年二月周主以帝傳位明年改元
天保十八年

辛丑 太建十三年
大象三年二月隋主楊堅協皇帝廢周主闡爲介公而殺之盡滅宇文氏之族
北周亡隋代自丁丑至辛丑凡二十五年
天保二十年

壬寅 太建十四年 正月陳主頊殂子叔寶立
隋 代州 都長安
文帝 姓楊氏 名堅 弘農人 在位二十四年 開皇二年
天保二十一年

癸卯 後主 叔寶 宣帝子 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
開皇三年
天保二十二年

乙巳 至德三年
開皇五年
天保二十四年 正月梁主巋殂子琮立

丙午 至德四年
開皇六年
後主 琮 明帝子 在位一年 廣運元年

丁未 至德五年
開皇七年 滅後梁
廣運二年 九月隋師入江陵以其主琮歸封爲莒公後梁亡 自乙亥至丁未凡三十三年

戊申 至德六年 陳
開皇八年 隋

己酉 至德七年 正月隋師入建康獲陳主叔寶以歸陳亡 自丁丑至己酉凡三十三年
開皇九年 滅陳 混一天下

隋 以火德王 色尚赤 聽示門之盛而業州

辛丑 文帝 代北周滅陳梁混一天下 二十四年 開皇二十 仁壽四
仁壽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而自立 都長安

甲子 煬帝 廣 文帝子 十四年
大業元年乙丑御龍舟遊江都 二年丙寅築長城
大業七年辛未帝伐高麗天下兵起
大業十二年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大業十三年竇建德稱長樂王李密稱魏公劉武周稱定揚可汗梁師都稱梁帝薛舉稱秦帝蕭銑稱梁王李軌稱梁王
是歲凡八僭國
五月太原留守李淵合兵圍長安克之立帝孫代王侑爲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次子世民爲秦公
大業十四年戊寅三月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而立秦王浩八月化及弒帝自稱許帝
魏王李密降於唐 高開道稱燕王 朱粲稱楚帝
梁王蕭銑稱帝 秦王薛舉卒子仁杲立

丁丑 恭帝 侑 煬帝孫 七月
義寧二年戊寅五月唐主李淵稱皇帝改元武德
六月廢隋帝侑爲酅國公
十月唐秦王世民滅秦斬薛仁杲

恭帝 侗 煬帝孫 一年
大業十四年五月即位於洛陽改元皇泰
自辛丑至己卯凡三十九年唐代之
己酉至丁丑混一天下二十九年

隋亡後天下無統者六年

隋恭帝皇泰二年四月鄭王王世充稱帝改元開明五月世充弑隋王侗隋亡
是歲唐滅李軌朱粲天下凡九國

己卯
唐高祖李淵武德二年　鄭主王世充開明元年
吳主李子通明政元年　許主宇文化及二年竇建德討之
楚主林士弘三年
楚主朱粲昌達二年降唐　梁主梁師都永隆二年
梁主蕭銑鳴鳳二年　涼主沈法興延康元年
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二年　夏王竇建德五鳳二年

庚辰
唐武德三年
是歲唐滅劉武周李子通沈法興　凡七國

辛巳
唐武德四年
是歲唐滅竇建德王世充蕭銑李子通　凡三國

壬午
唐武德五年　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
是歲林士弘卒其衆潰散　凡三國

癸未
唐武德六年
是歲唐滅劉黑闥　凡二國

甲申
唐武德七年　梁王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是歲燕王高開道爲下所殺唐混一天下
以土德王　色尚黃

唐

戊寅
高祖
姓李氏　名淵　隴西成紀人　代隋　都長安
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自爲皇太子
八月傳位自稱太上皇　纂位九年
貞觀九年崩

丙戌
太宗
世民　高祖子
貞觀四年禁鞭背　五年死罪三覆五覆奏乃行刑　貞觀二十三年

己酉
高宗
治　太宗子　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永徽五年武氏入宮中六年爲后
顯　高宗子　帝之世武后擬圖書后擅帝
在位二十五年實在位五年　嗣聖一　神龍二　景龍三

武后
姓武氏名曌　太宗才人　高宗后　聽行門之議而纂唐
纂位二十一年　改國號周
癸未高宗弘道元年中宗即位尊武氏爲太后
甲申中宗嗣聖元年二月武后廢帝爲廬陵王而立豫王旦爲帝是爲睿宗改元文明　九月武氏改元光宅遷中宗於房州
乙酉武氏改元垂拱　己丑武氏改元永昌
庚寅武氏稱皇帝以睿宗爲皇嗣更姓武氏改唐號周改元天授以建子之月爲歲首
辛卯周改元載初又改如意　壬辰周改元長壽
甲午周改元貞聖又改延載　乙未周改元天冊萬歲
丙申周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　丁酉周改元神功
戊戌周聖曆元年九月武氏以中宗爲太子還居東宮以睿宗爲相王
庚子周久視元年復用夏正
辛丑周改元太定又改長安

癸未
中宗
中宗二十一年乙巳正月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中宗復位尊武氏爲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唐改元神龍是歲武氏死
景龍四年皇后韋氏弑帝臨菑王隆基討誅之

庚戌
睿宗
旦　高宗子　中宗弟
在位二年　文明　景雲　太極　是年改延和又改先天

壬子
玄宗
隆基　睿宗子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開元元年起鰲山燈棚十七年以生日爲千秋節二十九年
封孔子爲王　天寶三年納子壽王妃楊氏爲貴妃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十五年稱帝改元聖武陷長安帝奔蜀
太子亨即位於靈武尊帝爲太上皇
肅宗至德二年安慶緒殺祿山郭子儀復兩京太上皇還長安
寶應元年帝崩

丙申
肅宗
亨　玄宗子　纂位六年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至德二年帝還長安乾元二年史思明殺安慶緒
上元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廣德元年朝義死

壬寅 代宗
豫 肅宗子
在位十七年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己未 德宗
适 代宗子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建中四年朱泚反明年伏誅

乙酉 順宗
誦 德宗子
在位一年 永貞一

乙酉 憲宗
純 順宗子
在位十五年 元和十五
十四年迎佛骨貶韓愈

庚子 穆宗
恆 憲宗子
在位四年 長慶四

甲辰 敬宗
湛 穆宗子
在位二年 寶曆二

丙午 文宗
涵 穆宗子
在位十四年 太和九 開成五

庚申 武宗
炎 穆宗子
在位六年 會昌六

丙寅 宣宗
忱 憲宗子
在位十三年 大中十三

己卯 懿宗
漼 宣宗子
在位十四年 咸通十四

癸巳 僖宗
儇 懿宗子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一
乾符元年大同軍亂推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李克用為留後克用遂有雲中國昌沙陀人
乾符五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二年冤句人黃巢應之
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帝奔成都
中和元年黃巢將朱溫以華州降賜名全忠
中和三年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全忠遂有汴州
中和三年李克用破巢收復長安 中和四年賊黨斬巢以降
光啓元年帝還長安

光啓二年王重榮反帝奔興元朱玫立襄王熅為帝於長安
文德元年王重榮殺熅帝還長安

戊申 昭宗
曄 懿宗子
在位十六年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二
大順二年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建許州舞陽人
乾寧二年封李克用為晉王居晉陽
乾寧三年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反帝如華州
四年帝還長安
乾寧三年以王潮為威武節度使潮光州固始人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許州人
以錢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鏐杭州臨安人
乾寧四年王潮卒以其弟審知代之
光化三年宦者劉季述幽帝而立太子裕
天復元年季述伏誅帝復位宦者韓全誨劫帝如鳳翔
三年李茂貞誅全誨帝還長安
天復元年封李茂貞為岐王
天復二年封楊行密為吳王行密廬州合肥人
天復三年封王建為蜀王 朱全忠為梁王
天祐元年封錢鏐為吳王
帝遷都洛陽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隱上蔡人
八月朱全忠弒帝太子柷即位仍用天祐紀年

甲子 昭宣帝
柷 昭宗子 在位三年 天祐
天祐二年吳王楊行密卒子渥嗣
以高季昌為荊南留後季昌陝州人後名季興
天祐四年四月梁王朱全忠稱皇帝更名晃改元開平廢唐帝
柷為濟陰王而弒之唐亡
梁以馬殷為楚王 錢鏐為越王
正月契丹耶律阿保機稱帝更名億億鮮卑人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自高祖武德戊寅稱帝至昭宣帝天祐丁卯凡二百九十年唐代之 混一自甲申至丁卯凡二百八十四年

癸卯
天福八年 是歲殷建國 凡七國三鎮
南唐 元宗璟 保大元年 正月昇殂 子璟立後更名景
南漢 中宗弘熙 乾和元年 弘熙弒[illegible]自立
閩 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建元天德 稱延政攻[illegible]
殷
蜀
遼

甲辰
開運元年 是歲閩亡 凡六國三鎮
南唐
南漢 弘熙更名晟
殷 殷攻[illegible]閩併 朱[illegible]殺閩亡 凡四十七年
蜀
遼

乙巳
開運二年 是歲殷亡 凡五國三鎮
南唐
南漢
殷 殷改號閩是歲為南唐所滅
蜀
遼

丙午
開運三年 十二月契丹[illegible]德光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封為負義侯晉二主十一年
南唐 保大四年
南漢 乾和四年
蜀 廣政九年
遼 天顯二十年

丁未
漢 代晉 都汴
高祖 劉知遠 初名知遠 姓劉氏 沙陀人
晉天福十二年二月稱皇帝於晉陽 六月改國號漢 十二月還大梁
楚文昭王馬希範卒 弟希廣嗣
吳越忠獻王錢弘
南唐 保大五年
南漢 乾和五年
蜀 廣政十年
遼 大同元年 四月遼主德光卒 兀欲立 改元天祿 兀欲太祖嫡孫也

未
佐卒弟弘倧嗣 軍胡進思廢弘倧 而立其弟弘俶
凡五國三鎮

戊申
乾祐元年正月漢主殂 子承祐立
隱帝 承祐 高祖子 在位三年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卒 子保融嗣
遼 世宗兀欲 天祿二年

庚戌
乾祐三年十一月鄴都留守郭威弒其主承祐迎高祖弟崇之子贇而立之未至復弒贇漢亡凡四年周代之
馬希萼等殺其弟楚王希廣而自立
是歲南唐南漢後蜀北漢遼凡四小國

辛亥
周 代漢 都汴
太祖 威 姓郭氏 邢州堯山人
廣順元年正月郭威稱皇帝
楚弒其君馬希萼而立其弟希崇 十月唐伐之 楚亡凡五十七年
是歲北漢建國 湖南亡凡六國二鎮
南唐 保大九年 滅楚
南漢 乾和九年
後蜀 廣政十四年
北漢 世祖劉旻 乾祐四年旻本名崇漢高祖高之弟也 居太原 用漢年號
遼 天祿五年遼人弒阮欲 璟立 是為穆宗 太宗德光之子小字述律 應曆元年

甲寅 世宗 榮 太祖養子 父守禮
廣順四年周主威殂
榮立改元顯德
北漢：旻和崩鈞 乾祐七年六 月北漢主旻 殂子鈞立

戊午 顯德五年
南唐：中興元年 是歲去帝號 稟周正朔
南漢：恩赦侯鋹 大寶元年 鋹晟子也
北漢：天會二年

己未 恭帝 宗訓 世宗子 在位七月
顯德六年六月周主 榮殂宗訓立生七 年矣明年為趙匡 胤所纂凡九年
遼：應曆九年

宋 代周 都汴
南唐 南漢 後蜀 北漢 遼

庚申 太祖 匡胤 姓趙 氏涿郡人纂 位十七年
周恭帝顯德七年正 月趙匡胤稱皇帝 國號宋改元建隆 廢周主為鄭王 是歲凡六國二鎮
南唐：中興三年
南漢：大寶三年
後蜀：廣政二十三年
北漢：天會四年
遼：應曆十年

辛酉 建隆二年
南唐：唐主景殂 子煜立

壬戌 建隆三年
南唐：後主煜 元年

癸亥 建隆四年改元乾德
是歲荊南高保融 降宋天下宋南唐 南漢後蜀北漢遼

六國吳越一鎮

乙丑 乾德三年
是歲宋滅蜀蜀主 孟昶降封為楚王 凡五國一鎮
後蜀：國亡自乙酉 至乙丑凡四 十一年 宋滅之

丁卯 乾德五年 夏州李 彝興卒子克叡嗣

戊辰 開寶元年
南唐：後主六年
南漢：大寶十一年
北漢：天會十三年七 月北漢主鈞殂 養子繼恩立九 月漢弒繼恩立 鈞養子繼元 繼 恩本姓薛氏 彭城公繼元本 姓何氏母世祖 女也初適薛 釗生繼恩再適 何氏生繼元鈞 皆養為子
遼：應曆十八年 遼弒其主璟景 宗賢立改元保 賢世宗子小 字明扆

己巳 開寶二年

辛未 開寶四年
是歲宋滅南漢執 劉鋹以歸封為恩 赦侯凡四國一鎮
南漢：國亡乙丑至辛 未凡六十七年 宋滅之
北漢：廣運四年
遼：保寧三年

乙亥 開寶八年
是歲宋滅唐唐主 李煜降封為違命 侯凡三國一鎮
南唐：國亡丁酉至乙 亥凡三十九年 宋滅之

丙 開寶九年十月宋主 匡胤殂弟晉王光
太宗 炅 初名光義 太祖弟二十一年
北漢：廣運九年
遼：保寧八年

子 戊 寅 | 己 卯

[illegible]更名旻改元太平興國 凡二國一鎮

太平興國三年
泉州[illegible]卒子
[illegible]嗣
[illegible]以[illegible]獻[illegible]
[illegible]國
太平興國四年
[illegible]討北漢劉繼元降封為彭城公
宋混一中國惟遼外國

[illegible]卒[illegible]至己卯凡二十九年
宋滅之

乾亨元年

宋 以火德王 色尚赤
太宗至欽宗混一中國 高宗至[illegible]國公南渡江

戊 戌

真宗

混一中國 都汴 遼景宗乾亨二年
在位二十一年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太平興國五年夏州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端拱七年賜繼捧姓名曰趙保忠
太平興國五年繼捧從弟李繼遷叛
淳化二年賜繼遷姓名曰趙保吉
至道三年封為西平王
太平興國七年遼乾亨四年遼主賢卒子聖宗隆緒立明年復號契丹
恆 太宗子 契丹聖宗統和十七年
十五年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在位二
天禧五 乾興一 咸平四年遼保吉死 六年
保吉既死子德明嗣景德三年德明降
景德元年契丹侵澶州帝自將禦之盟契丹平宋
為兄契丹為弟自是南北通好宋與契丹始通

遼 契丹
居臨潢
景宗
賢 世宗子
在位十五年
保寧十
乾亨四
聖宗
隆緒 景宗子
小字文殊奴
在位四十九年
統和三十
開泰九

癸 亥 | 甲 辰

仁宗

禎 真宗子 契丹聖宗太平三[illegible]
在位四十二年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明道元年夏州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寶元元年元昊從稱夏帝更名曩霄改元天授禮
法延祚慶曆四年元昊降冊為夏國主八年元
昊卒子毅宗諒祚立諡元昊為景宗改元延嗣
寧國皇祐二年改元天祐垂聖五年改元福聖
承道嘉祐二年改元成都八年改元拱化
天聖九年契丹主隆緒卒子興宗宗真立
至和二年契丹主宗真卒子道宗洪基立
帝之世契丹敗盟而中止西夏僭叛而終服

太平十一
復熙 契丹
興宗
宗真 聖宗子
小名只骨
在位二十五年
景福一
重熙二十四

英宗

曙 仁宗兄濮安懿王允讓子
在位四年 治平四 遼道宗清寧十年

道宗

戊 申

神宗

頊 英宗子 遼道宗咸雍四年
在位十七年 熙寧九 元豐八
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三年以安石平章
事九年安石罷相
熙寧元年夏主諒祚卒子惠宗秉常立改元乾道
四年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九年改元大康元豐八年改元大安權宜西夏
諒祚兵力弱矣
熙寧七年遼咸雍十年遼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烏
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女直本號女真避遼興宗
諱改為女直其先黑水靺鞨也始祖函普自高
麗往居完顏部五傳而至烏古迺
元豐八年
三月帝崩英宗后高氏臨朝
煦 神宗子 遼道宗大安二年
在位十五年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洪基 興宗子
小字查剌
在位四十六年
清寧十
咸雍十
大康十
大安十
壽隆七
復國號遼

天祚帝
延禧
道宗孫

丙寅

哲宗

元祐元年宣仁聖烈皇后高氏聽政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光卒

元祐八年宣仁太后高氏崩

紹聖元年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

元祐元年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改元天儀治平六年改元天祐民安元符二年改元永安崇寧元年改元貞觀宣和二年改元元德又改

雍寧

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劾里鉢卒弟頗剌淑嗣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頗剌淑卒弟盈歌嗣

信 神宗子 遼道宗壽隆七年

在位二十五年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重和一 宣和七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天祚帝延禧立

在位二十四年 乾統十一 天慶十一 保大四

保大四年國亡

丙子至乙巳稱帝二百一十年爲金滅之

宣宗 淳 道宗弟洪本之

辛巳

徽宗

宣和四年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稱帝於燕降封天祚帝爲湘陰王六月淳死其妻蕭氏主國事立天祚帝之子秦王定爲帝十月金陷燕京蕭氏出走伏誅宣和七年乙巳遼保大四年天祚帝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婁室獲之以歸封爲海濱王遼亡

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盈歌卒兄劾里鉢之子烏雅束嗣

政和三年遼天慶三年烏雅束卒弟阿骨打嗣四年阿骨打陷遼寧江

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女直完顏阿骨打稱帝更名旻國號金改元收國

重和元年使馬政如金約夾攻遼

宣和五年癸卯金天輔七年八月金主旻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

宣和七年乙巳金天會三年九月金人分道南侵

子 蕭幹立爲天錫帝 居燕三月卒

金 女直 居會寧

太祖 旻 本名阿骨打 姓完顏 八世祖曰函普

在位六年 收國一

丙午

欽宗

十二月帝傳位於太子稱太子即位尊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宣和七年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是爲西遼德宗又號天祐帝

高宗紹興六年大石卒其妻感天太后蕭氏稱國事改元咸清

紹興十二年蕭氏卒大石子仁宗夷列立改元紹興夷列卒其妹承天后普速完權國事後仁宗子直魯古立改元天禧嘉泰元年國亡遼遂絕祀

桓 徽宗子 金太宗天會四年

在位二年 靖康

靖康元年正月太上皇帝南幸金人圍汴京二月以三鎮畀金人汴京圍解四月太上皇帝還京十一月金人復圍汴陷之二年太上皇帝及帝如金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而去

天輔五

太宗 晟 本名吳乞買 太祖弟

在位十二年 天會 滅遼 分宗

天會六年戊申爲宋高宗建炎二年

午

宋 南渡江 都臨安

五月康王構即位於應天府改元建炎張邦昌伏誅十月高宗如揚州

太宗己卯至欽宗丁未凡百四十九年

宣門作妖書始於是年

高宗 構 徽宗子 在位二十六年

建炎四 紹興二十一

丁 建炎元年

未 即欽宗靖康二年

己 建炎三年二月帝自揚州渡江

酉 金師入明州帝次於昌國海中

庚 建炎四年正月帝如溫州金師北還

戌 三月帝還越州

辛 紹興元年

亥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

金 都會寧 宣宗遷汴 海陵王燕京

太宗 晟 姓完顏氏 都上京會寧府

天會五年

天會七年

天會八年 立劉豫爲齊帝盡有中原

天會九年

干支	宋	金・蒙古・元
甲午	端平元年 正月孟珙會大蒙古國之師滅金 是歲南北兵始交	天興三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末帝承麟遂自縊死是日國亡 金自乙未稱帝至甲午為宋及蒙古所滅 凡百二十年
辛丑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崩在位十三年
丙午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皇帝貴由即位四年崩
辛亥	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皇帝蒙哥即位
己未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崩在位九年
庚申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即位 是歲始建元中統 明年妖僧作滅道一書入於法苑珠林
甲子	景定五年 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	蒙古至元元年
度宗	禥 理宗弟福王與芮之子 在位十年 咸淳	
辛未	咸淳七年	至元八年 蒙古建國號曰大元
甲戌	咸淳十年 七月帝崩太子㬎即位	
幼主	㬎 度宗子 在位二年 德祐 國亡	
丙子	德祐二年 三月大元伯顏入臨安帝出降至大都降封瀛國公 五月帝兄益王昰即位於福州尊帝為孝恭懿聖皇帝	大元至元十三年
端宗	昰 度宗庶長子 即位於福州 二年 景炎	

戊寅 景炎三年四月帝崩於碙州弟衛王昺即位改元祥興

帝昺 度宗庶子 在位一年 祥興

己卯 祥興二年 二月師潰帝崩於海宋遂絶祀 元至元十六年是歲混一天下

宋自太祖庚申即位至帝昺己卯凡三百二十年

混一百四十九年南渡己酉至丙子百四十八年 二主四年

元 世祖王 色尚質

元朝秘史云世祖忽必烈之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狼一箇慘白色鹿相配了生出一箇人名巴塔赤罕至二十世始生帖木真是爲蒙古部長於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自稱大蒙古國皇帝再四世生忽必烈於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乃元之至元十六年也宋主入海遂亡宋祀始絶元始混一至元十三年雖克宋京而復宋幼主端宗乃立於福州未爲混一

世祖 忽必烈 憲宗弟 都北平 在位三十五年 居沙漠僭據二十年 混一十五年 中統四 至元三十

己卯 至元十六年 二月宋帝昺偕官屬俱赴海死帝始混一

辛巳 至元十八年 帝信髡師之惑盡焚中國道藏經書闢儒道二教爲外學貶孔老爲中賢尊髡門爲正道自是道藏始隳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以宋幼主隨同母全太后爲僧尼出家髡門於土番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髡門祥邁作辨僞錄入釋藏是月梟羣集羣鳴於大明殿 正月帝崩

成宗 帖木兒 世祖孫 在位十三年 元貞二 大德十一

丁未 大德十一年 正月帝崩

武宗 海山 成宗姪 在位五年 至大四

戊申 至大元年 髡門之徒假道爲名稱道人立白蓮社奉佛作亂自此始下令悉誅黨類

辛亥 至大四年 正月帝崩

仁宗 愛育黎拔力八達 武宗弟 在位九年 皇慶二 延祐七

壬子 皇慶元年 改生日爲天壽節

庚申 延祐七年 正月帝崩

英宗 碩德八剌 仁宗子 在位四年 至治三

癸亥 至治三年 帝乃大建佛寺以爲求福工未完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於行幄 九月鐵失伏誅

泰定帝 也先帖木兒 顯宗子 在位五年 泰定四 致和

乙丑 泰定二年 息州民趙醜斯郭菩薩等念彌勒佛爲亂

戊辰 致和元年 七月帝崩 是歲九月濠梁雙雉銜紅光燭天光射千里是日 大明帝降生

明宗 名和世㻋 武宗長子 在位五月

文宗 圖帖木兒 武宗子 在位五年 天曆二 至順三 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

壬申 至順三年 八月帝崩

寧宗 名懿璘質班 明宗次子 在位二月

順帝 妥歡帖木兒 明宗子 國人謂宋幼主外婦之子 在位三十六年 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二十八

丁丑 至元三年 廣東朱光卿等反稱國號大金改元赤符 陳州人胡閏兒唱偈子念彌勒佛號香火

戊寅 至元四年 漳州等處李志甫等反

丙戌 至元六年 汀州等處羅天麟等反

辛卯 至正十一年 潁州等處劉福通韓山童韓咬兒杜遵道等反以紅巾為號蘄州徐貞一稱帝改國號天完改元治平

癸巳 至正十三年 哈麻等進西天僧房中運氣之術帝淫樂以法及西方秘密法帝皆習之令宮人作天魔舞自此樂淫無度國勢危矣作釋氏之禍也

甲午 至正十四年 泰州等處張九四等反稱誠王改元天佑

乙未 至正十五年 劉福通迎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都亳州號宋改元龍鳳 是歲羣盜蜂起天下板蕩生民無主惟向豪傑悉歸

大明兵自和州渡江太平等路悉皆歸附

丙申 至正十六年 是歲集慶鎮江廣德及陳也先悉歸 大明

丁酉 至正十七年 是歲常州寧國江陰州徽州揚州諸路悉歸 大明

戊戌 至正十八年 關先生等反陷上都等處燒宮闕帝自此不復遊幸 是歲婺源建德蘭谿婺州諸路悉歸 大明

己亥 至正十九年 是歲諸暨州衢州處州諸路悉歸 大明 陳友諒稱漢王

庚子 至正二十年 是歲信州歸于 大明 陳友諒殺其偽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

辛丑 至正二十一年 是歲建昌饒州悉歸 大明

壬寅 至正二十二年 是歲江西隆興諸路悉歸 大明

癸卯 至正二十三年 明玉珍稱帝國號夏改元天統 是歲 大明與偽漢兵戰於鄱陽湖陳友諒敗死子理閉城保武昌

甲辰 至正二十四年 禁止西番僧人佛事 是歲 大明克武昌擒偽漢主理其所據諸郡悉降廬州中興歸峽潭衡等路悉皆歸附

乙巳 至正二十五年 是歲寶慶贛州韶州南雄安陸襄陽泰州等路悉歸 大明 是歲賊臣孛羅伏誅

丙午 至正二十六年 是歲高郵淮安徐宿濠泗潁安豐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悉歸 大明 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

丁未 至正二十七年即 大明吳元年 是歲執張九四 松江沅州平江通泰無錫台州溫州慶元沂州益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鄧武福州諸路悉皆歸附 大明 克取東昌

戊申 至正二十八年 大明洪武元年時中原諸郡悉歸 大明帝知順天命自謂我本胡人難為中國主復歸沙漠明年帝崩于應昌 大明以帝知順天命謚曰順帝 國人謚曰惠宗

通前沙漠僭號共十四主一百六十一年 帖木真至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居沙漠未混一前六十八年

自宋祥興二年己卯宋亡元方混一至順帝戊申九十二年

自開闢至洪武元年戊申通該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年

自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凡三千七百一年

通鑑博論卷下終

取史斷之首章以銘是書之右

伊遼古之初肇自顯穹生民歷選羣辟以迄于今墳典以前邈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若稽古帝王大經大法炳如丹青綱常典則具在六經後有作者順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一于此則亡由於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中國不由於此則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斷斷乎不可易也

宋端平三年十一月長至坡山南

宮請一撰

歷代受革報復之驗

夏

初堯使禹續父業治水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堯錫以玄圭告成厥功舜即位使禹為司空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己位舜南巡狩崩于蒼梧禹避商均之位于陽城天下之人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之位國號夏惜乎傳至第十六王桀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殘傷百姓天下顫然而患之寵嬖妹喜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禪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殷湯修德諸侯畏服伊尹佐湯師師伐桀放于南巢而死湯以其子孫宗室之衆而奉其祀與國同其悠久是謂興滅國繼絕世之故也

商

成湯因夏桀無道放于南巢而革夏命全其宗嗣以奉禹祀與國悠久是以商之建國傳三十王歷六百二十八年之久蓋應乎天順乎人取之以仁之報也始湯之放桀全其宗廟而承殷之祀故天報之以德故也原其湯之伐桀也因桀以酒池肉林之故及其商之亡也紂亦以酒池糟堤而為武王所伐蓋亦有自矣

周

武王因商紂無道伐之而革命代商為天子乃使管叔蔡叔相紂之子武庚為君治殷後武庚以流言誅之乃封微子以代殷後而奉殷祀改國號宋與國相為悠久除微子封於宋以代殷用天子禮樂而不臣仍以臣侍君禮待之其宗室奴僕五千餘人乃以箕子封為朝鮮以奉殷祀是謂半萬商人渡遼水是也

秦

昭襄莊襄王滅東西二周而周祀未絕秦之嗣亦絕矣始皇以異姓之子併六國而一天下自謂基業可

以傳之子孫億萬斯年而無墜矣始皇既死一世嗣
位未及三年卒為趙高所弒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亡族滅為天下笑何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昭昭詎不信矣

漢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
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
操執柄遂弒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

伏后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
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
近乎報施之理乎

魏

曹丕父操為漢臣窮凶巨惡深奸極詐世執漢柄心
懷篡逆為賊臣之魁首培成篡漢之基嫁惡逆於其
子及操死丕乃移漢祚奉獻帝為山陽公是為文帝
得國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開萬世亂臣賊子僭
亂之原然而猜忌宗親嫌疑日作致使親親之間婚
媾不通同氣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任異姓
為腹心視骨肉如讎敵卒為異姓之所滅子孫皆不
得其死豈非天之報漢乎

晉

初司馬懿以陰謀狡險世執魏政受遺二主佐命三
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幽置魏宗室于鄴肆制之威
同於莽操其子師昭弒一君廢二王昭子炎遂篡其

國是為晉武帝一傳至於惠帝昏愚蒙闇賈后專政
殺太子遹趙王倫殺賈后篡位遷帝金墉倫敗乘輿
反正既而宗室爭權成都王穎以誅討奸臣為名舉
兵犯闕其東海王越等奉帝親征六軍敗績帝傷頰
中三矢墮車草中遂亡六璽侍中嵇紹衛帝被殺血
濺御衣厥後骨肉自相殘殺子孫皆不得其死識者
謂足以報殺諸曹之恨焉懷帝為胡漢所擒俾着青
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璽之忿焉愍帝

僅得虛名服㡯不給荐被圍辱與櫬出降蒲伏虜廷洗爵執蓋識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隕車之痛傳至東晉安帝恭帝卒為劉裕所滅而奪國焉好還之理詎不信乎

宋

劉裕弒晉安帝恭帝而奪其國是為武帝其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至文帝卒為太子劭所弒其後皆不以壽終廢帝卒為楊萬年弒而刎其首順帝亦為蕭

道成所弒而奪其國豈無天道乎

齊

蕭道成弒宋廢帝順帝而奪其國是為高帝得國之初盡勦劉氏之族而絕其祀厥後骨肉相殘子孫殄滅東昏侯為豐勇之斬其首以送蕭衍卒為蕭衍所取天之報施信不誣矣

梁

蕭衍弒東昏侯和帝而奪齊國是為武帝自是懼篡弒之禍斷葷茹素崇事佛門宗廟不血食卒致侯景之禍餓死臺城簡文帝為侯景土囊壓殺之元帝為蕭詧所弒敬帝為陳霸先所滅傳至四主皆不得其死豈無天道之報乎

陳

陳霸先為梁臣平賊景有功於國值元帝為西魏所擒乃奉立敬帝可謂忠於王室矣曾未朞年復弒之而篡其位是為武帝其後子孫五傳至後主被隋所

伐而擒之滅其國蓋亦有天道焉

北魏

道武帝見母賀太后之妹賀氏色美密令人殺其夫而奪之生清河王紹兇狠無賴至見譴責乃夜踰垣入宮弒帝議者謂即所殺之夫也蓋帝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乃為子所殺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天之所報如影響然

北齊

高洋繼父兄之位是為魏臣推移魏鼎篡奪大位是為文宣帝滅魏宗室盡亦其族厥後為周人所取子孫絶滅勦無遺類此天之報絶魏之嗣也

後周

後周之得國宇文泰親弑西魏孝武帝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子覺遂篡奪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帝覺帝毓俱被宇文護弑殺後楊堅篡奪其國盡滅宇文之裔天之所報滅西魏之譴也豈無故乎

隋

楊堅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撰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倖釁遂竊周鼎是為文帝盡滅宇文之族使其灰飛烟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自後其子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弑父殺兄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殺其猶子七人屠戮之慘卒相報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床簀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也語

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

唐

李淵逼隋恭帝禪封恭帝為酅國公以奉隋祀是為高祖選用隋之子孫量才授任始終如一無纖毫嫌隙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故其享國傳二十一帝歷二百八十八年之久豈無天道以報全隋之祀焉然中宗卒為妻所弑憲宗為陳弘志所弑敬宗為蘇佐明所弑昭宗哀帝為朱温所弑奪其國而絶其祀此篡隋之報也

梁

朱温本碭山一民為黃巢賊黨力屈来降宗與過分寵過而驕貪欲無厭困逼天子迫脅遷都害朝臣殺太后勦諸王弑昭宗哀帝遂移社稷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几上肉殆與安祿山無異回視前日弑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唐

李存勗本唐臣繼父位封晉王因朱温篡唐志在誅滅不三四年間遂殄滅梁族遷踐天位是為莊宗居及三年被郭從謙作亂中流矢而亡明宗以異姓之子得之再傳亦為石敬瑭所取豈無故乎

晉

石敬瑭以唐朝禁衛之親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以土地借其兵力而伐唐逼帝舉宮自焚而取其國是為高祖傳及出帝竟為契丹入寇執之舉族北遷蓋亦有天道之報焉

漢

劉知遠因晉出帝被契丹所執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而天下歸服豈其材德而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無功德以及天下不足以當皇天之景命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蓋根蹊者不固基薄者易危此自然之理也

周

郭威仕漢為樞密使弒隱帝及湘陰公而革漢命是為太祖原其得國也以契丹之入寇太后命北征至澶州兵變以黃旗加身而立之居位未及三年而殂世宗以異姓之親入繼大統傳至恭帝亦因契丹入寇帝亦命趙匡胤北征至陳橋兵變一旦以黃袍加身而立之與其祖郭威至澶州以黃旗加身而立之其事亦同天道好還報復如此豈無天道乎遂為宋太祖所取

遼

太宗德光既滅晉執出帝同后妃侍從置之黃龍府謂出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厚給衣廩奴僕田土以贍之至世宗既時請依漢人地面居住乃遷于大寧之建州給田八十餘頃添與奴僕牛隻耕具令從者耕桑以給衣食至宋真宗時尚無恙後皆得以終壽子孫不絕所以遼太宗世宗傳六主世有令君皆壽考終歷二百餘年之久此亦全晉子孫之

報也

金

阿骨打因遼天祚無道歲徵海東青於其國國人苦之乃滅遼執遼帝而殺之自稱帝體中國之禮樂立省院一如唐宋制度可為壯矣傳至帝吳乞買恣逞驕悍貪得無厭陷汴京執宋徽欽二帝幽困窘辱使皆不得其終連年侵擾中國生民不得安其業厥後一傳而為姪完顏亮所弒而自立再傳完顏亮亦為將士所殺再傳而為胡沙虎所殺皆不得其死至於哀宗守緒連歲被兵而無休日元宋夾攻城陷自經宋將斬其首金人焚其尸宋乃取其骨與首獻得於太廟埋其骨於大理寺之獄自是女真之類殄殲幾絕至元種類無二百人此其報徽欽二帝與遼帝不得其死乎豈無天道耶

宋

初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

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國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杜太后為子孫計其長且遠也豈料三百年後賈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今元待宋后幼君禮意彌篤是亦其初厚待柴氏之報也周既為宋柴氏屬族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元於趙氏屬族一無所問是亦其初不殺柴氏之報也師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隣郡聞風歸降今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無反覆者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肯多殺之報也天理之報有此四者斯確論矣

歷代受革報復之驗

歷觀自古人君之受命也自三代至宋二十四朝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八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最為長久蓋取之以仁守之以德故也其六朝五代皆未有安享承平百年者何在乎受命之君其德如何耳有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子孫皆得悠久三代之君是也無德者天必假之以殃子孫殄無遺類六朝五代之君是也觀其革命之際報復屠戮之慘或亂生於內或患生於外自相魚肉豪傑乘此得志社稷以為丘墟國亡身滅

原缺

通鑑博論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寧王權撰權有漢唐秘史已著錄此書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表上蓋奉太祖勅撰者前二卷論歷代史事大畧後一卷倣史家年表名之爲天運紀其上中二卷所云外記者劉恕陳桱之書也正記者司馬光之書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下卷圖格中於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書廖永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此非寧王之書法而太祖之書法也德慶一案盡此二十一字又何他詞之說云云夫林兒之死猶義帝之死也明初奉龍鳳年號永忠之死亦猶淮陰之死也諉過永忠一語而解兩失此眞舞文之曲筆曾乃以爲定案於義殊乖下卷之末有永樂五年御製文一篇題曰歷代受命報復之驗蓋官爲刊行因而附著其文純聚報應輪迴之說援爲淺陋後有成祖自跋云觀其革命之際報復屠戮之慘或亂生於內或患生於外自相魚肉又云察其歷代報復之由以明天道好還之理觀其所言似乎尚畏天道者而革除時屠戮之慘乃無復人理天下後世之耳目

可以是言掩耶又案明史權本傳曰權常奉勅輯通鑑博論又作史斷一卷今考是書凡例云一取史斷爲法加諸簡側下卷之末云取史斷之首章以銘是書史斷者宋端平三年南宮靖一所作今尚有傳本非權作也

蔗山筆麈一卷

〔明〕商輅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蔗山筆麈一卷》提要

明　淳安商　輅宏載著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霸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周鄭交質是桓文前已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康希仙相傳唐永徽三年爲睦州刺史自州昇仙嘗見顔魯公撰海濮鐃房睦台六州刺史康希銑神道碑載希銑自房州刺史轉睦州遷台州開元初入計請

致仕三年歸其鄉會稽郡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以疾卒春秋七十蓋希仙即希銑也昇仙云者好事者妄誕傳之爾

趙德父金石錄有唐睦州龍興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開元三年二月　日立郡人朱霽藏其墨本蓋希銑刺史時所作而劉幽求爲刺史時所立也有云叨居紫綬之榮濫荷朱幡之寄自表其爲刺史時也文詞謹嚴屬對親切而嶠之書尤工惜經火焚蕩碑亦不存

高駢有題青溪方仙務廟詩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駢以唐室多故擅兵江淮乃篤意求神仙事任呂用之等造迎仙樓爲寓鶴乘之作仙去狀每訪求神仙遺蹟覬有所遇故爲此詩後爲畢師鐸輩拘囚而殺之名列叛黨傳其求仙之效乃如此

圖經載嚴陵山水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有經據如杜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云杜若芳洲翠嚴光釣瀨喧如

丁谿越嶂亦見于杜紫微詩云翠巖千尺倚溪斜曾見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江梅遲見二年花蔡天啓上牋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閴寂一葉隨而亦鬧莫不有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詩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峰繡嶺圖經何所據也

楊綰一相而郭中令頓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人謂儉德所風一何化背之速余以爲古人相成類有深意卽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非其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顧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百僚正以成公權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矣

商君書第七篇以開塞爲名意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看來鞅無他術惟有告姦一節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歟

嬉戲宮闈微過也日磾果於殺子賂醫酖后大逆也子

孟昏於庇妻卒之忍於子者榮施七葉不忍於妻者禍至族滅乃知日磾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纖纊雖賤駢門裸質故豳風七月所急農桑執耒暫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憶無褐終年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予穀價貴賤古今有極懸者如唐元宗時數錢斗米而晉襄國大饑每穀二升直銀一斤侯景之變升米直八萬錢可以平準古今之民生矣

唐費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

請難詔而樓璉草之璉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矣乃
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爲
志士仁人耳然不能靦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
相維者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替以離
合爲驗後世鄙薄自相吳越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遭
恆必由之譬有蛇於此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此生蛇
也擊尾而首不應擊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
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受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

此亦自斷而未誅者耳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
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
事舍人竊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
遽弃孔戣見其副章譴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
戣因上疏劾涉外補卽此一事綠林豪客亦且掩口
胡盧之矣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柱占星者言
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禳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
軍士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賚軍軍中負而詬
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嗚呼均一散財也散之
於蚤易於見德瀕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爲黃老則近道
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且必求勝此
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噓炎祚
之燼孔明事勢較子房爲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
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爲實其爲人傑吾不能伯仲之
矣或又謂我朝文成劉公開刱之功不減子房道術

相類特末節不及耳余謂漢高之豁達可以情求皇
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畱侯以
智全文成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語曰以明示下者暗宋祖豁達洞微可謂英主徒以石
漢卿言外事信之不疑以張瓊之親任一旦中於讒
人之口撾碎瓊首又漢卿親爲之泰山在前而不見
僉壬怙威而不覺起於一念好察之心爲小人所窺
流至此極也比知瓊冤漢卿者誅之可也而以薄責
償之悔過之心終不勝其好察之心故耳是故人主

戒於大察
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嘗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及全忠之篡召爲禮部尙書不赴聞哀帝弑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凜秋霜誠不虛耳五代舊書至詆爲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稗史之謬乃爾故是非衷於正史尙得十之八九馮于稗史希不失實矣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

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顧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

昔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人嘗疑之不知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正當前五代革朝之際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安保無事自非親征不可也且太平興國之五年太宗以契丹入寇亦嘗下詔親征行至大名而戎主遁去故太宗詩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知古大臣行事固非草草胸中先有成算而更效法前王使人主斷然行之而不疑也彼以孤注傾萊公者豈定論哉

貞觀初有語太宗佯怒以試佞人者帝善其策而不用曰吾以誠待天下也誠字恐帝亦未必然若人主果誠眞心要百姓富足要百姓賢孝無一些差歧念頭

求多於百姓天下士大夫之精神自然收束到這上面來雖欲爲佞亦不可得譬如作家子必不惑於游冶只爲念頭誠切耳若念頭不眞只要別人替我作得好看致佞之道也佞者必巧又安可以佯怒得耶

稽侍中蕩陰之死議者謂忠矣未孝也侍中亦何嘗以謝天下萬世然實山濤悞之也侍中初不仕晉豈不雅類王裒濤乃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夫天地四時有消息忠臣孝子負不共戴天之讎亦有消息乎紹于時宜不聽濤既已聽濤而委質於人則

蕩陰安得不死紹仕傷義非死傷勇也叔夜絕交之
書見濤早矣
杜祁公之帥幷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包樞密知開封府上任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法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周茂叔年少時不爲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淸獻深爲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於陳忠肅公羅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可想見三君子闇

然爲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東漢宦者如鄭衆一心王室呂強淸忠奉公唐末如張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椎實自衆始承業以莊公之梟爲恢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豎未爲不知人

嚴陵自六朝以來皆爲封建之地宋孝武帝封其子爲新安郡王而文帝孫延年遂紹其後蕭齊海甯恭王亦封新安梁文帝子禹陳文帝子伯固亦皆建國于茲唐太宗封其孫徽而宋太宗以皇弟領防禦使歷建德軍節度使宣和三年高宗以皇子領遂安慶源軍節度使理宗以外戚楊谷封新安郡王寶祐五年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鎭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鎭愈爲增重蓋南朝都于金陵南宋駐蹕臨安皆畿輔重地也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元至元嚴州志朱池因朱買臣鑿池滌硯得名世稱唐李頻文其碑謂吳王濞舉兵西鄕帝出師征討民不遑居買臣逃難至此按漢書景帝二年吳王濞舉兵敗走丹徒保惠越後十二年而武帝立之十五年而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時買臣因邑子嚴助石兒拜中大夫論築朔方事詘宏且以是年五十歲其負束薪

歌謠道上時爲四十歲在吳王舉兵後則因逃難而居此爲可信今幽徑山有漢會稽太守朱買臣墓距朱池五里蓋買臣爲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擊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而葬在此地者當是其子山拊護其喪來葬此山也蓋富春在漢初隸會稽後乃分隸吳郡而此則富春之地又桐廬縣東南十五里有朱家橋橋畔有朱一郎廟亦其遺蹟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攜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四湖舊相傳漢光武微時避王莽之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時光武號白水眞人後人因以名湖湖上有張一郎西鄙廟邑人姚建和詩云底事名爲白水湖世傳文叔困窮途寃旐未入黃金殿圖讖先占赤伏符高獲數能推六甲嚴光終欲老三吳飛龍已向河陽去千載令人仰聖謨其傍有白水郵隔江又有龍伏郵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杜牧之自睦州刺史入爲司勳郎史館修撰以書謝宰相云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氛昏漸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惟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援自汙泥升于霄漢卻收斥錮令廁班

行仍受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又除官歸京詩有云豈意籠飛鳥還爲錦帳郎嚴州上游名郡山水之鄉素非惡地而牧之又以疏直乃怏怏不平如此豈不過甚矣哉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歿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懿本成矣

傳燈錄載陳尊宿法嗣二人其一睦州刺史陳操其一嚴陵釣臺和尚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而錄操語有

與僧論彈自摑云操罪過及齋僧操自行食按刁衎記載睦州刺史名姓甚備又元和姓纂皆無陳操以時考之當是陳晟或後改名操爾傳燈錄所載蓋不足信也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冉郎中詩云志業過元宴

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不傳矣

嚴陵雜志云施肩吾以長慶中隱洪州西山學神仙嘗遺徐凝書題其後云西山學仙者施肩吾頓首徐五處士詩仙執事其意欲凝以學仙也後不著其所終今詩集標曰施仙翁其及第告標曰施眞人蓋後世以仙名歸之謂爲美稱也

施肩吾徐凝皆分水人復同時皇祐中孫陳倩爲肩吾集後序謂肩吾出於延招徐凝居於柏山二邨以施徐爲名而宗裔甚繁今觀施氏所藏肩吾及第告則云桐峴鄉寶成里縣境不復有此鄉當是後世改爲延招耳

范文五公年譜云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淅上遇風詩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

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寄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又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騤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嚴處士方干像張堂之東壁夏六月徙蘇州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

蘇部修人事斯亦勞矣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閒庶得義獄之意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載陸羽與李秀卿論水第爲二十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十九又載劉伯芻言曰凡較水與茶宜者有七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不與焉又新自謂嘗挹而比之誠如其說又客有熟于兩浙者言刺永嘉過桐廬至嚴子灘其溪至清水色深翠家人常用

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冷遠矣又新記云爾今城北玉泉出烏龍山麓其水甘香尤宜茶殆所謂乳泉石池漫流者也惜乎前此未有稱之者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刦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國作銀鑪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喧索蹤跡去來辭連北彊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北城是也諺云行陣之間不厭詐僞茲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趙元得盜於儔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於眉睫閒耳此幾於古之色聽者較諸筆楚孰優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聲臆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以鉤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羅織鍜簡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疏以此求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余嘗謂眞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

未必不與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脾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讋夷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壯哉言也其志士之思乎彥章一日在梁一日不亡兵敗被俘延頸就死不可不爲濁世一强男子歐陽子深取之謂五代一人特爲立傳又贊其畫像嘖嘖不置口嗟乎蜚廉惡來紂之忠臣殷之賊也典韋龐德操之忠臣漢之賊也

朱溫淫毒慘穢爲亂臣賊子冠章以鷹犬之才利其腥羶之養力屈而死特唐代戮人耳譬之虎豹豺狼恣其吞噬一遭羅虞狰獰咆哮猶有猛氣何足憐也永叔獨於斯人取之何也溫公常帝梁矣帝梁則彥章之死當與顏眞卿比光何怪乎永叔之愛之也永叔之愛悞之者溫公也

大歷閒秋潦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意主掊克因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更遣御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萬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然猶心切民隱又況吾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虐民之生亦可惆矣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古人厚道乃爾今人視官廨直傳舍去如脫屣誰爲修之者

蕭穎士郊遊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爲王尚書也旦日造謝尚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楊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於大達難矣尚書之言可爲輕薄少年之炯鑑

蔡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青力也而龐穎公實成之不然襲蔡之期告如晉公一沮格何韓絳之入諫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

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之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之者成之也養之弊常在大臣激之弊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摸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沈天師宋均之取公嫗於巫家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並有許大識力見或不眞中情稍怯此定不能

姑姪子母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

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甯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古人以赦爲奔馬之委轡又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矣抑書有之眚災肆赦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則赦令不失爲好生盛世時一行之未爲不可也當時露臺密議遽騰里巷而候脈復生適宜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昊彼謂無赦爲刺沮之痤石者毋乃刑名家深刻之緒論乎

灌園處士計敏夫曰樂天薦徐凝屈張祜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忌才予讀皮日休論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比興豔發皆當時輕薄之流態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

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不羈之狀往往見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干學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反其詞蓋鄙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識凝則凝之朴略椎魯蓋可知矣樂天以實行求士荐凝而抑祜理固然也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眞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李文桐廬人嘗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返好讀書嘗

嶁子山深器之嘗作林泉讀書圖云深林颯颯無人

到卻是秋風落葉聲拋卷出門聊倚杖且看山下白

雲生劉伯溫和云茅屋秋風黃葉裏隔溪聽得讀書

聲松蘿陰密無行處更有晴雲滿路生元季多故江

浙行省以便宜行事令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

栗夫等遊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竟以詩文終

所著有近山集

蒹山筆塵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商輅撰輅有商文毅奏議已著錄是編雜論史事僅三十三條頗好持異論如謂宋天書事亦有深意不可盡加訾議是何言歟

政監三十二卷

〔明〕夏寅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監三十二卷》提要

政鑑序　　栽溪汪氏文賢[illegible]篆書

天人二致乎哉氣運之消息世道之升降焉爾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聖人者出御氣以制亂合天而同人然後成位乎中而三才判矣是故懷襄之勢方割也俾乂之則唐虞之世不患有洪水而患無堯舜桀紂之惡不悛也弔伐之則夏商之季不患有暴君而患無湯武周之衰也五霸競而七雄鬭孔子既無位作春秋而亂賊懼天王固自若也孟軻之不用衍七篇而仁義明微言猶未斬也漢興太古未遠奈何高皇不事詩書而蕭曹自刀筆起是機會一失也唐戡隋亂太宗蓋有感於周禮顧德有慚焉而房魏非佐王之器是機會

舜芳也俾天下五古之運皆僅僅於
小康謂不關諸人事乎宋季方
裂稍削平之而燕雲不可下婁趺蓋
已失其左股矣剥牀及膚而卧榻遂
象狄有變極至是此道之一終也終
則復始象

大明太祖高皇帝應休期挺聖質一正
宇宙舜方日月厥功不在堯舜下矣
有王者紀以來取據傳不否乎聖人
者西此之跡也雖然聖人遠矣後此
奚師焉有政存焉爾政者聖人正先
下之具也舜治堯而禪賢武監湯而
代罪漢襲秦故王政之不復興基於
此矣然其間英君賢輔所以康濟斯
世斯民者大必有政焉可以無不古
而無師乎文中子準先王以續經王

介甫假禮經而變法是非蓋較然矣
寅也下邑鄙人敢不知所妄述顧濫
竽爵祿翳景乘愉上無十乂獻替下
無澤以潤生民方季幾桑寂靜言
思之民日窮而去日陋得非無善政
乎於戲唐虞之際不得而見矣成周
之風化可得而知也西京之盛不可
得而見矣貞觀慶曆之君臣可得而
李氏本二帝以迄於元於經劇節其
要以昭源於實則刺其長以承委雖
十識淺短論次疏略不敢辭僭越之
覆然不敢以是而廢業者庶效古信
道之士會其學於有用之地承上天
之心立生民之命曰皆委順或見取
焉其有尺寸之貢乎故書其端告象
同志者

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三月朔旦莘亭興甯正夫序

政監卷之一　　　　　　歙溪汪氏文晳公次子淡君水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按此乃尚書首敘帝堯之德而贊之也放勳二字聖功致治之極也欽之一言聖道傳心之原也自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具於是矣於乎先堯而開聖者至堯而備後堯而繼聖者以堯爲則曆數至是而中分天地於焉而定位至於舉舜禪位而法制禮樂然後可以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也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者正以是也後人不究孔子刪述垂訓之意於鴻荒莫可致詰之際肆爲怪誕不經之言如黃帝乘龍上仙也十二家封禪等事以啓世之人主禱祠封禪神仙紛紛之事而王政不復可與其爲失大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按上古帝王因時作事曆法未備至堯始爲曆象之制定其裁成輔相之節以授乎民以爲萬世之準光天化日之下耕食鑿飲之中斯民也

孰非其遺亂斂由曆而推
大明正統九年甲子上距堯二十一年已六十四
甲子矣欽仰昊天廣運不已至治馨香曆其遺
乎後世人主知曆道之要欽之哉敬之哉則成
位乎其中而與天地參矣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弗迷

按此亦史臣贊舜之德也以舜初居下位故曰
玄德於乎天下重器也舜大聖也以重器而授
諸大聖然猶歷試諸難詢事考言至於三載而
後已若堯者其肯以天下授之嚚訟之子朱乎
厥後舜之授禹意亦如此及禹傳啓而儒者必
爲之辭是亦一說也然堯舜禹皆聖人也以天
下爲公而不私者也使朱均之賢足以嗣位堯
舜亦奚爲舍其子而他求哉觀堯初咨若時登
庸而放齊稱朱以對則知上古帝王以天位傳
子者尚矣啓賢能承禹之道故禹復以天下傳
之堯舜禹之或授賢或傳子皆爲天下得人之

不與者也繼是三代之君皆以天下傳之子蓋
各從其時也有天下而傳歸於子必長而賢又
從而預教之不以一人病天下則堯舜禹三聖
人之心也後世乃有以私行廢立以慕名禪受
者其得爲理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按典刑流宥鞭扑金贖立法也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原情也旣制以法必原其情正欲施刑當
罪而民之不辜我之無憾也然有一毫不敬而
以慢易心臨之則法之可疑者或失其中有一
髮不矜而以喜怒心乘之則情之可原者或失
其實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嘗行乎其間
也異時皐陶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以此而觀聖人用刑所重在於
原情情有可矜罪雖大亦宥情無可矜罪雖小
必刑情苟不可得則寧失之不經而不殺不辜
此民心所以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於
有司也秦爲不道行督責慘刻之法殺人如草
菅致天下怨叛漢興大抵皆襲秦故治獄之吏

惟務刻深故有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之
不對尚何論其情之可矜哉至東京建武二十
九年始録諸州囚自是屢詔繫等後世因以爲
例是蓋又以舜之欽恤爲寬恤故凡罪之當刑
者莫不文致其可出之情以俟奏裁斬者配配
者徒徒者杖杖者笞姦宄得計而寃抑莫伸矣
厥今道學大明經旨粲然奉
聖天子寛恤之詔而原夫舜欽恤之心不在司法
之君子乎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按四凶者皆堯廷大臣也以堯爲君豈無人才
而治水大事四岳舉鯀又驩兜共工並列乎朝
何邪正之衆會邪且舜陟位未幾四凶大臣而
亟行誅殛何歟竊求之經堯以洪水方割而咨
能乂之者四岳舉鯀則鯀之才必有用也堯以
其方命圮族則恐其恃才而鑿也堯既不欲違
衆而任鯀告之以欽哉者所以警教之也以鯀
之才而加敬何水患之不可治鯀惟恃才而不
知敬於是九載弗績而果如堯之所料然後棄
之而不用焉至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黨惡
固洞燭之矣舜受堯天下之禪固將有爲也而
巧言令色孔壬如三凶者不去阻險弗庭如三
苗者不易何以善治乎孔子爲魯七日而誅少
正卯亦此意也舜於是時雖以鯀爲禹父無所
恤者正以己受堯禪而已任禹皆天下之大公
也方君命圮族類天下之大惡也天下之大惡
以天下之公而誅之他何恤哉故曰四罪而天
下咸服則是後世人主圖治莫若親君子遠小
人兆亂莫若善善不用惡惡不去夫以小人奸
邪人主固不易知至於惡跡已露公論不容而
猶擁護不忍斥逐若唐德宗之於盧杞安得不
致奉天之蹟乎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是故
君子居位求去小人必亟而力不使其僨事而
無及者固聖人之意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
功

按虞書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
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益稷三
篇以禹祗承于帝而陳克艱之謨故首及之觀
其君臣告戒荅問之詞旨都俞吁之氣象警
之以天道之可畏戒之以逸欲之易生勉之以
成功治道之當守君臣之相克艱如此安得不
開泰和之風成無爲之效乎後世有道之君知
克艱之道唯漢之文世祖唐之太宗宋之藝
祖故能任賢從諫以成治功其餘縱欲愎諫使
奸邪得以逢迎炫惑未有不致危亡者則是世
之願治之主安不忘危懷忠之臣憂明主危治
世豈可以言爲諱當言不言上下靡然以忘克
艱之道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按自伏羲仰觀俯察首畫八卦以開人文之原
至堯授舜乃有允執厥中一言舜之授禹又益
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而聖
人心法之傳無以易此矣商周之間聖賢微辭
奥旨見於經者曰建中曰建極中者至當而無
過不及之名極者至盡而不可復加之義大之
三綱五常小之一動一靜莫不皆合於中皆至
其極而天下之不中不極者咸取則焉此古先
聖王所以作之君作之師以治天下者也夫以
堯言執中而舜不本諸吾心精一則中無所據
而落於空虛矣箕子言建極而孔子不歸諸易
有太極則極無所本而局於人道矣自是而後
中庸有書太極有圖而天人之理發無餘蘊矣
豈非萬世道學之源委乎然曰中曰極名雖殊
而理則一初不可以差殊觀也世之君子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出佐天子建中和之極則堯舜
其主而泰和其時矣帝王代遠義理言湮於貫

誼有預教子之訓於董
廷萬民之於失子有正心誠意之說讀書
是
可愛非君可畏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守邦欽哉愼乃位　可願四海困窮天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按此舜禪禹之詞也以巍巍萬乘之君而畏其
民豈有虐用之事則保之若子矣以芒芒率土
之民而戴其君 呈可疾視之心則愛之如父母
四海困窮　征暴斂何以至是天祿永
非人怨神怒以若斯帝王之治莫盛於舜
而戒愼之辭　舜禹後世妖言有令
謗訕有誅其得臻美治乎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
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
兪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按三苗之國在今荊楚之區重山大澤險阻深
僻苗性蠢茲乍臣乍叛舜既即位取其渠魁竄
之三危西裔之地而立其次者奈何其地負固
其人好亂而猶不即工故帝命禹率師征之至
於閱月不下益於是畫策於禹曰苗頑弛險如
此非用師可克莫若修文德以來之如漢趙充
國擊罕幵斂兵不交欲以恩信懷來之類禹善
其言即時班師帝乃增修文德敷陳禮樂羅三
苗於度外偃兵革而不用苗然後悚然愧翻然
服以德服人效蓋如此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
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
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按皐陶既陳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謨禹既然
而問其詳皐陶於是又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以
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大學之道也其
曰思永尤可爲有初鮮終者之戒故禹以爲昌
言而拜之而史臣獨以謨名蓋贊其立言之要
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按皐陶既言爲治之綱其要在知人安民禹以爲二者兼盡雖帝堯亦難能之盖知人安民仁智之極功使二者而易盡則何以有驩兜之苗之慮哉於是皐陶下文極陳知人安民之事虞廷君臣更相告戒或嘆美之或未然之遜而不迫和而不同後世大臣有謀議于君前者[illegible]勝護前或黨同伐異或觀望反覆或相傾相[illegible]視虞廷都俞氣象邈矣何自而有致乎之理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按虞廷是時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君臣之際恐其有毫髮不敬以害乎治故舜作歌以責其其臣皐陶賡歌以責難其君後世詩賦之[illegible]肇于此然神馬芝房長楊羽獵責難之意抑末又況如隋陳君臣淫辭褻狎其有不敗亡乎

政監卷之二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按夏太康以盤遊失位五子者太康之弟於是述禹之訓以作歌此其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但有其節又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於乎以逸豫猶滅德況荒于酒色禽獸土木者乎此禹所以垂訓使子孫傳誦而不忘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按唐虞皆禪至商始用征伐此天下之大事亦其大變也然南征北怨東征西怨唐虞揖遜之氣象依然若存湯德如此何慙之有漢高帝起豐沛誅無道秦其得天下豈不爲正唐高祖既舉關中不能數煬罪惡布告天下除殘去暴以謝百姓乃役身爲相國立代王[illegible]尋行篡受蹤區區魏晉故智是盖以湯武爲不足法而

欲師唐虞也豈不誤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按太甲既不聽伊尹之訓不能變其舊習伊尹受先王付託之重軫國家宗社之危知太甲所以爲不善由居深宮有與之習者惟昔天子居憂則在梁闇於是營桐宮以處之使密邇先王墓所悉蕩㥮陰以沮其驕習縗服踈食以動其哀思是伊尹處變之道亦大臣之不幸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按聽言之道在求其當與不當耳苟不論其是非而惟喜其遜志惡其逆心則雷霆之下正人豈有容足之地而小人投隙取富貴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按太甲既已改過伊尹有退休之志矣以伊尹之賢而事太甲猶不欲以寵利居成功則是世之爲人臣不能見幾而自取禍患者宜其多也

故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按蔡氏曰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吁於此可見伊尹之爲聖而太甲得以與聞焉亦進德高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按高宗既得說立以爲相而望其納誨如此君德何憂不競國家天下何憂不安商人以其中興王室號曰高宗眞無忝矣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按學以求乎聖人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也然其道具于古訓明于先覺故既遜志謙虛

受於人又務時敏勤勵以修於己至於道積厥
躬德修罔覺然後天下之理古人修身立政之
道皆具於我大之爲聖人其次爲賢人皆學之
所至也後世此義不明其學以記覽詞章爲務
雖嘗苦心致志然該博之學何救身心之乖藻
麗之辭何補修齊之缺天子用是驕卿大夫卿
大夫用是驕天下之士卒之亡國敗家所謂讀
書萬卷猶有今日者豈真學之罪學之非其道
之罪也傳說斯言萬世之論學者原於此淵乎
微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按天人一氣而理寓其中人在天地氣中以呼
以吸譬若魚在江湖水中以吞以吐非在人自
有氣也氣一則理一故在天之五行即在人之
五事而肅乂晢謀聖乃五德之用也一氣相爲
流通則五事之修否而休咎之徵各以類應亦
自然之理也漢儒門分戶析指事考徵雖亦不
外乎陰陽五行之理但失之拘耳彼頃日之間

變態不一而感應之類豈無先後時至況以亂
召亂烏得盡從其類哉即五者之應以察吾心
之得失非人君明於聖學者其能然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
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按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
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此則
欲其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等而上之則欲其自
康叔之身皆不可不戒于酒曰劼毖曰剛制皆

用力之意而剛制尤重所以嚴於身以率天下
也晉人清虛沉湎以至亡國江東再造宜知戒
警乃更循踵舊風卒於不振胡元之季風俗奢
淫內外姦宄故我
太祖高皇帝初服刑用重典聖人因時制變蓋有
不得不爾者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按復子明辟乃周公授使者復命于王之辭先
是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公既得卜故拜遣使
者復命于王也先儒乃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

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辟君也臣可代爲之乎方成王幼冲周公居攝不過以冢宰攝政總百工而已若代爲君則置成王於何地漢儒釋經不明以啓王莽居攝之禍而復辟二字至今學者不決擇而輕用之可哂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逸者人君之大戒故周公作無逸一篇以告成王深切痛快言言藥石夫君子之無逸當無所不在然必先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也視彼小人亦有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艱難縱逸誕妄無所不至反以飽煖逸居自驕諱言父母前日稼穡之事農夫之子猶然況人主處富貴之極乎此周公所以爲嗣王懼也蔡氏有言昔劉裕奮農畝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按憂勤致福逸欲傷生此理之必至非特人[illegible]然也夫一心主宰於身而一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聽命焉心得其養則精神思慮日益清明血氣營衛日益堅固其獲壽宜也非幸也苟失其養則目縱於色耳縱於聲口縱於味四肢縱於安逸一身幾何殺欲消爍其致夭亦宜也非不幸也周公既論商之中宗高宗祖甲所以享國長久之道而復言自時厥後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眞格言也後世人主享不貲之富貴欲其身之壽考安得不深感於斯乎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按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綱紀立而體統定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盛也本朝
太祖高皇帝鑒漢唐以來丞相專權之弊故即位未幾罷中書陞六部一本成周冢官之法內外相維體統有條無逼上之嫌無偏重之勢所以百有餘年天下至治者亦豈非其效歟[illegible]

[illegible]成勿參勿[illegible]訓寓億年無疆之福在此[illegible]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
[illegible]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illegible]
莅事惟煩

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安石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眞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群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按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引晉人辭幣爲左而斷之曰太保使太史[illegible][illegible]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既見王于次王[illegible]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考亭朱子則曰天子[illegible]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illegible]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遺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非常之事未可輕議然觀於成王大漸彌留之際相被冕服召六卿下至御事者發顧命以元子付之王崩太保乃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宗主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於是作冊度陳宗器設儀衛授太子顧命俾即位稱王其始終謹嚴如此豈不以天王崩太子嗣立此天下大變而正始之禮不得不爾以此防人後世猶有夜半宮中擅權廢置大臣莫敢詰何然後知周家之法所以盡善而孔子取之爲萬世計也不然以召公佐周公制禮作樂安有國喪大禮而輕爲之邪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按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而使之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擧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故唐陸贄欲使諸司長官各擧其屬其有見於斯乎

政監卷之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禮人臣無外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無王命而朝於魯故春秋惡之胡氏謂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謬留之語韓宣惠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倚强藩爲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偉之於邠岐者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戎有塞外之戎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此之會潛盟唐中國之戎也戎狄無親禮樂不及朝聘不與而與之盟會失華戎之辨矣大抵先王建國經野所以治中夏也至於四裔之地或依山阻險如洞庭徐淮則皆戎狄所據先王雖各封其酋豪使率其俗然嘗外之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周衰秦晉乃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不惟亂華其逼周亦甚矣厥後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遂致五胡迭擾中原丘墟及乎唐室召亂宋國淪亡戎狄之禍於斯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肅將天威掃除其迹用夏變夷戎狄是膺自三代以來功未有盛於

太祖者也然承平歲久邊警日煩選任將帥固守疆圉毋棄信以貪功毋開釁以納侮萬世之長策乎

春王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按公羊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先攻孔父之家穀梁曰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胡氏謂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夫立人本朝委質爲臣見危授命主辱臣死皆自其分不可得而免者惟此義不明然後有黨惡朋奸朝仇暮主而長奸雄之勢成簒弒之禍也若孔父之義形於色生爲社稷鎭死爲節義關春秋與之所以爲後世之爲人臣者勸仇牧荀息皆此意也

夫人遜于齊

按夫人文姜也文姜與聞弑桓而莊公其子也弑君大惡而母子至親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曰遜猶遜也内諱奔謂之遜胡氏既引梁人之事以明義所當絕又引河廣之詩以明宋襄之重本然哀文同罪哀姜猶稱氏者哀姜殺子之罪輕哀姜去而不反文姜即歸于魯而夫子例以遜書者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唐武氏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先儒責張柬之等不能舉春秋大義處分使韋庶人復淫逞而無所憚或以母子難之然武氏之惡極矣柬之等既擁嗣君本兵柄因人心積怨而申大義於天下中宗雖念母子之恩如唐宗廟何而其勢亦易舉也但集謀建義之初未有以是說柬之者是以失其機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按恒星有名之經星不見則夜明如晝而星光隱也星無名之衆星其隕如雨言多也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覇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春秋謹天象故日而書之爲後世監漢永始二年二月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二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日光定乃止梁中大通四年隋開皇十九年廣德二年中和九年天祐二年五代長興元年皆亂世之兆君德不明王人離散之象也明王克謹天戒豈無謂乎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古者工役之興必視其事之緩急及其時之豐凶而不敢輕用其民之力又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以備凶荒饑饉也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而興作不已所謂時詘舉嬴者也故春秋既書冬築郿以見興役之不時下即書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以見魯之虛竭而不知惇本恤民使不遇齊桓國得無危乎世之人主不知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而好興工役未有不底于亂者聖人之慮遠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按荊楚恃其强大憑陵中夏久矣桓公首剏伯
功志分夷夏於是帥八國之師仗義執言侵蔡
既潰遂用伐楚紀律嚴明聲勢震蕩師次于陘
屈完來盟責以包茅細故而遺其僭王之罪傲
以先君之好而置其猾夏之謀及屈完有昭王
水濱之問方城漢水之答則夷然聽順而不以
介意卒退師召陵以禮楚使與之盟而不遂於
此見桓公慮極周密而足以禁暴師有節制而
不輕用其鋒雖云功烈之卑非聖人作用而其
攘夷安夏則善矣春秋所以序其績而美之夫

以桓公之識管仲之才經略天下幾三十年而
致勤于鄭會于陽穀然後躬率大衆一舉而楚
人服觀此則知晉宋南渡所不能清中原復讐
耻一則無志二則無謀志謀俱定未捷身殲千
載遺恨其諸葛孔明乎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按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桓公有憂之
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
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
得行其私而世子定矣此桓公之志也春秋與
之而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
往會焉示不得而抗也再書諸侯盟于首止所
以深美桓公有翼戴世子之功一舉而君臣父
子之道皆得焉夫有國之禍莫甚於以私愛易
太子晉獻公以驪姬故殺申生隋文帝惑獨孤
后言廢勇皆亂亡相及故漢留侯招致四人定
太子而程子謂得首止之盟之義蓋變之正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按皇而帝帝而王至於霸諸侯之號也霸之爲

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初曷嘗有德力粹駁之
分焉使王霸有粹駁之分者齊桓也當商之季
紂命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是霸之謂也周之
衰也天王號令不行於天下於是桓公糾合諸
侯尊周室攘夷狄以安天下名之曰霸葵丘之
會申天子之禁令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此
霸功之極盛也使桓公一本仁義不雜於功利
則其爲霸文王西伯之霸也桓公一失而霸道
壞矣既而晉文宋襄迭起爭霸及羽滅秦遂自
稱西楚霸王漢宣帝亦曰以霸王道雜治之其

間雖有英雄豪傑嘗自以為非權謀不足定天
下非功利不足以富國强兵而豈知王霸初無
二道乎假之者[illegible]極也雖然霸之行王道其息
乎天下之公論人心之彝理非王道而何世主
雖曰不由之而所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何物也
使其果息人尚可得為人乎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按楚自齊桓公没縱暴日甚[illegible]晉文城濮之役
楚自是不敢窺中國者十年功亦大矣而胡氏
據諸家以為貶者豈以[illegible]謀致楚而陰誘取
勝邪兵法不曰兵詭道也孫子藏竈韓信[illegible]沙
何獨不可以謀取勝乎蓋嘗論之兵者伐叛討
亂應敵救難不得已而用之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仗義執言聲罪致討豈[illegible]湯武弔伐之師宜
然萬世用師皆宜然也然兵有正有奇正者經
也奇者權也故好謀而成出奇制勝皆聖人所
不禁也惜乎孫子兵法不曰權道而曰詭道此
所以啓後世紛紛陰譎之謀耳

宋人及楚人平

[illegible]而胡氏據公羊以為貶而稱人[illegible]
聖人之意乎且楚之圍宋九月於此不惟宋[illegible]
而楚亦疲矣賴國有人一言而平不惟宋之社
稷復安而楚亦免滅國之罪穀梁以為平者善
其量力而反義人者上下同欲之也其說不尤
愈乎後世羊陸晉吳之選轄兵固圉使命常通
刻日方戰不為掩襲如是猶不可彼有幸兵自
重用間傾人者又何以加責焉

西狩獲麟

按杜元凱以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
而麟至夫麟王者之瑞孔子傷周道之衰作春
秋而懼賊亂孟子以為一治則麟之符春秋固
其理也後世人主有獲獸一角鳥五色皆指以
為麟為鳳獨不思舜文孔子之所以感通天地
者與己類邪不類邪祥邪不祥邪故韓愈氏為
之解

政監卷之四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襄子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産蛙民無叛意

按尹鐸保障之意遠矣蓋欲以恩結人心所以結人心者不過損其戶數使民有餘力地有餘財耳後世爲王守土之臣不知藏丁於民藏賦於野動欲分縣升州浮括主客人戶以增置官屬窮極地利夫吏猶狼也民猶羊也狼能御羊而啗羊者也羊少而狼多民豈有堪之者哉致堂胡氏因繭絲之意亦極論掊剋聚斂之害矣惜乎世變日下而不能免也然自古國家禍亂之源未有不由於民窮財匱而民窮財匱未有不由於掊剋聚斂然則掊剋聚斂之臣所以聚怨階亂於國家者也三代井田之制什一之賦姑未泛論試卽近事言之縣州府司羅布天下稅賦徭役大小略同有司者苟以不忍人之心臨之則已成之法當取之財縱不能如王政之大民亦可以小康矣柰何貪夫猾胥奸生弊長凡可以聚斂掊剋爲己地者無不至盡竭江河之混濁而鱗可攫也山林之焦爛而獸可屠也名雖民之父母實則仇讐矣所以奔走承奉者特劫於威罰未有離叛之機耳是焉知夫保障之大利哉於乎尹鐸寬一晉陽而襄子是依若爲天下而寬天下爲一方而寬一方焉往非晉陽哉卒然緩急民固爲我用矣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按魏是時與趙韓分晉受封強於爲治故師子夏子方式干木廬以示尊賢之義赴虞人期以

昭布令之信信義行而國之楨幹立矣漢占之

乘親小人遠賢臣黄放而白催於是乎不君矣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按易著險義故王公設險以守國然險不可恃也得人則固失人則誰與守秦關函谷道非不險曾何益於興亡之數耶殘忍薄行之心而其言有足取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按王者以國爲家以天下爲公爵以待天下之賢賞以酬天下之勞罰以威天下之惡已不得而私也左右視國中爲近國中視天下爲近由近及遠一家也反而喻諸身腑臟居內手足居外由內達外一體也罰有功賞有罪是吾以親疎私也賢而疎不肖而親是吾以愛憎廢也故明王之治天下賞當功罰當罪不昵近不忘遠昭侯惜一弊袴之賜而達諸嚬笑之間推此意也安得有便嬖之寵正人之斥倪倖之賞無辜之罰王者之政舉矣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按子思嘗居魯衛之君亦嘗尊禮子思而二國之削滋甚何歟昔者衛鞅因景監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時時睡不聽及說以覇道不覺鄰之前於席鞅退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道而君曰久遠安能待數十年以成乎故吾以強國之說說君君大悅由此而觀戰國之士非以富強之說說諸侯莫能售以子思之賢肯遷

就其說如衛鞅之小人乎言不用道不行退而
作中庸以傳其道於來世此子思之所以爲子
思也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
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
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
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焉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
乎

按國之興衰各有其由衛之政亂之由也衛入
於喪而子思之言留監萬世玄陰散而白日烜
也
趙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
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
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
輙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
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
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强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全吾所

以爲此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至門謝罪
按相如能爲公而屈頗能聞義則服同濟國家
豈不賢哉唐宋之朋黨相傾相軋卒爲國家患
雖曰有賢者則必謂之不賢矣
秦圍邯鄲諸侯莫敢救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非必貪邯鄲
意欲求爲帝耳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
而罷兵時魯仲連在趙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
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卽肆然而爲帝則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且秦無已而帝
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
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
敢復言帝秦矣秦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按是時秦用范睢計日出兵攻三晉雖尊之爲
帝其志不吞天下不已也仲連以一布衣毅然
折衍而却秦軍使六國縱約不解秦雖强亦何
能爲莽操之逼賊臣勸進不足言矣秦檜身相
宋國乃欲尊不共戴天之讐金犬豕之行遺臭

萬年會連其貢天下士哉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飢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强於天下

按孟子論用賢自左右諸大夫至國人悉矣然齊陳氏以厚施得衆心漢王莽匿情求名不文民請加賞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則國人之譽猶有未盡然者而況乎奸邪佞倖百方制其左右務以蘊蔽熒惑固位專寵又可盡信邪唯如威王受其毀譽而蹤跡其所以則情僞審賞罰當勸戒昭一國之治猶運之掌矣

孟軻去齊

按是時方務以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爲臣而歸於乎春秋戰國極亂之世也以孔子孟軻大聖賢生其間不能救豈天之長斷亂而果未欲平治天下邪是不可知也然王道之澤旣泯於春秋王政之迹盡削於戰國使天不生孔子孟軻則唐虞三代之德後世無述矣漢唐之衰不知幾春秋幾戰國矣而孔孟之所以述先王者卒不喪至宋而周程諸子得有所據以大明斯道之旨雖元起夷狄而河朔許姚之徒又因程朱之學以救斯世斯人於左衽後千百世安知非賴之者所卒賢者時出其間而毋使其緒之少墜孔孟之脉壽矣

魏聘孔斌爲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其盡爲秦乎

按秦是時有吞天下之志然必先魏者韓魏中

國之變而天下之樞也秦之所以得肆其暴者
但三晉□也爲當時計莫若三晉常合以擯秦
秦使□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而三晉又數
相攻擊遂使秦人唾手以取山東而天下莫能
支是故聖人之後知魏終不能用而猶爲之相
不忍斯民之塗炭也此孔子子思之心法也
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
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其要在於附
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
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
是亡國之兵也其去債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
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
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
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
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陿隘其使民也酷
烈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
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
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
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
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
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
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
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
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
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
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
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
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
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
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
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

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
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
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
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
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按韓愈氏嘗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荀卿陳
王道明禮樂故立言鮮悖於孔氏唯極言性惡
此其疵也至於論兵云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論爲將云凡事之成在敬敗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凶其視孫子兵法一出於權術詐變異矣
此言兵者不可以不考

政監卷之五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蕭何獨先入收
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之處

按蕭何佐漢王起沛中至是從入關收丞相府
圖籍藏之其經營大略固高人一等矣及後留
守關中塡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俾帝卒滅羽
定大業其爲人傑豈不宜哉但秦燔詩書是禁
民間之私藏而阬儒則固未嘗及天下士也使
何於是時併收博士所職者藏之然後收召齊
魯諸生若伏勝者相與考詩書定禮樂漢治有
所憑藉庶幾乎三代之風矣惜乎何起刀筆而
知不及此也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
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
戰百敗不死何爲矣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
就國以何爲丞相

按是時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於諸將約當王關

中後羽入關怒沛公欲攻之賴項伯講解然羽
君臣終疑沛公有天下羽定關中致命懷王王
曰如約此其意屬沛公也羽於是發怒背約徙
沛公王漢中然羽既霸天下臣諸侯不按周秦
之故都關中而居彭城則無能爲矣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矣封秦降將三人居關中秦人不附
矣蕭何蓋計之熟特以其衆不如故勸王之國
以避其鋒養民致賢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
圖天下也此意蓋惟韓信得之故數與蕭何語
而奇之孰謂何徒持文墨議論而位不可居諸

將上乎

漢王築壇拜韓信爲上將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
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
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
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
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
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
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都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
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

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此三人得脫
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
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

按信之用蕭何之薦也何數與信語而奇之者
蓋必資之以王入漢中定三秦爭天下大略而
信皆有以告之也不然何寞爲勸主之蜀而信
亦寞爲崎嶇從而西也信既入蜀未有所用乃
不少待而隨亡者蓋未知何之言不言王之用
不用故亡以試何之追不之耳何果追信而不
告王亦料王之必驚而怒也然後以爭天下大
計聳王而激其用信之心然不言信所以奇者
待王之具禮而信自陳也夫以項籍之強且勇
王之所畏也信熟察籍之強勇舉不足畏而其
不道之跡又不足以服天下於是具以告王則

王平日所以畏籍者今乃知其無一不可辦孫天下已入吾度内矣信豈非人傑也哉既定三秦都關中遂以兵東向以擊魏破趙仆齊脅燕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功也惟其不能學道謙讓矜能伐功使帝銜而忌之以就大戮漢則過矣信亦未爲無罪也自時厥後開國之君若世祖若唐太宗宋太祖皆思保全功臣正以衰信之勳不已而歷代勳臣稍知道者亦多以信爲監而自貶損然則信之功罪得失豈不昭昭也乎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賊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袒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按黄石董公四皓皆秦世隱士黄石授子房書一編曰讀是可爲帝者師然以子房而觀黄石蓋亦智謀之士未必伊吕之儔真可爲帝者師也四皓定太子出於子房之畫策漢主初高此四人求之數歲不獲四人者其材果王霸之輔當帝誅無道秦滅項羽出而佐之以成帝業可也不知出此而以逸民大耋餌於太子之卑詞安車身非勳戚宗臣而進受扶顛持危之責且既爲帝所高不引大義責之使正家人之禮嚴嫡庶之分割戚姬袵席之愛、吕后干政之源而其言不過曰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是脅之也是時帝已昏耄故爲所動耳司馬温

公疑而弗取是已而胡氏不然之謂其合春秋深許首止之盟周易納約自牖之象斯論也蓋在子房之制帝則可在四人爲良所制則未也若夫董公遮說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則其言高矣漢之所以得天下堂堂乎名正而言順者董公發之也於乎董公以正名說漢王而子路反以正名迂孔子豈不深可嘅也

王如滎陽令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當乏絕
按漢是時新敗彭城下諸侯復叛漢歸楚雖守滎陽而楚攻之急漢王乃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以主宗祧繫人心又復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所以萃聚天下於渙散之時根本深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全矣帝王之興其規模氣象乃爾顧喑噁扛鼎之夫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豈其對哉

韓信既破趙軍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若不服齊必自强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按中庸孟子有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曰禹拜昌言夫以舜禹有天下不與而猶察邇拜昌此固聖人之所爲也若韓信者一武夫耳而乃能行舜禹之事一戰破趙軍二十萬禽歇斬餘威震天下在他人鮮有不驕而以勇略自居者信則卑卑焉首禮左車而問計于是服燕不遺一矢豈非人傑哉諸葛孔明既得政即發教求益群下故能驅策英賢功蓋三國且天下未嘗無才也謂韓信孔明才絕一世可也謂天下後世不復有韓信孔明非也戰克之將才氣兼人世恒見之苟有韓葛之心虛己下人以用天下之才則人之才皆吾才也若露才以逞是與天下角角則人才皆吾敵矣豈能成吾事乎千載之下誦二子言凜凜然有生氣於爭雄矣

漢王聽酈食其說欲復立六國後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偃華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

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按荀悦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策同事同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説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

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説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急憤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以魯公禮葬項羽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支

屬皆不誅

按漢王初與羽俱起布衣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及羽背約懷楚放弑義帝漢既假仁仗義討之窮鋒苦鬭蓋本爭天下也天下既定項羽已誅王於是追念當時扶劍並起結好圖秦以至鴻門講解歸太公呂后之恩項氏果何讐乎於是禮葬哀感全其支屬此固王者落落大度之眞情也豈曹操僞哭袁紹以傾河北之人之望者哉項氏支屬既皆無恙厥後王莽篡位曹丕改物漢氏子孫顛而復起此皆帝之遺澤也南北六

朝五代之際既奪其國又戕滅其子孫唯恐其爲吾害然而覆轍相踵不爽毫釐天道好還豈不信夫

政監卷之六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按楚漢之際兩雄交爭久矣高帝百戰百敗卒得天下者積必競之勢時至而就也楚唯無強一敗塗地者亦積必亡之勢時至而傾也帝至是置酒南宮功臣並在平日嫚罵雄姿不肯少自矜伐盡歸功于三傑史稱豁達大度不有窺於此乎唐莊宗旣滅梁每對臣下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是功臣皆解體試以高帝視之與丈夫之對孺兒奚異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illegible]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倣丁公也

按布是時國亡主喪亡命無所歸帝始怒而求之復義而召之則布亦可以出矣然朱家豈不賢哉至於丁公亦布儔也又有恩於帝而獨以不忠受誅何歟司馬光不曰高帝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

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
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婁敬說帝西都關中帝以問群臣群臣皆言周王
數百年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淆澠背
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
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上即
日西都關中

按王公設險以守國不曰有是言乎然固國之
道不專是也昔者周都鎬京而朝諸侯受貢獻
則於東都以洛邑爲天下中四方道里均也漢
是時新有天下按周之故事推行先王仁政以
數百年塗炭之民一朝曆諸衽席之上治天下
猶運之掌秦闕百二豈祈天永命之基乎故以
六國楚漢之鏖鬪言婁敬張良深計也以周秦
之長短律群臣不爲正論乎
張良素多病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
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按子房從漢嘗爲畫策臣如鴻門講解謀立六
國封韓信追項籍之類此其見於史者高帝稱
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則其密謀深
計史之不克載多矣先儒以其進退從容謂有
儒者氣象又因博浪沙事謂其欲復韓而不爲
漢韓滅乃復資漢報讐項籍要之子房本貴介
公子智謀有餘故嘗往來諸侯間非唯不敢加
害又致禮焉高帝嘗稱其字而不名及是願從

赤松子遊蓋以智自全司馬公謂其明哲保身
固爲近之彼高帝起布衣不階尺寸與諸將皆
故等夷力鏖疾戰以得天下其猜忌之心終未
釋然故親如蕭何猶嘗繫獄況韓彭輩乎以子
房之才智名望若自擇齊三萬戶而事雄猜之
高帝殘忍之呂后有全理乎或問子房遇光武
昭烈亦若是乎曰時與世殊豈復然也光武昭
烈皆起帝胄海內歸心多士從之義分有定旣
驅除庬雜則左右皆素所委質之臣子房處是
其功名在高辭武侯之間師僊辟穀豈足爲乎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採
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
襲秦故
按周監於二代八百年間雖曰陵夷至於戰國
諸侯多去其籍然天下必有知其略者禮失則
求之野叔孫生於是求遺賢考訂潤色開漢家
一代之治以班於三代豈不美哉高帝既智不
及此而通又諸世取寵遂使古先哲王禮儀文
采不表見於後世而秦政自私之制復強王澤
熄而霸術興通之罪大矣宜兩生所以不從揚

氏以為齊魯大臣者也
陸生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
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鄉使秦之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
足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
新語
按治莫善於周莫不善於秦高祖勃興承大亂

之後復古之一機會也苟得眞儒而用之[illegible]
啓告法周之所以興懲秦之所以亡成周之[illegible]
可挽而復也故宋胡仁仲作假陸賈對曰使陸
生有言而高祖用之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
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
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
絶嗣山朝武疆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
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事而呂氏至於族滅
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

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
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
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狶盧綰韓王信不
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
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
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
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屛翰根深蔕固難於崩陷
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
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

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
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用盡制五刑使好生之
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
良民之原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
不枕宦者則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
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
賢之法嗣天子幽齋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
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

孝惠皇帝元年秋七月以曹參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

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醇酒莫得開
說見人有細故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
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
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

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
民以寧一

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彼漢唐宋之治校諸三代誠有不
逮然高帝太宗藝祖皆積苦兵間危然後定其
立法創制必鑒秦隋五代之弊思慮周密損益
以時繼世而為主相者慎守勿失天下豈有不
安之理參始相齊師事蓋公學黃老言治尚清
淨及是代何一以此道行之世儒或議高帝有
天下庶事草創參于是時用賢興化豈無可為

之事比似是而非夫以高帝之雄傑大度不得
伊周之佐以反三代之治大抵皆襲秦故今惠
帝年少柔懦內制呂氏將相大臣又皆高帝故
等夷法制已定上下相安參本戰克之將不難
柔克度己知人明若燭照豈下謂賢乎世之小
才輕能貪緣大佐作聰明亂舊章以至僨事者
皆參之罪人

原缺第二葉

監卷之七

太宗文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按仁哉文帝之詔因春和草木羣生之遂而思窮民老者之失養其不忍之心與先王哀煢獨惠小民至於蟲魚草木咸若者同一揆也爲民父母行政而至橫征暴斂虐用其民使終歲勤動而不得以養其父母求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不咈其性者蓋邈然不及矣君子讀文帝之詔與杜甫石壕吏詩生民之遭値幸不幸有如是夫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日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

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之謂也昔禹征三苗不服益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禹於是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而有苗格自五霸迭興而尚功利競詐力然卒未有能朝諸侯有天下者至秦雖併六國一海內不二世而豪傑並起亡之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不其然乎

二年十二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於是潁陰侯騎賈山上書上嘉納之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按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詩書所稱自堯舜至于三代賢聖之君莫不皆然飾非拒諫惟桀與紂耳後世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皆能屈己從諫太宗雖云畏義勉强不若文帝之盛德自然

然致貞觀之治與西京奚異漢四百年唐三百
年祈天永命古人固不虛言也哉
拜張釋之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
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
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
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
無實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
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以深惡之也然
自古人主昵比小人未有不由其巧言令色也
釋之所對[illegible]警明白文帝又能從諫弗咈是以
朝無佞倖將相大臣各安其任武帝一肆其心
寵任江充至於交亂家國巫蠱之禍首及太子
京師流血用小人之害如此人主舉錯安可以
不審哉
五年春二月地震
按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
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
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
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
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
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
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
雖有此異而無其應與
賈誼上疏其畧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
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
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不正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又曰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禍幾及身
按誼之書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為長太息者六以文帝之賢而誼危言不諱如此漢道之盛豈易得哉而預教太子置安天下尤可為百世人主守國之鑑故表出之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按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哀成之世何異哉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慰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先儒論斷如此然朱子於綱目書薄昭有罪自殺則昭固當誅而帝之仁武卓乎其難矣

除田之租稅

按文帝時賈誼晁錯皆以積貯未備說帝募民入粟拜爵未幾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稅租此實由帝恭儉天下化之莫有奢侈之習故雖匈奴犯邊歲致金繒河決築塞大司農所費常有餘裕然後知民窮財匱國以淪亡者未有不由其君之縱欲而臣之聚歛掊剋也蓋嘗觀於宋景定三年賈似道欲建富強之策用劉良貴吳勢卿言買官戶踰限之田可得一千萬畝歲收租六七百萬石於餉軍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由是浙西六郡買田得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或少或磽佃人或負或頑元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六郡之民於是大困賈既怙權允言公田害者皆不驗或加斥逐賈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言者復已罷公田之籍以收民心然邊遽日急竟不及行及元人入臨安遂以其租為餉軍之利終元之世六郡官田之數不復減矣逮哉

聖朝洪武永樂間近減重額官田令江南諸郡如松江一府宋紹熙間秋粮十餘萬石今爲八十七萬石於乎重矣莫非王土何官民之分一視同仁何輕重懸異井田之法三代聖王之良法也自秦而後莫之能復官田之籍誤國奸臣之弊政也自宋至今猶踵而存有司者動以國用爲辭柳盍觀文帝蠲租之政而考其故乎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按夷狄能爲中國患唯北邊匈奴以漢唐强大立國而偃强自若和親賜幣手足倒置久矣魏晉啓釁而劉石之難作趙宋失防而遼金之禍深誠中國之猾對不可不愼者也然觀鼂錯募民徙邊之議馮唐頗牧魏尚之論則置將任兵無踰比道矣雖古今兵制或殊而此意豈可不師乎

以申屠嘉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遣使持

鄧召通而謝丞相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
按嘉責通之事凜然大臣風節與汲黯亢
將軍青畧同君子觀嘉黯之剛正而視孔光張
爲葷爲何等物邪
孝景皇帝三年七國反帝使周亞夫將兵擊之軍
中嘗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
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按三軍之命懸於一將故將不可以不重軍中
夜驚本奸人挑釁欲俟其亂而乘之亞夫鎮之

以重故亂自定雖然豈惟宅師當爾邪至於兩
軍相對白刃交接亦惟重以持之則能堅忍不
可敗符堅傾一國之衆六十萬人寇晉淮肥之
敗慕容垂所將一軍獨全非重何以能之苟自
擾擾雖軍陣如八陣六花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政監卷之八

孝武皇帝元年董仲舒對策曰臣按春秋之中視
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
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按仲舒推明天人相與之意深矣蓋天地萬物
本一氣耳故夫人一念之善惡天地爲之感動
殺一孝婦而旱烹一虐吏而雨豈謂無關於陰

陽哉春秋之世災異變故何日無之螽螟蜚蜮
麋蝝鸜鵒日食星隕星孛木氷無氷不雨雨雹
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聖人悉列而不
遺將使智者雜而觀之以知其所自則凡遇變
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於消去斯聖人警世之
大訓也而或者乃謂春秋斷爛之書天變不足
畏是豈知天人相與甚密而至可畏也哉且夫
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世星宿常怒而雷
霆之震必有怪奇叵測之迹此皆天地之至權
而濟夫王政之不及者也昔楚莊無灾而禱於

天聲哀無災以爲天棄隋煬昏荒至十八年無
災一旦郊而大風雹怒蓋天之所棄而絕之之
明驗也善乎董生之言實萬世人主敬天之龜
鑑而人臣有欺其君虐用其民以自私者其毋
謂天道遠而善惡之報非陰陽鬼神之所司也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武帝使汲黯往視之還報
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按汲黯是時爲謁者河內失火千餘家未大害
也而武帝遽遣近臣視之河南貧人傷水旱萬
餘家所傷者特貧人雖急猶可奏報而黯以小
臣遽發倉粟君臣之憂民如此豈不俱賢哉後
世有持便宜權司牧者卒然遇頻歲之災連二
三郡之饑饉不能較變通之法坐視倉廩之儲
惴惴以爲官物而唯循常守故拘拘於勸借之
間遂使公私交困貧富兩弊奏上凶荒又多顧
忌不能舉三之一至於貧民產去而稅存或瘠
鹵淹汩荒棄而虛納歲賦或官民田稅重輕懸
殊不肯擔絲毫利害明告於天子以救難除患

視汲黯亦少知愧哉
董仲舒說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
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
按仲舒限民名田之議最爲近古哀帝之初師
丹復建議欲行而卒不果者貴戚近習皆不便
也雖然借使行之亦必不久夫以井田之制如
此其善三代相因如彼其久而猶有廢之者而
況漫然欲爲之限乎彼戶之多寡民之貧富不
可得而相一也天時之旱潦寒暑之災變與夫
山川原隰之高卑沃瘠不可得而均齊也限之
以田而有是數者交錯其間則消息盛衰之必
至於是勢大者併小力強者吞弱而併兼之路
可終塞乎竊嘗惟之井田之外無復良法善理
天下者亦惟視時而爲之所耳豪右貧弱不可
相一以令南方而觀莫若兩利存之使其自相
依附均徭薄賦而差役不及於貧弱明法施政
而威令克制其豪強雖治不古若亦順而成矣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

按正人立朝奸邪爲之側目夫正之與邪譬猶冰炭之性反不可得而同也見邪而惡聞奸而疾人孰無是心乎而持志不堅養氣未定一旦與之同朝共事或惕其勢或藉其寵或入其佞媚日與之昵津津焉若食美炙而不復知其爲奸且邪焉其始不過以其勢不傷我也寵能庇我薦我也佞媚能順我助我也而孰知其僨事壞國家也黯之不欲之淮陽非輕外任也蓋欲乘間爲上言湯以安朝[illegible]

言可知矣豈非社稷臣哉胡氏曰使武帝以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用汲黯爲御史大夫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功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上見群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至是其悔心之萌乎然悔繁刑悔重歛悔修宮室悔事四夷則以國用空虛生民疲敝赭衣塞路盜賊滿山有觸其良心而悔也至如神仙者其術導人以久視輕舉人主富貴之極所願慕者長生不死耳血氣愈衰嗜好愈切帝時年已六十有八乃更悟其妖妄而斥罷之可謂難矣自是定繼嗣去鉤弋顧命霍光皆帝之明也

孝昭皇帝五年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公

卿雜識視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按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不疑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據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亦必寘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二公之論如此借使廷尉驗治形迹果爲衛太子何如昭帝無乃暴太子稱兵反亂之罪申先帝哀憐望思之情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食以終其天年可也

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按輕傜薄賦不與民爭利此王政之餘意治國之要道也然此唯人主親賢愛民躬行節儉然後能之苟一嗜甲兵土木聲色貨利神怪之事或爲左右蒙蔽奸邪欺罔爵賞無度費用無經雖欲爲之不可得已漢昭以沖英嗣統霍光以忠毅輔政能用賢良文學之議不牵於私情視文景之所以富庶武帝之所以虛耗法其所當法改其所當改不三數年百姓充實此眞可爲後世訓矣

鄂邑長公主等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按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政監卷之九
中宗孝宣皇帝勵精爲治每拜刺史守相輙親見
問當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
爲太守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
按宣帝起閭閻知爲治之要在刺史守相故考
覈而久任之史稱吏稱民安正爲是也後世以
資格用人中間因幸乘會隨資叙進雖庸流以
歲月致高位而英才以品秩居下寮斯民旣不
幸而不得被賢者之澤而賢才亦無由以立良
吏之功是固胥失之也厥今長吏親民小則州
郡大則巡撫苟擇之精任之久使賢才用而優
劣得所功業著而惠澤加人天下有不治乎
置廷尉平路温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
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
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按温舒所陳豈惟漢獄吏爲然千百世司刑之
家法也然直可當刻深之人若張釋之于定國
爲廷尉詎有是邪蓋嘗因是而觀司刑者矣自
非受財侮法孰不欲得其情而斷之惟其任喜
怒而偏聽作聰明以妄擬或因其情之未得詞
之不同槩以嚴刑考之久禁苦之則貧非富敵
小弱非豪强對吏奸出而指導獄情變而反覆
于是寃枉莫伸詐妄得計而獄訟愈滋難理矣
苟加矜恤審事理驗證左惟公惟明何患典獄
之不可於乎民命與國命相關温舒之言知本
之論也
渤海盜起拜龔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兵器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遂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勑屬縣
罷逐捕吏諸持田器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乃為賊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
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
安之

按無虞之世適一方盜賊迫飢寒而起或殺傷
人或脅於不逞事雖不可已而其心未必不懷
内顧以刼奪放殺為可安而久也惟得其情而
開其鄉往之路治之易矣龔遂之守渤海是也
然臨時制機亦在有司者好謀能斷不可以一
例槩也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
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

按人之譽望風節非一朝之積既已著乎人然
後慕仰畏敬挾貴介者為之消氣懷奸倖者為
之沮謀翁歸為人亦溫良謙退至使廷尉不敢
托一邑子其素望服人如此修己者安可不以
為法

匈奴擾車師田者帝議欲擊之魏相諫曰臣聞救
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
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
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
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
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
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出兵雖勝
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
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
介之憤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上乃止遂以車師故地與
匈奴

按相論五兵利害與國家所以緩急之故其有
關於治道大矣宣帝於是寧捐車師故地而不
與較其戢兵保民之美又可勝旣哉未幾匈奴
衰弱終於臣服則是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

之數乎其尤可服者於風俗薄惡子徒…
夷殺夫之變直言不隱而宣帝竟能嘉納…
君臣如此安得不致中興之治
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
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掾史按
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
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按漢家故事自高祖撥亂反正文景恭儉養民
武帝稽古定制其間賈誼之疏鼂錯之議董仲
舒之策皆卓然經濟略也相能遵守之推行之

王業有不隆乎且宰相以四海爲家海內之事
皆吾事也逆賊災變此事之大者而諱不上聞
譬猶士庶家有患害而爲子爲僕者不以告
主家得無危乎丙魏同心輔政…曰　李詩
其事而王旦諫止之失矣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以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按安世與議大政而不露於外薦引賢者而不
邀其功世之伐功能責報謝者比比然讀安世
傳顏不有泚乎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
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
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
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按人之才能非但試而見亦必歷而練也重內
遷輕外任此人臣欲得君者之恒情宣帝以英

明之姿總攬庶政縣吏群彥能吏稱民安而
中興大業望之雖雅志本朝而屢嫌外補不足
取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安全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
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新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
道去其泰甚者耳
按霸之務安全長吏與所言數易之故眞足爲
後世鑒宣帝之不欲數易太守　務責成者亦

以意也霸之用心愛民如此宜其爲漢家[illegible]
稱首及後爲丞相功名短於治君史因稱其[illegible]
長於治郡然則君子有志功業獲一郡足矣何
必三公哉使霸不嘗爲郡其泯泯於百世下矣
諫大夫王吉上疏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
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
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
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
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吉
遂謝病歸

按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既拜諫大夫則欲
建萬世長策舉人主於三代之隆宣帝苟納其
言端本澄源而以禮率天下漢治庶幾三代之
風矣時帝方務修飾宮室車馬貴寵外戚許史
王氏故以其言爲迂闊然以道事君不合則[illegible]

子陽可謂大臣矣

先零羌叛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充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因條不出兵屯田
便宜十二事且曰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原野雖無尺寸之功
婾得避嫌之便而亡後患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按充國老成持重觀其所條奏動爲社稷生民
計雖奉璽書卒不遷就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
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誰當言之篤信
力行毅然大臣風烈使帝以天下任之當如此
兵矣

丙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
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
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以
爲知大體

按吉不問鬪傷而問牛喘與陳平不對錢穀皆
知宰相體者然平詐人用口舌以勝吉寬大長
者非徒見問必將內懷惕若思以處此矣漢制

叢録曰先王之舉事惟順天時不考陰陽之序察寒暑之變而猶行於天下和平災害不作月令之書雖有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之心復論因晁錯魏相嘗奏言之曾謂賢能乎

匈奴款塞請朝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

按書稱四夷則南蠻北狄胥以之名未嘗以北尊於南可與中國耦也唯北視三方近邊塞尚氣力攻戰鬪強戾常爲中國患殺伐有所戈之動所以正朔不及禮教不加者豈尊之服勢之所不能及者先王亦不徒費中國以彊臣之耳孝宣之世遭值匈奴衰亂款塞請朝宜於此時從丞相御史議定朝聘之禮正夷夏之分使知中國禮義之嚴縱令後嗣鴟張獸伏復肥

戾而文誥之加亦有辭焉而顧各禮待之邸時石晉獻地李唐借兵固爲失計亦以北虜之於中國隣敵有素故甘心稱臣而不諱也望之之議荀悦謂其僭度失序以亂天常豈不然乎

政監卷之十

孝元皇帝初元三年珠厓郡反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十里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之所能致也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廟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詔罷珠厓郡

按堯舜之世中國地方誠狹如三苗在今洞庭彭蠡之間猶負固不服歷夏至周風氣漸開聲教旁達越裳西旅咸來貢獻漢武之世南通百越北開河南地於是中國始大易搖而難靖干戈相尋而民重困矣捐之之議未爲無據而于定國等又是其議遂棄珠厓專意關東可謂知本矣我

太祖皇帝鑒漢唐人主好大勤遠之弊於

皇明祖訓首論朝鮮安南等十五國在所不征以爲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大哉言乎與孔子斟酌四代禮樂之制同垂萬世

聖人復起必來取法矣

給事中匡衡上疏其略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又言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傚之此教化之原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按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四方所視以爲則者也故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君夫京師首善之地而容留四方之游惰萃集天下之狡猾侈靡淫放詐僞爭奪風氣傾洞塵海混淆委天下之奮僞以參其軀竊天下之伎巧以適其意[illegible]遠方來者始而駭中而悅終而安覲衡所

疏漢京師之俗可知矣古者尊嚴王畿以固安
天下此何地而容不整耶書曰旌别淑慝殊厥
井疆禮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宜衡以爲
言也

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内侯

按甘延壽陳湯矯制以成功匡衡以
爲不可封者以其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生心徼幸劉向以爲可
封者以郅支嘗殺漢使者延壽等誅之爲論大
功者不録小過唯先儒胡氏以爲如甘陳之材
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以是徼諸當時元帝於
甘陳當如宣帝之待奉世可也宣帝雖不侯奉
世而光禄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卒歷九卿將軍
爲國虎臣使元帝而若是雖不加爵土下亦何
言哉

孝成皇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
奉獻罷歸自言欲降使者以聞議者或言宜如故
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
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
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假令
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
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若
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不如勿受
上從之遣問降狀果詐

按敵國强隣既已通好奉獻必持信義以待之
修内政以防之審事機以應之則彼雖欲啓釁
乘隙其道無由高祖不親劉敬之諫而受平城
之圍武帝輕信王恢之言而開馬邑之釁文君
梁武之於侯景宋徽之於張瑴其極至於國亡
身殞爲天下笑漢有大事輒下公卿議故欽永
輩數得獻其言以二人之才而不附王氏豈不
爲漢名臣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
三老公乘興上書言尊治京兆前所稱有令御史
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illegible]此議傳
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illegible]三期
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illegible]審如奏章
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
參詳使白黑分别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按公道鬱於上則清議激於下蓋自古而然也忠為御史大夫位班三事謂宜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各得其職可也而乃偷聽丞輔之言輕奏材能之尹漢廷宰相諫大夫噤不出一語與之辨明向非湖三老乘興為申白尊之功能破析忠之章奏則欺詐得行而賢否無別矣幸與之言見聽尊復被用而張忠楊輔不加究問則亦失刑矣若此者非王鳳所為乎公道既鬱清議激而旁出此漢之所以不復振也歟

劉向憂王氏太盛上封事曰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函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親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唯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

按漢自呂氏擅朝寵任諸呂故終漢之世外戚相尋為禍向之論忠矣而無救於王氏之篡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後世唯宋一代家法近正有高曹向孟之賢逮至我

朝傳祚六葉家法之正

母后之賢則又過趙宋而軼成周此寔可為百世法矣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
羊失火燒其藏槨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智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
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爲罷昌陵反故陵

按厚葬者秦之失也漢襲秦故厚葬亦其一也
降及後世國家陵寢自非無道之主未有如漢
之厚者而皆不免於發掘此劉向所謂有靡與
者也厚於葬者果何益乎唐人許渾經驪山始
皇墓詩曰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
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則是人主
欲愛身爲百世計者其唯師漢文乎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
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
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
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
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
之以旌直臣

按是時王氏專政災異迭見漢之亡可翹足俟
矣禹以師傅之重丞相封侯當帝親臨質問而
乃自顧年老子孫弱不肯實言復妄引經誤帝
卒成王氏異日之篡禹雖獲全首領蓋不足以
汙尚方寶劒者也然天地之正氣流行豈有息
時方漢庭空無人而雲一發之漢一日未亡社
稷猶有光氣

孝哀皇帝元年求能浚川疏河者

按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欲
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
北入海蓋隄防之制本起戰國各以自利所以
湮河故道而爲歷世患也漢書言河出崑崙元
史所載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
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
星宿海自是而東行至崑崙可三千里又自崑
崙至積石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餘里則河之
來蓋已甚遠而漢使所不能至湍悍之勢豈隄
防所能制邪至宋之世河復南決遂與淮併

朱子嘗觀華夷圖指其水云此水將有入淮之勢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乃北流又嘗觀中原圖見黄河入淮云祖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南流故其勢亦衰與呂伯恭所云同我朝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河已東流併淮入海矣乃鑿衛河通漕而於臨清置分水閘千艘萬舶歲給京師無海運之虞無河決之患駿功大業亘古所無於乎盛哉

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操莽説其言不強致南郡太守郭欽兗州刺史蔣詡亦以廉貞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説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纂位召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曾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按莽以虚聲詭行乘漢家中微人主失柄挾文

姦之重而行竊奪其事無足言矣惜乎國有禮義之閑人有廉恥之節不有君子孰能扶而正之龔勝顧獨不念安車駟馬之尊已而以禮義之閑不可踰也方笑亦豈不知玄纁束帛之榮名而以廉恥之節不可喪也使莽之力足以移易漢家之宗社能去禮義之閑乎莽之詐足以愚弄天下之人民能泯廉恥之節乎以是而槩孔光何名爲儒以是而律楊雄何稱爲賢於乎去就之分榮辱之擬人其可以不審乎哉

世祖光武皇帝初拜大司馬至河北鄧禹杖策追之及於鄴世祖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倔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之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按禹十三歲學于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及是杖策謁軍門以數言決天下大計他日因帝披輿地圖又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此伊傅告君之語也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臣爲東京元功圖形雲臺而垂功名於竹帛也宜哉

初宛人卓茂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按光武即位之初隴蜀未下庶雄猶桀不取梟俊權謀之士而特重忠厚之人循良之吏旣而又徵周黨嚴光輩至京師禮而歸之帝之所爲若是宜其光復舊物享祚長久而東京名節風俗丕變非帝倡導之功而誰歟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俟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按弘守正不阿若是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矣世顧以糟糠妻不下堂一節稱之豈知弘者乎

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按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
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與四時合信與鬼神合吉凶其君非如堯舜禹
湯文武孰能當之後世對君之詞凡書疏表頌
動以聖言雖施於沖幼昏亂之主皆然而君人
者亦偃然居之不疑習俗之久謂為當然是豈
復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而企慕之乎光
武因一日食遂下是詔厥後明帝嗣統亦禁浮
詞稱譽示不為諂子嗟皆卓乎不可及也

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
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
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
駕鼓車
按禹貢揚州之貢於橘柚獨曰錫貢橘柚非歲
貢之常若供祭祀宴賓客必待錫命而後貢也
蓋不以口食之欲勞害百姓後世人主縱欲無
厭凡一珍一異如荔枝花石之類紛紛致貢使
者承命旁午有司阿旨傾從指以貢獻為名以
一科十掊掠需索途路之費稚挽之勞州縣所

至騷然民如之何不窮且怨哉
太子舅陰興禮賢好施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
國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
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
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按愛憎本乎情而加諸人則有公私邪正之分
苟徇吾之私心而不以公臨之則嵬瑣輕佻小
人雖為欺為佞為邪為奸皆可以取愛而忘其
惡矣英俊篤實君子雖為忠為直為賢為智皆
可以取憎而忘其善矣卑居常品一言之下猶

能螫人況居宰物之地柄黜陟賞罰之權而率
情任私其禍天下國家豈有量哉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陰興有焉
郡國盜賊並起解而復聚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
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
避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
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
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
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邑門不閉
按盜賊之起不常或迫飢寒或出誘脅或殺人

報讐犯法亡命出沒山林險阻惴惴恒不自安
其心豈不欲復本業思父母妻子之完聚乎賊
黨蓋無由耳郡兵討之多則勞費少則不足制
其命苟於意外脫略出奇用間如斬一人而赦
人除罪則賊幸於自免者將不謀自同詔令在
前情意猜阻於是不復能聚而釁散之計行矣
況是時群雄大盜已就禽滅而帝方勵精圖治
立法惟出令信以此誘賊如之何不散此牧民
處變者要在相機而制宜也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
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
祿勲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曰長
者之言也

按昆之政至於火滅虎亡亦偶然而致哉使昆
[illegible]帝之問任也其詞支遜也其詞費不若對以
[illegible]然之為無心也帝既用之又嘉之得旌賢之
[illegible]

[illegible]明皇帝永[illegible]二[illegible]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上幸辟雍[illegible]太學上侯于門
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九卿正履天
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禮亦
如之

按胡氏曰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
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
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
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
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
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九江舊多虎暴嘗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太守宋
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
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
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
制其後無復虎患又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
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
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

按人氣不和則妖孽乘之故有水旱疾癘草木
為獸鬼神之異宋均知猛獸之咎在殘吏一驅
之虎害遂息是何神速邪蓋殘吏去則人和人
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而妖孽不能

十莫閒虎雖冥頑亦須爭格各屏巢穴何
有若夫文吏習爲欺罔固其弊也廉吏何益
無益耶殊不知人情非一致要多端故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廉吏以自守爲能以不恕人爲無
私賞功則慾議獄則深吏欺政弊情知而莫敢
詰何歲飢民困坐視而不肯賑贍何者知廉之
一節而飾名遠嫌者多也宋均之論唯有不忍
人之心者斯可與言政矣
帝聞西域有神曰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
及沙門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
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
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曰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
桉佛雖自顯宗時入中國蓋是時神仙禱祠巫
蠱讖緯之術固已淆亂天下不但佛也然至於
今獨佛之法盛而其他皆莫及者其術數陋
爲而所以漸濡人者深也佛之言恒河沙數世
界雄誕不可致詰而明心見性之妙禍福死生
之說高智下愚俱落其彀千數百年之習豈人

入火書一朝而去之所幸吾徒學聖人之道出
而佐國家興禮樂正風俗用賢才大本既勝則
其勢不得不入於衰因其衰而滅之易矣於乎
不能均畫天下之田以驅游惰流亡之民歸南
畝而欲禁其入僧籍士大夫不由聖人之教昏
溺於利欲之場而曰異端害正道論者姑少思
哉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帝深納之

按漢襲秦故其法嚴又重以連坐是故永平之間楚獄一興其詞語相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治不休其得無冤乎寬以濟猛寵之論是已然嘗反覆古今刑罰寬嚴之間矣衰亂之世或苛或弛不足言也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典刑鞭朴制法也肆赦賊刑原情也法一定嚴也情可原寬也以寬制法則法不平而當重者或輕矣以嚴原情則情不得而當出者或入矣制法嚴故刑故無小原情寬故罪疑惟輕舜任皐陶民協于中蓋謂是也漢惟無一定之法而用苛刻吏議獄是以深文致人而死者衆縱上以寬臨之安得吏皆務平而獄一不濫乎則是世主欲舉一世而躋之太平之域必制法法一定則民知所避而吏不敢有所輕重寬嚴蓋不可偏任也

大明一律漢魏唐宋之得失於是大定

聖祚萬億載無疆之休孰謂不在於玆乎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鄕里義先爲安陽令捧檄而喜後母死徵辟皆不至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襃寵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按禮義廉恥人之良心雖爲習尚變易然未嘗不爲好德之爲懿也閭閻無籍之子本不顧禮義廉恥也苟詐以無禮義無廉恥則勃然反未有安受之者也是人之所以爲人三綱五常之所以著於天下而不夷於禽獸者本於良心存也居人上者率而先之激而勸之則黎民於變江漢化行豈異道哉光武崎嶇兵間弓矢未韔既以厚德賞卓茂又以清節禮嚴光周黨及是肅宗又加賚毛義鄭均天下如之何不化東漢名節之美有由也矣

孝和皇帝永元三年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

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
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舉奏䀌四十
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

按邪之害正其勢必至然以憲之凶橫盤結安
隗斥逐其黨而不能害素行高也魏相以廉正
而霍氏絀宋璟以持正而二張沮皆社稷之鎭
也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遂謀爲逆帝
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鈎盾令鄭衆謹敏有
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使清河王慶私求外
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
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其黨與誅之憲自殺

按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
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
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任尚代班超爲都護尚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屯邊而蠻夷懷鳥獸之
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退謂所
親曰吾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
失邊和如超言

按國容不入于軍千戈刀斗之間固非詩書禮
樂可施也雖然詩書禮樂不可施者儀文也而
詩書禮樂之理則焉往而可遺得其理故雖寬
如李廣郭子儀嚴如李光弼岳飛皆足以制閫
外成功名也使尚代超之後服超之訓修超之
政可也才分有定度不能爲超之爲於是申號
令明賞罰嚴約束謹斥候而以恩信懷來殊俗
雖嚴固不失爲將領也而乃𦕈超爲平平以嚴
急之性而別畧奇策不過生事夷狄耳安得不
失邊和此專邊寄者所宜監也

孝安皇帝永初四年朝歌賊攻殺長吏鄧隲以前
議惡虞詡乃以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事不
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
謁河內太守馬稜曰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
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
刼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貰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
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按盜賊所聚必多劫掠偷盜不事家業之人詡設三科募之以爲用是以賊攻賊也詡有文武才此特其應機一節耳惜乎鄧騭能薦李郃楊震而以私憾失之虞詡豈憎而知其善之理邪

孝順皇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欽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

按八使分行而張綱一劾風烈獨偉惜是時權奸制朝羣小放縱梁冀未去而綱有廣陵之出矣然百世之下誦綱埋輪之舉司法者猶爲增氣

孝桓皇帝永壽二年以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亡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服罪含笑入地矣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按東漢人才高出西京安順以來戚宦交惡忠義之士抗節危言至死無悔朝政雖惛風節所著黨禍旣烈國亦隨亡若韶等四人周旋其間道不離羣仁能及物使居三公秉政其道固逶迤也

孝靈皇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陳寔獨弔焉及是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按當時所稱黨人與諸宦官若水石之激鬬冰炭之煎熬無可平之理蓋由疾之已甚而至亂也夫以凶豎縱恣狼貪虺毒內蔽其主外戕其民漢之亡可翹足待也使諸賢直道淵謀同濟國家誅其元惡不殲其餘或括囊遠蹈遵養待時不至互相標榜覈論譏切以履乳虎蹋蝮蛇則鉤黨之禍未必若是之烈也夫在平心率物之人故於是爲弔張讓爲天下詬耳厥後再治黨人卒賴其力得屈伸之義矣

孝獻皇帝建安十五年和洽謂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謂之

故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飭塗勉而爲之必有疲弊而或容隱僞矣

按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此九者之有異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風俗之所變也德雖在人自有而俗亦由上以移故居上治人在任有德而正好尚則相觀而化矣若夫矯僞之人而性節儉是以上下飾僞以興矯厲之俗洽規而救之實爲治者所[illegible]也

漢昭烈皇帝初在襄陽時訪士於司馬徽徽薦諸葛亮昭烈詣亮凡三往乃見因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按昭烈以英雄之姿而又嘗周旋於盧植鄭康成間信義之聲王霸之略曹操二袁劉表所共敬畏視高祖光武蓋無乎不及也然則崎嶇奔

走而功業不建者以未得地故耳使獲假手關
中河内彼曹操孫權雖强如項籍險如公孫述
固爲所禽矣久客荊土露襟表坐此滯豈無從
而出邪正以天下紛紛操必爲逆荊州與操接
境表不乘機應會連盟諸侯而圖之欲坐以待
變老瞞奸謀已成挾天子之令擁師南臨翦荊
俘劉育少假手昭烈之所以悲者爲表悲耳表
不足以有爲而昭烈依悠新野長莽却慮知天
下事有足爲者直未得明智之士與之相圖一
旦徐庶司馬徽爭言亮賢遂馳駕三往昭烈蓋
已識亮之非常人矣風雲既會魚水相入一言
之下區昭烈胸臆憤悱而欲得者後雖違亮不
忍取荊然楚方士衆益仰慕之而孫權亦以此
據服昭烈蓋欲以大義我取天下不在荊土也不
幸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以後事付亮君臣之義
雖湯伊何以加之於乎曹操豈不臣於漢哉自
恃奸雄欺人孤寡彈其詐謀蓋彌章矣亮扶漢
以忠聲魏爲賊祈山之役迴視草廬之言卒成
昭烈之志而不少背其與操之成敗得失果孰
在哉一時非義之獲千古不磨之光飄風行潦

倏忽幾何白日青天大明終始丈夫乘時際會
可以審所擇矣

曹操東下諸葛亮奉昭烈命詣孫權說曰海内大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
力以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甲束兵北面而事之權曰
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
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者然劉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
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
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
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
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
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
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按操擁兵東下吳人舉國震怖議欲迎之而權
低回憤懣計未有出適亮將命至軍說以荊吳
締交併力破操辭旨明暢意氣激昂權既素服
昭烈雄名又奇孔明爾敏知其必能辦操也故
有勃然斫案之氣
諸葛亮治成都頗尚嚴峻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
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
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
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
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
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按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爲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叔爲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大叔悔之興兵攻盜殺之
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孔明之論蓋本諸此雖然寬則得衆
猛則失人猛而後施之寬民悅矣寬而後糾之
猛民不怨乎所謂寬猛之道唯識道可與權
者能之君子觀子產之遺愛孔明之懷蜀人思
過半矣
後主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亮發教
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
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
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勍有忠於國亮可無過
矣
按事有變化理無終窮故聖人之治天下未嘗
不求賢未嘗不謙己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握
髮吐哺當時天下豈復有賢於禹周公者哉聖
人之心不自滿假故也孔明天下奇才功蓋三
國而能求益群下追惟元直之啓誨幼宰之十
反世之名位稍隆矜己愎諫比比皆是而若孔
明之行事邈爲千百載曠典先儒稱爲三代已

二人物豈三代有是人而其後無是人乎有[illegible]
事功者可以自省矣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今明公乃躬校簿書

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死亮垂泣三日
按王介甫詩曰慟哭楊顒爲一言遺風今日悵無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可謂知慕孔明矣而懈寧聞得罪尊政不能汲拾人才致主於道乃制三司條例司以行新法徒亂天下又愎諫自用不恤人言慕孔明之遺風者當如是邪
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按君子小人何代無之人君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雖三代先後之君皆然豈特先後漢哉孔明蓋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豫言之使知所鑒戒厥後禪果用黃皓以至於亡哀哉
亮伐魏敗績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敗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
按勝負兵家之常而有轉敗以爲功者蓋敗則知懼勝則生驕而所以自取者異也孔明知祁山箕谷之所以敗反而思變通之道求忠慮之益引咎責躬不少自恕宜其再整元戎克敵制勝堂堂八陣之圖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聲勢[illegible]安閑雖師五丈原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使天而有意於漢也獲少須臾無死巾幗婦人之服畏蜀如虎之

言司馬懿將不勝憤恥而出以此舉戰何懿不
禽指揮定而蕭曹失矣運移漢祚志决身殲此
少陵所以悲也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
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
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
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
亦卓乎

按古諺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以赦者小人之
幸而君子之不幸也魯肆大眚春秋譏之赦之
偏枯無益於治也必矣雖然季世有天下者自
即位改元冊后建儲生太子皇孫以至平叛亂
遇災祥郊天疾病皆有赦朝廷循爲典常百姓
望爲恩澤加之士大夫或可以寵激勸施之衆
庶或可以恤困抑祥瑞郊天疾病等事固可已
也若即位冊后建儲等事可無文誥之詞與天
下同其慶乎唯除官吏受賕殺人十惡赦而至
於偏枯者又若孔明之不妄下斷可矣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
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
嘆曰是吾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曰德淵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按原好直言慷慨有大志而岱薦之於朝原受
薦而規岱不異平時一以望直言之益一以直
言報知己皆理道所宜然世降俗薄人咸不能
而岱原獨能之所以嘉與於君子而驚動廉流
也岱嘗守武昌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岱
時年已八十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岱之謂也

以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
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
止有如平時由是衆望漸服

按孔明嘗稱琬社稷之器又嘗言公琰托志忠
雅可與吾共贊王業琬固亮之亞匹也亮卒舉
以自代宜衆心屬之而乃遠近危悚何邪蓋孔
明與昭烈馳驅中原成霸業興漢室天下畏服
久矣孔明既卒鄰敵方張主暗時艱安得不相
恟恟琬既受任守亮成規盡忠輔益何得而喜
何失而戚公孫丑問孟子不動心有道乎孟子

曰有公琰蓋亦心有主矣
吳以顧雍爲丞相雍寡言語舉動時當宴樂之際
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
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其於公朝有所陳
辭色雖順而乃執者正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
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
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不宜聽
按三國人才吳最盛大率皆以才智見任唯張

昭顧雍粗有事君之節爲吳王權所敬憚昭性
剛稜而雍雅度過之故權任以爲相而功業如
此
漢秘書令石顯在內職與黃皓比屋周旋三十
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
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按便嬖佞邪之人近之如臟不可得而解者故
君子遠之不與之交處迹不可遠當心遠之
正固其志恭莊其容和異其言若郤正之於黃
皓斯善矣禪既敗降正從之入晉周旋終不

矣臣禮以正之忠智使禪以尚書大將軍咸
專管朝政足以繼四英矣漢何至亡

政監卷之十四

晉鉅平侯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諡曰成南州之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按祜專制荊南與吳爲對務以恩信懷之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與陸抗使命常通君子雖以華元子反譏之然得江漢之心傾吳人之望足食訓兵舉預自代晉之所以平江南者大抵皆祜功也及卒之日遠近哀慕至望碑墮淚此豈易致哉祜亦可謂賢矣

晉議伐吳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

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侮者國恒亡山濤准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平遂肆淫泆濤可謂明矣然晉吳時儲貳騃案執明邪衛瓘有此座可惜之言何曾有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之慮則帝之創業垂統貽謀燕翼皆自不足以維持久長又不係吳之存亡也使晉武果可守王之度弘濟天下以孫皓暴虐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哉

散騎常侍劉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illegible]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傾懷劣難分讓則推於勝己而賢智顯出

按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唐宋間亦有拜命推讓雖未必盡賢而是非[illegible]得失之公論自不容泯寔之此論蓋[illegible]世不可行也

祖逖進屯雍丘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

[illegible]六非初與劉越石爲司州主簿相友善每中[illegible]聞雞促琨起舞及是渡江誓清中原既取譙城[illegible]之石虎攻河南地又將規取河北自百六掾

[illegible]獨傳[illegible]越石聚兵晉陽志吞劉石

[illegible]詩曰[illegible]生先吾一月著鞭則平

[illegible]雖[illegible]既驕[illegible]使殺

[illegible]

棘收河南地一旦戴淵來統若爲國相下與淵協規同力共圖大事淵既內憂王敦外籍豫州之助求必不委心聽順也而士稚不能恢弘大度至感激發病以卒遂使王敦肆逆石虎侵奪河南地晉室於是不復振矣

陶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常語人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嘗造船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按士行惜分陰之論眞格言也是時中原板蕩劉石虎嘷求晉諸臣風流晏安曾無奮志獨士行恭勤自厲酒器蒲博之棄竹頭木屑之儲自庾元規王茂弘之徒視之何啻老農俗吏遂使顧命褒進皆削不及而士行孤蹤特立卒就事功大勲克清强胡[illegible]可謂豪傑之士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illegible]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嘗謂阮孚[illegible]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illegible]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

按晉自元[illegible]來士大夫祖尚玄虛清言放曠其弊至於[illegible]弛社稷丘墟王導庾亮所共目擊江東再造宜相與更化戮力克復神州而更循踵舊風鄙夷儉素甚閒雖有高才美質皆爲所絆甚哉習俗之移人也獨陶士行卞望之能卓然有見卒之功業建忠義顯是大有功於斯世也

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及疾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

按蘇峻之亂溫嶠邀侃赴難侃感嶠言戎服登

舟子勝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不
下與頓命爲恨屢說不可之事可疑也峻平
奏湘州刺史卞惇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粮請付
廷尉以此而觀則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
事可疑也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與朝權屢欲
告老歸國以此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
窬之志又可疑也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
矯策謬又不忿屈服士行士行既後嗣零落而
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史氏因而加誣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欲戍邾城侃曰我所以禦寇
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群夷夷
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
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
之晉兵大敗亮猶欲還鎮石城聞邾城敗乃止
按庾亮始以智小謀大召亂幾國既免王誅復
臨重鎮所宜省𠉀補過戒於輕舉可也乃不度
德量力欲興兵伐趙越江戍邾而不念祖士稚
陶士行二人爲能邪爲不能邪士稚之力不能
剪趙士行之智不欲城邾而獨欲爲之是以二
人爲不能也可謂不知量者矣君子蓄陶侃之
遠猷觀蔡謨之駁議可以爲智小謀大者之戒
於亮乎何誅
褚裒率師伐趙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
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智與英
雄不能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
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
朝廷乎
按庾亮嘗表請伐趙謨議止之陳光欲伐壽陽
謨又疏止之今兹褚裒聲勢似可有爲謨又獨
不然之然則中原決不可復乎夫舉非常之事
必有非常之人自當時事勢觀之石勒善戰所
向無前遂禽劉曜奄有諸夏石虎嗣之磨牙肆
毒既吞外寇將勇兵精以區區江左君弱臣靡
財乏力單而欲長驅中原與決勝負此猶綿力
孺兒欲鬪扛鼎武夫百進而百仆也假令晉室
得管葛之佐猶須舉國聽信叶謀經營未可一
朝而定而況庾亮褚裒之徒才非將相身絆清
虛加以白晉齊梁二三其德此謨所以憂也且
石勒雖云目不知書每自方前代帝王則深服

漢高此非空言無見也石勒之勇豈勝項羽正
使漢高生於其時祖逖陶侃溫嶠郗鑒苟蕭
曹絳灌而亞效蘇峻亦將驅駕如英彭矣勒何
以當至宋靖康之難不減永嘉建康之業過於
臨安而人材優劣亦畧相當晉之不能越淮制
趙猶宋之不能越江制金君子欲成人美樂與
人善其論固自不同要之蔡邈明之言定見也
諸者若曰請中原復讎雖皆當時第一事可輟
之不為乎則應之曰必其君臣有夫差孔明之
志而後可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
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
左天下寒心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
而疲竭根本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有土崩之
埶今軍疲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
若還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為善治庶可以救倒懸
之急也後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
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願殿下先為不可勝
之基須根立埶舉謀之未晚浩不從
按浩之北伐諸賢交諫而皆不從正以與會稽
王昱相得昱既以浩才堪經濟而浩復以昱
知己而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顛水
白帢烏巾胡床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以
增名勝風流而豈可當折衝禦侮將相之任者
哉是時桓溫專制上流姚襄擁衆來歸燕秦方
逞華夏搆屯浩茍交驩桓溫撫御姚襄與圖進
取縱未能除燕滅秦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宜
可撫而有也顧浩何足以及此觀逸少諫伐之
書及後與桓溫謝萬謝安之論固非風流清虛
獨長於翰墨芳矣

桓溫伐秦大敗其兵於藍田進軍灞上北海王猛
被褐詣之溫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
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邪猛曰公
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
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
按溫之屯灞上薛珍勸以徑進逼長安不從及
是王猛又謂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則知溫雖
深入而怯於應變值可乘之會而不能星行赴
利反更徘徊觀望欲以持重坐取全勝而不虞
秦已芟麥清野有以待之矣使溫聞猛之言思

珍之策咨景略所以取秦之計以十萬衆乘戰
克之威徑逼長安以珍偏師獨進猶有所獲而
况溫以大衆臨之秦其有不舉乎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淝水謝安得驛書知秦
兵已敗方與客圍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
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按晉是時上下輯睦將相得人加以長江之限
主客勢殊而符堅驕淫自逞黷武不休雖傾國
而南衆志不一玄石等才堪任使能以少制衆
固亦常理也若謝安之過戶折屐王坦之之倒
執手板以安之雅量坦之之忠志縱喜懼在心
而奚至於是晉史不能次擇而書之爲賢者累
矣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爲前將軍固辭不受
按符堅以六十萬衆志吞江南晉朝人人惴恐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而謝石等一戰破之獲利
不可勝計厥功茂矣進爵受賞豈不宜哉而石
等乃固讓不受人臣處功名如此豈有盈滿之
累而國家亦豈有僭逼之嫌乎後世有當閫外
之寄者費金帛如丘山散戈甲於原野而小有
克捷輒張功冒賞偃然受大任而不怍此何
哉
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先鋒
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
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
兗州刺史張崇崇棄[illegible]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按符氏以夷狄勃興數爲寇暴今因其亂而圖
之是不易之會也四州既歸謂宜選任牧守撫
輯遺黎保固疆圉以觀進取是時符丕在鄴慕
容垂攻之經歲[illegible]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頓兵境上俟邳敗亡然後乘燕弊而驅
之可也而乃徇邳之求忘讎往援輕與燕鬬以
致狼狽則失之矣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
假還訪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
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
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蠶漁
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
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

讒諂逢迎善惡倒置可不戒哉昔明德馬后
猶領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
乎
按柔聽風聞寄耳目於羣小其弊不至如邈之
論不止也君子爲政擧賢選能使庶物得所善
惡邪正何患不白明德皇后未嘗顧左右言以
君子南面而能若是豈不嘉哉此邈所以引而
告寧也
范寧嘗言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太過
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破蕩後

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
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按昔者孟子闢楊墨推其功者謂不在禹下蓋
以洪水不過壞人之身而楊墨則害人心術也
范武子謂王何之害甚於桀紂正合此意噫自
王迫熄聖學湮異端起而爲世患者如蜩楊墨
佛釋老莊其尤也王何祖老莊而[illegible]清虛
之禍卒致中原晉轍既南餘風未殄至宋梁間
釋佛梁之其被愈廣而流愈遠間有儒者起而

攻之曾不損其毫毛至宋諸君子修明道學力
其邪說然後天下學士日益厭其非而靡其教
至于今而佛老之徒大衰後世雖有佞佛說老
之主作於上其能回士大夫之觀聽哉此諸君
子之功所以於孟子愈有光焉

政監卷之十五

唐高祖皇帝武德元年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房玄齡獨收采人物
致之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
按玄齡此處似蕭何然蕭曹以質厚與漢高合
房杜以才高與太宗契智明良相遇而爲一代
宗臣之冠史稱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
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
文於乎以佐命之勲而無可考之功以蓋世之
能而容群策之士彌縫補贊而藏諸用使斯世
斯人由而不知若房杜者可謂眞宰相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
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
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
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皆免水旱蟲霜爲災
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
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鄕四家
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爲村食祿之
家不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
者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按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唐之法蓋庶幾
焉然爲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尙
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則均天下之本也
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於乎世經戰國民
之無法久矣唐因隋制更定租庸調法後世祖
述損益不能無弊者蓋自井田之外無復良法
試以今日東南一隅論之田土民得賣買戶口
民得增减飛走蔽欺渾淆雜亂故或稅多丁參
而反貧貌少丁少而實富雖有法令而有司升
黜無常改更不一豈能常守而不紊哉然則當
如何而可漢宣帝曰庶民安於田里而無歎息
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又以爲太守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由是觀之務得
人焉耳矣久任焉耳矣
太宗文皇帝貞觀元年置弘文館上謂侍臣曰朕
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
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

受人技智者廢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按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凡微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企及之力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爲言何其見堯舜之淺邪於乎自堯以允執厥中一言授舜舜之授禹復益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降是而後其微言見於經者有伊尹告太甲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之四語夫伊尹以元聖之資太甲賴師保之訓自伊訓三篇皆已明白精切而終于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則爲魏徵者當何如而告太宗無亦本執中之言推精一之理使太宗本原之地虛明澄澈執其中以爲民極斯可以諫諍爲己任恥其君不及堯舜而當伊尹之任也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傑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

按佛教自漢顯宗時入中國史言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方之堯舜周孔之道蓋不必深辯而知其爲異端無益生人若然而後世信向之篤何邪無他好生惡死厭常喜異愚夫愚婦之恒情合天下之恒情而浸漬於虛無勝誕之說於是精祲侵迫而妖孽變生天地鬼神是厭棄爲之動又況感萬乘之尊而率天下歸之主人之痼疾何自而瘳藥哉以太宗英明且猶爲之當時非傅奕闢導之切其教之熾有不待憲宗時而弃之功蓋居昌黎右矣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又安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按太宗此言端本之論正孔子所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者也不然後宮萬人廄馬千駟冗濫

盈朝費用無節以有限之財塞無涯之欲獸窮
則攫民貧爲盜盜賊豈有種邪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
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畔者病人以利
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
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
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朴素衣無
錦繡公私富給
按秦皇漢武俱英霸之器而好大喜功厥後秦
亡而漢幾危太宗才氣豈下二主而能節用愛
人躬修仁義監禹之所以人和秦之所以衆畔
故其治效如此且營一宮殿好一奇珍美麗不
費之富何惜小費而上行下效是率天下爲奢
也後世聰明有才之主不法太宗之爲而動慕
秦皇漢武意望愈高而差謬愈遠矣
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
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
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哉不許
按益州獠反以太宗兵力之盛將帥盈廷撲之
如掃秋葉耳而太宗則以牧守失御不忍加誅
得懷柔之道矣世有一方之警一隅之變而輕
信貪功徼利之徒之言謀動干戈於邦內毒良
民於瘴癘費財帛如丘山傷天和結民怨豈非
不思之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
示工人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
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
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按太宗因識弓未精而益留心天下之務可謂
善推類矣若以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未得爲
良由是誠意正心而求治平之理豈不尤美
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
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
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按經術者修齊治平之方能是然後謂之儒若
文者詞章之謂法律者刑名簿書期會皆是也
儒非不識治也唯審於義利端於進退則似迂
而難用不若文士能吏之騖動流俗促辦目前
耳王珪雖不能陳三代之所以行仁政而盛後

世反是而衰而太宗亟然之者正以見六朝隋
氏父子用浮華斵深之不足以隆化也然則世
之柄用人者寧可復重文輕儒專取能吏而戕
衰微之迹哉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
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
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
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
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
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按兼聽則不遺芻蕘偏信則唯溺左右夫一人
之耳目視聽固有限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
則何所不聞何所不見此堯舜之所以聰明睿
聖若隔於左右譬猶以一指掩其耳目則泰山
雷霆之接皆泯其形聲況左右壅蔽非止一指
乎此三君之所以昏暗而至滅亡焉哉太宗之
問魏徵之對得其要矣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
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
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
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魏徵
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
下以其降附不忍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
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
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
腹心之疾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
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
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鑑也溫彥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
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上卒用彥博策
按突厥既破部落來降太宗博謀廷臣以晉五
胡爲鑑當從徵議可也而顧用彥博策者太宗
既雪稱臣借兵之恥欲因是以誇示天下耳太
宗曷不思稱臣借兵非突厥之制謀乃唐之所
自取中國既震突厥衰弱將猛卒銳一戰佐克
亦後何難使吾之子孫恒若今日我狄固自服
也一旦勢衰亂作以高祖太宗之賢猶甘心於
戎狄而微弱之子孫有不援例而爲前人之爲
乎太宗苟以前事爲失從徵之議盡驅之出塞

慎固疆圉以相羈縻修政用賢以自强爲治則
中國安而戎心帖矣唐唯好與戎狄交外借其
兵内蓄其種禄山思明之難甫解而河北繼失
士蕃回鶻之兵暫回而沙陀復[illegible]而石晉稱
臣獻地而契丹金元接迹來矣開釁勞而納侮者
豈非太宗乎非我
太祖皇帝出而掃除蕩定數十百年腥膻之氣何
自而消熄夫戎狄性强鷙習戰射以弋獵爲事
以鞍馬爲家中國每得其降人蓄之欲以威寇
盜也而不思解酲用酒之爲無益猛獸處於深

山食盡竊入村堡居人去敵出走使得恣食牛
羊犬豕而無所恐則引其類雜然安之豪有力
者不勝其忿忿持杖呼逐自是反據巢穴而心
爭村堡也契丹金元之入中國是也兹之比狄
元氏之裔也今歲貢獻明歲寇暴羽檄馬跡相
屬於道惟
聖明之留意焉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
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勤勵之主也上曰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此
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
官事關宰相審熟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
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不治因勅百司自
今詔勅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
己意
按隋文自强爲治雖非湯文之舉亦足勝於昏
荒之主矣唯其不明喜察傳僅一再而亡太宗
反其所爲任賢責成以致貞觀之治爲政豈無

其要哉於乎以察爲明以疑爲智人主因是而
致亡者何獨隋文若太宗得皐益之佐則舜之
恭己無爲又可等而上矣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
貯粮磧口以振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
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
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
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
立君長求内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
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按大亮之論可謂知本矣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以西突厥散亡之虜居於塞外而勞百姓飛輓以濟之豈中國之利哉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遂除鞭背刑

按五臟之於人乃所係死生安危者也太宗以鞭背罪不至死因是而致傷人命則刑罰頗矣其垂意愛民如此世之有淫刑以逞殺人如麻者果無道哉

上嘗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按君臣朋友之間凡所以諫其不及者未嘗有害之之心也既不能聽又從而惡之則雖有忠愛之心無所施矣太宗之爲是言正以見人主固當受諫然受諫亦未易也故欲執政等自反而知之苟自居[illegible]爲天子猶置諫官諫而不從則嘗爲無識我何爲而不受人言乎我以區區勢分而使人不敢言則挾萬衆之尊者又使

人何所措其手足乎此固太宗之微意而人臣所當自警者也於乎自漢以來青史所傳君臣事業赫赫振耀人者唐之太宗漢之諸葛武侯太宗唯納諫而王魏諸人得効其力武侯唯廣益而徐庶董和之徒得吐其情豈非百世之師乎

政監卷之十六

太宗皇帝貞觀五年詔羣臣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道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司〻京室官寮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於是詔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按柳宗元嘗以封建非聖人意宋蘇氏范氏皆主其說而致堂胡氏獨非之蓋宗元蘇氏范氏見後世封建之害而不知其利胡氏見三代封建之利而不知其害蓋嘗論之曰封建可行者理也古聖王之世是也不可行者勢也後世是也理有定體勢無常形理散而勢出焉雖有定理而勢常乘之此封建之所以有不可行也古之聖王以天下爲公而不利其利故裂土分封親賢並建上以藩屛王室下以共治天民此理之所在烏得不然哉秦爲不道殘滅六國盡收其重器婦女而貯之阿房之宮慮其後復裂天下爲吾子孫害故尺土不以封諸侯是私也烏得謂公天下自秦始然制之郡縣其爲計亦深矣三代聖王之得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也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若是其善也秦自度吾以力經營天下不可以方三代故視封建惴惴焉若爲吾敵不敢行然秦之後之得天下亦復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若是之善者乎得天下有道治天下有法此封建所以可行得之無道治之無法而以欲利之心守封建之法不謂之樹兵乎宗元於是而歸諸勢斯可也雖然曷不觀我

皇明太祖之法乎攘胡元芟群雄可謂得天下有道矣大封諸王二十遍海內可謂磐石之宗矣王之子世爲王其庶爲郡王郡王之子世爲郡王其庶爲將軍皆食租衣稅而吏治其民世世子孫昏喪之禮悉天子資之雖不閑有家治何

以逞其私其功臣大者公次者侯次者伯皆世
其爵邑臣伏讀
祖訓未嘗不太息曰明之一經也可以爲萬世法
非聖人孰能之
上謂侍臣曰人主唯有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按人主富貴之極而以一心當衆欲之攻苟非修德用賢屈己從諫則聲色狗馬土木甲兵神仙禱祠之事一中其欲引之去矣太宗知衆欲攻之止是是以好色好貨好武功而不能純乎君德底于三代之盛也
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漢以降多者五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未[illegible]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旣失之後又言自古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盜也又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百姓之未安殆由於此
魏徵上疏其略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才非經國慮非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
按二臣之論有國者之通弊惜乎太宗以英武創業每欲鑑隋之所以亡而行輒犯之雖優奬人言豈若不爲之愈乎然是年秋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孽而天譴告再三在太宗時容或未察以高宗寢殿恒州之異而逆覩於洛陽之谷其爲武氏戒明矣而唐莫之警懼悲夫

上謂侍臣曰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按創業之難三代聖王而下若漢之高光及唐之太宗皆乘亂離奮一劒之任與群雄角智程力被堅執銳櫛風沐雨危然後安創業豈不難乎至於繼體之時天下已定舉在一人聲色貨利得以蠱其心奸邪讒佞得以搖其志橫政雜出中國內弊百姓不聊其生四夷或乘其隙土崩瓦解一朝而去守成豈不難乎然創業之君經營於一時而又皆英哲命世之才其事雖難其成功亦易也守成之君生長深宮不閑庶事苟非監于先王自强爲治鮮有不至於危亡者以太宗之創業而思守成之難則撫有成業者安可不思創業艱難而兢業以守之乎

魏徵薨上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按魏公平生清脩直諒既格其君又化其家史稱徵之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世有爲邪爲奸既傾人國又隕其家史所載以戒萬世賢不肖所共憎君子則亦何利而爲不善何害而不爲善乎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聞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人君言動軍國庶事史官皆得記之以詔萬世此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主得以觀史而又宰相監修求其直筆不可得也然得則治失則亂得失治亂之跡容可掩天下萬世之耳目乎

□文季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
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在
曰今受吊不受賀也
按爲君難爲臣不易故至聖如堯舜美才如周
公猶戰兢惕厲文本之言可謂智量矣彼沉酣
於富貴患得患失而鰥厥官者是誠何心哉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是曰
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即位以來不善
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
業不墮然比之盡善盡美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
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
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
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按太宗三代以下之令主其得失長短先儒固
論之矣然其長其得天授之英姿其失其短踈
通有未也夫道者天賦於人之理也以人所共
由故名曰道而有所以然所當然所當然者顯

而明所以然者微而隱初非有二也體用
一原聖人明其所以然而修其所當然者以
使民日用由而不知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聖人曷爲不使人知之是學問之事
也昔堯之授舜有曰允執厥中至舜授禹又益
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降而
商湯文武之君伊傅周召之臣其微言登于方
冊者皆道學相傳之要語孔子傳群聖人之道
而不得位行之又諸侯皆尙功利晨門荷蓧之
徒異趣也於是刪述於古而垂傳於後及孟子
出復傳其道於子思之徒而功利益爲縱橫楊
朱墨翟之言愈弊也於是闢楊墨作七篇然天
下之亂旣極視儒服而詩書言者不止爲腐爛
且仇讐矣始皇一朝併天下遂焚而坑之尙何
道之可言哉漢興除暴秦求遺書綿蕞之間白
虎石渠之下其講習討論果有本於道德義令
之微乎有一仲舒正義明道之論是已而雜於
讖緯已而東京而建安而六朝所以名儒名學
者大抵皆記誦詞章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
及天下皆是也安有會極歸極而使民由而不

知乎天憫斯道之久湮於是五緯聚奎而諸賢瑞世四書表聖門之傳六籍探聖人之旨當時程朱之徒以斯道復明也而名其學爲道學蓋自別於記誦詞章之俗學也此宜斯世斯人可同商周之際而出孔孟之前矣然天下卒無善治而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猶夫人者蓋不得堯舜之君伊傅之臣建極於上使斯民由而不知故自孔孟沒道之不明也士之學無得於身心自程朱出道之既明也士之學徒騰於口頰於乎太宗資才既茂詞章亦長使其學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臨御純乎道德處變安於義命可以爲湯武矣及觀其作帝範與所自言則自貶不難而自知甚稔豈不賢哉惜乎高宗之不足訓也

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諫曰皇后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又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韓瑗因涕泣極諫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瀆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卒使社稷傾淪陛下察之

按高宗溺愛衽席欲立武氏不可回矣而遂良等廷爭極諫不顧死亡之禍高宗雖蓄盛怒而徘徊猶豫使非李勣一言誤之武氏且不立矣先儒雖譏其昧於始壯先幾之義然豈不謂忠乎若李勣者本書將兵不知學術太宗特以其不負李密異其受遺托孤如霍博陸耳而豈料其諂君誤國如此然勣不足言矣惜乎世之欲爲君子者每知是遂良而非勣至食人之祿立人之朝間有過易后易儲事必知其不可而唯唯不敢一奮忠伏節若遂良瑗濟諸賢不過陰祖勣故智以保妻子蒙爵賞則是欲爲君子者秖其初耳卒何異於彼哉

玄宗皇帝開元元年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

按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蓋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君人之道在乎親萬幾任庶官說者謂玄宗始任姚元之而治終任李林甫而亂是固然也要之開元之初能親萬幾故姚宋諸人得以贊其治天寶以後萬幾既怠雖有張九齡韓休之賢皆不克用然則林甫之致亂亦玄宗有以啓之也歟

張九齡奏記元之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鄉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鑑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令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巳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按爵祿榮寵人情之所悅而慕者不以義命裁之而校於得失之際此孔子所謂鄙夫無所不至者也宰相受天子用人之柄斯爵祿榮寵之所趨也以言則失之佞以貌則失之諛以親戚賓客則失之欺蔽然則何以待之亦惟公與明而已公則正而所謂緣情者無所私明則通而所謂無恥者可以燭九齡斯言豈唯納忠於元之誠可爲百世之柄用人者監也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勑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無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按珠玉錦繡物之貴重華美古者天子以爲宗廟之器朝祭之服非可賤而毀也且物之所以移人者由溺而已有理以制之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供用況乎天子之富貴而一物可少哉明

皇始政勵精患風俗修靡焚是四者於殿前以戒勅羣下不可謂非盛節也然而卒以奢敗何哉有帝王之志而不知帝王之學也使明皇充是志以學古訓監前哲王親賢人君子以自輔殆必知舜之慎萬幾文王之卽康工田工宵而衣旰而食雖有貴妃之色祿山之才適足當一宮嬪任一邊將而已豈爲之蠱惑哉不然古帝三昌有不貴珠玉服錦綺用嬪媵使令若哉

盧懷慎清慎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按玄宗始政淸明既相姚崇不以他舊相棄之而用懷慎蓋以崇善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而懷慎清德雅量足以坐鎭雅俗夫應變成務固人所難而淸雅鎭俗其人亦豈易邪使易以張說魏知古輩勢必爭功嫉能陰相傾奪上以惑天子聰明下以起朝士朋黨其能興太平之治乎玄宗用人之道於斯善矣

上嘗遣宦者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刺史倪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按古之王者有囿沼魚鳥麋鹿以爲遊觀之樂玄宗初服勤政未有禽酒之荒婦寺之昵雖遣宦者取飛鳥以置苑中未甚失也一聞若水言而遽手勅謝之又縱放其鳥從諫如流視太宗眞無忝矣君子雖以晚節之變少之然唐室所以顚而復立者亦開元之澤有以在人者不忘也後世人主生長深宮不聞小民之依惟逸欲是好惟左右是信千索無藝天下騷然使人敢怒不敢言於玄宗是舉亦可少省矣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飢

按昔歲捕蝗懷慎恐其傷和而崇不聽今茲捕

蝗若水勸以修德而崇復不從豈蝗固可力驅而德非所宜先邪夫以飛蝗食苗猶暴吏賊人可殺何疑正以古者良吏蝗不入境觀之則修德禳災亦豈可誣邪且蝗之生由吏貪殘所召使崇於蝗初發時遣使兼察吏治於諸州寬刑罰錄囚繫而勸人主以修德蝗其或者不復發也不一出此而專欲以力勝應變之才救時之相其施爲蓋止於此本詩書之訓聞伊周之風格其君心燮理陰陽以開太平之業若崇者恐亦未之能也

盧懷愼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旣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按宰相報君莫如薦賢懷愼平生清儉家無餘儲垂革之際薦進賢才憂國忘家不忘報德如此玄宗於是亦思所以報之問弔賻卹特加隆焉可也而皆蔑聞失勸賞之道矣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

按崇身爲宰相不營第宅心知有國而忘有家可謂忠矣玄宗因其謁告醫來問疾日數十輩許遷公館以爲社稷不可謂倚重乎唐室致治惟貞觀開元宰相稱賢亦惟房杜姚宋明良相際千載一時豈易致哉

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illegible]京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illegible]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按璟自歷武后中宗之朝持正不阿幾於大剛矣至是玄宗欲用遣思勗不遠千里迎之凝然自重不與交言璟於是豈無見哉正以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大臣無私交思勗雖貴吾何求而降意哉以此繫當時依阿[illegible]之徒奴事易之父呼力士其無恥[illegible]玄宗受思勗訴不加詰而嗟賞焉不可謂知[illegible]乎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時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

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
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
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

按人主之黷武勤遠未有不弊中國毒生靈者
然實由小人道之也於乎璟與姚崇相繼爲相
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亂卒蹈其害先見之智卓矣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
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
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
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
廟耳上大喜從之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四海豈
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
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按玄宗喪制未終世室復壞正宜克謹天戒豈
可復事行幸璟頲之論正矣而崇乃以爲殿屋
舊材壞與行會不可失信於下崇無乃獻諛以
固寵祿乎竊意其見以爲天子方親君子規治
理君臣之間吾姑順其小而徐售其大如日食
鼎銘之類率先表賀以聳其願治之志堅其親
善之心崇之所以應變成務如此而豈知其陷
於小人逢迎之地哉自爾厥後人臣在天子左
右其小人依阿取容不足道也君子者或以德
選或以功進而皆不能不爲崇之爲迂直道諱
正言群喙一律若廣平公之立朝雖興理之世
曾不可多見世道至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則記之諸司皆正衙
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
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
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入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
以險詖相傾覆至是宋璟爲相遂復貞觀故事

按貞觀之制唐一代王業所基也許李之行密
奏武氏之用風聞一以私僻一以法制群下豈
公言廷論之道乎璟爲相復之是已我
聖朝罷中書隆六部有事具本進奏既得
旨送六科抄出施行上安得專而下安所議乎獨
風聞言事朝廷未嘗據以爲典而司風憲者每

以籍口大臣黜陟之際或采其帖子夫人之立已行事其是非美惡非一朝之積不稽於輿論而聽於一人使讒忌者得以相傾冤結者無所申理有不傷平明之政乎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勑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勑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勑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者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

按璟之論當矣玄宗雖以公道從之而私心拂焉故優人旱魃之說一搖而動其疑御史惡錢之擾一觸而泄其忿由是張說窺其微甘為諂首而寵遇隆矣李林甫投其隙公肆娟疾而信任久矣以玄宗之英明宋璟之正直始非不相得也而卒不能久合直道之難行忠言之難售如此悲夫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按象先之言可謂體要矣夫以朝廷統四方宰相統百官朝廷守祖宗之法百司守朝廷之法天下果有何事唯其不得賢人而得庸人故法不可變而變之事不可行而行之利不可興而興之干戈之動而國用虛耗財貨之聚而吏奸縱橫此皆庸人暗劣躁競見其始而不見其終謀其成而不謀其敗在一方則擾一方在一道則擾一道又不幸重任而大用之其為擾不至於敗壞天下不已也此庸人之情狀也

上謂侍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勑自今州縣無得更奏祥瑞

按玄宗是時猶為精明其置麗正書院更集仙殿為集賢殿親賢之禮厚矣制選其閣名臣為

諸州刺史又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安民之
意深矣今又禁奏祥瑞未幾果大有年唐室之
治前稱貞觀後稱開元卓爲三宗不亦宜哉
吐蕃遣使請和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
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
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殆邊將詐爲之欲
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
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
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
弊陛下誠遣一使往問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
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
悅從之
按戎狄天性驁戾荐居易主强叛弱服不恒其
德也中國思長御之策暴則驅之款則受之據
關守約以相羈縻故周宣用薄伐之師魏絳論
和戎之利謀動干戈勞師飛輓將軍有戰克之
名天子享武功之頌至於捐赤子於鋒鏑散財
帛如灰埃積骸成山流血丹野則孰敢言之小
人之僥倖生事其始不過如惟明所謂夤緣盜
匿財物妄功掩取爵祿而豈思荼毒之有是哉

玄宗因惟明一言而悟可謂明矣惜乎後更信
約挑釁於吐蕃石堡之役前後死者不可勝計和
戎之利豈不大哉
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
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
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
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
而歸
按玄宗始相姚宋二人每進見輒爲之起去則
臨軒送之今乃紬璟爲毛仲客是時玄宗在位
久驕氣漸盈不自覺其待大臣倨也璟雖承命
赴會以義起禮毅然剛直之風不少頹與漢申
屠嘉汲黯異世同符皆百世之師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
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休常力
爭旣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有供奉侏儒
黃繙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
對曰向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撚之墜馬故晚因

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
[illegible]奏罷出上即叱出杖殺之
按保能以諫諍為己任而玄宗不以違拂為不
恭可謂有太宗之風矣然太宗於王魏始終不
逾而玄宗於韓休張九齡未幾即罷此開元之
政所以視貞觀不克終也若夫黃旛綽弄臣也
漢文猶屈鄧通而玄宗能用京兆參米之不謂
有治天下之志乎

藏溪汪氏支贒公次二淡若水書

政監卷之十八　藏溪汪氏支贒公次二淡若水書

玄宗皇帝開元二十四年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
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
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久漸
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按九齡知林甫必為廟社之憂可謂知人矣事
無細大皆力爭之可謂忠愛其君矣然言不聽
計不從卒罷政事而進林甫者此唐室治亂所
由以分也夫以林甫之柔佞陰賊多智數乘玄
宗怠荒而入之內結左右以伺其動息外存忠
直以蔽其聰明於是寵女謁嗜貨利求神仙享
禱祠黷武功保奸回而玄宗視開元初判若二
人矣自古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或蔽而不知
也玄宗則異於是矣知韓休九齡之忠用之曾
不數月知林甫之奸任之至於十九年之久其
取播遷之辱尚誰咎哉

追論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
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
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按正孔子南向之坐釋奠用宮懸是已然是時

旣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
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關然者也成化十三年奏
禮部勘合節該欽奉
聖旨准國子監官奏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
佾通行天下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籩豆八佾
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
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
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
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
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竊嘗論之昔
周立四代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虞庠以舜
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
膠以文王爲先聖又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先師夫以舜禹湯文本皆帝王猶於學
校稱先聖孔子實爲萬世道學宗主當稱先聖
而反欲稱王稱帝雖極尊崇終於名禮未正又
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
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
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定

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illegible]當時不過
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
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
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
子無其道雖王天下不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
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
師之合禮乎今
國家尊古禮之正革往代之紕繆正孔子先聖
之號而以顔曾思孟爲先師用木主以代塑像
使先聖四十九表不褻於浮屠土木形狀則可
以妥神明而合古禮意矣至於十哲本世俗論
顔路曾晳孔鯉在顔淵曾參孔伋下子張先有
子而補十哲七十子言論風旨無所聞於經傳
比又當釐正者也於以退十哲於兩廡擇七十
弟子中可從祀并歷代有功於道學者得以通
祀其餘俾各祀於本郡以應古者各自祀其先
師之禮而於太學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顔路
曾晳孔鯉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卿王弼賈逵馬
融杜預之徒於名教者皆黜罷之矣然後推
[illegible]以慰先聖神靈[illegible]天下學士[illegible]爲萬世

不刊之典也
常山太守顔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響應附
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
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
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
之殺循
按杲卿倉卒起義諸郡響應得兵二十餘萬若
賈循事就賊巢既傾大慭不足平矣曾未十日
反敗於賊者蓋玄宗淫荒肆怠爲日已久而祿
奸戕忠醞成天下之禍不至於河決魚爛不已

也然其一時忠賢若李憕盧弈顔杲卿袁
履謙張介然張巡許遠蔣青龐堅之徒皆奮孤
危之迹立忠義之閑唐室所以顛而復立者實
賴之也豈其自太宗以來君相之於人才固變
養之深而作興之厚歟何國勢三危而皆得人
以收平定之功其亦可嘉也乎
代宗皇帝大歷十二年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
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

之又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堂封及
元載王縉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衮
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
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按綰拜相制下而朝野相賀勲貴近臣望風而
加節省非清重之德素有以服人能是乎宰相
有常祿又食堂封衮欲辭之知廉而廢義矣人
或譏之得非欲爲己地者惡其所爲乎
初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
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

之權悉制在掌握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以爲
集衆務在於得人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
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
吏多貪汙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
唯書符牒而已又以爲戸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
財以養民爲先又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
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又以爲江
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
置倉轉相受給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
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

事必為永久之計
按晏之法管子之法也君子雖以言利之臣薄
之然當安史之亂天下民力殫竭而軍旅不可
息軍旅不可息則征歛賦役可得已乎就晏言
之其足國之功亦豈王鉷韋堅楊慎矜類乎
聖朝正統初楊文貞公士奇薦周忱自越府長史
陞工部侍郎巡撫南畿數年之間官有羨餘民
無逋負至今巡撫者皆遵其法不敢易葢忱之
法劉晏之法也唐自晏死後來言財利者皆莫
能及本

朝自忱之後巡撫者亦鮮能似之何者不度其才
不安其分或緣利以希倖或貪功而妄為如之
何其可及邪
德宗皇帝興元四年以陸贄為翰林學士問以得
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要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
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
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
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

百府隷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舉
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
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
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
之東遊是時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蔕之慮
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
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未審陛下何以禦
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
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本令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
軍節將子弟明勅涇隴邠寧更不徵發
按贄之論正以德宗銳志削平而不知用兵克
敵之要致兵禍四起征調日繁海內困窮關輔
虛弱使德宗亟用其言安固根本收還人心兩
河諸鎮上畏天子仁明外虞其黨改悔内慮將
士生變於肘腋必風走而聽命矣兩河聽命則
淮西不足平矣惜乎德宗之不悟也然贄雖納

規於一時而實垂則於百世以今國家京師視唐關中雄偉雖過而險塞不逮且唐關中之於河南東西京也然范陽賊起而明皇有西蜀之幸涇原卒發而德宗有奉天之遊皆不能之東京就軍實者阻於賊也以今天下聖祖神宗所以創制立法中外相維軍民相濟錯然犬牙之制安然磐石之宗千萬載不可動搖之基業也然京師所仰給者東南之財賦所顧藉者南京之根本而山東淮揚岡往來蕭墻之內也若益於天津臨青淮安三方各修堅城置重臣隸以附近衛所之軍而戚分翻之戍委以東南轉運之粟而省冗食之粮自北京達於南京常使氣勢聯絡首尾相應萬一方隱有警以一紙書徵其兵入衛太平無虞則足以彈壓四方而沮奸謀斯亦居重馭輕之略也

上長女薨欲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以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諫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

按人臣諫君必因其失而進言苟以為指過失而自求名則諫爭之臣無往而不獲戾矣宣公之論更益明白而德宗不省豈昏冥罔覺也猜忌之心勝耳

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至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上以為然置十六衛上將軍然亦卒不能復也

按太宗十六衛之制猶有寓兵於農之意最為近古而德宗不能復者何歟蓋知是時叛亂未

平征調未息關中自遭饑亂無粟可糴無牛可
市是以未易復也然觀鄴侯異日議京西蕃戍
卒耕荒田之議則府兵之制無亦俟諸鎮略平
先議屯田使人知土著之利安室家之養然後
可議復也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上曰此朕家事何
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
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
寃橫而可不言乎

按以宮內爲家事始於隋室君臣而李勣祖之
以誤高宗李林甫再祖之以誤明皇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此諸葛武侯之訓也王者以四海爲
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此
狄梁公之論也合家事一家之言原二李諸狄
之心忠邪是非蓋昭然也然而世主卒使二李
之邪說而武侯梁公忠告鮮能見售人心易私
而道心難明也如此以德宗猜忌之姿而鄴侯
反復論諫未嘗一觸其怒而以之濟事易曰遇
主於巷鄴侯以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併以升
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
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諭贄贄上疏辯論上竟
追前詔不行

按愼簡乃僚旁求俊乂古之明訓也如贄之策
豈不簡而精博而要乎必以臺省有私而委之
宰相贄不云乎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今之
臺省則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時不能舉一
二屬吏居宰相則不擇千百其僚且宰相不能
徧諳理須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於乎贄議
旣不果行而後世選人悉歸之吏部或令歲受
遷而明歲見黜或公道所鄙而私恩獨庇俾守
職者憂上之不明不才者生心於僥倖區君子
浮沉以取容促小人厭飫而思去德宗之季敬
輿無乃亦緣此而及乎

陸贄以天下大水請遣使鎭撫上曰聞所損殊少
即議優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
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
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慰撫所費者財所收者
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

按流俗之所以諂諛者由小人不知學不明道

槩以小人之心度人以爲不若是不足以獲上而取容也習俗已成雖有號令禁戒猶不能祛其蔽惑又況眉睫意思之間示之以諂諛之機彼焉往而不迎合哉大臣以是待天子庶僚以是待大臣士庶以是待庶僚雖有緩急輕重利害得失孰從而知之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曰居上聽言之要法乎

上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況居風化之首反可遵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

按鞭靴金玉皆賄也雖有重輕小大而蠱心惑志則一也蠱惑於中於是以不肖爲賢以其愛我媚我也以賢爲不肖以其疎我慢我也倖門啓而枉路滑私交行而公論鬱歟與之論當矣然賄行有本有源上啓其源本下徇其流末疾風勁草亂流砥柱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按仕官有官守有言責君子之學也學爲忠學爲孝凡所以修諸身者無不學身爲宰相受知人主而容容以保祿視人主有過舉國家有利害闕失一不敢出聲吐氣則所學者何事宣公所以不負天子正以不負所學也雖然有官守不得其職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也宣公是時挽於裴延齡所言不見聽者十六七是宰相不得其職也不可以去乎隱忍不行而至譖疾之深禍釁之大故君子惜之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亦以蜀道險阻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易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陛下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禽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按憲宗是時初即位闢敢於爲逆而不討何以令天下乎又闢狂謀竊起非素有雄才得西土之心何險阻之足言群臣之識鄙矣黃裳既決用兵之議乃表薦崇文請罷監軍蓋任宿將或怯懦不肯用命用監軍則牽制不能成功將領得人處置有要此蜀雖所以往可禽也

上謂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此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按憲宗英明之主偶動於邪說而惑耳一聞絳言則頓然悟視前言之失不啻若輕雲之過日何足以累其英明且又因是而監於先皇之往復數四咨輔臣之至於十論中興唐室豈不宜哉

以裴垍同平章事上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按垍先因李吉甫言罷學士然憲宗寵信彌厚未幾遂用爲相諫官論朝政得失此自其職宰相惡之以其無所避也垍何爲而獨賞之觀其正心一言則知其方寸可謂內省不疚矣諫官一耳有惡其斥己有賞其敢言忠邪之判豈不懸乎後之有志於相業者可以垍爲永監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

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按世有恒言赦者偏枯之物又言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正謂殺人刼財而蒙宥則戕命破產者無辜枉法受賕而沾恩則酷虐貪墨者僥倖若夫歲災民困用廣役繁[illegible]竭而豺狼橫寃氣結而天澤屯非大賚德音何以活生靈於溝壑彼無辜僥倖又在所伸詛豈可使天恩有偏枯而善人至喑啞哉觀絳居易之於憲宗則天道果近不誣也乎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勑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取法且序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乃用百牛曳之乃倒

按立碑頌德而請勑學士榮命也絳一爲之豈不獲重利而固寵任哉絳旣陳其不可憲宗又從而聽之碑樓一倒絳之清名重於丘山而憲宗聖德光於日月萬世偉觀豈有已哉

裴垍言於上曰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按王承宗未可討吐突承璀不可使將兵李絳白居易諸人言之非不力而憲宗不聽其爲中興之累多矣師出無功又不加罰何以謝天下爲後世法乎故垍絳復論之夫以承璀舊恩中臣專命統師固非美政而朝臣强諫力諍者相屬何其賢才之多有唐政令所以屢衰而復振者豈無自哉

上嘗獵近苑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illegible]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按唐自太宗屈己從諫以致貞觀之治故繼世而君天下者其獎忠直納諫諍不惟玄憲之賢爲然雖以武氏之淫虐德宗之猜忌猶時有犯顏色披肝膽者唐之所以享國長久之道謂不在玆乎培養之深生植之衆於是武畧之將德業之相文學節義之士林立乎時雖不幸時有黜辱之加而繼至者曾不少替君子於是乎知唐之得士也祿以賢而授官以諫爲名視生民之疾苦不能救國家之利害不敢言豈作養之無其道歟抑人才之不自厲歟君子觀憲宗之嘉獎李絳之獻替安得不一唱而三歎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按佛老神仙於世外皆一端而有害於正道則大也使卧疾者不親醫藥而媚鬼神服餌者不謹棺斂而事齋醮梵宇玄宮崇廣倍於學校道經釋典流布重於詩書毙少壯之子而重其淫奔縱游惰之人而逃其[illegible]亦甚矣其最可怪者唐之數君戕命於方伎元之一代受戒於國師不有我

祖神聖孰從而正之夫貴爲天子已上惟白日昇天耳然含六宮之侍御[illegible]宗之儀衛何啻鄉丁以乘雲而至也吁其[illegible]矣

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其[illegible]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illegible]粟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途定俸給之數於是詔章貫之李絳等詳定省併八百八[illegible]流外千七百餘人

按吉甫此議蓋因時之極弊而反之然自[illegible]家創業之與守成革昧之與承平其說自[illegible]昧創業之時[illegible]

闕而無併兼之家貧始相通而無富溢之
有餘不足皆不若是頗也逮乎承平既久驕侈
滋生或因兵燹而濫設之爵多或起倖門而
除之官衆或興土木禱祠或荒禽色遊畋用廣
而賦重事殷則役煩上之行下之則婚姻喪葬
之踰制起居動作之紀分官以之貪饕民以之
破敗天下紛紛豈一朝之積邪是以月俸一節
常衰而加限約李泌旋復增加亦其勢使然耳
後世有中興願治之主必考祖宗之制而去泰
正本源之地以示則修政任賢以分治天下則
消弊之道也安能色色蘿剔而變更哉

李吉甫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
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
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
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
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
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
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

按賞罰並行寬猛相濟皆政事之大要也于頔
[illegible]不足言也吉甫言中外解惰必結其[illegible]
殺人應死而活其受賕當黜而陞其兵官[illegible]
驕弛而徒養卒士其作坊器有苦窳而虛縻財
賞某專恣而賄賂公行其欺罔而聚斂肆作非
明刑以治之則主威褻而群情慢非明主治平
天下之道也則憲宗必信然按行矣無所謂而
欲人主之峻刑宜其屈於李絳而憲宗不取信
也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
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宦
人宮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
倦也

按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一
念之轉移耳[illegible]哉憲宗之為君可謂知所自勵
矣雖然內近宦官御不若外對宰執以其論治道
也使宰執而迭迎慰悅無獻替之益其異於宦官
御幾何人主有志治道則固不若取儒學道德
之士而親之也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
者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匱意欲罷兵裴度獨無
言上問之度曰臣請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

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

按憲宗伐蔡之志斷矣然以三州之衆擧天下之力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何歟以當時事勢觀之淮西自希烈僭逆以來士卒習於戰鬪唐諸將各戰一方而無元帥總攝之不能協謀齊進雖有韓弘爲都統弘亦欲倚賊爲重不欲蔡之速平此裴度所以一出行營諸軍爭奮而愬有深入之效焉夫何蔡已垂亡逢吉等猶欲罷

兵以唐師老財匱彼蔡人區區三州獨不困弊乎失今不取使元濟復振與河北合謀同惡唐又何策以應之宰相之不可不擇人如此宜宋罷李綱張浚用汪黃秦檜等而屈於金也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裴度切諫且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按君臣之際難矣以憲宗之英明裴度之忠賢始焉叛亂未平則倚度爲腹心及乎佚欲漸生則夔鎛等如兄弟蓋度君子也鎛小人也非君子無以成治非小人無以適欲一用一舍必至之理也然一邪進而衆正攻一正用而羣邪惡斯朋黨所由以名也人君欲治而用君子於是斥逐小人雖賢才滿朝孰敢以爲黨至於肆欲而用小人於是亦遠君子君子旣不願與小人伍小人亦立朋黨之目傾之人主心與小人同乃始疑其爲黨此裴度所以取疑於憲宗也雖然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君子小人各以類至惟

人君明於邪正之間而君子羣而不黨斯其理乎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鎭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鎭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擧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鎭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也

按重胤之謀忠矣唐是時魏博久已歸順淄青

亦復底寧於是遣重使詔諸鎮推行之田弘正李光顔之徒不喜躍從令乎唐之君臣不能長慮却顧乘事機之會杜禍亂之源徒知連城之璧已歸我懷而不思太阿之柄猶在人掌及河北再失國亦隨亡變亂極於五代至宋太祖時趙普始得其要收方鎮之權開三百年之基夫天下之事久則變變則通存乎人焉耳方今

聖朝司府各有節鎮衛所兵以衛民民以養兵不相統而相維千萬載治安之良法也然而承平既久武備寢弱囊者浙閩二寇猖獗連陷小縣此武臣驕惰兵備弛弱不能拒賊之明驗也脫有甚焉卒然連數百里之災民迫飢寒而起萬一京師有警求如唐宋刺史之抗敵諸將之勤王恐其時互有牽制未易爲之所也安得無變通之道乎

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權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

按方士者世間伎倆之徒丹藥者家人筐篚中物耳豈可施於萬乘之尊裴潾之言要矣憲宗不察而加貶宜其及也

穆宗皇帝卽位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上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按心正則筆正作書之法公權之正論也穆宗雖不君而遽默然改容雖知其以筆諫然亦有愧於正心之說也是故古人預教太子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聞正言由正道行正事然後踐天子之位此成康所以有作聖之功也教之不預而挾至尊之貴擬欲環而攻之如之何可圖也穆宗雖動容於公權亦一薛居州而已

敬宗皇帝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按敬宗采納衆言而用裴度雖有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不能間亦可謂知賢矣然而荒淫自若而度無能改於其德何歟盖唐室非成湯之朝裴度無伊尹之任雖敬宗有太甲之資而習于不義度又未必有伊尹之學庸能濟乎古之人預教太子數求哲賢所以爲大要也

文宗皇帝即位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屢蒙延問

按文宗以冲年嗣統能知先朝利害而改圖之亦大有志矣而治效不進者觀其處厚之議劉蕡之策則柔而少斷陵夷之弊未易以一朝起也不然以文宗清儉之德終始一節而又能布昭聖武表正萬邦玄憲不足侔矣

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還京操等追忿李訓鄭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勅使傳呼閉皇城諸門金吾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晩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鎭之京城幾再亂矣

按人之有才畧或無識而有識則有量識者知之明也量者識之充也明乎輕重利害明乎進退與奪明乎是非可否則涉險難當危疑沛然優爲之者中有主也觀李石陳君賞之臨危處變一則曰果有禍亂去亦不免一則曰徐觀其變不宜示弱是自處何惶撓震驚之有其識

豈蓋高矣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仇士良譖殺劉弘逸薛季稜後譖故相楊嗣復李珏遣使欲殺之李德裕率同列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久之上乃曰特爲卿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嘆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玆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按中古以降天位或傳之子或授之弟又或無道而廢長立少緣是小人有動搖東宮交通藩王以爲異日富貴之地殃在國家禍延搢紳不可勝道唐世無正家之法而傳授之際有愧於古先哲王多矣然而李泌能開德宗於未成之先李德裕能拯武宗於已成之後皆忠賢社稷之鎭也若夫武宗則何足言既殺太子陳王越次而立又追怨宰執或殺或貶是知有得失而不顧是非也則何足言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犯塞請擊之命朝臣議皆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隣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鎭撫賜以衣糧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

按中國外夷有逈然殊異之俗而亦有絕然中外之限聖人所以辨華戎者深外之也唐不能自立而藉其兵力幾於開門延寇矣今回鶻者嘗有克復之功又因其困而擊之以兵則不義以勝則不武何以服四夷之心乎恩之入人雖久不忘威之所加止於一時使生事小人僥倖功賞而以禍遺子孫後世謀國者曾是之思乎

田牟復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嗢沒斯旣降烏

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亂信義

按此皆德裕秉鈞隨機應變安邊境序戎狄者也謀國若此宜其威令紀綱之復振也

初李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與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勅監軍不得與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按武宗之討劉稹所恃者河北諸鎭從旁狙撓而德裕得攻心之法使之帖然畏服皆爲吾用既稹勢孤遂平澤潞威令赫然行於兩河至於留者監軍在唐之宿弊德裕一旦革之易若反

蓋先以事理白其黨使[illegible]而共圖之初不怙寵而專恣自私以相反上下和而公道勝也使唐之宰相皆一心奉而周旋啓告不先枉以求尺寸不有挾而示冲何至南北司若水火之相異也

宣宗皇帝大中二年貶丁柔立爲南陽尉初李德裕秉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爲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

按德裕爲相有功業所短者好植黨務勝耳大中君臣欲盡反會昌之政是以德裕遭貶柔立顧以德報怨乎身爲諫官執中而論爲朝廷也豈不成君子哉

初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按爵賞刑罰天子之柄然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與衆共者不自以爲權也天子不自以爲權則宰相佐天子理天下有功當賞有罪當罰皆天子之命[illegible]何權之有[illegible]

兵至非至公無我者鮮或能□得乎章
宗皇帝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高騈奏請遣
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
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
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
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按自黃巢作亂攻陷州邑甚衆今以客軍入廣
州勢不久居如騈之計正可扼其吭而取之而
朝廷不從何歟蓋唐是時無可爲之理南北司
如水火而僖宗遊戲不息賞罰無章天下饑饉
盜賊滿山殺一黃巢復一黃巢唐亦必亡而已
矣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
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至監軍與之宴樂
奏將佐以下皆哭民間聞者亦莫不泣畋聞之曰
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
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
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
隣道皆許諾

君臣之義□□□逆順之際大矣
爲將兼將相忍不爲之所乎悶絕復起刺血
盟衆聲震藩隣道響應異時破黃巢收復長安
雖李克用諸將之功而大義則畋爲之倡
此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
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
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人
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
按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詩禮孝弟聞故若玭
者克自立於衰亂之世不汙其身不辱其先可
謂君子矣世之有志於亢宗保族者安可不以
爲法乎
晉王存勗既破夾寨圍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
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境
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賊不得乘馬部分
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
無得差晷刻
按李克用於以沙陀歸唐既立大功而臣節亦
許夫厥後兵勢寖弱遂使全忠得肆殘暴□□□

莫奪有為者志沖年百戰滅梁可謂英武矣使其明於大義思代為唐臣遵張承業之教追盟諸侯復君父之深讎布告天下求唐後而立之取吳併蜀汛掃宇內身擐太原以聽天子之處分此諸葛孔明之雅志而曹孟德之所以愧死者也

後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illegible]山崩水涸不足懼蟊賊傷稼[illegible]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按康澄所謂不足懼者正以有深可畏者擬其後也苟不畏其深可畏則其不足懼者豈不大可懼哉康澄之論深委剴切能起人之觀聽此明宗所以優獎之歟

吳越王錢弘佐問倉吏曰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所以養民者治民也所以供軍者衛民也倉廩既富軍儲有餘則賦斂亦可少省矣故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與其浥其泥土化為虫灰孰若流行民間以飼饑人之腹紂有鉅橋武王以賚四海隋貯洛口李密得以聚衆多積者果何益哉錢氏據吳越更歷五代獨能保其富貴亦所以繫屬人心者固也

周主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每遇敵不走即降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闕選補殿前諸班由是士卒精銳所向有功

按唐自霸代以來征斂調發民視雞犬無及矣强藩逆命兵連禍結迄于五代將驕卒惰民為魚肉已厭矣一旦世宗聿起欲嚴軍政而寬民

力且曰兵務精不務多以農夫百不能養戰士
一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又曰健懦不
分衆何以勸斯言也豈唯世宗懲五代之弊欲
一天下宜然凡有天下國家脩明軍政之道蓋
無世不可者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也於乎旨哉

周主欲混一天下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
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
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
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
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
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
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
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
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凡
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之與吾接境其勢易撓
也撓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
强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先以輕
兵撓之南人懦怯聞有小警必悉師以救之師
數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
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行彼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
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
附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必當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
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
平然後伺間一舉可禽也

按寒暑異勢古今異宜裘葛迭用忠質更尚順
乎時也聖人固不失時亦不違時時之義豈不
大哉故識時務者在俊傑俗吏守常老生泥古
豈足以籌天下於胸臆運四海於掌股周世宗
有一天下之志然不先究其失之之原安能反
其得之之道至於攻伐先唐者此秦併天下先
韓魏之法也若王朴者可謂識時務者矣使世
宗享國長久而朴假年以佐之有不混一四海
而掃清廬龍乎

宋太祖建隆元年先是太祖為周殿前都檢[illegible]
使帥師禦漢遼至陳橋衆議立為天子擁之還汴
遂代周
按唐自藩鎭擅權廢置之命不出天子重以後
唐莊宗失御鄴都軍亂刼李嗣源以來軍中視
以為則周世宗有混一四海之志大業未集嗣
子幼冲天下四分五裂太祖功業日盛中外屬
心然則太祖取之是邪非邪堯授舜舜亦授禹
湯放桀武王亦伐紂道相因也以湯武而繫堯
舜謂征伐不及揖讓可也謂非應天順人可乎
漢高祖誅無道秦唐太宗因隋亂起義兵其得
天下正矣外此而得天下正者誰歟曹操之平
漢難劉裕之定晉亂初皆擁匡復之名仗君臣
之義及乎大柄歸己遂節滔天雖復加九錫進
王爵築壇告廟受策禪位將誰欺乎莊宗滅梁
而代之帝近正也為德不終嗣源奪之旣而從
珂奪敬塘奪郭威奪以逆取逆事相因也明宗
發格天之言太祖抱元后之器蓋亂極而治至
矣故雖六軍之立異乎八百諸侯之會而相同
之機必出於是變而趨於正者也假令太祖然
守臣節異時黃袍之加不石守信則符彥卿諸
人亂轍何時而止乎儒者於陳橋之變求其說
而不得而必為之辭不有聖人湯武之事蓋罔
然矣太祖入京城市不易肆奉周主宗訓為鄭
王東取唐西取蜀南開荊廣北收澤潞定天下
于一其規模事業尚可以五代視乎
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
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遺慶也后曰不然
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後當
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
爾同記吾言普即就榻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
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按禹受舜禪而卒以天下與啓故歷世有天下
者傳歸於子所以正統宗塞覬覦免禍亂非但
私其子也其或無嗣兄終弟及必長而賢此常
道也未有子少與弟弟復與弟而後循環以與
姪者充此意也是致亂之道也太后徒見世宗
授幼兒天下而太祖得之之易又以太祖光義

光美皆吾同産並有天下以歸德昭可以永保富貴此婦人之見也而豈知人心易溺一惕利害有不顧母子兄弟情邪太祖與其母訣悲痛迫心雅唯受教趙普就榻為約付之謹密宮人此家人私室中事也幸太祖孝友篤至又以晉王有功心奇其福德故臨終以大器授之不但從母命也至太宗則在耳之言遠矣目前之大利不可割矣觀普異時勸晉王以不可再誤蓋心知其非也

召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

按以道事君格其非心此大臣之事也然身都高位禮絶衆僚皆大臣也苟非先之以正己充之以材智德望將以何者事其君革其心以孔門仲由冉求之賢一失身於季氏猶不得為大臣況世之奔競鑽刺逢迎慰悦者哉故必見重於其君若汲黯之於武帝宋璟之於玄宗竇儀之於太祖雖不至宰相固可稱大臣矣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戰鬬不休生民塗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太祖大悟

按天下之物理事勢極則反而反有其機機則復而復有其會五代鼎沸生民魚肉久矣天既厭亂人方思治太祖以英武之姿留心政治綱紀立法度行天道助順人謀與能太平之事會臻矣故趙普之策甫陳而太祖之心大悟杯酒從容一言而解諸將兵權開三百年基業可謂得其要矣

命曹彬帥師伐唐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慎毋殺戮及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城將陷彬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按太祖取江南務以恩德懷來者以唐本無罪

直欲混一天下而取之耳彬以數十萬衆圍孤城必俟其力屈自服禁虜掠封府庫賑乏絶仁人之心無所不至曹翰一攻江州不下屠之彬後子孫顯者累世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丐者善惡之報如此

太祖如洛陽欲留居之晉王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切諫上曰吾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曰在德不在險晉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

按關中被山帶河所謂四塞之地洛陽宅居中土而四方道均故周都鎬京而朝諸侯於成周五代自梁徙汴唐晉漢周皆因之以四方輻輳漕運之法遠近俱便也太祖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者欲據險塞省兵食如秦所稱百二山河以一面東制諸侯耳晉王在德不在險之言善矣而孰料養兵之費東南民力有不待百年而竭乎本朝

祖宗建制兩京南京據兩淮吳楚財貨以制中原而西北之顧遠北京聯兩河關陝兵力以臨天下而委輸之道艱今自南遷北亦未出百年而東南民力如此用何策以救之減分數之戍於原衛有警則召之而歲運可節矣考

祖宗之制於常賦無益則裁之而民力可寬矣此其大略也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宴貢士於開寶寺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異時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

按太祖留齊賢相太宗正猶齊武惠王以慕容紹宗遺高澄唐文皇以李勣遺高宗然皆過矣父子無兩家君臣同一體舜舉皋陶未聞不忠於禹湯舉伊尹未聞猜於太甲三君崎嶇兵間得權譎將將之術而槩以施于臣子豈足爲後世法於太祖特見其欲以天下授弟無他也

帝伐遼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若沿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寧我致人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按先王疆理天下攘斥夷狄恐恐焉唯其[illegible]
[illegible]憂契丹跨有中國據我險塞汙我士庶宋祖
之宜若疽疣在體盜竊在庭而齊賢之議不過
止諸將北伐曾無一語慮後日之禍設善取之
策何哉且太祖嘗欲積金帛五十萬贖幽燕地
否則決戰期以絹二十萬匹易敵人首十萬正
以北州淪陷豪傑必有忿爲左衽者王師往吊
可使內應太祖志不克果而健將鬪卒猶有存
也契丹君臣未若德光時也太宗君臣謂宜蓄
力養威撫機決策以卒太祖之志昔楚人猾夏

桓公與管仲謀之二十年然後會盟諸侯連兵
致伐而楚人帖服曹氏篡漢孔明受先主之託
數歲寂然無聞一旦出軍祈山聲罪致討而魏
人震恐太宗知不出此而輕動幽州之役偏信
令圖之謀及再敗岐溝敗君子館而諸將膽落
中原氣沮矣自是契丹不可復取金元接迹而
起宋三百年無歲不被夷狄之禍蹴之渡江迫
之航海腥膻之氣彌于六合雖曰天運豈非亦
太宗始謀之不臧乎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
卷及卒家人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
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
下致太平

按論語一部皆聖人格言精思熟味體而行之
於治天下乎何有普佐太祖內籌帷幄外決政
事與陳橋之策收方鎭之權功烈偉然既爲宰
相表儀朝著方之實儀陶穀正坐不知典故善
文辭耳普剛毅明敏其所猷爲皆得之天資誠
非俗儒嘲弄文墨者所能爲也及相太宗則血
氣已衰心存患失遂至無善可紀使普讀論語

論語中首言孝弟言禮讓言事君以忠恭邸之
禍普實爲之讀論語者固當是耶

二年夏四月不雨遣使決獄諸州是夕工彗出東
井帝避殿減膳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
未足以答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
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是夕彗滅三年春不雨
蝗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
蝗盡死

按天者人主之父也人主者天之子也天以四
海畀之君是父以一家付之子也人主代天理

物是子幹父之蠱也於是乎栽成輔相莫山涔川安人理物然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天地無全能而托之君聖人無全功而資之天禮樂刑政人力之可及者人主常操其柄以制其命福善禍淫而工政之所不及者天又自司之恢恢乎踈而不漏昭昭乎時出而警世也然父母無所不慈而子不能無賢不肖堯舜禹湯文武是賢而善事父母者也桀紂幽厲是不肖而不善事父母者也賢而善事者天必保佑安全故堯湯之水旱不能為害不肖而不善事者天必譴告戒厲若桀紂之終不悛則棄而敗亡之故雖以當宁眇眇之軀而對越昊天之大一念之感一言之動不啻若堂陛之唯諾天心之仁愛曷嘗有斯須替乎太宗志在恤民片言出口彗以之滅蝗以之死雨以之降異時告君者有以天人為相遠水旱出天數為不足畏獨不監此乎

呂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悚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

按宰相之職在知人善任使蒙正夾袋中之寶多矣一旦上欲求使朔方者即以其人對蓋知其可任也帝之不許得非意有所屬而欲蒙正舉之以歸責于中書耳故三問而蒙正不易且曰不欲以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卒使帝悟而稱其器量可謂宰相矣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先是太宗謂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節其或以爵禄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及趙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昌言泣否鎔曰昌言與臣等言輙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涕此鎔迎合上意爾呂蒙正罷太宗又言人臣當竭誠以保富貴蒙正自布衣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自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岩穴高士

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黙然若水自以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事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也至是以母老請觧機務

按爵禄者天下之公器人主用是以待天下之賢人臣因是以行吾道非人主得以私人而人臣得視以為私恩也以太宗之賢而待輔臣如此正縁士大夫茍賤無耻貪得不已或結近倖以相左右或獻佞諛以求容悅凡可以干寵希恩者無不至遂槩之蔑視其臣雖以蒙正之雅量昌言之氣槩而皆不暇察也君子觀若水之端言趙鎔之迎合何止蟯丸之比蘇合於乎世安得常有秉節高邁急流勇退如若水者以為人臣之紀哉

政監卷之二十二

眞宗皇帝咸平元年田錫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亦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外誤之太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本樞密使不得與議以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

按繼遷陰通契丹乍臣乍叛眞宗察其變詐而復以夏州與之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西陲何由得靖唐失其御威令不行於遠邇故拓跋思恭之在銀夏因賜之姓欲使親昵如一家為我用耳宋於一亡虜不能長轡遠御而亦襲唐故例以祖宗之系假夷虜之人既賜之復奪之果何為邪中書樞密號稱二府朝政所關岐而二之宰相將何以調劑國家平章庶務邪

帝問李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唯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

按浮薄則不厚重而作聰明喜事則好紛更而亂舊章用之必損治道此李文靖公所以為眞宗告也君子學以明道道以誠身身誠則名立梅詢曾致堯並粗有才識不能明道誠身而遭

沆一言之貽遺百世之臭浮薄喜事果可戒哉
張詠知杭州屬歳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絶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蠭起爲盜則其患深矣
按律法有定人情可原倚法而削則人不堪玩法而縱則法不舉守之以經而濟之以權故賢者用法而能得法外意若張忠定公者是已
李繼遷卒子德明嗣知鎭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按繼遷叛亡宋不能翦其毫釐至假以銀夏卒致葭蘆之没靈武之陷繼遷既斃德明新立又不能代其條肆欲懷之以恩彼戎狄無信乍臣乍叛賜之以姓而益逞寵之以爵而僭號如故賂之以幣而無以滿其溪壑無窮之欲天德好生有時而肅殺而真宗必欲以恩致不可感之戎狄邪使從曹瑋之計與潘羅支表裏合勢以德明孤危可一戰禽也宋一代武功不競而爲戎狄所侮言之可爲氣塞
三司使陳恕以疾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寇準準捨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册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按有天下之量者然後能任天下之事兼天下之善者然後能容天下之才故謙讓含容常見於君子而媢疾褊狹常出於小人諸葛武侯才惟無敵故兼取群下之益曹平陽明於自知故不改蕭相國之法彼有小智自用小善自矜已且憒憒豈能知人之長而用之已且惛惛豈能樂人之善而從之寇萊公爲相卻例簿不視而於此躬至恕第請押舊榜是其智足以知人仁足以守法
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細

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
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按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況人主生長深宮莫知
憂懼富貴崇高之極何欲不遂故沆不以今日
之用兵旰食爲勞而以異時之四方寧謐爲慮
此蓋實理非臆說也旦不能深思預擬而卒致
後來之追悔且流抑丁謂不用而旦乃爲王欽
若所餌沆旦皆賢相而於此不能無優劣也
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

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謝帝曰朕倚卿
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駑朽不足以勝任三司
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
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
道嫉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無出其右者第不爲
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
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
與準俱相
按人主擇相宰相薦賢所以爲國家也小人知
利而不知義知有身而不知有君始寵爭權

朋植黨國家復何賴哉宋宰相非無小人所幸
君子之類不乏以趙中令之元勳夙德而推新
進之呂蒙正以畢士安之望尊才敏而容使氣
之寇準休休有容以保我子孫黎民豈不嘉哉
契丹主侵澶州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
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曰陛
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車駕幸澶州同列懼欲
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
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
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

按寇忠愍公澶淵之役不但南北弭兵直可以
滅契丹取幽冀也準在太宗朝嘗條北虜事宜
則其胸中固已吞契丹矣及是建策親征彼懸
軍深入有輕我心日㲄一臨兵氣百倍彼客我
主以佚制勞則先爲不可勝矣分命朝賢出典
州郡則諸城堅守矣撻懶既斃契丹主大懼欲
還於此之時潛簡精銳往伏要害而命一大將
躡而擊之雖有韓白在軍不能善其歸矣可保
百年無事此準之灼見也而真宗不惟社稷大
計生民被髮左衽一切欲委之和好雖捐百萬

蔽有不恤昔漢武帝竭天下之力用兵匈奴拓地千里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契丹盤據中國爲日已久興兵往伐誠未易舉今因其深入師老氣折前之易矣而失機不圖豈天將啓戎狄之運而人謀殆未勝也蓋嘗論之元氏主中國武后臨四海此古今天地之大變其天命所爲乎抑人力所爲乎譬則生物在地投種由人使李唐不借兵石晉不獻地戎醜何自而入使太宗不雜夷高宗不聚麀女尊何自而生變作乎下象形乎上天之癈興其兆已著則人不能違矣是知春秋許召陵之盟周易垂姤壯之戒其旨微哉

夏州飢李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按王文正公待德明之策可謂簡而要也使夏州果飢吾不咈其意使德明有奸心焉吾足以逆折之此其所以服曰朝廷有人

張士遜爲江南轉運使謁王旦請教旦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徙廣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按是時朝廷東封西祀唯患財不足用故三司以羨餘責轉運而旦乃能戒發運以東南民力竭告轉運以朝廷榷利至士遜又能遵其言不敢妄有興建皆所以收人心固國本豈非宰相體乎厥今戶部宋三司之職而巡撫則轉運事也東南湖鄉澤國歲有渰汩産去稅存所在人戶逃流田荒土白百姓苦於陪備而巡撫者誘以戶部錢粮不能一爲之所至於乍墾之荒蕩新漲之沙塗稀穫之水田每每隱括建明以增粮稅此等不過刻薄喜事僥倖希恩耳而孰知吾民之重困使其知大體不忍人若子明士遜肯爲是乎

上嘗問龍圖閣待制孫奭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及將有事汾陰奭上疏其略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祀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令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對禪故贊陛下以繼成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詞重幣求和於契丹蹶國

縻爵姑息于保吉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

按奭之言明白剴切足以開人主之聰明杜奸臣之熒惑然當是時朝廷方務以太平盛美鎮服四海誇示外國奉天書備法駕爲奏功天地勒銘嶽瀆臺閣侍從之臣爭以歌頌爲業寵榮爲恩視奭敦朴一老儒也孰知特移事定百世之下觀奭之危言正議傑然特立不啻若亂流之

砥柱狂風之勁草雖以王子明之碩輔重望猶不能自拔於佞邪僥倖之中而況區區五鬼之屬又狐鼠之不若於乎一時非義之得千載不磨之芳果孰榮而孰辱孰得而孰失哉

王旦至自兗州言李士衡張士遜等董事幹集望賜詔褒諭徐懷式等無治聲望令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大內押班周懷政日與旦同行或請間必俟從者畢集具衣冠見之未嘗私焉

按薦人于朝恩且不欲歸已況可以貨取乎接見内侍必俟從者之集況肯潛行交結乎子明於是乎可謂大臣矣

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以問旦旦曰高麗從來奉貢因契丹阻絶令須許其赴闕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契丹雖與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即遣使館接焉

按旦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契丹雖與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可謂善斷矣

寇準罷準之爲樞密使也王旦實薦之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受罰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密院而已及罷準使人語旦求爲使相旦曰使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謝以爲不可及

按旦準皆賢相旦性寬雅準性剛褊故旦能容
準而準數攻旦然非相傾術也君子有志相業
者自當以旦為法
知陳州張詠臨終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
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
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
謝謂帝歎其忠
按詠臨沒之疏可謂有史魚之風矣真宗不以
為忤而歎其忠宋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
逐一御史此家法所以過漢唐也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
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
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
側者當自安也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
按旦為宰相數處大事衆所不能斷者一二言
而決折衝尊俎制勝帷幄謀之不可無也如此
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友初宰相欲用
二人為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

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
遜嘗謁王旦稱王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
止於是邪
按真宗不以二人為官屬而為王友蓋官屬有
君臣之分王友有朋友之義是深得古者教世
子之道也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儲德之
當養使世子得以臣其宮僚而不明乎輔翼教
導之禮則何以養成德性而開明問學哉仁宗
君德之美亦真廟有以預養之也
王旦薦李及代曹瑋知秦州事衆議以及非守邊

才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掣婦
人釵於市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不日
聲聞達京師或以告旦旦笑曰禁兵戍邊白晝為
盜固當斬也何足為異旦之用及者以其重厚必
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按瑋在秦州羌人畏服又唃廝囉新破陰欲圖
報擇代瑋者亦何容易使才勝瑋瑋之宿規亦
必精絕苟不如焉而至蹉跌則吐蕃復強而西
事深矣及之重厚能守瑋規摹識量如此斬一
違法禁兵此自其分旦之所以重及在此不在

彼也

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嘗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旦之罷也又嘗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惟凌策李及

按北方風氣剛勁南方風氣柔弱剛勁近厚柔弱近薄而其間有賢有愚則亦無異若夫人才迭爲盛衰則又關於氣運之循環宋自建隆以來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以後北不足以勝南邵堯夫天津之卜蓋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陽爲治爲君子陰爲亂爲小人陽勝陰則治勝亂君子勝小人陰勝陽則亂勝治小人勝君子今南方陰氣至於北方則陽不足以勝陰而亂將至小人將出矣後因王安石變法議者遂以歸之欽若熒惑人主排斥異己貪奸邪也子明抑而不用多引善類是已而必以以南北爲言人主一視四海立賢無方宜眞宗之終不聽也子明蓋亦區區徒以風氣律人而未明乎聖賢問學變化之功者也

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邢中和謂允恭曰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怒欲併誅之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

按謂之罪在於私庇允恭不奏非有包藏禍心爲逆也曾實以計除之然當時不以爲過者正以謂之奸允恭之專恣使得表裏合勢其壞天下可勝言邪

政監卷之二十三

仁宗皇帝天聖六年參知政事魯宗道自太后臨朝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宗道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嘿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莫敢對宗道獨曰不可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太后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后遽命輦後乘輿

按武氏易唐宗社殄唐子孫唐室無人不能討而誅之以謝天下俾後世母后猶以藉口劉氏一萌於言而下遽有七廟之請小人逢惡之心可畏哉唐以天下之力不能正武氏已成之勢而宗道以兩言折劉氏未熾之謀宗道可謂社稷臣矣

癸亥日南至上率百官朝太后于會寧殿秘閣校理范仲淹諫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群臣同列北面而朝可乎不報又上疏請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按人君宅憂亮陰則百官總已聽于冢宰成王即位幼冲則周公居攝未聞有母后庶分國事而天子率百官北面而朝之禮也且是時仁宗即位已七年矣而劉氏猶戀權不去京師大水宮庭大火陰盛侵陽火失其性天象昭然曰誰之咎幸宋祚方隆君德向長而劉氏陰邪之機日益消沮不然殆難免乎呂武之禍矣

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按臺官雖言職然多觀望宰相意況又使之自用乎宰相公薦且不可而世往往私交臺官者益不足言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忤呂夷簡意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宜居洛陽帝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落職知饒州

按夷簡用事任智數設籠罩以待天下之士仲淹上百官圖中其要害宜其不悅也遷都之論本於太祖之長筭而謂之迂闊所交尹洙歐陽脩輩皆名士而謂之朋黨自夷簡始相詔求直

言及是斥仲淹輩又戒越職言事者故仲淹再
貶而國論再變呂許公爲相有功業而以若所
爲難乎稱大臣矣

王曾罷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人不
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
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
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邪

按王沂公初相仁宗能正劉太后不稱制黜逐
丁謂曹利用辨絶王欽若宮觀欽奉之說至於
進退士人不欲恩歸於己而怨歸朝廷尤大臣
所難也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萬人鈐
轄五千人都監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
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
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敵賊聞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

按兵法有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之
善用兵者必先攻其單弱然後乘勝而進所謂
攻瑕則堅者瑕也若禦寇而以官爲序則官卑
衆少者先出是使之可勝而乘我也故仲淹所
以閱兵選將以爲不可勝之備而賊知其胸中
有數萬甲兵也

徙知隨州王德用知饒州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
曰害公者道輔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
豈害德用邪朝廷失一忠臣可惜也

按德用武臣而爲是言與曹武惠王待趙昌言
事同使居宰物之地豈不休休有容哉

上以元昊勢益猖獗使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
遣韓琦奏之帝取攻策琦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
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
支若併出一路鼓行而前破之必矣杜衍曰僥倖
而成功非計也帝不聽詔期正月會師同進范仲
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
賊馬疲人飢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
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
徠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尋詔嚴
邊備毋輒入賊境

按自西夏用兵主攻者韓琦主守者范仲淹以
事勢論之元昊桀黠久圖叛逆而中國承平備
邊踈略倉卒合兵出塞致討崎嶇千里僥倖一

勝則攻非萬全也以兵法論之攻不足者守餘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劉平所宜也也昔漢先零羌叛詔趙充國討之充國至金城欲兵有大敵以威信招降而辛武賢奏欲出擊天子下其書充國再上書條不便罷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後卒破羌若元昊之暴過於先零等羌而宋用兵不及漢之將更堅壁清野招懷屬羌徐使其後擊之此計之上也且元昊嘗敗劉平敗任福敗葛懷敏兵聲勢雖震而終不敢於深入者以鄜延等四路宿兵恐掣其肘故也使當時專以西事任仲淹則橫山靈武決可取而元昊之破降不日矣後雖召還而志不竟然西夏功業論者固以文正公爲第一

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兵帝爲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校乎願因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宰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按方平之議蓋因元昊困弊天子厭兵故欲其自新求和然不知詐入其計也賊入寇連年賞賜互市供絶獲不償費而韓范諸公皆已厭弘方略懷來羌漢即欲與和稍遲旬歲徵甘丹劇俾決一戰何憂其不款塞稱臣和不惟汲汲於和戎狄昊宗既失之契丹仁宗復失之西夏此有識者所以太息也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呂夷簡薦富弼爲報聘使弼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既往見契丹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悟然求地不已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契丹主乃欲議婚諭弼還曰俟卿再至 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

按呂夷簡薦范仲淹于西薦富弼于北議者謂其名雖薦賢實忌二人而陷之也幸二人全才西使元昊款服北致契丹更成國家大事卒頓以濟使許公平日不用術其任二公豈不負

人哉然誓書非可悞者而使與口授不同若弼
不早視其蹈不測之虜庭危矣
富弼與虜使再往契丹主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
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
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
可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貽我是懼我也則於二
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
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用兵
則當以曲直爲勝負此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
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突
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
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別遣人來帝用
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幣二十萬和好復定
按前輩有云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
不私切惓惓也初對便殿曰主憂臣辱臣不敢
愛死凛凛乎忠肝義膽之發人主爲之動容已
而一再至虜詞直理勝契丹君臣環聽聳服雖
公辯博所致亦忠義有以動人也
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
言路開而慮疑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
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者忠誠
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爲禦之
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曰彰君過
耳
按襄等既居諫職而范仲淹韓琦杜衍富弼又
同時登用此在慶曆三年仁宗銳意太平之日
也然諫職得人豈邪臣之所利此襄所以預爲
言也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
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
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
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
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愈
爾
按仁宗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默禱痛自刻責
天亦隨有以應然而變像數見災戾不爲衰止
豈非三司以羨餘責轉運而州郡賦稅之重嗟
怨之氣傷天地之和而至是邪雖然仁宗一念
之仁自足以格天而享國久長之道在是矣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帝用衍淹以歐陽脩言也仲

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亦不許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命爲之開天章閣引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

按仁宗以衆望用范仲淹韓琦杜衍富弼等責以太平之效使條當世所宜行者其倚任亦至矣然自宋開國命相率多老成持重雖仁厚之風可尚而姑息之政亦多及[illegible]三人入中書皆伺候人主意以操縱待諸賢以機巧應庶事天下之弊日深而人主之眷勿替一旦委諸仲淹更張弊政是促之去也且以磨勘之密按察之嚴任子之薄僥倖者安得悅於是謗毀稍行而仲淹有河北之出緊論者知咎仲淹更張無漸而不知前相養成天下之弊非可以一刻既也雖然天章一開累累未進不載僥倖去窮弊而奚先况爲之自我當如是而不計成否又范公素所蓄者君子以比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豈虛語哉

群盜剽掠淮南知高郵郡晁仲約度不能支具金帛牛酒犒遺盜悅不爲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之參政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而守臣不能禦又賂之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械雖仲約義當勉力然事有可恕誅之非法意也上從之弼退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戮臣下此盛德事也柰何輕導人主殺人他日手滑吾輩亦不能自保後弼退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按立國有法用法有原守一州賊至不能禦法可罪也度力不支姑犒遺以免民於暴掠情可恕也朝廷者禮法所自出而天下後世視以爲例者也可得而輕議哉弼欲誅仲約以立法而仲淹則欲宥仲約以爲立法計故其所見不同厥後弼不自安而嘆仲淹之先識則文正公之見遠矣

政監卷之二十四

仁宗皇帝康定四年歐陽脩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則指爲朋黨動搖大臣則指以專權然此四人議事多不相從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富弼則力言其不來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論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專權誣矣陛下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非計之得也於是王拱辰之黨益惡之

按朋黨之目固小人傾君子也然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有小人之黨或以義取或以利合其勢不得不自爲黨也勢自爲黨而或比肩於朝接膝於位苟人主明於是非之鑑宰相不偏進退之衡則君子固未嘗不容小人而小人亦未敢輒犯君子惟上炫於視聽而公道欝下過於别白而清議張一褒一貶而貶者孰能甘心一榮一辱而辱者孰肯巽志於是始相攻擊紛至不可解而盡爲君子禍也慶曆朋黨雖萌呂范之交隙及石介大奸之說形而禍激矣治襄不肖之論彰而禍再激矣歐陽脩羣邪之目出而禍愈激矣宋一代之治莫盛於慶曆元祐而黨禍亦莫甚於慶曆元祐豈非君子亦有以自取云

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悉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固辭不受

按古人救荒之政亦多術矣以當時河北京東大水流民東西就食惟富鄭公在青州爲法簡便周悉故活民至五十餘萬然使官民無餘粟則亦末如之何故君子有志愛民者必使民六

有餘倉廩無缺卒遇一朝之患舉古人作法

師之斯可矣

彭汝礪言朝廷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因薦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殿中丞王安石累任不求試館職大理評事韓維自預南省高薦五六年不出仕好古嗜學並乞特賜甄擢

按勸戒無二理彼勸則此戒猶欲清其流而濬其源也前此既以不急仕進獎范鎮又以召試館職不就褒呂公著勸賞若此則有志者安得不勵而公著維鎮諸君子功業之卓異其亦自怙退中來邪

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敗績余靖言交阯嘗乞會兵討賊智高交阯叛者宜聽其出兵朝廷欲從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兵朝廷卒用青策

按儂智高反廣源所以益披猖者由陳曙等御軍失律故耳而遽召交阯兵入使其一戰而禽智高則心必輕我而邕管之西邊隙萌矣戰而不勝則一智高猶爾蠻毒官軍歲餘不能討滅而蠻兵既來不得不相首尾萬一戎心叵測孽芽其間二廣豈復為全壤邪青能慮遠而請顧不忍何邪

狄青至廣南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按曙敗亡狀斬以徇既進兵與賊接戰青執白旗揮蕃落騎出賊後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萬計智高夜遁

按兵卒貴精號令貴嚴此將之大要也人知狄武襄公斬陳曙以立法而不知其選蕃落騎兵之精也自智高寇嶺南官軍前後喪敗不可勝紀而青獨以數百騎決戰此兵不在多之明驗也諸葛武侯亦曰前攻祁山兵多於賊而反敗於賊此病不在兵少也然則為天下國家者與其以冗兵費食曷若精練而和輯之一可當十此不衆之衆也

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上曰閩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

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重累陛下
願解言職許之
按唐子方之論張堯佐劾文彥博仁宗不勝怒
矣既貶英州不二歲用爲侍御史當時議者稱
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玆又稱其無[illegible]
書至京師爲不易所守知臣如此居諫職者如
之何不勸且當言而言其分也雖傷激切何可
深譴而一斥不復使與不肖犯憲典者同一淪
棄以快奸臣之私沮士大夫名節豈朝廷之福
邪

御史中丞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忌帝謂之曰卿
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明致位侍從是
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
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按孤立無援此忠臣所不顧而邪臣恐恐不能
一日安者也使朝臣皆孤立以効忠于上則天
子左右前後如股肱之於元首何事不可理何
患不可除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苟各求援[illegible]
互相朋比賢否不分利害不恤竊爵祿爲私
任刑罰爲威柄平居相保位以養望有事[illegible]
故而畏難則天子心腹何所委耳目何所寄
國家有累卵之危矣張昇之論如是其切豈唯
仁宗爲之感動萬世人主所宜鑒也
交阯貢一角獸稱麒麟知虔州杜植奏請回降詔
書但云得所進異獸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
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按麒麟仁獸聖王之瑞今産於異域又是非未
可知止稱異獸固爲得體若却不受使自今安
來獻也豈不尤美昔召公作旅獒不曰不寶遠
物

以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上書其略曰今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
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革更易不至乎傾駭天下
之耳目囂天下之口則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
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
其道爾
按三代之法未嘗不善亦未嘗不入于弊夏之
弊湯變之商之弊文武變之周之弊唯無聖[illegible]

變之故至秦而極壞然則通其變唯聖人能之乎使孔孟得志於春秋戰國之時則先王之法亦何至於墜地無餘宋興立國規模太抵損益唐故而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慶祐之際財力困窮風俗衰壞誠有不可觀者然久安之弊未易以恒情變也故宰相得君如李文靖王文正呂文靖輩數公多務含弘順成以就事功惟范文正公慷慨欲有所爲介甫之志似希文然希文闊大近厚而介甫則斬然無味矣其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其言則文而究其用不至於變法聚斂不已也使文正得君如介甫慶曆之治可以一變而介甫之位不過於臺閣侍從其爲熙豐一代名臣豈不有餘裕哉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稱賀司馬光言曰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按日食六分半至四分而雨不知何者可賀也

司馬公一論可使百世佞臣結舌

司馬光上劄子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理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之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按漢元帝似仁而姑息之意多由武不足也唐德宗似明而猜忌之心勝由仁不至也故爲漢唐基禍之主宋仁宗於三者仁多於明明又多於武故司馬公合三德告之要之三者皆性中仁義禮智之發非有此而無彼特稟受分數有多寡耳若仁而嫗煦姑息明而煩苛伺察武而強亢暴戾由不知涵養變化正心誠意之道而縱其性資之偏也然則人主欲全三德者其惟

事學乎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帝初卽位疾甚遇臣者尤少
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太后以語韓琦
歐陽脩琦曰此病固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脩進
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後數
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
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
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可稱爾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

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按呂氏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
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
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
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韓公不動聲色垂
紳正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
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
矣至於處事應變而其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
天下此眞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
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

稷之名臣也
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唐置府兵最
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
諸路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凡戶三丁選一六丁選
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才勇者充歲以十月
番上教閱一月而罷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今議者但怪陝西無
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

又開此詔必大致驚擾又言古者兵出民間耕桑
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斂農家之粟以贍
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
事也光又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君但見慶曆間
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今復然爾
已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終不信後
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
按古者藏兵於農故唐置府兵最爲近古韓魏
公以河北丁　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
當一體議刺陝西義勇其意欲倣府兵之制收

其强幹者使習兵以備一朝之急而不至如石壕所苦也温公以陝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斂衆民衆帛以贍軍又籍其身以運粮戍邊恐重爲民害雖均之爲國爲民然漢晁錯議守邊備塞以爲遠方之人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此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宋西北二方爲國深慮使所刺義勇既籍其身遂復其家以倣唐之府兵萬一二虜敗盟軍旅之需庶寬民間調發韓公之見亦豈可少哉

詔議濮安懿王典禮

按濮議司馬光欲准封贈朞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中書主脩而欲稱親朝議主光而攻執政脩既力主濮議爲時論所非乃著數萬言發明大抵以禮記爲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爲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也然司馬光則云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

文則是立言者謂所生父母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不知歐公何苦而爲此紛紛辯說也豈非英宗意在稱親歐公既倡說迎之又不可認以爲過而强爲之文邪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令內外兩府兩制文武三司副使武臣正任以上臺諫諸路監司於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內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耻於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按宋故事二府初拜各舉所知者三人故神宗此詔欲擴而廣之庶幾無復遺賢然天子之職在於擇相宰相得人則百工各稱其職矣神宗是時銳意有爲厭薄老成忠實故雖以韓琦文

彥博富弼呂公著司馬光韓維之賢皆不能用而盡違衆議任一王安石安石用則呂惠卿李定鄧綰舒亶之徒進而一時號稱賢才者相繼斥逐矣雖有賢將安用乎故皐陶陳謨以九德取人而其要曰在知人

富弼自汝州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

按人君以一身臨天下而以一心運天下一心至小而難制天下至大而易動以至小難制之心而運至大易動之天下惟在好惡之兩端而已一有不正則天下千蹊萬徑之不正者從而入之矣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而舜授禹復益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弼知帝果於有爲而欲端其好惡惜其倉卒之對不能舉堯舜相授之法與夫大學正心誠意之說而廣之而其言止於如此若其曰二十年

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帝時方欲富國强兵鞭笞四夷駕漢武而軼唐宗故聞之默然然弼之先見卓乎其老成也

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擇術爲先上曰唐太宗何如主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上因問設施之方對曰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自諭矣安石退而上疏極言累朝因循末俗之弊

且謂理財無法

按安石以辯博之才堅愎之性收名立節非一日之積人主固已傾信之矣越次入對動以堯舜之道爲言語治道則先擇術論設施則必講學其視韓富司馬諸公之言彼眞若老生恒談者人主安得不爲之動然其曰擇術曰講學皆微引其端雖神宗屢問而不言至於上䟽則極言累朝因循末俗之弊而略言理財無法使神宗好大有爲之心益厭薄祖宗之朝而思逞其志逞其志則須理財理財則均輸青苗等法可

行而衆議不能奪矣使其登對即以擇術爲理財理財之法在均輸青苗則其言膚淺左右且竊笑而人主亦不我信矣安石之用心術豈不深哉大抵宋一代之治富强不如漢唐而規模家法有忠厚正當之意幽冀未下不幸太祖之志不克遂而太宗失之岐溝眞宗失之澶淵至於神宗則敵國之禮定而邊鄙之事動有曲直不復可圖矣使安石之言擇術果如孟子之論王政言講學果如曾子之傳大學以神宗之願治庶幾三代可企矣至於更張動作之紛紛不

[illegible]發天下爲邪孔子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安石盖有其二三矣

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赦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

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會安石以制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敢辭

按唐之堂饌庶幾易所謂大烹以養聖賢之義宰相雖[illegible]子不允可也若宋南郊恩澤此不經之浮費也安石專於理財豈不知浮費當節但其性執拗好勝不樂從善耳至謂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大妄司馬光辨之至矣夫國用所以不足由國家用度太侈賞賚無節或官有冗濫吏有侵尅不此之省而設法奪民豈理財

之道乎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又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道德文章自許而得君如朋友不能以大道佐君而首倡理財之説豈非窺見神宗好大喜功似武帝故口談堯舜之道炫其聽而以桑弘羊之術中其欲必如是而後合也

上問富民之術司馬光曰凡富民之本在得人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按司馬光之言當矣縣令得人一縣之福星也知州得人一郡之福星也轉運使得人一道之福星也又等而上之宰相天子得人天下之福星也福星照人安有不富直以光之言渾厚涵蓄類書生恒談者而神宗易之於乎欲論治道者雖窮天地極古今截南山之竹懸東海之波曾謂不在得人而別出一道者哉神宗之相安石變法而變法之弊亦由不得人焉耳

庚子王安石叅知政事先是王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人皆以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爲然

按人各有所好好而至於篤則其弊有偏勝故遠聲色辭爵禄非直君子能之篤於好名者亦能之王安石本好名而濟之以辯博之才上足以動人主下足以惑黨友使其老於館閣其爲君子豈可得哉天下後世將仰之若景星鳳凰而傷其不大遇用也不幸而得君執政其好名之心形而爲躁競之舉所行不酬所言而胚胎天下之禍觀其言變風俗立法度長君子消小人豈非正論而究其爲不過行青苗助役等法用呂惠卿輩君子之事君固當爾邪故孔子不以言取人

上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上書數千言切諫

按王安石嘗以堯湯之世不免水旱故以爲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殊不思堯曰洚水警予湯以六事自責堯湯之畏天何如富弼之奏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非不明白體要而帝不省豈以安石三不足之言爲定論乎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幷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

按新法之行本爲理財而安石實倡之安石之術祖於周禮國服爲息之說夫周禮本聖人之書而不能行之季世者何時爲上順次之三代聖人其法相因高祖太宗固後代英主承天發之期而皆不能改秦隋之故者亦因時而順成也昔董仲舒勸武帝更化其言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端本之論也安石當神宗六葉太平之朝一旦欲變祖宗法度而又規利於民法自下始雖善猶將不靖況未善乎蓋嘗考之青苗之法始於陝西轉運使李參行之慶州而使遂爲新法首務先儒謂青苗可行之一縣不可行之天下亦非也道無二致可行之一縣卽可行之天下若是時不置司不設官不專利以是法委之各路轉運使視常平廣惠孰爲便利而施之亦或有可行者以今觀於東南春夏之交農民貸於富室以一償二不勝其弊待良有司者以時給散而收二分之息[illegible]不顧若夫免役均輸保馬保甲之[illegible]則利可掏見諸施爲則害先形古語云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故立法於縣然智者之所患革弊於久安任者之所難使安石而恤人言審事勢免役之稅不及單弱等戶而保甲之設止於盜賊竊發州境委任得人次第舉行豈無至當之論柰何見小欲速信用小人進告人主輒欲以道勝流俗而謂新法非驟欲至以市易之說亦王政所宜安石之欺罔一至是乎先儒謂其變法之罪小流毒之禍大蓋觀於此而知之

王安石旣執政中丞呂誨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機巧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疎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

治不得知邪正不復辨大奸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按誨此跡不惟論安石為人且又迹其行事之實安石自負文學節義平生以退為進以立異為高而不虞人之料已若持鑑而照形也奸雄為之畢見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安石人推其鯁直而安石一疏尤為實録此司馬光所以服其先見也

瀫溪汪氏文暨公次子淡若水書

政監卷之二十六　瀫溪汪氏文暨公次子淡若水書

神宗皇帝熙寧二年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呂公著薦也上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按聖人之道至宋而復明者周程張朱數君子之功也熙寧淳熙之際神孝皆賢君也而顥與熹亦嘗被眷遇矣使天不生王安石陳賈之徒沮撓其間而程朱得盡行其所學宋治之盛抑何可當安石雅敬顥中書之議為之愧屈顥既退厥後論新法之弊乃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顥之忠恕如此而安石則一一於自用當時挺風壁行之論果誰是乎

王安石獨奏事上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未識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罷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活十五萬人性命

祠部所剣三千人頭救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按粟四十五萬石凶年固可活十五萬人性命而剣三千人頭以蚕食於天下歳用三萬石不知其粟出之民邪不出之民邪安石王道之權如是可笑

上與司馬光論王安石爲人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因歴論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按安石歴仁宗朝矜名立節深結韓呂司馬諸賢爲之延譽其不受官爵不近聲色貨利人主固已重之既入政府動引經義濟其私説能以辯博沮衆論故言者愈攻而人主愈信向之范純仁斥其爲商鞅桑弘羊人主不過爲之一哂及呂誨迹其實而論之然後安石好名自用之情始不可掩時光與安石猶厚故折中群論然未若論惠卿之悉也

張載爲崇文殿説書元是呂公著薦載召對

治道載曰爲政不以三代爲法終苟道也

按載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者非其涵養之工抱負之大能爲是言乎時帝方務行新法意其爲書生恒談而不使竟其説曾公亮嘗告人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則安石之學用亦由神宗與之合也使神宗眞能爲成湯高宗則其時伊傅事業非程張而誰乎

呂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盡以身疾諭朝政也

按醫者意也善醫者視其疾之所在而節宣虚實歸於安寧無事而已善爲國者隆道德以壯元氣任老成以護腹心決壅蔽以達聰明輕徭薄賦柔遠能邇以固四體此良醫良相所以比而同者也宋神宗承六葉太平之業一旦棄祖宗之舊而行新法是猶屬小疾而飲瞑眩之藥其得無危乎

知南康郡周惇頤卒惇頤初任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悖願至一詢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

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惇頤力辨逵不聽惇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釋調郴縣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惟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知南康軍築室蓮花峯下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按惇頤去孔子千五百年而探其道於遺經以起失傳之墜緒蓋幾於聖矣然不得行其道無救於宋亂亡之禍豈天之無意於斯文也周至春秋戰國彛倫斁而壞亂極使天不生孔曾思孟於其間則斯世斯民之喪而道與之俱喪矣是天之生孔曾思孟爲斯道計也靖康以後諸夏淪而爲戎藪矣然金元氏自入中國皆知尊孔子之道而不盡變於夷者倘天生周程張朱爲斯道計也聖哲豈偶然出哉不然以數子具聖人之道王佐之才而不得位抑十二運上下蓋前一千七百八十載六十四卦統之自孔子[illegible]泰乎革也於乎斯世斯民泯泯棼棼

欲覩秦和之春者界何時也夫

遼使蕭素來言疆事帝手詔韓琦等條代北事宜琦奏曰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强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與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按琦三朝舊臣老練邊事七事之陳因此度
筭無遺策神宗安得不善其言[illegible]安石於是亦
以少知愧悚矣夫何再入中書[illegible]而不復忿懥
益甚因遼使復至遂議於分水嶺為界失東西
地七百里而諉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夫欲
取姑與此兵家權略必決機於事會之間宋遼
南北講和已久將奚何時何道取之而遽與以
如是之地乎且因是以啓異日兵端安石之誤
國家多矣

河南逸士邵雍卒雍嘗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
篇漁樵問對程顥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時新
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門生故友居州縣
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劾力時也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

按康節皇極經世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
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故一元在大化之中
猶一年耳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會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
有所牽合也而廬陵羅氏因李淳風僧一行之
曆而致疑於此且謂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
歲而反太素冥茫此道之根本堯夫之學後世
必有能辨之者然蔡西山朱考亭吳草廬皆宗
其說而太初太衍又牽合附會何足復信惜雍
內聖外王之學不見用於時以止門人投劾一
事觀之則仲尼救世之心也有志於天下者宜
三復於斯言

秘書監蘇頌為遼主生辰國信使故事使虜者冬
至日與遼使交相慶是歲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契
丹主固執其曆為是頌曰曆家筭日小異則遲速
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時則
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
遼主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為節

按朱子曰堯時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
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
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
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
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也金履祥按紹興

統元曆謂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曆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十餘度矣宋是時行奉元曆與契丹高麗曆安知其非曆官推候之差或曆久而歲差所致乎然費辭而難決也頌所對擬而近理故契丹主不能屈天下莫大乎理理隱於事必言而明事非理莫定理非言莫宣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

呂公著嘗在翰林讀後漢書畢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唯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又論前世帝王至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能屈己從諫耳時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又上䟽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illegible]公一郡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萬乘之[illegible]受福無疆施於萬世更願陛下親正出[illegible]有忍以濟事功推内恕以及人物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時狎獄寖繁而帝繼嗣不廣

按公著因事進規辭順意婉即古所謂諷諫者也是以神宗開納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此之謂也

下知湖州蘇軾獄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作詩詆謗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因論軾自熙寧以來所作詩文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illegible]

按軾文章識論受知神宗[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以言新法不便爲王安石所沮淹郡於外至是年已五

十餘矣不能持志養氣而詞章語言譏刺謔浪
無異平日其取禍也豈不宜哉王安禮從容開
導兢不黨於軾又能忠於君王珪身爲大臣而
摘軾詠檜詩以爲罪此市井之談輿卓之見三
旨宰相建明乃若是乎

政監卷之二十七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先
是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
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
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
相天子活百姓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民相聚
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愛以活我

按司馬公以一人之身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
皆知其賢而望以爲相下至田夫野老婦人女
子亦知誦其名字此古人所未見也君實果以
何道致是耶劉安世嘗問行己之要於公公曰
其誠乎然則公之得名而無間者由是道乎故
中庸曰誠能動物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差役之害民常在
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一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
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
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
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

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府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按子瞻役法之議未爲無據不然免役之行已久其使與否可不差緩以求其說而君實槩以爲新法罷之是熙豐之法無一可者此其所以激而爲紹聖之紛紛邪

以程頤爲崇正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執中養正聖學之宏綱大本儻此不講又將何以輔導其君而養成其德哉此伊川勸講惓惓之忠告也人主生長富貴之中其性固多陷溺又小人簧鼓其間以正人爲迂正學爲腐自孔孟至於程朱千五百餘年其說卒不行而世

亦卒無善治雖治亂興衰之數大段不可爲力而聖賢之言眞萬世藥石也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爲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按司馬公未能盡去熙豐用事之小人而盡革熙豐已行之新法誠有如或者之所料然則爲光計者將如何哉畢仲游嘗奏記於光然謂之料事則可謂必如其計而無患亦未也於乎死生命也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斯言盡之矣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言惟其思慮之審足以力行之果此豈冥然直行而茫然不顧者哉使天而憖遺一老哲宗上同宣仁之心雖有章惇蔡京百輩何能爲乎光死肉未及寒而朋黨之議起黨議起而報復之禍作報復不解而宋事去矣君子誦光之言爲之淚落

紹聖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朝廷起鎮蓋欲援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

按鎮歷仁宗朝首言建儲之事至十九疏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至是韓維請追録其功故有是命鎮所謂凡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蓋指新法言也以司馬公之忠誠而濟以景仁之勇決廟堂之議豈復有間然者然鎮疑然卒以不起可謂熙豐元祐間全人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深疾之每加玩侮遂成讐隙於是洛黨蜀黨之議起焉

按頤以布衣擢侍講讀可謂殊禮矣故頤在經筵以道自重隨事諷諫思以引君當道革其非心館閣法從之臣苟有憂愛國家之心則宜勸太皇嗣君尊賢崇道以化成天下雖頤多用古禮不合時宜視彼小人之在君側不翅天冠地屨乎而軾乃深嫉之數加戲侮而一時朋附之徒又公言立黨以加汙衊務快其私忿觸獨不念漢唐黨禍之慘乎夫變法以壞天下[illegible]有罪矣而立黨以禍善類軾亦何以逃其咎哉

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忻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謟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按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故祖禹申其意以勸哲宗之學夫人之學則親經筵對儒臣不學則處深宮近嬖倖彼此事理豈不懸殊故程子曰君德成就在經筵忠焉祖禹啓告之謨宜其爲講官第一

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從梁燾劉安世范祖禹等言也范純仁上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疵小瑕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illegible]

謂同列曰此路荆棘七十年矣柰何開之吾恐
亦不免耳
按確既貶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有嬌嬌名
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吳處厚以其
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爲指斥
東朝故太皇太后惡而遠竄然確故宰相也以
一詩故謫之南荒以死有不傷國體乎且以
朝廷輕罰士大夫之門諸賢雖忠獨不爲搢紳
地乎確素奸邪嘗與其黨妄貪定冊之功朝廷
以是治確使天下曉然知其共造謀欺罔之迹則
罪人得而奸黨懼舍是不爲而羅織語言抉一
邪爲快而不虞羣邪之側目也忠宣申救蓋爲
國體可謂有文正之風矣
呂大防劉贄以熈豐舊臣失職怨望欲稍引用謂
之調停蘇轍諫曰君子小人勢猶氷炭同處必爭
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又言易泰之三陽
在內三陰在外君子得位可以有爲小人居外安
而無怨則天下自寧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
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
按熈寧變法之始皆由安石引用小人以醞成
天下之禍元祐既相司馬公盡革王安石呂惠
卿新法天下之民鼓舞有若更生慈溪王氏謂
是時微司馬公至泯泯胥敗無復爲本朝立亦
幟者萬世羞也反覆之禍繼温公者弱耳豈温
公誤歟使温公而在其毅然剛大之氣豈有調
停之說子由言之是已在易泰之初九曰拔茅
茹以其彙言君子以其類進所以相濟也初二
曰包荒用馮河言君子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
則小人懷而畏也九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艱貞無咎至此則泰之盛而將否陽將極而陰
有復之之理故聖人戒以艱難守貞夫何純仁
復相宣仁上仙首用李清臣鄧温伯而有易六
四翩翩之象繼而章惇入相報復紛紛則是易
上六城復于隍之象小人盛而君子不可爲矣
且君子之去小人不可不決故易夬之九二曰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君子之去小人不可忘
戒備如此然則調停之說豈惟爲宋一時害實
爲萬世君子去小人而不決者之害
帝覩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
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

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太后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

按蘇軾嘗稱祖禹經世之文也因附名同進然卒無救紹聖之紛紛者蓋元祐之所失不在變法而在於不能決擇人才不能決擇人才亦在於諸賢自相攻擊而上無所取信也主子瞻者攻正叔爲邪主正叔者攻子瞻爲邪繼而劉黨交攻汙衊醜詆將無不至揚畏反覆之甚者也子由欲其助己薦之蔡京奸險之尤者也溫公以其迎合喜之所謂學而黨矜而爭難事易悅諸君子皆自爲之彼此交攻邪正相混以一時朝廷比肩[illegible]跡而不相信而深宮之太皇冲年之嗣君將[illegible]信乎異時章蔡之徒指司馬光以下爲奸則且述前日諸賢之自相攻者攻之指宗如之何不疑而紹述之說可以行矣故君子謂辨漢唐之朋黨易辨宋朝之朋黨難辨慶曆之朋黨易辨元祐之朋黨難以區區血氣不能自克而貽禍宗社諸君子烏得無罪於小人乎何誅

紹聖初章惇被召道過山陽通判陳瓘隨衆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因極論熙豐元祐之事惇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惇到闕召瓘爲太學博士瓘知其與蔡卞方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而赴官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博士林自駭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自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

按瓘居諫職嘗劾章惇曾布攻蔡京兄弟尤力

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臣專據王安石日錄改定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瓘坐是重得罪諸蔡既深恨瓘所以排陷之者百端而卒不能害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之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云天下將有賴於公朱子亦稱了翁才大志剛可以濟時天不祚宋賢人淪胥悲夫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誘之欲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復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章數十上度帝終不聽遂乞外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人主之視聽力足以亂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擿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會安民復上書[illegible]不當於[illegible]作[illegible]帝怒遂貶

按是時惇卞合謀羅織元祐之臣不遺餘力梁燾劉摯之死天下哀之自餘宰執純仁大防侍從安世祖禹華安置編管無非嶺表厲人之地期必殺之而後已章惇凶焰火烈如彼蔡京陰謀晃伏如此其間趨利苟得小人隨聲附和朝廷之臣莫敢誰何而安民乃能先後斥數其惡反覆不已雖不幸宋祚將傾言不見信而孤忠勁節可以激萬世諫臣之氣

右正言鄒浩既連劾章惇罪惡不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依仁宗廢郭后故事帝以其章付外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浩既謫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表之地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按浩爲御史能劾權奸諫立寵妃此自其職晝爲浩友而又能以意氣相激昂浩可謂爭臣而晝可謂爭友矣

政監卷之二十八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異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象也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願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

按天心仁愛變不虛生徽宗當改元歲首之朔天變如此亦非常矣使因伯雨之言而知憂知懼不惑邪說不錮善類不興土木不極淫樂不起邊釁不誣道術汴京何自而搖金虜何自而入書曰天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徽宗惟不知天命靡常而不常厥德卒之國亡身死夷狄爲天下笑悲夫

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原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訴禾狂妄遂謫

按是時蔡京童貫表裏用事京託紹述之名唱豐亨豫大之說帝已極意土木聲色而猶知陳禾之直不以爲迕則帝是非之心未嘗無也然不能遂罷貫等卒寵任之以至滅亡何歟大抵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與夫喜便發惡忠直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雖三者不同而同歸於亂唐明皇宋徽宗皆非昏庸暴虐之主惟其心志蠱惑而以逢迎爲悅故雖知林甫力士蔡京童貫之非而倚任之馬嵬之泣五國之憤以萬乘之尊而至斯極可以爲萬世監矣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伐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背之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怒編

管于海州

按伐遼之役本不足議徽宗於是時昏荒已甚方臘以妖術竊發靈素以幻說惑人艮嶽告成花石被野於是黑眚噬人野狐升御識者固已悲諸夏無主朝堂空矣然以區區垂亡之遼而主師百萬遇輒奔潰不克自振何歟此猶猛獸夜竊羊豕於人家有童子持杖逐之則妥尾出走而不能一舞其爪牙蓋負不義之名而忘氣索然餒也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敏以綱言啓帝遂傳位於太子欽宗即位

按李綱建傳位之議是也然肅宗能復兩京而欽宗不保宗祧何歟唐藉太宗用兵之威能任李郭輩以成功宋則紐於和好有李綱宗澤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異也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六賊時天下皆知蔡京誤國而用事多受其薦引莫肯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開釁邊隙使天下勢如累卵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肆諸市朝以謝天下

按六賊之罪雖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東以一太學生能奮首言之可謂忠矣國步至此不用爲諫省而以迕汪黃與布衣歐陽澈同戮東市猶爲國有人乎

金斡離不圍京師李邦彥力請割地議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遣李梲往請平金人索犒師之物甚多梲恐怖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偕來帝乃避殿減膳括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軍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李邦彥以爲京師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

綱不能奪

按宋若臣可謂愚矣不幸謀國失策致金人至此則知其貪婪背約固豺狼也以金帛奉之猶以美食豢豺狼有已時乎以此百萬金幣募壯士擊之雖亡國死社稷猶榮況援兵四至苟選任將相勢必自强而金孤軍久駐能無變乎是時執政皆蔡京所引用都人目爲浪子宰相欲望其制勝兩楹折衝千里固非所長惜有一伯紀而不能用耳

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按昔老子談道德荀卿明禮樂而其傳至于申韓之慘刻李斯之焚坑督責者此豈道德禮樂之過歟由老荀之爲道德禮樂背倫理而非性情也安石惡衣垢面而談詩書至委折周官片言以變宋家法度而其後章蔡之徒卒祖其說以亂天下則安石學術之頗盖不止於挾管商寔由飾六藝以文姦言而禍斯若是烈也龜山之言其有功於世道唯闢王氏爲大云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

按金人再至大臣不知所出呂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敵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甸以衛京城疏入不省乃議割三鎮請和及金師至城下援兵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京師空虛叔夜既引兵入衛朱子謂叔夜不合領兵入城只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掣肘所以迄無成功

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按康王在相州有兵萬人宗澤力戰破金師渡河見王請入援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王乃爲汪伯彥等所惑遣

靖先趨澶淵而移軍次東平高宗之不能復中原忍恥事讎其志氣不足與有爲盖見於此矣

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朝臣何㮚等北還

按斡離不之初北還也粘沒喝在太原其勢合使從种師道言遣兵要擊策之上也不爾便應選任將相講求備禦矣何金兵甫退而邪黨益强邪說益熾上下恬然以爲不復可虞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而又拘粘沒喝使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勢窮援絶乃用郭京六甲法隊敗自古亡國未有若是之易者豈其君失德甚歟正由廟堂方鎭將相皆出童蔡王梁之門無一可繫天下之望耳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也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以李綱爲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按英而又哲何大事不可爲何小人之能惑也章惇蔡京之奸固小人也使哲徽果英明之主且可駕之立事而惡未必若是甚也昔者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豈一人之性有二哉佞施於煬帝而忠効於太宗耳高宗旣相伯紀未幾伯紀罷而汪黄用擁十萬熊羆之士一退而兩河失守再退而淮甸不保又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卑辭厚禮以奉不共戴天之讎英哲之主肯至是乎

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

按元祐紹聖之是非未必至是而定宣仁保佑之烈司馬諸賢之忠章蔡之徒之邪朝廷天下固久明也惟其事勢至此無可反覆故公論得及之而詔旨盃行也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使高宗果以前事爲監則知戰之議不更紛紛反覆於其後也宋之一代君子補助不足小人破壞有餘君子待小人常恕而小人害君子不至於極不已也天乎人乎不可得而知也

監察御史張所按視山陵還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可籍以守且請帝還京師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會所復言黃潛善姦邪乃安置所於江州

按天下之勢北重而南輕北可以舉南而南不足以舉北故晉隋能平江南而東晉南宋不能復中原也又關鎮重地英雄豪傑所必爭漢高項羽百戰於滎陽京索間莫肯先退及羽一舉足而南即困垓下建炎之初河北雖失真定等四郡河東雖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使高宗果英雄撥亂之主則當用所五利之說主李綱經理兩河宗澤留守之議此志不強則不至於卑詞厚幣以求哀不已也張所之貶果何罪乎

李綱爲右相上十事其二事曰議僭逆曰議僞命帝留中不行綱言二事方今政刑之大者邦昌嘗金人易姓之時死守臣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illegible]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昔劉盆子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歸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當以春秋之法誅之又僞命之臣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illegible]邦昌身爲大臣國危不能救主辱不能死方偃然正位號處宮禁降僞詔不得已乃請元祐垂簾而議奉迎此史冊三千年未嘗見者高宗即位宜亟竄殛併王時雍吳幵莫儔輩誅之然後選任將相招徠豪傑旋軫舊京而固守之祇謁[illegible][illegible]哀詔四方表忠節除黨籍正法度枕戈嘗膽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豈不一怒而正天下惜[illegible]高宗莫之能也

李綱言河北河東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因言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焉

按兩河者精卒倚[illegible]之地其民白紅兵[illegible]今
人復來所在團結而推其豪爲首人人有
意宋若撫而用之固非平日保甲義勇比矣不
然介在戎馬之間轉而爲盜賊耳經制兩河此
李綱所以爲先也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李綱薦也時金兵屯河上盜
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賊
者贓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
修治樓櫓屢出師挫敵有王善者擁衆七十萬澤
單騎說降之於是羣盜擁衆者相繼來降累上疏
請帝還京及兀朮侵東京澤連敗之金人自是不
復犯東京澤與諸將議大舉伐金復上疏請帝回
鑾帝惑於汪黄謀決意幸東南不從
按澤初請帝還京議兩河不可割時國勢微弱
金人侵逼汪黄固有以沮之也至於招集大衆
屢摧敵鋒高宗蓋亦知澤可倚任而舊京可居
也而必於南幸者無他是懦不振而已
李綱言車駕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以示不忘故
都因言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
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
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
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京策無
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
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
不可得也
按宗澤在東京議舉伐金高宗宜從其請還固
根本分命張所傅亮撫輯兩河收復所失郡縣
而令澤總大兵渡河爲諸軍聲援蹴金以復舊
疆策之上也其次宜從綱幸襄陽徐議進取失
此而顧維陽天下之事去矣異時張浚請都建
康直差强瘖安欲圖恢復其難蓋十倍於此矣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
殺侍從且論甘買馬招兵之罪黄潛善汪伯彥等
復力排之遂罷提舉洞霄宮綱能而招撫經制司
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
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
賊蠭起矣
按李忠定公爲相僅七十五日以修政攘夷爲
已任薦宗忠簡公留守東京又薦張所傅亮於

兩河招撫經制恢復規模蓋次第矣啟宋子謂
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汪黃忌而逐之固無足責
而浚賢者以潛善客而亦論擠綱豈不可惜

政監卷之二十九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
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
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
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
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
怨嗟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
修戰略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
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曰都荊
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
綱以立國體

按明仲才博識高議論英發可謂言言藥石中
時膏肓而七策規模必如是而後可大有爲也
寇難方殷國步斯窘謂宜求才若渴從善如流
而呂頤浩諱其切直出之於外使諸葛武侯爲
相肯若是邪

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師戰於富平敗績
浚檄五路之師合四十萬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
迎敵決戰初浚問計於曲端端以爲未可及是吳
玠亦以爲未可輕動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

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及軍潰關陜遂陷不可復論

按浚初以西事爲己任臨行高宗戒以三年然後用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强盛財賦充實浚苟從曲端吴玠等言訓兵俟時而動萬一東南事急吾則長驅入衛而乃違衆輕舉以至於敗及殺曲端非罪西土將士由是怨叛朱勝非閑居録周密齊東野語載富平敗績本末甚備然浚本謂向者海道之行幾至不測今虜復屯淮上有再入之謀議欲出師分撓其勢耳軍雖敗而區區徇國之忠亦可矜也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仁宗取宗室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也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陛下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覽疏大加感歎

按太祖本定天下而授太宗此堯舜以來帝王所難也而使昌陵之後寥寥僅同民庶其何以慰太祖在天之靈乎孝宗既立傳光寧理度復百有餘年天運循環豈不昭灼寅亮一言而高宗感悟此王業所以中興也

岳飛既復襄陽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粮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事自是興矣

按金人之興本同劉淵靖康之禍亦類永嘉晉能遂定江東而宋倀然未知税駕之所者淵值中原方亂而金乘席卷之勢也然南北卒瓜分者非必長江天塹也劉金俱夷狄非有混一天下之志使遭漢高祖唐太宗豈利子女玉帛而惟虜掠爲盜賊計乎金立劉豫一以緩宋二欲中國相攻塗炭吾民而已遂居巢穴以觀釁耳夷狄禽獸情欲過望立至驕惰當時廟筭若從飛議視諸將能當一面唯飛與世中六飛臨江節制而二將東西並進其勢必舉至於營田之

議亦不可緩曹操許下屯田而兵力益强

及之

劉豫以金人寇淮南詔韓世忠進駐揚州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移軍向大儀設伏以待良臣至金師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世忠麾伏四起令軍士各持長斧上揕入胸下斫馬足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奔至淮而還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按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世忠奏捷上下相賀高宗始議親征以張浚視師江上指授諸將方略諸軍爭奮僞豫渡淮北歸用兵之效蓋昭然矣

何蘚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上疏切諫大略言自建炎以來屈詞厚幣以問安迎請爲名遣使不知其幾而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又言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會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絶帝遂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按宋始終爲和之一言所愚胡寅論列甚明高宗亦既惕然省矣而卒歸於和者誤之者秦檜亦高宗意與之合也浚謂使事兵家機權則亦未害苟高宗有志恢復亦不在乎使之遣不遣也

何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亦成服張浚請導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按宋卑詞厚禮遣使通問二帝數矣而太上帝后相繼崩金卒無一介報稱高宗於是揮涕奮戈志吞逆讐衣墨臨戎使三軍發哀成服豈不足以回天意感動四海人心乎吳王夫差卧薪嘗膽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魯仲連曰使秦偃然遂帝天下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二事載諸青史雖秋霜炎日不足爲烈矣

帝至建康岳飛見上數論恢復之略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

之白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秦檜主和
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問飛
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
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
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
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暴
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由是與浚迕即日上章
乞解兵柄終母喪服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遂
以張宗元權其判官

按飛銳意欲復中原諸將用兵亦非其比寢閣
之命高宗固委任責成之矣檜欲和而使與浚
議蓋已料浚之必忌飛也魏公之問岳侯之對
皆正理也魏公何至怫然怒而又奏飛志在併
兵且宰相奉天子都督之命患無將可以統師
豈患人之得兵哉酈瓊之叛呂祉之死雖悔奚
及自是高宗一意欲和亦見浚用事屢至蹉跌
而恐恢復之不能成功也

帝還臨安張守言建康王者之都氣象雄偉且據
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强敵陛下席
未暇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
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趙鼎不
可

按成敗之勢在乎進退然亦有進而敗退而成
者蓋進退者形而制機在我故知者以退爲進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蛟龍之蟄以存身也
若高宗是時無可退之理建康形勝李綱張浚
諸人皆勸都之正以北望中原氣勢相接且使
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而有以聳動其
心退居臨安則辟地跡竊逸上下宴安消沮
之勢日復一日不復可有爲也趙鼎南渡賢相
而還蹕臨安之議亦首爲之蓋鼎亦主和而欲
退守但其和恐不至若檜之爲也

秦檜主和議成羣臣爭言不可李綱韓世中岳飛
諫尤切胡銓抗疏其略曰王倫狎邪小人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
豫我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
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爲金虜藩臣之位又言秦檜腹心大臣不能致
君如唐虞而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亦得參

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浚檜自金來歸實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也金自以與宋仇深寧封邦昌而不欲存趙氏寧畀劉豫中原而不以尺地與宋其縱檜而主和也非畏宋也以和餌宋而誤之也金之謀宋亦深矣立劉豫不效又將謀立淵聖一子於汴以招江南之人使非蒲盧虎撻懶豈舍關河一步地邪故和未幾而兀朮復撓之高宗建炎以來志雖退縮而亦未嘗決意講和自任張浚以西事而五路之兵潰視師江上而淮西之軍亂知恢復不可成於是一意和矣且當時宰相之賢莫如張浚趙鼎既二人並相劉豫南侵浚出視師督劉光世進戰光世懼私求於鼎而令退軍浚大怒下令敢渡江者斬其矛盾如此於是二相隙開而鼎罷矣已而浚有淮西之釁亦罷浚罷而秦檜用矣朱子嘗謂讀當時國史始終無一事合節可謂痛心若夫和議之非金人劫質二帝震驚八陵夷滅宗社塗炭生靈使高宗而明大義讐恥未復雖得天下不爲也況爲小國稱臣事虜辱至此可哀也已詮之議可爲天下萬世之懷不平者出氣

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朮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朮走還汴

按朱子語類記劉錡順昌之捷是亦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金擁十萬餘衆來錡與諸將謀曰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若虜騎來追其勢必殆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既大至錡先遣人約戰兀朮笑曰劉錡敢與我戰時正暑月錡分部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酒食以一兜牟與甲曬日中令極熱不可著手然後喚一隊用酒食畢出西門又喚一隊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軍迭出人持長斧直衝虜衆斫其馬足一騎倒即壓數騎虜衆久立日中甲熱如火喘息煩悶而我軍迭出飽銳清涼傷困者即扶歸飲藥虜遂大敗遂從和議此庚申年六月也可

惜此機不遂進

殺萬壽觀使岳飛飛以必取中原滅讐耻爲念自
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
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
飛願與交懽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
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爲飛營第飛曰金虜未
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按南渡將臣稱張韓劉岳然張劉非岳韓比也
飛既銳意殺賊故檜尤忌之不置之死不已也
飛爲將能遠酒色辭營第皆武臣所難能至論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非志士仁人何以能
之鵬舉其賢矣哉

張浚度金人必敗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
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求密
計求所以爲長久歟臣愚過慮以爲自此數年之
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
烈士淪亡略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
爲策書奏不省

按高宗初以太后之故屈體求和可權爲耳幸
而太后徽宗梓宮北回修政自強以觀[illegible]
不共戴天之讐則正道也柰何拱手而聽
之爲二十年間卑詞厚禮委質夷狄誅逐忠
遏絶言路國勢人心至是不振極矣此浚所[illegible]
論也

星變詔求直言浚復上疏曰金人數年間勢必南
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爲備沈
該万俟卨湯思退尤不厭衆望惟欲受命於金流
奏万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浚於永州

按浚既聞金主驕暴勢必敗盟乃因星變上言
此見機之論也而思退輩乃笑以爲狂且加詈
斥蓋沈該万俟卨本檜之鷹犬也思退本檜之
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故其心寧負朝
廷而不負檜竄浚以悅虜一本檜之爲也浚雖
忠不忘君而高宗以若所爲無自而有恢復之
理

金主亮南侵以李寶爲浙西總管寶奏以海道無
險要可守萬一虜艦若入諸洋難以蕩滅臣有一
策可出萬全上問何以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
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

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以生者易破必死者難却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

按金虜隆興盟好一失也遷汴自離巢穴二失也殘暴不仁三失也具三失計又不沉機速發擁六十萬衆妃嬪皆從何能爲乎高宗於是赫然雄斷置師江上而專閫外之寄益兵上流以重荊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此因恢復之機會也實有智勇旣督海道而獻是策蓋欲以奇取勝也是以卒能

立功

時朝論洶洶欲爲避計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决策用兵且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亟留聖心

按書曰有備無患又兵戒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討狼無信之虜以不共戴天之讐不得已而權與和継其無他而以區區江左委質仇人何心自寧而蕩然不爲之備乎誤之者秦檜也檜死而相國猶夫人者檜之黨也一旦虜騎長驅惟爲避計獨康伯與黃中留家不遣而決親征之議於是合喜至渭河吳璘敗之劉錡犯襄陽劉珙敗之史俊敗之於蕩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李寶敗之於膠西劉錡敗之於皁角林虞允文敗之於采石以二十年頹靡之餘一鼓而戰無不克視建炎之勢蓋十倍重矣決昇橅而進臨中原執其伉囚犂其巢穴獻俘太廟以慰列聖之神靈其功烈之盛豈不赫然憎乎宋之武功不足以辨此也

政監卷之三十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帝初即位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以爲然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按浚時已措置兩淮欲使舟師自海道擣山東所以牽制川陜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此恢復規模大略也而史浩不以爲然者恐宿師于外守備不足而敵乘虛犯兩淮荊襄浚則謂敵必不敢長驅蓋浚以復讐大義不可緩浩欲愼重以保萬全雖繫之爲國若浚老練軍旅敵人所畏而浩必沮其規畫如齎海州之賞沮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豈不過哉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闕遺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遍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按熹之論在君子則爲格心之要在國天下則爲治平之本使孝宗爰立爲相以濟斯世斯民宋之中興豈不能如商宗周宣哉然熹之所以不用者以其儒也儒之所以不合者以其迂也迂之所以得名者以功利之說勝也功利既勝[illegible]而來儒者雖至今以爲迂彼有讀數行[illegible]遂旨以爲疏通不迂之才世道至[illegible]由矣

詔[illegible]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illegible]罷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

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駁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粮乏樓櫓
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
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
爲戒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
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所招淮南壯士及江
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
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
時金人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復戰之語及
聞浚復視師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
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
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
金人益懼

按孝宗恢復之意既決而首擢張浚及是再令
視師于淮君臣之交固矣然自符離之敗羣議
沸騰帝心不能無疑周密齊東野語載符離之
役深咎魏公輕銳而宋史載浚前後奏疏規畫
則又甚詳夫以孝宗之英明張浚之忠義然卒
奪於橫議忘仇讐而稱叔姪割土地而徹邊防
意者固天所以限南北邪不然天下豈無人材

而宰相又檜黨湯思退輩邪

劉珙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
臣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
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
必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
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
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
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
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
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
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
以是告高帝者

按漢高天授英武豁達大度然不喜儒生嘗溺
其冠觀其語陸生曰卑之無甚高受叔孫通所
制朝儀曰吾乃今日知爲帝王之貴其言如此
即遇眞儒告以帝王之道未必不疑其甚高若
唐太宗之慕名畏義使得伊呂之佐舉行三代
典法或庶幾乎珙之議淵源於父兄師友之間
故其正大乃爾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陳俊卿以爲

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劄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旨以誤國事帝意方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

按恢復大事俊卿賢相以孝宗英明似可有為而俊卿之議不同允文旣罷猶勸帝泛使不可輕遣豈以忍恥事讐爲國是邪嘗觀宋史載當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最號持大義者而通老入對則謂內修政事外觀時變而已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讐大事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文公自永福宮上封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爲大言以迎上意南軒自嚴陵召對則謂虜中之事所不敢知境內之事則知之詳正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之時伏義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餘風氣沉酣人心玩習苟非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豈可輕擧妄動以自貽伊戚哉厥後開禧之事可以見矣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又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

按蘇子瞻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栻論蓋與之同若曉事之臣必憂深慮遠體具用周而辨事者不過促辦目前或聚斂於財或刻深於法用之豈不壞事然世之辨事者多顯進而曉事者類沉鬱安得敬夫之言常服於柄用人者之膺哉

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不學始變古禮應劭陋儒遂發以日易月之論夫人主者天下視以爲法者也故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首廢喪禮其能以率天下之仁乎晉孝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獨孝宗奮志斷然遵行古禮山陵已畢遂奉几筵縗經三年以

終要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按食而菽粟食之常也衣而布帛衣之常也學而格致誠正學之常也食變而治珍羞然後天下之飢者衆也衣變而爲綺麗然後天下之寒者多也學之變而外身心然後天下異端末流之害人者不可勝誅矣人君一心皇極之本也君心不正其何以正朝廷百官天下乎平生所學唯此四字此朱子所以爲朱子不然孔子愛禮存羊之意泯矣

政監卷之三十一

寧宗皇帝初即位朱熹上疏極言時事韓侂冑大怒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乃手詔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亦頗見嚴憚既去侂冑益無所忌矣

按黃裳爲嘉王府翊善時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謂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及王即位趙汝愚因薦熹侍講至是以忤韓侂冑罷於乎一朱熹也始則諸賢薦進之論留之稱爲天下第一等人終則羣小擠之攻之目爲

偽學偽黨自時厥後陽剝而陰壯小人敗壞天
下而宋之陵夷不可救矣悲夫
眞德秀論邊事曰臣謹按遼女直叛遼在政和
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乙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
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
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
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
葉從之於是女直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
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
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達旦之在今日
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隣亦必祖
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
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
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
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早詞遣
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
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
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
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媮旦
夕之安及苻堅旣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巳
併諸胡遂萌飮江之志今新虜騶并盡有河朔楊
劉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illegible]
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强大
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
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
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
按是時元起漠北鋒鋭勢張旣下中原則蹴金
而滅之必矣德秀之論是也然爲宋計者將何
以待之亦惟內修政事外固疆宇俟金旣亡修
好於元徐觀彼之是非理亂又顧我之名義强
弱而爲之所耳中原土宇宋失之於金元得之
於金宋至是不當言恢復矣夫何殘金甫滅兵
釁旋開卒使元乘席卷之勢以取江南誤之者
言恢復者也噫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因濟王之寃眞德秀上疏其
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
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
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
胡之難作又言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
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又言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
手外以苞苴入都爲羞又言今朝廷之上敏銳之
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文學
按德秀之論多矣唯此數條爲有國者之通弊
故錄以爲世監
嘉熙二年孟珙復郢州三年又復襄陽遂上疏曰
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
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
按襄陽西通巴蜀北控關輔實東南之脊倚之
以立國也厥後襄陽被圍三學生上書略曰江
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爲唇
齒者襄陽也襄至江陵步道五百里勢同唇齒
無襄陽則江陵受敵故江陵以襄爲西捍無江
陵則長江難保矣今襄陽受圍日久此正危急
存亡之秋宜命諸閫合兵救襄否則出奇兵以
擣山東則敵人必須自救而襄圍自解不報元
用劉整急攻緩取之策襄陽破宋不可爲矣
淳祐元年上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
曹鬮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
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
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按理宗中才之主迹其朝政治亂相半惟其崇
尚周程朱張義理之學最爲可嘉然眞德秀魏
了翁輩皆與於斯文者而制於彌遠不得用則
亦何益於事哉獲保邦於沒身亦幸焉耳
德祐元年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師次於
高郵初襄陽旣失乃自江陵上疏請益安陸府兵
凡邊戍不宜抽減復移書賈似道曰天下之勢十
去八九爲今日之計內郡何事毋多兵宜盡出之
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
柔脆七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
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
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
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擊戰守並用
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則爲聯絡之勢因
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
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不
能用及是召爲招討立信即日上道率所部數十
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按立信是策畫於襄陽初失之時使似道用之元兵雖强然起朔漠利野戰豈能一朝舍鞍馬憑舟楫以與我從事江淮間乎此固不易之論也頑耆不收夫事已去而率區區數十人至臨郡欲何爲哉取其忠焉耳矣

江西提刑知贑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至贑天祥捧之涕泣遂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獸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按天祥勤王之舉固忠義也然亦是當時知州兼治兵民故無所牽制而得以行其志使若今之三司府衛動掣其肘矣然則爲天下國家萬世計者其臨事會而思變通乎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曰本朝乘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昜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昜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

按四閫之建善矣惜是時賈似道以都督敗於楊州而十三萬衆潰矣陳宜中以宰相逃歸於温而朝士相繼竄矣諸將所在賣降然後湖廣江東亦俱被殘元擁百萬之衆兵精帥勇諸降將爭爲嚮導何備之多何力之分何奔命之疲天祥此策宜施於國事未去之前至此則晚矣若夫異日與張世傑議以四十萬勤王之衆迎敵一戰使敵兵少挫則主勢自强天未厭宋若謝玄之破苻堅此戰豈可少也

元主滅回回國遂進次印度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按舜樂告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蓋以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故幽明人物無不感召元主窮極兵鋒滅國四十其亦有所感通而天遣告之切邪夫獸之與人同生異類同生故氣機相通異類故靈頑不一舜之鳳儀獸舞和氣所感也元主之角端殺氣所召也楚材因事進說歸重於天才足以該物理智足以格君心非命世之賢何以能之

初元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又乘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元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按元乘夷狄極隆之運值中夏大壞之時踵遼金之轍而南所習者騎射所務者戰鬪所利者子女財帛至欲屠吾民以牧馬當時非楚材左右其間天下當何如孟子嘗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一治一亂蓋嘗相因而拯亂歸治必有其人孟子本以闢楊墨欲配孔子之作春秋而世儒表其功謂不在禹下若夫楚材孤立大亂之後孳夷之中整天綱立人紀興利除害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卒行其所學以濟斯世斯民由是而言其功雖繼孟軻可也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爲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荆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之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

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按元自楚材勸用周孔之教而文臣由是進用
文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立經籍所於平陽而經
籍由是著明令楊惟中又建太極書院尊禮儒
師俾講明道學以教俊秀孰謂夷狄之興而有
是乎我
朝永樂間兼修性理大全正以表章道學夫何通
者試士場屋命題不用諸子可也而通書正蒙
亦不用乎於是學者益趨苟簡而性理之學不
復講矣夫以元入中夏首唱道學厥後許衡吳
澂之徒迭起南北遂皆從祀孔子廟廷與宋程
朱諸子後先相映況茲堂堂
聖朝而未有一人續道統者豈非道學大明士見
而知宜相與躬行立德不在區區衣冠纂著之
間以立赤幟蓋俟後世論定而表章之此固愚
之所願而日望之者也
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時牙剌瓦赤
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捂尅媚之樞爲幕長一切
拒絕因辭職移家往輝州之蘇門墾田數百畝誅
茆爲　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
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中衣冠端肅以
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于百泉之上自板小學書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惟中板
四書集註田尚書板詩傳折衷易程傳書蔡氏傳
春秋胡氏傳又板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行
之
按道學者王化之本生民所恃以立命萬世所
恃以開太平者也元是時太宗殂六皇后專政
國政中微故樞棄官歸隱以道學自任啓迪北
方之學者回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斯文
之不墜公茂之力也
元命劉秉忠營桓灤之間爲開平府元主欲建城
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太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
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
爲言乃命秉忠營之
按秉忠自世祖藩邸遭遇每陳大計動以帝王
之道爲言其從征大理征雲南平江南每贊以
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
妄戮一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

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之力也於乎盛哉

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為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將入謝衡曰禮師尊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illegible]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皆辭不拜

按樞等三人皆以道學自任故進退綽綽得大臣之道辭三師一事則魯齋為正

議中書省事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illegible]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汙濫三曰為君[illegible]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illegible]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世祖深納之

按華戎之所以異道者以戎婚喪祭享衣冠禮樂未嘗知有先王之教也故君子以禽獸畜之蒙古崛興以鐵木真之英武開跡四傳而至世祖選用文臣敬賢納諫駸駸乎人文之盛矣然而夷風漢法涇渭並流尚沿國俗勳戚權貴之所宜人倫禮樂吾儒君子之所守以御之賢而遇世祖之為君既得[illegible]以為議中書使無阿合馬沮之而盡用其學則元之行乎中國可以合符節於先王矣衡道不行此元之所以止於元也

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衡悉以家事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者皆謝絕之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又教習顏魯公字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

小孩多喻熟數周折若未甚深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每將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處看得無疑方是有功當講說數五教在寬則是寬大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按元初儒者唯衡純而正世祖既用之議中書備顧問矣又使之典國學教冑子雖諸大臣惡漢法者沮之而待衡之恩禮卒不替視程朱在宋有間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不謂然乎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按自五代石晉以盧龍地賂契丹使夷狄踐有中國遼德不競金踵而來金源復竭元繼而起豈非天啓狄運以極中原之變乎然而三國之治異乎五胡者用漢法故也昔孔子作春秋以憲萬世而於尊中國外夷狄尤惓惓焉孔子奚為外夷狄哉吳楚非華肄邪吳楚出華而入夷孔子烏得不外之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齊魯之衰晉鄭宋衛之亂諸侯之盟吳楚得主之故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元魏之間孝文勃起定禮樂遵王度故文中子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終以夷狄擯之哉夷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則夷之君子小人之自取蓋亦如此天地無棄物聖人豈有棄人哉

新溪汪氏交質公次二淡若水書

攷監三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夏寅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山東右布政使是書首列經傳尚書春秋次自漢迄元史事分條件繫各加評斷皆前人緒言無大闡發又間或不免於偏駁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提要

新舊唐書雜論

明李東陽賓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渴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於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興大事於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阱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貽其橫議也使太宗無臨湖之變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議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於徐庶而賢于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唐而至於高宗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爲子孫之地　既也

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勸爲子而忍其父困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却而陰納之豈眞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

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髮而況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賕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廣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諫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當何以爲上得賞勸諫者以獻藏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賕得賞斯可以類乎然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於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猶

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予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故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譏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盛而蕭瑀卒坐是以罷或者奕有以救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惜是奕之罰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

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強制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臧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可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

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鄙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原且決之疏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而武帝改號為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誅廢隱太子請追其謚而太宗故明為終天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裴寂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於斯焉嗚呼謚之不當其

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於臣下之議而惡謚之餼羊猶存後世之諂諛不及於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為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於此時無片瑕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為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非訢者人駁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為類己

也又因覩羣臣之中惟李勣為類己也而託之孫李
使李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女寵之
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裴妃也用李勣
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而況教之以為
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賢聖之
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畢
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
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離不棄
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知之何
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
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也
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
武才人為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列聖言之微至甚
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
禍莫甚於褒姒妲己而極于呂后漢祖未嘗廢之
呂后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褒姒以為至
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誅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
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宫也雖豫戒禍心不過
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
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
假然自以為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於聖人之言者
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
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
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
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
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
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
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
其竊動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收于於
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
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于播遷
顛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
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

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狃於改過也故立
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于悔乎曰
愼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
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
宗納諫之效數十年之士氣未喪觀仁傑之成功見
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
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
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于既廢之後

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
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
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
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
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
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恐有所未聞
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崇也用詔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卒
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
得不于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
義而不屈物于法而不徇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
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
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與抑偶不値
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
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何曰
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
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

何以多議爲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
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脅結于君心者不可猝
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于君子欲揚而攻之則
畏公論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
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
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
有以動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後其君雖厭賢
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旱魃之辭

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
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有恒言哉
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
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
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盍推本而極言之乃屑
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頗欲以繫閥評命之地勝
之是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厲於元宗有何
閥閱之問也且此說若行爲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

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
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于忠討者密主張
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于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
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
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
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
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將朝廷又有幸
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以其能進賢退不

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海之徒不免出於末流
之下啟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
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
其薦而不自知是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
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聞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
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
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觀其失
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於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既極無尺寸之筞決於一旦使

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
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
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
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格馬上之辭是時
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撫樂乎爲君雖黷武之報不
行而寶册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泣
涕西向載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逡巡於咫尺之
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
李輔國在旁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不

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飾過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於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内之隙吾無以末減云耳

昔人謂壞唐者二女后也姦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

皆身死賊手悢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蒂結狐媚狗合左攀右竄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竊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搬危巢豈翅若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於敗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俶爲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録之俶及欲以俶爲太子而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隙於良娣則又勸其鑒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與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務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彌兢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

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於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已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諭宰相乃其所恃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脅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段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押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懲李輔國之强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剗除而旋已受弊中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

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抑眡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偪而成於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要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錯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illegible]

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啟禍祿山避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肅宗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宗之容縱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日遂有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

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迭變生[illegible]再振再蹶以至於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叛心遂欲拒朝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乃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劫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之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逆本以重朝廷而適以[illegible]人之不可不[illegible]也如

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
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
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竄殺之也及
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
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當力爭
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
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
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
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
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
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
業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
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
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
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乃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
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
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得其跋扈
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挑
覬以從君爲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
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君之詔也何
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韋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
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蓋是時得閒者先出後
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

且秀實之於盧杞自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
秀實顧有所不能耶陝州之役秀實尙能使白孝德
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
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
間以尺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孤寬朱
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乎不墮其計中
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擲笏而
奮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

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斷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遂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間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

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昇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啟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是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提爲將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責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新舊唐書雜論

嘉慶戊辰春二月
昭文張海鵬校刊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事跡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害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仁傑褚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隱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諂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爲也

宋紀受終考三卷

〔明〕程敏政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戴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紀受終考三卷》提要

宋紀受終考序

傳疑史法所以示慎重于方來而敢苟焉者也然亦有本無可疑之際不深考者遽生異論好事者從而和之不據其所可據而疑其所不當疑若宋太祖太宗受終之際豈非甚焉者哉宋事莫核于長編尤莫嚴于正史長編謂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祖召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太祖崩王繼恩召晉王自開封入宮甲寅晉王嗣位甲子之先後日夕之早晚人事之徃来出入可據無疑而不深考者謂太祖崩于壬子夜出于太宗之篡弒譬如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自出己意鉤致非辜偶有刻吏見而喜之相與逞懟筆而竟其獄言之

可憲聽之可駁故歐陽玄諸公修正史者反覆長編知異論之不足據而筆之一言曰癸丑夕帝崩凡世所致疑于斧聲燭影及宋后德芳之事皆削之可謂有功于史矣柰何史出未幾而天下亂板燬于兵歐陽諸公之說未能盛行而四明陳桱續編之書出刪節附會益有加焉由是太祖太宗之事見于長編正史者反以爲可疑闕于好事之口者眞以爲可據桱蓋不能逭其責矣比者

詔編宋元二史綱目走不佞預事其間始克備考長編諸書又得一二鉅公先見爲之主竊不自揆商諸同志篇爲之辨序而藏之嗚呼歐陽文忠有言弑逆大惡也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意獨謂有疑之可存焉者爾若太宗之事人徒見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遂直據其後來之過而逆探其有今將之心焉是豈所謂傳疑者哉夫千載不決之論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長編正史之文核且嚴矣以理言之凡古之簒弑者多出於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非病狂喪心者其孰肯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哉且宋三百年立國仁厚號稱有道之世使其開基者取

殺身之禍嗣統者蒙首惡之名比而書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極而示大戒于天下後世哉此置辨之意也後之撫是編者平心易氣而勿主以先入之言則凡捃拾小説强爲之辭以滋無窮之惑者固當犁然以解渙然以釋有無事乎多言者矣

成化十有三年歳次丁酉春二月丁祭日新安程敏政書

宋紀受終考目録

卷上

卷中

黃文獻公潛日損齋筆記

潛溪宋氏濂筆記序畧

卷下

石門梁氏寅宋史畧

保齋劉氏定之宋論

太后杜氏遺詔

壬子夜四鼓宋主殂

太平興國改元

劉文介公儼鄉試策問并策

宋紀受終考目錄

宋紀受終考卷上

眉山李氏燾續通鑑長編

開寶九年冬十月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煞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爲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illegible]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鏁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爲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之野錄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出愈有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爲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醉則曰醉夢之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又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輦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

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邪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此據司馬光紀聞誤以王繼恩爲繼隆程德玄爲賈德玄今因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閣時年十七德芳傳不載母爲開寶皇后后傳亦不言有子德芳疑非宋出也當攷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

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時朝廷中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駭因止韶一室中遲明白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數日韶以赦免授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宮邸事不同疑以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光紀聞

甲寅太宗即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李燾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而臨終當有授受之詞實錄正史皆不能記獨僧文瑩湘山野錄閒載之故删潤其說摘其可取辨其可疑以合于司馬溫公涑水紀聞太祖崩後之事爲所採其可取者何也謂太祖以十月十九日壬子夜召晉王屬後事則前一日也謂太祖以二十日癸丑夜崩王繼恩召晉王自開封入即位則第二日也其可取者如此所辨其可疑者何也實錄正史謂太祖以壬子不豫而野錄以爲癸丑夜太祖猶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太祖崩時夜已四鼓王繼恩自開封名太宗入繼而野錄以爲癸丑夜太宗

留宿禁内其可疑者如此故燾改戳雪爲戳地而訂留宿一段爲繆誤以備一家之言亦可謂之審矣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野錄謂太祖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好做曰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或者謂此非啓萬世之疑者乎愚以爲無可疑者正在乎此夫燾删潤野錄就其本文可也而加竄以後事四字所以著太祖授國之明然

毫宿留之心也左右雖不得見而可見者太宗遜避之狀所以著太宗得國之明有不敢遽當之意也左右雖不得聞而可聞者太祖好爲之言則大聲二字所由加也或曰好爲之者恚辭也是大不然南齊武帝臨終執其太孫昭業之手曰憶阿翁須好作好作之言正與此類（作唐人詩中晉佐）況燾以此說屬之壬子夜而以帝崩屬之癸丑夜其事亦不待析而曉然矣或曰野錄謂太祖召晉王之事在二十夜則癸丑也而燾屬之壬子無乃舛乎曰燾敘事之不舛亦正在此蔡惇直筆建隆遺事雖有得失而謂召晉王之事一則曰至期前夕一則曰晏駕前一日此燾刪潤之據也燾稱建隆遺事全不可信而謂蔡惇直筆所載與文瑩畧同直筆云十月二十日前夕太祖召太宗入對屬以繼位夜分乃退屬以繼位四字燾刪潤爲屬以後事枚入長編矣夜分乃退亦當取而誤遺者也

蓋太宗既以壬子夜受命復出故癸丑夜帝崩王繼恩有出召之舉兩事分屬然後相通不深考者務拘于野錄之日謂太祖崩於壬子夜太宗留宿禁內且謂壬子之夜即癸丑之旦反疑溫公所紀王繼恩出召太宗之事爲妄嗚呼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黜台太宗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此愚所以力辨而不敢苟同者也若太宗誠以壬子夜弑其兄乃泰然而出又肆然而進任意往來如蹈無人之境則當時宮闈之制禁衞之防疑不若是之疎且弛也況德昭德芳以親子持喪而宰相薛居正樞密使曹彬以下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昭布森列亦不可謂之無人則太宗雖有絶世之智扛鼎之勇亦烏能偃然據其位若故有之而不懼討于天下哉或曰野錄紀聞兩書本不相入而燾强合之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燾亦

不得無罪白史稱無撰極摹書其采長
編專以博為能擇焉不精固有所不免
也至于此段雜采直筆野錄紀聞三書
而又於壬子夜分注明謂野錄所紀太
宗留宿禁內亦是繆誤觀者乃未嘗諦
考燾之原文推求燾之本意欲專主野
錄以為燾引之而啓篡弒之疑愚恐燾
燾之目皆不瞑于地下矣

宋史

太祖紀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

太宗紀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
帝位

程德玄傳德玄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
召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
玄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遽
起不暇盥櫛詣府府門尚關方三鼓德玄不自悟
盤桓久之俄頃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
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

馬韶傳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
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illegible]
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
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
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
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
之將聞于太祖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
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

宋后及王繼恩傳俱不載召德芳之事

太祖太宗之事見于正史者如此不惟
削野錄召晉王之事并削紀聞召德芳
之事惟程德玄馬韶傳中畧見太宗以

次日入宮受遺之故蓋野錄出于異端
之口欲神其事以罔人本不足據而德
芳非次召之亦非有援立之舉故歐陽
諸公皆不以書其見可謂卓矣當時紛
紛者率指壬子夜之事為口實而紀云
癸丑夕帝崩夕之一字不費辭而羣疑
盡釋其筆可謂嚴矣近世猶執宋人不
敢明斥之說以為李燾有微意存焉夫
北宋皆太宗子孫固無一人敢言者至
于南宋皆太祖子孫亦無一人及之何

歟或曰高孝授受之懿足以盖前人之
愆故其迹益泯然則歐陽諸公又復何
忌而不言是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
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歐陽諸公雖削其
事而不眞論獨黃文獻公有筆記録之
詳具于後

宋紀受終考卷上

宋紀受終考卷中

宋朝類要

太祖即位初年十一月甲子召陳摶問享國長短
曰今年是庚申廢睡而不答太祖又問摶答曰睡
到五更醒方問此事回首舉杖畫地作又木字投
杖而睡太祖命筮之得離之明夷摶變色曰陛下
得國中原而得南方火盛之卦非吉兆也太祖曰
卿可言之摶用杖畫灰作兩卦象太祖曰朕壽幾
何賓儀在側太祖命儀爲摶執帽摶取帽盖巾頂
拜曰萬歲但是千年千月千日陛下終於火日之

下離爲火日陛下之子孫盡矣太祖愕然曰孰敢
爲之摶指離九三及明夷之九三曰此人爲之太
祖曰其人安出摶曰必在西北陛下之親也太祖
又曰後若何摶曰後一百九歲南方有妖氣入中
國中國用之天下自此多事矣太祖曰宋之子孫
若何曰甲午之歲有金女者出丁酉金爲妻才子
孫生之其禍滋甚又六年而通於中國又六年丙
午騰蛇宋其危乎明兩作乎變如死如棄如有二
君者貫受其禍太祖曰然則遂亡乎摶曰宋火德
也火德猶盛宋之子孫當興于東北終于東南有

近君者實竊其位太祖曰興于東北終于東南北
人安在曰明夷之六四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東北之位也出涕沱若興復之志也近君者雖竊
其位大德也丁巳歲其危乎太祖曰中原可復得
乎曰陛下得國之初而卜得東南旺卦亦終而已
矣歲在癸巳擾我者其衰乎甲午宋德復興有賢
人扶之則可以復古如非其人雖能復之亦旋失
之歲在庚申宋之祚其衰矣自辛酉至庚申已三
百年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指地爐中餘木曰
可能復過此乎捨杖而睡

類要之書不知作者名氏元雙湖胡氏
易學啓蒙家載此一段蓋凡世之疑太宗
有弑逆之事者當昉于此然切意其爲
元初之人之所爲也何以知之以宋朝
冠書名一也一封之中及于宋金之亡
元之興二也其間布置年月安頓人名
亦可謂善幻者矣然愚以爲不善幻者
亦以此陳摶以太平興國初入朝終身
未嘗見太祖實儀於太祖不冠不見而
謂儀與摶執悄況摶既明告太祖曰陛

下終于火日之下太宗必須聞之若果
有慚德又改名炅以應之可謂愚之甚
矣至于太祖之後世爲王公德芳之後
爲孝宗德昭之後爲理宗子孫盡矣之
言亦何取於其說之驗哉蓋爲此說者
既不能深考長編而妄謂太祖崩于壬
子夜又見太宗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
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遂以其後來
之過而逆加以篡弑之罪焉自胡氏倡
之而楊廉夫諸人和之此太宗之事所

以紛紛于今日也善讀史者求諸長編
則元人之說不攻自破矣

雙湖胡氏桂史纂通要

太宗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
所可惜者太祖臨崩但逞見燭影搖動及聞大聲
汝好爲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

胡氏父子平生最用功于易學然惑于
象數其編易學發蒙專取古今巫祝小
驗之事以證易而不知爲元人曾要所
誤故於通要創爲此說遂致元人闕然

至于今日以為奇貨牢不可解然通要
於史彌遠廢立之事則又曰宋一代家
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
末楊后彌遠之惡濟王之冤理宗之立
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
明遂掃地矣其說又自相矛盾吾不知
其何也

四明陳氏桱通鑑續編

丙子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
光義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義立赦

月宋主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宋后見晉王遽愕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

太祖太宗之事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者
啓于胡氏而成于桱然桱之此段本長
編之文而刪節檃括之為無據太祖崩
于癸丑夜四鼓長編正又皆同而桱乃
於綱書是夕兩字於目亦俄而兩字則
皆以為壬子夜矣兩字之間逆順判焉
且宋后母子託命之語本因召德芳而
發出于癸丑帝崩之後見于溫公紀聞
而桱乃削去召德芳之事獨絜此語於
宋主殂下則所以成後世之疑者桱也
愚嘗考此書其間進夷狄外中國以求
自媚于元之世固已得罪名教至於妄
為先世名字宦業以竄入正史之中宣徽北院使陳叱宣和殿學士陳顯國子司業陳仲念樞密院事陳德剛工部尚書陳德敍著作郎陳著則一無籍人耳不深考者徒
見其布置摹倣綱目可備一書而孰覺
其詭誣之若此乎

鐵崖楊氏維楨詠史詩辭

慈母愛

慈母愛愛幼雛宋家光義為皇儲龍行虎步狀日
異狗趍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
非呱呱夜榻鬼靜燈糢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
不執董孤筆孫兒寡嫂天何呼嗚呼床前戳地銀
柱斧禍在韓王金匱書

擬宋太史書趙普辭

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
用柱斧殺兄于大寢明日太史氏持簡書曰宋對

普弒其君臣佩普辨曰壬子之夜普不得入侍禁闥帝崩普副開知普爲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貽曰美趙孤不絕也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惕前誓書若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君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依阿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袵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卒耳烏乎上之弒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引決若又北面戴之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何恃于若乎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

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章末曰先生設是筆于以拯救宋三綱於大亂之始宋鑑綱目之作豈直正統而已哉

右錄楊鐵崖論宋太祖壬子夜事詩辨二首大抵皆一意以李燾長編及宋史涑水紀聞諸書參攷之可謂評甚備錄諸書全文則此[illegible]自發不待辨矣或者曰鐵崖老狂[illegible]何爲戲之一論何足深辨亦何足錄噫論史以正猶或失之况以戲邪錄之而著其誣庶癡人不至于深惑爾敢得其詳請更僕以盡冰

王生羅璟識

羅氏之說得之不復置辨

清江貝氏瓊筆議軒記

瓊從鐵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曰爾及諸門生當共成之瓊因告曰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修前事不及詳于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值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一日何溪彭宗璉氏過瓊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仰

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于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于天理人心之正可見其爲有識之士故敢爲予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忍于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誼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

貝氏學于楊氏者故當爲一家之言其引歐陽子所謂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者蓋欲借之以證太祖太宗之事然細味歐說則凡歷代之史皆然豈獨宋哉其言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前固有辨之者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則亦水心乖剌之論水心葉適奏議日前日之所以謂爲恢復者張浚也浚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成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變迫強負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并紹興之後擒死屬動而陛與之初浚專以恢復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書都則而從之繫兵淮上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人情惟汎其招徠歸正之人散潰內地至今無根淺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於以干大言而度虜用兵所陵所爲也

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而其所經歷者止于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蓋楊氏平時厭常喜異故凡去取類如此而門人弟子益效尤焉議論愈奇而心術之壞愈甚非特一言一義之失而已其稱彭宗璉所引龍川陳氏論唐己未庚申之變以斷宋壬子癸丑之事則與保齋所引致堂胡氏論齊武成帝不踰年改元以證宋太平興國改元之事同爲一失不足深辨不踰年改元辨在後

黃文獻公溍日損齋筆記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眞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眞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定難軍節度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西凉府爲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人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

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録及大詔令者本云先
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
未暇野録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眞封
以實其封王之説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
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
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録筆削
之意莫得而詳也（編年備要專錄長編惟刪節其冗長者）

潛溪宋氏（濂）筆記序畧

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于一代晩又出其緒
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與旨昧者
顯之謬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
惑皆渙然而氷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
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
之見非攬之至博而約之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熙陵太宗陵名）

黃公當時預修元史其言固已可據無
疑宋公博學精辨尤近古所未有其序
黃公之書而特著此事蓋凡爲胡陳楊
貝之説者自是可以不置喙矣

宋紀受終考卷中

宋紀受終考卷下

石門梁氏（寅）宋史畧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名光義即位又改名炅太
祖友愛至篤太宗爲王時嘗以疾灼艾太祖亦自
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
天子非吾所能及也其傳位之意蓋久定矣太祖
不豫太宗入散遣宮人語皆不可聞頃之太祖崩

梁氏此段亦承陳桱之説惟改俄而爲
頃之語尤疎脫不足據近世多疑散遣
宮人四字非史本文恐別有所出徧考
無之蓋梁氏隱括長編宦官宮婢悉屏
之語然考長編之意屏之者太祖也據
梁氏之説則屏之者太宗矣噫當作史
之任則凡人之美惡功罪悉繫其手而
不可進討其筆削之際輕重之間豈可
漫焉不加之意哉先儒有無遺受屈之
說正謂此耳

保齋劉氏（定之）宋論

宋太后杜氏疾革召宋主謂曰周世宗使幼兒
主天下故汝至此他日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

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太后命趙普爲約誓藏之宮中命謹密宮人掌之

杜太后欲使其子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豫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宋太祖之於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于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杜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

此論專欲著太祖無傳位之實意以爲後來太宗篡弑之地而成其說夫太祖傳位之實意見于史者不一書此亦俱不暇論予獨論其大者五代沿襲凡皇子當次必領開封尹故太宗首爲之廷美繼之眞宗又繼之蓋曉然以傳位之事告天下者無出於此傳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今舍史之所載明白狀蹟而求其事于揣摩猜度之餘以爲金匱之事皆假託愚弄之具則歷代正史可以盡廢變質錯亂任意所爲無不可者善不足爲勸而惡不足爲戒矣

宋主有疾召其弟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屛之所言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光義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時壬子夜四鼓也后見光義愕然遽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光義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光義即位

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若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屛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

旁自知之而須絶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弒奪之罪哉史但謂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亦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子其於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

弟若漢景帝之於梁孝王武宋文帝之於彭城王義康其初也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間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群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是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

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内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説家者曰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寃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之以貽後世不可泯沒爾

此論謂太祖太宗之始終見于史者若此不知其所指者何史也夫宋史莫備于長編莫嚴于正史以此史爲長編乎

長編謂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帝崩始有王繼恩召晉王之事而此以爲壬子夜四鼓則所引者非長編也以此爲正史乎正史於斧聲燭影及王繼恩召晉王之事皆削而不書此書癸丑夕帝崩則所引者非正史也是乃雜取陳桱所書者謂之史耳且謂太宗於此雖家置一喙其何以解萬世之疑愚以爲誠使壬子夜帝崩則人得而疑之矣何改癸丑爲壬子則是明者[illegible]

不疑也又備書燭影斧聲之事而謂其狀也可疑其聲也可駭愚以爲誠使壬子夜帝崩則人得而駭之柰何改癸丑夕帝崩爲俄而殂則是明者所不駭也王繼恩召晉王之事見于紀聞載于長編月日首尾可考不誣今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移于前晉王雪中入宮之事綴于後使人讀之若兩事然則其考之不審敘之失次固有不待辨者至引小說家粘罕腹下有瘢之事乃淫瞽之言

若以爲誠然則王莽眞白帝子後身而曹操孫權亦眞爲韓彭再生矣大雅君子豈可倡之而啓異端果報之說哉

十二月宋主御乾元殿受朝大赦改是年爲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已之年號播乎天下者早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

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已而致已自邪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戕其兄矣春秋原趙盾之心緣許止之事而誅其弑君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於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何逭焉北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

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爲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人所難知王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若乃與元尹德芳則自殀殁爾曰是孰知其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

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既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其於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不忌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廷美之死其死之迹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杜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此論以不踰年改元爲太宗之失固然矣而謂因此窺見己之戕其兄則有甚不然者五代以來殘年改元殆成故事而太祖亦嘗以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開寶是豈皆弒父與君之人特因仍踵習不自知其失耳如以爲早一日快一日之志則太宗曷不於即位之日遽改之而乃遲之兩月之久乎朱子謂太宗不踰年改元乃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疎理會不得此語可謂平正矣又以號其年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謂之太平

言致治由我以爲太宗欲於此逞其意而踌越之此又甚不然者以予觀之太祖嘗語羣臣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故太宗改元而首以太平所以德其兄之言爾杜后嘗語太祖以周之所以亡者由以幼兒主天下命傳位晉王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故太宗改元而加以興國所以昭其母之訓爾蓋太宗不踰年改元正汲汲然暴其母子弟兄遺訓受終之明

懿而論者乃如彼何所見之異哉其引胡致堂論齊武成帝不踰年改元以爲借喻太宗又引李煜錢俶死之事以爲何有於德芳皆說之窒而難通者且致堂所論自周以及五代其間廢者取者何限若事事而求之蓋有不勝其紛拏者矣李煜錢俶之死以爲出于太宗之意乃若劉鋹劉繼元陳洪進周保權亦皆降王之桀驁者相繼而善終於太宗之朝則又何說之辭蓋論者惟欲甚太

宗之罪故其連類引喻遂至此爾

又按此論謂太宗於開寶皇后崩殯諸佛寺不令朝臣行喪於太祖子德昭使之驚懼自殺可以見其無兄之心以長編正史考之其間亦尚有曲折之可言者長編謂太祖初配孝惠皇后賀氏繼配孝明皇后王氏三配則宋氏宋乃華州節度使偓之女幼隨母入賀長春節因納入宮當時宮中有皇后之稱而未嘗受冊其崩也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慰有司上謚冊權殯普濟佛舍祔葬永昌陵命侍郎李至撰哀冊蓋議者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又謂德昭之死太宗育其子惟吉于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閤詔郎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焉然則宋后之不成服乃一時禮官定議之失而論者以為太宗不令朝臣行喪若出于甘心快意之為者過也德昭之事太宗蓋有戚然引慝不能自安之心故慈煦其

後人甚至而論者以為使之驚懼自殺若致之幽囚蹦逼之地者亦過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下不惜捐軀以攄憤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禁不出一語哉故嘗論之謂太宗平日不能致隆於太祖之妻子則有之若以為幸其死而迫之斃則考之長編正史莫之有跡焉亦何必增損史之本文而曲致以無兄之罪也哉（太宗明德李后真宗時崩亦權殯沙臺權殯之制殆宋故事而論者以此薄太宗亦不考之過也）

劉文介公（儼）鄉試策問并策（景泰七年應天府）

問歷代諸史至文公綱目之作會其成矣公嘗言綱目主意在正統而其所論有得正統者有無正統者有正統之始者有正統之餘者曰有曰無曰始曰餘其以何朝代當之歟

皇上中興留意經史特詔儒臣纂修宋元鑑宋承周元承宋二代正統當於何時大書繼陳桱作宋續編胡粹中作元續編亦嘗大書正統矣不知其所書果是非歟桱又於太祖崩時致燭影之疑而不明言其事遂使學者之論紛紛不決其果然否

新歷開歸一之論以告于執事者

考訂官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　批初修宋
元鑑特總裁諸先輩已論定下筆者尤恐未
合天下之公故以發問此作與先輩論合且
條答詳明足見學識

綱目作於朱子而春秋之絕筆始續宋元鑑修於
朝廷而萬世之公論有定蓋朱子至公之所在
朝廷至公之所出以至公之心秉至公之筆尚何
不足以續絕筆而定公論哉愚嘗求之綱目正統
之說矣三代而下得正統者漢唐是也無統者南

北五代是也有始不得而後方得者正統之始秦
晉隋是也有始得而後不得者正統之餘蜀漢東
晉是也若宋之正統朱子亦嘗曰如本朝至太宗
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陳桱作宋續編
不以正統歸太祖而歸太宗蓋本於此殊不知此
蓋朱子未修綱目之前一時議論耳若爲定說此
曰三國不得正統及其修綱目卒以蜀漢爲正此
曰太宗并了太原方是正統及其修綱目唐武德
七年梁師都未亡亦以正統書然則宋太祖開寶

四年南漢亡南唐請降國號稱臣獨北漢未亡豈
不可同於唐梁師都未亡大書正統乎若元之正
統說者謂其以胡虜入中國宋未亡之前當以寂
書宋亡而厓山未亡則宋之正統猶自若也必厓
山亡而後歸之胡粹中之書恐未爲當他如陳桱
太祖燭影之疑桱蓋本之長編及野錄然考二書
皆桱增損其辭爲說耳如曰遜避不勝野錄蓋謂
飲不勝酒也如曰俄而帝崩長編云明日癸丑時
夜已四鼓如曰后愕然長編謂帝崩後遣人召德
芳而召者乃召晉王及至后問德芳來否忽見晉

王遂愕然桱皆損其文以爲一時之事是不能不
啓人之疑也且一代之事當以史爲據史無是說
矣况太祖太宗平時無毫髮猜疑出入自若太宗
急欲傳位何不於他日乃於臨危屬以後事時是
雖至愚者不爲此其無是事也審矣嗟天閟金匱
石室之秘秉大書特書之筆有館閣鉅儒在必有
至當歸一之論愚何足以知之惟進教幸甚

太祖太宗受終之事爲胡陳楊月之說
者皆本於不深考長編之故自黃宋之
說出而後廢焉黃宋之說出未幾而復

晦於是毀氏畧書之保齋力主之而太
祖太宗重不幸矣得劉文介公此說而
後明然則公論在簡冊者蓋未嘗泯也
抑又聞保齋先生與文介公景泰中同
在史局其持論不同乃如此惜予晚生
及覩矣而童子孤陋不能盡叩所聞以
成歸一之論謹備著之以求正于當世
君子

宋紀受終考卷下

城南夏珪章寫

歙西王充仇以茂以才刊

書宋紀受終考後

唐臨湖之舉宋燭影之傳蓋兩朝大事
也要之親同位同而迹異簡策具載本
無可疑然臨湖事至朱子綱目而定我
朝成化初詔續綱目
篁墩先生實預纂修於宋燭影事有不
得盡白者以別爲一編羽翼正論名曰
宋紀受終考後據辨析凡胡陳楊貝之
說而空之數百年公案判於一旦
先生與朱子之論蓋異而同功矣然孜
太宗之御家較之文皇殆無甚遠而才
不及焉其負太祖良多後來之過
先生固不謂無也編成既久家居復巢
正如右援銑讀之銑因請而鋟梓且僭
識末簡以諗觀者云

弘治四年歲次辛亥春三月朔旦門生
婺源戴銑拜書

宋紀受終考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其篁墩集中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篇專辨僧文瑩湘山野錄誣太宗燭影斧聲之事末自注云猶恐考核未精故別成是書然觀文瑩所言實無確指徒以李燾長編誤解文瑩之言遂成疑案宋濂黃溍始首辨其誣敏政是書又博採諸書同異一一辨証然仍宋黃二家之緒論也

宋史闡幽二卷

〔明〕許浩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許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闡幽二卷》提要

重刻宋史闡幽敘

余少閲宋史怪其蕪蔓無紀且有名臣補天浴日之事咄嗟取辦正史多挂漏而反於野史詳之者已而誦丘文莊綱目一書筆削嚴而採核真不媿考亭及誦克大先生一二論斷灑然異之快心之論足以並揭日月兹者奉命北行問渡京口適吾友更生與許子韵遠從金焦間與余話别出宋史闡幽一編相舉似因獲見克大先生論史全書凡所以剖決是

宋史闡幽敘

古稱不朽者卽云德功與言鼎峙而三要以片語留芬自足千古言之操契誠重矧夫邃學淵穡卓然羽儀當代炳炳烺烺勒一家言者哉吾友許克大氏勾餘默菴太史公伯子也太史旣以詞臣應

制賡和被

宣廟簡遇賜緋衣尚方筆賚恩數寵冠詞林久之以清卿鼎望庭薦出治兩郡所過化行俗易若息妖氛撫亂酋兩地謳歌屹然杜石葢文董買而政龔黃兼擅厥美濬發其祥良茂哉克大承家學淵源後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輙成誦弱

非指斥邪正凛如秋霜于以扶公道正人心行將與史書共垂千古且當時以淹雅著聞

明朝自丘文莊楊修撰王司寇而外恐莫與先生匹也先生爲韵遠曾王父韵遠少負異質絕倫類

文章姓字已久在人耳目間世其學而光大之余且拭目俟之矣舟次乘快風題數語于簡首

崇禎元年五月朔前一日華亭錢龍錫書

冠舉筆成文落紙數千言丘就雖老師
宿儒靡不爲之驚愕且也沉酣六籍綜
攬百家出其衷所程量提衡進退不減
班馬余雅重其品若有夙緣與爲矜契
者若而年聲翔湧於公卿間若博陵閣
學劉公同邑木齋謝公海日王公率友
契而師事焉余特表章其文爲六館模

範蓋緇衣之好自不能已時與之參對
商榷訂正經史每發一辭置一評確肰
情與時會機與局符旌未耀之沉芬摘
倖逃之隱慝言言投合觸耳琳琅非直
其才學識三長有裨史學抑其曠思别
解破拘攣而抽玄秘足爲後學金針者
多也雖其位不配德未竟厥施廼著作

日益富若闡幽一書正偕余讀宋元史
時所彙筆而成者夫士有幸有不幸方
困不如逢年言遇合也萬鈞之弩不以
小就發機克大處纍纍若父子兄弟
焜耀中弋獵榮遇夷然不屑獨以其矜
名砥行者出緒餘而懸的詞壇其爲逢
年也倍矣安在振鐸者不嗣響于三不
朽哉因綴數語而弁其首

弘治八年乙卯正月上澣日瓊山丘濬
書

敘

宇宙間事情叅錯其於一代史倘義非袞鉞筆非董狐僅爲是襲舛承訛隨聲附和不以獨見折衷作千秋衡鑑弗善也吾姚許氏多閎覽博雅君子默菴先生以禮魁南宫蜚聲翰苑馳歷中外其兄及子若侄競以科第蟬聯作人弘化

一時勳業文章爲海内傳播號稱世美余夙受經於先生因與其長君克大爲道義石交克大以倜儻瓌材負千古人倫之鑒沉深好書腹笥甚富大爲瓊山丘先生所器重時與商榷古今較讐典籍訂正疑義嚴若陽秋丘先生每心折焉藉藉名噪天下蓋丘許僉稱云居官清燕之暇多所著述間作闡幽一書發宋人所未發嗟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公以微見綜往牒而提衡卽言不盈數帙然其事核其論確其義微比於龍門之水澄燭鬚眉秦宫之匯明照肝膽正宋史得失之定評可以作千秋衡鑑者也

聖天子拔置耆德儒彥參金匱石室之藏其以擅三長爲當代良史此非其豹斑也哉余故樂爲之敘且以識世好之誼若此

同邑友人謝遷題

餘姚許浩克擴撰
瑯山丘濟仲深定

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師禦遼漢次陳橋兵刼還都匡胤自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爲鄭王

得天下者必天與之其次則人與之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人所與即天與矣今而曰天與之而又曰人與之天與人與有差殊乎蓋天與之者

所行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而其人自歸不啻如水之趨乎下也是則天所與也人與之者君不能君人懷顧望而已有可乘之資而人因附之猶之獵者獸出於前人共赴之而自投於我也是所謂人與也天與之者自然而得理也亦勢也商周是也人與之者不期而得非理也勢也宋太祖陳橋之事近之蓋夫五季僣亂朝暮易主當時之人視歸李嗣源則帝歸李從珂則帝歸石敬塘則帝歸劉智遠則帝歸郭威則帝居常望際其時以取富貴世宗非族冒位速年纔畧兵力疲獘榮王幼冲冐喪出師此正君不能君而人懷顧望之時也使其所命之將雖非太祖而若嗣源從珂其人陳橋之謀其亦必合矧太祖也然則太祖亦嘗有是心乎曰無是心也何以知之世宗聰察多疑當時大臣方面大耳者猶或不免以太祖之才而有是心則機械將見而身亦難保於顯德間矣縱使幸免范質王溥亦將疑之其肯掃地而屬之於危疑之際乎且太祖在周特有戰高平下滁州勝六合降姚内斌劉楚信之功耳非若陳氏之有厚施於齊

王莽之有飾名於漢以索要乎人匪惟太祖心未之望而人心亦未向也直以人懷顧望之時而有可乘之勢天機一動衆皆翕從而勢自莫能遏矣是豈其有心乎故其言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其心蓋可見矣世之好爲高論者不知事勢窮極須定于一而紛紛加議甚以爲反竊意不及後唐李嗣源討鄴爲其兵與鄴人合刼入城歐陽五代史以反書之朱子通鑑綱目正之曰唐討鄴兵刼李嗣源入鄴都曰唐李嗣源引兵入大梁非

末減也誠以人心推戴非其意也陳橋之事有類鄭
都而兵不血刃上下晏然又非嗣源之入大梁之比
奈何欲以朱子之所不加於嗣源者而加之乎曰書
反則誠不然然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如之何曰春
秋之法不峻法而誅人亦不曲法而赦人綱目所書
李從珂於其主從厚有其故矣請於是乎觀

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中書令

人君之褒夫忠所以報其功也施于吾臣可也若在
他姓之臣則忠於彼者在我逆也逆我者亦褒之乎

此以利言非以義也如以義則彼實忠彼也烏可以
不我忠而廢之乎彼忠乎彼以不我忠而廢其忠則
夫忠於我者人亦以其不彼忠而廢之可乎夫忠而
褒之雖所以報其功亦所以爲勸也今人實忠乎主
而不之報則爲忠者無所勸矣五代之君不知出此
而惟取其利已故其下亦惟擇其利而不顧其君此
其所以干戈相尋而亂亾相踵者也若夫王者則惟
義是視而無彼此之間苟其忠矣雖不爲我必褒苟
其不忠雖爲我必戮如宋藝祖之贈韓通漢高祖之
戮丁公是也夫好順惡逆人之同情豈二君之心異
於人歟葢丁義當戮不得不戮韓義當褒不得不褒
而二君不敢私也夫惟知其不私故欲爲丁者懲而
欲爲韓者勸也忠臣義士彬彬輩出以輔以弼以屏
以翰而業日以隆國祚以永也歟

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起兵據澤潞　淮南
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拘宋使陳思誨

宋太祖既立李筠起兵陳史以伐宋書書當爾乎曰
吾不知也夫筠周之大臣使當周鼎之移操戈而起

以盡不共戴天之義縱使不勝而死其亦漢徐卿侯
劉快起兵討莽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之倫
也如是書之可也今既閱月踰時懼禍之及以圖自
免是則唐李敬業失職怨望以舉兵者之弗若矣綱
目之於敬業猶弗與之以討其可以與筠乎或曰書
伐固不可也他日李重進起兵陳史書之謀反以此
書筠可乎曰是亦不可也葢宋有天下不大賢於秦
也秦之陳勝吳廣項梁亦豈賢於重進哉綱目之書
勝廣曰起兵於蘄書梁曰起兵於吳不謂之反則又

烏得以此謂重進乎是則陳之所書胥失之矣予嘗考之筠以四月起兵而重進即以是歲九月重進受宋淮南節度使之命而筠亦嘗受中書令二人之事蓋畧相等而筠之在周擅其鎭賦招集亾命因監軍使又重進之所無者今奈何於此遽斧鉞之而於彼遽華袞乎斧鉞雖利矣加弗受華袞雖美矣畀弗榮吾恐二人弗受而弗榮也然則予書之則奚若予曰於所比於綱目之書敬業書勝廣梁其例也

冬十月晉州鈐轄荆罕儒襲北漢汾州不克罕

儒戰死

罕儒之襲汾州非詔旨也特以李繼勛焚平獢多所俘獲而貪其功耳繼勛之焚未多有得而罕儒之敗所失多矣此古之明君賢相所以不重邊功也歟太祖開國之君宜其知之而亦有玆失者豈其甫立而法制未定也歟

二年以高懷德等爲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鎭

方鎭太重君弱臣强以致天下之亂固也欲安天下而弱其臣亦豈爲長計乎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如欲其弱則奚用乎夫君爲元首臣則股肱今曰必弱其臣而後君安是將欲養其元首而削其股肱也其可乎哉夫惟弱其臣而國弱國弱而夷狄横莫之禦矣宋之兵勢不振而使淫以失天下其以此歟然則何爲而可曰不有封建之法乎昔不能行之耳武王克商封諸侯者八百時受封者豈必皆周皆召而無若石守信之徒也歟武王割其地而處之大小相維犬牙相制祚綿八

百於斯爲盛是則普於諸臣惟不能以武王之所以待其臣者待之逆其詐而億其不信耳君有太祖石守信諸人何能爲哉蓋嘗論之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人之從亂以不得其所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必重其祿而有以慰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皆慕者是已亂曷從而作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有安史安史不出於

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耳藩鎮非能亾唐唐自亾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係乎兵權之解不解也普不務導其君體其有功之臣而尊其位重其祿以務悅其心以弭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爲亂未矣帝王之於臣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必如普言則將如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爲快也脫有天之所植如太祖者普安得而殺乎普懲目前之弊而不知經國之遠圖失矣厥後徽欽北轅高宗南渡德祐銜璧端昺航海豈臣強之故哉

開寶元年太祖諭北漢主鈞使降諜報云云

太祖諭劉鈞降鈞諜報曰河東誠不足當中國然區區爲守者懼劉氏之不血食也史稱太祖哀其言終鈞之世不加兵予意不然昔吳王夫差栖越會稽越王行成夫差舍之後爲越敗而亦請成越王不許遂亾太祖宜知之矣況兵家之道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是將用之而示以不用能之而示以不能未可知也其肯哀其甘言而舍之乎特以天位甫定恩信未著我民未有親上死長之誠而彼未有徯我來蘇之望兼之遼爲唇齒急必赴援未易卒勝有待而未發耳觀其幸趙普家討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強寇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何所逃乎太祖曰我意正然則其所以不加兵者蓋爾豈爲哀其言哉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之遣徐鉉求成何以曰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獨不哀之耶

九年十一月晉王光義卽位大赦天下

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誠哉是言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端則影端表枉則影枉枉其表而求其影之端不可得已太宗卽位而詔天下興舉孝弟其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糾察之其意善矣然而柱斧之擲朝廷疑之不踰年而改元天下議之身則不行道矣如人何哉此古之人君所以必率人以行不道人以言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封俶爲淮海國王

吳越王錢俶來朝太宗不遣俶請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甲兵求還不許俶乃納土吾以爲太宗是舉非義也已蓋俶自太祖即位以來已奉正朔執臣禮而開寶元年又親來朝既又去其國號但稱江南國主其視南漢唐蜀外臣而內帝者相去萬萬就使不來猶將容之況來朝也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北漢矣而獨不及於俶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土地之廣而不能勝之哉良以其事大之禮不失而無名以興師也太宗甫即位恩信未著而俶以十三州一軍

八十六縣一主單騎來朝志可矜也太宗因而撫之歸之彼必懷德不復二矣今遂留之而強使納土是猶豚既入笠而又招之也堂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而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而當時四方略平惟一俶耳脫再有之豈不阻其來乎或曰天下一家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太祖之心法也俶可容乎曰將欲取之豈無其道俟俶來朝歸其身留其子侍除他鎮節度使使遙領之許終俶世而使之鎮俶利得鎮必將入奉朝請以求其鎮於千不期其土之納而自納矣如有異志必將攺圖因其攺圖而聲罪以伐之我有辭也尚何患其不得而爲此舉措耶

四年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人之爲惡厚貌深情匿其形跡以爲人莫之知至於卒然之際發之於言則自不能掩焉何也蓋一時遇變不暇詳慮而言之所發莫非本心形迹昭露不自知也宋武功郡王德昭自殺雖由於太宗之怒然其刎則自刎非太宗刎之也而太宗之泣之曰癡兒何至此耶詳味其言則其心實嫉之而未至於此其他

無所恤也使其不死則西京留守房州安置之命必且先加而未及秦王矣惟德昭見幾先事引決而太宗卒然聞之感動其前日猜嫌疑忌不能容之之心而何至於此之言不自知其出於口矣太宗之罪容可掩乎不然則以德昭之賢知滅國之功不可不賞及時請行而乃無故而死何也昔王敦欲殺周顗問導導以其不救已不應敦自殺之及導檢中書文字見顗救已之疏執而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則顗之死實導之志而其

本心於是乎發見也知顗之死王導之志則知德照之死太宗之志無疑矣

七年秦王廷美以德昭不得其死德芳夭歿心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對云云廷美遂得罪

太宗之位太祖之位也太祖既遵昭憲遺旨而以位授太宗則此位者當授秦王次及於德昭矣太宗於此雖將謀私其子吾知其一念之間天理感發而自有不能已其以昭憲遺旨而諭趙普可見矣普何人

者而爲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說以陰濟其私也夫昭憲大漸之際普與聞矣太宗得位普有力矣使其果誤則太祖大漸之際授位之時胡乃不言而言之於今日耶脫太宗於此度其事果誤也普不得以此而誤太祖其事不誤則不得以之誤我二者之間罪將莫逃普不慮及此歟普非不慮此也賊乎太宗之心蔽於私欲而無以罪已也故宋太祖已誤實普之贊之也不懼得罪蓋以其所以爲之者爲太宗之地也世未有爲之地而獲罪者也謂陛下豈容再誤實普陷之於不義也不懼得罪蓋以其所謀者爲元佐之地也世未有爲其子之地而獲罪者也此普所以以是而賊太宗敢言而不憚也太宗實有是心故非惟莫之罪且信之矣由是而遽拂之命逆兄之心戕弟之生皆普之所爲也普之罪大矣普開國名相勛業足稱而晚節不路一至於此蓋其天質雖美而集義養氣之無其功故其始雖可觀至於既衰之際懐乎患失之心因循將就而不自知其至於此耳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普之謂歟

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言其怨望詔貶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普又恐符言泄坐以他事流之春州

趙普迎合太宗之意既貶秦王爲西京留守又起盧多遜之獄而罷其官矣至此又諷李符言其怨望安置房州而以閻彥進知州事袁廓爲通判以伺察之蓋不置之於死以絕人望以快太宗之欲不已也普豈仇皇弟哉蓋騎虎之勢不至於此不能已也然普文致皇弟之罪以陷之於死以求取容則夫爲普文

致而有功如將者普亦宜容之矣奈何懼其宣泄坐以他事而流之乎普於皇弟且忍困無有於將矣而符爲人鷹犬反受其咎普獨不念已哉

八年以王顯爲樞密使帝語之云云

聖賢之事載在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能行士之欲爲世用何可以不讀書也况乎樞筦之任典理軍務苟不讀書而不知古人行伍之節教坐作之成法奇正之妙用合變之形勢天時之善否地理之險夷攻守之機宜而欲其運籌帷幄而命將必良出師必勝不可得已此太宗之所以慮夫顯也太宗慮顯而賜之以軍戒俾讀之以免面墻意則善矣曷若求夫讀書者而用哉當是之時謀臣智士充滿朝廷與樞筦者豈必顯也太宗知書之不可不讀而不知不讀書者之不可用猶之欲食而育不耕之僮欲衣而育不織之婢求無凍餒得乎

以呂蒙正叅知政事一朝士指之云云

呂蒙正叅知政事初入廟堂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史稱時人服其量予以爲茲蒙正之量不能容也夫量者有所容受之謂果能容受則人雖輕我我不忘也知其姓名果何害哉故淳于式嘗毀陸遜遜聞之而不報楊敏嘗毀蔣琬琬聞之而不報是非不知其名不能報也誠二人之量足以容之也蒙正惟不及此故幸不知其名以絕其報之之心固若能容之矣蒙正之心豈眞能容之哉特勉強以爲之耳然史謂時人服其量固不謂君子也

雍熙元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先秦再思請勿肆赦趙普云云竟赦

先王肆赦以其出於情不當法或衆所疑而施宥金贖不忍加耳若其罪惡果當於法則必刑之不得而幸免矣何也蓋有是罪者有是惡者惡而赦之則無所懲而惡愈惡善者反被其害故不爲是以先王之政雖有欽哉惟恤之戒議獄緩死之象幼弱老耄蠢愚之赦不識過失遺忘之宥瞻傷察創視折審食之恩而雖輕無赦之典一定而不易者誠欲使人

知畏而不敢以犯也先王用以弼教其以此歟後之
人君不知出此而用以為結人之具天機一動死刑
俱免小人得志君子暗啞其害大矣然出其不意委
曰幸而遇免猶之可也然猶有占風角而教其子殺
人者況復示之以期使知其必可免則凡可以快其
欲者復何所憚而不肆為之乎此秦再思之所以慮
而請罷也普為輔相不能以請而反拒之再思可拒
公論其可拒耶故其所拒不得其辭不過曰南郊肆
赦祖宗彝訓其仁如天堯舜之道而已不過曰劉備

偏據一方不足為法而已夫堯舜之道闢以五刑五
流而命士師流放竄殛去四凶矣未聞其以赦也夫
備雖偏據覩滕文公則猶為大孟子教文公以行仁
政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猶可為
王者之師況於備乎豈普只讀論語而不及孟子也
不然則將縱陶朱仲公子而故飾是言以欺乎太宗
耳果若是則其罪滋大

二年廢長子楚王元佐為庶人均州安置

太宗之賊秦王私意也元佐救之天理也天意有知
則禍當及太宗而不及元佐矣奈何加元佐耶此所
以為天意也太宗滅絕倫理殺弟殺姪以圖其位於
子而天加之以禍理之常也若但禍之而元佐因以
得位則太宗之謀於是乎遂而天乃成其謀矣故寧
不加之太宗而加之於元佐而使其謀以與之之心
莫之遂焉然後有以見其向之殺者徒殺放者徒放
而所欲與者卒莫之能與也非天意乎太宗不省而
復逆乎天以與壽王故至七傳而徽欽北轅矣高宗
南渡而國統絕矣孝宗以藝祖子德芳餘裔入繼大

統而亦七傳然後失之此又非天意也乎嗚呼豈
秦王於房州為元佐也而元佐不免均州之置均猶
房耳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彼猶謂人殺也而太宗乃自殺哉

端拱元年内侍侯莫陳利用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十罪請誅之云云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
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太宗之恒言也吾意其言之必
將行之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矣及侯莫陳利用得

罪而趙普按之乃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以庇一人
則非不知其罪之在辟而法不可貸也惑於嬖幸而
曲法以行其私不自知矣所謂罰當其罪果安在哉
然聞普言而遂賜死則與受制家奴而徒自嘆息者
大有間矣此其所以能成端拱淳化之治也歟

淳化元年江州陳氏自唐右補闕兼至崇七世
同居崇益修家法三傳至兢踵其祖法子孫
益衆乏食詔貸之粟

兢之同居兼之善也兼之善京兄弟之善也兢實能

聚其族以同居而謂京兄弟之善何也蓋人之同居
雖其父祖之志而實成於兄弟故必兄弟之情交篤
斯能以爲之也苟或但篤於兄而其弟不篤但篤於
弟而其兄不篤雖聖人不能已周公非聖人乎而其
弟則管蔡周公雖有儐爾籩豆和樂且孺之情求與
一日之同不可得也況數世乎然則兢之同居非兼
作之而京兄弟成之不能也已或曰兢同居由於京
兄弟之善固然然自京至兢傳凡七世其皆京兄弟
之倫乎曰是則其化也蓬之材豈本直乎生於麻中
則亦直矣故自京至崇益置田園爲家法其化已成
故雖至兢乏食官貸之粟猶不分異及兢弟旭又止
受所貸之半屬歲歉穀貴或教之全受以邀善價旭
曰朝廷以旭家尋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此粟豈可
見利忘義耶當其衰微之際猶能守義如此則其盛
時從可知矣故家遺俗信可重夫

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陳恕審語之覲
其修舉知古訴於帝帝以其漏言罷恕參知
故事

太宗怒樊知古之不舉職罷廢可也貶斥可也而對
大臣言之是太宗漏言矣而顧以漏言罪陳恕哉故
古之人君愼密不出每每斷之於心而沉其機使人
不得而測識所以賞則必賞罰則必罰予則必予奪
則必奪而無或沮撓鮮有敗事也歟

五年歲饑民持杖相率投豪富室取粟坐强盜
罪死知蔡州張榮取其首杖脊餘悉從杖太
宗聞之以其事行諸道

周禮荒政十二其三日緩刑其十二日除盜賊夫旣

曰緩刑則盜賊之刑亦宜在所緩矣而又曰除盜賊何也蓋饑寒迫身盜心易起苟或不嚴其禁則爪蹤者決力強者奪而亂或由以起矣周公慮及於此故於救荒之時百刑皆緩而盜賊之刑獨不緩者匪他則恤而於此獨不恤也蓋恤之則或致亂而不容以恤也張榮何人乃欲取周公之所不能恤者而恤之乎榮專制一郡散利薄征弛役舍禁去幾凡諸利民之政皆不能行以脫其民於溝壑以免之於死亡而屑屑於盜賊是恤吾恐盜賊不爾恤也杖不可爲刃

乎杖而刃之雖欲用乎周公之法亦無及矣然則是舉蓋召亂之端也太宗取之以行之於諸路不亦誤乎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王繼恩討蜀有功廷議除宣徽使太宗以宣徽執政之漸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太宗蓋知宦者不可以與政矣不可預政又豈可使爲將乎夫將者三軍司命不得其人則覆敗隨之而憂及於社稷其所繫亦重矣是豈宦者所能任乎太宗曾

弗慮乎此也或曰繼恩實堪乎是師出而勝而子謂其不可用乎曰晉文公受原於王問其守於寺人勃鞮其畀趙衰衰不愧爲守也而柳子厚猶譏其賊賢失政繼恩藉關國兵力之強平蜀小寇未若勃鞮之薦衰也而遺其故使夫神宗用李憲而敗五路之師徽宗用童貫而致靖康之禍則太宗之賊賢失政有甚於晉文公矣而猶謂能抑其不與政乎雖然宦官不可使預政則至言也向使繼恩於此而得與政則他日謀立楚王元佐呂端不得而鎖之矣太宗之慮

其尚及乎此歟

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寇準建儲之議所謂謀及婦人中官不可所謂謀及近臣不可之語其知夫是議歟然準亦徒能以教乎太宗耳他日謀以太子監國則亦被酒漏言而沮止於丁謂矣使能持乎是戒烏至是歟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王禹偁云坐謗訕謫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

巳任故屢見損斥

開寶皇后之喪權殯佛舍不令羣臣成服無皇后也無皇后者無太祖也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禹偁立乎本朝知其非是投袂而起抗疏論列以舒神人之憤以慰太祖之靈而因以得罪天下後世孰不與哉介也不能徒對客私論而巳私論於室其與不言者奚以異也史稱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巳任豈其然乎

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云云

太子之立而都民擁觀喜躍此美事也而太宗乃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豈將囊括四海以從之於地下乎是何嗜退之惓惓耶溢太宗之位本出盜得是以嫉忌之心恒存故雖於其子亦不覺其發見也於子猶且忌之而況於秦王乎而況於德昭乎太宗之心於是乎可見矣孰謂秦王之得罪皆趙普乎

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太子見至沆必先拜至沆表辭不許

太子之拜師傅禮也至沆雖兼太子賓客然詔使拜之則待以師傅之禮固當受也當受不受則既不能以禮自處而又不能以禮處乎太子矣欲成其德豈不難乎或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至沆益貴貴也如之何其韙之曰太子非君之比以分而言固貳君也若以理言則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也教之以居子與臣之節可不以父師之禮而自處乎至沆視其巍巍當受不受是蓋未之學也使其知學而以古人之所以教世子者教之則太子必知父子君臣長幼

之節巳所當盡而拜安於拜矣彼安於拜而吾受之夫豈過乎然太宗亦特隆之以虛禮而巳使能正乎師傅之名而復極乎天下之選以備其職而出則有保入則有師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委任而責成之使其所見所聞所行無非正事正言正道則一有元良而萬國以貞矣其所成就豈但爲眞乎

三年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陰與李昌齡等謀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議所立端覺有變鎖繼恩於書閣入見后曰先帝立太

于正爲今日豈容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卽
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
審視然後降拜

王繼恩以奄宦而啓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勛以大臣
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
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爲扶蘇也耶
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於下持正不
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乎
立殿下升視降拜尤其知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

知萬歲巷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
稱端大事不糢糊其可謂知端矣

眞宗咸平元年正月星變詔求直言吏部郎中
田錫上疏曰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
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未精國計未
善

古稱三公論道未聞有中書樞密也後世政務日繁
分而爲二中書出政樞密典兵固已非其制矣積習
旣久町畦遂成至於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
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彼此自謀若稱家事然夫人
之識見有廣狹知慮有淺深器量有大小苟非使之
同謀協慮以聚衆善之長以歸至善之極而欲軍謀
之精國計之善蓋亦難矣又況用知者用知莫得而
非其用知自私者自私莫得而非其自私其害事可
勝言哉姑以近事言之保安軍獲李繼遷母太宗謀
於密院寇準準主斬之呂端時在中書入見太宗曰
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
固不顧其親況夷狄悖逆之人乎不如留之以繫其

心太宗悅其言繼遷子卒納款向微呂端準計失矣
然則密院之事其可不使中書聞乎田錫言之於此
亦可謂明切矣惜乎太宗之未喻也

王欽若請蠲逋負釋係囚於是除逋欠一千餘
萬釋囚三千餘人

王欽若請蠲逋負釋係囚丁謂請罷甲兵撫蠻寇呂
中論之曰小人之誤國非聚斂卽嚴刑卽用兵而欽
若謂乃請蠲逋負釋係囚罷甲兵撫蠻寇皆君子之
事非入政府而改易之不知其爲小人也予意不然

夫小人之心何嘗惟迎人主之意以取容悅以便其私初非有所擇也故人主之心向乎善則迎其善人主之心向乎惡則迎其惡何嘗以其事善而不爲而必擇夫惡者而爲之哉蓋人性皆善小人之心亦非樂爲惡也直以人主之心方向於惡不逢其惡則不足以悅其心故忍而爲之耳若人主之心尚欲爲善則亦逢其善矣豈嘗惡之而不爲乎眞宗春秋方盛志氣正銳而獨通釋因罷兵撫寇之名所欲得也故欽若謂逢其所欲而求以進其身若眞宗此時即有

聚歛嚴刑用兵之心則欽若謂會計之錄西夏之師懷政之誅於是巳行而無俟於景德於大中祥符間矣是知其前之請獨請釋而請罷者逢乎眞宗後之上錄出師而行誅者亦逢乎眞宗也烏有所謂飾與行哉呂氏以其粗迹類乎君子之事而不察其用心宜其以爲難知矣

帝嘗以李沆無密奏問之沆對曰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効尤

宰相之職人君所與朝夕論道天顏咫尺而無猜狂之隔吁咈相承而不資發幸之傳可可獻否可替讀可陳而忠可納也奚事於密啓乎無事密啓而有密啓焉者李沆謂之非讒即佞是巳何則讒者顚倒是非以濟巳之欲而佞則逢迎將順以從君之欲也濟巳之欲不正從君之欲亦不正也以不正之言而公言於廷則同列知之臺諫聞之矣豈不爲之斥乎縱不之斥寧不鄙乎讒佞者以此故密啓之以欺上於獨知藹然如獻可如替否如陳謨如納忠而不知其所言非讒即佞似是而實非也人君納之豈不爲所

欺乎眞宗以此望沆則其平日之爲小人所欺蓋亦多矣不知眞宗亦悟而追咎之否

六年李繼遷死子德明立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擒致闕下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李繼遷將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至再三至於累百而不得請勿止也觀其所言則其國勢衰弱人心未附爲可知矣曹瑋請伐之此其時歟繼遷跳梁西北而朝廷不能與之爭者特以彼未可乘而吾之力不能制耳今旣可乘而吾之臣有若瑋

者又請任之竊日之力以務決取猶恐弗及而何欲以恩致之也德明逆虜豈知所謂恩耶厥後質子不入違誓請粟莫之能禦是則養虎自貽患矣夫誰咎哉

田錫居諫署盡言不諱將卒疏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留之以買直耶　韓琦為諫官　云云

官以諫名諫其職也以諫為職則所言者已所當為不啻猶饑之於食渴之於飲不得則不已矣豈以為

人知而為之不知而不為哉如以為人知而為不知而不為則其所言者不過為名而於所當言者或不言矣此所以任乎諫職者恒多而舉乎諫職者恒少也田錫將卒欲其諫草五十二篇悉焚之曰吾不留以買直韓琦為諫官論事切實有本末王曾謂之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學諫官宜如是矣是皆知所當為而為之者歟惟其知所當為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其誠意足以動人而眞宗之惜王曾之賞不期而自得矣求之於人者人未必知而盡所當為者自得其譽誠之感人也有如此夫何世之人不務其所當為而務求之於人也觀於錫琦寧不愧夫

景德元年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　云云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亾誠以君乎國者有土地焉有人民焉惟無求求之即得惟無欲欲之即遂苟非法家拂士獻忠納誨以輔之於內敵國外患悖叛侵陵以警之於外未有不縱其欲者也欲縱於上則民敝于下而疾首蹙頞之

態以生害丧偕亾之謗以起雖欲不亾其可得乎宋之李沆知此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之其言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王旦未以為然其後沆死不三四年竟以美珠之賜視成封禪天書而莫之救悔無及矣然則人臣之於其君可不使之知憂懼乎其不欲其君之知憂懼者有矣仇是良敎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侈娛其耳目不暇及於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

與凶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言正與沆反嗚呼後之爲人君者其將用士良乎其將用李沆乎或曰沆誠宜用矣使沆不死而眞宗卒用之封禪之事終不作乎曰不作也何以知之蓋眞宗之封禪五鬼爲之也使沆而在五鬼必不用也五鬼不用而沆以憂懼之事日陳則眞宗非惟莫與爲亦將不暇爲矣

李沆曰吾居重位實無所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則所傷多矣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與述有間矣夫苟可作則奚不作而居述乎蓋天下之事不外乎道作者既合於道則吾之述所當述也道所當述而我述之是其所以述者述其所作其猶我之作矣奚必自我作之而後謂之作乎曹參與蕭何有隙而代之相人謂何政當不日而政矣而參守之一無所變非參之知不能以政作也誠以何之所作於道則合而不容以政也後之人恥法不自己作而用其私意小知率意變更以爲已能譬之於居室者見其少敝而輕用庸工易榱正桷不知榱桷雖正棟梁動搖所補者少而所損者多矣李沆知此故其爲相不用新進喜事浮薄之人而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以此爲報國而卒成景德之治者實李沆也是何必攻作乎厥後安石得政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方田之法而天下亂矣沆之慮遠矣哉

契丹侵澶州寇準請親征車駕至澶州及契丹平

人君之任宰相不但以其平章庶務差除官吏而已

緩急有事而宗社之重實所托爲澶淵之盟固成於眞宗之親征然究其端則相準也使不相準而相王欽若陳堯叟則不幸金陵必幸成都而宗社將不守矣何者欽若堯叟所主如此而眞宗之所易從親征之謀孰敢建耶幸而相得乎準勇足以禦敵而知逆順之理才足以統衆而有必勝之算銳氣克溢足以感動眞宗而欽若堯叟之言不能以奪故親征之謀以決而有以成其功耳眞宗之慮豈及此哉惟其慮不及此是以不能終用其言以盡展其志厚賂而求

和也厚賂求和宋之失策然微準則雖欲厚賂求和不可得也嗚呼人君之置相可不愼歟

二年帝待寇準厚嘗日送之王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嘗觀王欽若譖寇準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蓋謂寇準不能禦虜而甘受其恥也而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則又謂準不務愼重而僥倖以求勝矣由前而言則孤注之喩無取由後而言則城

下之盟非準罪矣其言自相牴牾如此欽若不自知歟欽若非不知也蓋以人於其所不足必護恩危必懼欽若知城下之盟眞宗之所不足故敢以嫁於準度眞宗之必護而不爲準解也知北城之幸眞宗所危故喩之以孤注度眞宗必懼而必憾之也欽若投乎眞宗之所不足所懼以務陷準而不自討其言之牴牾矣然此待言其牴牾耳竊詳孤注之喩亦爲甚疎第眞宗不之察耳夫博之爲道決於一擲偶雄則雄偶盧則盧爾能之我亦能之非可以用乎知力也於是乎有孤注焉蓋貲竭勢窮不得已而爲之以僥倖於一擲之得其危甚矣寇準相天子以天下而當契丹言財用我冨也言士馬我衆也言土地我廣也言人財我盛也言地利我得也言人心我和也不當若善奕者酌見彼此之勢我常有餘而坐以取勝不待下子而後見也是豈博之僥倖於一得者所可喩乎博奕一道而爲事則異果知其異而取其切似者以喩之則欽若之說不攻而自破矣眞宗信之而後之人亦以爲疑豈皆知博而不知奕乎

以天書告于太廟

眞宗欲誣乎人因誣乎天今又以誣其祖蓋無所不用其誣矣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其眞宗之謂歟

大中祥符元年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問曰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準云云

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虜使奚而問乎蓋契丹南下目無宋矣寇準奮不顧身竭力捍禦而契丹之馬勿遂南牧者非懼乎宋懼乎準也準之用舍虜所屬

意此其所以問也使準於是時實告之以所以不在之故而或微有不平之意豈不爲所窺乎故準權詞以應之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儼然若朝廷之重乎邊事而特置於此皆虜莫測矣夫在內而能使朝廷重在外而又能使邊境重準則忠矣眞宗有臣如此不使之居內以重夫朝廷而顧使之居外而使虜人窺伺可勝惜哉

天禧元年王旦抑張師德

奔競之風在下者之罪歟而其實亦在上者之啓之

也故夫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甚至掃門控馬犬吠雞鳴而不復恥是固下之罪也若上之人皆能如王文正之抑師德則奔者無益雖驅之使奔亦不奔矣但以上之所好異於文正而奔則得之不奔不得故不容不奔耳是則奔固在下而其實乃在上者之啓之也夫惟奔啓於上而風成於下故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政日以亂矣何也小人能奔而君子不能奔也噫安得文正復生以絕夫此風也耶

四年內侍周懷政伏誅貶寇準知相州

懷政之謀逆謀也而責及寇準與聞乎曰不問也何以知之蓋懷政事覺眞宗盛怒而命曹瑋出獄責且欲及太子是時懷政之身已將就質準而與聞寧舍之乎懷政縱舍瑋寧容乎且準嘗請太子監國帝已然之猶不敢專而令楊億奉表以請其肯阿附內臣迫脅君父擅置君乎其所以逮及者直以丁謂害之而因陷以傾之耳否則眞宗曰與小州而謂遂傳與遠小州何耶

乾興元年眞宗崩告哀契丹契丹主聚羣臣哭

之甚哀　云云

眞宗崩告哀契丹契丹哭之甚哀且謂立靈於憫忠寺建資福道場百日是何其禮之隆也豈眞宗之德果如是其大歟遏密八音中國未聞而顧在於虜非厚幣卑禮以厭其欲而德之之深寧致是乎眞宗爲民父母不務內修外攘以恤其民以使其民德而顧使虜人德亦獨何哉

太后嘗問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太后臨朝而問武后之事其志已可知矣幸其所問者宗道據理直對而有以陰沮其邪志耳向非宗道而為裴炎則仁宗一身必將為唐中宗而房州之行不可免矣或曰劉后賢非武后比其肯為武后事乎曰易曰履霜堅冰至武后之心初豈遽至此歟惟其威權在已恐移於人譬之於騎虎者勢不可下而積漸以至不自由耳太后他日蓋欲立劉氏之七廟矣蓋欲輦先於乘輿矣皆以宗道之言而止是豈非其漸歟既有其漸安知其不至於武氏也唐史稱狄仁

傑諫立武氏有社稷功而宋史不稱宗道臣故著之

仁宗天聖五年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云云

所貴乎士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必大節雖一舉動之微亦不為屈然後可以為不辱焉契丹享孔道輔而縱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蓋侮之矣自他人處之欸不曰小事也何足與爭而道輔艴然徑出邀還不謝雖禍出於不測亦不知顧惟知此斯其謂之不辱命歟道輔何以能是觀其荅欽大卮酒曰不和固無太[illegible][illegible]蓋知夫我之力足以當之而虜之不南實不

[illegible]是以氣壯於中詞直於外而契丹雖傑莫敢較矣富弼獨伸其詞復定和議此蓋其胚胎也說者以為生事啓釁不亦謬乎

明道元年尊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云云

宸妃者何仁宗之母也太后者何仁宗之嫡母也宸妃仁宗之母而仁宗不為之服者何仁宗不自知已宸妃之所出也夷簡之不為仁宗言者何懼太后也既懼太后而又言之者何慮他日終不可掩而為太后謀也太后知他日之不可掩而不自以語仁宗者

何湛於勢位而欺之一日則一日也惟知終不可欺是以用后冠服及水銀斂自東華門出而一用乎夷簡之言也惟其用夷簡之言處之合理是以仁宗知之不得而然而待劉氏益加厚也然則夷簡之云云者實所以全太后之母子也而太后謂為間其母子不亦謬乎

二年詔自今宰相不得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人君之置諫官非徒取其獻忠納誨以輔己德以正

百度而已宰相之過失賴之舉爲宰相之過失既頒之舉則用以防宰相者也可使宰相擬乎蓋惟大人正身修德不偏不私無所顧慮其所擬用固必端矣自餘諸人皆未免有顧慮必不肯引用忠讜骨鯁之士使議已也忠讜骨鯁之士不進則依阿柔巽之人至矣以依阿柔巽之人而爲諫官而欲聞乎宰相之過失寧可得乎此仁宗所以慮之而詔自今宰相不得擬用乎臺官也惟聽宰相不得擬用而仁宗自擇故首用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四人免四

人相言張士遜免士遜相次用歐陽修言夏竦免夏竦相又用唐介包拯吳奎言文彥博免彥博相又用范鎭言陳執中免執中相而宰相皆得其人故慶曆嘉祐之治不勞而自成矣仁宗親擬諫職宜其所取皆狹而無以得人矣而當時諫官蹇蹇如此奚藉於宰相之進擬耶然仁宗亦徒知宰相所引用者不敢以言其過失耳其引用邪黨以爲鷹犬以排異己以成其勢者未必知也惟未必知故其令若不嚴以致高宗遣之而使秦檜得以引勾龍如淵以成臣虜之羞光宗遣之而使韓侂冑得以引沈繼祖以成僞學之禍臣於此深恨焉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廢美人尚氏安置楊氏於別宅

仁宗嬖二美人而廢郭后后既已廢則中宮之位非尚即楊可豫爲之賀矣而亦見斥何哉蓋仁宗之於郭后始惡其妒乎尚楊而已初非有心於廢之也呂夷簡閻文應以已怨而贊成之仁宗蓋悔之矣觀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賜號沖靜仙師遣人密召可見

也惟其悔之而追原其故由於尚楊故雖愛之亦不敢以留之而罪乎郭后也其視獻公安於驪姬而殺齊姜高宗惑於武氏而殺王后不可同年而語矣故仁宗雖有廢后之失而無沈湎之禍也歟

富弼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詔加禮部尚書弼辭不受

嘗觀富弼治青州全活饑民五十餘萬而深爲仁宗惜焉夫得一郡守而活人如此其多是其明也惡也奚而惜之弼不嘗使遼乎折服虜主復成和議不嘗

爲樞副乎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期致太平夫是二者
之績不尤大於活青州之流民乎是則弼之已試而
仁宗已知之矣若再進之而使之總百揆以選用夫
百官則拔茅連茹同聲相應而使逐者治郡者皆必
得人而仁宗之治不但爲慶曆皇祐而已仁宗不能
盡用其才以溥其澤於天下而獨使其澤被於一州
譬則工師已得大木而斲小之也可不惜哉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詔罷鎮諫職

爲諫官者或有遇事而言而僥倖於不罪卽以是則

希名者也其或言而不納至於再三而終不納則遂
引去此則所謂不得其言則去而不可以希名言矣
若其言之不已刀鋸鼎鑊在前在後而必守之而不
少變則視不得其言而去者又大過矣是豈可謂之
希名乎范鎮以仁宗儲嗣未定奮然言之章疏至十
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誓死不已是其人也而
當時宰臣以希名詆之豈知鎮乎夫儲嗣未定宰臣
所當憂也今不自憂而使鎮憂之及夫鎮憂而復禁
之使不得憂幸而其言終行而所憂無憂也使其不
行憂得無及之乎憂及而憂吾恐其憂亦無及矣

文彥博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當時
責之太深請召還詔召介知諫院　夏竦言
石介詐死請發棺驗之

石介譏誚夏竦唐介直斥彥博唐石之得罪於彥博
竦均也竦不能容石於旣死而欲斲其棺而彥博乃
能起唐於放逐而復還其任彥博竦之所存於是乎
可見矣

京師大水狄青避於相國寺行上殿小人情頗

疑知制誥劉敞曰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
其終詔以爲使相判陳州

功名之高衆人之所忌也衆人忌之則謗必起謗旣
起則上必猜嫌而有疑心已必不安而有懼心下懼
上疑各懷顧慮稍涉疑似異謀卽生此韓信之所以
卒成反謀而檀道濟之所以見殺於宋文帝也然韓
信初豈有心於反而文帝亦豈有心於殺道濟哉積
疑與懼互相猜忌謂不如此則禍必及而不得已焉
耳狄青出自行伍而立大功以致大位久握重兵威

名曰盛卽其聲勢蓋漢之信宋之道濟也是則衆之所忌仁宗所疑而青懷懼之時矣疑懼既形履霜氷至安知他日之不爲信道濟乎故劉敞憂之而言於仁宗出之於外然後君臣之間疑銷懼釋非惟青得以全其身而仁宗亦得以全其臣矣是則處置得宜而銷禍於未萌也敞之言大矣哉

有持狄梁公像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擬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父者何生我者也祖者何生我父者也自祖而上而

曾祖而高祖雖至於百世其初皆父子也初皆父子則非其祖而祖之吾祖蓋父之矣有人於此人使之呼爲父則必怒也何也蓋父猶天也不父其父而父人父是滅天也滅天之爲罔人所不爲也今之人慕夫華冑而於夫前代同姓之貴顯者輒曰吾之遠祖其心曰吾謂之遠祖耳吾未嘗父之也爾固不父之矣爾之祖謂之何哉爾祖之父置之於何地哉一慕華冑而遂至於無祖是亦不可以已乎若狄青之不遠祖梁公其有見於此矣孰謂青武人哉

嘉祐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疾文字奇僻時所推譽俱不在選

歐陽修知嘉祐貢舉而有聲場屋者俱不在選劉秀德知慶元貢舉而稍涉義理者悉見斥落均之一變乎時習也然嘉祐一變而文體復古而天下以治慶元一變而吾道喪氣而天下亂矣文章之關於世道有如是夫

六年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請豫建太子迄今未行此必有小人沮之者小人無遠慮特欲於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者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害可勝言哉帝大感悟儲議遂定

建儲之說范鎭嘗言之矣歐陽修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亦言之矣文彥博富弼王堯臣亦言之矣何温公言之而後仁宗感動也耶蓋仁宗之心不自爲老而後宮之人每每就館熊羆之夢常切於懷立儲之意未有也而他人言之又不過曰繫億兆之望而已不過曰定天下之本而已其若不聞也宜温公深究其極卽其害之決然而已然者爲說是猶覆乎其車

以示夫乘車者寧不儆乎此仁宗之所以感動而建
儲之議於是乎定也嗚呼溫公一言而正英宗爲儲
而太祖太宗之業因以不墜溫公之功大矣

八年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少恩乃
共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云

里克諫晉獻公罷太子將兵不聽而戒太子以勉力
言於父使盡父道言於子使盡子道傳稱克寡處父
子之間然克之言不能行於晉獻公也英宗以旁支
入繼大統其於太后無母子深恩而猜嫌又生在人

所難言也而韓琦入言於太后曰患於不慈出言於
英宗曰患於不孝卒致太后感動英宗悔而融洩
之樂復其故常其功又倍於克琦可謂善處母子之
間也歟

英宗治平元年皇太后還政於帝封韓琦魏國
公

或疑韓琦請太后撤簾未得命卽令儀鸞司撤簾無
人臣禮曰人臣之禮莫大於愛其上琦愛太后而爲
太后及英宗計是卽人臣事君之禮也庸非禮乎故

夫太后事仁宗以御宸極惟時天下固太后之天下
也然既授英宗以繼大位則人皆歸心而爲英宗之
天下矣天下爲英宗之天下而太后垂簾以與其政
英宗雖無嫌釁小所不便也唐肅宗親玄宗子踐位
之後猶爲張后李輔國所制逼遷興慶逾時不朝況
太后母於入繼之子乎然英宗雖賢非肅宗之比而
病時其常之際羣小讒搆之餘而亦有遇我少恩之
語矣少恩之語雖微不平而未有他志然亦安知無
逢迎之者不俟初萌於雪林之隙而啓臨潰之禍乎

太后以一婦人而居其間其可以寒心矣而猶貪權
招怨以速其禍乎故韓琦憂之所以上請撤簾卒之
不待乎命而自撤之也或曰請撤是矣盍明言於太
后而使太后自撤之乎曰其言之則似英宗之意太
后必怨矣由琦之言而致太后之怨英宗亦不安矣
琦方欲使太后致慈英宗盡孝其可以言此乎或曰
言不可也盍再請之以俟其自許乎曰亦不可也觀
夫韓琦請撤簾太后遽起及簾既撤而猶見其衣其
未能許可知矣琦始未請太后未還之意人猶未知

禍或少緩請而不許人心將疑禍必作矣此其所以竟自撤之而不待乎命也琦豈不知不待命而自撤之非禮歟蓋守待命而撤之禮而致乎禍不若不待命而自撤之以免夫禍也是知待命而撤者禮也不待命而撤者權也琦蓋用權以忠乎太后而盡忠於仁宗也奚其為非禮乎

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

魏公欲竄任守忠而豫為之空頭勑使同列署不語以故惟時同列皆同志者而守忠之竄實當語之宜

無不從而不語者得非欲自用歟魏公非自用也恐或不密而生亂也或曰守忠所恃太后太后撤簾守忠失勢矣雖知必竄無能為也奚必密乎曰漢竇武陳蕃欲去曹節王甫而有竇太后亦為之上宜易易矣惟其不密而不能先發制之致使曹王得為之計反受其害雖太后亦不保焉不密之害甚至於此守忠恪權累朝黨與衆盛殆有曹王之勢而魏公於內無太后托況英宗以外藩入居位未久威權未著脫或不密而使得為之計安知其不能脇尚書使作詔版發虎賁羽林之士以濟惡耶故魏公慮之而豫為空頭勑雖歐陽公亦不令之知也夫惟人之不知是以亟發亟遣猶疾雷不及掩耳而禍無由作矣此魏公之善藏其用以斷乎大事也謂之自用豈知魏公者乎

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英宗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謂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修引喪服大記為說欲使稱親議不決詔有

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率禮官引漢宣帝光武事論稱親非是而別具儀禮漢儒議論為五篇奏之復與禮官范純仁呂大防傅堯俞繳納誥勑而極論之朝廷不省竊意歐陽修所引喪服大記之說仰典故也矣事於他求乎故喪服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後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若其繼乎太宗而又稱其父母

為親則祫祭之時有二考也夫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矣而降之誠以為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為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是故安懿之於神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安懿之稱固英宗之所當降然既以其故而爵以加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是而折之歐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而英宗遣劉恕趙君錫劉攽同修神宗又遣范祖禹同修及親製序文賜穎邸書二千四百二卷其至幸矣厥後朱文公以所錄既多或未嘗因之而為通鑑綱目義正詞約其功蓋倍而當時非惟莫之助與賜而又有偽學之禁一何其不幸耶公既不幸則宜其惓惓不為矣而公方且與勉齋訥齋輩討論不置卒成全書蓋文公將羽翼聖經以壽斯道惟日孳孳不遺餘力豈以不幸為沮而遂不為之哉雖然文公所著亦惟不為慶元之所知耳公沒未幾而理宗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并敕經筵進講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表章四書五經頒降天下而綱目亦與則視資治通鑑益加顯矣豈能以掩之哉孰謂吾文公終不幸也

神宗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行新法

嘗觀王安石立朝風節凜然而卒以變更法制因擬天下馴致禍亂心竊惜之蓋他人之得政或嗜乎利或嗜乎權惟已私是濟而於國計不恤則其致亂固宜安石食不兼味衣垢不浣非嗜利也每上札子而不見聽退即求去非嗜權也權利不嗜則其謀必為國而宜有益於國矣而何以致亂耶此安石之所以能固其位以用其術而成乎亂也蓋人有嗜利嗜權

則其上必不信不信而人非之不得用矣其心必自欲自欲而人非之不敢用矣安石惟不嗜利嗜權故神宗信之而人非之不入已亦自負而人非之不恤故其術得以盡展莫之沮矣夫惟得以盡展而遂執其偏見故言守財則曰人君能法堯舜則雖竭天下之財以奉乘輿亦不爲過曾謂堯舜之道而以天下奉已乎言財賦則曰古不止於什一曾謂天下中正而古人乃過之乎言天災則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曾謂非常之災而可以爲常數乎此皆其見之偏也

其見既偏而復固執之故逐其異已者而進其同已者卒之君子盡去小人競進置制條例提舉之職以設青苗免役均輸方田保甲保馬之法以立熙河交趾銀川之役以舉而天下困擾生靈塗炭宋日殘矣已而傳法者傳護法者護既成熙寧之弊政復遺熙寧之小人而馴至於靖康不可救矣揆其所自皆安石之不嗜權利而有以取信於神宗而安石亦以此而自負而能固其位以用其術耳向使其於權利嘗注於意而形於外則神宗必不深信而篤任之安石亦不敢以自負而必用其術也豈遽至於亂哉夫不嗜權利而不屈於物盛德事也而以之自負其害乃至於此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安石之謂也豈不可惜矣夫

三年韓琦言新法不便王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趙抃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初議益堅抃悔之遂劾安石而求外補乃出知杭州

韓琦言新法不便而神宗遂有坊郭無青苗而使者亦與之疑王安石稱疾不朝詔執政改之衆欲奉詔

趙抃以安石主其法請俟其出相與共改安石出持之益堅竟不及改抃深悔之夫抃嘗以新法不便力言之矣今而詔改不改豈忘其初志歟良以神宗向惑安石而主其說不可回也今既感琦之言而衆言同安石之言將不入矣與其奉詔自改而使安石他日有異議也孰若待其自出以共質之於帝以服其心而不得異乎豈知神宗暫悟終蔽而竟不及改也宜其悔矣然不獨抃悔也程子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

可獨罪王安石也則程子亦悔之矣新法言自安石
主於神宗而使人悔之如此不知神宗安石亦悔之
否也安石退居金陵而見天下困擾每默書福建子
終呂惠卿而自訟不已神宗見鄭俠東上門圖達旦
不寐罷銀用之取而臨朝慟哭則蓋亦悔之矣謀之
不臧自貽伊戚雖盡新法所得之利以貫乎鐵亦不
能鑄此錯也悔奚及乎

四年呂誨疾亟司馬光省之誨曰天下事尚可
為君實勉之遂卒　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

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
托今以付君

獻可且死以國事屬之溫公溫公且死以國亦屬之
申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形神將離氣息
僅續之際猶拳拳然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二
而卒濟乎國事也王安石常言溫公所與盡害政之
人宜其所引不害政矣而所引用呂惠卿既得志即
反噬之則害且及矣而不特害政矣噫安石之所與
者背之於生而溫公之所與者不背於死是果溫公
之所與者害政人歟抑亦安石之所與者害政人也

七年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
為不少王安石曰古非特什一而已

古先聖王上計國用而下體民力定為什一之稅使
上用足而下不匱蓋天下之中正經世之常法也是
以宣公稅畝春秋貶之哀公欲加賦有若譏之多則
為桀孟子論之豈常有非什一之說乎而王安石乃
云然者蓋知神宗之志在於富國強兵而妄言以迎
合之耳惟其志在迎合故無一定之論所以他日又

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言賦不可加矣
賦不可加則古不止什一之言安在乎此其本心之
明蓋巳知之故其上仁宗書曰法先王之政者法其
意而已法其意則吾之所以改易更革不至於傾駭
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其
意蓋可見也此其所以肆爲妄言而無所忌也惟其
妄言而無所忌所以率意妄行膠固不回而馴亂天
下也歟

八年遼使蕭禧等復來言邊事帝問王安石安

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韓縝取分
水嶺爲界割畀之東西失地七百里
遼人來求故地沈括檢得故牘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界所爭止三十里禧已無詞及括至遼與其相議亦不能屈虜氣蓋已奪矣及禧再至而王安石遽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爲詞而割地七百里畀之其果有取遼之算歟抑大言以欺乎衆以苟安也安石更變舊法巧取民財以富國強兵志固欲以取夏取遼然用其腹心韓絳宣撫陝西則已喪撫寧堡而歛

手不敢爭矣於夏且不敢爭則其不敢議遼蓋可知也豈有所謂取之之筭歟特以遼以求地啓釁不與則必致師故陽爲是言以罔乎衆以厭虜欲以偷安於一時耳不然則何今日命熊本以征瀘川明日命趙卨以征交趾而於西北二面畧不聞其有設施乎安石引經以飾邪志每每如此吾故著之
王安石子雱深憾惠卿諷鄧綰言之出知陳州
惠卿之進安石進也其退安石退也始何以進之而終何以退之歟蓋始以其附已而終以其叛已耳然惠卿以市井之心登方亨之衢覬望宰輔日夕垂涎見安石方得君傾心承奉惟恐不及是以當爲羽翼則爲羽翼當爲鷹犬則爲鷹犬以濟其私而安石悅之矣位以進矣及位既進則無所用安石矣由是惟其愈已芒刺於目彎弓反射萌蘖於心履霜而堅冰至不自知矣惠卿市井小人此其常態固無足怪安石以經術自許以經濟自任而於人之附則以爲賢而進之於人之異則以爲不肖而退之則是其所進者惟以其附而未嘗以其賢所退者惟以其異而未

嘗以其不肖也此惠卿曾布輩之所以進也此呂公著司馬光程顥范鎮諸賢之所以去也安石之用舍如此而欲百僚庶府皆得其人以追跡堯舜三代之治不亦難乎
呂氏爲王安石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政以人怨爲常情神宗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竟不能惑
呂氏謂王安石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法人怨爲常情而神宗皆勉強從之是豈知神宗歟蓋神宗

憤祖宗兵力之不振思欲振之而當時諸臣如韓琦富弼輩審已料敵未有必勝之算莫之助者獨安石剛愎自用銳意有爲而立法度變風俗之言有以契乎其心而頗惑之而安石遂自恣以舊制爲弊法而敢爲之更改故衆論之則曰流俗人然之則曰常情而悉拒之是以神宗深信篤任而人論之者畢莫之能奪也豈勉强而從之乎若果勉强而從則其心必不定而人論而人然之言或時而入而安石亦無以安其位矣焉能以致如彼其專而如彼其久哉又其

所謂天變常數之論竟亦不能惑神宗亦不能不惑也果能不惑則他日安石引晉武帝及禪竄事以明天道之不驗何以不拒之也呂氏豈不聞神宗之詔安石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至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之語哉自茲言而觀之則神宗之於安石無言不信亦可知矣而謂之勉强從而謂之不能惑豈其然乎

十年邵雍門生故友以新法難奉行請投劾去雍云云

邵雍門生故友以新法不便難於奉行請投劾去雍告之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朝廷清明而所行者皆先王之政此時而舉其職夫誰不能惟橫政之出之際上焉而督責者急下焉而服役者疲而上不違其令下不病乎民斯爲難能也已大爲治者心乎其民其爲福也豈有量哉就以青苗之事言之與事者出不免齎而入不免浮則民之受弊什加

一二矣貪黷者出尅於內而入浮於外則民之受弊什或加三四矣而吾於其間平其出入而無浮齎尅取之害譬則受之重擔而其中路爲分其什一二如三四也彼之負者豈不得蘇哉嗚呼堯夫使人奉行橫政而猶欲善之如此彼爲橫政以病民者獨何心哉

元豐四年詔宦者李憲會師討夏孫固諫不聽

師出無功帝悔不用固言後憲至後期固請誅不聽

五路師進而無大帥孫固策其必無成功至是而果驗矣神宗亦悔不能用其言矣吾以爲神宗自此其必重固而惟固言之是從也及固欲正李憲後期之罪則又不能從矣其後永洛又敗喪師至六十萬而臨朝慟哭則葢又悔之也悔而不悟而復至悔不知天下之事復容如此之幾悔也

八年帝有疾蔡確與刑恕密謀語高公繪使白

太后云云

古人之托六尺之孤必以君子何也葢君子之心確

然有守許輔是孤則安是孤雖死不二心也若夫小人則惟利是趨利在彼則趨乎彼利在於此則趨乎此朝以爲君暮以爲仇朝以爲仇暮以爲君曾不少愧豈嘗以六尺之孤爲之意哉此古之人君托乎六尺之孤必擇乎君子爲是故也宋神宗已立延安爲儲則其儲也宜立延安無容議矣蔡確刑恕私度宣仁之心恐在岐嘉而語高公繪以密致推戴之意使時公繪而爲谷不宣仁而爲楊后也則快行之召不之延安而將之岐嘉矣幸而公繪知宣仁之公不可以回臣民之心不可以拂驚走避之而延安之勢成耳延安之勢既成技無施矣則又宣言宣仁屬意雍王以賣王珪欲使持異則誅之以爲己功而珪復不爲所賣技益無所施宜其已矣而猶與確衒自謂有定策功宜播其語于朝葢無非爲己也豈嘗念神宗之樹太子之本意哉已而自知其[illegible]而定策之功不可以要則確又請復高宗稱官以取媚于宣仁恕又教公繪上書請尊禮朱太妃以取媚於哲宗葢無非是心也小人之反覆每每如此六尺之孤其

可托哉

宋史闡幽卷之十　終

餘姚許浩克大撰
瓊山丘濬仲深定

哲宗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詔免朝覲云云

哲宗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光以得疾詔免朝覲許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此温公執乎臣子之禮而盡爲臣之道也宰相總乎百揆政由己出協恭黎輔取正臺諫以一聽乎君命由懼招權偪上而不容於公論也若不見君而自決於省則天下之事皆自我矣烏有人臣而可以如是乎此温公之所以辭不敢也所以必待康扶入見而後敢視事也温公誠實小心天下共信人固無議之者然於禮則乖不可以傳繼也温公執禮如此而後之人猶有臥病於家而同列就第決事托疾不出而給舍書詔於門下者使温公是時從乎哲宗之命則彼豈不以此而藉口乎温公其先有見於此矣

評定役法蘇軾言於光云云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范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云云

免役之法人共以爲不便温公鋭意改之衆人所同欲也蘇軾范純仁亦嘗以爲不便而言之者而樹乃爭之耶二人非惡其改但恐改之太峻矯枉過正而人議之而取禍也温公拒之不懼禍歟温公爲相而任天下之責故盡其心力而爲之而禍福不之計也若預慮其禍而輟不爲則天下之事有不得爲者多矣非所以爲温公也然拒之雖是而自軾與純仁視之則不免爲愎諫矣故軾純仁正言温公皆深謝歟夫以温公之心而行其志而猶不敢以輕人之言如此而況於衆人乎

左僕射司馬光卒京師皆罷市往弔云云

司馬温公卒史臣備書中外之人哀者轉者如喪親戚竊意温公相業固盛其視富韓宜莫能過也於富韓之卒未有所云而於温公獨云然者何也曰所遭之不同也蓋温公之相當王安石之後安石以財利兵革爲心變立新法剝取民財天下困擾温公悉罷

之而於民之所毒者一旦盡去民宜德矣若夫富弼之相則當仁宗之朝雖其所爲不減溫公而行於[illegible]事不見其迹民蓋非之知也是知富韓之相相於治乎之後以治而承治也溫公之相相於殘虐之餘以治而易虐也以治而承治者譬則雨暘時若百穀豐登食而飽者以爲當得非爲雨之功矣以治而易虐者譬則旱暵之餘苗欲槁死而驟一雨苗勃然興其爲雨之功矣旱時之雨夫豈有異於時若之雨也耶吾以是不獨以旱餘之雨爲溫公羨而尤以時若之雨爲富韓羨焉嗚呼天乎盍不使旱時之雨常爲時若之雨乎

二年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咸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目云

史稱程頤蘇軾劉摯各與其徒爲黨以相訾議而當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目夫謂之黨者相助匿非而傾乎人以便乎己小人之所爲也頤軾諸人皆當時賢者何以有是名歟此自人謗而亦諸人之有以取之也惟時宣仁臨朝而司馬光呂公著相繼爲相盡廢熙豐之法熙豐用事之臣退處閒散陰伺間隙圖以傾之而諸人乃自相攻以啓之是以招此謗耳謗自人謗何與於諸人乎曰謗雖在人而招之則諸人也蘇軾志於功名惡人勝己而頤方以道自任侍講則必欲坐進講則色甚莊心嫉而忿私也而其所厚胡宗愈顧臨輩因而攻之以濟其私跡似黨矣名之奚辭頤雖志於道德不以功名爲意然不能如夫子之對巫馬期陽貨與或人之幾而不免慍於心怒形於色遂致賈易朱光庭起而攻之以與之角是雖非頤使之謂不由頤不可也其所以異於蜀者幾希

黨獨可目蜀乎故曰諸人之自取也然雖諸人自取而傾人便己非惟頤無是心軾亦無是心也故曰人謗之也借曰非謗則蜀黨洛黨皆自攻擊固或可云若夫朔黨則與誰攻而亦名之也是足以知人之所謗明矣史臣不原其故而謂諸賢自相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若諸人果相朋比以傾人而便己者臣故不得不辯

三年以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常安民遺之書

云云

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間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蘇季果之慮也公著因前車之覆爲後車之戒擇小人而遠之拔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益其人也自愧而始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庶亦因類而進而拔茅連茹之象可幾而熙豐小人履霜之水無由至也然得書默然而已未聞其有薦拔

之語也豈將擇其能任之事而任之因循未果而易簀之速竟不及耶

五年以蘇轍爲御史中丞呂大防劉摯患熙豐舊臣起邪說以撼在位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云云

小人之嫉君子甚於君子之嫉小人何也蓋君子之嫉小人惡其害政而已惡其害政而斥去之使不得以害吾之政卽已未嘗遺憾於其人也若夫小人之嫉君子則惡其害已也惡其害已則視之如仇矣人之視仇若可甘心無所惜也是其嫉乎君子豈不有甚於君子之嫉小人乎熙豐之小人見棄於元祐之朝懷忿蓄怨已非一日時特未得志耳如其得志則不盡逐元祐之臣不已也大防摯欲爲調停而平之其計疎矣幸而有轍之知爭之於下宣仁之明主之於上而調停之說終不行耳使其說行吾知紹述之名不待哲宗臨政之日而已見於宣仁垂簾之時矣惜乎轍之言徒行於宣仁耳厥後哲宗親政而范祖禹亦言之非不明切如轍也而哲宗惑之卒不能用

遂致熙豐之臣日漸進用而流爲紹聖之禍雖大防摯亦皆受其害矣曾得以嘗有調停之請而獲免乎故臣於此不徒羨轍而羨乎宣仁焉

八年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楊畏論之後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宣仁欲相純仁楊畏沮之純仁竟相旣而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不可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是不知純仁也純仁爲相而謂諫官必用正人

而畏所乞進用乃章惇安燾呂惠卿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斯人其可用哉純仁以其不可用而不用之非以其沮已也大防不察其人而以私意逆乎純仁其不知純仁矣惟其不知純仁故不知畏而卒用爲禮部侍郎冀其助已不虞畏即叛之而引章惇呂惠卿以傾之矣不知大防至此亦悔純仁之沮升私憾焉否也

紹聖元年曾布上疏乞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敢改明肅之政於三年之後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於親政之初此景祐之所以日趨於治而紹聖之所以日趨於亂也然其改也不惟改其政而又改其元蓋以元祐之治出於宣仁而改之以自異若恐元祐之累之也安知紹聖之治乃不逮之而人反願乎元祐歟豈宣仁在天之靈不欲紹聖之政累之而陰使之改也

重修實錄成以蔡卞爲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

蔡卞重修實錄成以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盡書王安石之過惡坐以詆誣安置遠州卞以安石之惡惟史爲能載之而史臣貶其惡跡可掩耶安石興利變立新法引用凶邪排擯忠直卒之孽姦嗣虐流毒四海被其虐者痛入骨髓不僅其人能言之其子孫亦能言之既能言之其間豈無能握筆者筆之以傳之於後耶何必史臣也不必史臣則雖貶之亦莫掩矣而吾以爲非惟莫掩且益彰焉何也蓋祖

禹彥若庭堅非詆誣人者今以詆誣獲罪人弗信也人既弗信必將求其所書與其所改者而覈之矣所書所改何者實乎所書者實則其迹之惡者猶物斯滌瘢益明矣豈不因是而益彰乎夫京卞貶祖禹輩將以掩其惡也而惡因以益彰其奚事於貶乎噫祖禹輩貶矣遐其故矣故他日范冲又重修史卞亦以貶矣然則卞之所以貶祖禹輩者乃所以自貶歟

四年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版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間

鼎自議沮蔡卞乃令學士置版高閣不敢議

毀矣

章惇爲相以紹述爲國是而京卞輩朋附以攻元祐諸臣一吠衆咻勢焰薰灼欲追奪宰執司馬光贈諡則追奪矣欲安置史臣范祖禹輩于遠州則安置矣欲追貶宰執司馬光輩爲諸州節度副使則追貶矣欲安置宰執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等于嶺南則安置矣至自薛昻林自希首而請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版火炎崑崗玉石已燼何有於一鈞金哉陳瓘於此

而懼而圖以全之意光之言可棄神宗之言不可棄也故不以光言之是爲爭而以神宗之序爲論滔天燎原勢雖莫遏而城狐社鼠托得其所彼果莫敢議矣噫瓘以一言而奪通鑑版於祝融已熾之餘其功爲何如哉豈大將欲嘉惠後學而特存之也

編管元祐講官程頤於涪帝對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司馬光同惡相濟故貶

古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何師之道如是其尊哉蓋師尊然後道尊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先王之心非不知安肆之可樂而莊敬之可憚也蓋莊敬則日強而德以成安肆則日偷而德不成也先王之立禮如此使後之爲師者皆知自重以禮而自處而不爲崇高勢位之所移則師道常尊而君德必成矣奈何患得之徒徃徃刓廉而不復以禮自重當坐講也立講而不辭當日見也間見而不請其奚能使師道之尊而君德之成也耶程頤於此而惕故進講之時卽以親近士夫爲請講讀殿上卽以坐講立講

爲爭蓋拳拳然欲復古禮以重其道以成乎君德也夫豈自爲尊大以誇於人人哉吾道不幸見毀於蘇軾而罷斥之則亦已矣奈何十載之後追咎之而例其罪哉哲宗之德蓋損於前日矣何也觀其以不遜罪頤而知之也蓋人於人之不遜而怒乘其怒而致咎而後悔之者有矣未有於其不遜之時不怒不咎而其後乃致咎者也今哲宗之於頤不咎之於不遜之時而追咎於十載之後豈人情乎蓋其始也有宣仁之大母以臨之於上有司馬光呂公著之賢相以

輔於下故於順雖嚴憚而良心未喪未敢以肆其意
以逞其私也至是諂諛日進惟言莫違猶之山木既
伐牛羊又牧而良心無復萌矣安肆是樂而嚴憚是
惡矣此順之所以重貶也豈哲宗之怒至是而始形
乎此吾所以爲哲宗之德有損於前日也君天下者
德日以崇猶懼其不能勝而哲宗之德日損如此欲
天下治其可得乎

元符二年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
疏切諫帝持其章躊躕若有思因付於外明

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羈管新州

哲宗之廢孟后以劉婕妤也后既已廢而哲宗苟以
仁宗之心爲心則婕妤將如尚氏楊氏出於外矣今
不能出而反正位爲后此鄒浩所以言也鄒浩言之
而哲宗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蓋其本心之明而天
理發見有不容已者使時章惇而有李沆就燭焚詔
之舉則浩之言將必伸也婕妤豈得立哉奈何章惇
惟哲宗之私意是承反詆浩以狂妄請行竄逐遂使
哲宗天理之發一時遏絕而婕妤后矣馴至籠鈞繼

而宋之家法壞矣此固哲宗沉湎之罪而其實由於
章惇之贊成之也蓋嘗論之哲宗始信司馬光呂公
著則成元祐之治後相章惇則爲紹聖之治然則元
祐不自元祐由光公著而元祐紹聖不自紹聖由惇
而紹聖也惇則紹聖之人不足語矣哲宗能爲元祐
而乃淪於紹聖何哉

徽宗崇寧四年蔡卞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
己不得相至是京欲用童貫爲制置使卞沮
之京詆於帝前卞求去出知陳州　詔蔡京

致仕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間之遂
爲仇敵攸別居

蔡卞睥睨相位則謀奪其兄京圖固其位則面詆其
弟及乎蔡攸得勢則又叛乎其父彼其父子兄弟猶
且如此而徽宗猶望其盡忠於王室乎此其所以卒
爲靖康之禍也噫蔡氏之罪固大矣然世之人有少
因錙銖之利而相賊不啻仇讐則又蔡氏之不若矣

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劉逵請碎元祐黨碑
卒夜遣黃門毀之翌日京見之曰石可毀名

不可毀也

蔡京黨王安石以爲紹述之政而惡溫公諸人嘗沮止之圖爲報復而諸人所行無可議者欲誣其罪不可得也故盡其類而通目之曰奸黨既請帝書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爲奸黨刻石於端禮門又班蔡京所書元祐奸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廳又重定元祐元符黨人三百九十人刻石于朝堂蓋上以蠱其君以阻其復用之心下以欲天下口以杜其復進之路其意以爲一網打盡而諸人永汨沒矣豈知上天示譴公論嗸嗸而徽宗覺悟而潛自毀哉石既已毀則天理復明矣京之陷害之心可少阻矣而京猶曰石可毀名不可毀以致其餘憾何哉京蓋亦知其所以名之奸者非可以名而賴是石以誣之也是石既毀則諸人皎皎之行自如而所以誣之以爲奸者於是乎泯矣蓋京慮其遂泯而設言以自解也京豈不知名石之所以誣乎諸人者姑以欺乎一時而不足以取信於後乎然乎則以爲是石雖不毀亦無惡焉溫公先有以識之矣故其諫院題名記曰後之人將指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直某也回某也詐不可不懼夫諫院所題之名初未嘗明著之而人之觀之此忠此直彼回彼詐舉莫能逃是亦以其所存所行昭昭在人耳目而不容以掩也如其不可以掩則是石也溫公諸人題名記耳其曰奸黨於諸人莫加也又奚惡之而奚必其毀耶

蔡京令其黨進言曰京之政法度皆稟上旨云云

蔡京圖復相位令其黨進言曰京之政法度皆稟上旨非自爲之是蓋知其所致未害而引歸於徽宗以自解也徽宗於此如思其所更改者非出自己而多京所建白則是雖稟其旨而實京爲之矣京自爲之而敗乎事乃歸於上斯人猶可用乎又其所謂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安養濟院以周困窮何所逆天而致天譴說者蓋亦以媚乎徽宗而爲京解也就如其說學校禮樂固非藻飾太平之具而天下困窮亦非居安養濟院所能周也京之所爲若但如此雖復用之亦無益矣徽宗不察而卒爲所罔而復相之以馴致夫靖康之禍徽宗之自取也青衣

行酒夫何恨哉

大觀二年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於天下

道家者流造爲經籙齋醮之事謂人修之可以免禍致福及有來生之慶其意蓋以爲將誘人爲善也然其實誘爲不善焉何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誠以人之所以不敢爲不善者懼天鑒之而降之禍莫之禱也今日修之而禍可免而福可致則人皆以經籙齋醮可恃而爲不善無所憚矣豈非誘人爲不善乎罪莫大於誘人爲不善也而造爲經籙齋醮者

有之在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待於聽者也徽宗惑乎其說非惟不誅反崇信之而班其儀範於天下遂致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張虛白王允誠之徒紛然競進憑仗其術以爲妖妄徽宗之心益蠱惑矣由是起上清寶籙宮玉清和陽宮立道學作道史爲千道會詔求道教仙經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詔更寺院爲宮觀費用鉅萬而無所惜經籙齋醮莫盛於此徽宗諸人宜皆蒙其福矣曾不踰時而老志病死仔昔下獄死允誠毒死靈素逐死老志諸人姑置勿論若靈素則自號爲褚慧也以褚慧而不免乎逐死則所謂長生大帝君神霄玉清王無足恃矣徽宗可以悟矣猶迷不悟糜費無已財用空竭天下大亂尋致金師舉國北轅所謂經籙齋醮之福果安在哉梁武帝崇信釋氏而不免夫臺城之餓宋徽宗尊禮老氏而不免爲五國之俘是可鑒矣而後之人不之鑒也悲夫

三年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

康國附京而進既進而爲崖異蓋安石之惠卿也使

徽宗雖無心去京京亦危矣況許以相而俾狙詐京乎此京所以陰賊之也是豈京初心哉由其心患失之而履霜而堅冰至不能已矣古之君子之仕所以非其人弗自者非惟惡其有失身之愧而抑恐其有殺身之禍也歟

政和二年徙陳瓘于台州 云云

蔡京之奸瓘累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匿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彙言京搖動東宮瓘守必爲國禍之言而權父爲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瓘乃曰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爲可見權之事君一惟忠
誠而雖正黨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
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于敗亡悲
夫

宣和元年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燕雲之地中國之故物也徽宗念中國之物故淪於
左衽自度力能取取之不能則亦已矣胡乃請於人
耶夫取人都邑非勞師費財不可得也已勞師費財
而人請之寧與之乎我所不與彼亦必不與也此金

所以有夾攻之說也所以有歲幣之索也夫徽宗之
所以惡於遼者以其據燕雲也以其取歲幣也今若
取燕雲而須夾攻須歲幣則奚用以滅遼而奚取於
金乎徽宗此請非惟失策且自示其弱矣何者恭人
之有所請於人者必其力有不足而資於彼也今將
舉事而先使人知乎力之不足豈不自示其弱乎使
徽宗而知此而但守其舊疆修其舊好以與之共禦
乎金則遼猶可存也遼賴我存歲幣可無與矣因是
而待其獘燕雲或可得矣徽宗不務出此而浮海請

之以自示其弱吾知金人於此已有南牧之志矣豈
待他日納張瑴降而始決耶

宣和五年張瑴以平州來降受之云云

金張瑴以平州來降徽宗受之金斡離不襲取平州
瑴奔燕山斡離不來索瑴詔王安中斬瑴首與之徽
宗其負瑴矣夫瑴之背金而來降者欲求全也徽宗
度不能全寧弗受矣今既納之而瑴不免函首則納
之者乃殺之也豈不負乎瑴哉然而徽宗因是而遂
失燕遂失天下則不徒負瑴而已亦受其禍矣徽宗

此舉不亦誤乎或曰徽宗納瑴討實非矣使不納瑴
金師其不興乎曰興則必興但不如是之速耳夫金
人之輕宋非一日矣故自趙良嗣泛海以求燕雲已
爲所窺及童貫劉延慶郭藥師再舉取燕而皆不克
則信其誠無能矣故及其請燕雲也既索歲幣又索
租稅既索租稅而又索米豈有心於與哉徽宗不悟
而於其索歲幣則與索租稅則與索米則與無不與
者金人其復有所憚哉其所以歸燕雲者特利其貨
而以此空城以疑之耳秋高馬肥其南牧也必矣其

志豈但在燕雲乎徽宗於此不思内修其政外勵乎
兵以保其境而欲坐得平州以速其禍豈不謬乎

六年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黄廷堅文集犯者以
大不恭論罪

先王之世析言破律者誅言僞而辯者誅爲其傷化敗俗而法所不可宥也今禁蘓洵諸人文字爲其析言而破律乎爲其言僞而辯乎非此則無罪矣無罪而罪之宜不得其辭也故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黄廷堅文集犯者以大不恭論罪大不恭云者謂犯上也

未嘗犯上而以犯上罪之豈其情乎是辭蓋有由矣蓋蘓洵諸人之所惡者熈豊之政所詆者熈豊之臣而當時用事之臣如玉黼輩則熈豊之臣之黨也以熈豊之臣之黨而加罪於熈豊之臣之所作者宜其以爲大不恭矣不恭之罪何有乎夫惟罪非其罪故當時之人亦不避之而藏之自若傳之以至于今蔵于中秘流行天下卒莫毀也秦火雖炎如六經何

欽宗靖康元年种師道帥師入援云云

种師道帥師入援直辟金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遊騎但守牟駝崗增壘自衛此時欽宗能用李綱之言敕勤王之師盡隷師道而使李綱督宿衛之士城守金人雖欲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敵境不能备歸之謀金豈無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求以得志乎奈何欽宗惑於李邦彦之説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能用也而顧以講和謀於師道師道奚以對乎故其言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詳味其言其能當乎金人之意可想而求和出走不必講求之意亦在其中矣師道之言婉而且直如此欽宗不悟

良可惜也及乎和卒未成則又惑於姚平仲子弟之謀輕師取敗雖有老种莫措敝手遂至稱姪割地括金入質以和驕至金人再舉舉族北擄可勝惜哉

籍朱勔家田三十萬畝他物稱是

朱勔但領花石綱事而已領花石綱事而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則花石綱之擾於民者可知而蔡京王黼梁師成童貫諸人之所貪黷者從可見矣又況崇信道教起上清寶籙玉清和陽諸宮爲千道會而林靈素之徒錦衣而玉食者至二萬餘人民奚而不

困乎民既已困其孰與禦敵乎此其所以馴至於此極也徽宗任諸賊臣致諸玩好以快乎已欲豈知他日黃龍五國之間一塵之庇而一枕之安不可得焉此古之明君所以必謹身節用以保其土地人民而不敢敗度以貽後日之禍也歟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

金師臨城欽宗不思捍禦而欲手求和則惟金所欲矣故使尊之為伯則須尊之為伯不伯則彼不悅和不成也使自稱為姪則須稱姪不姪則彼不悅和不

成也是固無可議矣況伯不伯姪不姪於禮故無之也於禮無之又何議乎欽宗有天下之大不能任將飭兵以務禦敵而區區議以卑辭求成竊恐虜欲無厭無容議也故他日金人再至而使稱臣稱不稱可議乎又他日汴賊破而使去帝號去不去可議乎又他日封之為東昏侯則金人自議之而不煩其議矣不知欽宗亦使禮官議之否也

詔康王搆復如金師至磁州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相州

金師再至心已無宋而欽宗欲以康王為質以求成其計疎矣而康王聞命即行不復顧慮使時磁民不殺王雲而不挽留不既自投於虎口乎夫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使康王此行而金師可卻二聖可復則重於泰山矣雖往而死可也今也雖往而決不可以卻乎金人之師復乎二聖之駕則雖百往百死亦鴻毛耳何以死哉幸而磁民留之宗澤止之而得以全於相州耳不然則將與肅王同為金國之縶因而徒死於朔漠矣其誰承宋業哉康王奚不慮此

曰康王非不慮也然受欽宗之命以紓國難而不得以辭也惟其受而不辭而其誠心足以感天是以人歸之而天與之中興江左復存宋祀於百五十年是不沐浴佩玉而右祈子兆之類也夫豈其偶然哉然吾於此有憾於高宗焉何以憾之夫高宗以和議之故幾入虎口其自為帝宜懲之矣而復惑於秦檜稱臣乞和因使賊殺岳飛而中原遂不可復是目覩乎前車之覆而不之戒而復自覆也此吾之所以深致憾焉

何㮚孫傅使郭京以六甲正兵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

戰之勝敗在於勢惟知足以成其勢勇足以張其勢然敵非無知也吾之知過於彼而吾之勢成彼自不能抗也若孫臏之減竈削木韓信之囊沙背水是也敵非無勇也吾之勇加於彼而吾之勢漲彼自不能禦也若關羽之斬顏良張遼之却孫權是也曷嘗聞以術乎如其可以術而取勝則古之人必先用之奚必築壇推轂以必求其如孫臏如韓信如關羽如張遼者而用之乎故古之用師者任夫知勇之將猶患敵之知勇有加於我而不能以決勝也奈何欲以遊惰數百不勝介胄之人而當乎數十萬鷙鍊累勝之勍敵乎郭京小人喪心病風而身任之固無足恠而當時用事之人又有如孫傅者舉之何㮚者主之而舉朝之臣亦不非之卒致喪敗而都城覆沒可哂也夫

二年帝復如金師粘沒喝不遣遂執太上皇太上皇后太子妃嬪北去

欽宗惑於和議而忽戰守之計都城破矣都城既破欽宗不能爲北地王諶即合爲禪他無謀也再如金師猶望其但取金幣舍而北去如前日乎蓋前此金知城中之力未憊勤王之師日集而未能遽取故姑與和以疑之耳今既爲其所疑而勤王之師盡歸備禦之策不講桓桓都城平步入矣欽宗舉族皆其几上之肉不誅不剪而但俘逐之猶仁心矣尚復望其念乎舊盟而與之和乎大抵虜人之於中國率用此術但中國不悟而墮於其計耳故以遼事言之景德嘗以納幣而和宋則以爲和矣雖有寇準必使隻輪不返之謀不用也而遼至於慶曆則又求地慶曆又以增幣而和宋亦以爲和矣雖有韓琦繕甲勵兵齋定討伐之計不用也而遼至於熙寧則又求地是豈嘗念其盟哉特利其幣而且以疑其不爲備相時而舉耳使遼而無金患則徽欽之北轅不待靖康而久已入於遼矣夫當全盛之時猶爲所疑至此況爲之疑而喪敗塗地既入其笠矣尚何所待也而與和乎其所以不加害而猶許之和者蓋以修羽健翮猶有

在外而以之爲囮以致之網中而取之也欽宗不啻
其以之爲囮而欲長生於籠中亦愚也矣至於高宗
南渡猶不覺悟信任秦檜以和爲務遂復爲其所款
而於宗澤李綱張浚捍禦之策任之不專頻歲被兵
而蘄州陸沉矣偏安江左亦猶幸歟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民之所以親愛乎上而致死不去者以其所欲在此
而所惡在乎彼也欽宗承徽宗崇信道教窮極奢侈
剝民膏血之餘宜民之去之矣而欽宗諭兩河民降

金而民不從何歟蓋金虜腥羶非我族類而民惡尤
甚於徽欽也吾於此而深爲欽宗惜焉夫國之所以
敗亾而莫之救者以民去之而莫爲之用也今欽宗
之民諭之去降而民不從則猶可以用矣使欽宗撫
而用之以同致死於虜金人雖強烏能以當夫必死
之敵哉而欽宗棄而不用反使降虜是猶有粟而不
能食而反以食乎人有帛而不能衣而反以衣乎人
也豈不可惜矣夫

粘沒喝邀帝再至營盟李若水勸帝行至營金
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金人曳出竟不
屈死、金人館待劉韐甚厚欲用之韐自經
死

韐若水之死均忠也揆於道則若水微歉焉韐措置
邊事望重於虜虜人以利啗之不少動心而乃從容
就義視死如歸是則傳之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韐吾
無間然矣若水不能輔欽宗修乎戰守之備死守社
稷而贊之再幸虜營以就俘執度無以逃其罪是以
感憤激烈必死而不二也是則所謂感慨而殺身也

豈得以比于韐歟或曰感慨殺身者不勝一時之憤
而乘其憤氣以就死也使其少延而氣一衰即不能
矣若水被執旬餘終不易志豈感慨之謂歟曰若水
贊其君以陷於虜其感也深固其氣不衰也謂非感
慨吾不知焉

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
中不能執節欲按其罪呂好問曰王業艱難
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金立張邦昌爲楚帝諸臣多汙僞命李綱欲按罪之

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稱以王法懼者衆矣其意蓋謂諸人迫於金威皆出於不得已無以罪也張叔夜張浚趙鼎胡寅諸人之不署名者獨不怖金威歟是時徽欽北轅天下已非宋有所恃者諸臣盡忠相與戮力以延續夫天命耳今使諸臣受乎僞命而不之問則凡有位者無不懷乎去就之心而楚勝則從楚漢勝則從漢無不利矣其誰肯竭其忠誠以致死于王事哉夫惟好問之言如是是以俛首邦昌甘爲臣妾而不自知其非也至於王賓論其常汙僞

命則又曰邦昌僭竊之時臣若潔身實不爲難是好問之自處不如彼亦如此而已矣呂草馬伸獨何人乎然則好問以恕己之心恕人無惟其言之然也好問不足責矣李綱因其言而遂止何歟時高宗甫立而元惡邦昌尚處台輔綱固不得舍豺狼而問狐貍也厥後辭相不得而奏十事曰議僭逆曰議僞命曷嘗以好問之言而止哉

高宗建炎元年康王即皇帝位勑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

金人旣執二帝以立邦昌爲帝邦昌雖不足懼金可懼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歸邦昌而歸高宗如無金者人心爲可知矣高宗於此因乎人心之[illegible][illegible]而講戰守之策北面向敵以復父兄之讐則得道多助而天下無不順矣何懼夫金人乎夫金人固强然亦宋之將帥不得其人耳宋之將帥皆如宗澤則金人每戰每敗而不復敢出矣金人豈果强乎奈何高宗一意懼之至勑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是自絕其民矣民者君之所天民而絕

之是自絕其天矣何以望中興乎欽宗詔兩河民降金而高宗勑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魯衛之政蓋兄弟也不得以北而苟存江南其亦幸矣

李綱陳十事曰治僭逆安置張邦昌于遠州

贈劉韐爲資政殿學士李若水爲觀文殿大學士

李綱爲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韐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爲逆忠有所勸則

人皆勉爲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甫爲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矣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二年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

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感之則必發見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窒而汴終不還讐終不能復也委親於讐者見夫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而有反蔂梩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反蔂梩之心乎

三年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祖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廟神主亡

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遝馬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亾也何以言之太廟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亾而此主獨亾何歟

帝至杭州赦放還竄逐士夫惟李綱罪不赦以謝金也

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故田單間樂毅而樂毅不用則燕敗矣陳平間范增而范增不用則羽亾矣是皆爲間所賊而不知其可用也猶之可也若夫高宗之於李綱則明知其可用而以金人惡之每每罷去以悦其意殊不知金人悦忠而已不得以爲悦矣意金人之悦何如已之悦乎

以洪皓充金國通問使金人執之云云

嘗觀洪皓對金人語凛凛乎不可奪以致虜人敬服不以加害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矣及觀其所將之命則帝遣粘沒喝願去尊號用金正朔自比於藩臣之書也皓行失矣夫人臣銜命出境不計生死者謂其行有益於國也皓斯行欲使金允所請以存

其國乎金人劫遷二帝橫行中原潰裂之欲無足無厭不俘高宗而左袵天下志未已矣雖百皓往何益哉皓不以身之窴爭之於廷遣之日而以身之死爭之於虜廷之間其亦危矣或曰請雖無益兩宮須通問也人臣義不辭難皓得辭乎曰通問兩宮則宜行矣意斯行也皓蓋知其無益而以通問兩宮爲辭故不得辭也歟

罷起居郎胡寅初寅上疏云云

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爲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爲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

鼎沸向非高宗御極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爲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帝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至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illegible]能與其辭而婉導之高宗雖怯而砥勵之餘因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云云

隆祐太后誠愛高宗矣然視道君韋太后宜有間也隆祐太后播越高宗奉迎以慰慕念之意是矣道君韋太后播越獨不慕念而迎之乎是知隆祐不北轅也是知北轅毋曰愛之不啻已出雖使愛之踰於已出亦必無是舉矣或曰高宗於道君於韋太后嘗遣使奉迎矣如金人之不釋何曰不有使之釋之之道乎漢之太公呂后嘗獲於項羽矣沛公奮不顧身而治兵向之羽度其不能勝卽歸之矣高宗於此果能如沛公之奮不顧身而治兵北向以復乎不共戴

天之讐金之貪兵非羽之比豈足勝哉金不能勝則道君與韋太后不迎而自復矣何慕念如之哉惜乎高宗不知出此而徒使其慕念之意獨致於隆祐而不能致于道君于韋太后焉

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云云

史據事實書而不沒人善隱人惡者天下之公論也由天下之公論則人無得而議人無得而議則足以取信于後不可傳也若其於善而沒於惡而隱則一人之私意也由一人之私意則人得而議之人得而

蔑之則不足以取信於後而不可傳矣又況言惡之書已定而挾私以改之以沒其善而文其惡其可以傳之哉此范冲之朱墨史所以作也宋宣仁太后垂簾任司馬光呂公著改王安石新法黜熙豐小人而成元祐之治史臣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據事實書無所毀有郵可以傳矣奈何宣仁上賓而哲宗相章惇蔡卞以紹述爲說報夙昔之怨既指司馬光輩爲奸黨立石天下又使蔡卞重修神宗實錄誣謗宣仁以回護安石而反指祖禹輩爲誣謫安置遠州顛倒是非莫此爲甚惇京與卞自以其跡可以掩矣豈知隆祐皇太后目擊其事而知其誣言於高宗而命史臣范冲重修而冲實祖禹之子請於家庭而知其詳於是而爲神宗考異哲宗實錄辯誣畢書舊文黃書刪去朱書新入是非善惡瞭然在目而奸人之情狀卒莫掩焉惇京與卞將掩其跡而卒莫能掩是固一人之私意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然亦天理之不可泯而不容以掩也如其不可以掩亦奚俟於掩哉嗚呼惇京任其私意計惟卞能重修而祖禹輩可貶而已豈知公論既伸而又有若范冲者復能重修而卞亦可貶耶

紹興三年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師

師如鎮江

嘗觀呂頤浩師師如鎮江翩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德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未有勝算從可知矣夫中原坂蕩于茲有年頤浩倚仲等人而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爲所殺其能以任此乎幸而仲死越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爲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以倡率其衆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頤浩善弓馬有膽略時人倚

抑爲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子謂其無心乎曰頤浩果有心則當時之可與共事者莫若李綱而頤浩忌之謂其暴縱無奇狀而能之則其不能推賢讓能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願守常潤者今頤浩也明年之欲進取者亦今頤浩也今之舉旣如此則前之所守共明年之欲進取從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難乎

其　秦檜既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

高宗以秦檜主和議惟當專權以誤大計斥之榜其罪于朝堂蓋示人以不復用也夫進人退人係於人君檜不可以復用惟在高宗志之于心而已榜朝廷何爲哉夫惟高宗不能志之於心而徒榜于朝堂卒致復進以主成和議而大事去矣榜於朝堂果何用哉

四年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勝非當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此少之

史稱朱勝非當苗劉之變調護之功爲多竊謂其言過矣夫人臣之義難則死之故身可殺而君不可辱勝非當苗劉之變不能曉以大義拒之以死縮手觀望一技不施及夫太后責曰今日政須大臣處分胡公可無一言而顧勸帝禪位以委後圖視蔑其君歸顯寧寺如昌邑邸不少動心向微張浚呂頤浩諸人聲義討賊不知勝非後圖果何如焉若以嘗勸苗劉反正爲功則於張呂未舉事前可也今張呂已舉事而後勸之則其所以勸之者爲苗劉計耳非爲高宗

也高宗之反正豈特賴苗劉哉勝非之罪如此則其詆李綱忌趙鼎不足論矣而或云然是猶舍其殺牛之罪而論其攘雞也豈不失其類哉

金師渡淮北去李綱上疏云云

綱之才略誠大過於人矣靖康之策靖康之勝算也建炎之策建炎之勝算也紹興之策紹興之勝算也使其靖康之策得行可無建炎建炎之策得行可無紹興而紹興之策得行亦不偏安矣綱有策如此而累建累阻卒莫之用遂使靖康而建炎建炎而紹興

而卒莫振矣悲夫

六年趙鼎罷云云七年安置張浚於永州云云

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後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鼎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鼎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鼎心為國浚実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亦宜憾之矣

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它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譏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竄浚賴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丞魯相負而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illegible]齋聽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

八下而浮耗將張浚奏飛保江陵張浚上言云云

張浚是勝飛能專制閫外而不從朝廷之遙制也使其從乎朝廷而使浚光世沂中退而保江則藕塘之捷何從而得而逆豫三道之兵豈遽退哉天啓張浚達朝廷之議得勝敵之算而卒成功如此高宗宜省之矣自後出師宜專任帥臣而不從中以遙制矣而它日岳飛捷於郾城中原響應使時而聽岳飛所建金人銳氣阻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之奏主使深入則黃龍之痛飲必成而靖康之恥不日而雪矣而何惑於秦檜和議之說日以金牌十二阻其垂成之功卒使戴香盆而運糧草之

人終淪左衽可勝惜哉

七年何蘚還自金報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

帝成服張浚再疏待罪詔起視事

浚於道君之崩始恨金之讐不得復耶浚蓋以此而悟夫高宗也浚自二帝之北宜撫關陝圖復中原治師鎮江日謀大舉其於金讐未嘗一日而忘之矣而高宗一惟退縮無意北向視道君之在金如越人之視秦人而不共戴天之心曾不少萌逡巡怠惰以至於此罔極之恨日遠日深故浚引咎歸已而欲以感

動乎高宗也浚有是心而高宗無是心乎

八年帝謂趙鼎曰朕喜春秋之學云云

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閒關江南苟存社稷在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時也臥薪嘗膽猶恐不及顧乃優游於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過若將鑑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讐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於他好是誠賢於彼也然

人嘗以堯舜爲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實事也而高宗之讀之徒弊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爲之誚有違吾故著之

以秦檜爲尚書兼樞密使云云十二年張浚有罪免

甚哉秦檜之傾險也始謀樞密則媚張浚及得樞密則傾浚而去矣既謀右相則媚趙鼎及得右相則傾鼎而去矣援之以手者猶彎弓而反射張浚爲之鷹犬而區區附會岳飛之獄以求兵權檜寧與乎夫檜之傾險以浚鼎之知猶爲其所欺也而況於張浚乎

十年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州云云

嘗觀岳飛師勝于郾定計深入爲秦檜所沮詔使班師功竟弗遂而深有憾於高宗焉夫高宗於金之讐不共戴天所以不敢與角者以力不敵而不可以勝也今飛累戰累捷而金人斂兵相避使時而相李綱張浚趙鼎悉起江東子弟以爲後繼則烏陵思謀之屬必降兀朮必走黃龍必至三鎭兩河必復而女眞無走地矣高宗之心豈不願如是哉但其怖金靖康

餘威不啻乳犬之遇猛虎震慴無地蓋不知有若飛者之能勝之而惴惴焉惟懼其不成也懼其不成而檜以和親易從之說導之是以金牌十二不出而出而功迄不成耳蓋嘗論之飛之成功高宗雖欲檜不欲也不聞檜初歸金之謀與兀朮之遺書乎如其謀如其書則飛之成功檜豈欲哉高宗爲人之君而使其臣得奪其所欲以便己之不欲甚至賊殺岳飛而金之讐卒不得復此吾所以深致憾焉噫飛之死無辜矣人皆爲飛惜而吾獨爲高宗惜焉何也蓋飛誠

知勇足以勝金然以高宗而爲之君功不可必其成也今而見殺於檜則人委之曰殺之而功不成耳故雖不成而猶成矣雖死而猶生矣吾固不爲飛惜若夫高宗中興飛死而遂不成是則可惜也已

十四年禁野史

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詒後世使爲之鑒戒也又奚爲而禁乎蓋其君相自知其所爲不善而恐其聞於後故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

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而不可得而禁也何也蓋君相有死之因而人心未嘗死也人心不死而君相死則固有能識之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爲天下公論所容旣以子熺領國史修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塤修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滅跡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

死之後公論淇雄循其壅蔽人言刼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書而纖悉靡遺政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不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傳也然則野史之禁亦奚爲乎

十八年以秦熺知樞密院使

宋故事父爲執政子不得爲侍從恐其朋奸濟惡以罔乎上敗國事也秦檜身爲首相而子熺已在資政

固已非舊章矣至此而又使知樞密父倡子和並出一家故欲抑殺趙鼎則抑殺之欲遠竄張浚則遠竄之欲編管李孟堅則編管之欲安置胡寅則安置之是則天下之事不在趙氏而在秦氏而去於司馬氏幾希矣高宗蔑棄舊章倚任秦檜而使其勢至此其不爲高貴鄉公也亦猶幸哉

二十五年下趙鼎子汾於大理寺獄

秦檜旣抑殺趙鼎又徙張浚永州而令其黨張柄汪召錫来伺察之欲寘其死不得至此又諷徐嘉起鼎

子汾宗室冷泠之獄建及張浚李光胡寅胡銓傳函十三人誣以謀逆將盡殺之獄成而檜不能書復釋是固天延賊檜以粘諸賢而諸賢以幸然亦宋之幸也不聞漢有黨錮之禍乎黨錮旣成而漢祚屋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不誣也然則黨錮諸人之不幸實殄必瘁也當時張浚李光胡寅胡銓諸賢豈下於黨錮之諸人乎使檜不死而諸賢果爲所賊則宋之紀綱文章將必蕩然而朝野崩離如漢之延熹闕矣安知黃巾諸賊不復見於紹興之末乎吾故曰宋

之幸也

二十八年作損齋 云云

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蓋其於益而不知思夫損則莫益擊而損必格於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地損矣邊兵屢衄國婦多艱則人損矣此政所謂損之則也高宗於此以斷無聽勵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陂往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於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遷徙未定之際築室自居以損爲扁委曰治道貴淸靜宜恬淡寡欲淸心省事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爲也高宗爲天下主而當危難父兄之仇待之爲復生民塗炭待之爲拯日夕皇皇以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是以偏信賊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銓而士則損野有餓莩而民則損而無乎

不損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三十年立普安郡王爲皇太子 云云

宋之天下藝祖之天下也藝祖仰承母訓而以天下爲公不與子而與弟至于高宗已歷九傳避時多難子孫僅同黎庶藝祖在天之靈固不豫也高宗[illegible]貿亮之言猶願擇普安授以大器可謂不忘本矣此宋之所以猶存於江南也自是而又八傳而後失之而與太宗子孫之享國蓋略相等夫豈偶然也哉

三十一年召張浚判建康府 云云

嘗觀高宗之用張浚而知其不能以中興矣建炎以來川陜非宋有也浚安撫之而川陜安川陜安則竄之於福州也逆豫犯邊諸將狼狽則起之以都督建康而逆豫敗豫既敗則又出之於江州竄之於連州又再貶之永州矣吾以爲高宗自今無所用於浚矣及其金亮南下則又召之是知高宗惟無患耳有患則召之矣夫有患則召是知其可用也知其可用則胡不常用之使得料理措置於無事之時以迨夫緩急之用而必待有事然後用之乎所賴浚才足用而隨用隨效也使非浚才足以辦之不幾於顛犬於見兎之頃補牢於亡羊之時而已無及乎高宗之用人如此而欲以建中興之業不能也矣

三十二年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 云 云

上天下水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誠以謀始不臧而成厲階後雖欲更不可得也高宗惑於秦檜請和於金稱臣納幣二十年金虜視爲藩臣久矣一旦而欲正敵國之禮彼安能遽從此邁所以見辱也此則謀始不臧而自貽之厲階耳又誰咎哉

孝宗隆興元年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 云 云

史浩爲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請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尚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鼎光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尚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排之則是三人雖在其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奚爲而請曰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爲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鼎光與飛也哉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和議不成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僕散忠義等遂渡淮

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誠以外交者其心必二其心既二則於彼可回互者必爲回互而於此當盡心者必不肯盡心也此項伯之所以敗項羽朱序之所以敗符堅也有國家者而用夫斯人豈不殆哉秦檜受兀朮遺書賊殺岳飛以成和議湯思退遣孫造諭僕散忠義以重兵脅和是二人者身雖在宋而心則懷

乎金也任宋之事而必乎金宋事得其濟乎高宗孝
宗之任相如此而欲建夫中興之業其亦難矣
乾道元年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紹興之欲和者宋也隆興之欲和者金也此隆興之
和所以異於紹興也然此亦以五十步之走笑百步
耳孰若用乎張浚胡銓之策而舍和以議戰之為愈
乎
三年四川宣撫使吳璘卒璘云云
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

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
才乎此慎乎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
軍也吳璘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
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
之所當法君相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嘗試為
有不勝其任哉
六年帝謂張栻曰金國饑饉云云
虎鷙獸也操刃者能役之苟為無刃狐兎不可制也
鴉高鳥也挾矢者可取之苟為無矢燕雀不可得也

蓋在我有制之之具則無強不可得在我無制之之
具雖小不可得也此善用兵者所以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誠以制勝在我而不在人也孝宗乗
喪亂之餘料理未固軍政未濟而幸金國饑饉盜賊
四起而遂起夫進取之心是猶弓矢不備而徒手以
從田狐兎燕雀且不可得況欲以干鷙獸與高鳥乎
此栻所以有就使彼實可圖深懼我之不足以圖彼
之對也栻浚之子浚自紹興以來日圖進取栻目聞
於家庭間而存於心故其初被召對陛下上念祖宗

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思欲振之愿益加省察稽
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誠其
所言如此蓋恐孝宗之良心沮止於人而恢復之志
有不篤也而今乃云然者豈忘其初言歟誠以在我
未有必勝之算而幸人之可勝則必無可勝之理而
恢復之功卒不可望也栻之慮深矣孝宗鋭意恢復
而師卒不出亦豈以栻之言而有感歟
淳熙二年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云云
瞽盲者無目所惡而有目者不惡聾聵者無耳所惡

而有耳者不惡何也蓋有其疾則惡之無其疾不惡也孝宗果不惑乎妃嬪忽乎戰計則甲言之不惡也今而不悅其對置之第五豈亦覺有所壅而不足於聰有所蔽而不足於明歟不然則奚而惡之也

七年帝言難得辨事之臣張栻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 云云

疏通明達謹始慮終者曉事之臣也損下益上取辨目前者辨事之臣也辨事之臣謂誰商鞅桑弘羊是矣曉事之臣謂誰蕭何孔明是矣此張栻之所以明

辨而復究其極也噫人君之用人其將用商鞅桑弘羊乎其將用蕭何孔明乎

帝嘗言仗義死節之臣難得張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仗義死節之臣世固未嘗無也然未遇乎變羣然雜處於衆人之中果何以知之乎觀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者是矣何以知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乎犯顏而敢諫者是矣何則犯顏敢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刀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愛君而不愛其身者能如是乎然其所以諫者惟其事之未善而欲其底於善而已君之事未善而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而必欲其底於善況乎身任其事而遇乎變有不忠其事乎由是而仗義死節非勉也當死即死而死有不避也若其依阿苟容以取容悅則是愛其身之人矣平居之間猶愛其身則其臨難之時失節忍恥而偷生以自免不言而可知矣其能以仗義而死節乎此張栻所以反覆爲孝宗告也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敢諫者他日能仗義死節則於其諫其

可以不聽乎其又可以罪乎

九年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 云云

王淮嘗薦文公而唐仲友淮親戚也仲友有罪文公按之法既伸矣淮以其私而匿其疏在他人孰不以爲吾既已執而彼自壞由彼壞矣其肯拂淮而復論乎而文公不淮之避六章言之必奪其官而後已此可見文公之所守過於人也遠矣

十年陳賈請禁僞學 云云

王淮欲沮文公而用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遂爲道學

之說以指文公而謂其所謂謹獨踐履皆其僞爲是何言也夫謹獨而僞則必有不謹之實踐履而僞則必有不踐之實可指言矣今既無實可以指言則豈僞乎不知孝宗奚爲而惑之也自賈一倡而林栗繼起言之及劉德秀胡紘沈繼祖之徒迎合韓侂胄之意又起言之然其所言亦不過曰喫粗食淡衣褒帶博以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聚於鵝湖寺於敬簡堂潛形遁跡如鬼如魅而已就如所言亦自牴牾夫既曰喫粗食淡則人將不堪矣烏能以收拾四方無行義之徒乎既曰潛形遁跡則避人不暇矣又奚而聚會於鵝湖寺敬簡堂乎是則皆其遁辭不詰而自窮矣吾道不幸孝宗既惑於前而光宗寧宗復惑於後卒使六經四書爲世大禁小人得志君子盡斥而宋日以削悲夫

十四年太上皇帝崩帝服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蓋天子亦有父母無異於庶人也景帝之不仁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爲以日易月之說食稻衣錦居之自若而後世踵而行之不復知其爲非先王典禮掃地盡矣孝宗以旁枝入繼大統乃能斷然行三年喪其過人也遠矣許之以孝不亦安乎

光宗紹熙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

春秋之法有累書以著其美者有累書以著其惡者累書以著其美者如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之類是也累書以著其惡者如宣公四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九年公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一年公如齊之類是也故曰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惡存焉蓋以其美惡極大足爲鑒戒而不容不備書也否則奚而書之以汙夫冊乎光宗親壽皇子朝夕至于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乃何事而當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閔月踰時而始一朝史臣不平因其朝而記之而因以著其失也故觀紹熙三年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四年正月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十二月帝朝重華宮

書之又書而不憚煩然計之于三年之間亦惟是耳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如其一月而二朝而三朝則非惟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五年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

光宗之不孝乃如是哉傳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誠以人子之心於此不盡則終身無以盡也壽皇疾以大漸於此時而不一見視且不及黃泉寧復得乎光宗制於悍后雖有陳傅良留正羅點之諫而終不往以至於徂落則光宗亦無以立

於天地間而喪亦不敢主朝亦不敢臨而因以內禪矣夫壽皇君天下二十七年德澤深厚四海仰戴今而崩也光宗率天下人過客八音以共行三年喪罔極之恩亦莫酬也今乃不出而壽皇在重華宮中如無主然自非留正等率百官就重華宮發喪則壽皇之喪將不舉乎嗚呼壽皇之養喪高宗如此其厚而光宗養喪之如此其薄吾不知天道何如也豈天以孝宗純孝而故生此悖戾者以表之也歟

寧宗慶元元年安置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因世變而有所摧折失其素所履者不足言也前後之言固誠然矣又謂因世變而有加者亦私心也意或不然夫因世變而意氣有加非畜不顧身而期於立名者有不能也何以謂之私乎曰世變之所當為者亦治世之所當為也若於治世不為而於世變為之則其所以為者非以為當為特因世變而為之以求乎名耳庸詎非私意乎是知因世變而有所摧折者不及乎中庸者也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過乎中庸者也茲二者皆非也祖儉之言其可謂知道矣或

曰祖儉誠知道而有以審此矣然當韓侂胄得政之時李沭何澹之徒紛紛進用持內批之權罷斥正人君子雖趙汝愚之元忠朱熹之重望亦所不免世變之大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祖儉力爭汝愚諸人之不當去不幾於意氣有加者乎曰汝愚朱熹之不當去雖在治朝固當爭也祖儉以所當爭而爭豈有加也若所當爭而以世變不爭則是因乎世變而摧折者之為也祖儉豈為之哉

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嘗觀宋寧宗朝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之具載文公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害因以明汝愚之冤卒以門人之諫而止吾始惑之意夫文公果當言也不當以門人之言而止果不當言又豈待門人之言而後止哉旣而考之則知其所以欲言者蒙眷朝知遇之恩而所以止者知必賈夫禍也然則文公草疏之時不知有禍而門人言之始知之乎蓋草疏之時篤於愛君而不計其有禍也及夫門人言之旣又筮之而召告凶則知禍之將至必矣此其所以止也更號遯翁意可見矣

三年撫州推官柴中行申漕司云自幼習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時論壯之

自僞學之禁興士之讀書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比比而是柴中行者何人乃能不顧禍患而自處大當時所謂僞學者黨耶嗚呼有是哉周程之學而謂之爲僞也中行學周程者惟懼其所學周程之非似耳得周程似則雖坐之以死亦不辭也矧但謂之僞而不過擯棄也耶黨錮之起皇甫規猶能恥不與之而況吾中行也雖然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劉光祖有言矣黨錮之禁漢謂之黨錮耳後世豈謂之黨錮哉朋黨之目唐謂之朋黨耳後世豈謂之朋黨哉是則宋之所謂僞學云者蓋即漢之黨錮唐之朋黨之類而不能以誣之于後明矣中行其何懼哉

七年以趙師㚕爲工部侍郎云云　嘉泰元年以程松同知樞密院事云云

甚哉小人之無恥也三尺童子至無知也罵之爲犬必怒而師㚕則甘效其吠以媚權臣之一笑不愧也

居佑臧獲至無恥者斥而名之必惡而程松以己名妾以希權臣之記憶不恥也豈是不知其可怒而可惡哉心覬高位患不能得而不自知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彼內雖荏色猶厲也而聖人猶譬之於穿窬若斯二人則又穿窬之不若矣夫權臣之用人始取其附己而已豈知其末至於穿窬之不若者之皆至哉穿窬之不若者旣至則敢日以汙世日以亂而不可復救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不但紂而已也

嘉祐二年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朱熹煥章閣待制

趙汝愚朱熹之官爵侂胄削之而侂胄復之何也曰此天理也侂胄陰邪小人安知所謂天理天理於是而見也蓋前此侂胄以其私意逐汝愚熹而又削其官爵以快其欲其心蓋不安矣故於其既死也於其逐本無罪特以不便己耳吾知侂胄於是於二公之臨之於上心熱面頳不能自已而追復之典不期而自行矣是豈非一念之天理歟或曰此天理也然則他日之追削秦檜王爵亦天理矣曰此則侂胄之私意也秦檜外交金虜倡和誤國死而顯居王號此固仁人君子之所忿疾而王法之所當必奪者也侂胄專權僭竊賊害忠良引用邪佞蓋寧宗之秦檜也無以罪夫檜矣而一旦削其王號降封衛國公改諡繆醜豈侂胄之志哉特以蘇師旦贊使用兵以闞固位而欲反檜所為故特為此以欺人耳侂胄之心豈知檜可罪歟故其舉雖為當而實出於侂胄之私意不可與追復汝愚熹官爵同日而語矣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金宋讐也讐在斯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相承三世莫之敢議至於寧宗嘉定十年而始下詔伐金寧宗於此果有復讐之志乎曰語其舉則善矣然寧宗立國於金垂二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示於人蓋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詔曰狐兎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是豈果有復讐之志哉

十一年詔集議和戎平戎禦戎三策

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於和矣而今乃下詔而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容莫有過之者寧宗果將有志者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必議乎若夫欲議乎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而寧

宗於此舉三策以征議是其平居之間未嘗預講蓋可知矣傳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寧宗之無算如此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十四年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為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乎撫字刑罰之

中猶寓乎教化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仗夫刑罰覩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以太祖十四世孫與莒為秉義郎

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莒為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十五年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

爵祿人之所同慕也蓋惟大人為能不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人以上以下之人未有不以其得喪為輕

重而因之以為進退伸縮焉是以古之人君必寶惜之而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企慕斯能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榮已極志意已滿無所闕慕則不可得而用之矣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許以使相繼以劉漢未平不與專賜以錢五十萬太祖於彬豈惜一使相哉誠恐尊崇既極而他日不為用也項羽已定而信越以王其後期而不至則不免於割地故卒相疑以至於誅夷使二人之王封於羽王之日豈有是哉此用人者所以有褒爵之靳也斯道也寧

涉知之史彌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鉞則許國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涉之言而惜之於初豈至是哉

理宗寶慶三年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

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且曰朕恨不與同時可謂知乎熹矣使其同時果能用之否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蓋熹守道嫉邪直言敢諫使其立乎理宗朝則史彌遠諸人必不便之理宗無人乎熹之側固不能安乎熹而熹又無人乎理宗之側亦豈能以安其身

哉且當是時若魏了翁若眞德秀雖未可以擬蕭懋
亦嘉傅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之而
復竄之於遠使嘉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必哉
且不免矣況望其用乎或曰理宗謂朱在日先卿中
庸序言人主學問之要甚詳朕讀之不忍釋手其知
之也深矣烏有知之如此而不能用乎曰是奚足哉
司馬光撰上資治通鑑神宗觀之曰前代未有此書
賢於荀悅漢紀遠矣胡安國上春秋傳高宗曰安國
之解春秋朕置之左右若使當時二人已沒則不與

同時之恨必嘆息於神宗於高宗矣夫惟生於其時
而羣然於衆人之中故雖愛之而二公之淹滯固自
若矣然則熹雖在也安知其不為理宗之光之安國
乎雖然鸞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吾猶之
徒其寧敢忘但其與之同時則不必其能用吾故備
而論之

六年金使完顏忽斜虎帶來乞糧不許云云

金使完顏忽斜虎帶來乞糧其辭甚哀可以與乎曰
不可與也金人切我二聖犯我陵寢據我土地戕我
人民此誠不共戴天之仇枕戈待旦以盡之於鋒鏑
惜未能耳今也天既厭之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
饉雖使盡轉溝壑而國因以亾故吾痛心切齒而所
深願欲也其來求哺寧可與乎曰金亡吾所願也然
昔也苦遼之侵通使海上以與金共滅之及遼既滅
而金之為患愈益甚矣元人之心即金人之心也今
也與之滅金而他日得志安知其不以金人之加我
者加我乎曰吾但論復吾之仇而已他日之患非吾
慮也然為國者不患乎敵之強而為患在已之不能

自強獵犹不強乎遇周宣則不強矣冒頓不強乎遇
漢高則不強矣然則靖康之禍亦惟宋之不能自強
耳使能如周宣如漢高則阿骨打將遁逃之不暇矣
焉能以為害於我哉由是言之元人之強固非吾所
患也但高宗南渡于茲百年理宗即位又已六年復
仇之舉皆未之謀今特乘其喪敗及借元人之力以
為之是則不能自強而假人之強以為強也豈誠有
志于復仇哉故金主守緒曰北兵恃北方之馬力就
中國之技巧實難與敵若夫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

士三千橫行於江淮間有餘力矣素爲虜輕如此向微元人則師之終不敢出而侂之終不能復亦已明矣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成大天資暴險賊害忠良廣受賂遺雖李知孝之貪狡猶鄙之曰所不堪者異日與成大同傳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始以爲人性本善方不誘於欲時固有之也若其既汨於欲而奪於物則失之矣豈復能存之乎及觀李知孝恥與成大同傳則知小人之汨於欲而奪於物者其羞惡之心亦未嘗無譬則牛山之木雖屢傷於斧斤而萌蘖未嘗不生也知孝果能因乎是心而擴充之而一反乎成大之所爲則成大自成大知孝自知孝矣豈相及乎然今雖羞之而阿附權臣以取容悅則惟成大是師而惟恐其不及也是猶惡濕而居乎下惡醉而強乎酒求免於濕於醉不可得已

端平元年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侂金爲俘徽欽瞑目理宗之功大矣然力則不足而

不免藉乎元猶之虎自入搏而分其肉功不偉矣史稱獻金俘於太廟而前此書孟珙及元人攻蔡則其義自見矣

三年召魏了翁還云云 嘉熙二年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諸路軍馬 四年召還督府罷

徽欽失國神州陸沉而高宗猶能保有江左以存乎宋祀者實賴張浚開府江上督勵諸將而僇力以禦金也及浚既沒而爲和議所沮督府廢矣至理宗端平三年復置而以魏了翁領之未幾復以爲非而罷嘉熙二年以史嵩之參知政事開府鄂州督視京西諸路軍馬未幾召還而督府復罷竊意督府果無益也不當頻置果有益也不當頻罷而理宗倏置倏罷如此果爲何歟既而考之則知端平朝上客止了翁故假督府以出之了翁既出無所用督府矣故罷嘉熙君臣欲顯史嵩之故假督府以重之嵩之既重則無所用督府矣故復罷也然則其所以置所以罷者因其人而已矣豈知其爲利哉夫惟不知其爲利而

卒罷之是以事不歸一而終以敗亡也歟

嘉熙元年臨安大夫士民伏上言濟王之冤侍御史蔣峴疏劾盡斥之

濟王竑史彌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違寧宗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之而有紹興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彌遠謀成而理宗既立則騎虎之勢旣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壬之事不舉秦天錫之醫未必不挾也而況壬速之乎然其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

討捕之謀昭灼顯著而不容以誣也夫旣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宜不可以貶矣而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覬乎其位乃濟王之位切恐潘壬之徒或有繼起而自不得不加貶亦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眞德秀洪咨夔之所以有言也巴陵深冤含恨九泉寧宗之靈亦必震怒而回祿之災或由之以生矣士民之請不謀同辭是豈有望于濟王歟誠以其逆乎天理拂乎人心而疑其厲或由於是而同聲以相應也理宗可以省矣而不知省復使蔣峴得以論之悉皆罷斥其亦忍矣噫理宗之於濟王且忍況士民乎

三年以陳塤爲國子司業云云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强以爲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間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爲之矣而陳塤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塤嘗斥言宮閫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亦彌遠謂其好名而故

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爲其所言者益有罪矣塤彌遠之甥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塤豈好名者哉

淳祐三年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西蜀凋瘵民不聊生而余玠經理曾未逾時公私給足上下晏然玠何修而至此耶考之於史稱玠任人有道政有條理又善擇地利以自固意其能修戎負險以保其境而已未宜及此既又考之而知玠築招

賢館以禮賢士大夫凡言可用用之其不可用亦散
禮之而始嘆曰善哉玠之用心乎豈正乎好善之心
大學善與人同之心也果而措之雖治天下猶有餘
裕而況於一蜀乎而況於一蜀乎

允平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

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
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爲矣是誠仁人之所愍惻理
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似也獨不念
此嬰兒之父母若爲而捐至愛處至痛乎理宗之時

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
子矣理宗爲民父母不能爲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
致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局豈能
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若文王而其爲養
不過置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之自養而已
則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
養老須置局矣文王之心豈不仁如理宗也耶

寶祐四年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云云

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
彼其少淳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退租也而食
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
而官須多設耶未開疆土旣蹙而事反加繁也事不
加繁而官反多廝能非倖位耶理宗於國勢日蹙之
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
難矣

度宗咸淳三年江萬里乞罷許之云云

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
又言萬里俛仰容默故爲恭恭取久則不知萬里也

夫言之與默猶氷之與炭有氷則無炭有炭則無氷
也若俛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倏爲氷忽爲炭矣
[illegible]觀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旣以峭直
直言以狀其貌而有安意其在位之久之由吾又謂
之俯仰容嘿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
而以其言爲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五年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云云

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係籍聖賢之說心竊娃之
意夫學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重者不可以爲

輕輕者不可以為重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矣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又甚善也曰甚之為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甚善也曰其之為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者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而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汙道無隆汙也道無隆汙而吾之言幾于道則固將有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為係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邪

德祐二年詔劉岊如元請平伯顏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

宜中至此始[illegible]於稱臣歟身當國事則事業[illegible]任用將帥以取喪敗師旣喪敗則為[illegible]議以求息兵和議不得則求封為小國皆自于爾爲之以至於此而以稱臣為難是猶舟旣以敗而猶欲存[illegible]楫也尚可得乎此其所以逃之於古城也宜中豈欲為微子乎曰是非其所為也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浮海入溫州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苗再成喜其[illegible]脫而又奇其能調二閫之隙慨然有興復之謀旣以李庭芝疑其為元說降檄使殺之而詒之出城閉於城外天祥走浮海或曰天祥宋之藎臣而庭芝再成置之死地其宋之罪人乎曰天祥之罪人耳非宋之罪人也夫當是時德祐以俘庭芝再成各守其土志在盡節而不知天祥之心人謂之為說降而市虎言於三人殺人再聞杼下不能不信之矣故其逐之雖不免得罪於天祥而其心則誠在於王室無他志也謂之宋之罪人其可乎哉或又曰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遂請號令稱[illegible]府文武士者不可悉[illegible]皆一[illegible]至死靡悔彼皆下位而猶為所感[illegible]而致死庭芝等庶皆專任而不知乎天祥以其[illegible]力而獎王室庸非罪歟曰以伸忠之[illegible]要猶限於命而不能知況乎天祥而欲庭芝再成之知之也然此亦由宰相蔽賢賢者必疏而庭芝再成適遺之耳故賈似道擅權天祥忤之而即見斥惟時守

正之名雖人共聞而忠臓之心則未大著後雖勤王聲動天下而復爲陳宜中所沮出知平江元兵已逼志竟弗遂庭芝再成越處閫外而未嘗與共事爲能以知其心乎使當其見斥時似道宜中能知是士安之薦寇準趙鼎之推張浚則澶淵之盟爲曹之捷必復見於德祐之間而庭芝而再成將必須爲餅粉而惟恐其不遂矣其肯逐之也哉故吾以爲宰相蔽賢之罪也庭芝再成實不能知天祥吾特以其能死節而無他志故以晏嬰之命擬之而爲之說如其後不

能死寧及此乎

宋史闡幽卷之二終

宋史闡幽跋

子長氏繼父談而爲史記涉獵廣博馳騁古今取其事其人各以己見論敘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褒百代能文之苦心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列意而使之平議者猶曰記煩而志寡論史不其難哉班范而下代有良史獨新五代史上下五十餘年其間八姓十國比之三國志彼猶禹趾也治宋史者惟長編續編諸書誌銘雜述摭拾泛濫故事無要領而書最無機宋之有遼金不紛紜於八姓十國也揚権斯爲

三史雖各統所統綴屬并如而書仍沿故庸愈乎無要領也有史法無史事則不核有史事無史法則不裁欲治宋史曷昉歐陽氏遺意而錯綜布之然非若歐陽氏其人要領未乃主客未易辨刪漏復可虞也　明興瓊山丘氏纂輯綱目一書多所折衷惟宋元二史勝國既未有裁定　國初文法忌諱人亦裁定未遑先博士從先太史後讀金石之秘聞取其事其人探隱抉微使當年情事較若列眉一代人倫朗如懸鑑瓊山氏集羣腋之裘得先博士不啻享敝箒

于金匱登簡編爲二史取裹之助第未得採茂書吳
筆萃三史之長而刪其短以成一代宏觀夫巳邀九
方一盻不可謂不遇也書載邑乘文苑志中曰宋元
史闡幽取彡不越中一義類也初刻于昆山學署時
則先考廉克深公署教偕門人顧文康公所成也板
久沒失僅遺樣本爰再授之梓則不肖陛懼乎冷之
將湮急與侄期鏘以手澤延也其元史闡幽尚散失
未返予長氏不可作矣宋史之蔓而穢繁而多漏亟
待其人治之倘有刪繁去穢舉無有漏之士與哉以
是書爲一臉乎
崇禎紀元上巳日不肖孫志陛百拜謹跋

跋

先世自二千石公開邑庶常之科而以民庸武功終
有識搢筆未究於用兩地廟祀邑乘載籍存焉僦三
長博士公次尚寶公助教公俱能翩翩當世第一流
博士公優而嗇於遇士論惜之乃復開天下選舉之
科受丘文莊公深知昇雍書分較通刪定宋元二代
史著闡幽行於時將㳽前代王爵亟請爲樅陽弟子
師生平著述如黃石公素書本義小學善行詩及武
詠胡曾詠史詩諸編俱流布人耳目間尤喜作詩文
貧不能梨棗之業絲存莫盈尺是期則世祖也再傳
而先贈公慨然四方携食指北遊以广藏覛子姓之
後學迨數舉孝廉數稱遊宦家食者清白貽拮据不
遑鄭重緗帙贈公久出棄人間家儆仕諸父食貧京
師期童時季父逾弱冠意脩先業從一養頭歸里則
广中藏半蝕蠹半殘風雨巳遂留稱士迎先太孺人
還數年叔父亦移家白門弟韵遠讀書留雍期籍名
京兆府祖宗幾如異代哉甲子之後論流寓以士稱
遂臣去秋從雍士後被放逡巡思識共郱土適韵遠

以乙榜貢赴長安訊十年來家園消息都不關意禹
言於存稿中得宋史闡幽無隻字剥蝕將重梓示其
存期佰以二史論散箱正史中繕集一秩出示韵遠
則未及原集之半矍然如亡子知有其親怦管在水
一方也今年得遂歸省買舟先抵白門前史殺青成
長跪讀終卷告韵遠曰合浦延洋不能終判博士公
苦心孤詣解脊垂翼霰爽當不能沒沒广中幾蝕業
愉不可得諸集既行而逸者將如津浦之自為合以
不負季父始念耶韵遠曰固如是因書呈諸父而誌
于帙之末

崇禎首祚長至日四世孫昌期百拜謹跋

跋

鏘聞誦讀古人論著者必上攷其世況乎托其裔之
末者乎　博士公之視鏘則四世孫矣博士公生于
成弘間元氣磅礴朝野不乏有道長者士仰不獲盡
其用猶得發抒其議論文章扶植名教是時縉紳先
生丘文莊以淹雅特聞自念生于海外輿廣求異人
異書以博其趣一見博士公上下今古不啻水乳合
如論許衡之仕元不能易其俗徒跪曲于犬羊之羣
如唱斯和大義凛然凡文莊筆削宋元綱目博士公
之裁定居多方是時　高祖太史公以詞臣荷

殊遇出而平叛亂中外倚望諸父昆仲皆科名起家
為駟卿闇人博士公獨悠悠讀書學道訖無所動于
中且也自文莊而外如劉文靖謝文正俱為布衣昆
弟交三先生相繼為相使稍有扳援何難通達當僅
僅稱廣文先生已哉昔蘇文卿不為張德遠物色世
稱其高若仲王父視一片寒氈無異灌園使遇蘇翁
當無慚色而窗多暇從仲父君重於存稿中簡點家
乘見宋史闡幽舊板散逸不可聚因重較而付之鏘
人并紀其歲月于末簡

崇禎紀元仲夏望日四世孫鏘百拜謹跋

宋史闡幽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許浩撰浩字復齋餘姚人宏治中以貢生官桐城縣教諭與作通鑑綱目前編之許浩同姓名又同時實各一人也是編因與邱濬讀宋史而作其是非皆不謬於聖賢然特舉古來論定之說敷衍成篇如司馬光諸人爲君子蔡京諸人爲小人亦何待於浩而始知乎

元史闡幽一卷

〔明〕許浩撰

青島市博物館藏明弘治十七年錢如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史闡幽一卷》提要

元史闡幽序

吾師復齋許先生幼從先君子出請府君讀書京師文名已著比歸應舉有聲場屋而連不得志於有司退益究其所學而及於史者宗史闡幽二卷詞嚴義正褒貶得當務欲與致堂管見方駕人共傳誦已梓行矣先生命述年逾五十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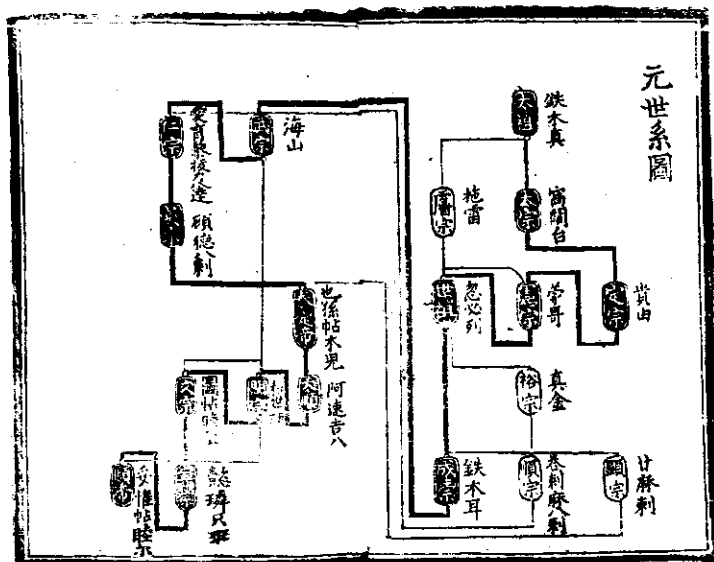
仕嘗監祭酒瓊臺丘先生見其文驚異言於閣老博陵劉先生延於塾授其子今禮部郎中準經既而以親老請祿授吾桐城儒學訓導講授之餘又著元史闡幽五十二篇元人非我族類姓名異常類難記憶且無甚可觀人多忽易鮮或言之先生獨加考究而凡善惡之

實之隱微者皆闡明之以備一代之史以與前史並傳其於史學非小補也先生弟國子勛敎曉菴先生常欲梓之未逮及沒易簀以丁受業時嘗親受手錄而得其心鴻其子稷致書托為之梓予惟先生之文精粹如此雖棄之於頹壁弊篋之中後必有如歐陽公者知之而表章之也奚必梓耶既念傳之不廣則雖有如歐陽公者而不及見恐終為頹壁弊篋之物故為之捐俸以梓之以與有志於史學者共焉時

弘治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朔吉

賜進士定海縣知縣門生桐城錢如京序

元史闡幽

餘姚後學[illegible]許浩述

世祖至元十七年以阿察罕為右丞相討日本、

世祖以其國人取宋而定中國若有餘力及主中國而兼天下之力以征日本安南則皆敗衂何也蓋日本安南海外小夷非中國之所敵而亦所不必爭之地也惟以為非所敵故其下不以為意而不務致其力以為不必爭故其下不以為重而不務盡其力以其不以為意而不務致力之心而懷不以為重而不務盡力之志是以至於敗也然此亦由世祖不知春秋之義故耳春秋之義嚴近攻而不務遠略尚文德而不尚武功不勞中國以事乎外故於齊侯之伐山戎與晉士會之滅赤狄甲士留吁孔子皆書之曰人以致貶也使世祖而知春秋則寧有是役而寧有是辱耶幸而世祖猶知罷[illegible]而[illegible]再舉終不行耳使果再舉而若隋煬之於高麗則安知莫向遼東浪死之歌之不重作而江都之禍之不重見也耶

殺江淮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

世祖天質粹美仁武不殺而能任姚樞許衡廉希憲諸賢先有令聞遂得大位以至於取宋而一天下然不能知夫先王之道以治天下而每為利所動是以既用阿合馬理算江淮錢穀而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尋用盧世榮行鈔法而罷崔彧尋又用要束木鈎考錢穀而下陳天祥獄尋又用桑哥檢覈中書錢穀而殺郭佑楊居寬以拒言者以奪天民之財而民不聊生不之恤也向微群好惡稔而敗而和礼霍孫張雄飛安童[illegible]丁不忽木鉄哥輩相繼柄用而救正之則其傳世不傳未可知也是以雖能混一而終不能以比於漢唐宋之盛也歟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許衡卒

許衡將卒而語其子曰吾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知其處足矣衡豈恥仕元歟曰衡生於元而仕元猶孔子生於魯而仕魯也孔子豈嘗恥仕魯歟孔子不恥仕魯則衡亦不恥仕元矣而何以戒子不請謚耶衡蓋自信其所學所守所猷所為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而不在於謚之

有終也夫惟其自信之及是以其既沒也大常自議而謚之以文正固不待乎其請而我朝聖祖高皇帝廟祀孔子錄取歷代名儒從祀仍封為魏國公又豈請之所可得乎徼謚先有以見乎此矣

十八年詔焚毀道經

世祖以桑門之言而使張易參校道書惟存老子道德經餘悉焚毀似矣然其所以舉者由桑門也桑門所傳佛氏之言獨不當參校乎使其參校吾恐其無可取而求若道德經之可存者亦無有也然則佛氏之言固當先焚毀矣而不能毀遂使其說蔓延而仁宗因之以寫金字佛經英宗因之以寫金字藏經而因以作佛事費用鉅萬蠹耗無已可勝惜哉蓋嘗論之異端之為害也久矣孔子既沒則有楊墨孟子辟而闢之而其害息孟子既沒而佛老出其言比於楊墨尤為近理而其為害尤甚雖有程朱諸賢極力以距之莫能息也幸而其徒自相攻擊林靈素以老氏之說惑宋徽宗而更寺為道院改佛號為大覺金仙僧為德士佛氏之說幾於息矣而猶不能盡息復遺楊璉真加之徒以其道惑元世祖而為是舉以傾老氏老氏之說亦幾於息矣而復不能盡息[illegible]今二家之說益熾益盛不可撲滅夫以程朱之賢而以正道距之猶不能使之息況以邪說而欲望其息其可得乎焉得孟子復生以距其詖行放其淫辭而使與楊墨之道同歸於息也

十九年益都千户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

或以王著忿阿合馬害政捐其身為天下除害而自詣於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阻而以義許之吾不知其所謂義果何義也義莫大於尊君尊君莫大於听命晉韓簡子以宋仲幾城成周不受功執之孔子以其不告於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雖以王事討有罪而履霜之漸不可以長書之曰晉人執宋仲幾歸於京師誠以其不能聽命於君而失尊君之義所當貶也人臣執人於天子之側且猶不可而況矯乎太子之命而殺貴臣於殿廷之間乎所幸蹤跡分明而不涉於疑似耳苟涉疑似豈不為太子之累乎果累太子則雖殺百阿合馬亦何益也使王著於此果忿阿合馬之為害而欲為天下除之則措其實以懇諫諫不入而逢

世祖之怒而死或幸而免而爲阿合馬所殺則亦得與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諸人同遊於地下而死非徒死矣謂之爲義其庶矣乎

二十年增官吏俸給

先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及下士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等而上之而中士而上士而下大夫每進每倍故其所養常有餘裕所以當世之士大夫不待於勸而廉恥自勵不待於懲而貪黷自無也元之制祿不及於古所入之俸不能副其養贍之資蓋難責其廉矣及論犯贓則欲自十五貫已上皆決

杖除名吏寡而能堪乎此崔彧所以有增俸之請也世祖聞之而詔内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蓋自知其所制之祿多或不足矣夫位乃天位職乃天職而祿則天之祿也其寡而儉之乎

二十二年太子真金卒

太子甫立而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謂許衡心猶印版之說而太子稱善其於正心之旨蓋默契矣是以許衡致仕則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和禮霍孫拜相則曰章有便國利民者毋吝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盧世榮興利

則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羸乎王惲進承華事畧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則曰我若遇此理亦應如是其志趣已如此及其參決朝政而聞四方科歛挽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則奏罷之見江西行省獻羨餘鈔則峻卻之聞殺崔斌則投筯而使止之見國族子俊秀則教以讀漢人書毋習蒙古文字其所爲又如此大抵皆出於正而合於道使其得假以年而踐天位以臨天下必相許衡而和禮霍孫之術亦必得盡展也必不用阿合馬桑哥要束木之徒與理錢

穀以戮諫臣也必不括戶口立規措所置經理司以厲百姓也必不胡服臨朝與行蒙古新字以仍乎舊俗也又可知矣天未欲平治天下而爲譁邪所間憂懼而卒可勝惜哉豈天不欲胡之大興而中奪之也

二十五年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劉宣爲忙兀帶所忌構逮於獄自謂身爲臺臣義不受辱誓不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於怨家之前而自刎死其志誠可哀矣然未足憫之也宣蓋亦見阿里伯燕帖木兒崔彬郭佑楊居寬之見

殺矣崔彧陳天祥之下獄矣彼數人者果何罪乎此政所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之時也宣於此特而能如宋子哀之不義宋鄉見幾而作以致其事而去則雖孔子復生猶將大書其字以致美矣宣不能然而欲孤立於昏朝以行其志將誰恃乎及爲奸人所構以逮於獄而憤激自決其亦睐矣故語其志誠可哀也寧足憫乎

二十八年葉李以罪免

葉李上書于宋理宗朝極言賈似道專權誤國害民之罪黥配漳州天下之人想望風采故元世祖

取宋而勅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令必致之至即慶以台輔吾以李雖失其本心猶必行其所言以立王綱之功以揜其失節之罪而與姚樞應省憲之業爭後先矣而何一喪百喪而甚至於附桑哥乎桑哥鉤考錢谷擾害百姓紊亂朝政排斥善類蓋元之似道也李而附之則是亦似道矣何以罪似道乎是知其始之所以言似道者特未得其位耳使已得位則將與陳宜中輩同趨賈門以濟其惡以共亡宋而爲俘馘久矣豈待失行於元而後見其罪乎

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爲常玉貨御史中丞崔彧與祕書監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上之按傳國璽秦始皇得藍田玉以爲之李斯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歷傳而入朱梁梁亡入於後唐初後唐主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改元同光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贗矣其一既贗則彼之一庸詎知亦非贗邪夫惟其有贗也是以今日既曰與廢帝從珂同焚於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殷彝又得之

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而與金哀宗永濟同焚於蔡州之幽蘭軒矣而他日碩德之妻又得以爲崔彧輩所識而爲元成宗獻豈璽果神物既燬而復完耶蓋皆僞爲而贗者也藍田之玉豈必秦時斯產而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又豈必秦人獨能刻之也耶然則後之所謂秦璽者非復秦時之故物明矣同光元符之璽吾雖不知若夫元貞之璽云得於碩德妻碩德元之世臣得此異物乃不能識以自上達直待其沒而其妻以鬻然後崔彧楊桓識之吾固所不信也是安知非崔彧諸

人迎合皇太妃意以翊戴乎成宗而恐世祖所假於鐵木耳以鎮北方之太子寶未足爲信而爲此以眩耀人以定其位也耶嗚呼秦璽信不存矣政使猶存亦不足爲貴也何也蓋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其得之而寶之者必壽而昌乃爲可貴也今也始皇之壽止於五十而傳止於二世烏在其爲壽昌乎於秦而不壽昌則其於後人也可知矣是又奚而貴哉

王昔帖木兒伯顏等立鐵木耳于上都

太子既沒而甘麻剌其長子天性仁孝御下有恩

天位所宜歸也世祖徙爲晉王使治漠北而統太祖四大斡耳之地蓋亦有是意矣其末以正乎儲者亦或有意於安西王兄弟輩耳若夫遣鐵木耳鎮北邊而假以太子寶者特以伯顏擅璽而假此以鎮之耳豈嘗以正夫儲位乎觀於世祖既崩而廷議定策之際諸王多有遺言可見矣而王昔帖木兒伯顏私於所事舍乎晉王不立而反以兵懾之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以久虛且昔太子實究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而示以必立之意惟時前後左右無非二人之黨晉王惟無言

耳言則必釁紛矣然則雖欲有言其敢言乎晉王既無言其誰敢復貳乎此鐵木耳之所以立也是則王昔帖木兒伯顏推戴之力也豈世祖之意乎昔衛州吁弒其君完國人討殺之于濮迎公子晉而立之孔子作春秋書之曰衛人立晉以其不承乎先君不宜立也今鐵木耳既未嘗受世祖之命而復有二兄在詎宜立乎夫惟其不宜立而立而垂於絕傳則武宗又無所受而越次而立矣仁宗雖受之於武宗而其傳於英宗則又遺乎武宗之盟矣是皆所不宜立而立其猶魯之隱莊閔公立

不以正春秋之所不書即位者也究其所由皆由於鐵木耳之紊其序而啓之耳豈知南坡禍作而天位竟歸於晉王子也孫帖木兒也天其有知乎哉天其有知乎哉

宋使臣家鉉翁卒

鉉翁遭國將亡甫入樞密而即奉使祈請爲元人執人皆以爲鉉翁不幸而予獨以爲鉉翁幸焉何則鉉翁不奉使命而不先留虜中則國亡之後不爲天祥必爲枋得而與二人同遊於地下久矣豈能全其腰領以至於今日耶夫惟其因使被留而

元人視之如囊中物不以為意故得以因循放廢以至於十有五年之後顯受處士之號生還田里以終正寢使後之執史筆者得以書之曰宋析請使家鉉翁卒而與晉徵士陶潛卒之書于宋史者同垂於不朽矣是豈非幸與是豈非幸歟

武宗大德二年增太廟牲用馬

先王之制祭祀之禮内則盡志外則盡物故雖水草之菹陸產之醢而小物之備三牲之俎八簋之實而美物之備昆虫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之備猶且以為不足而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以必盡其物也必盡其物而獨不及於馬豈以天下儉其親歟誠以馬之為物負重致遠切於人用而不可為飲食之物古人所以不棄敝蓋以待其斃也是豈可以用為牲歟成宗不遵先王之典廟祭之禮增用乎馬非禮也已使吾夫子而與斯祭而退書之則僖公之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公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々死乃不郊成公之鼷鼠食郊牛之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之文必將重見於冊而雖欲為諱不可得而諱矣夫成宗之所以增用夫馬者非以先王之廟之物未足而用此以致其敬歟致敬莫如盡志盡志莫如身致其誠成宗循乎國俗不能舉乎親祀之典而親割親酌親獻以身致其誠以盡其志於内而徒恃其物之盡於外以求享親々而知禮其將享乎夫惟其恃乎物也故其下化之競為僭侈無有紀極而他日燕帖木兒一燕之間至於宰十三馬則僭侈之極而大亂起矣馴至亡國不亦宜乎

四年昭文館大學士平章國事不忽木卒

元主中國而用國人為相其間亦有賢者而不忽木其最也故當桑哥得志而欲殺郭佑楊居寬則力爭之河東守臣獻嘉禾則拒絶之胡僧作佛事而欲赦殺主殺夫之人則以為廢人倫奴告主人而詔與之官則以為壞風俗御史李元禮諫太后幸五臺山而詔使鞫則明其無罪而反為請賞凡所建白皆極明切卒至其主感悟而悉從之及乎拜相之日讓之同列身没之時無貲營葬雖古之名相殆不能過孰謂穹廬之下有此人乎

九年賈胡獻寶珠

尚文可謂善為説歟夫以二珠而舍之可以不濁

寳面可使目有光謂之非寳不可尚文不言其非寳
而言其所用但可以利一人而不能及於衆則其
不足寳也不言自見而六十萬緡之直不待於商
而彼自不敢以邀矣珠有如此之用而尚文猶以
爲不足寳與甬衆夫吳石名以爲寳而不及乎此
珠之用百一者論價復倍尚文不之見耳尚文而
見不知又何如其論也噫安得尚文復作而使之
一論也耶

十一年封禿剌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
孫爲和林左丞相

阿忽台承皇后意欲舍武宗兄弟而立安西王其
謀已合惟將武宗兄弟猶在於外使微哈剌哈孫
匿詐稍致以先舉事雖百禿剌無能爲也武宗得
位而[illegible]功行賞乃直其得免者而輕其發跡指示
者至乎禿剌而左遷哈剌哈孫爲河南左丞相賞
罰蓋無章矣而哈剌哈孫既謫方且勤政而無不
平之意禿剌在朝反懷怨望而有無上之心君子
小人之跡明著如此成宗既知之矣宜其繼乎哈
剌哈孫而用之也而卒不能用其何以望其治之
克紹夫至元也歟

以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爲平章政事　武宗
至大元年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以西番僧教尾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以角觝伶官而爲平章政事以宦者而爲司徒兼
左丞相以西僧而爲翰林學士承旨武宗之用人
如此有志之士尚肯立於其朝乎有志之士不立
於其朝則貪昧無恥之人至矣以貪昧無恥之人
而與治乎天下天下可得治乎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留守爲君居守尊莫尚也王妃國之近屬親莫如

也國之尊者親者得以毆之何人不可毆乎此大
亂之道也君子於此可謀仕歟

以吞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

武宗以吞思不花乞台普濟爲左右丞相而詔內
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因而傳內降旨選官追還
內降璽書其弗由中書者悉格不行蓋知政出多
門必有倖恩壞法之事故禁絕之而使不得以干
其法也吾以爲自茲中書非復曩時之比其政務
必歸于一而治爲可期矣曾不踰時而信脫虎脫
之言置尚書省興理財用廢置除拜縱恣自由而

三宮內降之旨皆後施行中書不得與聞則視其初之中書又不及矣此武宗之治所以不及於至元大德也歟

左遷敬儼爲兩淮鹽運使

復議置尚書省興理財用治書侍御史敬儼以爲不便時相銜之使治兩淮久滯鹽課意其必不能辦而陷之也而儼從容經度不待踰時而課入足後有羨餘二十五萬夫儼不欲置尚書省以興理財用而自理財用則有羨餘豈直忘乎初言而過取於民歟儼非爲過取也由能盡法而法舉也夫

課之所以耗者乃法之弊而貪墨者侵之耳儼能舉乎其法而貪墨者不得而侵則利盡入官而其課之所入不期其足而自足不期其羨而自羨矣豈待於過取歟若儼果爲過取以求此羨必將以是爲功而他日省臣欲以爲額以表其功其所願也而儼辭而不有脫然若不出其所經度者是豈其過取歟夫脫虎脫輩立省理財以求財羨而終不得羨儼理弊法不期其羨而財自羨古人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良有以夫

二年置太子右衛率府

王約之慮深矣太子以介弟正儲位而皇子和世㻋日長邪佞之徒如三寶奴李邦寧輩圖居奇貨雖無隙之可乘而竊有父作子述不應舍子立姪之說以動搖之矣雖武宗甫籍太子之力以得大位而天理猶存不爲所動若果所爲踰分有隙可乘而群邪相與媒孽市虎之告者三殺人之報者再安知己誤再誤之說之終不入而待汝自爲賞之未睨之怒終不形也此置右衛率府及遠戍兵甲分地陝西等事約所以深慮也夫惟其慮之深而言之切至以致太子感悟而倚信之不經其議者

不啓是以每事詳慎無隙可乘而群邪不得以措其手此其所以能保全之於四年之後而卒踐夫天位也約之功大矣哉

三年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

李孟力贊愛育黎拔力八達入京執安西王誅阿忽台等以定武宗之位當時之功莫有出其右者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而以爲參知政事未足酬之也而孟辭而逃去何哉夫孟探虎口以開愛育黎拔力八達之路而衛之入京以破夫陰謀以獲夫群醜者將以爲已之功而望其報也功既已立

而乃棄而不有而逃避之豈人情乎孟蓋有深慮焉耳蓋孟之所以盡忠於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成其功以定武宗之位者雖武宗之所喜亦武宗之所忌也武宗既忌則不能以不疑觀其閙乎皇后欲使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而謂康里脫脫曰位當歸我而云云者殆必用事大臣擅權專殺恐他日獲罪而爲是奸謀耳是雖未的指孟而孟在其中矣矧孟甫受命而議政損益庶務裁抑徼倖群小已皆不便使孟偃然在位而侍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朝則漢宣之芒刺必將生於武宗之背而大將軍之問必將出諸口矣大將軍之問既出於口則彼之不樂者承望風旨必從而讒搆之而不爲禿刺之誅哈刺哈孫之左遷也幾希矣孟之慮及乎此所以懼而逃去以示其不爲愛育黎拔力八達之所用以遠其嫌以釋其疑也惟其如是是以武宗之心坦然無疑而他日雖有嘗勸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取之諸不入而愛育黎拔力八達稱其能全乎母子兄弟之歡之功終見信也此則孟之善遠夫嫌以免於禍也故不惟免於禍而武宗且信之而用之矣孟之知大矣哉至於他日以不附鐵木迭兒爲其所譛奪爵左遷而即欣然就職亦其知也使不及此而挾其勛舊忿怨顧望形諸聲色則必入於其計而將與蕭拜住楊朵兒只同載於都門之外矣烏能免哉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李孟有焉

賜諸王察八兒弊帛

元主中國雖不能變其舊俗以由先王之道而其待乎族屬常厚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是故阿里不哥稱兵僭號而親與世祖接戰逆莫甚也及其來降釋而不治海都久亂北邊日勤兵戍而世祖顧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撫俟其來降賜之及海都死而其子察八兒降武宗迄取以賜是雖流於姑恤而不足以懲惡示戒然視秦二世齊明帝輩無事而殘其骨肉者則有間矣

四年罷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便河之利南人知之康里脫脫宜未知也而能用乎父老之言斷然行之雖僚佐之沮而不之恤詔旨之止而不之顧以一月之功而成萬世之利非知夫一勞久逸暫費永安之大計者不能也是宜其能調燮太妃以定武宗之位拒三寶奴以定仁

宗之位也歟夫一言而定武宗之位又一言而定
仁宗之位其功大矣其才亦可知矣武宗仁宗胡
弗用之以輔弼以廣其澤於天下而獨使其澤但
被於一淅耶

遣官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武宗以宦者李邦寧為司徒左丞相爵既瀆矣至
此而使之端章甫執籩豆以釋奠於夫子吾夫子
何人哉季氏旅於泰山而夫子猶有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之嘆況此刑餘之人而行司成之事夫子
其肯享乎此與所以大風滅燭燭鐏入地震怒而
不已也傳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吁可
畏哉

仁宗皇慶二年詔初行科舉

傳稱成湯立賢無方湯豈無族屬歟誠以所用以
賢夫人既賢則必立之於位不當問其類也仁宗
詔行科舉而定其條制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各
命題其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文字中選者
加一等注授豈蒙古色目人之才果異於漢人南人
歟蓋不知夫立賢無方之義而徒以其族類而優
之耳然既優之則宜其所得之人之所立之事功
超軼於漢人南人矣豈如國步艱難之日而伏義
死節者乃李黼李齊余闕董搏霄輩漢人南人而
蒙古色目人乃無聞耶

延祐元年勑自今宦者毋得授文階

仁宗繼乎武宗封爵之濫而詔自今宦者毋得授
文階蓋懼其後人之遠之也曾幾何時而加宦者
饋元暉昭文館大學士則既以遠之矣何以令後
人乎然則此令蓋亦不必著矣

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先王之於貴賤尊卑車服之制皆有其等而公族
有罪不以犯有司正刑蓋所以定乎上下之分而
無間於親疎也故當時之人皆安其分無敢僭踰
而財用不傷所以民用常足各安其生而天下乂
寧者也元出沙漠而主中國不能行乎先王之道
而仍其陋俗上下無章貴賤無等僭侈下流亦得
以服乎王公之服乘乎王公之車踰禮犯分侈僭
無度財用日耗民生日艱而禍亂類作矣仁宗知
之特詔中書定乎官民車服之制似也而縱蒙古
及怯薛諸色人不禁則於經之所謂不犯有司正
術之道有違而不能以躬行矣何以令夫衆乎所

以順帝至元復有鸞鳳赭黃等服之禁也是則當時雖定爲制而人實不嘗遵矣不有我
聖祖出率備先王之道而爲之稽古定制以化導吾民僭踰禍亂何時已乎

二年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

武宗以仁宗有定内難之功立爲皇太子三寶奴欲徼武宗之恩謀於康里脫脫將廢皇太子而立皇子和世㻋爲太子脫脫執不可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寶鑒之脫脫亦惟據理而讜言之耳安知背盟之餘遂有南坡之禍而其言果驗乎是知脫脫之心即天之心而人自狩之不能以違之也不然則以仁宗仁愛培養之餘而繼以英宗之賢禍奚宜其及乎

三年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惟史段議是之

鐵木迭兒謀爲太師平章政事張珪劾之弗遂鐵木迭兒訴之於太后太后潛召珪切責杖之幾死仁宗聞之不懌遣使賜之酒進大司徒珪謝病歸夫仁宗爲天下君而置宰相爲天下計也宰相謀國不臧而得罪於朝廷於太后則殺之可也其言鐵木迭兒不可爲太師天下之計也宰相爲天下計而使外戚擇之宮闈以受杖於簾前則是無朝廷矣無朝廷無仁宗矣仁宗其何以居天位臨天下乎或曰太后實惡之杖之仁宗雖欲庇之可遽太后意乎曰是杖也雖太后之命其實鐵木迭兒恥視仁宗不復忌憚而肆爲之也向使其於仁宗尚有所憚則必顧慮而雖太后欲杖必且力爭而止之矣寧敢以爲此乎然則鐵木迭兒不惟得罪於仁宗而且得罪於太后者也庸可不治乎昔漢薄昭擅殺使者文帝殺之時太后固在也人未嘗以其忤太后爲議誠以昭罪當殺不得而不殺也以此爲防其後猶有葬賊之禍鐵木迭兒者天子股肱其罪又浮於昭使其遇乎漢文則在所必殺矣罪所當殺而仁宗不能殺之是以益無所憚今日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勝明日追奪李孟官爵又明日下趙世延獄善類既盡惡黨競進爲反爲逆不復顧忌而南坡之禍作矣仁宗之失刑也夫誰咎哉

七年下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仁宗以趙世延爲御史中丞詔中書省臣自平章而下送之入臺其待之也甚厚是固世延竭忠盡

冀以圖報稱時也既而為鐵木迭兒所忌以太后命出為雲南右丞是不有仁宗矣於仁宗已不有世延尚何恃乎夫彈斥權臣罪必不免是故季氏專魯則歸父逐無極專楚則郤吳奔王鳳專漢則王章殺元載專唐則李泌出古今之通患也世延不知之乎奈何因帝勉留而遂留又復攻之以自速其禍也比脅蓋兒哈呼之獄所由起也其亦危矣幸而鐵木迭兒惡稔而天斃之耳使其不斃則拜住之公論其何能伸而蕭拜住楊朶兒止之禍其能免乎此古之君子之事君者必量而後入而

不取夫噬臍無及之悔也歟

英宗至治元年命鐵失振舉臺綱

英宗以鐵木迭兒貪饕而命鐵失振舉臺綱蓋將易其轍也殊不知鐵失乃其惡黨是亦一鐵木迭兒耳追罪死鐵木迭兒而用生鐵木迭兒顧使振舉臺綱搜剔奸惡以發其機是猶延虎除狼而與共寢處也能無及乎

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殺右丞相拜住

或以拜住拒絕群僧請作佛事而佛殃之遂致南坡之禍是佛信有靈矣英宗以剏建西山佛寺之故而殺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住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作壽安山寺佛像用銅五十萬斤遣使往西番受戒而用黃金一千兩白金四千兩鈔幣各鉅萬寫金字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其奉佛也至矣而何亦被南坡之禍而佛乃不靈耶豈佛但能作禍而不能作福也福善禍淫天之道然未有不能作福而能作禍者也然則拜住之禍實非佛之所作而其不足信也亦已明矣何世之人無不惑之而竭力供奉以祈福祥免禍殃者比比而是是亦

不可以已乎

泰定帝泰定元年華大臣兼領軍務

左搭不花追原鐵失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遂成南坡之禍上言軍衛之職非令大臣領之以弭其亂帝納其言詔華大臣兼領軍務考之春秋弑君之賊未有不自得兵權者故公子翬得兵權而隱公弑慶父得兵權而子般及閔公弑仲遂得兵權而惡及視弑是以孔子之作春秋於翬帥師會[illegible][illegible]伐鄭[illegible]言於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則書於仲遂入杞伐邾會師伐鄭則

書皆所以志其得失之始而謹其履霜之戒也然則大臣兼領軍務之華誠宜華矣惜其徒有華之之名而實未能華也故帝既崩而燕帖木兒遂執烏伯都剌諸臣及與王禪等交戰遂死少帝阿速吉八而立文宗既而又立明宗隨復弒之比於南坡之禍尤烈是則燕帖木兒之兵權初未嘗華矣使其如魯之初車則公車徒則公徒而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而返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皆屬於公而諸卿不得以專則雖有燕帖木兒之逆其孰從哉或曰此魯國之事

耳元有天下則有六師有宿衛其事固不同也曰周不有天下乎顧命曰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令齊侯呂伋取二干戈虎賁百人出迎子釗則太保亦不敢以私命伋而伋亦不敢以私受之於太保必待桓毛僉同然後發也苟如此則燕帖木兒一人能獨為乎

十七年御史臺臣請親郊祀不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以先王之有天下必兆乎南郊以祀乎天立乎七廟以祀乎祖而尸必親迎牲必親割酒必親酌以身致其誠信者蓋所以盡其報本反始之心也於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乎元出沙漠而主中國傳已五君雖有郊廟之典而率使人攝行是誠夷狄之俗矣至此而御史臺臣上請親祀實禮之當然也使泰定能因其言而致齋散齋以致精明之德以盡對越之誠則神格鬼享而嘏之所致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之福將必臻矣奈何托以祖宗舊法而竟不能親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是泰定之郊廟徒有其名而實如不祭也其不永年而後嗣受禍豈無由哉

致和元年禁蒙古色目人居喪

蒙古色目人亦父母之所生也自父母生而見漢人制服丁憂而効慕之是乃孝子之志人情之實而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為之上者因民之有是心而示之以先王之制使之跂而及之以行三年之喪則人道以立綱常以正而長治久安之道不待於他求矣今既不能而反禁之使不得為是猶見夫溺者自援及岸而不能援反擠之也其亦不仁矣夫

燕帖木兒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

使迎懷寧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鐵失□□弑之謀而密遣斡羅思報於晉王晉
王因之而遣示列迭失等赴上都告變王初無承
天下之心也及禍既作而在廷之臣共以王甘麻
剌之長子實世祖之下正而推立之在位五年以
授太子阿速吉八蓋皆得其正矣而燕帖木兒懷
乎武宗私恩潛附于其子和世㻋圖貼睦爾執殺
烏伯都剌等諸大臣遣使分道奉迎而圖貼睦爾
先至立之舉兵以犯上都僥倖而勝遂死少帝阿
速吉八而奉璽綬以迎立和世㻋惜乎阿速吉八

無吳光之才也使其有光之才則專諸之匕必將
壹試而燕帖木兒之所以附之者適所以禍之也
何也名則不正而勢則不順也然燕帖木兒亦惟
為身謀耳非真為和世㻋與圖帖木爾也使其真
為和世㻋則奚而有旺忽察都之事乎於和世㻋
而有旺忽察都之事則圖貼睦爾之從官無有不
為之禮者耳使有不為之禮則旺忽察都之事復
見未可知也及乎文宗既崩則又圖固皇后之寵
請立燕帖古思皇后不可乃立寧宗及寧宗崩又
復以燕帖古思請皇后復不可使立妥歡貼睦爾

則又迎謁市恩妥歡貼睦爾不應則又沮撓積月
不立幸而天理之耳使其不死則妥歡貼睦爾之
立未立未可知也是則其立圖貼睦爾與請立燕
帖古思豈其中心也哉元有天下十主其四主皆
立於燕帖木兒之手而其所以立也如此嗚呼危
哉

己巳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剌都圖帖睦爾入
見庚寅帝暴崩

文宗以流徙餘命而為燕帖木兒之迎李孟之贊
勉強至京雖以燕帖木兒之力而執烏伯都剌流

孛〻等而諸王也先帖木兒王禪闊不花忽剌台
之兵乘上都之釁而入遷民鎮入居庸關入潼關
入河州入紫荊關者踵趾相接燕帖木兒勸之即
真以激人心文宗之心蓋岌〻焉未必其能成也
於是乎有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之詔猶
其本心也既而少帝阿速吉八走死王禪等次第
喪敗而中外大定文宗之心變矣是以雖遣燕帖
木兒奉璽遠迎而今日立其妃弘吉剌氏為皇后
明日追尊其母唐兀氏為皇太后而行天子之事
自若則騎虎之勢漸成而旺忽察都之舉之機似

不容以遏矣而或以實燕帖木兒之爲事或然也趙盾得罪於晉靈公出奔其黨趙穿弒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弒其君孔子稱爲古之良史誠以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之議得其情也旺忽察都之事文宗與燕帖木兒同朝退而禍作情狀顯然使董狐而議之書之罪必有所歸矣噫安得起董狐於九原而使之議之書之也耶

十二月以西僧輦眞乞剌思爲帝師

迎西僧輦眞乞剌思爲帝師詔廷臣郊迎之大臣俯伏進觴僧不爲動至祭酒孛文魯翀獨舉觴立進

大言曰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僧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自世祖以来崇尚佛教諫臣諫太后幸五臺山佛寺則鞫諫建西山佛寺則殺西僧罪犯籍沒及毆上都留守則釋不問此則何時而可以犯之也而魯翀毅然抗拒曾不少遜豈不懼夫禍與蓋屈辱之甚不得不較而禍有不避也昔唐王毛仲欲召客度不能致宋璟請於玄宗玄宗特詔使往璟故逡巡及日中方至舉觴西北拜謝飲不盡爵遽稱腹痛而歸人皆以爲難能時毛仲之勢雖盛而玄宗慕名畏義必未以寵䁥之私而罪廟堂大臣循或可爲也今西僧之勢不止毛仲文宗之心不違玄宗而魯翀乃能抗之如此豈不尤爲難乎

文宗至順三年録用朶朶、王仕熙等

燕帖木兒謀迎文宗兄弟而懼廷臣烏伯都剌朶朶王仕熙等[illegible]執下之獄將殺之也及文宗至止殺烏伯都剌以威衆而朶朶、王仕熙等皆流遠州是豈有愛於諸人歟蓋以諸人録録不能以爲患也夫惟以其不能爲患故文宗燕帖木兒之心

亦無所患而至於即位之後即召之還而復録用之也嗚呼泰定所托乎孤之人如此孤得存乎

順帝至元三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兵起

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兵起攻破城邑官軍討之相繼敗死夫元有天下于茲六十餘年未有敢爲亂者而朱光卿棒胡首爲之亂意其必有高世之才絶倫之知必勝之算而未至於敗矣而何以遽敗耶蓋古之爲亂者固多敗而少成而其首爲亂者則未始有不敗焉陳勝吳廣首亂秦五月而敗王莽董卓首亂漢數年而敗卓三年而敗蘇峻

首亂晉數月而敗竇建德首亂隋十年而敗安祿山黃巢首亂唐祿山二年而敗巢九年而敗李全首亂宋三月而敗後先相望如一轍豈諸人才皆庸劣而不能以集事歟王莽之才非不高也力皆微弱而不能以敵衆歟祿山之力非不强也所與非人而無賢才之相助歟莽卓之時非無賢也而罔歸於敗果何故歟蓋天道好順而惡逆人心與順而違逆群然蒼生而屠之爲俘馘堂然城郭而蕩之爲丘墟穹然室廬而燬之爲瓦礫坻然國倉而齏之爲灰燼井然田里而變之爲榛莽惡莫甚也天道之所惡也人心之所違也夫天惡之則神怒矣人違之則人怒矣神人共怒則雖殺其身未快也雖戕其家未快也雖赤其族亦未快也蓋必汙其宮而潴焉以至於無可復加而後已是乃天理之常而事勢之必然者光鄉佯誦猶何人哉然予竊哀之焉何也蓋彼之所以冒干紀而爲亂者非徒然也將欲以成其家大其族而傳諸後也而今乃因之而戕其家而赤其族無能免者豈其懲之不復爲矣而人猶不之悟而冒爲之以蹈其覆轍豈不可哀也夫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或答順帝不從而數張仕誠劉福通李二趙均用趙普勝諸人紛紛爲亂是則然矣獨不思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方國珍韓林兒田豐毛貴諸人非五姓人而代元而興之

聖人亦非五姓人乎然則雖用伯顏之言盡殺五姓漢人而張仕誠之徒舉莫姓爭其刃亦無益矣善乎李淳風之言曰王者不死徒多殺無益而宋太祖亦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若應爲天子誰能圖之是皆知夫天之所命人終莫能違也彼伯顏之言烏可用哉

六年放燕帖古思高麗殺諸途

元出沙漠而專以騎射爲事故其相聚也惟力是視而不知有人倫天理所以樹嫡無法攘奪屢見而禍亂不已也是故太祖既崩而察合歹次長宜立也而太宗攘之太宗遺命立失列門失列門宜立也而憲宗攘之及憲宗崩其次則木哥兒又其次斯爲世祖是木哥兒宜立也而世祖攘之是皆仍乎夷狄之舊俗無足怪者至於世祖入主中國

而微中國之事立子眞金爲皇太子正位青宮吾以爲自是而前皇雖統有所歸而無復攘奪之患矣不幸而眞金薨其長子晉王甘麻剌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是宜以正儲位以定乎人心也而不能正遂使玉昔帖木兒輩挾私以鐵木耳嘗假太子璽撫軍北邊竟越甘麻剌荅剌麻八剌二兄而立之猶舊俗也自時厥後而成宗崩則安西妄冀而武宗攘之矣仁宗雖受之於武宗而遠其盟以私授於英宗而英宗弒矣天不負甘麻剌而衆推立其子也孫帖木兒爲泰定帝位蓋始歸嫡也位既

歸嫡則傳於子阿速吉八宜矣而明宗又起而攘之明宗未及至京而文宗又弒而攘之以至順帝得位則又遠乎皇太后弘吉剌氏之盟放殺燕帖古思而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是亦攘也夫惟其攘也是以愛猷識理達臘之心不安而推恐其不得日圖內禪排悠大臣至使反噬而國逐不可爲矣夫愛猷識理達臘順帝子也子猶欲攘其父之位況太宗憲宗諸君之於兄於其姪乎是皆率乎夷狄之性而失其本心故耳然其本心可失而天道則不可以誣焉仁宗出乎周王以私英宗自以爲英宗業矣而英宗不免於南坡之禍明宗遁迹之餘藉弟文宗之力而受燕帖木兒璽綬之獻亦自以爲己之業矣而不免於旺忽剌都之禍至於旺忽剌都謀成則文宗亦自以爲子孫業矣而其子燕帖古思復不免於高麗之禍皆不旋踵而報無一免者天道其可誣乎嗚呼天道不可以誣也而人皆欲誣之則其所以誣者亦自誣而已耳其奚用乎

至正三年詔脩遼金宋三史

詔脩遼金宋三史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遼

金爲載記或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持論不決而會稽楊維禎進正統論以宋建隆元年至開寶七年天下猶有蜀及南漢等國吳越荊南等鎭當如朱子通鑑綱目所書秦始皇二十五年漢高帝四年唐高祖武德六年以前天下無統之例與蜀及南漢諸國頒分書紀年至開寶八年滅南唐以後當如朱子通鑑綱目所書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漢高帝五年滅楚唐高祖武德七年平群盜而天下一統之例大書紀年以繼唐統其言深有合於春秋之旨而

當時脫脫輩恐忤本朝而不能從竟爲遼金宋各立史非惟大義不明而享載于遼者復載于金載于遼金者復載于宋重見疊出令人厭觀可哂也矣

五年遣使巡行天下

遣使巡行天下諸道之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西臺御史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而所與革所罷黜人甚衆時論賢之順帝於此舉二人而推之求諸爲掩蔽者而黜之則莫不思勸與懲而政必脩事必舉矣既不能然而顧

惑於宰臣反罷天爵而諸爲掩蔽者任職如故則是倒行而逆施也人奚而勸而懲而政事奚望其脩舉哉此其所以卒至於亂亡而莫之救也

十二年也先鐵木兒軍潰

元有天下專用國人爲將其始皆熟練者故恒取勝及其久也故老已死而繼之者生長富貴習見太平食玉衣錦乘堅驅良而惟聲色犬馬是務所謂軍事置而不問是以一旦有變如也先鐵木兒寬徹普化太不花達識帖睦邇火你赤輩雖擁重兵而據要地無不望風奔潰接踵宵遁而皆戰堅守以効死而弗去者乃李黼星吉余闕褚不花董摶霄李齊輩困於偏州小郡之數儒生使其君相於平居時知諸將之不足用而旁求慎選以得如李黼諸賢而用之以其才知而驅策乎衆伏其忠赤以致死於敵則士氣自強而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寧遽至於亡也豈天厭胡德而故使之倒置耶惜吾諸賢不幸而丁之耳

十四年詔削脫脫官爵淮安置以泰不花等代總其軍

脫脫信任汝中柏輕同列固不得爲無罪然始

焉出師既敗李二而復徐州及再出師又敗張士誠遂平六合賊勢甚蹙使能終任而得以盡其力未必終無功也順帝乃以哈麻之譖削其官爵而奪其兵柄幸而脫脫尚執臣節而束手以聽命也使時脫脫懷忿而若孛羅帖木兒之仇搠思監朴不花而佐哈麻則哈剌答之忿龍伯遂之計必且見用而闕下之兵不待孛羅帖木兒削爵之後而已見於今日矣順帝不知其臣而惑於讒邪輕擧如此而用以代之者乃姑寵志本驕慢無上之太不花始托乏粮終姤太平逗留不進遂致賊焰燎

原而不可㩳可勝歎哉

帝自製宮漏

順帝自製宮漏能使玉女依時獻籌神人按更而擊鍾鉦飛仙以時而度仙橋其用心甚精而且勤矣使能移乎此心以治天下於以愛養民力而致使玉女依時獻籌之心則民可使富而賦稅之入河璽川至有若籌之依時而獻矣陳兵簡閱而致使[illegible]神人按更而擊鍾鉦之心則兵可使強而力斗之[illegible]雷轟霆震有若鍾鉦之按更而擊矣控制太臣而致使[illegible]飛仙以時度橋之心則忠可使竭而朝覲之來星馳駿奔有若飛仙之以時而度橋矣其所致者不在大乎惜乎順帝之心但用之於宮漏而不能移之以治天下遂致兵民失業將士驕惰盜賊蠭起四海土崩重器既遷而宮漏亦徙矣宮漏既徙則其所爲依時而獻者適以報乎
聖朝之時按更而擊者適以警乎
聖朝之夜以時而度者適以俟乎
聖朝之玩而不能以車輦馳載以從之於沙漠也其亦奚而用其心乎

十五年敎諭鄭恒請正國俗不報

元主中國而括江南户口稅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置尚書省規措所經理司以取民財用師於[illegible]本古城安南八百媳婦以討不廷詔索宋朝宮女[illegible]民間女子徵高麗媵女以備妾媵定服色器[illegible]輿馬之制以正名分無不效中國之所爲至於人道之所始以爲父子君臣之原者乃依循乎夷狄之陋俗而使子得以妻繼庶母姪得以妻伯叔母弟得以妻兄妻以淪入於禽獸而不之恥此叵所以言也使順帝於此覺悟而一明夫先王之道以正夫倫理以革其陋俗則夫夫婦婦父父子子人道以正綱常以立而上下各安其分禍亂將自息矣豈遽至滅亡哉而帝方習西僧演揲兒法秘密法而日與禿魯帖木兒老的沙輩宣淫無度縱不能用可勝惜也豈天將稔其潰亂以待乎
聖人建極而大拯之也耶

遣使者招諭諸起兵者

賊之所以可招之者以吾之力足以制其死命而降則生不降則死不得而不降也若其力猶可抗而能存乎一日則亦存乎一日矣其肯束手委身以試於不測之地乎至正失道執兵而爲亂者已

令天下攻城畧地縱横自由稱帝稱皇無所忌憚奚帝不思選將練兵振揚威武以剪殄滅而顧遣諸臣以招降之譬之與人相角力不能勝而欲揖遜以服之彼寧服乎是以今日招方國珍而國珍曰降及授之以治中則不受矣明日招張士誠而士誠曰降及徵其粮則不與矣是豈嘗有降意乎順帝不悟而欲以咫尺白麻以致其俛首聽命斂衽來朝徒自示其弱耳其奚補於事乎

二十年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冀寧既爲察罕所平則當以屬察罕孛羅奚得而爭之順帝因其爭也詔以石嶺爲界使各統之固已曲徇之矣而孛羅復以兵而往爭是違詔也順帝於此遣使詰責而諭使罷兵宜不敢不奉詔矣而顧使察罕割以畀之察罕服乎察罕不服而又遣使和解令各罷兵則非惟察罕不服而孛羅亦不服矣所以他日復有冀寧之攻而終之以犯闕也昔唐李克用救朱全忠而全忠反襲之克用請討宜討也而僖宗不許其後全忠忌乎克用而請討之不宜討也而僖宗許之並知覆乎唐者不在於所討之克用而乃在於所不討之全忠耶向使僖宗於克用之訴也能直之而使討則全忠必除而可無濟陰之廢於全忠之請討克用也審其無罪而不之許則亦必無孫揆之執[illegible]城之潰之辱而諸藩鎮亦豈敢擅興甲兵恣相吞噬以成賊臣之勢而遽至於亡乎孛羅之爭察罕之冀寧而違詔攻之是即元之朱全忠也察罕帖木兒但據其地而不敢以請討是又賢於李克用矣順帝不能以直察罕而反徇孛羅以蹈唐之覆轍能無及乎

二十三年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殺太子太傅太平

元之亡也雖以順帝之昏耄而其實由於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不道也故自其正儲位即覬神器始挾皇后以圖内禪而宰相太平不從則誣殺之并及其屬成遵趙中既而死宦者朴不花橐驩則左遷御史傅公讓惡孛羅帖木兒則起老的沙之獄而削奪其官爵及其爲孛羅所逐而奔擴廓帖木兒則又以其不能立己與以兵脅内禪而分其兵無適非不道也使特順帝而若楚頵而有立職之心則雖求死熊蹯亦不可得而必已就縊矣夫

惟其不遺如此故中外之人莫不解體而老的沙則遁孛羅帖木兒則犯闕擴廓帖木兒則拒命而國遂不可為矣吾故曰元之亡也由太子之不道也

予宰桐城録出舊所為宋史闡幽既成帙因取元史閱之亦欲為論而心竊鄙其事欲作而復止者數四既念其事多或可以為戒而其閒有彼善於此者亦或可法不可以盡棄也方論評之而克深弟梓予宋史闡幽於崑山學舍寓書請曰宋史有闡幽元史之幽不當闡乎學宮應暇幸復置意以闡我後人也予切感之不能自已因取元史所載可以為法若可以為戒者著為之論凡五十二條便付克深俾附于宋史闡幽後總名曰宋元史闡幽雖識見膚淺筆路榛蕪而不能以華袞乎德善斧鉞乎奸回然於讀史者考竟乎始終辨別乎是非分析乎疑似則未必無一助云時弘治壬子春三月既望餘姚後學復齋

許浩書

元史闡幽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許浩撰大抵皆取續綱目所書而論斷之凡五十二條持論雖正而亦不免於偏駁

兀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明〕霍韜撰　張邦奇增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兀涯西漢書議十二卷》提要

西漢書卷一

高皇帝劉氏諱邦字季沛人

入關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傍沛公西入咸陽下令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臣按此乃漢祖四百年洪業所由基也後世秦網太密民生其間朝不謀夕乃相率思亂然後知漢祖初寬得民也宋有天下亦崇寬厚乃賊官猾吏得以害民蓋非所以為寬也漢祖三章之約寬民也天下所以歸歟宋所寬賊官猾胥也國之所以貧歟

東征

二月癸未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令曰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

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以十月賜酒肉
臣按復寬民力也勿租稅寬民財也鄉立三
老師民善也縣立三正官治也勿繇戍
優老也賜酒肉敬老也漢治規模已槩見矣

告諸侯

漢王封項羽至洛陽親城納三老董公言三軍
素服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
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
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
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臣按湯武放伐孔子存其譽為世訓漢祖告
諭秦民及告諸侯雖僅數語猶有古風是
故存焉蓋漢業所由興也又曰三老董公隱
者也四皓之儔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叩馬
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納用之從諫弗咈
之明驗也群策所以畢收也

[illegible]祭

二年冬擊項籍還入關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令上帝及山川諸神當祀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如故
臣按周之大事祭與戎而已漢祖於戎馬間
日不暇給乃先修上帝山川百神祀事其規
模遠矣

恤士

四年八月令日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
轉送其家
臣按此令僅十六字而恤下之仁溢于言外
宜天下歸之負之能禦也後世詔令藻飾浮
詞而無實德文雖修此且工何庸焉

武功成

五年冬十一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韓信彭
越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楚大司
馬周殷叛楚舉九江迎黥布隨何劉賈皆會羽
與數百騎走淮嬰追斬羽東城以魯公葬羽令
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
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
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
少擊衆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
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
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先
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
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
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

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王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成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西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代秦伐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諸侯子在關中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令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臣按韓彭至而周殷畔漢得衆而楚親離也項羽誅循禮義之漢之季也未即位封楚封梁急爵功也赦死罪施恩逮下有周之大賚也諸侯再勸然後即位謙也封長沙封閩粵懷萬邦也興滅繼絶之義也規模宏遠矣天下定休兵奉天子民也王者之體也復諸侯子賜大夫爵厚士也復民田宅免民奴婢定亂緩窮王政之急也教民文法禁勿笞辱幾於齊禮矣垂統四百豈偶然之致哉

尊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感家令言乃擬上尊號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子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臣按漢祖初定天下即尊太上皇蓋秉彝之端王化之首也人道之極也其感家令之言

而發此詔也蓋賢於文聞善言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者矣聞三老言爲義帝發喪亦

此類也半世譏漢祖不喜於儒非也漢祖所

不喜者周秦之季鷄鳴狗盜而儒服者也有

周孔眞儒漢祖喜之矣

赦

六年詔曰天下旣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

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

故犯法大者死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臣按以爲習法令之故而犯法故憐而赦之

即書之宥過無大也帝德至矣

封爵之誓

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

臣按此所謂親親而尚功也漢之子孫長守

非功不侯之誓國至今存可也又曰至治世

少文多質衰世質薄文浮漢誓僅二十字其

氣象何如也

讞獄詔

七年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

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臣按漢祖愼刑恤民之意溢於言外然亦惟

求其當而已矣非寬釋有罪而姑息惠姦也

恤士

八年征匈奴東垣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

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前下令恤士天下未定時也此下令恤

士天下以定時也前恤士所以平天下也此

恤士所以保天下也然則恤士卒其有天下

者首務歟

寬士抑賈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曰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

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

劉氏冠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

騎馬

臣按軍平城有勞者也守城邑有勞者也賈

人射利者也妨農蠹國者也士卒復優者之

也非公乘不冠劉氏冠嚴分也賈人不衣錦

乘馬抑之也漢治猶古有意此類也

定口賦

十一年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

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
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
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臣按欲省賦帝心也獻未有程法未立也吏
多賦為獻郡邑暴也諸侯王尤暴也漢初以
十月為歲首故十月獻也諸侯王國獻也郡
吏獻也獻以日計口六十三錢定制也我
朝口賦尤輕惟賊暴官吏常制外加取于民乃不
貲也
置冢戶
十二年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
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
視其冢復亡與佗事
臣按秦始皇之暴其絕也固宜楚魏齊趙又
僭王于紀衆亂自立其絕也亦宜然而漢祖
皆為置戶守冢德之厚也
求賢詔
上征陳豨還雒陽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
伯者莫高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
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
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而不與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
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
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
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
癃病勿遣
臣按高帝求賢而曰交曰從我游蓋將親而
友之也又曰尊顯之曰身勸駕蓋將禮貌
而顯甯之也有而弗言覺免嚴蔽賢之罰也
高帝此詔治治四百年之基所由也自後文
帝舉賢良武帝安車蒲輪聘申公光武明章
明堂養老執經問難皆高帝家法也
定都　婁敬
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
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
狄伐故去豳居岐文王為西伯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武王滅殷成王即位迺營成周都雒以
此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及周之衰分而為二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

沛卷蜀漢定三秦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臣按婁敬戍卒也脫輓一言遂定漢都可不謂材乎張良者審天下之勢者也必婁敬言爲乃贊決爲何也是其所謂智也又曰婁敬者布衣也諸將者功臣也功臣爭言不便不從布衣一言從之高帝之聽言能斷舜之好問好察而用其中也天資近之矣又曰前著高帝之入關漢基始也後著婁敬之定都漢業成也垂統裕後者遠於謀曰得其槩矣

孝惠帝呂后附

曹參代相

相國不治事帝曰高帝新棄群臣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尊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臣按惠帝所問曹參所對一時治體氣象宛如也若帝者守成者也曹參者可守成者也漢承秦弊安靜休養之固其時也更化創制富而教以之亦其時也漸可為也參度惠帝未足以大有為而已之力又不能以有所為故君臣拱默而天下亦被靖寧之澤後世君臣可以觀矣可以審己量力擇處之矣又曰惜也惠帝不永天年不然不如是止也又曰曹參遵蕭何約束無作聰明自逞之私爲亦足法也已

廢少帝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為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為楚王台弟產為梁王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四年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乜壯即為所為太后聞而患之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下詔廢之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臣按此毋后擅朝之始亦毋后擅廢立之始呂氏者萬世罪人也呂氏之王諸呂也為外戚利也孰知乃以戚宗歟少帝者惠帝也宮人子也后殺其母使毋張后為張后利也孰知乃以絕惠帝後歟抑亦著漢作一陀焉又曰自呂后啓厲階漢室世有后禍可以鑒矣宋人猶譽高曹向孟之賢為家法最正何歟

西漢書卷之二

孝文皇帝上 諱恒高帝中子

即位曰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至代邸群臣議曰大王高帝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臣幸聽臣等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大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

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
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
酺五日
臣按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天開太平之會
也昔呂后封王祿産適以殘宗執如早夕王
之愈也又曰創業之君未嘗即位受命于天
也嗣世之君嘗逆即位受命于祖也正也帝
由代嗣統即位于邸乃入前殿下詔𡚁而得
其正者也又曰帝即位東向三讓南向再讓
禮之節也或曰示民以詐是謂禮偽也謬矣
又曰帝即位首賜民酺何也蓋古者群飲有
刑漢律三人群飲罰金四兩非喪祭不用酒
非老疾得飲酒故穀糜而民食饒爺帝即位
肆赦乃特賜酺以為惠後世造酒無禁群
飲無罰天下之粟半糜于酒民多嗜酒亡其
身以及其家賜酺之政帝王不得行矣去漢
遠矣
除相坐法
帝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
犯法者以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
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
法者帝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
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
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
下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
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臣按帝曰法以禁暴衛善人之帝所以御史
也又曰法正民慤罪當民從帝王御世大中
之矩也曰吏道民善曰法反害民建官制政
之本意政殘民之弊盡之矣故曰文帝漢守
成令主也又曰秦法一人犯罪一家坐死慘
酷矣帝除之仁政也我
朝立法惟叛逆乃連坐萬世之中極也
建太子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以尊宗廟帝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
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
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弗取

侍郎臣張邦奇曰文帝此言直與堯舜之心同宜其子孫享國長久後之猜忌宗室者不一再傳而覆絶可鑒矣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臣按真德秀有言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謙讓皆後世足法也魏晉而下猜忌宗室卒覆其子去文帝遠矣

振貸養老

元年三月帝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臣按方春和時行振貸拯困之令先王所以茂對時育萬物也存問長老申布帛粟肉之賜先王所以哀煢獨尊高年也漢治所以近古也

日食詔

二年十一月日食帝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得布政不均天示以災以戒不治適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和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也匡朕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臣按曰養治曰治育帝王所以充其天職也天地大德曰生天生斯民不能自養是故立君以養民也因日食而求言而舉賢分職制

治所以養民也省繇費養民之實也帝之所以遇災而懼克享天心也

除誹謗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聽治

臣按謂忠諫為誹謗謂深計為妖言秦人所以失天下也祝詛得罪陷民嘗也帝悉除之雖則有罪實未諫也誹謗妖言日聞于耳然而天下阽於危亡者鮮矣又曰誹謗妖言勿罪是也然而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何以處之然所以為君者難也必不得已寧如文帝除其罪以廣納誹謗毋如於秦人夫其罪以絶忠言又曰秦漢之妖言非後世真試言也又曰妖言在小民勿治可也妖言在奸臣則有舜法

勸農詔

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兹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按三代而下重念民生惟文帝為稱首其曰農天下之大本尤君人者所宜知也正月詔親率群臣農以身勸也帝月詔賜民半租實惠下也所以勸也帝之念民至矣

勸農詔

十二年二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未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帝前年勸農以明年六月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於戲帝之念民至矣今年減租稅明年復盡除之實惠數澤于民是其所以真勸農也民之父母也後世勸農多鼓官吏格例紛煩暫擾益甚務名無實去帝遠

矣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
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
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
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二疋廉吏二百石以上率
百石者三疋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臣按曰三老高年崇德者也曰孝悌率性循
理者也曰力田敦本尚實者也曰廉吏潔己
奉職者也後世之獎廉吏矣知崇高年者或
寡也知崇孝悌者亦或寡也知崇力田者愈
寡也帝不推賜帛粒獎之耳矣且置常員俾
以尊民勸善漢之治所以近古也民風歸厚
豈不有由然歟

除肉刑

十三年五月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
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
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
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有以易之具為令

臣按肉刑古帝王設之以防民俾難犯也後
世酷吏暴君乃反假之以快喜怒故有舉國
之民刖者過半而屨賤踊貴焉文帝除之
哀矜惨惻之意溢於言外真民之父母也惟肉
刑既除則刑遂輕而民易犯姦偽愈多無法
以防宋儒張載議復焉而未有定論要之帝
之好生之心則宛然可想也後世有天下者
有文帝好生之心雖復肉刑可也然而臣下
體帝心者寡也是故肉刑難議也

侍郎臣張邦奇曰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養
之教之者備且至也後世欲用肉刑盍先加
意於教養乎文帝自咎教未施而除肉刑其
所師者帝王之心也

議佐百姓

後元年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
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按過災而懼帝其心也因懼而思所以佐百姓帝之仁心發為仁政也末作害農酒醪糜穀六畜食民之食萬世通患也天下之粟出之于農而食之于士兵工商僧道所謂出粟者一而食粟者六求天下無饑不可得已況夫今之為酒醪以靡粟者參六畜以食粟者縱游民以耗粟者尤出于六者之外不知紀極此天下所以益困也世之賢君必禁食粟馬省食肉獸驅天下游民盡使歸農嚴造酒之令曰群飲者執天下大給萬姓樂業乃聞一賜酺以廣恩施民得一日聚飲必歸德于上豈徒然哉凡以制節謹度蓄民之生也帝王之所以曲成萬物也所以盡人之性也盡物之性也文帝此詔其知君道者歟

問相

帝初立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臣按文帝所問誠初政所急陳平所對亦相體所存也人君嘗知一歲決獄之數然後知所以慎用刑而重民命也然後知所以先教化而後刑戮也然後酷吏不得舞文殺良民也嘗知一歲錢穀之數然後知所以裁省冗官以節冗食也然後[illegible]所以裁省冗兵以節冗費也然後量入制出不致浮費不經也皆人君初政所急也為相不知可乎曰相之知亦猶人君也刑獄人之廷尉錢穀任之內史月總小計歲總大計君相從稽焉衰多益寡以平施[illegible]是固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附百姓之實事也又曰帝之間陳平之對默而識之下學上達之理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是

故黃老申韓不相為謀也

問將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不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臣按馮唐之論萬世任將者之戒也是故同一趙也任李牧則伯殺李牧則亡國有武將敵人忌也又曰魏尚者有功者也上功差六級其小過也因小過棄有功文吏之敎也又曰馮唐小臣也面斥文帝不能用頗牧帝能容之又從而用其言帝德亦優矣優矣

勞軍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

迺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臣按周亞夫御軍嚴肅如此固真將軍矣文帝禮敬之如此亦帝王之盛節也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進退步趨稟命於人有擅專即以矯制受戮如勢縶驥足而責之馳也是故兵日弱國日蹙以至於亡趙宋是也夫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武夫驕慢漸不可禁歟臣曰此用兵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昔禹拜善言以君拜臣可乎亦納善之禮也朝會則固有君臣之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

侍郎臣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也

西漢書卷三

孝文皇帝下

治安策

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賈誼上疏畧曰臣竊惟事埶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臣按文帝之世可謂治且安矣賈誼之言猶稟稟若此明君賢臣之不忘憂懼也氣象可想也後世君臣危亡在目睫猶以太平自誇去帝遠矣去誼遠矣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家焉不埶如屬王者令之不肯聽詔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

悍如焉敢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〻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何憚而久不為此

臣按此所以慶親藩也漢初藩封過制誼慮其患而慶之如此誼之忠謀有裨於漢多矣我朝宗藩百六十年事體亦有可慶者臣下無言焉

不誼若也甚矣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歳致金絮綵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令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慶夷狄也熟味其言審其事勢則武帝之征匈奴豈得已也

繡衣絲履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奴妾黼繡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失盜賊直須時耳

臣按此所以崇禮度抑奢僭也政久則敝而法日廢故天下承平則侈風日滋而民生日困賤識者方以豐豫自幸不知亂亡已隱伏也是故禁侈靡所以弭禍亂也保太和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能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之大體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〻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〻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移風易俗敦崇教化也張四維定經制其具也北方民俗承胡元之後其陋其敝尤有甚者君子忽焉不思易之不及誼也遠矣

侍郎臣張邦奇曰此最切要然須行之自上以德意感動之以賞罰振興之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惟不甚相也也何三代之君道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其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臣按此所以教太子也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養老尊賢日聽規誨所以教也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得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臣按此所以先教化後刑罰也夫刑所以弼
教也古者刑教合一故雖刑之亦以教之𢀖
後世刑教異用故主刑罰者謂教化為迂闊
主教化者謂刑罰為刻薄甚則以含忍保姦
為教化以苛詰陰慝為刑罰失古意遠矣是
故刑教貴一之旨不可不講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
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
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辠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
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
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
重權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臣聞之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
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
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
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
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
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
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
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厲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
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體貌大臣也臣禮重則君益尊
矣雖然其流之弊有大臣被誣不肯就獄寧
黷壓以死如蕭望之者有大臣被誣不肯暗
死寧屈體就獄如王嘉者則又未有以防之
也舜於四凶聲其罪而已矣大臣者宜知所

擇而自謹也

鼂錯言兵事

十一年匈奴殭數寇邊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
狂言惟陛下財擇

臣按周書立政篇曰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雖極治平益嚴武備君天下者萬世取法也鼂錯此策馭戎制勝之畧也有國者所宜知也世儒以談兵為武將之事忽焉過矣又曰戎狄之患賈誼憂之極深鼂錯籌之極善文帝未及用武帝盡用之漢世所以迄無侵盜之虞也惜賈誼以也讒謫鼂錯以讒誅宋儒以成敗論人物又從譏焉故不惟恥焉吉讀錯諱言邊事歲納金幣以偉苟安卒至王國不悟此宋人往事可鑒者也我
朝邊防極嚴
太祖
太宗慮之極遠備之極密惟近年弊例日亢虜將日多士卒日困邊備日弛戎虜侵盜日甚欲日得志而我日弱邊人日塗炭邊地日荒履霜堅氷宜早為之防也是故李牧之守塞趙之國之也田賈誼之積儲鼂錯之籌畧今皆不可忽也

鼂錯守邊策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泉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今胡人數處轉牧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平貧若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鼂錯此論秖以實邊塞禦戎狄然實古之帝王制田里畫井閭御黨州邑伍兩軍師之遺制也所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聖賢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實功也錯也秖以禦邊其用急也

鼂錯募民策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五五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々有假五百十連一邑々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獲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以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則察

臣按錯言備邊三策主戰次二策二策主守先戰後守次第之序也甚民實塞守之善者也為之室閭俾歸者安為募民之善者也帝

乃吞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
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
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
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西山真氏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
不名詞又溫覃如此豈非隆好好善之主哉
臣按鼂錯之謀國文帝之納善皆有天下者
所宜之也

賈誼論積貯

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誼上言筦子曰倉庫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
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
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即不幸有四方二三千里
之旱國相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仍天下大屈有勇力者
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遠方之
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
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
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
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臣按誼言備危亂以積貯為先貴積貯以重
農為急皆知本之論也燕趙雍冀之地昔遭
戰國日事戎馬故不知農作再遭唐末之藩
鎮五季之亂雖遼金元之戎狄保首領且不
假故尤不知農作是故重農之論在此方尤
急不可忽也貯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君天下
者鑒之哉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
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則食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本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臣按錯言雖詳其要惟曰明君貴五穀賤金玉而已貴五穀之要惟曰以穀為賞罰而已其貴五穀也而豈徒我內安中國外鎮四夷而已矣江南之農不勸自勤此策可緩也自淮以北民不知農由唐末迄今七百年矣郡邑有利水利不興農桑不勸民窮則盡即誘曰天數嗚呼古之參贊天地化育者果如是耶

侍郎臣張邦奇曰民尚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着因土着固則國有根不然得民如得魚鳥何足恃哉甚矣重農之當務也

孝景皇帝

文帝廟樂舞

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咸耆欲不受獻不利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臣按文帝盛德令主也宜子孫世世獻享也詔所稱皆非溢美抑亦猶見古人祖功宗德之實也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臣按土隘民稠則民有側足爭尺寸之地者矣土廣民稀則民有棄沃壤以植草木藜狐兔者矣徙而均之鼓之舞之而民宜之亦有天下者裁成輔相參贊化育之一事也

議監臨贓罪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

臣按官曰監臨親民者也受民飲食物固非法也情可原也償其費可也受他物則贓也買賤賣貴揃民利上者也尤非法也坐贓為盜論之嚴也遷徙改秩者也罷免黜秩者也受所治送物且有罪焉況強奪取者乎罪尤重可知也重告捕之賞所以嚴贓吏之禁也是令也中正之極也又曰漢法凡盜殺無赦

監臨受民他物及買賤賣貴皆坐贓為盜論
則發無赦可知也沒入其贓絕貪之要也凡
贓皆沒入而且得死貪者何利焉貪吏懼卽
小民寧而邦本固矣

減笞詔

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臣按文帝不忍肉刑之殘民也以笞易之然
有笞未畢而人已死者帝復減笞著令焉是
亦仁民之政也王者之體也父母斯民之心
也孰謂帝寡刻薄乎

頌繫老幼

三年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
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
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臣按憫老恤幼王政首務孕婦朱儒仁人所
隱景帝此詔亦近古而善者也可法者也律
曰老幼不拷訊此意也

詔封蕭何後

二年詔曰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
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
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臣按興滅繼絕王者馭世之大德也雖然有
權度焉不可泛施也蕭何者漢功臣也功在
漢室而華四百年生民之命者也其絕也不
可以不繼也若夫乘亂幸禍以竊富貴心非
救世功與身沒得無戮幸矣又烏足繼乎帝
封蕭何後蓋其中禮義者也

擊七國

三年詔曰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
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
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
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
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
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代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暴虐而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
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斬首捕虜比
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
詔者皆要斬

臣按七國同反無罪為甚吳於文帝之朝已畜反謀以是故賈誼治安策謀之極精處之極善惜文帝未之行也誼之說行七國無反禍矣抑景帝猶能聲罪致討焉書存耳播著啓能纘禹舊服也景帝有焉又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帝其庶乎免矣

平七國

三年吳楚反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既發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帝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食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不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

臣按梁孝王景帝之弟而文帝之子也敵兵圍困亞夫不救何也委梁餌敵吾乘其救乃得制其死命也兵法也不幸敵人破梁也乎由可也其可何也七國同反憂在宗社是故不暇為梁計也且彼攻梁吾絕其食不戰屈人之策也是乃所以救梁也梁王急請不往帝詔不奉何也勝算定則不可以撓也詔且不受則定可知也若宋儒則斥曰徼命大不敬曰驕悍大逆而檻車徵之矣故曰亞夫能為將者也帝亦能任將者也

赦吏民

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

臣按七國反七國王侯罪也七國吏民無罪也反者殘詿誤者赦殲渠魁脅從罔治之理也定為亂安反側之略也後世人一造禍根株連絓殃及無辜因以益亂可以鑒矣

讞獄詔

中五年九曰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者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

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
不厭者輒讞之

臣按高帝有讞獄令矣漢世守之宜若不必重録者然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以苛爲察以刻爲明酷吏之幹也貨賂爲市朋黨比周贓吏之奬也酷贓相濟民不得其死者衆矣是故讞獄帝王仁天下之心也婁書爲見漢家所以係屬天命者固有在也

吏車服詔

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不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臣按此令所以表等威也吏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是不惟淆上下之分而已也是亦易以爲姦也車服異制敢不自重乎是故等威辨則姦慝息矣此義明則閑邪存禮天德立王道行矣

減笞詔

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臣按前已減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矣然而民猶有死者乃再下此詔帝之念民至矣有後不亦宜乎

讞獄詔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獄令治欲者務先寬

臣按有令讞而後不當錯誤者也讞者不爲失非無失也寬其錯誤之罰也所以開其改過之門也吏有改過之門也則獄或無冤民也帝之念獄至矣

令二千石脩職詔

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臣按景帝此詔簡曰敎切萬世安養天下者所宜知也其曰吏以貨賂為市姦法與盜盜亦古今通弊欲禁吏斡惟重農桑貴穀粟斯可矣天下皆貴穀粟賤金玉貪吏焉得多載穀粟焉故曰貴穀粟賤金玉絕貪之本也有天下者至急務也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萬世格言也勸農桑益種樹萬世急務也有天下者專寶農桑不寶金玉然而民不得其養者寡矣穀粟為重金玉為輕然而貪吏不改行者寡矣欲禁珠玉莫先於百官故設坐贓為盜之法可謂嚴也已矣雖然本原之地尤在朝廷有天下者尤所宜知也

西漢書卷五

孝武皇帝上

建元元年

臣按古帝王無年號年有號自武帝始武帝即位年十六制度規模已超邁前織矣得伊呂為佐其致唐虞三代之治何有哉或曰量仲舒非純儒歟臣曰仲舒之學武帝用之矣若尊六經黜百家作禮樂更制度皆仲舒啓之也所不用者災異之說也觀仲舒災異之奏則李識所極可占矣是可失望伊呂之門乎

復高年子孫

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内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臣按此詔深得立教之本復子若孫俾身供養尤敬老之實惠也

恤下徵賢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

罷苑馬以賜食民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
東帛加璧徵魯申公
臣按省徹士罷苑馬文景之世能行之矣惟
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帝王禮賢之盛節也文
景為未之能行也是乃帝所以矣於三代也
後世亦未之能行也

策賢良

元光元年五月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
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
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林不崩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
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
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
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
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帝策賢良而曰章先帝洪業純祖武者
也曰參堯舜配三王希聖者慕古者也惜乎
漢儒未有以當帝心也又曰文帝嘗策賢良
矣所得非醇儒也武帝得董仲舒有光於漢
多矣是故錄焉

問公卿

二年春詔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
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
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臣按帝征匈奴勞敝幾三十年然後獲馬漢
家四百年無戎狄患武帝力也宋人以舊燕
識馬契丹入邊宋之君臣拱手講和歲納金
幣數百萬以苟一時之佚女真再至卒覆宗
社然後之武帝征匈奴為子孫黎民計也不
得已也

徵吏民

五年八月令曰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臣按曰明當世之務識治體者也習先聖之
術明道學者也縣次續食招之厚也前已
安車聘申公矣議不舉孝廉者罪矣漢世求
賢之途如此其廣也後世專以科舉取士較
浮文不察實行不及漢遠矣

議不舉孝廉者罪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
賢勸善刑暴五常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

寵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斷路故旅耆老復孝敬
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祇祈進民心深詔執
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
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
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
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
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
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
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武帝固急於求賢者也有司亦其奉
職者也皆後世所當法也其曰附下罔上謂
姦臣黨構以欺君者也其曰附上罔下謂佞
臣迎合以蔽賢者也曰死曰刑罪差也在上
位不能進賢尤萬世大臣所當深戒也漢之
君臣猶有有意此類也

分諸侯王子弟邑

二年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
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
使有列位焉

臣按此所以詔諸侯王也其詔曰梁王城
陽王願以其邑分封子弟而許之也遂以徧
詔諸侯王也即賈誼告文帝之策也誼策早
行亡國可無反禍矣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令臨定其號名

臣按此所以詔御史也御史奉行封邑之制
其也又曰漢於親藩援之國邑即土地人民
得專有焉政令得專制焉守令得專臣焉故
吳楚淮南專地過制多謀反逆鼂錯建言削
其郡邑遂激而變惟賈誼治安策請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
心文帝未之行武帝行焉諸侯王亦以得分
國邑子弟為幸自後藩封無逆者哉
朝藩封雖援之國邑然土地人民不得專有焉政
令不得專制焉守令不得專臣焉故無尾大
不掉之患惟世代日積
宗支日繁

郡王將軍中尉
郡主儀賓之屬以數萬計皆仰祿于
朝迄無限極世代愈久則祿食愈多不知何策善
其後耳臣愚竊謂今日封建之法已兼虞夏
商周之制矣宜再取漢法而兼行焉制其初
封之祿後無加益王侯子孫分食初封之入
而幾歲幾數有限節而民易供也再取宋法
而兼行焉侯王子孫願出仕者願治生者聽
與衆同庶幾侯王得自生養不全仰食于民
也此制也
聖人在位必有以変通之矣
詔太常
五年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
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
諸朝其令禮官勸学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
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
厲賢才焉
臣按文帝之世庶矣富矣而教化禮樂未之
及也武帝舉賢才興禮樂卓然志於三代惟
才大畧不世出者也或以多慾訾為可謂不
善恕矣
遣謁者巡行詔

元狩元年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之體支
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
兩國接壤怵於邪説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
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
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
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
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也帛人五疋鄉
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疋年九十以上及鰥寡
孤獨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
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帝曰君者心也民猶支體仁慈惻隠之
氣溢於言外真為民父母之心也因淮衡造
逆而恤及孤寡善推其所為也賜米帛有差
實恵下也縣鄉即賜無贅聚便民也優老也
行恩恤民者宜取式也
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
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
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
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𠛬于迺國害於爾躬

嗚呼保國乂民不可敬與王其戒之

臣按此策簡嚴爾雖有訓誥遺風焉曰好德克明顯光曰不臧凶于迺國害于爾躬也守藩邦者之大戒也

遣博士循行

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也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之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因幣輕多姦而改幣以約之此古之帝王應時創制稱物平施之理也因改幣遣使而存問窮民善推所為也諭三老孝弟舉獨行問隱處及冤失職及野荒治苛者皆王者之休也振俗餚治之要也宋儒之識此者或寡矣

遣博士中等循行詔

元鼎元年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臣按武帝念民若此故雖征伐四夷勤兵費財而邦本固也論者等之秦皇感矣何也秦法所苛重者農民也武帝所苛抑者商賈也農民病則邦本蹙商賈抑則末作寡末作寡則農民多而邦本固是秦漢興亡所以異也

察茂材異等詔

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臣按此詔見帝之材畧惟志蓋一世而宇宙

豪傑皆在鼓舞之中也蓋緇䌷小材頓無小過然不足以任重致遠有非常之才或負俗累故世無全才而任天下之重者愈難其人故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非常帝執御之君天下者可以自擇也已又曰孔子云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好惡之出于衆猶必察焉何也慮俗衆之好惡未必公也帝取跅弛之士猶暗合孔子者歟暗合孔子者歟

定正朔

元封七年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陽陰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臣按三代正朔所上不同孔子欲行夏時至武帝乃定卒之百王莫之能違焉然則帝之有功于後世遠矣大矣

搜粟詔

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臣按趙過代田之法萬世民物所宜之也今自淮以北地廣民惰耕耘無法旱潦無備歲少荒歉嗷敝無紋有範圍曲成之責者固若是耶又曰後人惟曰漢武外平四夷內修禮樂而已不如其重農固如此也

孝武皇帝下

賢良策一

臣謹按春秋視前世行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将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驚懼之尚不知變傷敗迺至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聖王已没子孫安寧數百歲禮樂教化之功也㬥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欲得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屮木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古之王者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継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者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

臣按董仲舒所對若曰天心仁愛若曰禮樂教化若曰正心正朝廷若曰更化善治皆當時急務萬世格言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有所為天地應焉猶心欲有為四體應也人君者億兆之宗主也天地之心之舍也人君動而淑焉天地之祥福應焉動而慝焉天地之妖禍應焉猶夫四體應心而動者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天而天弗為之理也有天下者常事也仲務天人相與之吉事天者之説也知天之至則未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德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聚於朝

愛施兆民天地歸之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也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進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古之所謂功也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以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臣按仲舒歷述堯舜文武至於周公而勉之曰尊所聞行所知可謂得力行之要矣立大學以養士可謂得教化急務矣任官以稱職為差而黜累日取貴之弊可謂得量材鼓舞之機矣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聖人法天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人之所為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古者脩教訓官務以以德善化民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臣聞聚少成多積少致鉅故聖人莫不以黯晻致明以微致顯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下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
相受而守一道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用夏
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
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

臣按仲舒所陳雖多然上稱唐虞下悼桀紂
則其要也尊崇六藝罷黜百家尤其於道卓
見大原者也後世以董仲舒為漢醇儒不有
由然歟

侍郎臣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通達
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之正傳
而足以為百王之大法也已

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
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
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
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
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臣按此兼并之說也有天下者不可不之
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萬世通患
也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仁人念
之宜惻然傷心也

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　董仲舒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
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
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
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
以迫蹵民々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羡
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
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
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為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家見織帛怒而出其
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々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
貪鄙及至周室之衰而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
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曰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々赫々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觀 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是而倣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
皇々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々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
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
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臣按此董仲舒三策語也移錄于此所以繼
限田之政也欲限名田誼自貴者始貴者秉
其資力與民爭利民安能如之哉茲言也有
位者可以長念矣可以長念矣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帝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民
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
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
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
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
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成中為小圖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土木衣
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
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著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
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
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臣按書曰鑒于先王成憲詩曰無念爾祖聿方朔告武帝不稱唐虞三代而稱文帝其猶詩書之遺訓乎夫欲平天下莫要於限民田矣欲限田必使於食祿之家矣雖然朝廷者天下之表也吾而崇奢若此可以訓百官乎故正百官莫先朝廷矣嗟乎武帝之不能若舜文武也其以此乎可矣鑒己可以鑒已

壺關三老茂救太子

初上年二十九生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耶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輒有所縱捨之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江充用事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太子斬充遂陪兵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

壺關三老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鼓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之適嗣承萬世之業体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

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
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
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
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
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
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
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
下

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
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遂擢
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
而悲之

臣按武帝慰太子者如此則帝之知子之明
何如也其征伐四夷也豈得已也後是世雲
貴閩粵張掖酒泉得霑王化皆帝德也豈可
忘也又曰三老訟太子寃如此則太子迫於
讒臣此非其罪明矣武帝感悟族滅江充作
思子宮作歸來望思臺則武帝亦知太子無
罪死矣後之有司乃論太子罪而議謚曰戾
何也夫加人以不孝之罪當原其父子之情
太子者武帝未常加以罪也漢之有司及後
世史臣必議其罪可謂九原不白之寃矣又
曰太子寃矣群臣無敢言者壺關三老言人
所不敢言嚴父子君臣之義備矣其亦賢而
隱者歟又曰太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宇内生
民所托命也江充能挾妖巫搆陷致死是亦
利口覆邦之戒也是亦酷於用刑之戒也是
亦妖術惑世之戒也

孝昭皇帝附武帝少子

令民毋出田租詔

始元三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
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臣按昭帝承武帝用兵之後乃能蠲租恤民
如此可謂善繼述也已是故備列詔條守成
者戒焉

〇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
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
中都官者且減之

〇元鳳元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
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

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illegible]
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正月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
食朕虛倉廩使〻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illegible]
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illegible]
牛者勿收責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
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
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
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賜韓福等策

元鳳元年三月涿郡韓福等伍人以德行徵至
京師賜書策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閔勞以
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
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臣按韓福逸民也昭帝褒奬之禮重之而不
勞以官職如此旌德尚賢振揚風化也漢治
所以近古也此制也我
英宗待吳與弼有行之矣

封范明友等詔

四年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
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
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illegible]其封明友為
平陵侯
臣按昭帝承武帝洪業世知其能寬租賦省
力役與民休息而已不之其未嘗弛夷狄之
防也是故武帝軍功封侯不録昭帝録爲微
顯闡幽之志也

孝宣皇帝

議戾太子號謚

本始元年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臣按皇太子被江充構陷以死武帝作思子宮哀惜乎不遂因思制謚表其冢塋俾游魂有歸也宣帝太子孫也甫即位即議號謚置園邑秉彝良心之發也天理人倫之極也惜時有司不學無術以宣帝為昭帝後謚太子曰戾宣帝孝心卒莫伸焉

議武帝廟樂詔

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

臣按綸偕徐階曰漢有文武如車有兩輪也缺一不可此書是也是故漢尊文帝曰太宗尊武帝曰世宗孝子慈孫公天下萬世為心也又曰漢人稱其祖功德皆不溢美故曰猶有古意也又曰漢武之功漢子孫賴之其表章六經擴年四夷定正朔興禮樂後世賴之然則報祀武帝者雖後世可也況漢人乎

置廷平詔

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欲陷則予所死比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

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吏用法巧文寖深而自咎己之不德宣帝可謂厚於責己而切於恤民者矣每歲讞獄後幸宣室齋居尤其切念民隱也或者議帝刻厲太過誤矣蓋帝之所誅而不赦者必其有罪者也使世以姑息有罪為寬仁故議

帝刻厲誤矣又曰帝幸宣室所以誤矣察獄
吏刻䤵之弊之姦也東萊呂氏壅蔽輕警爲
甚矣誤矣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
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
絶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自得新

臣按宗室有罪不黜惡者莫徵為有賢不錄
善者終棄焉皆非親親之中也是全也闡遠
善之門廣於屬之化亦仁厚之道也

令郡國舉孝弟詔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
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
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
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其令郡國舉
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臣按漢世舉賢必以孝弟何也蓋實行積於
家延然後聲譽著於鄉里不可為也後世取
士專以浮詞故士之能文者率先收錄而敦
本尚實之風息矣俗之所不美世以之所以
不治也必欲致治盍反本矣

有喪者勿繇事詔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遭
喪經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
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此詔所以教民孝也敦風厚倫之所急
也後世議帝專任刑法吏豈其然乎豈其然
乎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
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
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
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
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臣按古者制刑必即天倫非無以也三代之
教明人倫而已五刑之用所以弼五倫也此
詔於人倫厚矣辭亦惻隱王者父母宇宙之
躰也

課獄吏殿最詔

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
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
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所坐名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臣按酷吏殺人非直斬絞之用已也或箠楚
致死或縲械困死或饑寒以死殆數倍於斬
絞死者王者殺一人三五覆奏不但已也酷
吏賊吏肆一怒爲數人死於獄死於塵若螻
蟻焉耳是故酷吏嵗殺平民倍於帝王決獄
之數而人未之稽也以獄囚考課帝之念獄
至矣至矣酷吏其有改乎
博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
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
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
石各一人
臣按漢高帝首詔求賢故子孫累世承式焉
我
太祖皇帝用賢圖治或以孝弟力田或以賢良方正
或以人材不一其途故得人爲盛迨世取人
局以科目狭矣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二年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
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
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
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
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
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者毋之出今年
租賦
臣按析律飾辭以成名罪酷吏也亦猾吏也
舞文者也興繇役飾廚傳剝下倿上者也姦
法盜名者也皆萬代通弊也爲今之世惟尤
甚
益吏祿詔
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
百石以下奉十五
臣按帝既覈察吏治矣復益小吏俸則所以
恤其私者無不極其至也其有不職郊乎吏
職修然後民得所矣
褒黄霸詔
四年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

罪因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壽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穎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臣按宣帝之褒異黃霸者如此郡守其有不盡職乎是故重守令所以重民也重民所以重國家也此制也我

朝有行之矣

戒不禁姦邪詔

黃龍元年正月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者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臣按以不禁姦邪為寬大姑息之弊也以酷惡為賢深刻之弊也計簿具文欺謾避課巧偽之弊也皆萬世通患也惟今日為甚圖治者宜知所以易之矣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〻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德已而起者謂之應兵〻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〻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〻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〻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者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

所謂吾季恐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臣按武帝朝諫征伐不録非時宜也宣帝朝諫征伐則録適時宜也漢漢世夷狄暴甚非帝征討為後世豈能寧也宣帝時中國尊安矣勞師遠征非時也魏相諫録為權時也

趙充國屯田策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為不可勝先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士田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

臣按充國陳屯田十二利後世屯田之制所自始也夫出師費財有國所忌故用兵於承平之世屯田之策不可忽也又曰是時也兵威既震羌戎遠遁不可勞師以追萬敗人留屯遂制羌虜蓋全勝之畧我先得之故也若敵人出沒猶未可測彼死生之命吾未能全制則此策尤宜審處之也又曰儒生知充國之屯田為不任戰者也然而不知其所以善制戰者也然而識之可與語兵矣

常平法

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〻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臣按漢都關中歲漕之役沂流以至勞費大矣耿壽昌建糴粟之議可免利農可以足國策之善者也蕭望之以功分銖詆為未是商知理者足民裁成輔相乃平天下者至急務也又曰穀石五錢豐穰極矣吏多賢良之致也然則欲歲常豐其先選良吏乎又曰穀石五錢太平氣象可想也宣帝其當漢室極盛之運乎三代而後文景富庶矣猶憂匈奴武帝伸威黷武矣乃或虛耗宣帝承文景武之後選擇守令專於恤民故治稱極盛又曰今京師設一常平倉收天下穀參物貨代民輸租賦而征其直亦贊化育一事也古以足國今以利民其實一也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為刻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其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
　臣按路溫舒之論曲盡獄吏情弊君天下者
　不痛懲酷吏則生人何幸為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
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
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
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illegible]
春[illegible]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illegible]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illegible]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illegible]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illegible]茲五帝
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之卦
不可以治之也比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吹治則雹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
民事於靜動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無怨礼讓
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
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
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
章受詔長樂宮曰令郡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
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
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
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
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
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皆可
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者頗非時節事御史大夫鼂
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季甚一
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甚幸
　臣按古者帝王動則法天豈曰迂哉人事動
　於天下通應於上猶影響也外而政刑舉措
　內而動靜起居吉凶休咎不爽烏是故天德
　王道非有二也高帝草創規模已若此矣非

古道猶有存乎魏相以告宣帝理陰陽頌四
時也相職也
侍郎臣張邦奇曰魏相和陰陽丙吉問牛喘
漢近古故人士往往能明天道其治效亦不
同失不明天道而相天下者終奇道也

西漢書卷八

孝元皇帝

宮飾希御者勿治詔

初元元年九月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
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
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
衡省肉食獸

臣按儉令德也嗣世之君承豐富之業能儉
為難元帝之恭儉亦其天資之美也

論節儉 貢禹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
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
給人足頌聲並作

臣按此乃五帝三王聖德之盛之儉之美也
後世不可復見矣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
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
金銀之飾

臣按高帝文帝景帝崇儉實德猶有古風為

後世亦不可見矣
後世爭爲奢侈轉々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
履絝刀劍亂於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
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
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
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礼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
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
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廏馬食粟將萬匹臣禹
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非當所以
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謂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々又不
葬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廏馬食粟苦其大肥
勝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
父母故當若此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
人以塡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
和禮正妾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
於園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
事言群臣亦隨故事可甚痛也

臣按此乃武帝以後奢侈之弊可戒者也

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
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
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臣按下之奢上之化也古今通患也有天下
者責自反矣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
器物三分去其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
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廏馬可
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
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
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二尔
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
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
禹不勝拳々不敢不盡愚心

臣按自古國家治安不久多致敗亂何也皆

子孫不守祖家法奢靡日甚浮費日增天
下日困所致也漢自高惠至文景之世宮女
十餘而已後世則數千餘矣廐馬百餘匹而
已後世則萬匹矣御服十笥而已後世則歲
費鉅萬矣朝廷奢費若此由是諸侯妻妾豪
富吏民爭效侈靡末作日多農民日困欲不
敗亂得乎是故貢禹節儉之論萬世守成者
之鑒也

賦筭鑄錢贖罪之弊　貢禹

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
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
殺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筭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
不耕必有受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吏卒
歲功十萬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
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
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
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巧智好衣美食歲有十
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不避寒暑
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
私求不可勝共故使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
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
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
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
便

臣按此法行雖勿井田亦復三代之治矣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
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
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
禁止海內大化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
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
起亡命者衆姦軌不勝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數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猛勇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
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行雖
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
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
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
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
除贖罪之法相守選擧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

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臣按禹言寬口賦恤民也禁鑄錢禁珠玉抑
末崇本也入粟贖罪入粟補吏賈生鼂錯濟
邊之策也權宜之術也其流之弊富者犯法
不死贓者以財得官天下遂大壞禹言禁之
萬世中正之論也

蕭望之傳

宣帝寢疾選大臣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
少傅周堪至禁中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太子襲
尊號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晏見言治亂
陳王事之望選白宗室散騎諫大夫劉更生侍
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道上以古
制多所匡正上甚鄉納之中書宦官弘恭石顯
久典樞機又時傾仄望之以中為書政本宜以
明賢之選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
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專權執請謁者召致廷
尉
臣按昔昭帝年十四上官桀誣搆霍光罪狀
帝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昭帝
之明何如也元帝即位年長矣蕭望之周堪
受遺輔政責任重矣舊為師傅知且信矣宦
者誣致其罪帝不能察帝不昭帝及也遠矣
其暗者一也
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
臣按帝初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已暗矣及
知之即詰恭顯面欺不忠誅之可也乃不然
帝之暗二也亦懦也
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
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
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帝謂德化未聞先驗師傅為失矣即引
咎自歸誅恭顯罪可也乃售史高明黨詐謀
又免望之是望之無罪之中又得罪恭顯姦
中又益姦也帝不能察其暗三也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
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
子散其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〻下有司復

奏望之前所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
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臣按有司之奏黨阿恭顯者也帝知望之無
罪即誅有司暴其黨姦罪狀可也乃不然常
之暗四也
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逮白望之
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
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終不
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王
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
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
可其奏
臣按恭顯知望之素剛不肯就獄吳必詘之
於獄者致之自殺也帝知望之無罪不肯就
獄矣必詘之於獄者受恭顯之姦也恭顯玩
帝如嬰兒然帝不能察帝之暗五也
顯等封以付謁者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
馳圍其第望之欲自殺其夫人之止為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望之飲鴆自殺
臣按恭顯啓帝但云召望之耳已外乃馳圍
其地第遏之望自殺也帝不能察其暗六也

天子聞之驚拊曰手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
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
涕泣哀慟左右召恭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
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帝既痛殺吾賢傅矣即按史高恭顯及
有司罪狀誅之為姦臣朋黨殺人之戒可也
乃惟涕泣而已涕泣何益為姦人為所懲為
帝之時七也不惟暗也亦懦且愚甚矣又曰
漢業之衰自元帝始元帝恭儉令德之君也
何為致衰哉觀望之事可覘其略矣夫人主
優游不斷則姦人得肆正人蒙禍雖有仁心
仁政何以澤天下故曰君德以剛為主元帝
詔令多可書不書謂君權既衰雖有詔令皆
虛文也
陳湯傳
宣帝時匈奴亂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
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
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
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初元四年遣使奉
獻因求侍子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

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
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
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直至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
士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八人降虜千餘人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
矯制皆不與湯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
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
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
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

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
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
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
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
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
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
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
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
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
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万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
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万里征

伐不録其过遂封拜両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
使者罪甚於留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而
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过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
郅支單于背畔礼義畱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
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
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
誅封郅支單于斬獲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其
下千數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粮以贍軍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孳息邊竟得以安然猶
不免死亡之患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
詔公卿議封焉臣衡石顯以為郅支本逃亡失
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
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
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盗所收康居財物

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
臣按郅支殺漢使漢法所必討者也所不討
者力未能耳陳湯矯詔討為剛國之恥其功
大矣然陳湯不請命而輒興兵何也知請
必不听而恐失事故也先發後聞之策也
且郅支殺漢使帝未嘗忘之也臣衡未聞獻
一策以紓帝懷陳湯即請衡亦阻之决矣
陳湯者矯詔其小罪也討賊其大功也以
小罪蔽大功文吏常態也臣衡是也若桓
公伐楚豈必請命天子然後合諸侯乎孔子
取之以其用權尊周而已矣陳湯以夷攻夷
事則順於九合誠則过於尊周小儒猶從其
後以制其罪夫然後益知後世雖為功忠之
臣也難哉或問矯詔與奉詔罪孰曰大矯詔
詐以遂事者也不奉詔逆以抗命者也不奉
詔罪大曰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
景帝未始罪也陳湯何罪焉

西漢書卷九

孝成皇帝

報王鳳

帝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户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户鳳庶弟譚皆賜爵關内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會日蝕京兆尹王章奏封事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言自鳳出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為之垂涕不御食上乃報鳳

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退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臣按漢祚之移始於成帝王氏滅族之禍始於王鳳成帝之寵王鳳母后之故也王鳳沈族戚禍之積也萬世大戒也又曰帝答王奏語極溫雅引咎自與有古風焉惜乎施非其人也又曰成帝善政不書〻報王鳳書劉向外戚封事慎於微也可以觀矣

免王商詔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稍定問之果訛言中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
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會日有蝕之太
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
陳日蝕咎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
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
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上素重商知匡言
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
詔曰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
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
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事陷于
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
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
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
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
病歐血死
荀曰論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致也非以
傷奉也將欲中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
慨恨遂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
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
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
於朝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是以

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之至也困是以屈原
自沉鮑焦燔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
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
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
臣按王鳳譖王商必求其閨門之短何也闇
蓋事涉閨門雖難自明而讒說易行故也則
此萬世小人中傷君子之術也又曰凡姦臣
用權必有小人為之鷹犬若張匡者鳳之鷹
犬也又曰帝言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斯
言也極得大體又曰帝已知重商矣鳳猶能
黜之則夫不受知于帝者有不媚鳳乎是故
姦臣盜權皆人君自與之也
答張禹策
帝即位徵禹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是時帝
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不自
安上書乞骸骨
帝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
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
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
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

肯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
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礼如丞
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
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物家以
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
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称是禹性習知音声
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每病
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
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
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々數視其小子上
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
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
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
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
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
示禹々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
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
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

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
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
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臣按帝王尊礼老臣如成帝於張禹極矣惜
乎尊非其人也■自張禹懇乞骸骨何也畏
王鳳也然則權臣氣焰固可畏歟■■帝疑
王氏專政決於禹使能效忠言禹不惟可保
帝室亦可全王氏禹其鄙夫佞舌利口覆
邦家數■■日古帝王之喪邦俱鄙夫戀寵
誤之張禹備之矣纖致貪猾咶舌淫侈莫老
惡死不數■■禹亦漢儒也有國者尚慎用
儒歟嗚呼儒歟儒歟尚無盜名盜衣冠者而
貽誤人家國歟

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長八尺餘容貌甚壯成帝時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
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

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辱師傅帝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
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
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
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
直臣

臣按張禹老姦不死鄙夫無懲是故取誅朱
雲訐罪　下俾姦諛骨惡焉又曰帝禮禹戮
雲何也曰帝性亦沈湎逸遙者也禹性奔湎
帝亦逸遙是其所以接歟曰朱雲之言不
納張禹之寵不衰漢祚之移決矣雖然雲亮
不戮檻竟不易又帝德之美歟漢統絶而又
續有由致歟

戒妃匹勸經學疏（帝竟寧元年初即位）　匡衡

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
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
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
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
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〻不易之道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
聖王之動靜周旋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
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事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擧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
初幸路寢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
盛得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臣衡之奏成帝果能聽納躬行言則知
謹於妃匹不致蠱於趙氏以絶繼嗣矣則知
謹於動容不致恣於微行以衰德矣又曰臣
衡者經本醇深矣然乃沮朱雲抑陳湯老以
汙敗何也後之儒臣可以觀矣

罷邊備議（元帝竟寧元年）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入朝上書願保塞請
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侯

應議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于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百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臣按此策乃制馭夷狄之機要有天下者宜世世講治不可忽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匈奴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

臣按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夷狄之情盡之矣安不忘危萬世守國之大戒也

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特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

臣按自三段至五段備見狄情不可玩忽者如此善謀已夫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

臣按自六段至八段備見邊諜不可玩忽者如此善謀已夫

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

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臣按九敗十敗内禦外防周備至矣又曰柳因是又知漢武數十年之勞遺子孫數世之逸也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議曰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奏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臣按谷永之言不惟得中國之體亦得馭夷之策或曰谷永世詈爲曰附王鳳者也顧取其言何也臣曰師丹非附莽者歟王莽緘右發冢師丹附爲封侯益地及其子孫宋儒宗爲曰大儒大儒云則谷永獨可深過歟

西漢書卷十

孝成皇帝下

薄葬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礼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

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
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餘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
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
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
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
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
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
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
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臣按古帝王陵寢無不被盜發者內有寶玉
故也文帝陵獨不被發無寶故也是故薄葬
臣子所以忠愛其君親也又曰劉向歷述古
帝王厚葬之害薄葬之利鑒戒著矣帝不能
從柳亦答之廣能移人忠言之難用也哉
祖宗陵寢外備規制內無金玉萬世足法矣

宗室　谷永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立與園子姦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
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
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
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
病狂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
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
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之富足以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能得
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
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
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
吏以廣慈公附親之德為宗室刷淨亂之耻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臣按漢之宗室自七國反逆朝廷頗以猜防

慶馬有司永風採摭宿迫益後太過收若梁王者始以怨望閼雖以混亂發可謂揩織鈎諸無所不至矣谷永其識大體歟又曰漢有司羅織宗室多以濕汙內亂之罪加焉事屬晻昧亦遂黯啞而雖自明宋朝士夫遂以加誣衣冠快其私忿人道入鬼蜮矣作傳者其漢有司歟又曰慶宗室前述貫誼裁諸義也後述谷永體諸仁也

論外戚 陽朔二年 劉向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向上疏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正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抑重宗室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有周皇甫秦穰侯常之變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武漢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歎
息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臣按王莽篡漢雖由天運亦人謀不臧也使
劉向得幸其志不惟漢之宗社可保王氏宗
族亦可全也自古國家將危忠臣智士多先
見預言之惟暴君則以為妖言而置之罪庸
君則忽焉而不省然後禍亂突起不可復救
若忠臣智士之説早行為天下豈有亂乎又
曰王氏在成帝世姦惡未著者劉向之言卒
無不驗可謂先幾明哲已矣又曰劉向宗臣
也極論王氏戚也是故著為著漢業所由移
也

立皇后

皇后趙氏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
號曰飛燕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説之本
及女弟俱為婕妤貴輕後宮許後之廢也欲
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
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
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
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
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
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
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適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
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切傷心
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
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收繫掖庭秘獄
群臣救免

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俱弟尊
寵十餘年卒皆無子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乳置暴
室獄後三日問兒死未對曰未死上與昭儀
大怒詔 內兒獄中八九日以詔書取兒去
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
乳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
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
啼泣不肯食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
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
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

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
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語許美人以葦篋一
合盛所生兒緘封帝與昭儀坐飾閣戶須臾
開戶嘑曰篋中有死兒埋屏處掖庭中御幸
生子者輒死兒埋又飲藥傷墮者無數
臣按成帝溺寵趙妻不夫也殺戮諍臣不君
也殺兒絕嗣不父也三綱絕矣衰邪不亦宜
乎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弟爲昭儀許美人有
子皇后不對怨昭儀懟何也皇后寵衰昭儀寵
專故也是故妻婦妬驕皆其夫致之也又曰
掖庭懷子輒飲藥自墮何也畏殺身也凡懷
子者殺其身後宮無懷子者矣是帝嗣所由
絕也又曰自古帝王蠱于寵嬖以喪其身以
蔑其宗者成帝極矣昭儀不食帝亦不食嗚
呼妻婦之能蠱人乃若此乎又曰劉輔漢中
宗室也言過激直要之忠誠懇惻自肺腑出
也孰謂宗室不可任官歟

諫微行宴飲　谷永

永始二年黑龍見東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
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此危亡之言輒
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
用夏商之所以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
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
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
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
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
社稷之長福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
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
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
信是使詩曰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々宗周褒
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百
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
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
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
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
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
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
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
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債分利受謝

主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
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
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
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
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
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
空宮公卿大夫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
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於陛下至稱虛
道縱恣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禍有
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
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
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
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厲精致事心反道絕群欲
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
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損徹秀王堂之
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
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
者以塞天下之望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
休力役存恤賑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
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
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
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
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
唯陛下留神反復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
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臣按谷永歷指成帝之失而稱之可謂直也
已矣論者謂其黨王氏然則孔子於季桓子
非數春秋之世有受賂而誅其君者人且取
之漢末諸儒所不識也又曰讀谷永既然後
知漢所由衰也然後知成帝之失德而後嗣
之所由絕也可以鑑矣又曰谷永之言切矣
然而稱人之過失而揚播之雖朋友有所難
堪也況於帝王乎成帝始雖怒之終則恕之
明年復徵用之則成帝之容受直言亦後世
帝王所不及也故曰成帝雖失君人之体而
有人君之量

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言祭祀
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論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
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
輕擧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
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氷淖溺化
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〻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
盪如繋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
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
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
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僊
取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
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
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擘言有神僊祭祀致福
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
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
師張宗之姦紛〻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擧天下以求之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
多儀〻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
臣惟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
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論神怪是破秦漢以來二千餘年
之惑可謂有見也已矣昔唐憲宗中興之君
也溺信佛法侍郎韓愈表諫焉即得遠貶谷
永之言成帝納焉然後知憲宗不及成帝遠
也

孝哀帝

詔王莽

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莽詔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

臣按哀帝在藩知王氏僭責矣及即位莽乞骸骨復詔留焉何也王后所寵網臣所畏故也豈得已也又曰成帝即位書報王鳳哀帝即位書詔王莽著漢章所由移也君子觀世於大臣之用舍而治亂興衰之故可知矣

治河策　賈讓

帝初年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云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

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
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
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
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
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
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
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
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
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
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
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
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
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
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

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
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
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其地堅矣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
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
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
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
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
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
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
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
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
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
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
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
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按古人授業興事規模器量非今人所及
也若治河患貫瀆直欲損百里地恐河往徙
此豈今人所能行亦豈今人所能識也至於

多聞水門引為溝渠決為陂池旱以溉亢潦以泄溢雖云中策實亦中道也百世可行也

宗廟議　劉歆

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如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字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
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
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
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
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
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
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
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
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
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
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
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
公之卿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
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
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
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臣按漢武帝經理宇宙之規模劉歆識其大
者矣帝王祖功宗德之義亦曲盡孝子慈孫
之情焉班彪曰劉歆博而篤矣信夫

單于朝議　　楊雄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
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
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
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
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
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與以高祖
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或七日不食時士
奇譎之士石畫之臣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甚
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
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
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
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屯細柳棘門霸上以
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
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万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遣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万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称臣然尚羇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国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悪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国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笑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罝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比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費雖不得已者也柰何距者也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比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声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按揚雄既漢家二百年戎狄弱強之勢中

國馭備之略征伐之計綏來之德備之矣又一
曰中國自古患北狄漢武雖征西夷至北狄
獨難且芳爲其營朝鮮以斷匈奴左臂通西
域以裂匈奴右肩皆遠世長慮惟劉歆楊雄
識之公孫弘輩不識也又曰劉歆楊雄皆莽
大夫也錄其言也何居言不以人廢也抑亦
見夫識如劉歆學如楊雄可爲世大儒矣猶
不免於賊黨也儒也儒也尚無考而苗也可
以鑑也

論丁傅董賢 哀帝建平四年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〻牽引所私以
充塞朝廷妨賢人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
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
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凡民有七亡陰
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
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
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
部落鼓鳴男女遮迸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
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
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
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
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
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
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奸利而已
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
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
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
牧養元〻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
救將家所歸命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〻非
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治天下者當用
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望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
薄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
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耶誠迫大
義官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

臣按哀帝承元成寬縱之後百官失職害民
自肥是故七亡七死民禍家事皆上失紀綱

下為貪恭之致也後世儒者獨責君上而不
罪臣下何執盡謂人君能建極作則使臣下
無作福作威王食斯民何自至死亡也國家
何自至衰亡也是故鮑宣之論君天下者萬
世所宜知也又曰衰帝者漢世剛明之主也
惜乎世末運不能有為而情慾之私不能自
禁以喪其身可哀也已君子可以觀世矣

論董賢　王嘉

建平四年侍中董賢貴倖丞相王嘉論曰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
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
已共皇寢廟比〻當作憂閔元〻惟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輟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
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
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
為賢治器〻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
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奢僭放縱變化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
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
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
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
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命安其命

臣按衰帝之寵董賢所以自速天年也所以
積天下之怨也所以助王莽之基也蓋至是
而天下歸莽矣莫之禦矣又曰初錄詔王莽
著天下之勢歸莽也李錄鮑宣奏錄王嘉奏
著天下之勢去漢也漢祚中絶豈偶然邪哉

孝平皇帝

廢后

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兵皆屬莽詔公卿舉可舉大司馬者期門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詔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弟專寵錮寢執亂賊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帝又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又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亡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

臣按諸發兵符節發天下兵者也皆屬莽天下兵權屬莽矣中黃門期門兵京師內外衛兵也皆屬莽京師兵權屬莽矣奉天下兵權屬莽莽為亂何難焉又曰趙太后成帝后也傅皇后哀帝后也莽不動顏色殺兩代帝后則篡位何難焉又曰莽為大司馬太后意也然非孔光彭宣希旨奉莽太后烏能獨用莽是故助賊黨逆光宣其首焉又曰前呂后以兵權屬呂祿呂產今王后以兵權屬王莽皆危社稷呂氏王氏亦泯滅焉嗚呼

封師丹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為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

天下衷麤妻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共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於褒成稱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 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益封二千一百户為義陽侯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禮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户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甍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

絕

臣按師丹者帝師也帝尊丁傅繼繼爭為共封關內侯為大司馬也若丹澆為天下信其節也王莽柄政發兩太后冢殺兩皇后丹目見也然而徵丹復爵關內侯數月益封義陽侯丹不以辭何也豈哀帝之封爵則不義王莽之封爵則義歟故曰成王莽之惡者丹也嗚呼丹亦漢大儒也宋儒亦曰師丹漢大儒也又曰尊號之爭王莽主之師丹毀之宋儒獨奈師丹何居。

問公卿

莽以大司馬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心腹甄豊子尋歆子芬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馬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户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詔問公卿詔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

臣按莽收朝臣為黨與自尊孔光始孔光附

則朝臣歸心矣譬諸囮禽置盲媒焉禽聞媒
鳴爭投囮不知媒實盲也後之老悪鄙夫尚
懲盲媒數又曰群臣頌莽太后猶疑是時也
群臣公卿無不歸心莽者雖明君不察能也
况光歸人數

封四輔

郡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曰
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
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
條光等功賞甄邯白太后下詔曰君有安宗廟
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遂
固辭太后復召莽々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
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
四世々為傳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
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
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
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
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
以安宗廟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
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
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
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臣按群臣歸德莽々歸德四輔交美互稱洋
々君狂是可以惑太后矣亦可以惑天下歟
然而天下無指斥其姦者何也由莽內據太
后之嗟外致孔光之助附順者援推忤恨者
誅滅劫誘盡天下故也天下之人畏誅滅之
禍趨祿爵之利黨附莽何難焉夫曰群臣歸
德莽々不自德而歸德四輔是莽所以籠絡
四輔也歟太后也曰莽於四輔利以啖之
威以劫之孔光者軟緒小人也餌厚利怯重
威賣漢羿杜何難焉觀四輔者王氏四輔
也劉氏四凶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嗚呼孔光亦孔子孫焉

褒王莽

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
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
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為後代法於是
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賜帝舅衛寶々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
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
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
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

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
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
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言宇為呂寬
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
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
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
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
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
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
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
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内及敬武公主梁
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
者以百數海内震焉

臣按莽隔絶衛氏雖其子猶知非之豈朝臣
不知非之數食莽餌利故也嗚呼天下以利
祿喪良心者豈少歟又曰莽以權寵之故雖
親如子猶殺之其殺天下豪桀豈復忌歟又
曰王莽殺絶帝外家帝不敢怨何也謂帝室
後成帝也繼大統不得顧私親也至是平帝
如寄生矣無保全之理矣又曰莽以子宇為
下愚今觀之果莽下愚歟抑宇下愚歟又曰
宇所以誅諫其親者委曲矣情極至矣如莽
何經綸修文德曰宇不死於他日之族誅而
死於今日之諭諫宇亦不可謂不幸矣

錫王莽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群臣
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
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今安漢公
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四十八
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富平侯張純
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
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
有九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
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
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孝哀
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
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緩和元年再
遭大行萬事畢奉亂禍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
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
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緝詩之靈
臺書之作雝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

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年嚴父
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至德
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
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
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
公是賴官在宰衛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
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
哉

臣按朝臣頌莽功德朝臣利莽餌也四十八
萬人頌莽功德天下利莽餌也富平侯張純
九百人頌莽功德漢室大臣利莽餌也莽也
匹夫也豈期能餌天下也太后之故也故曰
西漢之禍呂后始之王后終之又曰張純者
張湯之後安世孫也至是附莽則漢室勳臣
首附莽矣再考純傳王莽簒位列卿多亡爵
土純以敦以謹守約保全前封則純所以取
容於莽者可以觀矣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
復國則純所以見容於光武者亦可以觀矣
至論宗廟之礼則謂光武不得顧其私親宜
除親廟嗚呼漢之人倫至張純敗亂掃地視
僉歎甚矣宋儒議礼猶曰張純云云張純云又
曰漢儒張純云云

褒孔光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
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
爲太師光固稱疾辭位太后乃下詔詔曰太師
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
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之臣惟國
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爲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
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
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凡太師
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按職如故哀帝時光爲御史大夫董賢父恭爲
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
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
來也光　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
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礼賢上聞之喜立
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臣按孔光至是始知懼始辭位遜也是故鄙
夫誤國未有不自恣寵固位始也又曰孔光
若真知懼明言莽罪可也乃止乞其骨猶溢
歸禮何居是故成王莽之簒師丹始之孔光
終之是故於詔閣公卿之前述詔師丹於莽

攝之位前述褒孔光又曰光遇董賢備小人醜態吮癰舐痔何雖為又曰成帝朝張禹哀帝平帝朝孔光皆漢名儒也寵眷亦等埒嗚呼自古誤人國皆儒而孤者也目前利祿身後穢名孰重輕孰可以思矣

攝位

平帝崩元帝世絕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比卜相最吉是月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使郡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乃下詔〻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漢公莽輔政三世安光安漢宣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臣按王莽竊漢社稷若無難者然上殺兩后及平帝母族內戮其子及婦外及海內豪傑則威福之積久矣又曰莽立孺子嬰實行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禮者也斯禮也師丹爭之哀帝張紘議之光武後世儒者崇爲嗚呼

服議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何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〻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〻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未能共上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

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
元々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
緦傳曰與尊者為体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
以聖徳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
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々萬
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廣元孫
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與尊者為体承宗
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
礼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
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臣按王莽服議行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礼者
也曰攝皇帝王莽也何言乎攝未即真也曰
聖心周悉曰聖哲之至莽徳也與尊者為体
何繼漢大宗也不敢服其私親何不敢有母
也聖徳承皇天之命何大徳受命也舜之傳
也漢之臣子不惟儗莽伊尹周公亦儗莽舜
也天子弔諸侯服何天子莽也諸侯莽母也
至是莽臣妾其母也劉歆諸儒七十八人議
也嗚呼劉歆亦漢名儒也劉向之子也又曰
漢儒無復人理也視禽獸甚矣嗚呼利祿之
能衆人心至此乎

即真

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斉郡人夢天公使告
曰攝皇帝當為真梓潼人哀章作銅匱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一曰赤帝行璽金策書々言王莽
為真天子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莽至高
廟拜受金匱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
下書々曰予以不徳託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後
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
天上帝隆顯大佑屬予以天下兆民予甚祇畏
敢不欽受以戊辰即真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変犧牲殊徽幟異器
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初高祖入咸
陽秦王子嬰奉上始皇璽々世々傳受號曰漢傳
國璽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々使安陽侯
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族宗蒙漢家
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
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
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
天下豈有而兄弟耶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
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
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
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

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
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大説
臣按漢朝無一夫非莽犬豕矣王后猶握一
璽可得耶然其言曰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又
曰知而兄弟今捡滅也是又亂賊臣子萬世
戒也又曰奸賊職跡也錄爲何居嗚呼太后
怒罵長御垂涕保國家者宜深長思也詩曰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劉向忠謀早不聽用
堅氷之至兆自履霜有家國者不可不深長
思也

筴命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
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
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
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
臣按莽其巧盜矣乎犬豕其心而堯舜其言
其巧盜矣乎又曰奸盜職賊跡也錄爲何居
嗚呼二百年社稷一夫竊之如拾地芥三復
策命保有國家者起深長思矣又曰前乎此
桀之亡也竄南巢紂之亡也梟帛竿後乎此
唐之亡也僖昭弒宋之亡也徽欽虜漢至是
抑猶愈乎猶愈乎

六臣

龔勝字君賓少好學明經王莽秉政勝乞骸骨
莽既篡國遣使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
微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拜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
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
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勝謂吾受漢家
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十
四日死梅福九江壽春人也元始中王莽顓政
福一朝棄妻子去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
姓爲吳市門卒云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
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遂隱遁深山王莽爲
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
稱疾病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
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隱居養致王良字仲子
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
餘人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至京師嘗爲都
講王莽徵之與諸生逃於北地
六臣何龔勝也梅福也宣秉也王丹也王良
也郭丹也漢祚絶矣漢臣者皆新室臣矣是
故著六臣爲見天理未泯也人極由立也又

曰師丹孔光劉歆楊雄亦漢大儒也視六臣
何如為万世臣子其知辯矣
侍郎臣張邦奇曰西漢至于莽三綱紀絕矣
理熄而人類或幾乎滅矣是故以六臣終焉
六臣者立綱常而存人類者也光武明帝之
業東京二百年名節之盛蓋肇于此矣其諸
猶積陰之下之微陽乎陽不可無也物不可
窮也終六臣所以始天下也深哉

兀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張邦奇撰實則因霍韜舊稿而增修之兀涯者韜別號也所輯明良集已著錄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諡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皆摘西漢之事編次年月先錄漢書原文而附以評斷多引明代故事諮其得失蓋嘗經奏御之書其每條標臣案者韜原文有別標侍郎臣張邦奇曰者則續修之文也

史評十卷

〔明〕范光宙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評十卷》

提要

序

余曩爲諸生時輒喜漁獵秇苑恒歎蕭統諸賢所彙選華世有餘經世不足宋人通攷諸編經世有餘華世不足竊欲綜述名家令文章經濟並足不朽茲者恭膺

簡命論文兩浙坊諸士於集
雙中時得一慱見洽聞之
子檃括二十一史上下數
千餘年治忽得失帝王將

相之源流財賦兵刑禮樂
盛衰之本末每擊節稱賞
之然不數數見也語溪何
子爲文典雅越倫淵鴻異

族其得於經史艮深矣戊
之夏五抱范子史評一書
來問序於余因語之曰文
章如面史才最難評史者

聚數千百年之登場者編
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
場者同異之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

間其書可燒也故言史首龍門次班范卽周漢史敘事不如吳魏然子玄有言矣張衡不閑於理陳壽不

習於文五代以邁多文勝五代之後多理勝若其書稱雙舉材號兼榮舊史之中指不數屈今覽是書去

理障決羣疑雪幽憤明曖事出昧情大惡大善雖賤必揚尸生浪職雖貴得黜是非可否一裁之道義經

權而無所僻夫豈擅一時胸臆内慷憎愛手出白黑專門立言乎余嘗不自量思追踪古人以脩諸史之

闕於全明二百六十餘年
捜葺見聞分爲明紀通鑑
及紀事本末三書日編月
錄揮汗呵凍不少輟及今

乃成凡裒蒿十餘易矣據
事攷情實錄雖國史紀載
雖名家類皆有所遷就文
致於其間則一持之以平

雖不敢謂才力雄獨上附
左馬然毋矢一議似好惡
不相凋於人者三代猶存
此余志也古人云史家條

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
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而
已故宰相升沈人於十數
年間史官由沒人於千百

歲後而可以繁言滯理含
隱曲意爲邪因是以思余
書顧安得如范氏霽陽葦
起而評定之俾文章經濟

並足不朽哉

旹

順治歲次戊戌涂月涇陽
谷應泰霖蒼父題於天

一樓中

序

餘干余梓里也里父老爲余道之曰昔有范先生者爲邑祭酒其律己也嚴其作人也雅其著書立言也

富雖一官閒散不操經世之權而慧心快眼高才大識嘗寄諸衡量人文詮次臧否之中勒成一書名曰史評薈自髫歲而已耳食

之矣及侍先大中丞任杭代纂崇邑之士大夫莫不以先生爲型式而是書遂與目謀肰每自歎不能與參攷窮心憾之至於今

承乏茲土殆以身親之矣雖先生不獲親對先生之齋讀先生之書如親先生焉況其裔若子有者依京者雲蒸者脩黼者道氣服

物文章軼羣俱足纘揚先緒者乎一旦與其同學何子拜銘重論是書而壽於世合數千百年之帝王師儒公侯將相下逮閹宦婦

李序三

女權奸盜賊聽斷一室之閒一人之手亦何異屋官者取累年之案牘囹圄累年之積怨幽寃爲之平反讞決殀殀生生出々入々

也哉顧或寄耳目於胥吏則不得其平徇情面於當塗則不得其平妄逞臆斷而恣情喜怒則不得其平依回可否而漫無痾癢則

李序四

不得其平々者持之以公心剸之以中道裁其不平者以歸於平而後乎無窒法無猾律無奸也評史者何歉不肰惜余鞅掌鹵簿

不得操管以從諸子之列朕劉覽一過雖先生一官閒散而慧心快眼高才大識其經世之權己縱横十指間兵覺余向之不能與

爲叅玫而心憾者玆無俟叅玫而心快爾也誠所謂先生不獲親對先生之裔讀先生之書如親先生焉又何必登餘于之廟尸先

生於俎豆之間而仰止乎

旨

順治戊戌長至後一日洪崖李震青雷氏撰

史評序

吁咄哉評史之難也夫人而知之也而其所以難之之故夫人未必能言之也即能言之而究未必能知之也何言之夫聚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典故於其中而振筆揮毫抵掌論列夫孰曰不難而余則謂此無難夫史臣雖有飾美匿惡之言其不能易治爲亂變亂爲治也昭

陳序一

昭也若夫其君其相是是非非吏有治人有品可可否否引經而斷據理而陳夫何難夫何難如是是眞前無古人可也吾之斷古人斷之吾之陳古人陳之不能諒我與古人之識見偶合於一時也而曰是何用貴此勦襲爲也眞後無來者可也吾之斷後人反之吾之陳後人闢之不能定今與後之相去若何也而毋于厭訾詈新則又曰是何用資爾紕繆爲也是必使生前人後者盡去前人之見生後人前者反附會後人之意而後可而奈何前見之必不可去也後意之必無從附會也又昭昭也人之言曰評史貴無勦襲貴無紕繆也是也而其所以無勦襲無紕繆之意終不得而知之也余則曰夫何難夫何難亦惟引經而斷據理而陳斯已矣語溪

陳序二

濮陽范先生傳古士也史評一書其於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已久成定案夫古人之評史者衆矣先生不能禁之使無出先生之評而同古者不覺其同異己者何妨其異則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即後人之有志評史者諒亦不乏矣先生又不能禁之使無奉先生之評而同先生者何必其同與先生者一任其異則直謂

之後無來者可也何子拜銘輩謀而重梓之出其識見以評史評是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之案定於史評而史評之案又定於評史評者也至是而猶曰爲勦襲爲紕繆范先生所不受何子諸人所不受也抑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共所不受也 時

順治戊戌歲陽月姚江陳祖法湘殷父撰

敘

史裁自龍門班范而下人樹一幟家爭一喙而是非有同市閧夫必人是而是之人非而非之是謂輩狐媚愿必是人所非必非人所是是謂左史蟊賊從來拘文牽義之夫泥爲銅牆鐵壁格格焉無所透入即一二穎異之資偶有所得旋奪于故老已定之局而無所𢷬解以與世聰明奇特之士互相𤔡發先儒有言不讀盡天下書勿輕著書不識盡天下人勿輕議人不歷盡天下事勿輕作事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迷乎先生于書無不讀于人無

不識于事無不歷而以其風雨雷霆濫爲盲左腐史是非予奪于諸家評唾之外另有着眼使前人心術行事捐其成敗污潔之案一一俯而就吾之平反笑有聲啼有淚歎有氣無不從筋節處髓盤折淼動令讀者于途窮岸斷之頃別有接入予長有作嘗必引爲知我也先生石渠天祿巖巖嶽嶽嫡文正家風爲吾崇人倫祭酒余童子時灌耳有年嗣從先師姚泰翁筲竊窺半豹卷雒三十餘禩忏忏焉盎不知幾腔翼吾胥腸也茲何子拜銘復從而論次之雲霞在天江河在地何止暗室一炬也五丁金石新硎阿

匪但不揆鄙陋謬厲鑑陳十步之飛托以千里余小子與有厚幸焉

順治戊戌冬初後學吳心恒次山父謹識

史評凡例

一史學自司馬公而下班范蔚興歐蘇蠭起洎夫李氏之藏書張西銘之史論鍾景陵之史懷以至陳仲醇之古論大觀風棚善本而是書尤博綜簡核衡斷當平允稱史學之大成焉

一史評有原刻有抄本其抄本有傳有評今以原刻抄本兩爲參酌爲書浩繁不得不舍傳而存評然評次既詳傳亦不遺觀者其鑒諸

一大評後增入細評復加旁評分論而穩斷之古人心行釐然列眉矣

一原刻魯魚豕亥不無傳疑之患茲則字字攷核間有宜諱者僅存黑釘讀之自領也

一是書肇自刪平下逮宋爲亦先生竊附温公塒翁微意也至金元明史尚未定評不敢罔贊敬俟博雅君子補論之

一是書夏五鳩工至小春告闋閱日二伯有期爲書五百餘頁約字二十二萬有差悉同依京連眛分訂及敢爲風雨所摧幸柳津陳子丹符姚子共竣厥事其功實鴻

云

苕水何如敬拜銘識

史評鑒定姓氏

谷霖蒼先生 諱應泰　史曉瞻先生 諱焜

許堯文先生 諱煥　尹含美先生 諱獲玉

李青雷先生 諱震　陳湘殷先生 諱祖法

沈方平先生 諱應旦　胡雪田先生 諱麟生

吳謂齋先生 諱之昇　朱裁武先生 諱得祚

鍾梅城先生 諱甯　吳華崖先生 諱夢白

孔文在先生 諱自洙　吳幼輿先生 諱韜

姚伯叙先生 諱納楔　金若子先生 諱濼

呂仲音先生 諱茂良　曹遠思先生 諱賡

朱伯揆先生 諱輔　張伯升先生 諱超

酈自公先生 諱朱　郭嘯生先生 諱演

方旋之先生 諱發吉　胡邑藩先生 諱振

朱石年先生 諱霞　沈端礽先生 諱毓曾

張道先先生 諱衡如　沈靜園先生 諱貞存

陳淡如先生 諱之烈

史評叅論姓氏

何行可 兆騏　　鍾小天 天圻
陳柳津 觀肇　　陸麗京 圻
鄒待聞 璜　　姚丹符 一鳴
徐五宜 甘來　　徐方虎 倬
程爽先 光禋　　黃崙玉 鰲
吳正子 士楨　　曹射侯 序
陸左城 堦　　王顧如 鯨
陸雯若 文衡　　郭咸六 夔采

鍾玉行 朗　　楊越三 之麟
呂用晦 光輪　　勞曾三 大典
徐次璆 鎮　　勞安其 修
吳聿修 祖培　　姚尹思 肩
吳次山 心恒　　錢公偉 朝彥
傅謝侯 爾申　　祝理美 文彥

史評家學叅訂姓氏

君屏 康侯　君揚 千王　君揆 聖一　金英 子有
君泰 中行　君接 丹崖　璩 文白　廷甫 昊之
栻 次張　機 陸循　琭 映璧　仲陶 霞城
士穗 玉禾　士枋 德園　日升 左光　日新 又新
日嚴 右威　日永 有年　二韓 魯齋　穀 亞章
冠 雲翼　度 斗瞻　儀 德彫　旋 鐵明
湄 青涵　岳 予山　嗣鎮 洪如　八賢 式文
汝徵 咸如　汝玠 公陶　汝聰 興音　汝瓊 玉賓

汝瓚 繩玄　汝聰 文仲　汝球 天球　汝玢 受采
汝瑛 玉英　汝璨 玉粲　汝珣 玉旬　汝璵 玉典
汝璋 玉章　汝珪 無瑕　汝期 我思　汝大 西園
汝理 美斯　汝賢 公叔　燁 玄文　學詩 公西
露 子豹　焯 立賢　焜 石介　翀 旭扶
鑣 鳴大　翟 敏叔　翰 龍章　模 荀令
桓 方辰　麒 仁趾　道南 用雨　道亨 會嘉
道岸 仮京　道立 修誠　道衷 一受　道煥 文思
道倘 可淑　道煐 藻夫　道亮 執夫　道永 方慶

道恒 微之　道宗 景尼　煜 斐如　錩 吉士
碩璋 于珍　稷升 雄上　爾韻 上龢　爾驤 上襄
爾錫 上錫　允文 公煥　允武 公城　永錫 月芬
紹錫 雲礽　胤昌 彝閣　胤佳 逸嗣　胤郁 子來
胤淳 方青　胤璜 紫佩　胤聠 照隣　胤可 儒佩
胤珏 子穀　胤瑀 蒼文　胤瓊 龔仲　胤珩 鳴玉
胤琪 碁穀　六龍 肯一　一鳳 鳴西　百齡 與三
禹 幼璇　克孝 思則　念祖 可大　爵 土秋
一諧 起岐

史評目錄

卷之一

周

平王　桓王 來聘　惠王　襄王
富辰

春秋

魯隱公　觀魚　獻羽　弑隱
桓公　如齊　臧哀伯　莊公
姜氏　曹劌　季友　僖公
臧文仲　季文子
齊桓公　救子糾　會葵丘　管仲　容寺貂
鮑叔牙　景公　晏嬰　辭殺
晉獻公　殺申生　里克　荀息
文公　戰城濮　狐偃趙衰賈佗
介子推　靈公　趙盾
秦穆公　蹇叔
宋襄公　蕩意諸　華元
楚莊王　鬭子文孫叔敖　申包胥

卷之六
三國

西晉

東晉

南

檀道濟　武明帝　沈慶之　袁粲
南齊高帝 蕭道成　王僧綽褚淵
武帝　明帝　東昏侯　顏見遠
梁武帝 蕭衍　劉弘昇　簡元敬三帝
陳武帝及文宣後王　孔奐
隋文帝 楊堅　煬帝
卷之七
唐
高祖　迎代　建儲　置府

劉文靖裴寂　秦叔寶程正卿
李綱孫伏伽　尉遲敬德
太宗　平難 停婚仆碑　置館 廢立　官諫
裴矩　王珪
魏徵　諫議　官僚
房玄齡　收采人物 自領度支　李靖　杜如晦
蕭瑀　傅奕　李世勣　馬周
于志寧　褚遂良　李大亮　長孫無忌
高宗　韓瑗　來濟　劉仁軌

裴行儉　李善感　王義方　中宗
武后　李敬業　裴炎　婁師德
吉頊　李昭德　朱敬則
狄仁傑　短師德　薦柬之　徐有功
魏元忠　激進兵　被誣陷　張柬之
睿宗　隆基　劉幽求
玄宗　納太真 寵祿山 序郎吏　宋璟　激張說 郵靈荃
姚崇　廚饌東幸　盧懷慎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請誅祿山　諫相林甫封仙客　韓休
張嘉貞　蕭宗　李勉　顏杲卿
顏真卿　張巡　許遠　房琯
卷之八
代宗　郭子儀　復京 激衆　見敵
李光弼　楊綰　李泌　歸衡山 安備京
德宗　召亂　崔祐甫　楊炎
劉晏　韓滉　馬燧　渾瑊
李抱真　李晟　陸贄　陽城

順宗　憲宗　平淮蔡　杜黃裳
李吉甫　裴垍　李絳　李愬
韓愈　裴度　平蔡 碑　穆宗
柳公權　敬宗　韋處厚　劉栖楚
文宗　朝中之黨　甘露之變　劉蕡
魏謩　李德裕　獻宸箴 薦敬中　平澤潞
牛僧孺　武宗　李回　杜悰
宣宗　僖宗　張濬　昭宗
崔胤

五代
梁太祖 朱溫　敬翔　王彥章
唐莊宗 存勗　郭崇韜　張承業
晉高祖 石敬瑭附重貴　桑維翰　沈斌皇甫遇
周太祖 郭威附世祖柴榮　馮道

卷之九

宋
太祖 受禪 匡胤　削藩　藩鎮
韓通李筠李重進　范質　竇儀
太宗　燭影斧聲　德昭廷美
趙普　奉錄　論盟　曹彬
李昉　眞宗　親征　天書
田錫　呂蒙正　向敏中　畢士安
呂端　寇準　親征 貶儋州　判天雄
張齊賢　李沆　焚詔
王旦　薦寇準　陳恕　王欽若丁謂
王曾　李迪　杜衍　呂夷簡
仁宗　魯宗道　孔道輔　陳希亮

范仲淹　論沙漠　禦朔方　英宗
富弼　使契丹　韓琦　經陝西 斥守忠
歐陽修　濮議
神宗　任安石　城綏州　棄邊地
王安石　新法　新義　罷手實法
呂誨　司馬光　論新法 上通鑑　趙抃
范鎮　鄭俠　鮮于侁　哲宗
禁黨人　蘇軾　託詩　蘇轍
呂公著　文彥博　薦唐介　唐介

史評卷之十

豐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著

周

平王

評曰周鄭交惡皆自其交質始也夫兄弟之國相關構者則質強大者脅弱小為與國則質天王之尊無相質者乃王不道至降而下質于鄭諸侯不共至抗而上質于周昔猶以一綫之名體統尚存也一交質而彼且陵視周矣彼

且敢于取溫之麥洛之禾肆然而無忌矣今其始王惡鄭而亟黜之弗與質焉彼即叛逆又何至稱兵而犯順乎故曰周鄭之惡自交質始

又評曰周自王以上為文武為成康是治之終自王以下為春秋為戰國是亂之始治亂交會此春秋所以始平王也然王之不王非祇亂政不得于父而假手于人以殺其父是已無父子母廢黜親遭褒姒之難而又用人寵妾是又無母忘父母滅彝倫此何等人也始遷于申而天下併之茲反于鎬而天下罪之其春秋已在人心矣吾故謂周

非衰于遷洛而在于伐幽王之時

何拜鄭曰余讀左傳至周鄭交質而歎左氏之辭甚狂且辭也夫天王而下與諸侯交質宜以不辨名分嚴之何僅曰質無益也狂矣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則明以局而圖之矣不亦辭乎茲讀先生評何其謹而嚴也庶亦春秋之意也

桓王

來聘

評曰朝聘禮也顧細尊而存問則寵已逾頻年而使命則恩尤過矣雖宗藩而隱無侯度彼其立九年矣身不踰入覲使不遣如京王制宜聲討者而王顧數使來聘其聘隱猶曰無忘懿親耳乃桓何人斯弒兄不弟篡弒不臣者奈何隆禮逆賊而勤施奸宄其倒行亦甚矣舉一魯聘而其聘齊晉聘秦楚可知也名結好而通問實畏偪而請成周之不競慨夫

春秋曾來聘而譏者十之四志失禮也是何與聚冠以簟履降幼主以媚得倖乎悲 仲衡譏

惠王

評曰王昏憒不辨若素者方子積奸王之位樂禍而爲亂邊伯石遬蒍國等六人出王立頹相黨惡而助亂皆貝不臣之辜于罔赦之律者一時廷臣莫敢振旅以匡王室而獨鄭伯倡義號叔戮力相與誅子頹殺石遬尸五大夫于朝其納王復辟皆鄭與虢力也義均功等而王顧與虢以酒泉與鄭以虎牢及爵與鞶鑑其處賞不明一至于此奚怪鄭之惡于王而遂其隙也

鄭有平惠之勳而僅與厲公爵宜及襄王之時而有執使之變也需卧辭助親親德之大者也渝德以從諸姬王始終憒憒者矣 金英譏

襄王

評曰晉文請隧以自寵王弗予隧予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夫周自平及惠劑岐豐畀秦劑虎牢畀鄭劑酒泉畀虢而今又捐四邑于晉疆土已去半矣夫王非輕視土也謂晉方挾功以請隧其心叵測予之心王叵辭隧而予田其意叵孔予借緩予邑之意亦不得已也叵是時陽樊民不歸則大蒐以威之民不服則舉兵以圍之其無王甚矣故王寧予田以餽其欲無予隧以贖其僭非得巳也噫晉知受田詎知三家分晉者巳兆于此乎

請隧而予田晉伏不致動矣乃知周步緣衆王章猶在耶 駿譏

富辰

評曰語云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周至襄王壞云極矣鄭人

不從請滑遂出狄師伐鄭又取狄女爲后是時崇狄爲前茅而不虞養虎遺後患者辰以國楨覼覼進諫欲出狄師曰不可欲后狄女又曰不可其危言激論無非欲竭誠以支所壞者乃王一不見聽而卒爲叔帶發難內亂滋起暴以狄攻鄭者遂反戈而剔矣天王至尊觸塵而蒙豈天之所壞即楨幹如辰者終莫之支邪

陳湖嚴曰伐鄭后狄之諫辰亦愕愕哉觀其分別鄭狄好德奉然乃不聽而卒處于氾先生以爲天之所壞意衷曰燦之也

春秋

魯隱公

觀魚

評曰書陳魚示非禮也夫禮尊不親細事卑不尸大功故諸侯無故不出境蒐苗獮狩則出耕斂補助則出未有無事而遠出者乃公以魚故輕身如濟上當其時桓公懷弒兄之乜于庭而不之覩行父操叛主之刃于右而不之觀而觀魚于棠且飾言略地以辭僖伯是慢政而遠游怠也拒諫而飾非慣也其特筆以示譏宜乎

鄭我上曰左氏厥面欺先生劾而嚴嫉以對君嚴以示世俱爲不朽

獻羽

評曰公問羽數而衆仲曰用六夫諸侯下天王一等而侯之仲子又下夫人一等仲子而亦六其無僭乎仲子雖桓公母實惠公妾爾其顯曰仲子宮曰仲子名分凜然嚴于斧鉞者前此僭而八兹始降而六似亦幾于禮矣不知羣廟不同于太廟仲子不同于羣廟皆制也公知獻六羽于仲子之宮不知正六羽于羣廟視羣公爲降視周猶僭也當時君不度臣不料卒相以爲常宜其後有偶妃而奪嫡者

姚尹思曰羣廟與太廟異制仲子之廟與羣廟殊禮獻六羽兩視周猶僭此議定羽未有

弑隱

評曰隱公見弑世責其退老菟裘以因循召亂噫公固長者也方子宇之尋推讓之見遜位爲伯夷而弟推刃爲世民是以德爲怨變起不虞者于隱公奚責焉獨公在位不請而伐邾與宋鄰守而取郜及防天王再聘而不一朝又不會喪桓無見隱亦無上罪等也若夫近諂人以致禍似不足責云

陸雯若曰論功者必賞其大誅惡者姑恕其首隱公無術以殺身而許恕之所以甚不誅伐不朽宗之惡也意

亦微矣

桓公

受郜鼎

評曰宋督爲一醜妻而敢于殺孔父弑殤公月不救之辜所宜首稱誅者乃公會稷以成宋亂受郜鼎以立華氏而又取之郜以納于廟太廟先靈之所安也禮法之所昭也百官之所象也不討逆而反受賂不昭德而反立違不示百官以正而反庇亂人私亂器是公亦華督者流也何怪其取鼎而納廟也乎

曾射侯曰受郜鼎立華氏此會齊陳之本意也春秋爲公諱而書成宋亂何其微乎至左氏以立違言之亦已嚴矣今讀何怪取鼎之論不愈刻哉

如齊

評曰世責公與文姜如齊而見殺吾謂殺桓非齊亦桓自殺之也夫禮無二適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桓爲適嗣豈禮也乎隱寔繼室所出于次爲長于禮應嗣是隱非幼而貴桓非長而卑其欲授桓誠讓所有非返所稱也乃桓顧推刃其兄亦忍甚矣時朝不辯討隣不舉義而卒與夫人如齊竟拉幹于彭生之手能逃于王法而不能逃于天譴也吾故謂桓之死亦自殺之也

桓之斃于車也會日拉幹之彭生耳亦知乃兄所致天定誅之乎謂之自殺之也宜然　廷甫識

臧哀伯

評曰哀伯爲僖伯子僖諫觀魚哀諫取鼎後先謇諤爲魯直臣誠世德也乃蓋而衡之哀伯有忝于父爲多夫弑逆之與寵賂孰重爲哀伯者舉義而討亂可也即不然引身遠去亦無不可乃俛焉趨朝不責其弑逆而責其取亂人之一鼎是舍狂瀾而塞微罅也乎羽父于桓爲篡國之謀哀伯于桓建保國之策其人殊其罪一也

取鼎之諫內史美之吾祖貴之美之者有所慶于德貴之者有所恭于前然彼諷而此直矣　道岸識

莊公

姜氏

評曰姜桓之婦也莊之母也桓不以夫道閑其婦莊又不以子道閑其母而任其所適不曰會則曰享不曰如莒則曰如齊驅車服于通都馳輿珥于大道詩云齊子遊遨醜其行也乃又以母命丹楹而刻桷後納幣而逆女以爲合于宗廟忘殺父之仇而締通姻之好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而國幾于亾嗚呼美氏之惡固滔天也莊公寧辭其

貴哉

又許曰公以世嫡承統而又奄有龜蒙永延國祚亦無大謬盭者獨其大義未明而貽譏不善父死于齊仇不共天而不知復受制于母復娶姜氏而不知禮子般孟任出也卽祚未恭而見賊于閽人犖之手慶父巨奸也俾握重兵威行二十年而莫之詰何卒之叔牙之獄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勳于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宜乎

何拜鉊曰以仇讐之國而爲之婚姻惡覩甚矣君子于是乎厚誅焉彼文姜之醜叔牙之逆雖云凶德又奚啻

之

曹劌

許曰劌蓄智深而勇沈者也而氣甚壯爲觀其長勺之役聽鼓進兵視轍逐北其策敵似孫吳齊魯之會持匕抗論下壇就列其直氣似廉藺至公將觀社于齊則又舉朝會之典征伐之宜使人主不敢妄動其乘恍致主又似逢比也（缺嚴美正）劌誠魯之良哉獨奈何魯有弑君之仇不能爲孫諫以雪國恥美氏有如齊之醜不能爲狄公以匡母儀稍未滿于人口爾吾故于劌賢又備責劌云

姚尹思曰余觀是評也而知其識確議其事通古知老吏之案獄而不可移非董狐之流亞歟

閔公

季友

許曰季子與叔牙慶父並莊公母弟而季子獨以賢稱彼其選丁不造兇黨迭起方叔牙賊子般于先而共仲又賊閔公于後魯之爲魯不可支矣乃季子柄樞要多深謀甫奔陳以避奸遄歸魯以靖難方以大義鴆叔牙爲君父誅一惡隨以兵力戮慶父爲城社殲大憝靜聲色而殄蠹孽（此豈木强人所及）與平勃安劉之功班也卜者知其爲輔而目爲洵然哉

何行可曰季子之賢也加人一等矣嘗評之閔後則曰臣以叔牙之叛及般殺而奔陳閔立而歸國以至武閽之變立申誅仲先生嘉其功與平勃等噫乎勃之與季友豈殊上下床乎

僖公

許曰公因閔之見弑而季子以成風所屬立以嗣統蓋內無所承而上不請命若介石之立而儷栖之生殊足慶者獨其初政令未布而急于酬翼戴之功賜季友田而俾世其卿急于推崇母氏尊成風爲夫人而祀之祖廟彼顧以寵私勞而卑公室崇庶母而輕宗廟其與禮亦已壞矣又會數而志怠于衆滅項而權歸于臣伐邾而師潰于敵此

尤可訴云

何屏縣曰君子于賜汝賜之田而卻季氏之所由盛也見叛於也或曰友也既有翼戴之功宜賜也嗟乎卽位未久而急于私恩卒以釀後爵尾大之患然則看顧所發哉

文公

臧文仲 名辰哀伯孫

評曰文仲之分晉田與漢萬章相反章善石顯顯免留物數百與章章不受曰吾何敢以石氏之禍爲福魯與曹恩義相誓詎若顯章一時之交哉魯初坐視曹覆而不顧今往受晉幅員而不辭假然以曹之禍爲魯之福實如文

仲不若一萬章乎月利競進雖多得地所喪多矣魯初納玉于晉以免衛難而今分曹田爲衛而自劊所有于曹而奪彼所有其初心亦以利昏矣

何聲遠曰利令智昏能無以曹之禍爲魯之福乎孔子曰何如其知也良然

又評曰文仲偉然士也而不免乎人言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其不仁三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不知亦三似難言良者矣然是時魯饑而告糴于齊齊伐而假辭于展禽至于溫之會能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勸晉其賢可屈指數者魯季能轉弱爲強加諸侯一等皆文仲力也山以虎豹而威生焉淵以蛟龍而險出焉文仲在魯亦山虎淵龍也夫

文仲之功烈著于史冊者歷歷矣而猶不免于人言斯亦責備之例乎 道岸識

宣公

季文子 名行父

評曰文子相宣成室無帛妾衣無粟馬庶幾以德榮爲華不以服御爲華可稱良者歟若丘見甚而樂范一言遂與魯平魯以弱國當齊晉之強而顯名諸侯其力居多然行父受指其見見無禮于君如鷹鸇之逐鳥雀其逐莒僕于境外

似也乃襄仲發難是亦莒僕也胡不知鷹鸇于襄仲宣公之篡立亦一莒僕也胡不知討又納賂以請于齊其謂父敬何其謂三思而行者何君子有譏焉云

呂州麟曰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不可謂不忠以德榮爲國華不可謂無識至於襄仲之亂賂齊侯之會如先生所責者不可謂不私也世固少全人哉

齊桓公

殺子糾

評曰公與子糾皆庶子出奔而公以長世次宜及子糾不能爭者有孔子以相桓爲仁然糾爲諒其子糾而奪糾意已

見矣糾桓已先入糾猶在魯所宜寘勿問者何遽使魯殺之殺之謂除偪乎彼未交搆如元吉之協建成謂誅叛乎彼未與亂如管蔡之挾武庚而遽焉推刃亦恐甚矣仰九合與霸其無慙德乎其後五子爭立而蟲流戶限其殺糾之報或亦有天也

殺糾之獄固仲桑之當已請是評生責之寬慮糾

道立識

會葵丘

評曰葵丘之會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幕燎張舉圭爲駢槃公于是降下階拜命申禁明約若揭河漢而震雷霆匯匯

典而禮

曹許諸君驟見驟與目將眩之而氣將四之雖厥屆如晋亦容車秣馬奔趨恐後蓋公稱五霸之雄而會尤九合之最誠皇哉斯舉乎獨奈何威名甫赫驕息遽生卒以來牢丘之議召公子之亂未會以前勲望如哉生之朏既會以後聲聞如既望之陰其心滿于所期不亦可責乎

鍾聖友曰春秋于北杏之會會諸侯而入四國推其功也至會葵丘而宰孔譏之豈非以齊桓衆而矜之之心乎不務德而勤遠略宜乎九國之叛也已

管仲

評曰管子天下才也鮑叔推轂一朝而稅囚縲握相柄與隰朋賓胥無甯內修政令外攘叛亂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者三乘車之會者六其勳樹當時聲施後世偉哉稱獨盛者獨怪其事先詐力假信以徼諸侯而不乘鄭釁不渝曹盟假仁以尊王室而遷邢夷儀封衛楚丘皆相尚以詭五尺豎所恥言者卒之舉賢自代終貽刁牙之亂是故論霸齊者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論亂齊者吾不曰刁牙而曰管仲

何拜鄉曰夫春以賢才者也才見而器斯小矣仲相桓公不以尊王明義之誠心致主于三代而僅以天下才霸人耳目宜夫子借其器小歎嗟乎遂非伯孟天下盡王久矣微仲久安知有周天子耶是又胡可誅也

容寺貂

評曰仲初約與公以樂與我以權于是寺貂以狗馬聲色爲公樂而仲因得君以專政君以權易樂臣以樂易權誠相須以與霸者乃未幾而貂且干政矣漏軍專矣嗟乎既許其逞樂則必至于近嬖近嬖必至于奪權仲固悔其初而難于言然始而引之以媒進及政而欲逐之以去奸不更難乎其後應蕃交爭國統幾絕禍若此之害也吾故曰與霸者仲之約滋弊者亦仲之約

蘇老泉云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然則仲相時三子不在桓左右乎不蚤爲之

旨而欲逃于身後隱失計矣
金英識

鮑叔牙

評曰叔牙其仲知己哉困而善遇之囚而引薦之相而左右之其不能得之生我者顧獨得之知己是仲之功知己之功與生我一也然其知仲有五善者其知淺知多取知戰北知不死子糾者其知深欲公無念射鉤以與霸者其功小欲仲無念束縛以君霸者其功大然則非仲氏無以匡天下非叔牙無以得仲氏吾故論九合之勞者首言叔

曹射侯曰知己之感自古難言若鮑叔者斯無忝云
先生從其知己淺深功烈小大處推進言之歎劉道源

之論猶闕一層

景公

評曰崔杼之亂齊幾不祀矣景公奮其威斷滅崔氏虜呂氏之熾而復然之赫然名震天下于是伐燕卻晉取鄆封昭公囚陽虎疆大之邦拱手惟命其霸功與桓亦相埒獨惜其賢一晏子而不能用尼一梁丘據而不能舍甚者宮室狗馬厚斂而莫之止屨賤踊貴煩刑而莫之恤卒之身殁未幾公子爭立而國尋移于陳氏慨夫

當齊景之朝使無晏子盡忠極諫景其得以正行哉而終不免于身後之譏者遠賢而不聽故也　金英識

晏嬰

評曰古寵臣諸子無不徼重賞以求足欲詎知欲滿未幾而貧戮踵至其寵我者皆辱我者也益我者皆損我者也奚貴欲為晏子不受邶殿之賞曰吾非惡富恐失富也彼其儉約有素自以足欲為亡無日于是與之更宅則辭令更致于家邑則又辭寧敝車羸馬以奉身不欲裂地疏爵以侈欲其取重于君言行于齊者皆在茲乎厥後茲章亦且彌慕辭五十乘魚人謂章之廉晏風之也洵然

辭殺

評曰論齊賢相必屈指管晏管以君霸晏以君顯其勳烈似相伯仲而其志操則相倍蓰矣管子富侔官室而晏辭邶殿之賞以逃富管子臺後三歸而晏毀更造之宅以仍舊位並樞衡而志甘儉樸有古素絲風焉宜太史公高其人至願為執鞭乎然其引拔賢士又遠不逮管氏者彼其于擁蓋策駟者延為上客而天縱多能者沮封尼丘惡乎稱智云

何塑逢曰晏嬰與孔子交而尼丘之沮君子惡之乃孔子不罪何也夫亦以節儉力行道君子正親親厚賢乎世以和平親莊云聽而至順而鄭其盡忠之臣與

晉

獻公

評曰公惑于所嬖自殘其所生皆天也始公烝齊姜生申生爲姜與申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偪愛姝深矣乃伐戎獲姬生奚齊則又移其嬖姜者以嬖驪轉其愛申者以愛奚齊矣伐木非本木必復生今滅戎父而畜其子又從其欲亂本生矣史蘇謂晉以男戎勝戎戎亦以女戎勝晉理也而公弗之寤卒以一艷姬殺三愛子其薦亂一至于是故曰天也

初獻之卜驪也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猶臭已告公以不吉矣乃申生卒爲讒死而史蘇曰晉侯殺世子惡公之用讒也　逍立識

殺申生

評曰申生之死論者謂其不能爲驪山子呼天而號又不能爲孤竹子共命而遯竟于新城焉（句古）死似未知權者噫是何言與彼其不辯而死是恐傷公之心也當時妖冶畢嚮耦五偕謀而出之使居曲沃中之使伐皋落又毒之使獻宿胙讒鋒交刺爲父者惟恐其不速死也子尚何辭辯焉公必不信卽亾焉公必不釋有死無二而已矣謚之曰恭是也或云陷父不義過哉

何弁銘曰國未有內外交讒而朝亂本不成者當時內有驪孤外有二耦申生卽逃驪能一日忘乎有死無二恭世子善之決矣惜諸師之議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翠有條衛而卒不能免一公子之死悲夫或曰申生精潔且不恐人精謀易辱不恐人必自恐又日甚精必甚愚不知避難其作人之塞可殺之道被一班亂人看殺久矣如之何不死耶　次瑄識

里克

評曰克爲太子傅東山之役進見公曰適嗣不可帥師及見太子又敎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亦善處人骨肉間矣獨驪姬陰謀不能推誠婉諷爲唐李泌之抗節廷諍又不爲漢趙堯多謀以變其志乃爲晉丕鄭而顧惴惴焉中立與時依違無集于菀無集于枯歟至于太子死而又殺奚齊殺卓子敢于犯不避卒之身亦不免焉噫不死于太子而死于弑君誤哉

自息心折

奚齊者先君所命而卓子亦未甚不道乃里克親爲三怨之主而弑二君無怪乎息公有難爲君之言也然較之丕鄭則克罪云薄矣　敍隸

荀息

評曰左氏謂荀息之死不食言彼其初受命爲傅願竭力而効忠言諄諄在人耳也乃獻公旣歿方與國人君一奚

齊則克殺之後君一卓子則克又殺之爲傳者更欲復言而殺身乎義不得不死死誠無負言矣然春苗者先去孤方申生遇害而克惟中立是亦齊卓之黨也息宜辨忠宜力保二孤以對先君奈之何矢志引決一死之外無餘籌其竭股肱以篤忠貞者謂何言無玷而職有虧云

何拜銘曰余以荀息之死而知有玷于言也獻公寵驪姬殺嫡息爲正辭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遂以死許之是息之言已玷矣先生復以不能保二孤責之其循左氏之志也

晉文公

戰于城濮

評曰公稱霸于諸侯自城濮始夫荊楚恃强憑陵中夏難與爭衛者乃公因得臣之請用先軫之謀許復曹衛以攜其黨又拘宛春以激其怒于是一戰而楚師潰于左再戰而楚師潰于右公之羈旅列國間關積歲者于此發舒至王盟諸夏稱雄五霸者于此烜赫功匪藐矣然公之出亡曹衛與宋皆不見禮而楚獨隆禮且欲執鞭弭屬櫜鞬以相周旋者乃先兵于楚以怨報德惡乎義乎

陳湘叔曰城濮之謀其始于子犯終于先軫而總以善用曹衛爲主能使我之敵曹衛者終曹衛楚之與此曹衛者反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而卒以困敵國其顛倒不測之妙非十九年備嘗險阻之人烏能具此才略哉愚謂正而不譎非所論也

又評曰桓文並霸而文非桓匹也彼其初出亡歷十二國閱十九年餘其處患深其養銳也亦久于是城濮之戰威于召陵于溫之役敏于葵丘其他盟會雲從侯伯寵應功視桓又甚焉者顧功多于桓而罪亦不少桓不以江黃役楚而彼致秦以抑楚桓盟會不加王人而彼會盟内盟子虎桓不以鄭納于葬而彼爲元咺執君皆桓所不爲者豈正譎殊倫詎與桓等哉

金仁山云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然余觀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及身晉文優于桓與至顯祖稱乃知正譎自晉桓終遠過文也

偃譎

狐偃趙衰賈佗

評曰偃愚而譎衰文而貞佗識而敬三人皆晉名士而公亦父事偃師事衰長事佗惟指是從其從亡往往陷狄困衛過齊脫楚風飄雨濺乞食投塊者至十九年餘歸而返河與賦投璧矢心于是振威定霸稱雄天下三人功多矣獨其功利勝而道誼疏其請王者之隧似僭圖天子之邑似叛勸天王之狩似斜藉令從君于難又引君于道又何至若是哉吾故謂三人者可與佐霸難與言王道

鍾小天曰以晉文之廣儉而又乎以忠而能力之從者天之所殄似虜識之遠矣情乎三子未諳于聖賢之道何也

介子推

評曰子推爲公微臣與袭偃輩名五能者也顧義同從亾賞獨見遺詎其名位微乎抑龍經開竟忘之乎當開關悲楚之秋形彤爲侶及富貴寵榮之日封錫殊乖公過多矣余宋汲未心服乃吾于子推亦有責焉夫從亾分也其執義堅志爽險以從亦分也其反而賞及之則受之反而賞不及之則亦聽之焉用隱爲子圮之要市于君競也子推之執意于隱不

亦怨乎然緜上之隱與汨羅之沈皆緇志者百世而下僉悲其遇云

鍾尤請臣之貪功似也然其心則怨矣不則何爲而必隱也評以分言之緜上之怨應身微郁識

靈公

評曰趙穿桃園之變握史筆者歸獄于盾謂亾不越境反不討賊其首盾而次穿不誣矣然臣王一律不臣者誅不君者何靈公之立襄夫人王之非盾意也乃公即祚驁然鳳張厚歛于民彈人于臺方使鉏麑賊盾又伏甲以攻之嗾獒以噬之不君也背足以招尤而梯亂者吾故厚誅盾

以儆不臣尤重責公以戒不君亦史外垂世之鑒云

天下未有不君而能君國者靈公之見弑于穿宜也乃史必書盾弑君責不臣也盾爲正卿反不討賊人臣之義何然則評之責靈也矣若則不君也不君而見弑尊特盾之自歎貽感哉　冠識

趙盾

評曰宣子盾衰子也衰爲冬日盾爲夏日皆世德稱賢大夫者靈公不君疾盾驟諫數使賊之時鉏麑以觸槐死靈明以搏獒死即靈輒餓夫亦以倒戟禦徒亾去何能令人若是乎然賢如盾而史書弑君與高貴鄉公事有相類者蓋成濟抽戈買充倡謀而司馬昭當國爲天吏者其必首

誅昭矣穿爲抽戈之濟而盾爲當國之昭其心無他而其責難逭孔子惜之曰爲法受惡洵然哉

蔡二巷曰人臣而驟諫弄良也諫有至再乃謀爲智宣子嗣不聞乎況晉靈逢俊非可口舌爭希乃以盛氣攖公怒其賊而攻之也自取哉

秦

顓頊之後

穆公

評曰秦初不與盟會者自公起而威聖震霸並桓文爲霸長與晉爲隣日相攻擊如吳越然嘗晉受秦之三施而不報晉毒秦矣乃秦始以貪繼以債爲所敗者三而卒修過

修政雖濟河焚舟而封尸殽函終不窮武其去晉遠矣故秦穆與霸徹獨蹇叔輩襄翼之力亦公之悔過省愆者成之也但其登良興治以秦誓並列于尚書而殉良從倂以無法見哀于詩作秦之不復東征亦有自哉

吳章修曰、尚書終秦誓者取其能悔過修政舉人之周也故知舉賢為興治之要而悔過尤為興邦之基惜其貽後無法雖以在上也

蹇叔

評曰、穆公以鄭子杞之言興師襲鄭夫信賣國者而襲人國非義也潛師以掠亂非策也動而無所積必敗乎乃叔知其敗必于殽不當車斷緌力阻其行而緩詞微諷哭送之郊不以其哭哭于公所而哭于行次其無迂乎吾謂叔與百里子友其不力諫郎不諫虞公意也詎知兵發而機露鄭未襲而晉已乘矣三帥者晉而俘矣至北門者何在說襲鄭者謂何楚莊伐晉令諫者亟叔敖以一言遂寢其兵叔之不為叔敖吾重有責云

曹射侯曰、余讀二陵風雨之言情結詞悽殆雖為懷是何異宮之奇不臘一篇特秦穆悔之不早耳君子謂殽之役穆違蹇叔也非叔之罪

襄公

評曰、泓之戰公初不能以與楚會而為其所執及盟薄得釋又不量而復與爭鄭至于列營對壘豨縱豕突之際而效襲王師曰吾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何其迂乎（正是氣餒處）公初伐齊齊以推納已又一會酉盧其君其重傷與禽何耆者不知幾矣而獨于此不忍是無其疾行而欲善跡發廉剝戶者而欲雍雍以禮相讓也飾小名而妨大德吾于公乎奚取

何拜錦曰、朱襄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迄今以為口實抑知不重傷之言氣餒使然耶不然前此虐二國君

昭公

蕩意諸

評曰、昭公不君時奔走于君夫人之官者冠蓋相望受施于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而獨意諸為狂瀾中砥柱始懼其及而出奔終為其亂而致死亦足稱賢矣但其始襄夫人之蓄情公子鮑之陰謀因德參會待發而發者乃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而坐視其亂上不聞有匡正之諫下不聞有擊斷之勇至見亂而始去去亦晚矣見弒而始

矣矣亦無稗矣吾故于賢者又致責焉

李贄長曰余攻意諸為公孫青之子諸辭司城使意諸代之因曰吾官近懼將及焉姑紓死焉已卯忽襄夫人不賦子之事已卯授意諸矣子之所矣卒之書能潔身意諸矣難亾子而不亾族意諸蕭蕃可少哉

文公

華元

評曰甚哉帥師之難也一杯之羹能令人喜怒一羊斟之小人能為國禍福不亦難乎初宋狂狡郑迎鄭人鄭人又倒戟出鄭人于井其患視一羹號多也乃鄭人反獲狂狡縱敵而反為敵會享卒而適以卒敗其背不虞之變也卒之以

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贖元于鄭借羊而失馬算亦左矣羊斟無良無足齒也元以三軍司命而為一麾下卒所弄患由自擬咎將誰歸

將未有與卒同饑寒而不獲其報者茲以一羹不與而嵗民以遏斟雖無良元豈無以致此哉謂之自取也亦宜　煜識

楚

莊王

評曰楚僻國也而王尤稱其聲烈豈出桓文下哉獨其觀兵問鼎問周輕重似有封豕薦食之漸矣夫問自擬命以來世德雖衰空名猶赫即有攻弱兼昧者亦無敢目攝其問故不齒馬蹄芻而咫尺也乃楚將睥睨其器改玉而改步乎宜王孫滿一言而折其回心也嗟乎自此一問微獨楚謀入寇居傳器其他齊秦周索問梁于韓臺亦求問而卒入于秦亦天也乎

曹射侯曰問鼎之心甚于請隧滿以一言奪奸雄之氣似矣議者謂楚莊有改步之意使王公卿士恨獲亾之與則周禹未遠也奈何蕭恃其幸而曰天祚明德耶恩冊者滿也惡衰末之尉得延八百是謂非滿之力不至此

鬭子文孫叔敖

評曰榮寵者禍之階也驕侈者禍之梯也顧不淄于官者官不我淄不孽于官者官不我孽子文叔敖並起令尹子文不以得失為喜慍而叔敖亦三入相不喜三去相不悔其器度固相等也子文逃膠粮之富不勤民以自蘊而叔敖亦以志下心小訓其子無受利地則其節約不相類乎高見遠識度越恒流二相為多賢哉庶幾其聯轡公儀方駕乎仲矣彼脂韋于官而卒以飄墜者其視二子為何如

昔晏子不受邶殿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子文不受瀨粮則曰我逃禍非逃富也大約與孫叔厚取之者免于患耳三子識度遠流輩哉　金英識

昭王

申包胥

評曰胥與胥皆誓志爲奇男子而子胥爲親出吳師僇屍君親二字兩
全方員兩男子君以快讐包胥爲君出秦師破吳兵以存楚區區匹夫而
身入異邦糾義旅以酬厥志蓋人代希覯者詎不謂奇男
子乎然包胥矢心殉義其哭庭請兵爲謀讓賓君存祀爲今子胥忘心折
王孫賈堂堂義正以視爲親以至亂宮非禮僇骸非仁者
可同日語哉

何拜鎬曰吳與楚殷世寬也當包胥使越遂借越滅吳
以終其復楚之勳其不歛君與友如此若伍胥爲親以

觀楚平之尸亦春秋大復仇之義爲君父一也何恐以
尸若是乎卒之吳亦投其尸誠反乎爾也先生謂難以
並論非刻也

鄭

莊公

克段于鄢

評曰已亂于蔓無若殺亂于萌萌之不圖而蔓焉難也姜止公展未帶故已亂欲求亂耳
氏初欲舍寤而立段及武公歿而寤立矣時姜以嬖母主
乎內段以寵弟橫乎外于是請制不足而京請京不足而二子不知鼻心
鄢勞將滋蔓矣時祭仲公子呂之言皆幽突徙薪之見也
乃公一不之聽而故長其惡卒使繕甲具乘逕戈而鄢焉
不義不暱果出公之意矣其克段于鄢皆縱段于鄢者使
然也段有餘辜而公既逐弟于共又遷母于潁罪也如何

楊慎曰予常謂鄭伯克段之心恐而計巧也使莊公
蔡爲之嚴段雖不弟猶賊也夫何祭仲之徒甚急而莊
公反緩也不過欲段先發而後應之耳嗟乎巧則巧矣
其如忍何

又評曰鄭與齊魯連兵克許宜與分其地者乃齊以讓魯
魯不受與鄭鄭又辭曰吾以病不共圖吾圖也敢自爲功此是莊公伍高辭許也
乎竟不受方以義合兵又以禮讓邑周衰之季貪風熾矣
亡論敵讎比隣抑且窺禹王室乃莊公念許爲岳胤欲存

許之祀而聯許之靈其度德量力遠邁人倫矣然獨能以
禮教隣好經國家而不能以禮刷母弟弭禍亂何哉

莊公城穎之誓因考叔之言母子如初及伐許而辛不
敢以許爲功使百里處東公孫獲居西處置甚密然繼
之欲撫柔許以固鄭耳此等才略儘高亂讓

潁考叔

評曰考叔以肉遺母成已之孝又勸公闕地及泉成人之
孝誠如詩云永錫爾類者歟乃許之役以爭車見殺當含
肉時見親于莊至挾輈時不見親于車竟以鬬狠爲父母
戮何哉曾子以戰陣無勇爲非孝考叔之勇孝矣獨不亦

于先登之傷而求于子都之射求于私不求于公猶不知推類也乎能舍肉不能舍車則孝有時而匱也能化莊公不能化子都則類有時而不錫也叔其有愧于詩乎

何行可曰左氏揭穎考叔純孝豈易言哉當穎叔及泉之悟適鄭莊氣盈意滿時耳使段弟未免莊豈釋母氏乎為叔者處諫之于姜氏欲之焉辟害之時不當措之于骨肉之際也此權耳盜餘爲婦艸帶局計耳即許之役殞身以棄親純孝者如是乎

文公

孔叔申侯

評曰說者謂徇時者通忤時者窮舂秋時祭仲潘崇徇時而顯欒洩冶伯宗忤時而殺辱世皆指以藉口焉茲齊楚爭鄭鄭伯之臣終始主齊而不變其說者孔叔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卒之孔叔令終而申侯見殺喪附丁傅者皆而未傳以丁傅敗獻符命者侯而劉棻以符命誅是故君子當忤時以持正而小人競惡不捷不止亦猶有馨餌附有華錦自納于死地也乎

子産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故專利之人未有不亡此夫人而知之何必知臣莫若君也當申侯反覆趨利自殺刑戮子爲轉一語曰忤時者未必窮徇時者未必通申侯亦可無憾矣　冠識

襄公

評曰鄭伯肉袒以迎楚兵與句踐臣吳沛公見羽其遜詞下人若過卑然然不知荊楚強悍方馮陵諸姬縣陳未幾又復圍鄭方入皇門至逵路岌乎殆矣脫不量而以螳臂當之寧有完鄭乎與其奮戟以嬰陴寧忍恥以請成是爲宗社絀爲國祚絀爾句踐絀吳卒以全越沛公絀楚卒以興漢鄭伯之袒致其所以全軀而保境也與老氏子謂齒剛而敝舌柔而存若鄭伯于楚得是術也夫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襄公者但有智數能卑籬頫俯人故是役也以一袒全宗社君子予之不然剛而無禮其何能國　[illegible]議

簡公

公孫僑

存鄉校

評曰然明以鄉校士橫議執政遽言毀校是無異防川者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況止謗以塞言路惡乎爲相耶乃國僑聽政知忠善以損怨不知作威以防怨其不毀校庶幾甚集思廣益議度弘遠視然明不相徑庭乎然賢如國僑而猶不免鄉校之口則非其政有不便公族與民難慮始故騶倚之徒以私愛憎爾乃未幾而返謗爲譽曰我有子

弟子産敎之亦存校之功也

李鱗長曰防川者不如小决使道去疾者不如多藥使移爲困止謗其何以善行惡改乎先生曰識度弘遠非証也

鑄刑書

評曰子産惡人也而刑哉向叔以爲亂獄滋豐假傷患者不知以肉去蟻蟻愈多以惡驅民民愈玩故子字之又推鍛之煦育之又榜棨之申子振韓武侯治蜀皆是物也鄭之國民俗日濯公族日侈濯則蕩侈則僭靡靡然敝將江河不以法坊之不止也于是不得不以重典治亂民抑強（治用輕典亂用重典）族是刑之者正以惡之也子産曰吾以救世此其心誠叔向所不能知者

侚邦銘曰子産之鑄刑書以爲救世卽對子大叔火烈鮮赦之意也乃知欲民畏火懦不得不猛欲救世邢書不得不鑄武侯治蜀崔寔作政論意亦如是夫子曰惠加人哉

總評曰鄭以蕞爾壤地介晉楚兩大間能振弱爲強又安城社者伊誰之力乎子産以一身榱棟其間内以息諸大夫之爭外以修比隣之信從容周斡動有次第自是豪宗帖服境宇清寧者垂四十年餘厥功爲多故子産于鄭蓋荒年之粟豐年之玉乎卽其作兵賦似爲蠆尾鑄刑書似多猛政然其他壞晉館存鄉校不與宣子環不受晉使幣皆膾炙人口者矣仲尼曰君子誼非鄭之艮哉

吳平之曰子致子産與鄭簡公十二年爲鄭明年得政凡三十六年又歷事定獻聲三公内外帖然豪強聽順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者豈特辭令講釋已哉

衞　康叔之後

桓公

石碏

評曰碏眞純臣也哉桓公寵其子州吁以兵而碏子厚與之游蓋相濟以惡也者碏以義方之敎進而規其主不聽退而禁其子又不可卒之州吁弒公自立是弒父而篡祚與忤父而黨惡皆不容不誅者于是謀使厚從吁如陳而併殺之爲社稷靖亂亦爲大義滅親庶幾其兩無負乎或謂碏以義殺子如假續何噫碏以一子報桓公于地下無（純忠者滅親未及其及）後而有後矣碏與純臣也哉

何邦銘曰賴叔以巳之孝戚君之孝永錫爾類純孝也石碏除君之子及己之子大義滅親純忠也讓者以而衞桓寵人不宜以將立州吁一反諸啟之子朋凝人而可告以反諸躬必非殺人且其後殺子以正黨逆之弄則矣諸何貴僕人耶諸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一言與欲與大叔臣請事之之意竟同總之欲而君卑爲之所耳子封爲鄭石碏爲衞皆忠也夫

宣公

評曰公烝父妾娶子婦淫穢聚麀而生有伋壽兩賢子一爲弟死于盜一爲兄亦死于盜從容赴義與申生不欲彰驪姬之過以傷父志者如一轍然其孝弟格天慷慨引決卽身齒鋒鏑而眥問昭宣亦已多矣令公一悔其惡則匏葉桑中之詩不移爲漢廣行露之章乎而公卒不飛以致見逐人謂乖氣致異洵然哉

或有謂新臺乘舟二篇爲數宣公之淫亂二子之孝友不應並載于詩噫是何知詩者哉詩有善惡因之有美刺故作新臺以醜公也賦乘舟以傷伋壽也是以俾古今之在倫中者視其行而懲之傷其遇而愛之耶茲評之載宣公也亦作詩者之微意也　冠識

懿公

評曰公以乘軒之鶴失受甲者心而卒以取敗嗟乎彼文囿之鹿不猶軒鶴乎乃士淬甲厲以犯鋒而衛卒以使鶴辭之居常側目于鶴而臨陳遷怒于戰視欒旅徂昔者懸絕矣蓋公以貴大夫者貴鶴不以視鶴者視國人與仰畫雁顧欒鹿者等耳卽未交鏃民已倒戈矣一鶴且然而况其寵倖迷心妖冶伐性封禪侈欲土木豐蘤是皆軒鶴者類也有國者顧蹈之乎

葵澤之敗受甲者之罪然非受甲者之罪也公以貴大夫者貴鶴不以視鶴者視國人乃輸陳而與玦與矢與繡示何益哉敗由公操于國人何尤　薇識

史鰌

評曰史臣立朝往往披肝以言諫抗顏以身諫左右史以筆諫未聞諫以尸者乃子魚事靈公其引繩糾枉者朝且夕矣及爲蘧而猶屬其子以尸竊卒之靈公悔過進伯玉退子瑕生不能以多口諍者死頎能以一尸敵之嚮之不亾皆歸功于圉賈輩而不知其臣離于子魚者爲多耳忠而不衰誠衛之良哉

衛多君子闘于列國乃賢如伯玉當時焦有進者而丞精史魚之尸諫豈子瑕善婦視鮀工佞皆罷黜以爲未賢耶嗟乎苟非直臣衛何能闘　薇識

吳　太伯之後

季札

評曰人言札以讓國生亂非也夫光與僚不兩立而光尤嫡嗣薦巳虎視之矣初特未之念耳及立僚而心乃恐于弑其兄令札果立則專諸之匕早及之矣彼觀風知六國之典廢詎不知家庭事乎其始以諸樊之謚退耕于野不失爲叔齊其繼以夷眜之死又去之延陵不失爲泰伯其

飾顯其意微其罔讓似介其不取所不可取似智蓋千載一人云

武曰餘祭餘昧欲致國于札欲食必祝曰天祚吳國尚速有禍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使札有其國僚之禍可以免矣壁乎余僚正坐不能謀耶季子賢者也夫豈不知光之思立乎知叔孫穆子之不得亦而不知家之難身之禍者無矣吾故曰季子賢者也君譏

闔閭 諸樊子光

伍員

許曰伍大夫揮霍風馳英豪霆震初爲父兄見殺于楚遂合忿走吳與師入郢其放兵縱掠鞭屍亂官使覓析于九

原豈非烈丈夫所未易能者哉乃武以大義責其不當讐君父僇厥骨憊彼謂臣王蘋絕骨肉情深方切齒圖報之爲急寧知發冢鞭屍之爲恐乎獨其讐復之日不投戈寘谷而猶歸吳數諫卒齒劍鏤方以吳報楚復以身報吳吾于負乎何嘗

何非錦曰袁元峰云方胥之亡吳也即藉力闔閭于楚廢乎之昏奉楚建而立之取楚臣無極而市之退而臣事可也乃計不出世而鞭尸逐婚以快其復仇之志亦可謂胥矣乎曰否否春秋誅魯莊義夫差大復仇也胥方骨肉情深冠髮蒙漢伐之未報生猶亦耳追志快而身可以報吳矣此子廢所以是之也今讀先生評更知荐大夫之論大爲不然

夫差

許曰吳越壤地同而世爲仇讐而越臣種蠡勇而善謀觀其卑詞請成方豢吳以僇其志即嘗膽樹墓懸抉眼皆諳謗忠也而夫差一弗之聽卒許其成是後雖欲僇之不可食已而猶破越未幾復逞志于楚伐齊未幾又爭長于晉僇然效智伯爲捕螳之雀而不知越人已張弓挾彈于其側矣吳其爲沼卒不免于長頸之喙嗟乎申胥之言驗矣而東門之眼其終不瞑也夫

陸雯若曰夫差初志亦甚欲報仇反獲越王而又釋之是所云遺天[illegible]仇也卒之反爲所沼乃知愚主易驕驕則易而貴人以言復仇之志毋

越 少康之後

句踐

許曰越與吳甲楯同諸大夫智謀亦同而越之敗也越氣沮吳氣盛矣氣沮者愈堅忍愈長吳惡氣盛者愈侈大愈深越謀于是種治其內蠡翼其外卑卑然請成歸而棲會稽之上厲薪膽之志亦忍且堅矣于是一鼓而畜夫差以劍鏃璧以撻豢吳者未幾沼吳者隨至其持戟士受甲卒所從東門而入者即其始箕帚女棗匣男所供奉吳者也

乃吳勝而敗越敗而勝故滅吳非越吳自滅也霸越非越
吳使霸也

徐方虎曰吳亾而越興先生以氣之盛沮卜之似也然不揣唯是當子胥之諫吳王也謂句踐服設行仁聽諫進賢晝嘗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則知越王不倦膽薪之志也況其說禮賢乎爲將奮之戰舉乎語云鼠忌壁壁不忌鼠斯越之謂也

三仁

評曰讓者稱越有三仁謂蠡之去似微子種之戮似比干庸之囚似箕子蓋後先一揆云抑知殷之三仁事毒獨之王以道義滕滅之三仁事烏喙之王以功利勝迹相類品

相懸也第世衰道微有智隱如蠡是亦越微子乎有伏劍如種是亦越比干乎有一囚縶如庸是亦越箕子乎烏喙王與三人同患難不與同安樂徒令英雄長算或寄跡陶漁或飲恨泉壤其亦不仁也哉

李騎長曰蠡之懸也迹何論哉故愚謂評次古人當略其迹進原其心可也知必取殷三仁而細辨之反滋吹索矣先生之評良然

范蠡

評曰智哉子范子三仁中錚錚者竭慮謀吳蚤朝晏罷垂二十年所彼其上察象緯下徵蟹稻不以王屢請戰而輕發亦不以吳屢請成而許平勢在吳則卑詞厚遺以求成勢在越則提鼓援枹以應使卒之烏喙主從悲憂中一朝而稱霸鴟夷子從功名中一夕而泛海其爲國謀又爲身謀誠可謂智矣獨不知爲子謀能料莊生之必出其子而不能料莊生之遠殺其子則其智有遺算云

嫌尹思曰予曾欲少作之始居楚也二斫一醒將人盡以爲狂至其內視若肯反聽若聲後雖天人前席神光大約神棲于寞智入于寞者也以故仕多奇謀隱多奇術云

後學　何如教拜箭父　重論

男　范尚晃吳蒙父　敬述

次男　尚贊玉我父

裔孫　道岸依京父　全校

豐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霽湯父著

周

威烈王

命侯三晉

評曰王在祚史無賢書而其初命三晉尤首階亂爲夫王以前大夫無侯者亦無不請而命者乃三家分晉三叛臣爾王不聲討其罪而反命之爲侯榮施篡黨而寵須匪人

是爲叛逆者樹幟又爲强暴者啟疆于是田和效尤求爲侯者自茲命始秦以晉滅敢蠶食于山東之諸侯者亦自茲命始史言初命亦病其滋亂階也

何拜銘曰周之始命晉寔剛衰之始也夫天子錫命即總與繼不遑予乞侯表私見書周命爲侯知初未嘗有請命于周之語也請而命猶曰不得已彼未之請一且挈三大夫而顧之齊楚之列儼然並而侯侯之不已其寔不至于王不已也是誰使然也乎先生以是病威烈良不誣耶

安王

命侯田和

評曰王許侯田和似又威烈矣彼其逐主據地敢跋扈爲三家者滾詎不能自爲侯哉而亦請命于王請之者畏之也是猶武仲之請爲後田令孜之請爲監軍也時諸侯不起義天子不討罪法已敞斁矣而又徇所請使天朝之侯侯一亂賊請藩之列列一叛藩吾恐其漸熾無已也已吾故謂六國非能弱周周自弱之也洵然

曾芥舟曰強臣之跋扈皆釀于寵命者之過夫寵命鉅典也可追于勢而輕予耶彼田和者還其君貸于海上而遽有其地當時周雖弱空名猶在諸侯王之仗義者亦不無一二王誠知履霜而冰乎請之勿許再請之亦勿許剛赫然王章亦足杜和之漸而寢諸侯王覬覦者之心惜奈何追于請而遽命之侯斯人謂威烈長晉之漸而余謂王又長和之漸矣噫

顯王

賜秦黼黻

評曰周季之衰也晉視六國爲彊而秦視三晉爲最橫當石門之役肆虎狠之威以破晉且旦暮囊括六國以帝天下特未之黼黻爾乃王畏其偪遠投所好而賜之服將先六國以帝秦乎抑頭足倒寘班藩服而拜秦廷乎其不競抑又甚矣吾故謂秦之敗三晉者取六國之兆也王之黼黻秦者亦報王入秦頓顙闕廷之兆也

周之黼黻王服也秦敢爲而賜之曰賜秦王秦也王已侯三晉侯田和秦亦奮晉爲其所少者非侯也王耳乃

逐所欲而予之王服益隱然王親之矣傳虎以翼而發其不飛而食肉難乎　金英謙

戰國

六國

評曰六國與秦蓋兄弟而鈞敵者也當日六國之師裂足不敢西向卽有取捷函谷㮚凱邯鄲者然不數年而靡矣卒之日削月割胥魚肉于秦則何也議者謂弊在賂秦噫以有限之地而啗秦無厭之吻其力疲而潰無怪也獨怪其賂從而衡者誤之也夫桓文以尊攘霸而漢桃懷王以梱項羽魏挾獻帝以令諸侯皆是物也當時周振雖弱而

列國侯王猶有賢而來朝者藉令奉其主以倡六服庶幾（此是上策）其有辭于天下卽不然搬王入秦之後或仗義糾旅以討（此其次）不共堂堂正正不可以雖桓文而襄漢魏乎况三晉爲燕楚之藩而燕楚又爲齊藩勢固相唇齒者誠合從而相首尾以爲群援卽虎狼之秦能豈食于山之東乎獨奈何而自撤其藩相矛盾也卒之秦攻三晉燕楚不救燕楚被兵齊又不救上不以義匡王室行天討下又不以從要與國堅盟約甚也（是爲齊發）賂從而衡甘牛後之辱相與獻城不已而稱藩稱藩不已而納質是何異以肉啗虎而求免于噬乎嗚呼奮挺而逐虎虎噬人割肉而啗虎虎亦噬人而六國不寤相與折而入于秦亦想也已

弊在賂秦猶以勢論奉共主以倡六服則直振袞挈領矣未有舍君父大題目而可有爲者　道岸識

說士

評曰列國爭衡譚士雲起一時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徒相與馮軾縱遊列雄間往往以機詐捭闔之術弄脣吻以千侯王謁卿相不曰從而擯秦則曰衡而事秦而世主惑于其說或一言而立躋雲霄或傾蓋而聯蓆寵綏嗚呼是輩徒以口舌傳官爵寧堪忠爲人謀哉然蘇秦

獨主于從猶庶幾併力以禦勍敵是或一策也乃張儀入秦則破從而衡矣范睢入秦則爲遠交而近攻矣衡之說起而列國相與獻城割地稱藩納貢以甘牛後之辱遠交之說起而列國之主不相唇齒煦煦然交和于秦以爲虛堂之雀卒之秦滅三晉而燕楚與齊亦相繼以淪于亾噫說士之以術而愚人也如是哉語云醫師多者致病篤師多者覆舟吾于說人之多亦云

吳次山曰從之說是也其說則是其人則非信及豚魚不問騁口頭之一字侯之乎

四家

評日四君皆翩翩公子也慷慨奮義招致特英士食客至數千赫然稱豪諸侯間當孟嘗之出關平原之約從以客信陵之破秦軍春申之歸太子亦以客一時聲望千里藉揚詎不云豪乎獨其收名養譽避怨市權鄉客之門者非處囊彈鋏則雞鳴狗盜者流故楚魏之亦竟不聞以一鑠向關皆豪以客非豪以道者也惟禮致毛薛之賢庶幾爲四豪之秀上若其餘亦腹背毛乎

何拜錦日語云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四子未純乎豪字未化

魏文侯

評日侯于七雄中爲最賢蔡鍾音之高下子方笑其審于音而恐其聾于官乃其所以官人則未之聾也當是時以魏成之賢焉而相段干木之賢焉而式卜子夏田子方之賢焉而師屈侯鮒之賢焉而傳吳起李克西門豹之賢焉而使爲之守用各當人而又虛懷受善任座謂不以中山封弟而子子誠直攻其隱也親下堂而迎爲上客與晉叔向之下覷者爲握手歡者甚不殊矣慎選于官而優禮其士郎古仁柔主不逮也侯誠賢乎哉獨怪如虞人之期以田而不能如入覲之期以朝天子能聯韓魏之好請師勿與而不能匡周天子之弱夾輔以從蓋不聾于官而聾于義者乎

抑揚斷折處根極至義使文侯亦有餘愧　道宗議

李克

評日克守中山無所表見獨其舉于翟璜與其舉魏成二者皆可徵賢焉璜與成皆賢者也顧成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爲君師而璜舉吳起樂羊西門豹之徒以爲將與守其賢亦有差矣中山之拔璜推轂克以爲克之材可以當一面之寄其賢足徵也置相大事也文侯不謀及于左右大臣而謀及于克克所推轂不于舉我者之璜而惟于進賢者之成知成賢于璜又知君之必相成不可謂不智璜爲克而克不相比周以求大官不可謂不公論相數語上窮文侯而下以折服翟璜之怨不可謂不辨克亦晉邪奚齊鮑叔之倫也其賢又足徵也人謂文侯之賢能得人余日文侯之得人克有力焉

陳相嚴日觀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日達觀其所舉聯魏成之賢于翟璜可知矣至趣出而侯果相成則君之作克之賢亦可知矣一時君臣默會真逆充景千載如生先生以侯之得人推克之力信哉

樂羊

評曰戰國功名之士往往有不近人情之事而忍于爲之者吳起急于將也而殺婦易牙急于倖也而調子樂羊急于功也而啜羹三人者皆不近人情之事而樂羊尤忍樂羊爲魏拔中山彊兵而不守厥功爲多獨奈何而忍于其所愛子也急于建功也忍于呱呱而不顧急使遑也忍于子女之生死而不問此非獨忍也先國家之急義不得顧私親也樂羊之啜羹情乎義乎孔子聞子路之難而覆醢不忍故也敵人以骨肉之愛動揺我心我誠淬甲厲刃誓死以決一戰庶幾上報吾王下亦不至忍于吾子何至坐而啜之盡一杯也是亦殺媍而調子之心也即拔城破敵仁人奚取焉議者謂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噫功矣又何疑也疑其忍也忍于子未必不忍于君父此所以不免于盈篋之謗也

不近人情之事無論雖至即庸君未有不疑其心者以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引事最切步步緊嚴非所謂筆高而力勁者歟○歎恐字直誅其心　道宗識

魏武侯

吳起

評曰起何如人也蓋戰國功名之士未可以行論也起多將材能使士勇戰而樂死當是時魯將而伐齊齊破魏將而擊秦秦拔守西河而韓趙賓從秦不敢東嚮楚相而南平百粵北却秦晉楚卒彊以彊李克推讓以爲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獨怪其幾恐薄行不齒于人起嘗對武侯有在德不在險之說夫亦知臣主以德者乃其自處胡不知德也田文之相也怨然自數其功能而與之爭是才而忌者也相楚而峻法令至于廢公族破譚士以激怨于衆是又才而刺者也甚于急功名營進取至于吮卒之疽而見哭于其卒之母此何等人也母死而不奔喪求將而殺祖

之媍此何等人也其後于魯得罪去而之魏于魏懼誅又去而之楚歷更所事主而恬然焉此又何等人也余故曰起蓋戰國功名之士未可以行論也噫起以才行積怨于楚而卒見殺于楚亦天也乎

何屛翁曰李卲公云吳起料敵制勝賞知兵矣而辛困于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而殺身者亦以是也先生謂其天亡豈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乎

魏惠王

龐涓

評曰涓故睢張而擠臏而殊者也初與臏並學兵法忌

臏之能。召刖其足。已非不知臏矣。茲提兵深踐。日減數萬（姑深矣）
灶。而道無積骸。其無詐乎。馬陵之道旁多阻隘。吾驅兵而
趨其墟。其無伏乎。將固有見影覘虛。望塵知變者。乃消敗
敗然笑齊兵之怯。嗤孺子之騃。而輕身銳進。卒攖其弩之
鋒于白書樹下。如螳蜋置兕。嗟嗟。始刖臏而卒為臏斃。初
盛氣以抹韓。而卒喪師以挫魏。涓誤多矣。

何拜銘曰。涓與臏同門友也。當齊不從刀于韓而反驅兵于梁。是攻所必救。亦前救趙之故智也。兵有批亢擣虛。擣虛者。涓不知懲。桂陵之役。遽釋韓而自救。是何異虎逐鹿而熊據穴。則必與鹿而逐乎。然此以兵論也。獨韓趙素所稱兄弟之國。乃滄捷未衆。無故伐趙邯鄲。降未幾。又無故伐韓。勢師遠歸以啟秦。予謂宜自速其斃也。

悲夫。孔文在曰。兩足之臏。適以堅萬弩之發。涓誠自到哉。况龐涓而謀疎。乃竟墮其計。如漢之耳餘。不亦自致其寇乎。豎子之名。亦適自識也。

魏襄王

蘇秦

評曰。一季子也。始偃蹇不禮于妻嫂。而卒何賓從于六國
也。一從說也。始位高金多。為約長。而卒何落落（黃○子○妙）盟血未乾。
從約已解也。夫遇不遇。時也。說之行不行。則勢也。非誠有
工拙也。六國之衆。貳之則散。合之則聚。其相與併力而攻
秦也。勢使然也。故其說易行也。然同室且多異心。況連六

國之衆。望腹背之相顧乎。盟未幾而遽解也。亦勢使然也。
故其說難入也。季子始學于鬼谷。習從衡家術。其說六國
非有忠謀奇計。大都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韓魏為秦（說六國○處不可謂）
近。則以割地說燕趙。以韓魏為障。去秦稍近。則以力不（非○識○株○二○力）
支說齊楚。于秦為兩大。而齊又最遠。無恐于秦。則以從秦
為辱說。視六國如弄兒。然六國不察而入其揣摩。舉國以
從。亦愚也已。噫。季子豈誠竭忠為六國謀哉（語○又○甚○濃○之○甚）。入秦不用。去
而相六國。用之則主。不用之則佹。反覆叵測。亦市井駔儈
者流也。而欲以其術愚人。能乎哉。

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僅足誇嫂婦。而揣摩適以自殺也。太公陰符恐亦附會。全莫識。

張儀

評曰。甚矣。遊譚者之詭也。朝親而暮敵也（數○矣○忘○舊）。陽甲而陰乙也。
面諛而背噂也。佯予而實奪也。吻肝膈而肺臟也。衷機穽
而籠罩也。此儀秦故態。而儀滋甚。儀與秦師同門。學同術。
而其為說則領危而矛盾。秦初故激之使入秦。已資給之。
使一朝權秦之柄。非誠厚儀也。恐儀之路從約也。始而德
之。猶曰蘇君時何敢言。乃未幾而動魏以昆弟之說。嘗秦

爲詐僞之謀秦王從欲悉力以損秦而儀王衡欲割地以
事秦于是說魏說楚魏楚從說齊說趙說燕齊趙燕亦從
爭倍約獻地以請成于秦一國受伐五國之師卒喔咿嚅
唲無能出一銳與之角是蓋秦之雄者儀也削六國之地
而索其氣者亦儀也然而儀非誠爲秦也相魏不可去而

先生一有此二字筆法

之秦相秦不可歸而相魏出入二國以三寸舌博一官且
也倏而伐魏舉戈相向又倏而相魏舉國聽政玩其王于
掌股之間反覆豈下蘇君哉殆猶甚焉子雲謂儀鳳鳴而
鷙翰誠然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不第六國弱而
秦強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一也蘇王從而張王衡者
正以秦一可用耳反覆之術亦鬼谷子陰符使然乎
仲翔識

魏安釐王

信陵君無忌

竊符

評曰邯鄲之圍秦勢熾張趙旦且暮下矣魏能安枕于大
梁之上乎趙拔則魏爲之次燕齊楚又爲之次勢也公子
以姻婭之誼請兵其王不許坐視其危又不惜于是不得
已而以侯生計使如姬竊符于臥內力士椎鄙于境上固

爲趙亦爲魏爲燕齊也卒之一舉而解趙圍挫秦銳使大
梁增勝而諸侯鼓勇者非一竊與椎之力哉綱目書無忌
襲殺鄙大破秦軍邯鄲下蓋罪其專亦快其勝也余故以
公子破秦之功大奪軍之罪小

何升菴曰忠義原無格套稍行數墨中依邪豪許事業
綱目特書誠快其勝也夫

又評曰四豪皆倚客爲重而信陵君藉客之力尤多蓋趙
魏連壤唇齒相依皆惴惴焉虎視秦者乃秦始圍趙以侯

此太史公所以倍信陵處也

生謀奪兵而破之邯鄲既又秦伐魏以毛薛兩公言糾旅
而敗之河外昔所不敢飛一鏃以窺關者茲且兵威震舉

而挫其銳一時稱雄功非藐矣以知信陵倚客以爲指南
魏倚信陵以爲恒岱人謂其去而魏輕還而魏重亦而魏
亾繫重若是宜稱豪也哉

吳汝山曰太史公于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之于
信陵獨日公子蓋尊之以國系也

韓昭侯

評曰侯與秦孝公相似孝公相衛鞅變法令而國號疆封
侯亦以鞅視申子而申子以孝公視侯其法令峻刻振弱

亦公而非處

爲疆亦與秦等當其時官不受謁務不輕予重爵賞已奚

所勿侯術利子

而作高門後嘗繕又奚而伐東周勤兵革始以申子振韓

者卒以申子促韓宜曰曰終不出此門宜也乃商君支裂
而申子令終則其禍人者亦有深淺乎
睦變若曰申子請官從兄而昭侯不許此不爲申子用
所以能用申子亦深于名法之學也然始于名法振者
乃卒以名法促之惡振豈償促哉

韓桓惠王

馮亭

評曰馮亭獻上黨愚謂與曹操棄荊州一也荊州界吳蜀操故不取使孫劉相爭以敗漁功上黨接趙壤爲秦所必爭者而舉以獻趙趙不辭爲亭所餌受地而啟秦又爲秦

所開易頻而將括卒使四十萬降卒坑若蟻虱爲趙增城適爲趙樹敵自是韓累割城以請成而秦數圍趙又數不利是皆知名遺韓以安而實嫁趙以禍也嗟乎以一上黨而禍延三國吾故責亭云

鍾小天曰亭上黨守也嘗獻地時欲獻泣下是亦知以
身殉義者誠効忠以守上也即不得已而降亦應養旦
夕之安乃徘徊觀聽竟以歸趙秦服勞而趙受稱秦其
能忠趙乎卒之嫁禍于趙而韓亦不免所亦左矣

韓王安

韓非

評曰韓公子非數以書干列國不遇作說難以志憤吾謂（此亦以文也）

秦自商君肆螫方劍戈餘痛而猶哆口刑名是爲人竿而瑟說何能入以宗臣爲秦謀弱韓欲割宗支以飽敵國是爲反方而射說何能入且入朝見姚與丞相斯兩不相能而吾立談間遽欲破從舉韓魏朝齊楚是詞誇而鋒露說又難入者卒之一進說而遽下之吏居未黔突身已伏劍蓋炊說亦炊才乎翠以羽斃膏以薰灼慨夫

何非錄曰刑名後申韓發明殆盡而貧非斯于申韓嚴
人後賞先路子產火烈水濡未嘗不申韓也特其用意
良厚耳故割宗飽敵一語直令與公子類哲

趙襄子

評曰襄子與智伯相反伯挾五賢以凌人傲然欲塗趙也而不虞襄子則能食肉而寢皮者將抗敵不于鼎狠之地而又連兵反灌其軍使趙之故壤完而勿失趙之宗社危而復安庶幾哉無負簡子所屬視瑤之不仁者蕃大徑庭矣藉令伯魯處此趙其不沼矣乎智以舍宵立瑤而亡趙以舍伯魯立無恤而存吾故謂趙滅智氏不在三家合圖之日而在二氏寘後之初

置後大事也若簡子者可謂造化在手矣　冠藏

智伯

評曰智伯之敗也襄子爲之滅其族分其地而又漆其頭爲飲器何毒之甚也非襄子之忍也亦智伯自取之耳夫（飲器何○其○至○于○言）才不可挾挾而逞者竊之階也志不可滿滿而驕者損之招也欲不可恣恣而貪者敗之召也伯之賢于人五美鬢而長與夫射而藝巧而慧辯而果也噫不謂才而奈何反德而亂挾以陵人而又行之以不仁當是時藍臺之燕侮段規戲康子傲然凌其君相于尊俎之間而不知備其肆底已無人矣而又狡焉敢强無故而求地于韓韓子之求地于魏魏子之予之者驕之也是即趙宥之退師以驕楚

之志而待其斃者也乃伯不知止又哆哆然而求之趙其狠虎也而其貪狼也彼視趙爲几上肉而詎知晉陽之水（長鯨吞人深○淵）適以自灌也乎夫陸行莫仁于羊腸莫不仁于康衢水行（狠○藉）莫仁于瞿塘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伯才而玩也是足以速斃而已余故謂五賢非賢也適以自辱而自奪也

何譬達曰覺此則賢不如愚矣而況行之以不仁乎未見不仁而賢者也讀至後幅淋漓痛快其數予心慶曾陽與

豫讓

評曰讓爲主報仇人貴其不以吞炭之日竭諫于初爲比干又不以伏橋之匕奮臂于後爲王孫賈慧藍臺之宴智（遣○斷○何○識○並○而○穢○言）果不言乎韓魏之反絺疵不言乎智宗之滅即寬與開未下能與之敵乎生不能得之口舌死不能得之甲兵吾姑仗尺八爲荆卿匕爲子房椎此其妻不識其友青莽所獨（妻子不識○其不爲名者也）知者友亦讓之鉏麑乎（豈八叔○齊○哉）其會忿鬱胸而其義氣滿天壤亦戰國之烈丈夫也已

姚尹懇曰予觀其補衣三躍時何其壯哉惜乎智氏不得其用也一匕一劍一椎當是此公良友可拭千古

寬澳

趙烈侯

公仲連

評曰臣主非難而臣之以人爲難不難諍以言而潛奪其非爲尤難當侯寵於石二歌者淫靡亂耳而奪樂鴆心人（翫古大臣○風）賜田萬畝亦幾于楚江乙衛彌子乎乃相國連引牛畜荷欣徐越三賢者以進于是畜以仁義侍欣以推薦侍越以節儉侍交引以進而徐薰以良則又曰歌者之田且止以三賢易二嬖而又以道德奪聲樂（射爲之樂妙在○潛移默奪）侯之回心而嚮道非連之烈哉

郭嵩生曰以三賢易二馬以道德奪聲樂是相臣第一等功烈是何異魏成相魏進與田子之功乎

趙武靈王

肥義

評曰沙丘之變義與王皆遇害議者謂義之死與晉荀息等息受命傳奚齊不死諫于前而死難于後即不食言君子猶以爲徒死無補也王父以王屬義義以死許之而卒與其難是義與息誠如所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也乎獨奈何死之不早也夫死非難而死靜于未事之前爲難義當廢章立何屬義爲傳時誠以啟公發寵之故涕泣而道

之不聽則以其死死于是時王父必寤即不然而于王父悔萌欲分趙而兩王之時誠以奚齊奪嫡之故涕泣而道之不聽則以其死死于是時主父亦必寤寤而反正爲父子兄弟惟然如初王父其不爲唐代德義其不爲李鄴侯乎是之不圖而硜硜焉欲全吾言卒不得全吾身彼誠以一死塞責也嗟乎義爲趙貴臣掠中山而探秦關不言至（論至此義亦自泄）于廢嫡寘少關宗社之大者而亦不言乃徒拱手以待命噫義死節而不死諍甚忠矣未智者也

吳平之曰議正而詞嚴非雄渊者不能先生眞史才

趙惠文王

藺相如

完璧

評曰藺上卿膽略過人亦不以血氣用事（不用血氣方是有道）初挺身挾重寶入虎狼之秦則抗然待命其庭竟完璧以歸挺身從孤王與澠池之會則又抗然復請擊缶竟奉王以歸其英概殊稜稜者及廉將軍爭列則又引車避匿克己降心不以抗（既不用血氣妙絕）秦者抗顏正氣之激昂已望重朝廷而雅量之優容又義先家國與漢汲長孺唐郭令公蓋聯轍而馳者其位在頗

右時日不宜

李卓吾曰言有重于太山相如是也此眞丈夫眞男子

黃大阿羅漢與佛祖直令人千載如見

曾射侯曰其雄難其雄而能容更難相如誠足爲趙右

石隱

廉頗

評曰廉將軍爲趙名將其持重似充國沈毅似李牧老而矍鑠似馬伏波趙最逼秦秦蠶食宜最先趙然終不敢以數向者獨忌相如也乎哉亦重有廉將軍在也將軍起武健不免爲客氣所動而亦服義知退讓與相如爭列一間（兩不相能而卒兩相下者猶不敢以血氣僨家國事耳）其言輒肉袒謝反仇爲朋不以私憾忘國家之急秦之攻

上黨也將軍單長平堅壁對壘以按據其民衆不輕舉以犯敵鋒而挫國家之銳古所稱桓桓將士非誠其人哉非誠其人哉噫頗將而秦不敢易趙頗一斥而長平四十萬之衆一朝而鬼矣頗繫趙輕重豈眇小也獨怪頗趙之障也而數不遇始伐秦為應侯之間而代以括已伐魏為悼襄之[illegible]而代以樂乘又為郭開之讒以老而棄矣嗚呼頗雖老尚善飯也即不得已而犇魏猶對使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亦眷眷于趙哉而趙不克終將悲夫

曾芥濟日太史公為廉藺合傳廉甚略而止日以勇氣聞諸侯此人本領可知并服義退讓亦自相如和衷出

耳然否

郭成六日兩人能相下處皆有古大臣風與缺一不可

趙孝成王

評曰韓馮亭獻上黨地亦投骨于犬計爾王頗利昏其智遂為所餌前有坑塹而不見後有搏噬而不顧初謂得一幅員而不虞適梯禍亂膠柱將矜而叢犢長平卒胥而塡塹皆以一上黨為祟也自是兵端漸動無歲不悉甲下趙其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不厭其欲而又割六城以求和亦以上黨啟釁也得尺而失尋其皆貪心使然云

患生于貪上以亂皆于古小人未有不如此

不度勢不善用人國未有不亡者獨孝成以上黨之人為趙利者卒為趙祟不亦悲乎 道岸識

趙括

評曰善兵者不易言兵括為馬服君子蓋將種也馬服君持重而有謀其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何嘗易言兵哉乃卒能容衆以折秦之鋒而解閼與之圍其將略長而其戰功亦可稽數者乃括易言之其談兵固父奢所不能難者獨奈何徒讀書傳而不知合變言大而謀疎是亦晉殷浩唐房琯之流歟當是時括父與母知其必敗自廷臣以至敵國人亦知其必敗此獨其主不寤而使代頗將嗚呼驅括而以予武安君對壘是何異以羊搏虎也乎然則長平一覆而四十萬生靈塵丘壑者皆書傳誤之也亦易言兵者誤之也然括不足道也獨怪夫以間而將括者之誤也夫田單以反間疎燕樂毅陳平以反間疎楚亞父而燕楚皆敗應侯之間曰秦人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是亦猶與平之計也何趙遽以括代頗乎趙不知括而將括與括易言兵而將兵者其責同

益甚乎括便不知

治不敗

父子異心專

以身予敵與國予敵一也

何拜鄉曰相如以括為徒讀父書不知合變是謂括敗坐不讀書耳若讀書豈易言兵耶括母止括勿將與陳嬰之母止嬰勿王一也

平原君勝

評曰。平原于趙爲佳公子。嘗折節下士。嘗因美人笑躄者。輒殺之以謝。于是珠履雲趨門下。食客嘗數千人。與孟嘗（畢竟下孟信陵）信陵並稱豪刻。雖聞頗當。是時馮亭之獻上黨詐也。不察而遽受其地。卒之挑釁速禍。長平之敗。坑及四十萬人。利之入者尋尺。而害之貽者丘山。罪何啓辭。及邯鄲被圍。威且旦暮下矣。則南以從約乞師于楚。西以姻婭求援于魏。而卒兩相協以破秦軍。長平之鬼庶幾少紓其忿焉。始固以平原而挫衂。茲又以平原而凱捷。人謂其保邯鄲之功足以贖受上黨之罪。諒哉言乎。世稱平原能得士。彼其郄

秦存趙。其藉客之力居多。顧其初如楚定從。止一處囊之（目中有人耶。又錐耳）錐。餘僅碌碌十九人。即毛薛二公所名賢而隱者。雖與之遊。則平原之門特多豪舉云爾。視信陵益少讓焉

太史公云。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又觀景陵先生云。平原君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讀茲評以欲特表舉耳。然則視信陵大徑庭矣。遊戲

毛遂

評曰。遂客平原門下。一旦而拔之十九人中。錚錚爲脫穎之錐。及如楚從者碌碌無所表見。而遂于兩君不決之時。按劍歷階。抗然激強楚以定從約。一言而興十萬之師。使趙重于九鼎。視因人成事者相去遠矣。議者以遂自薦請處于囊。意戰國士朝于秦暮于燕。類多雞鳴狗盜之雄。爾以雞鳴狗盜者而責之。曰胡不羔雉而介紹也。難也。（原不可以此責遂）顧遂自以未見穎脫。才出十九人右。宜傑然有足尚者。當是時（縱碌碌何令毛遂無可道）未定從約之先。胡不揮一穎以破馮亭之詐。而却上黨之獻。既定從約之後。又胡不揮一穎以紓邯鄲之急。而安趙氏之祚乎。是之不能。而僅僅狗從以塞責。則固非揮戈而薄日者。不過犇軼之流爲口辯之穎。言大而誇。君子奚取云

勞曾三日。是于一椎。爲百世口實。然徒以唇舌得官。誠未可厚責以薄日也。

趙悼襄王

李牧

評曰。邊將類言戰功。予曰不然。以戰爲戰者。其功小。以不戰爲戰者。其功大。摧堅破敵。陷陣先登者。以戰爲戰者也。魏尚之于雲中是也。卷甲韜戈。養士休力者。以不戰爲戰者也。趙充國之于湟中是也。牧于趙爲北邊良將。其居代雁門也。以便宜寘吏。以市租充幕府之費。權何專而勢何（老將神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重也。乃牧無他奇策。持堅壁勿戰。日椎牛享士而已。間諜

而斥候嚴爲之備而已當是時中外皆怯視收如故及王召讒收至廢斥而強起爲將亦復如故蓄養威而畜銳有日矣卒之士躍于伍馬騰于槽一戰而遐墒皆收力也其始以不戰爲戰如充國其既以戰爲戰如覩尚太史稱北遐畏將軍虛也甚嘻以收之才攻燕燕破擊秦秦拔所向如破竹勲伐亦多矣奈之何以郭開之讒而遽踣一觔里城也始廉頗以開讒而去矣今又讒收舉二良將而皆殘于其乎王之闇劣甚矣

吳平之曰累朝之趙所恃者雅一牧耳乃聽讒而使頗衆代將旋又殺之欲無亡得乎

燕昭王

評曰燕齊等國其相報復同其皆以暴掠而失者亦同王初以齊破燕臥薪嘗志築臺禮賢因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以五旬舉燕燕亦以六月破齊功將埒者然不當厚樹德以收人心乎獨何復蹈齊轍殺父繫子循齊遷器毀廟猶齊以齊伐齊卒使騎劫甫入燕與版籍復歸齊境此豈識樂毅之於田單之智哉識者謂燕之亡仁義不施而攻守殊也乃予則以爲燕齊之兵攻守同而仁義不施也噫

有不爲其所中者燕之樂毅亦猶是也方昭王之下齊城也即齊襄越暇爲遇爲乃不一集而七十餘城復爲齊有其父荷擔其子不能析薪吾爲昭也賢而又爲惠也責議者謂毅不奔燕未遽敗噫毅之奔誰使之也毅功高而望隆燕社稷臣也昭王時有讒其久仗兵威南面而王者即斬之以示從下無市虎之惑而上無投杼之疑齊何隙而間也及王以宿憾而疑且忌矣讒者入而間者又入矣王不察而遽以騎劫代也毅內困于鑠金之吻而外又窘于敵人之間當是時毅其能一日安乎將擁兵如故而鄧艾

之檻車至矣將上書自白而子胥之屬鏤下矣于是則惶恐而奔趙也王逐之也代毅以劫而劫卒以敗推倒支國之程而踣壞千里之城燕之故壤復淪于齊者亦王自失之也燕有一毅而不能用以至于敗余故有深責云

讒間之亂古忠臣未有不罹此者亦自其君來之耳。子聯芝增論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青以責楚羽者悉下燕惠亦云　道岸識

樂毅

評曰望諸君功望隆燕燕之干城也方以仗鉞臨戎遭以蒙間起疑躡跚顧望如行吟楚澤行乞吳市者謂將去

原缺第二十四葉

乎恐七十城終覆于騎劫之手將不去乎恐中外交吻終不免于新君之劍進退維谷徬徨奔趨備似不得已者然讒言終何以自解乎奔婦不婦奔臣不臣彼三閭子奚而汨羅與大夫奚而銅鑊彼兩邑未下不背城以決一戰（望諸亦盡心哉）三至進讒又不指天以自一心視安乎以克狄釋疑者鉌矣其排禍以去當與奔婦同科云

屈我上日先儒云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爲之嗚咽流涕今讀先生評令毅頓生肘翼也

燕王喜

太子丹

評曰丹以田光謀使荊軻入秦行刺世誣其挑怨而速禍噫是何以成敗論丹也夫六國方惴惴然虎視秦不曰割地則曰稱藩不曰以城請則曰以子質嚙不切齒而欲剸刃于秦王也乎（以亦兼并秦之事）吾弱小之國旦暮且折而入于秦吾不能張旅以與之抗敵吾且效聶政故事令幸而中或庶幾殺秦之勢吾未遽爲魚肉其吻而不虞其敗也是軻之匕與子房之錐同然子房之不中也幸而脫其謀深也丹之不中也不幸而敗其謀疎也然而其匕與錐皆可與日月爭光者也議者以速燕之亡歸獄丹噫令丹無此謀秦獨能存燕乎三晉稱藩荊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亦遭湮滅豈亦丹速之使亡耶蓋中亦亡不中亦亡與其坐以待斃寧爲一于一中也議丹者當與子房同義不當與白公勝列等

何屏曰丹之謀刺秦不專重刺也其意仍歸于合從以存燕耳不幸而敗天也烏可以敗訾丹耶先生以荊卿之匕與子房之錐並得其深者矣

齊威王

評曰齊自田和命侯以來已二葉矣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蓋彊國也而王又最賢其振厲羣工也（一路退入卽墨有[illegible]有[illegible]）有術崇獎王室也有道當蒞政之初首吏治而繩以法條而烹一阿大

夫之積譽者倏而封一卽墨大夫之積毀者刑賞之迭施若乎如鬼神之莫測也而尤善任使人檀子也而南城盼子也而高唐黔夫也而徐州種首也而備盜四臣之照千里則又秩乎如制器之各適于用也其國之彊也宜乎然此猶稷文韓昭之所能也若夫周之衰也視天子如贅王以疆大之國獨修覲與違衆而來朝則又如空谷之足音矣或譏王一朝而後胡不闢纏壓乎噫天下無周而王知有周君子亦取節焉可也宜史之特筆而示予也

桐江一絲係漢九鼎天威一咫振周八百葵丘餘烈猶爲未墜也　冠纓

孫臏

評曰、臏善兵法、遠勝涓者、初救趙而之梁、已救韓而走魏、昔批亢擣虚勝算也、而算救韓者尤奇、至以減灶算涓必併日逐必襲至馬陵、自齊樹下而涓竟墮其計、涓算入神者、令涓亦臏乎、先以萬騎直境上、虛聲發伏、使自相亂、則奈何、即旋旆如左車、計深溝高壘、欲戰不得、欲歸不能、則又奈何、是幸勝、非全謀也、然臏能以算解韓魏之危、不能以算免臏刖之禍、如龜知來、物不知豫、且何哉

何行可日得則爲廉藺、失則爲孫龐、先生不爲英譯所欺、是令豎子必折

齊宣王

孟嘗君文

逃歸伐秦

評曰、文入秦、朔遽相而遽逃也、已而伐秦、又朔遽講而遽退也、秦初雅重文、至出涇陽爲質以求見、其非暴也、深以齊羈旅之臣、一旦而欲拜以爲相、其倚重也、切爲人重毋乃爲人忌乎、文宜辭秦之請、亟引身以退、辭之不能而見四、則又宜逐命于齊、質涇陽以邀文于秦可也、是之不謀而謀及狗盗者、又謀及雞鳴者、以脫于虎口、亦鄙甚矣、歸而連韓魏之兵、聲秦謗執楚君之罪、當是時其奮義入關兵何正也、兵抵函谷、秦人震恐、至割河東三城以和、其振旅買勇氣何壯也、誠長驅而進、直抵咸陽、庶幾哉其出楚君而快齊忿乎、奈之何以蘇代之說、竟以求楚東國爲名、卒之東國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始鋭然者、而今且索矣、余故以文之歸而逃也、吾責其見幾之不早、文之講而退也、吾又責其執義之不終

當楚兵至關、秦人震恐矣、使不溺于利、則山東雖秦未亦若此、其壯也、爾怪其聽蘇代之計、求楚東國爲名也、史書割三城以和、鄙文之不反于義也　延甫識

又評曰、薛公以客名雄諸侯、一時門下客有爲雞狗以脫囚者、有自剄官門以明不反者、有借秦復相位、益封千戶者、其倚客爲重、稱豪天下、爲多、獨其性淺狹、稍見擯于齊、徵說穰侯破齊、說燕趙伐齊、以覆宗國、即座客孟孫、曾未聞有指其過而匡正之者、所謂豪以客者、固如是乎、卒恨恨中立無所依、羅肉未寒而族已湮滅、始欲覆宗國而顧自滅其宗、豈非天哉

胡君爵曰、文徒以好客聞列國、而所倚之客、無一忠信者以諫止其惡、亦何貴乎得客哉、不然仲連王蠋皆齊人、貴于三千中備食客否

馮驩

評曰議者云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魏士固非以周貴
自貴之也非以秦賤自賤之也是故枕巖棲谷者有薄軒冕
乞墦穴隙者捐廉恥其自爲貴賤蓋區以別矣驩亦毛遂
之流故多口辯者未可以貴賤也蓋遂以錐穎薦平原
之囊而驩亦彈鋏歌于孟嘗之門驩之鋏何異遂之錐乎
然兩人者皆以所表見遂也僅以數言定從于楚而不聞
以一籌取重于趙驩也能焚券以彰孟嘗之實而不能展
其以脫孟嘗之囚能說秦迎孟嘗以十乘之車齊益孟嘗

以千戶之封而不能以策連韓魏之兵抵函谷之關而聲
其誘執楚君之罪此何以故也驩所歌者食無魚也出無
車也其志隘而其所爲大都與遂皆以口辯侮富貴也以
口辯而侮富貴是自貴者乎抑自賤者乎

貴人觀其大起驩于九原當爲類首也然非驩何能一當于文乎　驩讃

齊湣王

評曰王與桀宋一也然宋王征諸至于射天笞地欲急與
霸而反爲齊所滅是前車之覆可爲後鑒者乃王滅宋之
後亦復驕恣如宋侵楚及晉至欲併周爲天子執敵朴以
臨四海甚之殺狐咺殺陳舉敢于杜忠諫之口又甚之天
雨血不知地坼泉人哭闕不知敢于自天怒宋驕而征一
桀也齊昏而悖又一宋也爛戒惘然宜其擢筋而懸之梁
乎吾故謂宋康齊湣蓋一律云

宋康之征齊湣之驕不一也而皆一親之獄以宋快一
楚之捷齊驕桀宋之亡且爲天所厭人所誅也
嗟乎湣不以康鑒後可不以二王鑒乎　蓮立讃

王蠋

評曰貞不二夫忠不二主義也樂毅下齊所向風靡不聞
有一死義之士而蠋獨泰山名節草芥功名身不肯往志

不可奪其烈烈而死與立稿于西山而甘蹈于東海者蓋
相後先然夫睢陽一死而江淮列郡皆奮臂擊賊共激于
義固有然者毅于六月間下七十餘城乃三年而不能降
莒與即墨非誠二邑之壯而城守之堅也蠋之死有以激
之也及安平用諜果所潰于燕者一旦而復下于齊非誠
其反間之行而火牛之力也亦蠋之死有以激之也蠋以
一死而全齊七十餘城誠烈丈夫哉蓋非止死齊之義抑
亦有存城之功

齊夫戀戀生死只爲富貴二字割不斷蠋以一布衣死
存豊邑之衆致目圍之寬非謝萬家封者不能　廷讃

王孫賈

評曰事有可以義激而勢有可以反正者王孫賈之殺淖齒立襄王是也淖齒之亂齊國無主當時食肉之臣無一舉義而賈激于倚閭之母奮臂疾呼市皆右袒從者至四百餘人是何異太尉勃一呼而北軍皆袒者乎蓋人思反正則勢必易合是攻齒于莒而殺之求法章于僑中而王之使亂臣授首國勢再興者賈為之倡也又將田單使七十餘城之復為齊有者亦賈為之倡也世皆謂齊興于單不知賈因母而奮義單因賈而振齊是故復齊之功吾

不曰單而曰賈倡齊之義吾不曰賈而曰賈母

何孫錦曰賈始從丞不得為表儀而卒與齊稱得為賢自者并賈母一激之力乎謙者謂王陵之母以漢與成子之功名不若賈母以齊亡成子之忠集請茲評也無間

田單

評曰安平功埒望諸其被讒同其用兵與處讒者則殊方其以倨傲即墨反千里之齊與一舉下七十城者相埒也解裘衣涉來蓑菲之口與久使兵威蒙王齊之垢者亦同獨其用兵以飛鳥翔舞火牛奔突視望諸之長驅席卷則詭耳然望諸被讒遽奔而安平為仲連所激斷氣衝城卒以克狄益萬戶之封似又加一等矣故論將略則智而詭不若義而正論處讒則齊皆而齊又不若克狄而免

將尹思曰讒者謂王蠋布衣義不臣燕而叔田單旗入善義守以彼齊城皆根古之案者思謂蠋之死事助單之成事難也若先生與望諸相似則後人以論矣

魯仲連

評曰魯連子高士也田巴稱為飛兔匪直千里騎者正以東海布衣而能動侯王折齊相一激眾單狄人乃下一射聊城燕將自殺一擲垣衍魏終不帝秦其望高山斗距甚辯邁儀秦氣凌覺衍為人重者邪吾謂士必高尚而後成

其高彼其視五城之封棄若敝屣視千金之壽輕于鴻毛偉行高志亦洒然雲霄之表豈可以富貴人目之哉閒天下士也洵然

李蔡長曰仲連日與富貴而游于人卑貧賤而肆志其所言其偉行謀志高矣然難志謙而後行而偉也不然世多疆勁輩豈能動王侯折鄉相耶連誠田公子所不能致七諸侯所不能臣超然于從人橫人之表者也其術豈乎

楚懷王

評曰楚懷之貪貪以愚輸秦初以地愚楚陳軫知之而王獨不知輕絕齊好以致挫衄其蠢請以黔中易儀欲甘心

焉者乃內惑于鄭袖之故而遂釋儀外又愚于張儀之吻而復事秦至于武關之會卽前黃棘之盟也太子橫質秦而殺秦大夫彼方翕翕然弋視我者則又爲所愚而輕身入秦卒爲異邦之鬼不亦自速其斃乎噫其先楚虔誘殺蔡侯獻楚平誘殺戎蠻子出爾而反天也

郭威六曰愚生于貪膈中于愚自古及茲未或爽者而楚懷爲甚夫秦何如王也故上首功棄禮義往往挾詐以紿人陳軫知之悉矣乃一旦貪於商於而輕絕齊好不亦愚乎迨後武關之執終死于秦何嗣不蔑遲耶嗚呼蛾撲于燈自速其斃也將焉咎之

屈平

評曰三閭大夫志潔行廉明于治體當懷王時憲令未布上官害能而又鄭袖妖冶于內張儀簧鼓于外大夫爲妬猖請殺儀勿聽請無入關勿聽爲也者敏而難也者翔乎坐令幅員裁割而君父幽殞其賦騷爲怨艮亦惓矣乃頃襄之闇又一懷王子蘭之譖又一上官讒訴競工申椒蒙

騷以發直所以致疾使如柳下惠之行恐未必爲嫉

詬進不能爲比干以諫退不能爲微子以去躊躇顧盼沈

耳

淵以死悲哉形槁色瘁忠貫胥穹千載而下過長沙者猶垂涕而弔云

太史公謂予讀離騷之詞悲知屈大夫非能言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耳人固有器氣偏激如醉如夢尋死不得者此等是也讀是評者尙知其心屈大夫此時僅可不死然死耶千古未有　趙燦　汝瑣燦

楚頃襄王

評曰懷王之死死不與共天日者王不痛心疾首以圖報

深可痛恨

復而頓俛爲仇敵于宛迎婦于秦甘爲其役而且謀入寇

甚不可激豈不可叙

欲媒共主居傳器植文所不敢言者將胥爲之乎楚自

殊寶入心

僭王問鼎以來無周久矣及王之身竟豕躑躅媚敵而無父不子犯順而無王不臣罪與秦等是澤纓而虎皮也誰其不奮譬如鷹鸇之逐烏雀乎始一秦仇今且數仇矣東周武公曰器南兵至豈虛也哉

楊越三日周之衰也當時猶王視共主苟覬祭器不敢動也楚橫何人乃敢犯天下之不韙乎羸羊躑躅其罪誠不在贏秦之下

春申君　黃歇

評曰春申于王有大功二嘗從太子入質也適秦將兵伐楚則上書說罷其兵使戈燧息警而郢郢告寧者其力居

讀此知相如完璧歸趙亦大智小用耳

多及頃襄病劇則又令太子潛脫關以歸使質外之子奉宗廟安儲位不終爲咸陽布衣者其力尤多視孟嘗信陵亦相伯仲者矣獨其辟淮徙封似專合兵攻秦皆敗于函谷似怯至于進李園女弟卽不韋之故智也乃女后子立

竟欲圖乎欲盜國于人而反貽禍于族律之四字蓋少讓云

鍾景晙曰秦申君之功在社稷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用李斯之奸合是評讀之歌誠不如三君也 金英讜

秦孝公

評曰孝公之變法令也議者謂爲始皇作俑君子曰否否古帝王法誠良也而其敝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是故結繩之不足而書契也干戚之不足而兵革也勢也若曰治必古而善也熙豐之法噫非古道而胡卒以亂天下乎當時列國相爭天子孤立于上勢不得不罷侯而寘守生聚既而開墾廣又不能在在而井人人而百畝也勢不得不破阡陌而田令民自占名田而又什一者之不足以給也勢不得不廢畝而更稅蓋未可以人而病法也秦故所不與盟會者及公而發憤修政于是用商鞅變法令什五其民而使相保聚嚴連坐之律而使相告姦爲功級之賞而使相力于戰重逐末之刑而使相務于耕一時兵强國富戰勇而鬬怯亦庶幾其霸雖于天下獨其驟而變古法也假叛于道又驟而下新令也假繁而苛重以駭民之聽睹則耳而目之日秋荼也至後之人又祖其故智而相沿爲律令則又指而目之日餘烈也乃其實亦勢不得不然夫法以維治道以維法令秦而威惠並施變法而通以道則秦法世世守可也乃强秦之國而遽以促秦之脈則純任法而不知道也歟

縱橫捭闔之家之能事

嬴秦爲千古第一轉關至今祖其郡縣阡陌豈亦有不可廢者與 金英讜

商鞅

評曰衛鞅之入秦也彗見西方與洛陽杜鵑相似鵑鳴而安石以法亂天下彗見而商君以法亂一國蓋皆世運之一大變也乎鞅故强幹恐人也彼其渥井更賦勇戰怯鬬以紛更亂舊章則彗也論因赤渭慾積黔首刑傳繩族慘及貴近則亦彗也又且狙詐徙木懸賞以術愚小民誘羅執將以功愚主上其爲彗又世所希有者卒之一朝難發而支解驂乘不能防矛戟不能衛始則人彗而玆且身彗乎嗚呼其進也求通于景監而其亾也求內于舍人其生也封以邑而其死也裂以車先正有言南面之樂固足以報其帝秦之功而車裂之慘亦足以償其亾秦之罰誠然

悉蜴秦人人必殺之鵂鳴不祥人必逐之鞅固蜴也鵑也其爲彗也大矣百世而下思裂其骨何止秦人耶 道岸識

秦惠文王

評曰秦肆其饕餮虎視山東諸侯且蹂躪張何肯下之咽而復吐也其吐也正其所以吞焉之計也譎也當其取蒲陽復歸之取魏曲沃又歸之已復與楚上庸與魏蒲坂如狸之弄鼠于爪吻而不遽噬也此何道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秦之譎也然而秦非自譎也張儀教之也儀反覆人也欲楚絕齊給以商於欲楚黔中給以武關此其故態也譎也嘗是時倏而伐魏又倏而相魏前接刃疆場而復聽政國都出沒于二國而無復顧忌皆爲秦謀也未也

使魏倍從請成于秦已又使楚趙使燕齊韓連衡以事秦以賛鼓六國而無復顧忌亦皆爲秦謀也譎也臣主交爾以愚六國宜卒于吞而下之咽也噫

徑隳之後繼以吞噬吞噬二字摘書殆盡　鼠瑣識

秦武王

甘茂

評曰宜陽之役茂以羈旅臣握重兵涉千里而又有二讒臣貲于王之左右其不免于盈篋之書也乎幸而息壤之盟主臣堅志庶幾其拔城而告捷也君子曰不然夫神龍之奮也以鷙鳥之擊也先伏推敵拔鐵之王寵信而無嫌如魏文之于樂羊燕昭之于室諸可也乃分閫列營之帥志衰而氣惰如宋義之逗撓邵宏淵之沮懈能進乎茂之攻宜陽也五月而不拔及復進兵三鼓而不下當是時此時安得不允公孫樗里二人者既挫茂于內而公仲又以韓窮茂于外進退維谷亦窘甚矣窘則困困則奮其日明日不下請以宜陽之郭爲墓此卽濟河焚舟之計厲氣衛城之志也千古妙筆自是一鼓而進兵宜陽以拔噫獨盟也乎哉余故曰宜陽之下息壤之力也亦其窘而奮也

太公陰符孫子十三括盡用則奢三字兵法固非以步伐也歟　道立識

秦昭襄

范雎

遠交近攻

評曰應侯首倡遠交近攻之策蓋遠交齊以絕其援而後近攻韓魏寸而取尺而據如蠶食然衡人說六國以地事秦而此獨使秦噬六國先近而後及于遠皆傳虎以翼而敎猱以木吾其軒輊誰也顧六國干衡反覆蹈剝闕亦有奮義合銳以向函谷者乃秦如應侯策今年伐韓拔數城

明年伐魏拔數城人謂秦併天下應侯之力爲多其視衛鞅誅長矣君子曰不然即不如應侯衆六國亦卒以滅何者天下勢而已矣勢猶樞也執其樞則運天下而有餘不執其樞則爲天下運而不足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其敵攻之者先其樞也憲宗之平藩鎮也不以魏博先淮蔡世宗之平天下也不以河東先江南誠知勢之所在執（契機所見略同）樞以運之者也初韓魏之見伐于秦也六國不知往往坐（可歎者齊楚一日之安坐視剝牀之禍而不救耳）而不援委其樞以予秦安得不日蹙以趨于亡是故遠交而近攻者執其樞以運六國其卒併有天下者勢在秦也

（呂用晦曰平天下者必知難易之勢秦得天下之勢而山東之國俱折入于秦不可謂非應侯功也先生何議之昌歟）

魏許曰應侯以折脇拉齒之息一朝亡魏而適秦以遠交近攻之策併有天下其竭忠爲秦謀功亦偉矣（不以一眚掩高明）顧其人非君子也使齊而受金相秦而亟快恩讐以濟其私豈真輕富貴而忽利權者哉然而履盈知戒一聞蔡澤之言即奉身而退視去位如脫屣庶幾哉免于商君之裂吳起之刜抑何其智哉夫郊祀之犧其始食粟而被繡其既欲爲孤豚而不可得也是故萬鍾非祿也餌也三公非貴也帶也士辟卿相防顯要而猶戀戀榮祿焉者幾何而不犧也乎（予孤豚者衆矣然之人言未厭凡等）智哉應侯之辭相印瀋越戰國士數等矣史以丞相書免者應侯與孔斌二人非以其人同也曰斌免以異君子之高曰睢免以錄小人之善

（何拜錦曰議者謂議特知范睢不如澤穰侯不如睢誠哉是言也夫穰侯持其所有甚堅雖必至再至三而後言之若澤而取相于立譚之間非睢自予之者乎語曰自予者身安而名全人奉者身危而名辱吾于應穰二侯辨之矣）

秦孝文王

呂不韋

評曰一國盜也燕之濮莽盜以身魏操晉懿盜以後然皆（呂人晦而文信陰與天貫鼓）顯然人所共知者未有陰以其子而潛移其祚如文信侯者也文信侯起陽翟賈人一旦而有吞秦之志能使孤孽質外之子超在內二十餘公子之中而立以爲嗣又能使所通邑姬之娠內之子楚而子子而帝潛以移秦之國爲（出神沒鬼）己之國噫五國之侯背合從以百萬之衆攻之而不克而茲且以一女子陰奪其柄于袵席之間此其謀視之莽操（人謀亦見天意）懿輩是誠大盜也已當是時封十萬戶爲相國稱仲父恩寵于秦極矣乃未幾而太后見廢文信亦徙蜀自殺獄以

盜國而反以長身乎文信著月令亦非無見于時者徒知以呂易嬴而不知夫以國而易宗也何謀之未審也

鍾伯敬謂不韋是古今第一箇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道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贏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與大賈也恣乃卒買禍于身然則非良賈哉 道宗識

秦始皇帝

郡縣

評曰譚治統者以秦罷侯寘守力詆其非是狃于古未達于勢也夫天下勢而已勢窮則變自周迄秦法有不得不變者彼封建之勢勢歸諸侯名相枝幹而實不相臂指而 爲儒弊知世變

剖裂而郡縣之分統之則朝握威柄而普天率土攝制于一掌股之上雖藩鎮提兵于一赤衣之吏庶幾體統正而朝廷尊者乎武周復起亦必是道矣知必建侯而屏也 似非無見 春秋原非常人

何漢七國唐諸藩卒以啟釁乎其無以人廢法可也

何行可日封建之變而郡縣也猶江河之折而海潰也勢也當日國勢日渙秦歛其散而統于一人聽不知有天子者久矣秦法不善此則其不可廢者乎

城房

評曰始皇之併天下也驁然有鞭撻四海之志于是發兵 此不可日非萬世之利

築城延袤萬里而又驅王恭之嗣以塹上郡之兵天下已

騷動矣不休養安息與民更始而乃復豐部翔際營締阿房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竭天下之力䏰萬姓之膏以極壯麗何侈大乃爾也夫築城築愁也築宮築怨也彼謂外有金湯之障內有臺榭之娛庶幾其辟惡鬼致真人而詎知沙丘之行遽爾告殂乎卒之揭竿之夫奮臂一呼而長城已非秦有矣拔山之雄破關一炬而阿房之麗已爲焦土矣能以城爲禦塞外之敵而不能以城備泗上之長能窮大以侈阿房之樂于一朝而不能遠慮以息咸陽之火于三月蓋始皇之所能爲者人謀也而其所不能保者天道也 可爲窮大侈麗者一鑑

朱伯勝日長城築愁阿房築怨爲百世口寔然阿房一炬燬首已行厭怨長城萬里遽開猶樹其防勝者幸以阿房千萬之罪掩長城一二之功

坑焚

評曰焚書似孟熄邪說坑士似孔戮聞人詎可盡詆秦哉

祖龍時莊列浮誕荀韓陶放離經叛道之書且將汗牛而充棟是古非今之士競以訕上而惑民皆孔孟所不容者即舉而付之鬱攸燼之丘壑奚過也獨怪其溜濫混淆叛經者火諸羽翼經者亦火訕詈者坑諸誦法孔孟者亦坑 有激之談

卒使經爲殃魚士多殉良是足罪爾僞玉石之一辨而何

坑焚之足尤

郭成六日火其書殺其人此歷代以來未有之變見史者莫不痛心疾首而先生等之孔戮聞人玉燒耶說豈與秘龍哉誠以當時雖經籍道者衆非坑焚之不快耶此論憑之言讀是評者知其微衷斯得之矣

神僊

評曰始皇帝併六國一天下其英略蓋非嘗者獨其溺山封大夫松巳誇誕之甚而又信徐市遣童男女入海求

羽仙漢武與世同轍乃如英 略入被易翻此

仙信盧生爲微行以辟惡鬼來眞人狂惘如坐鬼鄉議翹翹者噫豈有長生人不死藥哉慧若祖龍而豐部至此卒

之藥不可得仙無至者而山鬼巳持璧遺滈池君矣方求長生反以速死是足爲後戒云

劉文蓋云曹魏之世張掖涌石文曰大討曹讀後王建與中三年而魏不久亡然則華陰之璧與如神人與之而遺之耶越期年而言亦驗者人言所惡天亦相之與 冠議

總評曰祖龍自以功德稱始皇帝被其始滅六王始裂郡縣始起綿最儀制箕歛賦定連坐律規恢寥廓而經制宏

秘代叙鄙一世界惜其所以爲者不以仁義也

遠不瞽乎大哉然而皇王之治詎以詐力先仁義乎重法律而輕詩書乎至于垣墉甕慾宮闕欲愁逢被沉埋典章煨燼雖欲膺蓋代而惡貫彌天其祚不再延宜哉

尹思曰予讀史至始皇并天下以來所書三十二事無一善足以啓後見者然則二世而亡猶晚也

茅焦

評曰秦王以嫪毒之亂遷母太后于雍尸言者二十七人于庭一時忠良皆爲杜口而焦復解衣危論甘鑊如飴直

秦祖殺

焦者謂愈出愈奇乃余獨以焦直而往也非奇也嫪毒非

以父弟稱之原是無謂

父而曰假父二子非弟而曰撲弟遷母拒諫未暴如桀紂而曰桀紂之行惡言面刺此豈叩陛輸悃促膝寤意也者焦意以爲王卽脊我于此庶幾哉並二十七人爲列星是激于名也非奇也王戮言者積尸至于盈庭亦稍稍寤矣

于是月死一言是微于倖也非奇也而譚者往往擧節而奇之亦巳過乎噫寵祿之士諛佞成風死諫如焦蓋亦秦之龍比也君子謂其諫非奇而其不畏死之心則奇

何拜鄒日讓者以焦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天性悟之也愚謂往悖之主良心未化亦往往悔萌如鄭莊之母子如初與始皇之母子如初相埒者正以考叔茅焦之言適衆良心悔萌之時也然則人雖往悖畢竟以天性悟之爲是

王翦

評曰王將軍持重有謀不減頗牧當是時提重兵入楚令楚或搗虛如孫子則國危令王或疑間爲樂羊則身危岌

乎兩雖而詎知其紓籌積上坐有成算算其兵必六十萬

而後可算投石超距之士必可以進戰算但中不信之王

必乞貸田宅以自堅于是一戰而虜負芻平襄鄙身亦以

完視初算不爽絲髮淘哉老將多智去李信遠矣

料敵制勝誠老將矣倘入楚之後有直搗其虛者能不爲秦將堅也乎況敢請田宅爲甘戊息壤之盟臣主相猜以術自完純臣固如是哉 龍郁識

蒙恬

評日始皇一晉獻公也初以扶蘇直諫使北監蒙恬軍實一庸豎于高斯之間而出一嫡長于邊鄙之上是蘇固秦

重耳恬則其孤偃也方駕如沙丘無故而忽下詔殺一嫡長又殺一重臣此必內變明矣宜遲須臾以伺動靜不則驅所部二十萬衆如齊襄入漢返戈向關問所不當殺

惜〇當日無此〇臣識妙算

尊者斯不亦大義乎奈何硜硜小信蘇也爲申生不爲重耳恬也爲荀息不爲孤偃耶亦知經而未知權也夫

蒙恬助始皇之虐自不容于世特死于矯詔因以守義與之脫嘗日不死奉蘇而西以三十萬之衆擊斯高正哀位豈遂二世而亡也惟胡亥立而罪盈惡積天下叛之詐臨以斬然則恬之死也亦天之亡秦也 道岸識

何辭日恬受詔喟然太息日我何罪良久徐日恬罪固當死城塹萬餘里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太史公責其不能修和衆庶阿意興功無關地脈之辠

先生責其爲荀息不爲孤偃皆史家眼力處

李斯

評日丞相斯父子臨刑自嗟不能牽犬逐兎于上蔡門外

可憐卻是痛快

與華亭鶴唳相似其悽惋動人殊爲於邑然亦咎將誰歸乎彼其才智邁倫文章顧代功成名亦什伯于秦者倘其黨比趙高共號始皇殺韓非火詩書說二世行督責恣殺戮橫衆甚也乃沙丘之變利昏忌明敢于矯詔而推刃王器之嗣投鴆于城之將倒行橫施卒于自族其宗悲哉可爲苛刻者一儆云

[illegible]

楊越三日李斯之族也議者謂其太甚噫族豈甚哉郎其說行督責以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于道死者日積于市勢必竊天而僅以三族償之烏足以雪蒼赤之冤哉

二世帝

評日二世昏庸爲趙高所立而亦倚高爲相初聽高深拱禁中欲悉耳目窮心志爲樂又聽高法律殺諸大臣殺諸公子及宗室支黨爲快而高益恣焉無懼于是賜望夷之

令人不忍〇覽讀

官而帝且哀詞求爲侯王不得求爲黔首又不得卒引頸見弒矣王章也高擢之天寵也高擅之哀極衰見亦播弄于高之掌上天地瓦崩竟資亾于萬戍之卒豈日天亾之哉

何罌遠曰胡亥愚至也當高說李斯立亥稱其慈仁篤
厚想未成者時尚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爲深拊天知先
生謂智而忍者其忍由己出愚而忍者其忍爲人用乃
知胡亥之忍爲高用者也既爲高用宜乎有望夷之變
也夫

項羽

殺宋義

評曰羽奪宋義兵破秦鉅鹿下與信陵奪晉鄙兵破秦邯
鄲下相似蓋矯殺楚一逗撓之將而活趙數十萬生靈功
匪眇矣獨奈何猛悍異常而算不及人令是時乘勝亟趨
兵以西前茅漢兵直抵函谷放逐子嬰雄據天府斯不亦

霸上之圖乎知不出此而留屯安陽復蹈宋義之轍使沛
公得入關破關後又不聽韓生之說遽馬東歸棄千里金
城以予漢兩失其策亦勇而無謀者耳

陳湘叚曰帳中斬義是羽第一英雄處乃尤生謂其失策亦寫欲建大功者策耳非爲羽策也

釋沛公

評曰人謂戲下之會羽終不以范增之玦項莊之劍推刃
于沛公爲失策余以羽非失策也爲沛公無可殺之道也
沛公之將兵而西也懷王及諸將所並推爲長者而將也
非若羽專輒自將而往者也兵至霸上降子嬰遣皇帝璽
肖卽王秦而卒不王籍吏民封府庫以待羽羽至而又卑
卑折節謝羽鴻門羽雖暴何得擊之座乎至于沛公不能
釋羽垓下非誠殺所忌也亦羽有可殺也亾論羽十罪卽
懷王羽故所北面事之者乃矯命而殺王之將都彭城而
奪王之地已陽帝之而又陰使使殺之卒之縞素之師得
藉口以爲義兵是羽厭于垓下羽自厭之也蓋失道也余
故以戲下之會劉項之是非辨而其成敗亦决云

何拜銘曰項王性伉暴闘左司馬入關先王之言則欲殺之已閒漢將守關備盜出入則釋之其不能戈矛于尊亂者奔勢以理蠻乎然氣焰亦有自興虞嘗獎贊據前入座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及其折項王項王曰

識生何等兔辭能于驚怖時出之竟不自失誠多華分者

弑義帝

評曰弑逆大惡也羽何敢干犯天下之不韙也夫王懷王
非羽意也亞父以項氏世楚將宜王楚之後以從人望其
起收羊子而王之也亦子房王韓成意也而懷王之王也
不德羽動憾抑羽羽奮身欲入關也故不遣羽而使徇河
北爲卿子冠軍之次羽其能爲人下乎當是時一起義而
會稽子弟從者八千人一渡淮而陳嬰英布之徒以兵屬
者七八萬人其勢固足以自立而王卽不王而其矯命專

極所必然也是故王懷王者殺卿子冠軍之兆也至于尊懷王爲帝者亦非羽意也羽之破關也屠戮焚掠有飄忽震盪之勢能禁羽弗王乎乃其致命于王也王又曰如約而重以拂羽之意于是奪其地而都彭城之上自稱曰西楚霸王其自王也義不得不尊王而帝之也陽帝王以示尊而陰使使剌王以決吾睨亦所必然也是故帝懷王者殺義帝之兆也嗚呼義帝未弒之前威震諸侯而氣橫四海天下知有楚而不知有漢義帝已弒之後三軍縞素而諸侯服從天下又知有漢而不知有楚人有言懷王之王

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適足以資漢諒哉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懷王雖牧羊小兒既爲項氏所立則大義已定籍何能滅之乎于是縞素一發天下皆得以誅不義爲聲而籍自此無所容矣嗟乎。金笑濮

却艤舟

評日羽之突圍而南也亭長艤舟請渡羽不從卒以自刎噫拔山蓋世之雄而遽靡懺也沛公與羽並馳中原當是時紬之鴻門困之睢上遯之南鄭瀕于死矣而卒不挫江東之地千里可王亦即沛公之漢中也沛公能含忿絕棧而西羽不能忍恥借艇而東其器度已霄壤矣議者謂羽如亭長指引舟渡江卷土重來亦未可知噫鴻溝定約羽氣亦索矣衝風之衰不能起羽當其迷道時田父紿之左則陷之左烏江之亭長何知非陰陵之田父乎其艤以待又以江東之足王紿羽羽心亦疑矣與其中伏爲俘虜拔劍而自盡其卒不渡亦或一見也

籍固蓋世之勇也惜其能勇而不能怯耳使羽如亭長之筋退一步何至以拔山之力付諸烏江之濤乎然則羽之勇也此所以發身乎　道岸識

總評曰羽之亡也悲歌慷慨欷歔泣下曰天之亡我非戰之罪噫天何懟于羽而亡之也羽徒手起隴畝百戰百勝

其飄忽震蕩之勢沛公不如也然並驅中原而羽卒爲所斃何哉夫虎之猛也其爪牙而咆哮者皆不震慴也乃一夫持梃而擊之往往有食而寢其皮者則以能坐人而不能制人終爲人所制也重瞳暴悍何異虎哉棄關中之勝以予漢而自都于彭城之上信布之將驅之使爲漢用而不能用一亞父之謀已疎甚矣且也矯命而殺上將敢于專輒而無忌推刃于其所北面之主敢于犯天下之不韙破關而一炬已嚇焦土獨奈何而忍于戮子嬰發始皇塚忍于屠咸陽坑降卒所過無噍類也嗚呼羽能以此咤之

聲辟易諸將而不能以鼓舞之智延攬羣衆能以拔山蓋
世之勇挫強秦百萬之衆而不能以卷土重來之志賠炎
劉五載之業則亦其疎而暴者自速其斃也謬哉其日天
之亡我非戰之罪噫取天下者戰而已乎

鍾小天曰鴻門之宴識者謂其有人君之度雖冰之戰
諸其朋友之義似也茲囊帝之獄曾可曰有君臣之分
乎愚謂漢王數羽十罪以弑義帝爲第一殺子嬰坑
秦子弟新安二十萬人掘始皇塚次之歲恐暴惡天豈
庇之哉

范增

評曰世多責亞父不能佐羽爲沛公而日蹴羽殺沛公噫

羽何能沛公也羽與沛公並肩而事懷王蓋兄弟也而其
所爲則父子也羽意忌而疑與豁達而有度者反叱咤自（楚漢成敗在此數語決矣）
廢不任嬌諸將與知人善任使者反殺所事義帝與執義
懷王者反居嬰坑焚所過無噍類與除秦苛法秋毫無犯
者反卽亞父亦何能佐羽爲沛公也然而其心則日夜亟
也夫漢與楚爲敵亦何嘗不懸金購首欲刀俎羽者其諸
擊沛公亦各爲其主殺所忌也其日不貪財好色有大志
者正以沛公規羽欲無動心于秦貨寶婦女之盛也其日
龍成五采有天子氣者非誠曰必五采而天子也羽不將

沛公之爲勍敵故爲是說以激羽而促之殺也今其許得
行沛公其不爲垓下之羽乎而奈之何鴻門之宴示之玦
不應也滎陽之圍請急攻亦不聽也羽故多疑而見讒者
乃良平輩又多爲之間王斗之獻羽心疑矣惡州之進羽
心蓋又疑矣疑而始乞骸以去非倍羽也數以策干羽而
羽數不聽義不可留也或謂亞父其初知沛公有天子氣
而委身羽知豎子不可與圖大事而猶依依羽皆非智
也曰不然其初事羽非不知擇王也爲說項梁立楚後亦
子房王韓成意也其不遽去楚非故欲成事也爲身爲楚

謀臣終不效韓彭輩反覆遠拂袖去也蘇子有言增不去
羽不亡增亦人傑也余亦云然

增蓋老而智者也初爲羽謀王王懷王以從人望與之
逐秦度伯天下不可謂非增智也獨其鍚成陽坑子嬰之
增勿言獄義帝殺卿子冠軍亦勿言而惟日以殺沛公
爲言憾亦帝子嬰殺者哉迨羽不聽而始乞歸乃卒以
疽死可謂智者乎　道岸識

後學何如教拜銘父　重訂
孫　范金英子有父　載述
曾孫范　冠雲義父
裔孫范道岸依京父　仝校

豐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雅文著

西漢

高帝

約法

評曰帝之入關也首與秦父老約三章法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苛法政令未須仁恩遐布蓋寬大長者事也秦法密于凝脂多于秋荼民之血肉于冉鑊也久矣一旦如懸之解而紓民有不懽呼欲帝王關中者哉乃帝竟以三尺劍奄有天下嚮非此三章爲之也及天下已定更著律令而所故約法不移如山艸莽一時之言爲漢世不刊之典亦嚮非此三章爲之也或曰漢法寬無乃弛乎曰不然秦之後而復踵秦法是以火而益火也三章之約以水濟火非弛也取天下以是守天下亦以是哉噫以此爲訓而後猶誅及反唇論入腹誹者

得天下以此

其至一言其利溥哉

深識平民之理

至論

議者以漢高非寬厚人特爲暴秦之餘解倒懸耳及天下已定以三約未盡復撫摭秦法作九章又令叔孫通參酌漢令增十八篇寬厚而布而禁網復嚴矣予曰與天下更始則去秦苛守成則參秦令以垂世典亦亂用輕治用重意也　先識

鴻門

評曰帝先入關羽攻破函谷罷戲下期旦日擊沛公軍而亞父又激羽以龍成五采之說勢洶洶欲去之矣乃帝惶恐以不貲之身犯楚人之鋒此無異以珠彈雀也人謂帝謝羽鴻門亦鄭伯肉袒迎楚莊句踐身請臣之意君子曰否否理以直壯夾谷之會齊兵辟易以直壯也帝以懷王約先入關宜王而不王籍吏民封府庫而待直在漢也羽矯而殺卿子冠軍以北又矯而劫諸侯兵以西其入秦破函谷曲在楚也羽雖暴豈不辨曲直哉卒之一見而怒銷卽示之玦舉之劍終不及者非其力能勝羽也其直而壯者固在也余故以楚漢之雌雄不在垓下而在鴻門

是非足以服人

上卽約一篇命意綱要

何解歸日項羽帝所不忿者帝先入關耳設鴻門謀只在乎其忿氣且以張良之智樊噲之勇二人聯絡俱從忠孝天性中出項雖強豈能刺刃于帝乎

王漢

評曰項王背約謀以巴蜀王漢王而又以三秦距漢名王之實遷之也乃漢王俛焉之國艮也歸韓信也道亾索然豈有東意乎及淮陰一將舉兵而東則三秦授首如栖

下可與奔與之力

羽之搏而困羣之膂也夫迅霆之膂必擊鷙鳥之擊先伏漢中之地固漢王之所以存身而養膂者也君子曰不然漢王固寬大長者秦民安之今是時非何與民勸之入漢其不得于一擊之忿乎今非將信而出絳灌而下有決策而東者乎惟何也說秦民民也說燒棧信也說從故道出其入其出皆存乎其人也議者以羽不都關中而漢因之以興噫此又以形勢論也夫關中固天府之國也秦不二世而亡三秦亦不數月而敗羽之暴卽關中能與乎羽以亦地視得挐以王漢王而漢卒藉三傑以興人也地乎哉

與在德不在險論

曹射侯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秦乎鄭侯一隅巳承項楚嗟乎羽以漢中欲難沛沛竟以漢勢享矣非四百六十九天耶人耶秦羽徙自鑿耳

發喪

評曰羽殺義帝漢以董公說三軍縞素以發喪而移檄諸侯聲羽逆惡爲堂堂問罪之師湔祓激發天下一大機括乎然君父等倫也其初兵入彭城而太公被虜是爲危父父置于爼而願分杯羹是爲棄父天下已定封爲上皇而令擁篲以迎來是爲壽是又爲臣父矣無君漢亦無父皆同浴而裸者發喪之舉雖聲罪于羽實有愧于心

李贄長卿先生是評擊節淋漓此太史公得意筆也然有太公而不之擒亦以項伯爲援耳不則分羹一言何辭于天下

斬丁公

評曰丁公楚將也嘗援刃于彭城之西窘帝而有天下乃帝顧斬之以徇衆夫純臣無貳貳而冀之辟丁公貳于項其僇以徇衆也宜顧帝窘于丁亦活于丁者一旦而推刃其頸天下其誰不凜恐乎諸功臣其誰不寒心乎孟津諸侯及前徒倒戈之士皆貳于紂者武功告成均裂茅土未聞斬一將僇一士以徇衆當時諸功臣如信也而將平也而侯九江布也而王羽季父伯也而封卽季布之逃也而赦何丁獨以不忠蒙辜也豈天下甫定反側未寧丁適逢其忌故僇之以徇衆耶卒之諸功臣汗血未乾而烹醢已及矣余故曰僇丁公者僇諸功臣之漸也嗚呼天下未定用不測之賞以鼓舞諸豪傑天下已定用不測之威以風厲諸廷臣春雨與秋霜而迭施也是或一道也

呂用晦曰高帝之斬丁公不在假已而在救主既蔵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實主以自爲功之意此其處事深遜有非淺見者所能及也

安劉

評曰帝大漸之項語喇喇以安劉屬后謂諸陵也慧乎也
智總不知少文之勃其深慮固逆知其後劉將爲呂者乃
吾謂安劉無若安呂而帝往往種毒于呂寵一艷姬以忤
悍母棄一孤孽以提嫡長后其安乎一疆貴相能禁悍牝
之足乎卒之帝肉未寒而姬已彘矣慼已鴆矣平勃縮手
而周趙失策是寵戚姬者殺戚姬者也嬖趙王者鴆趙王
者也安劉氏者危劉氏者也滅秦項之虎于生前而遺韓
韓之虎于身後遺命雖是貽謀則疎

何并銘曰說者謂高帝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驁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于戚姬之愛也抑思呂既驁悍能甘心于如意之帝乎先生曰安劉無若安呂是也然愚謂欲安呂不若勿變趙不變母雖悍寧肯取天下于戚子之手乎惟不出此而鴆趙殺戚卒令太子驚哭廢病台產禮軍亦劉之阽危彼其是時之過乎先生以安劉屬呂氏者謀疎于以相趙屬周昌者計左也

總評曰以匹夫而取天下者無如漢取天下而易且捷者
亦無如漢帝起泗上以孤力糾散亡之卒振臂一呼天下
響應逐彊秦已失之鹿剪霸楚蓋世之猴破山東諸裂土
而王之卒之四百基業不五載而告成易于拉朽而捷于
迅霆何也班氏謂其興有五君子曰不然禮貌非興也三
章之約悉去秦苛被坑焚者與也是民所歸也徵應非神

也其志大而百折不回覩一縣而覆者誠神也是天所與
也帝王之裔非眞也豁達善任使蕭曹而相信布而將良
平而謀與千人皆縱者妹也是豪傑所輔也至于天下已
定垂爲世典以何也而律令信也而軍法蒼也而章程通
也而朝儀規模亦宏遠矣漢得天下正其守天下亦正獨
惜其豁達而多忌詐爲雲夢之遊卽韓彭之醢曾不一顧
其願善任使人而冠儒冠者輙溺而嫚罵甚也尊如太公
而擁篲以迎天子戚姬之寵無故而欲動搖國本噫此馬
上之風宜治之穢行也

曾芥舟曰高祖常由咸陽縱觀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此何事也而以自疑及漢五年羣臣請尊爲帝輒謝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未爲天子自視常有餘既爲天子自視反不足豈老曰神聖開基然哉

蕭何

收圖籍

評曰何初入秦不隨諸將競財利而先入丞相府收圖籍（的是第一着）
艸昧中刀筆吏已儼然相國器度度越人表其與國家擬
百姓大都于茲得之然何以圖籍具知天下戶口強弱阨
塞處乃陳倚之奮故倉之儲鄙生育之而何不知關中爲

金城千里可都以霸者婁敬言之張良決之而何亦不知至于九章律令皆參用秦法無復入關初約之意其于圖籍且未盡讀而議者責其不收秦遺書過矣

郭成六曰一刀筆吏其此巨識從何處得來真天授也

入漢中

評曰巴蜀道險秦遷人地也項王以王漢王使章邯屯距漢口出入爲艱時絳灌不量欲與羽敵何獨以納信之理養民致賢之說勸入于漢及其之國謀臣戰將相繼引去誰復爲王謀出蜀者乃何又推轂信爲將始引兵從故道

而東今年出陳倉定三秦而關中克復明年出秦關收河南而燕趙齊如破竹然此何與信功埒也顧信稱國士一時登壇數語蓋不下孔明草廬之談王朴平戎之策矣入以養其出者惟何出以用其入者惟何是故漢不與酒上而在漢中與漢不在諸將而在相國也

屈我上曰羽之爲人量狹氣驕獨沛公入漢屬一人而仲禹乘甚其驕以變之智亦深哉然非蕭相國將信之謀雖不能鬱鬱久居亦難復東矣

守關中

評曰關中根本重地也羽不知守以歸漢漢或不守其何與楚爭衡于中原乎乃何特太子守關中爲轉漕給軍時與楚相距滎陽間帝數使勞何勞何疑何也何遣子弟詣軍守如故帝復自將擊豨使益封置衛衛何疑何也何出私財助軍守如故帝又自將擊布又使問相國何問何疑何也何又請買田宅自汚守終如故其管鑰周足而根本完固厥功爲大矣以視楚兵食少竟斃垓下者相去何如耶是故漢之蹶楚者于此豈與汗馬者並功哉

何行可仆當日爭功者謂何特文墨議論非加于披堅執銳者哉是未睹王翁之僕乎有以左右于外則必有以扃鑰于內將而騶左右之僕也相而守扃鑰之僕也何爲扃鑰之臣守關中以壯根本此都業之大者畫沂

馬者可等與

治未央

評曰未央壯麗不滅阿房其迹非其意是也蓋金城天府畏所管鑰爲漢壯根本者帝雖悟婁敬張良之說遽駕以西而猶躊躇岐路胥治櫟陽五年秋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冬取韓信還至雒陽意尚靡定也帝初見秦宮闕欲留居已見楚焚毀則不欲居何已窺見其指矣令復朴陋安知非思歸如羽乎故窮極壯麗以堅帝意爲國家樹不拔之基爲漢氏子孫衍無窮之緒其不以治家垣屋者治未央

是亦要張意也而不知者以為後廷矣

陸賈若曰相國治未央則壯麗而垣墻則欲以儉節後世視國不如家乎不知柏梁建章之作千門萬戶之侈皆未央啟之也然則何功多過亦不無一二

總評曰高帝定天下何首諸將受上賞所食邑獨多者以何雖起刀筆持文墨議論而其器度宏遠實超人衆（蕭何大功何等器）當是時與帝起豐沛收沛子弟以應諸侯為首謀者唯何分王南鄭獨以養民致賢之說勸帝詘羽下為遠圖者唯何帝距楚滎陽京索間轉漕給軍卽敵亡山東而獨全關中以待根本之地屹然不搖者唯何韓淮陰國士也追亡而舉

以為大將曹平陽故所睚眦者也垂歿之際而薦之以代已相是推賢讓能者亦唯何此其功寧與汗馬血戈者等哉或曰何守關中不遣子弟詣軍則出私財助軍亦善居功者而卒以械吾故曰何以請地而械非其罪也然余終曰韓彭之醢不如相國之械相國之械又不如留侯之高

何并銘曰智謀之士當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漢高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雄艸莽屯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豈非大具智識者能乎特高祖疑忌太甚不免一繫然人臣事君生殺唯命以智不服及身短之過矣

張良

博浪

評曰子房為韓倩令力士操錐狙擊秦皇于博浪沙中萬騎雲從而輕于一擊似非謀萬全者及圯橋進履一編受敎而後其識始長其謀始深嶢關之役必設疑以張勢必乘怠以進兵以隻身當始皇之強則輕敵而不顧（子房原是英雄）以漢兵襲子嬰之虛則持重而多謀其得之圯上老人深于滄海君者卒之破函谷降子嬰失之博浪者庶幾其收之嶢關也與

陳湖徵曰留侯一生作用全在用人不具論其大者全在能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也為韓報仇其是用漢王意故博浪之椎非輕試也使幸而中則韓仇已報不必用漢矣及後用漢而功成之後飄然遠引較諸功臣彥越萬萬矣此種學問俱從進履得來

燒棧

評曰漢王之國良請燒棧道以示羽無東意噫不然秦滅而韓王成立良于是去漢歸韓固其心也顧今天下獨漢與楚兩雄耳楚猴憬悍不足慮所慮一沛公耳又阻蜀不出吾或可匡韓以馳騁于中原卽不然而勠力延一脈之韓于兩雄間亦吾上報韓五世之意其燒棧道非誑示羽也（羽殺成以堅良之與）亦欲漢之不東也乃不幸而成又見殺于羽韓之子

孫無若成之賢者于是間行歸漢復引兵從故道而出以再致吾復讐之志卒得以滅楚而與漢以塞吾責是故燒棧道而歸固爲韓也從故道而出亦爲韓也良用意亦微矣

始終爲韓本心無微不抉前有太史公後有吾祖子房可以無憾矣　金英議

借箸

評曰帝以酈生請立六國後趣刻印巳以良畫入輟趣銷印作輟似兒戲然噫此帝所以有天下也夫陳涉起獨力張空拳以抗秦土宇人民秦也資糧鎧仗秦也借秦所有

以予六國而分其勢是爲我樹黨又爲秦益敵固一策也若談陳涉之說于漢王之時則迂矣入關以來天下半爲漢有獨一羽與爭彌衆吾所身披堅執鋭寸取而尺攘者割裂于人則彼各以力相雄長始一羽而今數羽矣爲楚樹黨亦爲漢增敵非計之得也故石勒聽人誦史聞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然則籍非趣銷印其不爲豎儒敗乃事哉或曰良爲韓胡不立六國後曰良藉漢復從六國王而獨氏孤宗僅後立之韓可輔以與乎故不立六國以與漢而滅楚也亦爲韓也

項羽破秦既爲西楚霸王乃復封諸侯王將相此勢之所敗也漢巳入關欲爲立六國後樹秦敵乎爲謂入關以前則可入關以後則不可　懷謙

鴻溝

評曰固哉世之動以鴻溝渝約歸責子房也獨不曰君父大讐與一時然諾輕乎重乎楚背入關之約王漢王于漢中又沮我太公縶我呂后而又殺我所輔韓王成蓋從不共天者方謀直兵向胸曲兵加頸之不暇而顧硜硜劾小信乎吳許越成越不許吳人不謂渝約始楚以帝爲龍而

謀擊之茲漢亦以羽爲虎而謀追之亦兩相當者而區區執尾生之信以律良固矣

向我上日語云舉大業者廢小信使漢如鴻溝之約楚歸而卷土重來如楚破關背約之時吾其如漢業何如韓僥倖不以小信妨大業此則良之意耳

赤松

評曰智哉留侯方帷幄中籌畫遽烟霞外遨遊似得之把上爲多不知讐復志酬時可以去功高名盛勢可以去況豁達主又多猜忌者語云懸芻豆者櫝櫪可以羈其騁志翱翔者樊籠不能戢其翰其曰赤松非誠飄然仙也亦鴟

夷子迂濶之智乎卒之去未幾而諸功臣有醢者梟者械
者留侯獨爲機鷗不爲烹狗何其高乎始以圯上編爲韓
謀可以言義茲以赤松術爲身謀可以言智
鍾小天曰子房原非常人觀其始也有圯上老其後
有黃石有四皓卒從赤松子遊鼎脈綠宗自是一路人也
如此行蹤漢何得臣之哉

安儲

評曰帝之欲易太子也周昌叔孫通力爭之不能得而四
皓以數言奪天下于愛子之手以予太子噫帝豈畏此
商山四皓亦非名者耳
四老人羽翼哉闔闢之論業已然諾而青宮之嫡又難輕
廢帝已稍稍悔萌而適四老人至借以塞戚姬之口其云
羽翼如俎公弄俎然亦譬服婦人之言非盡良招致四皓
之力也若曰四皓能翼太子慰呂后胡亦不能翼趙王保
戚姬乎方戚氏之席寵也良誠從容諷諭使帝以大義割
所愛則庶幾哉無懟于后可以安嫡而存庶即不然而遠
錫封壤使爲在外之重耳不爲在内之申生可也良智不
至此至于動搖國本始招四皓爲太子討而詎知其遺之
戚乎太子安而趙王危戚姬囚矣人謂四皓安劉是滅劉
誠然

何拜銘曰人謂安劉是滅劉此以呂氏之變推本言之
也爲思太子宗社之根本也根本搖未有能安宗社者
周昌等力爭之而不聽子房自諫之而不聽不得已而
致四皓奪之此大臣回天之奇策也加以滅劉責良甚
如意代辭呂氏延安之乎是未可以後事嘗前事也

總評

評曰子房起布衣以三寸舌爲帝王師當其將謀入關
謀詣戲謀燒棧謀諭約謀都秦謀儲位其運籌帷幄動中
機宜將非爲漢者而識者謂其始終爲韓何也曰論其心
也子房之心即晉處士之心乎晉也唐國老之心乎唐也
秦滅韓日夜抱孤憤去而之漢以滅秦及楚殺橫陽君又
日夜抱孤憤去而之漢以滅楚其間關二雄馳驅中原者
抑漢乎韓乎始以韓之故依漢卒以漢之力報韓其爲漢
皆爲韓也顧爲漢而心不漢爲韓而跡不韓子房不以語
人而人卒莫之知非智哉善藏其用者乎太史公謂其貌
[illegible]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噫此子房之所以深于黃老也
李[illegible]三傑中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始終之
心明白[illegible]子房識見高操識巧所以先自說明
耳不然雖居[illegible]

韓信

拜將

評曰壇而拜將重之也古之命將類皆推轂授鉞無壇而

拜者乃相國不追他亾者而獨追一信漢王不拜諸亾者而獨拜一信是將將也自是胯下之夫一朝秉鉞擁令數十萬衆引兵出故道滅三秦俘燕齊趙代隨在破竹皆從一拜之所激也是故何一追信有振弱爲强之機王一設壇有滅楚興漢之勢矣然而信之㨿縮龍豹手握風雷者因此壇始其死亦狗烹爲肉俎魚肉者亦此壇始亦信○不善處功耳恐○非○始○于○壇○也

何拜銘曰蕭何得韓信于亾遊薦于高祖曰必爲大將與鮑叔得管仲于囚遊薦于桓公卜必使爲相一也仲不相何取于不死循信不將何取于不降乃知何與叔不第知信仲且各知其君必將相之也或曰滕公識信又在何前然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滕公之言輕也予曰高祖自有巨眼視其初見數語便巳大

詎得不壇而拜哉

破趙

評曰信之擊趙也世皆奇其衆或以爲信下井陘亦趙涉說亞父魏延說孔明之計也令廣武衆行其不虞而檻乎至于驅市人而陳水上未必不退而潰入趙壁而易漢幟未必其虛而可乘皆危計也君子曰不然兵固有設疑而制勝先人而奪氣者劉表斷曹操之後而卒爲操所敗疑之也信智不在操下豈不知井陘之險隘也哉况成安君所○謂○知○己○知○彼○制○人○而○不○制○于○人○也之爲人猶宋襄也其必不以奇兵而絶我後堅壁而老我師卽險隘無慮也履險隘而又陳水上彼必空壁而逐利吾出其不意而易幟未有不目亂而潰焉者是勝算也趙方爭旗鼓于水上水上軍開進而戰必退而不戰亦必于是人人爭奮而以直前必死之士攻內顧自全之卒無不一當百也此謝玄之所以覆秦于淝水之上者也嗚呼信善將兵亦善用奇夏陽之伏也渡以罌灘水之陳也囊以涉背水勝臨水亦勝奇哉信之用兵也

錢孝標曰攻趙非奇其出蜀爲尤奇也當章邯以四十萬衆距塞漢中卽良與何無能策矣信乃特從故道直抵咸陽如亞夫之走藍鄧艾之入成都疾雷迅電不能謀繫視破趙爲何如哉

請王

評曰信功高勢偪帝方以臂鷹視之故往往饑附漢以求飽所欲乃破趙而遂請王張耳爲巳地巳下齊又請假王以鎮齊請之者要之乎方信見羽諸將章邯長史欣輩皆以微功裂土而王吾戰功百諸將而漢王又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而請抑不知漢王先入關不王諸起豐沛者未王從入蜀者未王取敖倉下梁七十城者未王而信何急于請乎請之而漢王心益疑之矣吾故謂躡足而封者巳有僞遊而縛肉俎而烹之禍

唐鄒侯自以功高迹奇累辭爵賞何勞謙有終乎信以胯下夫一旦而拜大將迹不爲不奇籌策所向風靡功不爲不高奈何欲齊未幾遽請而王裝以視自表山人懇辭爵者何如耶宜信之不令厥終也夫 歩璜議

固陵

評曰固陵之期羽勢窮蹙正功收日暮之頃也乃信左右顧盼遷延後期始非蒯通武涉之說依依似不忍倍漢者然及子房揣知其指號漢捐陳以東陷之而信始引兵來

信畢竟不反良未免多信耳

會方舉齊而欲王又追羽而索地此何異長年老中流而索値者乎是雖未握稱手覬有稱意矣漢其不奪我齊乎卒之饑鷹未飽走狗已烹梟餌以地者卒以餌斃矣哀哉

淮陰之罪誠有之功亦不可忘也非謂之意郎可以免失期之罪矣或不然當宥其子孫可也何帝之忍如斯也 冠議

總評曰信用兵多奇略指顧閒條而壘條而棄條而背水臨水其設奇制勝孰與儷哉初起漢中建大策定三秦復虜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南滅楚以樹庸于漢又嚌與儷哉乃汗血未乾而要領隨裂一符甫剖而三族已赤漢亦忍已信固非純臣亦何至以不軌犯不韙也哉況信智士也即有反意宜謀之故所屬腹心之臣而胡遂與豨謀即腹心豨亦必屏人而耳語舍人何從知之而上變也

此必無之事也王齊時蒯通說之反不反既從楚與謀士鍾離眛居勢又可反不反今舉動掣肘而傾反也此又必無之理也而竟坐反等之英布嗚呼寃乎漢亦忍已特帝多疑忌者而欲亟王且遲固陵之期至于雲夢僞縛矣而又與豨握手談兵無反心而似亦有反狀宜其不免也與太史公云令信學道不伐已功庶幾于漢家勳伐比周召太公之徒誠然哉

吳次山曰淮陰登壇數語無異武侯隆中識見如此至于自謀全然不濟何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彭越

評曰梁王越與信布同功其以反殺亦同竊爲寃之夫布舉兵相鬭其反亾論已即信非反與反者通謀其論殺猶曰誅以法也越徵兵病不能行與稱病不從擊豨者何如上使使讓越越欲往謝即其將扈輒勸之反不聽與扈而舉兵者何如梁太僕之上變也上使使之不疾兵而坐致洛陽與自將而擊親犯矢石閒何如楚漢相持越數以遊兵出入梁楚爲項氏腹心已燒楚積聚又掠米十餘萬斛以給漢至于垓下之役越項氏其亾乎溫公謂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于越困項氏之勢

者越之功多于信卽有疾辠尤宜以八議滅之何至梟之
術而醢之理也或曰越失固陵之期似亦有不臣之迹也
噫越素雄譽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同奈何重以法
外之慘哉天下未定除秦苛以媚于百姓天下已定復用
秦暴以加于功臣豈開國之始故以越安反側子乎
錢孝直曰先生謂越雄譽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同不當坐反埒諸將布理乎此正卽所惡而殺之也

英布

評曰淮南王布與信越同功一體而信越見殺遂疑及禍
而反人謂漢迫之使然君子曰不然迫之反不迫亦反布
故驪山之徒也初以兵屬羽身北鄉而臣事之而卽爲羽
殺其所北鄉而臣事之之義帝羽王布九江都上游當荊
楚之衝亦羽所藉馬所倚者也當未王時從羽拔趙破秦
王以後尋不用命微其兵擊齊不悉衆自將而往也漢入
只忠信知不背漢布背楚知必反漢不必取下楚如之也
關一喋而輒歸漢以蹙羽垓下爲羽弑義帝而復爲漢殺
羽朝北面而莫反眼此何等人也始去楚而漢矣及天下
甫定而淮南之旗又北指漢都使誠如薛公之上策彼其
不義帝我乎不項籍我乎故曰迫之反不迫之亦反或曰
布歸漢漢以與亦非無功者余謂一反卽百功奚贖哉

何擘逃曰布反覆人也且漢擧俠中見所召則怒見帳御從官則喜高祖取之何等權術乃卽欲以淮南之旗北指漢闕耶史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書長沙王予其功也書誅之正其罪也亦嚴矣

樊噲

評曰樊噲娶呂后女弟須爲婦以武健數從征破敵
下城邑功不在韓彭下甚親貴又多勳伐者也乃譽下噲
以武健之人而言諫評直是奇有
不言戰功而言諫評當破關時亟請還軍霸上奪其玩好
才勇欲必守山自不可有二
之心以銷羽怒戲下之急遽擁盾入衞以抗言折暴羽脫
其主于虎口帝臥疾禁中獨與諸大臣排闥而入直攻其
嬖侍而不罹于趙高之禍噲與有三傑所不能之功不亦
賢乎哉乃帝欲斬噲以剪呂黨亦過慮矣
觀噲諫高祖入關及鴻門譙羽數言與排闥諫祗宜者郎中大臣不謂身其郎黨呂以禍漢乎鍾竟慶以忠孝二字予噲信不黨呂也　道宗識

曹參

蕭何約束

評曰參代何相日飲醇不事事惟何法是守議者曰漢承
馬上之習宜更舊章而新之何只如相齊如齊故俗也不
而隨漸得乎則之心
知如齊故俗參之一生始終以之況參才宜如故參將亦
宜如故也秋斯變法定今昔其才能更刱之也參才不逮

何係畫律令何已先之矣舉參非修惛于參爲其才守之也遵何亦非修惛于何亦自以其才守之也如不量而軼與斯也參惡能之故曰參才宜如故也漢承秦後瘡痍未起也吾取而紛更之天下其誰不讓我乎周公爲相制作于武王之時而天下不以爲擾守成于成王之日而天下不以爲弛時也孝惠之時可與守而不可與爲其日飲醇而不事事非誠守蕭公之說也亦易所謂宴樂而需之謂也故又曰參時宜如故也

鐘小天日何之規以經論濟也者也參之守以宴樂處需者也時不同而才因之非得黃老之術者不能然而

功臣至此心亦怵矣

總評曰平陽參與丞相何並起秦刀筆吏從高祖攻城略地又從韓信摧堅破敵蓋悍鷙者乃相齊以弗擾于獄而

歸其入相出將竟是兩人

治相孝惠又以治齊者治天下而治出而將猛厲如豺虎之不可邇入而相拱默如嬰孺之無能爲然始與何不相能而卒相須以成宜其爲一代大臣也乎顧當時秦厭已冷楚坑已平宜若可爲乃日酣飲廢事大之不能匡呂氏之變以折其謀次之不能匡孝惠之靡以歸于道甚而肉刑猶秦也誹謗妖言之令猶秦也六經未表章而正朔曆數未改定猶秦也則奚爲貴相耶余嘗謂談軼斯變更之之術于倥偬之時鮮也語蕭公清淨之說于寧謐之日其無乃弛乎蓋將略有餘而相才或非其長云

揚雄三曰百姓方脫秦酷參與休息無爲原非尊尚黃老也觀其對惠帝數語全以法令既明之故則知法未騁敢不事事乎余曰將略有餘相才亦未嘗不足也

項伯

評曰帝之滅楚也伯恬然視項氏之剿而無慚容儼然就

原無人心　于漢則愈于項則無[illegible]

列侯之封見丁公之夾而無汗顏此何如人也伯爲羽季

言羽與無人心

父羽所托爲肉骨者乃往往以婚姻之私陰市恩于漢鴻

門之會夜馳告良而又身翼蔽沛公于座上呂后之質于軍也伯爲保之羽將烹太公于俎也伯爲釋之陳平之行反間也伯又爲達之身在楚而心則漢義乎不義乎其不敵而誅明矣而顧免于丁公之僇且世旹土當其聞高祖無赦丁公之語其無乃寒心也乎吾不能以劍誅亦誅以筆云

伯以肉骨之親爲人觀道是覆楚者非漢也伯覆之也于漢爲功于楚爲不數惡意法當視丁公加一等

金英識

酈食其　附何[illegible]

評曰酈隋兩人者皆以辯口游諸侯間甚談鋒震撼舌劍傾城者乎酈生爲漢下陳留下敖倉下齊七十餘城漢王指以據要害飽師旅拓疆宇者酈生功多焉隋何奉尺牘使九江而布以梟雄當一面之衝漢所不能下者一稅頰而偏歸于漢不煩一卒而使楚斷右臂漢得虎將功亦不在酈生下諸將皆爲漢血戰而兩生獨以舌戰三寸舌誠賢于十萬師多矣乃酈生烹于齊何亦不錄于漢吾所未解耳

維芳曰隋何酈生皆說士而酈生之功獨多功多者食祿宜厚而卒以說齊受烹豈舌劍果勝如此乎可畏也已

田橫

評曰齊王橫被召詣洛迫于勢爲客與島中五百人殺于義亦爲彼自盲始與漢天子並南面稱孤恥肩酈商于朝吾謂其初以齊之疆不背城決戰逮以酈生之說下漢而不知恥及敗歷下又不與其徒稱藩漢闕卒俛焉歸之彭越而不知恥今何恥肩于商乎初恥臣漢而今且動心于侯王之封初與漢拒而今且寒心于斧鑕之及其不爲海島外而爲洛陽之舍亦未之審矣然漢滅楚諸臣無二爲義者而茲一時烈丈夫相率而死其高節慕義宜太史公有取云

王顥知曰下齊而縱酒橫誠無所辭其罪將五百人俱死海島中亦非尋常輕生者所能及也得先生如雷如羅之輩郎間橫于九京當亦心折

何拜銘曰田橫之臣海島五百人俱死一體意僕以此戰國輕生之習耳然子謂五百人中豈無一人異志何以能俱死也意者橫義足以致之乎獨可疑者積臣聚臣漢何不死于海外而乃死于洛陽之傳豈以此明臣齊之罪耶彼以一死爲國君死社稷之義耶過矣

婁敬

評曰奉春敬才不逮三傑嘗戰攻時無可稱乎及楚項已滅漢都未定三傑所未遑謀者一朝而見上說都關中爲國家排羣議爲漢氏子孫起雄圖厥功大矣自是說弗擊匈奴說徙諸豪族名家時謀臣盈廷羣議塞耳而獨一褐衣者數進言帝亦獨于一褐衣者數見聽于是立躋雲霄驟膺侯級三傑以戰爭之功得侯一褐衣子以口舌之功亦侯奇哉遇乎獨其和親一策後世譏之是可異也

實其說較都披羊裘言天下事何自處之高也然對易大夫之玉只合如此　道立識

叔孫通

評曰叔孫生何如人也秦以文學徵爲博士已從之薛薛敗從項梁梁敗從懷王王徙長沙則留事項王已又去而

降漢更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幸宜見鄙于魯兩生乎生初希二世肯不言反者而言盜希高帝肯不儒服見而短衣楚製見而進諸羣盜壯士不進諸所從儒生弟子及其野外綿蕞雜就秦儀因希世而逐時也及見高帝易太子請以頸血汙地非直節也徇呂后意也諫孝惠作複道爲毀原廟非誠古禮也爲孝惠遂非也亦希世而逐時也當是時言壯士則壯士用言子弟則子弟官甚而賜金錫爵寵數頻蕃視兩生之徒終窮瘁自守者蓋相懸焉非知時變者能然乎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爲漢儒宗蓋亦有不滿云

冠子先曾祖舊帙中得定評識之云秦漢以來儒坑矣禮遂矣通起稍較列儒林能履叔制度爲綿蕞之儀功腰細也未可以希世度務少之予亦謂予按鄰擊栓之時而獨能發衣博帶議起朝儀贊未可少耶 冠識

周昌

評曰趙王之不保帝與孝惠皆有責焉而呂尤甚夫帝摯一少孤以偏骨鯁之昌固一築也然愛趙王則不當佗呂后佗呂是愛其子而疎于謀也孝惠于趙王自迎入宮自挾與寢食亦篤于友愛者然居常不爲弟修郡于毋又不早爲之備而使之之國是愛其弟而疎于慮也乃帝欲易

太子昌期期不奉詔太后召王亦期期不遣王勁氣直節漢廷希有也獨奈何寡謀遂欲至長安而果來矣卒斃于呂氏之手矣當是時不聞展一籌以解趙王之急又不聞出一語以諍于呂氏之前視嬰杵之存趙孤無乃少愧也乎能安太子于易位之日而不能存趙王于飲鴆之時能以廷諍觸高帝之諱而不能以遠慮窺呂氏之謀其負託孤之命抑又甚矣

昭按上曰趙堯請爲趙王真彊貴相而帝以昌相趙亦然昌翼如意爲趙四皓耳卒不能深謀以保少孤視四皓爲何如哉

陸賈

評曰陸生口辯似隋鄙初說南越王稱臣于闕下次說陳丞相聯交于太尉外之使體結化誨內之使將相和調功有足尚者而吾不謂難獨是時朝尚韜鈐士恥鉛槧而賈獨稱詩書著新語爲馬上主開一代之文治爲難耳及隋鄙兩人不令終而生獨進退有度歸以橐裝爲業琴瑟爲娛而翛然矰弋之外則又難矣太史公概以辯士目之余曰未然也

何拜錦日陸生之始終于辯士誠哉雋異度所云英雄而布遊說者也當漢高之秘不以功業見卻呂后之新

不以口舌爭然該呂安劉之略久矣全局在胸矣辛之功歸平勃而生仍以辯士自了豈非作用擬摩莫雄有道術者歟

惠帝

評曰太后之肆毒也戚龍姬鴆愛子內亂不翅如唐武氏然帝弱儒坐視其橫而無可誰何乃委稱國事縱意淫樂以自傷厥生蓋亦肩報瀆獄之徒與君子曰不然帝欲仁柔主也當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諸一切反母所為如意之來自迎霸上而挾與寢食厠中之戚一見竊悼以為非人所為諸來朝者輒坐兄于上而取厄先欲此其心何

篤于友愛之心也相國飲不事事使其子窋歸以其私問之其被道為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則急欲壞之至于民有孝弟力田者舉之法有妨吏民者省之挾書有律者除之此其心又何心亦篤于惠養元元之心也而或者以帝沉湎不知聽政嗟豈以無為悉天下哉高祖革命而政令具舉是一湯武也孝惠承平而清淨無為是一成康也創守不同其道同歸者無以母后之故併訾帝云

李贄曰孝惠如此而帝欲恭者以母實戾立其子則惡甚耳迫得非人所為而惠以遊為歟欲惑者呂后也

高后

評曰母后稱制古未有也稱制自呂后始而專擅暴橫為子孫作俑者亦自呂后始后雄猜桀黠婦人而有猛士之腎腸當高帝時忌諸功臣殺信醢越已漸干政矣然猶憚帝之嚴而未敢恣也乃宮車一晏駕而稍肆蠧矣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而使帝昆弟之誼斷晉元之女矛患甥也納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張氏無子子後宮美人子而使帝父子之親幾于不自其也取他人子立之則又殺之而又立焉挈天下神器以予匪人而弗之恤又甚也肯非劉不王之約而王諸

呂侯女弟至于易劉氏之祚以為呂而弗之顧幾非平勃之謀而北軍之袒炎漢其灰矣乎嗚呼佐高祖定天下為開國母儀者后也屠戮丈夫而尊崇外黨為子孫蔽梁竇之釁為後代作武韋之俑者亦后也惡可勝道哉余故曰母氏之亂自后始

姚尹恩曰高祖即位十二年崩孝惠嗣立在位七年致錄太后帝崩又稱制八年是呂氏為天子十五年矣呂后僭位十五年與唐武后僭位二十一年有同擬而慶及于梁公呂祿于平勃皆天也若非呂雉早死太尉之左右袒何所用之然則后其俾牝故

陳平

六奇

評曰世以平之六計爲奇吾謂握險符者指以爲奇自正正者視之則非也如出女子似詭遺閼氏似鬻捐金進艸似閼忌端躡足僞游似溢禍變皆狙詐小術君子所不道者也得云奇乎至于諸呂之變徒燕居深念不聞出一奇以安劉氏藉非太尉之試北軍漢亦岌乎殆矣是故高祖取天下其臨敵應變得平之奇者固多其挾數任術用平之奇者亦多

能出六奇于高祖定漢之時而不能出一奇于呂需政之日豈其計之窮乎噫亦鄙甚矣　道岸識

王呂

評曰高后欲王諸呂與武后欲立武氏相似王陵爲遂良鯁鯁抗顏引白馬之盟以對而平向苟爲世勃曰太后稱制王諸呂無不可似敎猱升木一言而熾呂之燄翦劉之翼使樊幾不臘者皆平啟之也乎謂陵曰安劉社稷後君不如臣益不祈萌于先欲斧柯于後徧然觀其燕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亦甚艱巳權以世勃之言將順其初徐以狄公之謀匡正其後是安劉亦以自安也智也

揚越三日丞相大臣也當國家危亂之際宜如王陵之正辭不宜如本紀之附和李君已矣劫酈商以紿呂

祿耳使左驗非祿祿之才盡如女嬰豈[illegible]受其紿也肯觀與知萬之卧取其奇謀不取其行然則行誠難取哉

總評曰陳丞相與文成並稱智謀有餘其佐高帝與相呂后安劉功亦偉矣諸功臣無自完者而丞相顧益見幸相金不問間謗不疑甚之樓蓬繇之鏘蒙呂媭之讒亦不罹其禍則何以故彼蓋其始終用智也當因致幹而請宿衛中智也權王呂而徐圖其後智也始以功讓勃相巳以能專爲相亦智也其與文成並以榮名終宜哉獨丞相智謫而秘文成智深而藏似有等云

蘇長公謂高祖恐有挫以養其全鋒者子房教之也余謂帝之挾數任術以籠絡豪杰至于治亦稱霸者留子教之也非智丞相智謫而私文成智深而藏所得之矣　汝賢識

周勃

評曰絳侯重厚少文蓋木彊人云初從高帝起豐沛滅秦引兵破下薊平漁陽遂東西有典漢功孝惠時持節入北軍殲厥諸呂有安劉功巳而擇少帝迎代王奪天下神器以予劉氏爵則又有擁立功高帝謂可屬大事而史亦稱爲漢伊周詎不然哉或訾其議王諸呂不廷言如陵噫獨不見武后事乎柬之以力爭蒙戮狄公以緩圖反周彼其不爲王陵亦狄公緩圖意也或又議其巳爲將而問租

于單騎又不見王孫賈事乎淖齒之亂奢臂一呼市皆左袒卒以復齊時呂祿雖解兵柄而南軍猶在產握彼其閒袒以試之也亦王孫賈意也何讓焉獨怪其代王之立亟于請間則嫌于私免而就國令家人被甲執兵以見行縣者則又嫌于愚私耶愚耶其厚有餘而智不足者耶余故曰平之智病于無勃之厚勃之厚又短于無平之智

呂用晦曰吾觀趙文子言不出諸口而所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吳起與田文論功屈于起者三不如而至于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則又以自居是烏而以其才喜之耶今之人巧而捷甚矣攻之不窮用之必亂若絳侯者必誶然以爲斯偶人而已矣抑知夫子之所思而與起之所媿者乎此太史公以伊周許之也。

王陵

評曰漢諸呂之橫與唐武氏同武氏之后也遂良獨叩陛力爭雖臣冀反正之功成于狄公而其豶豕之牙使繫于金柅者則遂良有以褫其魄而寒其心乎高后王諸呂廷臣唯唯惟命即平勃大臣所並受顧命者亦唯唯惟命而陵獨抗然舉白馬之盟以對即未能遏折兇謀而其大衆固已皎然矣當時平勃不言非誠欲用權以濟事也特傷于呂雉之焰也及退而聞陵之責又恐天下後世之或議我後于是始相與交讙而協謀藉非激于其言焉必其不爲唐李世勣乎是陵之功固非與平勃等而其正言抗論庶幾乎遂良之直也已議者責陵不能歸楚以全母憊母先伏劍絕陵歸志陵欲爲徐庶得乎陵爲直臣必能爲孝子無輕縈云

何非銘曰天下事論順逆不當論成敗論是非不當論得失當呂牝長鳴中外詭讙而陵獨抗然不可使平勃在邪亦日不可呂雖悍未必不悚然懼也咸曰相斜交惟中軍呼袒左奮臂而聶之劉陵誠不如勃也崖千血所謂以成敗論順逆得失亂是非者也稱呂后未[illegible]內無朱虛侯外無灌嬰葬屬虜帝風雨五[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illegible]炭矣衆謂陵不如勃耶幸而當將聲從北軍皆左敢桑愉之功不然而清雖侯不勃能無愧于陵耶故曰天下事不可以成敗論順逆是非論得失也。

劉章

評曰諸呂之誅論功者類首平勃無及朱虛侯者竊不平之夫呂氏之橫廷臣皆側目弗言而章獨忿然義形于色欲鋤非其種者余每讀耕田一歌輒勃然神王及請以軍法行酒拔劍誅醉亡者其烈烈正氣上干雲霄已至于諸呂謀亂則又覘齊王襄遣兵于外協平勃捕斬于內當是時呂氏盡滅劉隋積凝者誰力也忠勇奮于平勃之前勳爵亦不在平勃之下而孝文乃以其欲立齊王之故而絀

其實何示不賓也來目張武功止尼蹕而陪者且以肘腋親舊遺蔡封拜勳在社稷者顧被而不錄乎然章亦退焉不伐亦庶幾介子推之賢矣

朱虛侯胆略英異似樊噲乃太后見子畜之令嬰呂祿女與宿衛中方引爲爪牙腹背也誰知迹呂而心劉乎當其捕殺諸呂卽歸濟王亦不是過而奈何文帝不錄也帝不錄章亦不言而吾祖言之與華乎辭衮矣　道岸識

灌嬰

評日嬰起睢陽屠販之徒從高帝征凡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屈指戰功爲多然無如榮陽之屯其功尤大夫諸呂之亂齊王襄起兵而西入誅不當王者而相國產將嬰使擊齊此何異唐武后之將李孝逸乎孝逸承武后指驅兵破敬業挫唐家之銳蓋盜賊之翅謀者惡之乃嬰爲產將故屯榮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視孝逸蓋相反矣當是時南北軍皆產掌握而適以兵屬嬰嬰之將而出也已分其柄而殺其勢矣乃呂祿又解兵就國而平與勃得相協以攻于內嬰之屯而與齊和也又所以爲內變之援而佐平勃之謀也令嬰亟于破齊如孝逸產祿之勢其不虎而翼乎卽北軍皆袒而平勃合謀亦難矣余故以安劉之功頼嬰爲多

榮陽之屯寔將呂爲劉一大關鍵功與持節明祖者等也絳灌並名豈虛也哉　金英識

文帝

春貸

評日漢興以來雖高惠寬仁民甫休養而其斬艾于秦瘥于楚者不無一二存也帝于踐祚之初屬春和之候政令未播而首先賑貸夫亦厚樹德以收人心如光武乎抑帝起藩邸習知民瘼如孝宣乎一時鰥寡孤獨阽于危亾者亾不人帛而人粟帛戰鬪而今恬熙相與坐興春之中矣是亦周大賚之遺也或謂春和而貸其貸幾何噫帝恭儉仁恕王也他日下詔不日勸農則日蠲租貸未幾而勸勸未幾而蠲其子惠元元之意亾一日不在閭閻間也獨春和之議乎哉當是時陽和初布萬象維新則天時爲春方內安寧烟火萬里則民物爲春卽未三代其民夫亦漢之三代也與

方春議貸順時令也此帝王行慶惠施大道秃老日明聖繼統良然哉　冠識

殺卵

評日論卵者言人人殊獨君實之言爲是夫殺人者死漢

三章法也昭爲元舅而敢于殺天子之使法所不赦者卽以屬吏而尸諸朝非忍也乃或以爲太后之弟宜貸焉以慰母噫荀騎之梟弟而不猜之殺子也非不知愛弟與子也法也廢法而貸昭昭益以橫殺使不已必至梁竇而干憲干憲不已必至操莽而窺竊鼎當是時其以母故而廢法乎抑提兵擊之乎舜不能庇殺人之父周公不能庇叛殷之兄帝能以干憲窺竊之舅而姑息之乎乃帝不正法執之而追令自殺謂庶幾有辭于殺舅之名而亦不廢天下之法也然非所以訓也或曰昭可殺也如太后何曰太后不可忤也法尤不可廢也夫正法殺之與追令自殺之其殺舅一也正法殺之太后不樂追令自殺太后亦不樂其忤母亦一也帝以爲昭自殺之可復于太后曰非我殺之也將誰欺乎誅昭以忤[illegible]不孝廢法以欺母亦不孝爲法而不孝其罪小歟[illegible]不孝其罪大而衡之其令自殺之也固不若正法[illegible]之也然正法殺之者亦有道太后賢母也其積誠以感動之曰天子使不可殺高皇法不可廢則太后亦必怒而欲殺之矣必如是而後無忤于母亦無忝于法乎

陸贄若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之敢犯也薄昭因議親如天下之公器何此漢文之殺昭亦仁厚神武處未可以少恩嘗之也豎議曲盡擒縱排宕之妙　道立議

寘相

評曰帝以廣國后弟欲相申屠嘉夫立賢無方必私而背咸天下以爲不公必公而官倣天下以爲不廣是故古寘相者問其人不問其親故與否也堯不嫌貳室之甥武不嫌同氣之弟廣國雖房闥懿親乎亦退讓君子也帝修代功夜拜宋昌不嫌私暱從者而獨嫌于廣國之私乎殆非也帝見產祿之橫幾搖炎劉卽薄昭元舅敢于殺天子之

使漸可長乎故絀一廣國以杜外戚也而況相嘉猶相廣國乎其見是其慮亦深矣

帝不相少君而相屠嘉公也然抑思漢廷猶幸有申公耳倘無可相者豈終弗嫌棄之乎楊龜山云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良然　金英謙

勞軍

評曰帝之勞細柳也袞冕之主臨壁門俛然按轡而不疾驅介冑之將見至尊傲然長揖而不爲伏其帥閫森嚴軍容整肅似也以視天子其無傛乎吾謂相表百像者也而將亦領萬衆皆所宜竊之柄者帝相申屠嘉而不能庇一

弄臣隆相權也將亞夫而不能馳入營壘重將權也郅惲拒關光武不加之罪而反重其賞亞夫以郅惲之嚴重軍細柳帝亦以光武之優容遇亞夫益將賢將將者更賢卒（賤賢將各如其）之吳楚尋滅宜哉

李麟長曰文帝入細柳軍不馳騁以重將權卒滅吳楚似也然高帝馳入信耳臥內而奪其軍胡亦奏稍予不知高帝時天下未定其馳入而奪軍者龍絡不稱之術也及文帝時天下已安其入營而按轡者能遇賢將之禮也其事異而其道實同

總評曰史稱孝文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彼其以萬乘主而惜一臺之費省一官之衣則儉矣（仁恕○禁○儉○四字爲孝文○斷生）書諭南粵汞服朔方至

于賜不朝者以杖愧受賂者以錢則恕也而又止輦受言因吳公之薦而賈生之席因馮唐之激復魏尚之官其他辱弄臣者郤夫人座者劾太子梁王者一不以罪非恭乎而其于民也不詔勸農則詔蠲租不詔議賑貸則詔除肉刑其澤沛窮閻者何其仁也（句○法○古○健）令德光耶史不絕書誠七制中之最賢者獨惜其淮南之廢徙非情玉杯之改元非智（議○予○奪）遺詔而短喪非禮似爲金璧之瑕云

何弄錦曰文帝亦寬大長者而術好黃老故凡事每退一着做若更從學問中理會一過畢匯美于湯文然

賈誼

評曰士非才之難而善用之爲難夫豈邪之利離舉不斷（叙○論○高○大○簡○妙○才○哲○凡例）而頡鍔一露終虞缺折古操觚染翰之士號文章家豈不云才士哉然卒于不究厥施或憤鬱以殁非其才不足不善用才者然也洛陽子才士也清姿妙齡而熟嫻世務諸所上疏鑿鑿皆中時病視天下若運諸掌者然當是時絳（其論中與中○綸往事○服○然放說來○俄有條○理）灌大臣所謂君臣骨肉之交也而吾新進之子遽而欲舉（其書生習氣）撫其人時已治平而猶以厝火積薪至爲痛哭流涕之說（○順○說事孩子舞父○）士進用展布稍急有時也乃立談間遽而請改正朔易服（之前說○云痛哭云○流涕○何○心○務○中○略如此）色與禮樂即治安一疏帝亦略見施行欲驅民而農則躬

耕以先天下欲禁民侈則敦朴爲天下先欲衆建諸侯則分齊而四分淮南而三以防其漸其他厚風俗禮大臣蓋十行八九矣吳公之推轂也（學問文章○自○見○淵○叙）遂引爲傅士又不一歲而超遷至大中大夫亦未嘗不稚鶴生也乃長沙之命甫下而過自悲憤以至夭絕是善用才者乎人謂志大而量小才（○名○斷○）有餘而識不足蓋不誣矣

陳湘泉曰人有言生之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與柳柳州同其欲廢舊更法與王荊公同其欲削諸侯與鼂錯同在當時固適與是家今同命亦然之然文帝之靜理策如是必不能行如是也特賞生以痛哭自以觀其氣象豈從學問涵養中來先生謂其不善用才誠然

張釋之

評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爲廷尉訊獄多所平反太子不下司馬門則劾之而不諱民有犯蹕者則罰之而不誅有盜高廟玉環者則誅之而不族不以貴勢饒法亦不以天子喜怒輕重其法帝謂天下無冤民是也當是時帝除肉刑以次從末減卽禁罔疏濶而斷獄僅四百幾于刑措者嚮非釋之之平啟之乎獨怪夫上林嗇夫其對視尉爲悉而顧絀其官何釋之爲騎郎十年不調因袁盎薦爲謁者僕射又以虎圈之對犯蹕之論稍旨而超至廷尉自以口舌得官而又悄嗇夫之捷給君子于是有不平云

上林尉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失職也豈謂言君子乎嗇夫之對亦是職掌非利口捷給也文帝拜爲令原自不錯而釋之力諫非所謂塞使能之路歟 道岸識

申屠嘉

評曰丞相嘉起材官蹶張以廉直聞者時鄧通一歲驟上輒檄召而廷辱之通不挾寵以抗嘉嘉不阿意以釋通其直節正氣與埋輪問狐破柱戮奸者等也及晁錯僭穴廟垣視通罪爲甚者獨何能困一嬖倖之兒不能劾一晁錯之臣乎吾謂黃頭狐鼠易制也錯號智囊舌有龍泉亦以黃頭郎目之顯諍未達而廟壖已先卒爲所賣以死將誰咎哉以相文者相景又以處通者處錯似直而疏矣

姚尹忠曰嘉欲斬鄧通正也誅晁錯私也二事已不同並論况斬通可行于文帝彼景帝何如主而嘉欲斬錯乎史曰文景比之成康吾不謂然

袁盎

評曰盎歷兩朝鯁鯁厲大臣風節文帝時騁六飛馳峻阪則諫所幸慎夫人座與后並則諫淮南王徙蜀恐暴疾發則諫而景帝承太后指欲以梁王爲嗣則又諫直詞抗論卽古謇諤之臣哉而獨以私怨殺晁錯也夫吳之反謀豈待錯而發哉萌于太子博局之時而恐于几杖之賜其欲躁兵而西數矣乃錯削地之策適犯其怒故借錯爲名非誠錯發之也盎故與錯不善嘗受吳王金恐錯先發而指以爲口于是乘隙而讒舉家爲市鳴呼錯僇矣七國之兵奚而不罷乎外爲諸侯報仇而內爲忠臣杜口盎罪深矣卒之錯死未幾而盎亦斃于梁王之劍天也

何拜錦曰盎盎論者也毋下筵諫中微寓戲媢之意然人但知其直而不知其論卽削地之議寛發于盎而卽以此雖殺錯錯殺漢使盎說吳罷兵不下則知錯之殺盎快私怨也論也宜乎死于梁刺客也已

魏尚

評曰尚盎中才也不在頗牧下而帝傾近斥親尚遠思廣
收詎知將才猶木乎用之則國楨不用之則滯斷以國楨
視則頗牧矣以滯斷視則魏尚耳其任屬在上也尚守雲
中其市租饋卒斬首捕敵蓋亦漢鉅將也而文法吏遽以
書生故是可笑
功級微誤去萬里之干城非以滯斷視尚乎帝初不知孟
舒長者用叔言之而後召爲守茲唐亦叔乎尚亦舒也一
總識知人哉
言而名齊頗牧功等鉅鹿馮唐之功多矣

孝文親細帝尊以仲亞夫之軍爲不能用頗牧況當
時急急求將此輩可使鬪于人耶猶幸明主虛懷低聞
再僩而磨君以觀尚進使非寬仁之主有不慼唐之辱
我而爲饑尚作說客哉　道岸識

景帝

吳王濞　便是晁錯之實不修

評曰濞故非恭順者而又地控山海利擅銅鹽官爵縣官
已隱然一敵國矣及博局之隙抗焉不朝長戈雖未指闕
而雄心已致無上也者令是時而振旅問罪猶足以遏亂
如此至得懲反
知此是時激反
略即不然而推恩分王亦足以殺寬謀乃孝文優容不言
發兵而賜之杖是釀其反也孝景急促不議分王而遽縣
削地是又激其反也于是兵連七國而勢搖京師晁錯謂
削亦反不削亦反亦非無見者是故濞之反帝雖辭責亦

難專責帝云

何并錦曰濞年二十有氣力從高祖破英布軍封吳王
帝見其有反相拊背戒之文帝時失藩臣禮其稱疾逆性
成非必激于錯而削之東南也至景帝時人已老矣令
帝欲孝文寬仁勿遽削地如先生言分王其子弟矣可
不勞而定也奈何欲錯以權吳兵而兵卒不暴耶猶幸
亞父將兵卒破七國雖非知人善任能辯說之尤否

總評曰史以漢文景並周成康噫景與文並已非其倫而
此最微覺處亦不可沒
況云周乎帝以節儉風天下數下詔勸民農蠶備以備
災害而閭里殷也人給家富庶幾孝文之盛亦足尚已然
刑苛數正是刻薄處
孝文寬仁動以德化而帝以刺潮又以智數御下申屠嘉
如許申屠帝一流人
賢相也紬于錯而眾晁錯謀臣也中于盎而戮亞夫良將
也佹于梁而殺一時大臣罵然喪氣此帝之不善御臣也
未也帝與吳世子局戲而殺之茲又以廷議而削其封壤
卒激之使連七國震三輔幾于爲宗社之憂此帝之不善
智數之失
處藩也未也梁孝王太后愛子也以太后故王之多賦賜
之警蹕而又許之爲嗣是獨不知剪桐之戲乎卒之驕縱
又智數之失處
敢于殺天子之大臣藉非田叔之說其漸必至于跋扈是
又一吳王濞也此亦帝之不善處弟也猶未也皇后天下
猶濞之緒
母也而后薄氏遽廢之而更立王氏太子天下本也而立
于栗遽廢之而更立其子徹悖理傷道忍于骨肉間抑又

甚矣是故文景者治効兄弟也德意父子也未可以並而論也

屈莪上曰、繇治者勢云文景及致覽史乘併是評而讀之知箇倫處循爲遇業耳餘恐忌則少恩豈得與寬仁之主同日語哉

鼂錯

請削吳

評曰、削吳固一策也乃錯以爲削不削皆反余謂慮在未形謀貴先定錯胡不以謀坐銷其釁使削不削皆不反乎淚斯在延淮南衡謀田叔使梁孝王來朝皆止亂于未發者錯謀吳無他奇策第數請削吳及吳已發謀連七國動兵握三輔又不聞展一籌以犯吳楚之鋒乃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欲以吳所未下城邑予吳始請削吳而今進請予吳且也居天子于危而居已于安乎今是時錯先定謀集兵京師而後下削地之令則諸侯莫敢先動吳亦不能觸連七國即遣兵以西而吾且脩身爲天子當大難之衝又何至生讒而啟釁也智不出此而使諸侯得推以爲名袁盎亦因間以進讒卒之身歿家族噫其削吳者適以自削與

徐幹曰、錯智囊也惜其患于漢而智不足以任天下事也東諸侯之勢強矣強而驕驕而反理也然東之使無驕御之使不反智也當孝文時濞之反端已見帝以恩禮羈之是以終孝文之世濞無他變也至孝景時齒髮已危驕悍之氣已去乃一旦遽六國西嚮者濞豈得已後有錯之趣其反也賴幸其未曉兵耳使聽取梁之計被洛之謀假田祿伯之偏師以趣武關禍寔大矣孰謂錯智囊哉

總評曰、錯之數也世多責盎之讒而病帝之刻噫盎之讒錯使之也帝之刻錯啟之也文帝朝錯累上邊事請募民徙塞請入粟拜爵策未嘗不善也獨于帝時數請削吳吳初不朝又擅銅鹽之利招亡納叛其潛謀不軌亂可削也然驟而奪之毋乃激變于諸侯乎于是兵連七國其以誅錯爲名而盎故以睚眦之隙因進讒而見殺矣吳未削而錯已幾是誰咎也錯初以申韓刑名之學爲孝文寡恩之助未病也乃舉以傳夫寡恩之帝是以火益火也錯父嘗戒之勿聽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去而飲藥以死又害于身又誰咎也噫錯名智囊而竟以智幾宜子雲之以錯爲愚也

鄒泉大曰、錯之前削吳是非無論矣錯史巨貴錯之失不遜趙括括何其郤也趙括括無必敗之勢而括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亦括以先見稱其家令所至君之略與必敗之勢與他其父雖俱務奈其子所募者回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使錯父言之是猶其子爲患也果可免族誅若言錯忠矣而未知事理解

忠者身有不顧保身者吾未見其任國事也

周亞夫

評曰條侯勃子也持重有謀又侃侃讜大體蓋將相材云文帝時勢軍細柳天子按轡不得直馳而入嘗其嚴以重誠可稱眞將軍也及景帝將而擊吳楚則又委梁以絕饟道吳壁東南吾備西北雖軍中夜驚亦堅臥不起則又似權以變兵法謂其止如山疾如雷非其人哉然亞夫功最大賓將軍嬰欒太常布而下所不得與並論者乃竟不蓋封僅以中外之望自太尉遷丞相相未三歲竟下廷尉以

死何也夫梁天子之介弟太后之愛子也吳攻梁梁使使求救不許上使使救梁亦不奉詔其左右習于上亦以亞夫長七國重委梁以斃吳而譏者乎不然帝胡不蓋封至其一旦而死曾不以介意也噫禁中召食故不置箸帝已謂亞夫鞅鞅非少主臣矣而猶不知去益亦有自取云

呂用晦曰條侯與父勃俱太尉遷丞相其擊吳楚功亦與平諸呂迎代王者等卒又皆以上變下廷尉獨不得令終如父者以寛仁與恩州者殊至也嗚呼荷非數忤上旨累蹙少恩遂下獄耶

田叔

評曰梁孝王求爲嗣不得陰使使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震怒使叔按梁事叔燒獄詞空手來見君子謂善處人母子兄弟間其然乎夫世主于天倫骨肉往往有紬于法而伸于情者淮南之徙謚于人口譚者以爲孝文盛德之累梁孝王爲帝介弟太后愛子叔以爲梁王不伏誅則漢法不行伏法而太后食不下寢不安則憂在上非惟不能容弟而抑且不能容母是又一淮南也于是釋梁王不誅而誅及公孫詭羊勝之屬如泰魏公子得故事其燒獄詞也所以滅其迹而全其親也權乎其所不得不權也或曰權而廢法乎君子曰法何可廢也以弟視法法重以

法視母母尤重與其竟梁事以傷太后之情與縱漢法以全天子之孝僞非法而君子以爲猶法也卒之歸命而天子喜悅太后加餐于弟無斗粟尺布之憾而于母無闕地及泉之悔皆其一燒辭力也噫叔自死以燒獄辭與其初髡鉗隨張敖之長安者同已相魯有訟王者叔亦責[illegible]率與誅勝詭者亦同帝賢其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蓋誠然

吳次山曰田叔燒辭公而大太史公謂其義不忘賢明之主以救過然哉何弁留曰田叔可謂善處人骨肉者矣乎所不足者景帝說辭傳位以說太后梁王竟啟驕戾俾大臣不得其

以見周公致禮桐葉戒成王每戲言慮誠深遠也

淮南三子

評曰史言淮南王長驕戾身死輜車罪不足憐然其禍機緣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雖豫讓荊卿不若是氣決也文帝心知辟陽之惡快心于厲王之一擊赦而勿治亦所以全親也廼日以驕縱以生其邪謀此袁盎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然吳楚七國之叛衡山堅守安亦爲相所制當時褒美貞信恩厚最著彼亦何嘗有反側之行哉卽安數欲反謀之伍被被極陳息害安爲氣結流涕乃耗義不固蹤跡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臣也若衡山王賜惑于其后徐來因太子爽遂至告變圖室誅死跡其所造輣車鏃矢亦以備淮南耳非果倍漢而自爲亂而二子播禁陰事宜露乃知衡山之死死于家人非教訓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父子之不得其死長失于剛安失于文賜失于愚而禍本于無嚴傅相乎

吳乎之曰孫敎諭所保傅使太子居處出入近正人聞正言則不然之肆悖而朝廷於淮南三子正生不置古教諭之忠耶卽當日相示罪亦不忍伍被之謀非不篤切奈執義不終致于此獲罪乎

後學　何如敬拜錄文

史評卷之四

豊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光光宙□□□著

武帝

尚儒

評曰天子方雅嚮儒者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而又勤璧帛修輿馬以迎申公尊禮極矣臧綰請立明堂申公以力行對其言近迂而其人亦可風厲世俗者乃不半載而申公免歸綰以罪死其他懷諸之士刀筆之吏商賈芻牧之類往往以一長蒙通侯之賞享萬戶之封獨奈何而儒不克終也當時名儒止仲舒倪寬公孫弘數人弘以曲學侯寬以封禪倖無足齒也獨仲舒以王佐才爲一代醇儒度越君子者遠而出之江都不儒仲舒而儒臧綰儒公孫倪寬之徒此何與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乎帝始能斥百家表章六經招致文學之士庶幾乎馬上之治炳然開一代之文學矣乃尊禮未幾而遽罷其雅尚儒術亦名而已乎長孺譏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于此亦一微云

何拜銘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乃竟棄之侯國、好儒之主、果安在哉、賢由致于黃老之術、膠中無定見如此。

靖邊

評曰、天子長駕遠馭、有鞭撻四方之志、初用嚴助朱買臣招東甌、事南粤、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以廣巴蜀、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間靡然騷動、顧是時盜匪息、釁猶未啟也、自王恢設謀（謀故設謀不知何書）而邊患始啟、天子數命將追之、而遠通絕域矣、一時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遂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雁門、三出而隨降、匈奴幾焉、幕南無庭、而殊俗振威、題雄心尤未厭也、于是睹犀皮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筠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雖山（[illegible]）海隱之蠻、沙洮陸樓之寶、靡不駢集、而甲兵轉漕、海內虛耗、兵連禍結、所得弗償所失、識者謂帝一窮衛霍、禍及邊鄙、寵獨衛霍也乎、搜首發難者王恢也（恩已之詐謀無首救）、遲雄略而至于窮驕者天子也。

林尹恩曰、世毋謂文帝非好兵者、余觀其無慚不忌解鹿將鉅而歎頗牧、其一片雄略實心邊事如此、及武承文景之蓄、其雄才大略、尤好用兵、郎位數年、干戈日巡、中外騷擾、財用衆耗、于是興利之臣、酷暴聚斂、衛青霍去病等而起、雖幕南無王庭、而功非相當、視文帝之作用、志雖大而計左矣。

刑賦

評曰、太史公以桑孔列酷吏傳、杜周入食貨志、何也、夫罰（[illegible]）繇令與文網、吏胥兩相須者、是時征繕浩繁、而度支殫竭、于是作見知法、作沈命法、進蒼鷹乳虎以為吏、而誅脣反腹誹以為刑、俱黎惴惴焉、不寒而栗矣、夫然後鑄金造幣、賣爵贖獄、至于算舟車、榷酒酤、羅天下所算入、秋毫取書錙銖者、以歸司農之庾而後已、是桑孔所推算者、皆誅求之食貨、杜周所推斷者、皆算計之脂膏、太史公之意其在兹乎。

何拜銘曰、征稅斯賦斂急、賦斂急則盜賊滋、其重法以網羅、勢所必至也、獨是以雄才大略之主、不能仍孝文之仁儉、而徒孔虎弘羊之族、遊夢于郭憊、此溫公所以數其去始皇無幾也。

仙巫

評曰、帝求神仙者凡四十三年、神仙不至、反得巫蠱、何不幸也、夫帝求神仙、愛長生也、誅巫蠱、惡速死也、神仙在蓬萊弱水之間、影響不可致、巫蠱則求之、覆索之後宮皆（陵陽公主諸邑）、是何海內祝帝者少、詛帝者多、及罷方士候神人者、而巫蠱與神仙並絕矣、帝始求神仙之福、反獲巫蠱之禍、既察

巫蠱之寃即悟神仙之妄二者與蠱因相終始也昔秦始皇為張良擊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武帝亦大搜長安十日蓋秦王之索以鐵椎之者若有人也帝居建章宮所見帶劍男子則未嘗有人也好生豫疑心內生人形彷彿起于耳目虛相捕告連坐數萬怨氣蒸薄（漢畫之事近是取驗）非戾太子身當之害未有已夫帝好神仙則惡巫蠱惡巫蠱則無罪殺人無罪殺人則禍延太子長生未成骨肉先破帝可以悟矣田千秋為太子訟寃請斥方士帝即從之（正論從來未見）奈何當日強正如汲黯竟廷諍闕如哉

何拜錦曰神仙之妄固矣獨巫蠱之禍中于骨肉可勝悼哉當江充借以捉獄太子太子敢充斬之及帝召太子使者不達遂以反報並遂不敎夫充賦太子太子梟充鄙云挑訴亦人心所決殺充之衛令太子患如甘泉滿諂陳亂帝心未必無動奈何發兵與丞相關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充敢于危之怖帝之恐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太子受誣不敢見役一罪人不敢訴亦畏帝之恐惑忘生于懸懸生于惑然則巫蠱之禍非又生于神仙之禍哉

總評曰議者擬帝為亡秦之續夫帝雄才大略爲不世出之主秩漢制而慕帝王威震中外恢拓疆宇爲不世出之（[illegible]）治奈何與秦埒也帝故多欲而修當是時佐王者用而曲學者亦用讜直者進而詼諧者亦進桑孔之算已朘民膏血而張趙之酷又以反唇之微論及腹誹衛霍窮兵于萬里之外而無辜者驅而膏之沙漠之中（窮兵不已千古炯鑒）張騫之使西域也必窮河源歷聚處而後已世豈有仙人哉文成五利一以鬼神方見至欲棄妻子犯怒濤以遊于蓬萊方丈之境（眞屬可笑）諸一切所爲皆蹈秦轍其他以相如之疏而封禪猶秦也以公孫卿之言而營繕猶秦也以江充之譖而追殺太子亦猶秦也顧幸而不促亡如秦者何以故哉秦不師古而帝遵六經黜百氏煥然新一代之文秦以忠言爲謗而帝通言路即長孺之戇亦虛以聽納秦將恬于外相斯于內委

任非宜而帝崇儒雅以仲舒之賢而擢居賢良以申公之賢而迎以蒲輪以汲黯之直而使出入禁闥引用多于得人太子國本也秦使扶蘇監軍而胡亥襲位乃戾太子雖不得其死而帝遺詔託孤儼然有高祖安劉之風（秦帝晚有可觀）至于輪臺之詔既至悔悟即滿腔皆秦皇而猶有一擲之悉移在也余故曰秦皇漢武威略同而帝之雄未若秦之暴雖一律視云

瞿氏有云文帝之才雖恐不足武帝之才雖恐有餘誠以奢侈窮黷之事皆反孝文之所爲也亦思孝文之時勢趨于弱矣苟非雄才大略濟之以威靈患未遽弭也特勞師匱財爲太甚耳自輪臺一詔之後與民休息吾

趙嗣獨有一物之秦移馬彼以始皇所語者誠過也
孫金英識

董仲舒

評曰、秦而下士矜詐力道幾裂矣仲舒出而首揭道原示以正誼明道之旨反詐力爲仁義破功利爲道德偉哉一代大儒也當時如魯申公齊轅固生燕韓太傅以詩名濟南伏生以書名魯高堂生以禮名菑川田生以易名魯胡毋生以春秋名爭拾孔氏之餘以相發明而仲舒之學獨得本源帝之罷百家表六經孔氏之道湮而復振者皆仲舒力也彼其與公孫子並稱治春秋者乃弘以白衣列三公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而仲舒不能一日立朝廷之上黜之江都又黜之膠西且兩相夫驕王豈其述春秋災異之記所謂縱陽閉陰者有以取之邪夫進藥瞻席則苦口鼓瑟竽門則逆耳帝故多慾而仲舒曰勉強曰正心帝好大喜功而仲舒曰任德曰致化曰謹微積善三策所云如枘鑿然帝其不逆耳于瑟而苦口于藥乎公孫子以從諛得幸而仲舒廉直卒老牖下嗚呼諛言易合而直道難容如是哉

何拜銘曰、董江都一生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耳。故始不干仕進必待詔舉即後武帝英猜暴厲至使寺相位不受職而循特以誠意感之非正誼明道者烏能如是也度越漢儒豈虛語歟

長孺

評曰、大將軍青爲天子尊貴之臣子大夫而下莫不操篲候門俛首承睫者而長孺獨長揖不拜貌乎內史儼然循行其巖巖壁立亦誠傲王侯薄軒冕哉獨爲大將軍重乎然是時大將軍不見禮于長孺而顧愈賢長孺其器度亦越人表令聽如長孺不容一物如長孺其不兩相睚眦爲魏灌也乎然天子嘗踞見青不冠不見黯黯誠然社稷臣哉

呂東萊云、代節義之士。何代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耳。如長孺之不拜大將軍。凜凜英風使人增重恩以爲不冠不見處正孝武所以養長孺之節也世以節義歸東京余與呂氏皆美西漢焉　雅謙

綏謀

評曰朝廷之上有不動聲色而坐銷釁孽者必蹇諤之臣其素望固有以懾服奸宄如漢之長孺是也夫山有猛獸行者變色而卻走家有吠尨盜者掉臂而過廬淮南王之不憚其欲喋兵而犯闕非一朝夕矣乃不忌發蒙振落之弘而惴惴焉寒心于一戇直之黯豈非其伏節死義難惑以非者有以壯國之勢破奸雄之膽而潛銷其異志者乎

廉頗在趙秦兵不敢北向而宋有韓范西賊爲之喪膽彼
其寢謀淮南亦趙之廉頗宋之韓范也乎威名著朝端而
聲望重天下偉哉社稷臣矣然黯之直節能寢淮南之謀（日子小人勢身相參長猶亦然）
而不能寢君側之惡當是時也學者相舞智者卿諛諸者（禁其妙用於一傳末附若足怪耳）
侯言利者擁祠灶而求仙者尊貴而尚主舉朝皆希倖干
進之徒黯與比肩于朝而卒莫之去噫一傳之不足以勝
咻也固然哉
（汲長孺讒勝俱未必足勝于人而要非讒勝之所能盡也汲公眞社稷臣矣　道立識）
總評曰黯初恥令榮陽歸田里已試之東海試之都尉蓋

長于治者乃其卒願居禁闥不欲之淮陽豈顧衆內而輕
外也天子好大而侈一時廷臣非曲學而阿則舞智而詐
不曰擊匈奴通西域則曰請禱祠求神仙乃爭以其術求
中天子之好願禁闥不願淮陽庶幾欲以一傳勝衆咻也
（黯之執直自發引廷天子知之有邪不敢進中公孫子何之又矣）
而詘知卒爲公孫子所中乎然黯任氣節數以戇直犯人
主之怒當其時天子使視東越使視河內不往而矯發粟
賑饑敢于干矯制之辜天子招文學士而曰多欲握同列
者居上而曰如積薪責馬迎渾邪而曰不當罷中國以事
夷狄渾邪之至坐當死者五百人而曰不當以微文殺無
知者甚也愛一公孫子斥之愛一刀筆吏斥之愛一詞賦
士則又斥之天子已忤旨矣而又傲天子寵貴之臣武安（見猶以直自負不足以見長耳）
侯蚡丞相也謁之揖而不拜大將軍青天子所尊禮者也
謁之亦揖而不拜面觸之而復倨傲無禮嚆其能堪黯乎
其中之內史又中之淮陽不誅之幸而擯之外亦幸也已
嗚呼黯故社稷臣也假令學道含容與順何至長臥閤中
也哉余故重黯之直而又惜黯之過于直
（姚尹思曰武帝得人最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黯不或霍光事當以屬黯大節黯與光俱而不學無術黯爲勝之使黯當此必無立昌邑之誤也）

公孫弘

布被

詩曰儉共德也願儉以誠則百結之鶉七升之布亦稱賢
于天下不然卽戔戔之帛斜斜之服亦祇爲釣名之具而
已是故露肘非僞而敝縕非恥爲誠于儉也弘何人斯曲（足令人齒冷讀令噴飯）
學而詐者也三公之貴萬鍾之入而猶然布被希蹤晏子
而襲名祭遵不已矯乎溫公以布被見稱于人銘之者曰
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可能也弘嘗奏事有不可不廷
諍輒推人先發之往往倍公卿約以阿上旨其布被非詐

而何溫公上五規首及帝修身儉德以寵主上風天下弘于是時天子方開邊啟釁竭中國之儲以奉戰士而天下風俗日趨于靡弘不能以儉匡主上而返天下以朴徒矯焉以布被釣虛名是可與溫公同日語乎余故曰溫公之被儉而篤公孫之被儉而詐其朴素同其心術異（千古定評）

何孟春曰、公孫子欲以塗天下之耳目。只不能揜汲公之口。恕忠長孺。于是愈長孺矣。李贄曰、弘爲布被而汲黯以爲詐。上問弘。弘謝曰。誠係詐以釣名耳。嗟乎。飾詐之人。對人主能不掣肘耶。而貞忠。

開閣

評曰、弘爲相。見天子招選天下文學之士。亦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彼其希上指踵前修爲吐握相乎。抑集思廣益相乎。一時鷲班政府鷺序侯門者何賢而何謀乎。吾謂弘非其人也。外和易而內谿谷。陽汲引而進之。陰排擠而出之。外以轅固之賢而側目。以仲舒之賢而外徙。以長孺之賢而左遷。其他可知矣。然其繼踵爲相者。以李蔡石慶之館而丘虛。以公孫賀屈氂之館爲奴婢室。則東閣亦足爲漢代之餼羊哉

屈我上曰、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與謀議也。然繼之賢人必非當時營宰及孤將相者矣。即開閣幾日。年不開推轂一賢者。甚至朱買臣殺十餘。弘不得其一。又殺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難弘。弘詘服。則知弘之擯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開東閣。何益于謀議。余謂丞相開閣謝客。則朝廷靜矣。

總評曰、公孫子與仲舒並名儒。以對策上第。拜相封侯。其特磨礪遇亦漢代希有者。獨奈何曲學阿世。春秋一經業（曲學阿世是弘定評）儒而心不儒。大廷一對。口儒而心不儒也。每朝議輒倍公卿約以順上旨。三公而躬爲布被飯脫粟。東閣延賓而陰懷意忌。擯諸名士使不容于朝。其何云儒乎。議者以諫罷西南夷。又擯式族解二事。爲得大臣體。噫。弘飾詐而有此二事賢矣。儒名而僞。以二事稱獨不爲陋哉

陳湘穀曰、諸罷二夷。亦祖于買臣之策。而遣遷就其說。欲事弘。郝方二郡。方倘云便也。乃命將出塞。其罷歛尤甚。而偏重一言。請罷此何說也。解以任俠殺人。希天子猶族之。宜也。齊王澤恣自殺。主父偃何罪而下吏。而併殺之。式不軌之臣。非懷而不用。似也。乃王恢棄疊之。竟進是亦式。卿而不以損式者。損此。背則又何說乎。即此二事而終見少之

東方朔

評曰、曼倩何如人。以爲游方之外乎。則又薄游狀與仕。以爲鞱士之藉乎。則又顛顛以傲世。嘗其騁曼倩以詼諧獲上。上亦以俳優畜曼倩。臣主之間。略分而相狎。何其善也。（魏伯陳然。法言異語見異。）及上發董偃則辟戟而進。有法言。上侯神仙則徐諫還宮

又有與言滑稽之內藏箴規之意誠長孺之所未能者吾謂上非俳優畜之蓋韋弦視之也彼其以捷給之口嘲爾公卿射覆之智算及微隱又何足道哉

行行可日晏傳避世金馬門太史滿其滑稽與優孟等殊不知應南山對上非先與請斬董偃而三數其罪即古大臣何以過之此史稱時直諫有所補益也然則衣泉數欺何足比云

主父偃

評曰偃初上書闕下一朝而青雲既出相齊一夕而赤族遭遇奇種禍亦奇蓋皆自取乎夫弘固多意忌者也偃驟進而言事輒著功令又復拾賈生之餘令諸侯分王子弟

攄其徽之緒令徙諸豪傑于茂陵皆見采納矣乃復藉業朔方正弘所嘗言不便者矛盾弘旨欲其甘心于偃乎偃自以日暮倒行賄貨無厭又橫發齊王陰事迫令自殺爲食未幾遂而烹誅國疎而謀身亦疎偃奚取云

偃初學長短縱橫之術所上書雖著功令即諫勸遠一說高論逍險千古借其以私怨持齊王令王自殺而卒不能自全其首領也噫　道岸識

衛青

評曰大將軍數將萬騎出朔方斬首五萬餘級威震沙漠而庭空幕南皆仲卿力也即霍驃騎而下雖與論功者乃余獨以爲功易能而其賢不易及也大將軍起人奴一旦通籍官披寵任無貳而兵又屢捷功最高宜無相下者而大將軍顧卑卑折節不以勲望傲人即汲大夫抗揖不拜而徵禮愈恭不以蘇建正法而具歸天子慰魏其武安之敗而卒不通賓客以專招賢納不肖之柄其初蓋封輒退然不敢以穉褓之兒濫竿寵澤即霍驃騎所故從戰者也雖日貴幸而卒退讓以自媚于上意處高能下履滿知戒是豈驃騎射雉所能及哉

曾射侯青少時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與兄弟數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耳得毋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爲大將軍貴震下復滿知戒其始終從學問來學問從人奴苦中來此豈可易爲視梁子言

霍去病

評曰霍驃騎膂力敢任亦指顧風雷者初從大將軍出隴西出北平斬捕之功蓋駢駢于大將軍之右矣是時大將軍不益封諸麾下亦無侯者而驃騎多材賜吏卒皆以次爲官乃太史公謂爲天幸不至乏絶何也誠以車餘粱肉而士有饑色尚穿域蹋鞠不恤軍士而嘗多勝也然大將軍日以退驃騎日益貴豈非盡徼幸于天者哉弟其初天

子令學兵法◦而以方略何如爲對◦亦志銳而氣果◦有大過人者云◦

何拜爵日、孝武之時◦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衞青起于賤隸◦去病奮于騎童◦轉戰萬里◦無糴不充◦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諸◦二人者之能◦豈素習耶◦當孝武令去病學兵法◦乃日◦顧方略何如耳◦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驍兵矣◦蓋兵未嘗不由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傳者粗也◦無可得而傳者其妙也◦如趙括之能讀父書◦而輒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合變◦然則兵之妙◦豈孫武所能預言之耶◦余故日◦去病能騎兵者也◦

張湯

評曰、湯爲獄吏◦與趙禹更爲帝約束作見知法◦一時治獄

者◦爭膺虎以搏噬人◦人謂秦法暴至漢而寬◦漢法寬自湯而暴◦噫◦湯何益暴秦之熾也◦夫矢人只傷人◦爲衞獄吏以殺人爲自安之道◦湯初以窮治陳后蠱獄得幸◦遷御史◦而列之九卿◦于是益深文巧詆◦（獄此天下之至深文巧詆可乎）專以人主意指爲獄◦所入即上所欲抵者◦所出即上所欲釋者◦當是時◦知上嚮文學◦即承指傅古義◦決獄用倪寬爲奏讞掾◦薦傅士弟子◦補廷尉史亭疑法◦知上意經用◦即又承指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商賈◦出告緡◦嗚呼◦大司農算計朘膏血◦則湯儲丞使持節擊斷人◦則湯天下尊用酷吏◦郅都寧成杜周王溫舒之徒◦相附會鍛鍊◦歲詔獄至千餘萬人◦則亦湯外挾賊吏以爲威重◦而內實懷詐以御主心◦嚌非爲自安計哉◦人謂法家鮮令終◦湯以郅殺顏異◦又殺李文◦而卒罹三長史禍◦卽摩足謁居而不免◦皆天也乎◦或云湯世有顯者◦余謂此非祚湯◦亦湯之後克蓋其愆者召之云◦

呂川縣日、太史公著酷吏傳◦而湯獨與趙禹並稱◦然禹廉倨人也◦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雖揚善蔽過◦莫非與帝指相上下◦故日詐忠◦誠然也◦至其深文周內◦宜乎三長史之殺之也◦

卜式

評曰、式無文學方技◦以閭閻牧羊子◦一旦而進◦秩爲天子

尊顯之臣◦已未幾而貶秩爲太傅◦投之閑散之地◦何遽隆而遽落乎◦（向上者皆非人臣之作）夫式善覘帝意指者也◦帝方勤遠略◦急用度◦而曰願輸家之半◦急從軍而曰願父子奮身以往◦適以此兩端中上意◦于是天子尊顯以風百姓◦而賜爵左庶長◦又賜爵關內侯◦天子以式爲弋娛于漢廷之上◦而式以其家與身嘗試而爲買國干進者之餌◦是所謂巧宦而捷者也◦（巧佞而見忠不可得矣）式卒之已尊顯而天下無爲式者◦帝尋覺寤厭且薄之矣◦而式不之知◦又以算商不便請烹弘羊◦噫◦爲郎爲令不言◦爲諸侯王相不言◦必賜爵賜田◦淡心于爵位之已極而始一

言以徼直名所謂巧于宦而拙于名者也公孫子謂不乾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夫亦洞見其肺肝也已雖然式居家盡以資予弟復分給之孝友亦足錄乎即以言事見疎而其直節希有議者以質直並汲大夫亦有取云

鍾伯敬曰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投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索故其識難于持久故古今著出奇賈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前而難于責而能久者今日安得有如此人乎 道立識

桑弘羊

評曰弘羊以賈竪子童年而廁公卿之列蒙天子汪眷至賜爵左庶長寵幸一時噫彼其爲國家籌策非能均節如

周官亦非能委輸如卜式也特假天子威靈與咸陽孔董輩侍中計算設法奪民焉爾當是時更錢造帛幣矣責鹽冶鐵矣算及舟車矣鬻獄賣爵矣諸一切算斂已錙銖無遺而又置平準于京師令遠方各以物如商賈相灌輸而貿遷其間即府庫物積經用贍給而文景以來所節儉者

鋼上鹽下日鐵也摧制不固之

虛耗殆盡矣斂民怨以干天和而又作俑以流禍于後宜卜式之請烹也與言利之臣如楊炎劉晏之流辭今終者弘羊之免于烹幸矣而卒罹夫上官之辟亦天也乎

何非錄曰昔太史公不與桑孔作傳而先生必評之者誠以君者臣之的也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

所諸之任則奸無所容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輔之黜則操其奇贏乘上之急以取倍稱如是而謂民怨不欽國滅不虛者無之也然則評此者亦以云戒乎

倪寬

評曰寬起經術列儒林與董仲舒公孫弘並名者乃其吏治有餘而儒行不足也彼其爲左內史時即縣官告急吏競誅求而敢以公賦私假于民及課殿當免而競以車負輸府庫其治行高等非屬鬼中之鸞凰乎其吏以最也亦

三代而下文李爲多解此

宜獨奈何儒臣而爲廷尉掾以古法議決疑獄其背馳似張湯且亦言微兆令天子自草封禪儀其逢迎似相如一

吏治之卓豈足掩儒行之闕哉是故治民者寬爲最造君者亦寬爲最焉

何舉遠曰治道莫善于文學莫不善于酷吏先生之評先較法次致刑而後及于文學得毋失次乎不知漢武之時以武健嚴酷鉏誅刑之曰而文學之蘇亦好名而飾爲耳總可以知治風矣

鄭當時

評曰莊與黯並列九卿而事多相反黯直讓者也而莊則和緩朝廷之議黯每面折廷諍直攻其短而莊輒趣和承意不甚引當否黯傲視丞相及大將軍而莊日驛馬存故人謝賓客往往推轂士爲惟恐不及故其時謂莊千里不

揖擢宜加黜一等歟然皆以鄉卒卒之日賓客益落噫黜其傲客客去莊好客客亦去其或市道交乎無以翟公之署門者嘗客云市儈之流亦有知感者當其所交誠未有其道也

當時之交皆天下名士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何卒之日賓客重落也豈所交者盡市儈之流歟抑賢豪長者未嘗一至其門也 權讓

石慶

評曰牧丘侯慶爲萬石君之子文深細謹然無大略爲百姓言者自齊相尋遷御史大夫已入相封侯當是時天子以法繩下大臣一不當輒罹重辟郎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徒皆相繼伏辜而慶相之久卽乞骸歸印避賢者路而卒不獲復起而視事稍令終焉夫蚌以珠剖羽以翠斃而山木之不材者顧全其天慶木雁人也相九年時九卿更進用事爭以刑賦文學希寵幸而慶持醇謹備亡者多醇謹從古良然不以諂佞者亦不以諛取容卽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及徙流民于邊天子且以丞相老謹不能與議乎告歸其人可知矣議者謂天子懲武安侯事盡收威柄于掌握大臣拱手無爲噫慶之得全其歸此也乎

何拜爵曰牧丘節人也爲相已非其分而又以全終豈木耶足以自免與且也醇謹無爲得見容于武帝也嘗特左右親幸之臣亦多以罪誅惟相如稱疾避事瀕聚不根特論以此獲免然則武帝之廷非節人豈不免矣 寔

公孫賀

評曰賀拜相曰我從是殆矣其云殆者謂天子峻督責邪謂大臣皆坐事坎邪然賀所爲相亦殆不相亦殆夫知止不殆知謹不殆馮虛風與遂引以去知止者也臨深履薄處盈而慮知謹者也故羅巢之上無翔翼奔車之上無仲尼賀與石慶爲相慶以醇謹令厥終非賀所目擊乎當拜相時賀涕泣不受印綬是亦早見而知止者獨奈何依依不去卽不去強起視事宜過自檢飭如慶之謹庶其可以自全也乃不能戒其子卒以椒房之寵驕縱不法盜用軍錢有子不肖者鮮觀此尤信數萬而不知戒與公主通而不知禁爲木偶咒詛上有惡言而不知發凡此皆覆亡之道也賀雖天子督責或坐事亦而不處以子之故至剟厥宗春秋惡專殺大夫及大夫之見殺者賀見殺亦難辭春秋之責云

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平津以順旨獲免牧丘以醇謹令終相而涕泣亦知鑒者矣何卒自罹于族也或曰子之罪也獨不曰不能其子以致殆乎朝又誣安世以賊子罪也 孫金洪識

李廣

評曰廣騎射絕倫（勁罷）勇方所號飛將軍者（生逢高帝亦不覧乎）今生逢高帝詎不並韓彭封萬戶侯哉獨奈何年邁數奇遇孝文知而不用遇孝景復功而不賞至于武益不偶矣馬邑之伏旣以疎虜而罔功其從大將軍出定襄從傳望侯出北平皆不聞奏捷又卒以迷道自刎嗟乎諸部校而下皆以功侯矣而彼以抱不世之技功罔尺寸負超代之才位不顯欒詎非數哉（又以降被城門何哭之李氏知是）及死之日一軍皆哭百姓盡哀其忠信入人之深者有足尚乎

馮唐易老李廣難侯此劉蘭所以悲時命也既知廣難有命不十年尚書何爲乎　道岸識

李陵

評曰陵爲廣孫蓋將種也技能相等而義氣則殊彼其力扼虎射命中如廣自當一隊不欲專鄉貳師軍如廣緣罷敝之兵當新羈之馬雖矢盡兵窮而能奮竹一呼以起創病其勇略亦如廣者獨廣以迷道引決（得當報漢陵未必無是心惜其微命未）章斷頭勿屈陵殊烈烈有生氣焉乃陵不能以廣之死死于是時及身沒沙（惜之亦曾見危授命）廷不思得當以報天子庶幾乎曹柯之盟而反受爵尚主又爲說降子卿非遺祖之羞隤家之聲乎然讀其遺子卿書則以漢戮母妻絕其歸路而又孤其恐死報漢之念有（漢于功臣亦不薄）潸然泣下可爲酸鼻者毋厚訴陵云

何拜錄曰余讀太史公報任少卿書盛稱陵之賢以爲有自守奇士且曲爲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非流俗人所知者此不過稍巳教陵之失乎豈真以陵爲賢耶讀先生評陵罪真上通于天矣

蘇武

評曰夫忠臣効死烈士徇義一時引決代不乏人然未有支節顛躓屢濱于死而不貳如子卿者子卿蹤空荒無人之境煢煢與牧羝爲伍卽毀節偷生其孰知之而頑鐵石其心之死靡貳當衛律傷以利害勿動李陵激以母子兄弟至情勿搖其之嚙雪卧中牧羝海上而勿改其操丁年而往皓首而歸母終于堂妻去于帷間關于十九年之久而勿易其志不亦烈丈夫哉乃漢報之薄（忠節之士宜封賞升爵以爲勸）僅典屬國卒以與謀擁立之功而侯似弄所以風後乎厥後有待大漢節（上者何可不知）不忍對癡裘獨拜者十五年于冷山而以厭尤上報天子者皆聞子卿之風而興焉者也

吳次山曰李陵與武飲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霑衿倚及隊爲子卿有聲

田千秋

評曰千秋無他功能文學又非有介紹爲之先胡遽以一言而相而侯也豈其敦厚有智者固足以相與夫大臣進言當蔽惑之錮固難投而遽悔悟之前則易入帝初以巫蠱殺太子父子間能無動情乎彼其悔亦稍稍萌矣帝故惑于邪術可以鬼神動焉者千秋覘帝意指託以夢爲太子訟冤而帝亦信白頭翁爲高廟神靈其翻然寤也蓋亦夢之覺矣江充乘帝之病而以祟言則惑而寵充千秋乘其機作舒之○武帝有不可動乎蠱哉者帝之寤而以夢言則又喜而寵千秋皆會逢其適也爾令言于巫蠱初起之時言于追捕太子之日帝其必聽否乎

余故曰千秋之相智取之也

吳平之曰史以富民侯無他學術才能又無關閫功勞特以一言發悟帝意以仲舒正心之言弗悟汲黯多慾之言弗悟而獨于千秋一言悔殺太子遽罷方士罷田輪臺至此一言關係非小又何必問其他功勞乎先生以智稱之不亦過甚

昭帝

評曰孝昭仁主也冲齡踐祚而能矯其前弊遂使厲民之疾苦詔除今年田租其撫䘏察惠民黎者亦幾于文景矣而又有英武焉方光桀並相燕蓋同朝吾謂其讒言交構有足以動冲主者乃燕王旦書帝頭發知上官桀之詐又察知大將軍之忠與成王不以流言疑周公者相似仁柔足以子黎元英慧足以辨忠佞渾哉一代令主而天促其祚孝武潰漢之禍者而壽孝昭壽漢之脈者而殀惜乎

昭帝永祚霍氏必無誅族之禍

鍾小天曰帝年十四識上官桀之詐明大將軍之忠非聰明天授者孰能辨之武帝之世嚴刑峻欲求于下者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爲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雖秦治無要于此然綏靖作矣其賢者即前人之舊章何遽更也其下者即此大將軍自行其意天子何利焉使帝猶中其計先之所誅不數月報罷矣乃行之十餘年而帝不易意在上無改父之臣在下無居美之忌非仁心爲質以德究民又曷臻此

嚴延年

劾奏霍光

評曰延年劾大將軍廢昌邑宜無人臣禮大不道噫大將軍以公心排大難安社稷功不在阿衡下而劾之亦已過乎君子曰不然太將軍以太后命廢昏立明阿衡之心也權也延年以臣主之義違衆抗論首陽之風節也經也夫牧野舉義八百同心而夷齊獨叩馬一言凛凛有生氣令炎劉奠安大將軍之力固多而大義凛震朝綱肅然者亦延年之奏有以賴也人謂夷齊之後一人誠哉言乎然延年故刻急吏非矜氣節者當是時昌邑去京師近王之狂縱光與延年所故習知者胡遽而立也在位輒覆光與延

霍光功多高所以顯[illegible]也與

年亦不聞以一言匡救其失胡遽而廢也余故曰光之失不在昌邑之廢而在昌邑之立延年之奏不當于廢昌邑之後而當于立昌邑之初

姚旦侯曰王鳳洲云延年此奏凜凜如秋霜烈日呂東萊云夷齊之後一人而先生則責其不奏于立昌邑之初乃奏于廢昌邑之後余則謂鳳洲東萊之議此人臣之正節也先生之評此人臣之要義也延年應亦首肯矣

總評曰次卿爲侍御史劾大將軍光擅廢立不道劾大司農延年持兵干屬車其風節凜凜寒星斗者願其人何如人也令平陵也坐殺不辜去官守涿郡也窮究兩高氏殺

各數十人遷河南也論囚血數里稱屠伯是刺害人也而

如董宣以抑人過不覺殺身之禍然而又甚行屠僇

又多意忌發黃霸鳳凰之隱刺耿壽昌常平之非凡才于

伊升所以至得其死也

巳而伍其右者堅之如蛇蟠然是又傾險人也其言是而其人則非初以夷齊之諫振聲于朝卒以張趙之術賈禍于身是故觀次卿于前不可以人廢言觀次卿于後又不可以言取人

直臣廷諍敢于犯擊當宁者有二或任性而直或矯情作而直聽而直者其詞似戇而其人不失爲忠如王陵汲黯是也矯而直者其詞似正而其人不必皆賢如朱雲嚴延年是也然則人與言不可不察哉　冠叔

良吏

評曰兩漢多循吏而孝宣時爲尤盛潁川渤海而下華史氏之筆者彙然臚見亦何以故也帝起閭里數延吏問民疾苦二千石及邑長令以治行高第者輒璽褒之或遴諸所表爲公卿其核名實信賞罰者固足以淬厲天下之豪傑而振揚其德化也乎然帝以刑名繩下諸大臣相繼誅

趙蓋韓楊不得其死

辱郡縣吏往往丞望風指崇峻刻以要寵舉一時潁川渤

多出嚴酷之習下尚寬和之吏亦鮮矣然

海之徒獨以寬和名其多良吏蓋亦烏之鳳凰乎當是時鳳凰集膠東集北海集杜陵集新蔡廣周以來所聞見者

而屢見于漢則其窺上指而附成之如宋天書未可知也帝崇吏治首以興等治劾風天下者特一爵增戶口之王成其多良吏又安知非盧名如鳳凰者乎嗚呼崇欺世遂

綵賞錯起

與頌風微而蒸偽稱盛能不爲漢幸乎

李贄長曰吏以龔黃爲良是以鳳爲鳳也以王成爲良是以蔚爲鳳也史稱多良未然

名臣

評曰帝起麒麟閣象諸功臣侯陸侯而下十一人其中勳望爵里裒然而雁次者何其盛也顧大臣立功上之爲伊周廢昏立明次之爲晏曰保孤輔遺又次之爲方召不辱

使命功相埒也傳陸公以伊周之心擁昭立宣功庸與儷矣乃丙少卿保帝一息于犴狴之中而又奏記決策以定傾疑是固帝學曰也蘇子卿持漢一節于沙漠之陰而能堅志秉義以爲屏翰是又帝方召也之皆等傳陸而伯仲之者獨奈何而次吉于韓增張安世魏相趙元國之下又獨奈何而殿武于劉德杜延年梁丘賀蕭望之之末也後先失倫已非綜核名實之意而又不保其終以至光也族（霍光等死不）吉也制武亦儼儼以典屬國老奚爲貴麟閣之崇也哉

武日與麟之羣正遠人觀聽所繫以素發果之人居羣臣之下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也豈與類之人而欽以虛名歸之亦謬甚矣

總評曰帝稱中興令主一時吏稱職民安業與殷宗周宣媲隆何以能爾也帝起閭閻悉民隱蠲租賑窮其字民也深刑名繩下而尤愼詳讞以天子之尊而齋居決事其用刑也審遴二千石所表爲公卿黃霸龔遂尹翁歸之徒爭濯磨以宣德意其崇吏治也核石渠集諸儒講經施讐周堪孔霸尹更始之屬相論難以取裁于上其興文學也盛鄭吉屯渠犁趙充國屯湟中衹以威信懾方而不以窮黷啟釁其禦遠人也周諸一切皆反孝武之政而爲之改觀易慮矣獨怪其鑒武之覆而復蹈武之轍不曰鳳凰則曰神爵不曰郊泰時則曰祠后土至以方士言求金馬碧雞之神亦已惑矣甚也僞增戶者侯擅減額者釋以鴉雀獻（漢之衰[illegible]宣帝好[illegible]）者售詐而不言瑞者貶秩是綜核者乎又有甚者用召刑（其[illegible]元亂也甚矣）餘而詩書法律至于寵恭顯貴許史大臣如趙蓋韓楊相繼就戮爲其後開三大衆是垂裕者乎蓋中興之君亦基禍之主也帝嘗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噫帝誠雜霸也與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逸爲于高祖功臣者三可不謂王者之至恩厚哉夫榮德報功信念往昔剝于在躬由此推之霍氏之顯戮非帝本心也然漸道睽驕抑亦能任申韓雜用王霸之道未能盡武帝之轍耳然此非獨帝矣

也趙〔所〕漢之服斬威于魏相韓延壽之業亦虎于蕭望之楊惲以語言薄故身嬰重戮賢如定國不能爲之持平而公卿劾奏生其黨厌所謂何主之所爲也然則宣帝之治不能比隆三代者其病以此乎　道岸識

霍光

廢立

評曰大臣立朝受顧命任也然輔沖主難而其役危疑處廢放爲尤難子孟木强人也孝武謂忠厚可屬大事賜負扆之圖而委之弗陵之少何與高皇帝之屬平勃者乎（而小[illegible]入付可以大事乃知）乃孝昭之殁決策擇天子璽而授之昌邑及昌邑之廢又（[illegible]人[illegible]其任也）決策擇天子璽而授之孝宣荷三朝之重而保六尺之孤

功非渺矣然乎勃猶或能之至昌邑王賀自子孟立之又自子孟廢之冒赤族之險以為宗社之計謀深而將內無忤于太后外無二三于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之議而卯金炎鼎藉以不墜此非祗負扆之周抑亦放桐之尹也其哀然若麟鬬也宜矣而獨不令厥終慨夫

與少恩議

商拜翁曰子孟始無周公之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此無之之福也既有周公之勝而不食周公之報此無望之倡也然余論大臣前後禍福之殊亦觀于居心之公私而已當昌邑之立而復廢也與天下公立之公廢之無所喜怒于其間也及宣帝延年挾劍之勝子孟所彼滅于漢之無君而有君爾遂不知其嫌成不敢為德復之身名尊盛未嘗討及此也非以公而受福乎弟其夫妻莫大于不發樂霍顯而置淳于衍勿論也使丙人上書治

侍疾之罪發舉顯罪即周公誅管蔡不過是也乃不忍割妻子之私而利其女卒之舉族嬰滅女及雲林此所謂能斷社稷而不能斷家庭知目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非以私而召禍乎故曰論大臣禍福之殊亦觀其居心之公私而已

總評曰博陸侯去病弟也武帝朝出入禁闥者二十餘年其受遺輔少主擁昭立宣即周公保傅孺子之功豈過也哉而孝宣傾心倚重舉天下以聽之大將軍且也后其少女官其戚屬保其子孫至于病而臨存卒而賜葬其如乘輿制恩亦厚矣乃體眷未幾而赤族隨至竟不能保一血胤于沒齒之後議者謂帝過寵以釀奇禍懷寵固屬階也然亦知博陸所以自釀者乎夫以微時之故后許氏又以許氏之故侯廣漢帝意也而故遲其封以忤帝指顯妻毒后已具自其狀也又狃于帷薄之私隱而一不之發弒天下之母后而后其成君又侯及禹雲山處盈而不知戒其初稽首歸政即不獲請宜退焉自娛也乃目擊支黨之橫而不知戒嗚呼博陸故持重而有謀者獨不聞周公之避東都乎木高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湍必流之史稱霍氏之禍萌于驂乘余謂其取禍不在驂乘之時而在柄國之日

鄭端簡曰博陸侯擁昭立宣功不在尹旦下而獨其知廢昌之謀而不知發自支黨之橫而不知裁抑履盛滿之極而不知戒班史云不學無術信然

魏相

自去副封

評曰博陸侯之歿也相遂因許昌成君極言春秋譏世卿欲損奪霍氏之權已又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嘗去副封者通言路之要也亦族博陸之端也夫本始初天子拱手以聽博陸而博陸亦奉公展正當相守河南逐故丞相子又賊殺不辜則下廷尉繫法也非以私也及相以刺史

高第則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則又拜御史大夫
是相之用雖爲用之傅陸侯用之也何纖芥之嫌于相而
（霍氏私心我首陰害人忌心布冷滿千古明鑑）
相卒不忘傅陸之炙骨未爽而遽欲發毒后之隱又以昌
成君故所遲其封而切齒于傅陸者遂因之以去副封而
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于是罷禹也兵悉代以所親信許
史子弟而禹雲山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矣相叅窺帝之有
疑辨于霍而借以修其郄也夫以傅陸侯之忠與安社稷
之勳稱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血胤相何剡哉
（自去副封亦防塞蔽之一策也使張翁所存皆正此蔽幸相事耳奈何當意圖覆公之除而爲此議耶相誠險矣哉　任應祿識）

總評曰漢相稱丙魏同心而其奉職見功相若過吉數等
嘗是時其白去副封其條漢便宜其推張安世爲相其奏
逆賊災變皆足以徵材略占相道也孝宣中興之治大都
于相力爲多然相君者雖左右以匡不逮如水之斜而直
也如絃之調而和也孝宣何如主也綜覈而許詩書法律而
（以火濟火霍氏明多）
恐爲者也相不以忠厚長者佐之而濟之者爲霍傅陸元
勲也一寵祿之盛輙發其過而重以赤族之條趙廣漢材
吏也一以挾脇丞相之故輙坐之極典即京兆之民號泣
而請代勿恤也抑何忍也以剋而相帝之剋是順而勿矯
就而弗調者其不稱上意也乎然而陰殷漢之元氣以貽
害者相不能無一二焉
（何拜爲臣人之相君也不貴于其有餘者稱之貴于其所不能救其厥而救之也如高祖自任以馬上治天下何微陸賈詩書之說帝之勇氣未衰也以唐德宗之猜忌宜趙于臣而不臣者陸贄之仁義實扶持之他今以宣帝之剋名而相不以寬仁濟其不能而乃推于所偏其有愧于二陸也多矣）

丙吉

不敍舊恩

評曰丙吉深厚不伐善隱投桃而責報于李人情大抵

然也而況于阿保天子定策立天子者乎以絳侯之厚而
稍請間以申私欸吉于帝功並下傅陸侯我當其坐戾太
子事繫微吉拒使而保護之帝不爲犴狴中鬼乎及昌邑
見廢議所立微吉奏記而冊立之帝不終于掖庭外家乎
保帝于獄而又決策起帝于位功並下傅陸侯哉乃傅陸
蒙不次之賞而吉寥寥稍胙令淺夫處此將沾沾數其嚐
昔以希寵澤如絳侯者乃吉不請間于邸亦不垂涎于霍
氏之盛默默不道前恩者十二年使宮婢不言帝終不知
（想丙霍絳詞矜功者滿當知戒）
吉亦終爲介之推乎其深厚不伐高人數等帝加綈而侯

之宜。

絳侯之厚。與少卿之厚。一也。然絳侯猶有崩閒之私。而少卿獨不敬背恩。然則吉又加勃一等矣。 冠儀

總評曰少卿起獄吏。非有經術之學。又非有茂才異行。特以阿保積勳入給事中。同寅協恭千古盛事已與高平相並相。相不總領而少卿恩職持大體相推轂。安世爲相而少卿舉定國延年以自代。大都皆同心輔政爲漢之良也。或謂相擁切族霍氏。又以私臧戮京兆尹不少貸。而少卿寬大恥公府有案吏之名而不問。一峻刻如穎銳。一敦厚如崇嶽。其性資行能蓋判然。而胡云同也。噫必規隨如蕭曹而後謂之同乎。

元之文武全才。藉慎以鎮雅俗。冀公盛德。尊不及狄梁。寬猛相濟。兩漢互網。國是和平。妙用。氏哉蓋寬相須以成者也。帝刑名繩下。而相以嚴刻稱職。漢亦稍無餘潤矣。少卿才識固不逮相。而其深厚不伐。寬綏而不迫者。殊足以規帝之過而補相之不及。是亦唐懷慎師德之流也。其云同心。蓋不在彼而在此也與。

史稱少卿深厚。其爲相不問横道死傷而問牛喘。豈重綱紀而輕關爭乎。乃當時逆賊反獄如相所上。宰置不問。大臣誅戮。如趙蓋韓楊者亦貢不問。是誠厚而過者乎。 金路儀

于定國

評曰漢廷尉稱于者兩人。前有釋之。後有定國。釋之不以天子私喜怒重犯蹕者之辜。而輕不下司馬門者之法。其繩寬民宜也。乃定國執憲詳平。民自以不寬。庶幾乎繼躡釋之者。噫趙蓋韓楊之死。皆定國爲廷尉之日。寬乎不寬乎。今評者往往痛恨帝之輕以意殺大臣。定國持三尺司法紀。是時亦嘗爭之乎。未嘗爭之乎。帝初以黃霸之寬者爲廷尉。路溫舒之請緩刑也。朝上書而夕卽眞廷尉平。蓋以法繩下。而亦未嘗不以恕用法。

史亦職杵無冤民。不乃嘗自求見有寬。〇是〇奏〇定〇國〇獄〇無〇以〇自〇辯〇

籍令定國有執而不撓如釋之之乎。四臣者何至于冤乎。當是時以定國屬意郡國諸獄。觀而遷日天下不冤。難矣。嗚呼定國以弟子禮迎

師學春秋。蓋明經士也。爲廷尉民不寬。爲丞相職亦稱。孝元朝見恭顯用事。一日而乞骸骨。罷第有兩疏高致。何可少云。

師仰投揚揆緩不失所。

屈兼上曰宣帝時疑獄。刑徒萬數。其寬于錄錄者不少矣。乃不可平反一獄。爭論一言。如于公者。其有愧于門閭之高矣。

趙廣漢

評曰廣漢守潁川尹京兆。皆以材聞者。而其敗也亦以材。〇書〇曰〇元〇輪〇夫才而徹以爲智。不如無智。訐以爲直。不如無直。彼其以鉤鉅告訐之門。又以鉤鉅伺閭里之奸。其發擿陰伏洵

量大才大。機深天道所忌不爽。

鼻端出火耳後生風已傷厚矣乃天子執法之臣而以私怨殺男子又以丞相之夫人殺侍婢者脇丞相莫邪之鋭不虞其缺折而反持以殺人寧自完乎是智而徼直而訐皆殺身之道也吾故謂廣漢之死非死丞相蓋死才云

何弄鋒曰史非相之罪而善用其相之罪故君子寧恕以容人之過毋徼以伺人之隱恐傷厚也廣漢見事風生是皆刀而割人者卒自完乎議者往往以相爲刻余不然之

蓋寬饒

評曰次公起明經孝廉爲郎者也不五狂初對策高第爲諫大夫坐劾張安世子左遷衛司馬擅尉而不謁已權司隸校尉

糾舉無所廻避許伯之入第也丞相御史而下皆賀而次公獨不行卽請而往又東嚮坐曰我酒狂無多酌我傲然是儒者有長孺不拜大將軍之風亦行淸能高亢稗士風者獨其性剛直又好刺譏數以言奸犯上意上好刑名而曰以法

言自切直不可以其無保身之智而少之

律爲詩書上任中書而曰以刑餘爲周召甚之無故而論

狂甚矣是使酒

及于禪曰五帝官天下將唐堯帝乎燕噲帝乎酒亦狂醒亦狂乃發帝之隱而觸其所諱與其下之吏宜也噫嘻次公言切直然于帝之膏肓亦中矣帝誠寤焉不法律而詩書不刑餘而周召庶病其瘳乎次公之一言哉

寬饒素有厚德嘗爲衛司馬[illegible]留一年報之夫皇有恤行辦人卽表心[illegible]天下于人君哉特其剛直公流觀刑餘之人爲[illegible]多桃少與感者次公有自取云　波狼謙

韓延壽

評曰長公治郡所至聲稱籍甚爲潁川潁川民有讎怨相訐者爲東郡東郡民有安恭令斷獄大減者爲馮翊馮翊民有昆弟以田相移者其循良何忝古甘棠政乎而卒與望之相訐竟坐棄市夫治致禮讓者而奢僭踰制乎卽有之而治行卓異者不足以贖放散官錢之罪乎望之先發其端又傳致其獄而輕殺一賢則之吏固難辭責哉然長

劉七公上大夫亦好相也崇卑之勢既懸隔有不得

公能閉閤思過以勸郡民不能引咎責躬以謝丞相其自取亦不免于人吻矣

不因此者耳

何喬遠曰長公代廣漢治一切反其所爲而獨勝丞相一籌胡能雖其檢也望之固刻矣然不能杜門謝事以固望之之愁何哉

楊惲

評曰子幼丞相之子太史公之外孫也初爲常侍騎以發

惡騃

霍氏謀封侯已遷中郎將有聲盡以資數千萬予宗族昆

問人豈任俠一流人所以不能

弟蓋廉潔無私人也獨性刻害好發人隱伏又輒以行能

惜可未有不殺身者

高人卒之召怨而殺身夫士君子愼瑜握瑾無翺翔四

方之志願進則振翮而霄漢退則棲羽而田里無適而不
可者古放臣屏子往往闔門愧罪郎武胥疏無聊亦含蓄
總是以叙其○體而已
蘊藉而未之露也何至怨詈歌謳譏時政而詆主上如子
幼者乎子幼上書訟延壽語人曰歷歷者未必全亦非無
見者一朝以聰昧語言見廢獨不可閉門惶懼括囊而守
口也乎是之不懲而顧治產通賓客又嘖嘖嘲時譏事以
報會宗是固非自全之道也夫翠以羽自幾膏以明自爍
古詞臣墨上嚚然以文自豪者豈少也乃子長之才也而
宮孟堅之才也而獄伯喈之才也而誅機雲之才也而殺

史評　卷之四　三十六

盧駱之才也而不得其死皆其所自豪者為之祟也子幼
危行○言孫知幾無禍自全也
之不保首領亦其所自豪者而自幾之也或者曰種豆一
歌與蟄龍諸作相似乃長公見容于神宗而子幼罹辟于
此論更快子幼兄○服○
宣帝也余應之曰種豆之歌刺君才而狂者也蟄龍之詠
譏時才而忠者也其才殊故其禍亦別

何行可曰讀子幼之詩而知其亦也以種豆一歌然尉
言為亂階才為禍始固也獨是廷尉為天下之平而遽
蓋韓楊四臣雖有衣罪穩將宥之況亦非其罪乎民自
以為不冤定國能無愧焉

張安世

評曰子孺湯子也以忠信謹厚為大將軍倚重其定策廢
昌邑立孝宣功與大將軍埒當是時父子封侯食邑萬戶
其罷大將軍相也屬之兵又部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直
萬數其寵祿亦不減霍氏乃霍遂族而張世蒙眷也何故
亦不觀之欹器乎器滿則覆霍氏之禍滿而覆也懲勇者
吹羹懲覆者戒盈而況故謹厚者乎是故小心局慎以自
懷相○歸此於祿固是德○斗然亦未免畏首○畏尾矣其餘
媚于上定大政而不敢專進人才而不敢擅至于一拜相
幾矣
則免冠而辭一尊斷其子則求出補吏一封其兄賀則求
損其守塚戶數其匿名迹而避權勢也嚙焉如鼯而惟恐
露也退焉如不勝而惟恐其及也是懲盈如戒與霍氏殊

史評　卷之四　三十七

異矣昔叔敖之相楚也爵高而志下官大而心小余謂惟
志下故得高惟心小故官大嘗觀子孺代光驂乘而帝從
容肆體無復芒背則其有當于天子深矣此所以令終也
與

何升鄰曰有云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亦具臣耳予今
觀之信然夫大臣進賢退不肖罪所于德罪所于法不
自頼于上而一歸于公是以叔向救祁奚而奚免之叔向
不告免焉而執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
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薨立涕泣平致疾柔皆名益
之哉匿權勢之哉遠也而安世不能焉謂之具臣不亦
宜乎

黃霸

評曰次公之相也史謂其功名損于治郡一次公也名始盛而卒何衰也名常盛于不足而衰于有餘乎帝以刑名繩下察而苛者也初次公以寬和召拜廷尉已又以賢良出守潁川其治大都先敎化後刑罰至于用重聽之吏去泰甚之治惠養孤獨之民其治行爲最也及其爲相則天子方苛察峻刻于上卽逡逡然循墨而蹈猶懼救過不遑

來意以從辯下自非內猶如嵷之十三年爲尤丞推甘王暲

矧能有所建白以自表異乎當是時欲行敎化則人將爲迂欲飭法令則人將爲擾纍所得專境以內者今皆肘掣矣于是雷同而附和帝猶神爵而吾亦以鵜鶘也帝寵外

戚而吾亦以史嵩薦也逐逐然無所以表見已耳是故治郡非優處酷吏之中而見其爲優爲相非劣立嚴君之朝而見其爲劣其曰功名損于治郡吾不然也

何拜錦曰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及入爲相譽損所表見者是孝宣不能盡霸之才也况孝宣之志欲以刑法繩下惡聞敎化之説久矣能無尤霸之非哉方正學論之甚核得是評而益信

龔遂

評曰漢郡二千石治最者輙遷諸所表爲公卿少卿非秪守令才也其臨渤海諸弄兵潢池者卽棄兵弩持鉤鉏其勤耕俗諸末技不由作者卽賣劍而牛賣刀而犢盜息民安洵循良之最者乎然其初昌邑淫縱輙謇謇面刺王過及立爲天子又數流涕諫如前亦剛毅有大節者哉寘

委默者府取秋則餓者是徵黄渤霸中與宋孝宣界中擇于孝宣

之肘腋爲左右侍從之臣令補闕拾遺不亦帝之汲黯乎而顧以休儒委之郡能于渤海息盜賊而不能于廷陛殫奸回惜夫

方今漢池中亦多弄兵者安之則彌縢之則匿匿未幾而復鏖矣豈今之盜甚于昔歟抑無龔少卿者之人歟將拘以文法不得便宜從事歟吾欲上書宁而策焉

吳爾塤識

疏廣

評曰廣與受自以宦成名立一朝乞骸骨去世貴其爲東

宮輔導不宜去卽去宜引賢自代不當飄然不以太子介介噫論亦刻矣機動鷗飛芝焚蕙歎彼不見郊祀之犧乎

觀神爵傳篤敘稱其于太子豈懃懃然爲若勢乃沮之使去者乎

其始衣繡而食芻其旣欲免于挽鬻而啟毛不可得也世往往不色舉而榮祿之戀其不爲上蔡之悔華亭之嗟者幾希矣兩疏傅太子有年豈不知太子之爲人哉望之師傅大臣也爲恭顯所傾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也復陷之獄而又可其奏固庸柔無能爲者廣之言曰不去懼有後悔彼固已逆覩之矣于是辭榮出關鴻冥鳳舉脩然矰弋之外何其高也當是時公卿祖道道路皆曰賢哉二

大夫是可以想見其高矣至于歸而日賣金供具不蘊產業其待子孫如此而顧責其總太子乎

何拜銘曰二疏之去不僅以遠引明高觀其教太子一本正論篤有盡心盡力處及其訓飭子孫敦睦故舊以無用爲用賢哉之稱不可有二

趙充國

評曰善禦敵者無出攻戰守三策顧驅兵而戰不若以不戰爲戰逐利而攻不如以不攻爲攻則守爲勝策也趙營平漢老將也時先零與諸羌數叛漢舉朝皆欲窮追深入以速一戰而營平獨重而不敢發問將曰無踰老臣聞

用兵人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而其提兵往也

師貞丈人所以幸見輿尸之凶者

諸將士請擊其子中郎將卬亦請擊而終不輕試其鋒惟請罷騎兵上屯田十二策以爲持久不可動之計此其策紆迂緩而其謀實深且遠諸所上奏初是之者什二三最後什七八皂諸首不便者皆頓首服矣卒之畢开之屬不戰而降大衆楊玉之徒不兵而授首兵法所謂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者也獨其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爲非善後之道亦千慮一失乎議者以充國盡兵之利宜得之于屯田不盡國之利害失之于置屬國余亦云然

何拜銘曰成帝時邊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楊雄爲頌比之方虎顧其所制邊者未嘗窮武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其條奏便宜但期濟事利國不肯苟從詔意乃知衛霍之謀奉帝命猶女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

蕭望之

不欲外補

評曰望之從少府補馮翊爲左遷怏怏不視事是亦汲黯願出入禁闥不欲之淮陽意也夫三代而上皋陶矢謨而禹稷躬稼初不以內外爲嫌卽周召二公所故爲天子師保者亦出而郡治當時居者無間言而行者亦無愧色其

相協衷而不相携貳者然也乃秦漢以來武安一去咸陽

蓋京之外近在肘腋在外則危居內亦未必安望之所以終見殺也與

七里而應侯之誅已行仲舒一左遷膠西而幾不免于禍近臣而一或疎外則嫌隙易起謗讟朋興嚼其樂于外乎望之與弘石若冀猶然而帝又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一旦補外彼其不起而交吻于帝左右乎其怏怏不視事也非擇事以忠也懼其一去而有以中之也噫望之能辭馮翊以杜小人之鋒似也胡獨不能辭太傅以底殺身之禍乎智亦淺矣

吳履公曰孝宣三補之試卽孝武之試仲舒也乃仲舒三策而老江都望之再試而未嘗爲相則知雜術之學

自與刑名殊尚無怪乎枘鑿之不相入也

請罷中書

許曰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而孝武故用宦者乎之太阿之柄而長其干政之漸非制也望之請罷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抗詞直節殊足以驅狐鼠清朝廷而銷君側之惡矣獨怪其言之非其時也夫君子之于小人制之始進則易而禁之已成則難漢宦官無與中書者中書自孝武始及宣帝朝猶未熾也望之誠于是時引公卿大臣條漢故事以上使歸掃除之役以

收中書之柄亦庶其發蒙振落之易者乃至于孝元則柄用既久植根已固而恭顯輩又挾許史以相表裏一旦而奪之權欲復乎故不側目而思中之乎謀疏而機淺卒以自殘其生惜也

坤嚴履霜之戒聖謹童牛之梏盖言慎之于蚤也若小人勢成而欲制之適以自中耳余于望之有責焉

湯宗謙

總許曰蕭太傅剛正人也風裁似滂膺英概似蕃武海堂折而不撓者獨奈何性褊狹又多意忌出爲郡國怏怏不視事入爲御史又輙丙吉劾延壽沮張敞抑奉世旣不

快意忌褊狹東海之本

能開誠布公以容君子又不能知幾遠引以避小人時恭顯與許史兩反覆覆雨爲鬼蜮者乃其始詔獄不知投劾而去其旣下之吏又不知上變而訟卒忿忿自裁泰山之身而鴻毛視之不爲疏廣受之智而甘于爲田光侯嬴之爽其無禍乎

陸燮若曰元帝之時羣小執政望之處此宜飲深其正固其守其用人當公天下之選可也奈何謀術既疏慮患不早以鄭朋之傾邪而俟之待詔所謂徑明行詐者如是乎卒之罹恭顯之嗣侯後世有愧二疏之詩悲望之誠無術云

張敞

許曰京兆敞初數上書規昌邑之狂縱止太后之遊獵裁霍氏子弟之驕侈亦侃侃嚴忠進言者流也而又多吏能所至表異即京師浩穰而能剸裁以就理枹鼓歛起而能蹤跡以縛盜亦稱能吏矣獨其器度小遂便面拊馬而欲

敞身不者而家輸人敵矣

昌邑之無縱家有畫眉而欲太后之無游自請治郡而欲霍氏之罷侯能乎甚之索盜獄中而輕殺絜舜有不近人情者耳卒之不得大位與望之定國並列九卿蕭太傅謂其非師傅之器良然

曹射侯曰京兆尹自趙廣漢後皆不稱職惟敞能稱之且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而帝亦愛其才逆後

生揚覇甚及公辦秦叛不宜處位而秦獨不下及叛坐致絜舜帝薄其罪乃免爲庶人孝宣憐其才又如此惜乎器小而不能爲師傅也噫

馮奉世

評曰、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殺漢故所立王○及漢使者○而自王○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與丞相議封○奉世、而望之獨曰、矯制發兵○敢後奉使者○要功萬里之外○生事邊庭○不可○噫○是唐宋璟抑郝靈荃意乎○然莎車未嘗叛漢○無故而與兵生事○是敵纍也○罪可論也○即遲利而矯制○貪功希幸○是長漸也○功亦可○無○封也○乃呼屠徵纂兄殺

使叛形見矣○奉世以孤臣遠使○而適屬其變○將坐視之乎○抑前而後擊之乎○其○以○節○發○兵○應○變○之○權○而○非○矯○也○卒之殄玉投首○而諸國恐平○其○振○威○殊○俗○亦○非○敵○纍○而○長○漸○者○等○矣○武帝時命將出塞○往往有得善馬數匹而侯之者○奉世擬衛霍○功大而顧靳其封乎○引利貸害○則害一而利百○以功衞過○則過小而功大○矯靈荃之抑○猶吳以殆○而奉世不聞有厭望之慾○而望之薄其賞○不亦過乎○

奉世傳無○此不遇時之歎

馮奉世。矯制發兵不爲無功矣。而以矯制者抑邊功也。然則汲長孺開倉粟未嘗不矯制也而獨目恕之非民命之重于邊功乎　鏡識

路溫舒

評曰、帝任法律○動以刑名繩下○用張趙輩○作見知故縱法○民凜凜不敢對刻木之吏○入畫地之牢○蓋不減秦苛矣○于是長君上尚德緩刑之書○其亦欲德勝刑乎○是孔子濟猛以寬之說○剌時得肯而爲之藥肉者也○帝用其言○爲寘廷平○而又齋居決事○以天子之尊○而親訊讞之職○刑其宜平矣○乃霍氏非有反謀之族○趙蓋韓楊又非有叛亂不經者○而殺其他鍜鍊周內寃于大辟者○又不知凡幾○是不當尚德而緩刑乎○乃廣陽之遷○卒于不用○帝誠以霸王道雜之

宣帝幾壯曾制自謂稍○治有餘矣○然亂吾家者必太子

刑○知之而無可奈○何何如於毅○元豪之爲君○也

者與○噫○崇嶺易馳○而峻坂難踰○故子產用猛○孔明以嚴○而崔寔政論○議者謂人主宜寘座右○則刑亦未可弛者○余故曰○長君之書○上于孝宣之朝則可○上于元成之時則不可○

吳次山曰溫舒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其尚德之報也與

元帝

評曰、人有言、漢亾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何者○則其優柔不斷者之過也○夫君德貴剛○剛斷之不足而靡焉○則賢否混淆○刑賞倒置○而百度亦因以弛○其究至于索而不振○如徐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儀王之所以滅國齊衛公之所以亾身是也孝元恭儉王也即位之初首業貧民賑困乏罷官館又減穀食馬省肉食獸數月之内善政迭書即文景初政豈是過哉獨奈之何優柔不斷（大阿倒○授蘇郭自○來可言）威宦柄權國家大政聽其把握一時大臣如望之自裁于府第張堪引決于公車京房以去讒而棄市陳咸以不阿而城且誅賞于奪一決恭顯之口其陰賊漢脉多矣故嘗爲之言曰漢祚之亾而未絶者元帝恭儉之功漢業之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

何拜錫曰領景陵云言有聽之善美而其效是以亾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由今觀之雖數月之内善政迭書而威宦攬權大臣誅殺直柔闇之主耳故宜帝數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宜雖孫刻豈無遠見而歎之耶即傳其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分別節度窮極幽眇然上好下甚則逐聞費龍以彼人主一孤伎倆矣故文雅者亦帝王之疵也

日用晦曰余讀漢紀至孝元時痛歎閹正寺人之變而咎君人者之失也當日周堪張猛京房之死論者謂皆無罪而殺之殘乎人臣莫患于無罪而君殺之尤莫患于無罪而非其君殺之自其君殺之之止一君也非其君殺之君之左右皆其君矣殺之意出于君者于臣之正者猶有存爲殺之出于非其君者人臣之爲正者無不盡也元帝腑臣之正者盡乎不盡乎可觀也夫

陳湯

評曰郅支殺使叛漢至不敬也湯與延壽乘便矯制發諸國兵討其君傳首闕下使百蠻雷動而四海風揚盛弗傳

介子馮奉世所與並功者而衡顯忌功不曰矯而擊沿則（惟奸尋射○名將後乂負載長歎）日貪而坐免不以郅支非眞而奪爵則以浮言惑衆而遠獄藉非向永等之訟冤即汗血奇勢亦終鬱抑也已其何以慰殊俗勸將率乎帝以劉向疏竟議其封庶幾其旌功伐也歟

何拜錫曰余觀漢公卿論陳湯之矯制有曰是不當賞且聞役使者徼幸以生事又有日大功不錄小過宜尊寵以勸有功自余論之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收大功而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不平者也然不問其矯制而遂厚爵之使人臣無君亦不可故劉向之論亦未盡善也夫不賞矯制者謝其功可以相蹤而要我耳亦思陰山之北有叢畢不平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之耳其不可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斷宜裂土而封之

湯且者之令日有能矯制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畫漢雖欲再貢一人焉未有能也何處有遺功生事者哉彼石顯之族賢姤能無論已稱匡衡者素稱典學之倫乃剛私忿國如此與令人忿懣十日也

貢禹

評曰夫諫若醫然醫不言脉理非醫之良諫不言治原非諫之善少翁以明經潔行起河南令已彈冠入諫垣承天子延問遽請減肉食之獸罷角抵之戲議矯奢以儉飭靡以約亦孝元一藥石乎然此膚䐁爾于得膏未中也方累疏欲天子進賢遠佞矣乃更生之賢首先論劾石顯之奸（險態内○閔○為自命○相○丌安○得○瑩其鼎音○析析）陰相結内是禹亦中者乎天子方傾心委任生納其言亦思

其人。亦可與有為者。而虛負上意。知社鼠之難薰。不知猶隼之當射。即多聆矣。亦難言越人云

矣。嚴公曰、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于備而後諫矣。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當時恭顯用事。王氏在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有所感動。奈何除相結內也。其智不足。則勝誠快矣。

匡衡

評曰、稚圭說詩解頤。以經學絕倫。嘗舉蝗荒。即天變諸疏。陳經術。膠相而下。所不多讓者。獨言與行違。欲帝近忠正。而不推轂更生。欲帝遠巧佞。而不彈劾石顯。欲帝擺珠崖而不中。雪捐之之寃甚。且位尊三公。而復盜地以自益。初

剛直不阿者。自必淸情仕進。

因史高辟入相幕。又因昭儀定陶以求知于皇后太子。進不以正者。而欲上疏明教化。風朝廷。亦何異曲木而求直影乎。乃知其所明經術也。所談議唇也。所奏對技也。名儒而實非儒也。

衡盜經術猶也。借其廉刻。弄大臣器耳。當元帝為太子時。見衡所對私善之。及後留以與文章。稍斷必有可觀。乃用作宰相。是所枉其才受違其器也。卒之附會固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王尊之劾可云痛快千古矣。邊立綱

劉向

評曰、更生歷三朝。為漢宗老。當是時。上封事。上五行傳。上

列女傳。上新序說苑。數懇懇斷訟宗室。譏切王氏。上再天變而下。匡王鈇。即杜欽谷永而下。不得與之並論也。獨奈何丁時不造。始尨于石顯之奸。已梶于王鳳之橫。而卒之其官終三十年不遷。遇亦窮矣。夫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其偃蹇無怪也。乃天子心知向之忠誠。而猶不究厥施。與三閭大夫悵沙以自沈者何殊乎。然而忠言著于當時。文采表于後世。即不遇而亦耿耿。猶有餘光矣。獨怪其溺于習

更生大節殊可觀。自是暇不掩瑜。

見而與復涅祠。惑于異術而獻鴻寶秘書。至羣小側目而外戚上變。與子上書何不違也。白龍中書宦官而風采盡露。何不察也。以鄭朋之傾邪。華龍之汙穢。而聽其將黨。何不察也。吁。忠有餘而識亦有不足者與。

姚尹思曰、漢劉向匡衡。以經術重。一時衡以作宰相。而向與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失之。欲向之忠。以經術推衡之奸。佐亦以經術推。然非經術之非也。而用經術者之非耳。

成帝

評曰、漢祚之移。世皆厚誅莽不臣。噫。莽即支解。猶有餘辜也。顧釀成王氏之纂者誰乎。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姿儀非不矜莊也。博覽古今。能進公卿奏議。直辭非不容受也。上下和洽。中外晏然。遭世非不承平也。獨奈何耽于酒色

嬖飛燕以淫內亂已不瘳禍水滅火之兆矣乃又寵王氏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成帝之謂與
而投之柄建始以來俾世執國命鳳死音代之音死商代
之商卒又任根根卒又爲莽株連蔓引迭居樞要舉朝莫
不側目而帝獨倚眷王章言之不聽梅福言之不聽劉向
言之亦不聽卒使排擯公室孤弱公輔斬戮無忌而擊斷
不諱所以養其陰逆而長其兇謀者非伊朝夕也嗚呼天
子有穆穆之容而卒不保其身又不保其宗社惜哉
何拜餘曰國風刺成申春秋譏城北尊祖之大與念母
之私其孝甚相絕也帝雖好經書不法祖宗猶狗母愛
名爲行孝其所執持謬矣况內有二趙外有五王乎以
知遇予舜已者無聊男之心牽于文義者修小孝之節
是名爲念母而其非日甚者也

王吉

評曰子陽去據棗之婦亦恐志潔修有伐檀之風者初爲
尉諫昌邑王似膠相不聽已爲諫議諫孝宣似王褒張敞
亦不聽士固有遇主于巷納約于牖者初與貢禹彈冠仕
路禹數見納采而子陽獨多抵牾卷兮不遇牖兮不納遇
立朝者節梧則知衆不勝不可多得
可知矣于是謝病歸瑯琊蓋不得于朝亦山林而已乎漢
儒稱出處無愧者董生而下獨子陽一人誠然
王吉深厚老成在宣帝勵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乃卒
不遇匪命也夫　野讖

王尊

評曰子贛修身潔己砥節首公而又叱馭馳坂捐軀徇國
其尹京兆也屬奔北之吏以職渠率守東郡也塞衡堤之
非素元督正含皐者
上以當水災功著職修可爲才吏矣獨幹略優長而韜銳
太露其殺汚墨者殺張箭趙酒爲民蠹者夫誰曰不可乃
至于突入朔方非擅乎引刀以向王似激也彈劾衡譚則
又刻矣此皆挂于吏議者宜其傷于欺詆之文乎是故其
欲引拔也以才其斂斥也亦以才耳
尊廉吏也且盡節勞心爲萬京兆所稱有賞免官時湖
三老上書頌之日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
甚哉則知夙夜思飛其吏民多佩服如此　健讖
莫邪之鋒易折其鋒能吏之節易喪其本尊爲廉吏而
猶不免死此不可惜乎　道宗識

王章

評曰章以王鳳引拔尹京兆列三王者與張敞齊能而尤
矜尚氣節其上封事輒劾鳳不當爲相又以忠直薦野王
代之此何異宜子論韓厥周舉劾左雄亦不以引拔之私
需同附和者乎王鳳虎很于要樞石顯狐鼠于君側夫此
章氏自有餘實牟衆之一正未免兇女私情
何時也廷臣皆爲衆蟬而章獨爲觸豸殆昧酌損之道急
于國而忘其身者歟卒之方見推于鳳遽見殺于鳳悲哉

寃乎。

史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章雖寃魂埋獄、而直氣凌霄。余于是數擊節云。 士穩識

谷永

評曰、永為大臣、與杜欽齊名。時數以天變對策、謂內變之亂、什倍班許。輕身微行、而宿衛之臣、執戈守空宮。昌陵之作、役百乾谿、而費擬驪山。其論列似亦有古蹇諤風者。然非忠悃所輸、亦知太后與諸舅為內應、而姑言及之也。其初詆王鳳、以自託曰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傅陛 借經術以挾權奸永真名教大罪 之亂。噫、鳳之支黨、根據朝廷、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威福擊斷自恣、而猶曰申伯乎。至于星變、則又曰運直百六、內將有徵舒、崔杼之亂、外將有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何後先之相詩也。寧指斥乘輿、而不敢彈擊權豪、與稷邑之附卓、班固之附竇等也。通經學古者、固如是乎。人有言、王莽之篡、始于杜欽、谷永。誠然。

敬孝直曰、谷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當為王氏出脫、可謂極浮矣。然帝亦知為不甚親信、使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而獨有君身、役官奢淫數端、則所言者亦對病之藥矣。永真小人之雄者。

張禹

評曰、舉廉溷戶、搶取千人者、盜也。引盜入門、為之嚮導者、尤甚于盜。當時國家大政、握手王氏、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為王氏所致、帝頗然之。日食之變、帝以問禹、意有在也。禹顧歸咎于諸侯相殺、外庭內侵之疏事、而不知推本于臣子背上攻權歸下之近禍。且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禹老于經術、自誤人而顧謂人誤、抑何奸也。禹請地則發廟衣冠所出遊道、而帝卒賜。禹病則駕臨親拜牀下。小子未官、即拜為黃門官給事中。禹特進為天子師、所藉以讓大政、咨國是者、而不能砥柱頹波、 負心欺國罪○萬死之劍斬首千 亦與杜欽、谷永之徒雷同附和、 嵌之從錄 使王氏之黨猛虎而翼者、皆禹之一言啟之矣。

是鳳竊國命、固一盜也。禹阿鳳而導之使為盜、是又一鳳也。槐里令折檻請劍、以斬禹頭、噫、禹觀斯檻、毋乃厚顏乎。

何并錦曰、漢肆將移、天變人言、不足警勵、而獨決于一言絕姣。樣絲漢之存亡、全在此君。邦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且嘗裝一團正論、嘗為王氏出脫、日陛下宜從政事、以善處之。可謂千古奸賊矣。故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詩賊妙手。

朱雲

評曰、槐里令以勇力聞、而亦受學論經、有足以折五鹿之嶽嶽者。茲以張安昌阿附王氏、 賊時氣焰是快 遂請劍以斬禹頭、至扳檻大呼、願與龍比游地下。欽永大臣皆雷同附和、而雲以一

令長能批鱗抗論其吐直氣足以寒星斗凜風霜其德忠
憤足以傷權奸任諛佞蓋雲非循良吏也胡亦能爲蹇諤
忠轅據之檻元無所以[illegible]
臣哉惜乎帝知轞檻以旌直而不知賜劍以斬佞雲能忠
奮以折殿上之檻不能奉部以除君側之惡宜漢之折而
入于新也

朱慶忌身在下位當時見莽之篡亂爲之不悲獨獲佛
孫寶宗祇是斷請上方斬知不從也莫萬一而從之斬佞
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也翼再三而諫之僭時邪矣所
佞誅禹于兩觀之爲升雲于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蘊
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與予惜予孝成不克也悲夫
道岸識

孔光

評曰、光于成帝朝典樞密者十餘年時雖無所表見而廉
恥猶有存焉及哀平時則諂媚希幸矣董賢嬖臣也與爲
三公而拜謁迎送不敢敵以賓客之禮甚之王嘉論賢而
致之死絶宜劾賢而下之獄至于王莽何如人也何武公
孫祿以劾莽免龔勝邴漢以乞骸歸梅福逢萌以棄官去
人心已可知也而猶一意阿附薦莽爲大司馬稱莽爲安
均宜一劍揮之
漢公褒莽功德爲周公凡可爲容身固寵之計者率奮袂
先之而不知恥弟其不結黨友不薦子弟爲少長事耳故
史稱其謙恭畏誠上隱下泄以爲美德噫光之謙恭與莽
之折節其心術一也

人有云孔光與王莽同時遭哀而才姪猶亞而曆莽未
至如張禹實所不可以其畏慎與直同罪也余曰張禹
之奸佞固聽人知之孔光之所附樹黨人不知也故以
其負言之然其附和王氏未嘗少減于禹此班氏與匡
張同列一傳云　鐵議

哀帝

評曰、人謂炎漢之盛厭于新莽之手君子曰不然孝成不
綱五侯驕恣哀帝抑之是也特不宜尊丁傅而抑王氏耳
丁傅一尊母論出王氏右天下以爲不可卽與王氏敵天
下稍疑帝厚所生而薄于爲人後也卽不然暴王氏驕僭

之罪于天下首誅大司馬莽削王氏于此盡矣然度其時
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將寵之與莽共政而識事
帝有過舉而莽饞釁望且也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以
[illegible]
甚其過鬼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黨中山東平之獄鄭崇
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于市家室怨于內而莽黙不
一言以覩其敗使過日歸于上善日歸下莽于是乎代漢
矣故曰漢之祚非莽取之哀蓋予之也

何行可曰凡物盛衰之勢大小相倚盛極而衰理之恒
也西漢一盛一盛者雖隆而衰將衰而稍稍之
及其衰大而不可制哀帝之世亦王氏極盛
而衰之會也使帝嘗誅莽嘉王氏盡矣乃稍抑其盛權

而卒與之共致其勢盡可慨乎哉

平帝孺子嬰

此時國有長君未必即爲莽所篡之稍沉以冲暫也

評曰平帝之立以九歲孺子之立以三歲亂人之移人國

有斯傳天意可知

也必援幼君以爲利其是謂乎或者非之曰孝昭即位年僅八歲鄂邑共養省中霍金等共領尚書事奸發立止世稱治安易云長君爾威也是殆不然昭帝承茂陵之烈上下齊一國無匹耦當時惟有共主是以元平之時九卿議廢昌邑霍光病悸宣帝初謁高廟嚴延年劾光擅朝廷斯然今初元以來王氏漸顯建始之春五侯進侯更幾十

年秉綠杞帝凡三歷主而勢不降于是人主孤立而偏重在臣矣況眥日谷永杜欽致于指切人主專論後宮而獨眷王氏爲申伯張禹孔光位爲三公深託大司馬以自固且益以恭之豺虎十過于鳳有不變漢臘而爲新者乎噫

唐之以河北委叛將也與僖虎盧龍淄青滄景宣武彰義淮蔡之師日相等未有已也天子屢解不蔚叛將一呼響号振即不踰時而集兵籔獸無君臣之心乎習見豢與子孫世世其土以爲我土而不知有天子之在其上也與哀平間之王氏不猶唐人眉之藩鎮乎欲其不拱手而稱王氏也難矣　金英識

王嘉

評曰諫臣彈貴近難而寵嬖倖尤難直哉公仲平孝哀之世臣政有疏日食有疏封還詔書有疏亦侃侃盡言矣獨一董賢屢辯之而不能去且寵賚與常治第治冢賜田賜錢一時府庫爲賢空俱輸爲賢斂人才爲賢循閭里爲賢幾有擢髮難數者而公仲欲以章奏救抑脅脇之孽斡移迷暨之主至于愈辯擊愈纏綿申屠嘉能行之鄧通而此

臣心已盡死復何尤

獨不能行之董賢卒之括髮關械裸形就笞而死噫諫何容易

王嘉勞息夫躬以爲始終不可用與大臣議歎息然躬終不能勝正也至于董賢帝擁護不翅心腹當時鄭崇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嘉豈不聞之乃竟自以不能退董賢爲罪嘗欲死而死之直與史魚之尸諫同一例云　通岸識

劉歆　更名秀

評曰國師歆向之子也爲漢宗室習傳學篤志而執著洪範七略諸子九流亦通儒也顧歆卒父業而往往反乎于

向之孫有歆不肯子身之義

有矜驕也

其父更生受穀梁春秋而歆更立左氏從尹咸翟方進質問之義其叛父亂舊章無足道也乃更生上封事數指斥王氏而彼且以寵祿之故厠附之尋又以圖讖之故謀殺之是滅劉非王莽漢非莽皆歆教之也叛父覆宗罪尤大者而卒以自殺是誰之辜哉

矧越三日亢家爲六經之賊而以爲支流餘裔其舛錯父業子向爲不子矣至所附賊莽自覆宗國于漢爲不臣何班史列歆于向至使後世並稱也哉

郇相逢萌

評曰莽之篡也二子皆知幾蚤逝何其高也夫林鳥高飛淵魚遠逝而況達士乎王氏柄國無故而尸其子宇滅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子明所謂三綱絕矣當是時舉朝紳紱俛爲甘爲犬馬而二子獨蟬脫羈利禍也去而隱會稽之上萌也去而客遼陽之東潔身避亂飄然踰河蹈海之高視孔光張禹俛

仰濁淖中者不亦遠乎然以二子並之梅尉南昌郎上書請收莽權是亦徐生徙薪之見也而可以尉目之哉萌挂冠有高蹈之節乃後光武遣徵不就何也余謂挂冠于王莽之時是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辭辟于光武之日是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世以二子爲高蹈之士余曰非也二子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至後光武徵萌不起斯亦一輩之王蠋歟
遵岸識

王莽

評曰莽初卑躬折節矯志匿情以邀聲望一時廷臣爲其所愚羣而訟冤羣而頌功者有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而太后亦爲其所愚言攝則攝言真則真而莫可如何于是須朔易色一變而新昔欽陵法一轉而暴者是誰使然哉或曰王莽之興由諸廷臣始余曰非也原莽之取天下非有何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即漢之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爭外訌權臣起而中分之也不過元后昔與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耳及孺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累罵漢賊徒悲無及矣乃知婦人之仁能養亂也

何異餘曰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女后雖篡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能賊之才非篡略亦皆絕人觀王莽

[illegible]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人也其舉止則[illegible]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囈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狂塗而登場也然而得篡天位者猶如大盜劫室健者先爲穿穴發其中之所有而童僕備肢皆能負趣而去耳故知莽之取漢元后發之非莽之功也

龔勝

評曰勝起孝廉拜諫議大夫以莽秉政遂解綬去及莽篡漢遣使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朝旦暮入地誼豈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嗚呼去就死生之際難言矣張禹孔光大臣也覥顏寵祿之榮而不知去紀逡兩唐名士也失身篡弑之主而不知死君實

何如人哉知莽之篡逆乞骸歸又辭莽之徵避守節死其
志以義其死亦以義正氣磊落與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
不察猶有顛覆之譏噫固欲排死節否正直以自蓋其愆
與

偏我上曰人有言西漢以經術東漢重節義西漢之節
義固不誠也但西漢之直節懸于下東漢之直節伸于
上君賢固不一二爲也

翟義 父方進

評曰翟氏父子皆罹死禍顧子成之死死才也獨文仲之
死死于義其死同其所以死則殊蓋子成司直旬歲而所

司隸免丞相尤歲而辟劾中傷者尤多倚主上之寵又挾
摶霍之才職怨詈之藪宜亦有死道矣若文仲憤莽之篡
獨倡義起兵入誅所不幸擒者與磔靠李敬業一也然事
雖不成而死亦何愧乎父死死才子死死義雖發塋污節
封觀樹棘僇于其父而義氣英魂光于其父多矣班氏謂
不量力以殞厥宗非然

翟文仲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少此一番
舉動與吾家得并業李敬業文仲事與之對名義哉
道直錄

楊雄

評曰士君子立身以名節爲本名節一玷百行旡瑕卽思
入風雲嘯詠月露君子奚取焉子雲以文章名世其作太
玄法言極揮以爲絕倫是也初起奏賦爲郎成哀間與莽
及董賢同官而子雲三世不徙及莽篡漢始以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獨奈何而附莽也始落莫于三世而不知退已幸
免于投閣之災甘北面于故所比肩之主而不知恥甚也
稱莽功德又爲莫新之論其名節何在也夫孟堅伯喈文
若三子者豈不皆才士哉然附非其人以孟堅之才而竇
伯喈之才而卓文若之才而操則三子者何如人也觀蓋

雖之譽者亦雖也挽逵蒙之誚者亦蒙也失身于竇而委
質于卓操是亦竇與卓操之流也乃附莽者獨非莽乎不
與龔勝陳咸雖節而顧與孔光張禹同流亦理瑜而瑕者
已卽以玄擬易君子豈以言取人也觀綱目書莽大夫楊
雄死死雄于莽其以莽目雄也宜

雄著太玄劉歆譏之謂雄日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
醬瓿也而後人嘆以艱深文難嗚呼文且不見于世
況人乎 魁[illegible]

後學 何如敎拜稿父重論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謹識

史評卷之五

豐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霽[illegible]纂

光武

禮嚴光

評曰光武之于子陵與爾宗之于鄴侯皆握手故人也兩公者皆埋光剷采逃名隱身無軒輊者而其被徵也鄴侯終賓友于唐子陵卒遠引以去加腹之足不肯爲漢庭之（方正李以帝爲）膝何哉子陵高鄴侯數等而光武所以待之者又不逮肅（郭后事謂稍稍之發如此責深之文可知韓篇妙尚）

（費剛折不如勁列光武特植本身上更爲真捷）宗也徵華道湮聘渭風微一旦握符乘龍之主枉存披裘釣澤之叟物色而不以爲過屈臨而不以爲屈聯榻而不以爲嫌似亦有足榮者藉令待以不賓之禮如衣白山人可也而顧處于言職網羅儀庭之翮而馭縻千里之足是與目王良周黨等同爾彼其能與雲臺諸臣相比肩而北面也乎能遂子陵之高而不能用其高其退而垂綸桐江之滸高臥烟水之鄉宜矣然子陵一徵而東都士大夫往往以氣節相砥礪皆帝風之也百世而下仰子陵之高者尤有以徵光武之大

何并銘曰光武之大子陵之高文正公論之當矣至子陵之不屈謂不待以賓師之禮而欲位以人臣之故先生許之是也然愚謂子陵非爲名高而矯者也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交也其志趣之淡深豈不知之使先武推誠任子陵寧不一起爲斯民望乎觀其後大臣之切直者疾尊臣之非議者罷子陵畢默不一言乎與之開隙于後不若見幾于先也斯則子陵不仕之志也其

全功臣

評曰國家勳臣甫裂土而王遽赤族而醢人謂熊虎之士宜落其爪牙也乎君子曰不然艸昧之初握手問策餌之高爵啗之名城以饒其欲乃弓矢藏而芻狗視矣即不然或寵以威柄未有不罹讒謗而菑屠戮者如越之種淮漢

之韓彭是也則主上之所以處之者亦或未善也光武中興其藉雲臺諸將之功居多至是懲前之敝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收其威柄而奪之權正所以養其功望而使之完也然當時諸將其健武自名固非無帝載者而鄧禹寇恂賈復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而經綸之才也（後世侯表之禍從此啟末以數又以歸績是高理也）乃概以功臣擯而不用是何與懲沸而吹冷僧饐而辟穀乎太甲成康所與圖回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也惠文之朝無非高帝之故所將者功臣任事何負于天下而顧懲之過哉史稱其保功臣無誅譴者君子獨惜其不能

用云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世祖不任大臣權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乎 道岸識

廢后子

評曰帝廢郭后后陰氏已又廢太子彊以東海王陽爲太子噫帝握赤符乘六龍扳鱗附翼者皆以佐命勳勞彌沾榮而后起風塵並閭閻鋒鏑者一旦而廢黜帝稱令德之主而亦爲此乎况郭后母天下特以寵衰怨懟無失德（呂氏今稀郭后禮廢十有餘年未平之憤）也而遽以麗華之寵見廢太子彊自以廢后子久處疑位

願循藩服亦謙恭非不肖之甚者乃亦以陰后之故而輕搖國本其于夫婦父子間亦忍甚矣雖然郭不以廢而貫（[illegible]）（道瞻）彊不以寵而肆讒彊固以易位而益恭陽亦以代立而益敬視牝晨之亂蹀血之慘相去遠甚豈帝于骨肉間亦善處也哉

世主廢后易子往往藉口古人夫仲尼黜失德之婦帝堯易不肖之子未嘗以德易以肖也郭后寵衰怨懟婦人之常而太子彊過失不聞中外乃一旦以陰氏之后遂日立子以貴遂廢爲東海王乎且彊亦后子也獨不可以承大統乎春秋立貴之說吾不知世祖何所本以藉口也 金英識

信圖讖

評曰封禪非古也秦皇漢武以功德誇示海內至與蘄嗣侯仙海上亦謬甚矣帝初拒羣臣之請不欲汚七十二代編錄亦庶幾唐太宗之見也乃未幾而求元封故事封泰山禪梁陰累金泥玉檢之侈何也夫亦動心于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之說而然乎（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夫帝即位以讖用大臣以讖定嫌疑以讖起明堂靈臺辟雍以讖至于登封亦于讖決之甚之非讖者黜不爲讖者免帝何辟也噫王莽以符命欺公孫述以符命藏帝所目擊者而顧襲其故至宣圖讖于天下以聖武天挺之主而亦蹈莽述之覆轍也哉

前年拒羣臣之請百姓怨氣滿腹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其後兩載即已歡洽耶不過學問不足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道立識

總評曰漢七制稱帝與孝宣爲中興令主噫獨中興也乎哉其締造規模蓋高祖而創者也（[illegible]）夫孝宣雖武刑虛耗之後是時典章文物猶漢法令威命猶漢吾綜核而振飭之烨然改觀其云中興易也乃大盜竊國非漢而新炎精已厭矣而帝起白水徒手糾烏合數千之卒破尋邑百萬之衆降銅馬赤眉之屬至于擊豐而誅郎殄囂而殄述俘東都再造而餘燼復燃與赤帝子以三尺劍開炎劉之祚

者同也及鮮觀既稀天下已定則退武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譚道藝物色嚴光惇節義也芽土卓茂風循良也臨視太學重儒學也專歸臺閣全功臣也不責官者裁近習也閉關謝使弭邊釁也其他殊爲之懲而事爲之制譬則傾廈之葺而爲一新之而輪奐改觀視舊爲益壯也與大度豁達紆模宏遠者又同也蓋高祖知大體而帝于大體中動如節度收復神物功與肇造區宇埒獨其廢后易子不免盛德之累然戚姬之寵卒促趙王之亾而遺人彘之禍乃令后與太子彊皆得令終而不致階亂則其所以

處之亦善矣與漢之業同符高祖而睹謀弥武過之武者曰帝與高祖皆匹夫而易于與何也曰高祖因秦民之怨而光武因漢民之思及靈獻而民日以離矣卽玄德之賢如漢祚何故曰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

何拜錄曰、光武起踏舂陵十二年、聊擧盜賊滅成功若神助無留禍中興令主樣絕軌矣及考其行事張西銘謂其自用用人而有得焉余則謂赤眉之亂爲帝驅亦天人參至也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更殺伯升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擧縱寬而詠更始大盜紛然皆得假大義如潰高之發義帝哀以相貴矣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戢

一餘眼而表元德人心歸附豈不名號大正也哉故赤眉一亂尤帝成功之會也若夫高光升降儒者交訟莊舜先生而始正云

鄧禹　高密侯

評曰、鄧高密與相國何皆爲元功高密甫十三已識眞主于草昧及杖策謁軍門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其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是何養賢致民說也其日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何勸王漢中意也其使寇恂守河内諸使將又各當才是又何發縱指示略也卽威損栒邑兵散宜陽乃榮葬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眞

關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嗚呼以何之功且不免于械而彼得以子孫保厥終其以元功首雲臺夫誰不日宜

陳湘殿曰、鄧禹逮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轟震也、自馮愔反後、威名稍損矣、議者謂帝近之使然、余曰禹之才略寬短也、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爭權、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愔然無所措、求計于帝、帝獨知黃防能殺愔、後果如帝言、則知禹之謙不及帝矣、況愔與歆偏裨也、使能御之、而不至于相攻、則栒邑不擾、權必不乏、長安之功豈在馮異哉、故曰禹之才略寬短、非帝之咎也

馮異　夏陽侯

評曰、議者皆稱異功伐無及其所以立功而居之者夫王郎之反三輔震動而異與帝間關豆粥麥飯閭卒得以救

邯鄲斬王郎赤眉之亂關中失守而與代禹將終能奮翅
澠池以收桑榆之功其他擊延岑擊公孫述擊王元行還
擊虛芳何奴雖向不克何哉夫戰一也戰以戰者甲稱是
也戰以不戰者威信是也以甲稱勝者其勝小以威信勝
者其勝大帝嘗勑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卽異軍河上遺書李軼大都皆以威信降數十萬衆是
亦不戰之戰平定安集之功也與功高者不賞勢重者身
危而又握兵據要其能免樂羊氏盈篋之謗塁諸君連兵
之讒乎其交吻以爲咸陽王者吾謂其危甚矣乃君臣之

間了無猜忌豈盡帝之任異而推赤也哉夫勞而謙者吉
道也功而伐者禍階也英雄奮義寧無矢心爲王上捐爽
塵稱信布寬暇當亦俛首心折
力劾汗馬之勞者不禁驁而自恣則怨望而自陳此肅種
之所以齒于劍而信布之所以脅于㓥也異每戰勝不延
諸將爭功而獨屏樹下一時推爲大樹將軍其退然不伐
見諒宸衷有素矣異上書有曰願君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此君臣而父子者也異之令終也以此

何拜銘曰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異與禹
俱禹寔爲之罪不在異也旣敗而卒以勝異寔爲之功
不在禹也卽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且退讓不伐于君
臣而有父子之恩寔雲臺諸將所不知者易曰勞謙君
子異之謂也

耿弇 好畤侯

評曰英雄奮義爲國家決策破敵開先鴻業而翊贊中興
者皆曰功崇惟志雖然必志與識相須以有成夫遠遊者
志燕則燕志粤則粤志也知燕之必北知粤之必南識也
斡離不之志猛欲涸海以南下而不知海不可涸符堅之
志雄欲投鞭以斷江流而不知江流不可斷王元之志誇
欲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而不知函谷不可封是皆志有
餘而識不足者弇始請北收漁陽東略齊地英志勃勃亦

足壯哉而卒以孤軍拔劾敵下齊數郡所至如破竹而帝
比功于韓信且曰有志者竟事成信然哉然是時炎運中
微擧雄蝟起弇于風塵中知帝爲眞主以弱冠爲北道主
人及更始王帝令罷兵而弇又于床下首建大議知更始
乃知光武之誠于更始是弇決之也
之必敗天下之可傳檄而定非有深智遠識者能然乎志
壯而識遠方之淮陰奚媿

鍾尹恩曰有志而少識最足僨事是時更始立光武爲
蕭王令罷兵弇力陳其不可而使期戰將見亦及此乃
知天下大計智謀爲第一耳至于觀所之攻獨拔劾敵
邳又才慮過人也

馬援 新息侯

評曰、馬伏波之禍起于壺頭之失利而成于梁松之佻陷蓋武陵之役不從充而從壺頭爲失策梁松帝壻拘于父執而不答其拜爲失禮遺書誡兄子願效伯高之謹厚而不欲效季良之猥薄爲失言以是怨讟朋興而讒謗蝟集宜其指薏苡而曰美珠文犀也乎然梁松小人無足道也獨恠夫伏波之老而不知保也夫其初遨遊隴蜀間能決策東向知帝王之有眞已而北出塞漠南渡江海劬勞鞅掌者二十餘年亦既自効以報天子矣年迫日索而猶然矍鑠躍馬何馮婦之爲也壯志激烈欲馬革裹尸于疆場之上而又介介于長者家兒之難謂是不可以已乎而不（功名富貴要自與于有餘明哲人當屬大帶）自知止卒之觸冒害氣僵歿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得塟不歸墓是誰咎哉知王磐呂种之敗而不知其身後之禁則伏波亦有以取之也

何拜鎔曰馬伏波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乃知壺頭之役只困廟中多耶老當益壯四字耳又嘗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負大志此衷宇深中伏波之病而亦似悔其平日所爲故遺書誡子願學伯高之謹勅不當學季良之輕豪誠晚年學則進處坐乎以老益壯而亦壺頭以誠輕豪而得吠弊然則輕豪二字老成少年人豈可賠哉

寇恂

評曰、光武諸臣翼運以興者大都驍悍武健之夫智計材略之士而退然柔服以器度德量聞如寇子翼者蓋不一見焉子翼爲中興名佐功冠雲臺材略亦不在馮鄧耿賈下其守河內能撫民給餉使帝安意北征而無南顧之憂與相國何之守關中何如其在潁川能挫銳前驅使盜賊息響而民有借寇之請與虞詡之平朝歌何如帝之能光復舊物于子翼之力居多然當是時高峻之反斅其使而降其城數年積寇一旦而潰之樽俎間其剛風英槩有過人者乃賈復之忿欲逞于一劍則又能以退巽潛銷其得（必緣踰本之妥）戾覩相如之屈廉牧抑又過之鄧禹嘗推轂其賢謂文武（可見才英到得馬公地步）足備有牧民禦衆之才誠知人哉誠知人哉

鍾景陵云光武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恵洛陽非朱鮪此緊著也余謂此著步步勝合蕭何非有意欲之也雲臺推寇公與封土首蕭相同一功餅云　道岸識

賈復

評曰、建武諸臣儼然雲臺者類以武功雁次其間獨躍馬揮戈者殊于文學而挾功矜伐者歉于退讓若君文者蓋兼之君文剛毅方直多大節少嗜學習尚書未可以武弁目也初渡河見光武爲破虜將軍數從征所向輒靡有先

登陷陳之功已知帝厭兵遂與高帝並剽甲敦儒學知帝欲全功臣輙還私第闔門養威武并而文學有功而不言似亦退然無上人之心者獨奈何惡恂之戮步將忿忿壯頰而遽欲手刃其人也恂以公義戮不撓之將而彼顧以私憾殲一與漢之臣乎世往往以賈寇方之廉藺夫廉藺之隙相如降心頗卽引愆可謂義矣乃部將殺人而恂戮之以正法是也復不自引咎而顧相睚眦卽帝爲分之而猶未釋然恂有相如退遜之誠而復無廉頗服義之勇復其可與恂並論哉

賈于諸將中稱文學士而不能容一正法之寇公亦學而未純者也然其戰功又烏可少之　寇讓

吳漢　廣平忠侯

評曰吳廣平蓋木彊人也然持重而有謀其爲將多戰功當是時破蘇茂于廣樂破五校于臨平破獲索于平原卽公孫勃敵亦八戰八克故所驅數十萬之衆而不能拔者一旦而推之如破竹然此何以故也夫將不在指顧風雲叱咤雷電于對壘列營之際而惟在屹然山峙淵然渟于窺敵制變之先廣平故武將也史稱其終日欽欽常若小心天下去得置之死地而能生對敵噫欽之云者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說乎夫輕敵者僨事而持重者常捷周亞夫所以摧吳楚之鋒而趙充國所以剉先零之銳者皆是道也帝謂公差彊人意隱若敵國其所以運乎中以養銳者其欽欽者爲之與

鄧成六日賈鄧少文之人偏多勇略乃知任職以功名終者固非輕捷子所能耳

嚴光

評曰子陵于光武爲布衣研席之舊其初哀平季葉天地閉塞韜光不露已而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全道不屈其淸風高節百世而下仰之議者謂其託迹羊裘投綸山澤隱矣胡于然而來及應詔而起聯榻而寢眷矣胡飄然而去

富貴愛親寵衣去去大官花何處尋未見箇子陵家

噫其來非希幸也以規帝也謂帝將賓友我乎我以不羈之身矯然帝庭可也坐而論道可也乃帝固諫議我矣我諫議也寧默默已乎彼其寵麗華之艶而熟糟糠之婦歸已樹之嫡而援所愛之子則必諤諤而與之爭爭之不得必拂袖而去子陵固已蚤見之矣此其去也亦機動而鴟飛也非故偃蹇不屈以邀高名如樊英之流也或又以加足帝腹爲傲上而不恭嗚呼古道湮矣未有匹夫而友天子者乃今帝以腹承足而忘其爲天子子陵以足加腹而不知其爲匹夫希文謂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大信然

揚雄三日任叔故鄕是儒語嘗嘖子陵是贊語求覔不能下澂是忿語帝會近先愈遠矣秃翁置之身謀之列爲是

卓茂 褒德侯

許曰茂故斷斷小宰無他行能亦無異等治劾當建武初年踰七十已歸致去矣兵戈倥偬摧鋒破敵之士未見封賞而獨先蒙眷拔諸草萊之中而寘之列侯之首風之也與周表商容之閭燕策郭隗之臺者同心也帝始擢特將擧一以風吏治而茂于哀平間行已立政扇扇德讓所至

量功銓賞誠不必居

輒化所去輒思眞循良之山斗也史稱茂行已在淸濁閒余謂茂恬淡樂道執節純固者初令密當莽之時卽以病免歸及更始之立爲侍中祭酒又以老乞歸其于出處去就闇有嚼然淸修者范史許其近于仁廉于恕當時杜南陽劉江陵而下皆聞茂之風而興焉者也史不傳于循吏而寘之列傳蓋不以一縣令視云

李秃翁曰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敎乃大行則非久任不懸亦嘗以不及陈謝罷斥矣烏能澤及嗇黍擧施後世乎則知茂固長者亦漢之法善也 趙立黨

韓歆

許曰君受諫不能使直臣之必諫非眞能受諫之君臣進諫不能使直諫之必見容非眞能進諫之臣歆數直諫固骨鯁臣也乃帝故爲漢令主而曾不能容一直言之歆斥使去位又詔責之是不亦速之斃乎夫過主必巷而納約自牖謂抗詞雖入而與言易售也事關大故面折而廷諍之可也歲將饑凶以光武之賢豈不慮及此者逆未然之

老泉謂諫有五原無取于過慤也

細而指天畫地以信其說是直而激剛而過者也藥雖利病而終多苦口奚怪其自取殺也綱目書免書自殺固甚帝責亦責歆云

光武雖然目品節甚譏宜無一失韓歆卽數直言宜無利病乃知歆之殺帝殺之也 金英謙

明帝

臨雍拜老

許曰禮先老老古也叔代以來禮湮已久卽投戈而藝息馬而道躋建三雍而猶未及臨辟乃帝親屈天子之尊而尊禮更老袒割辟雍之上已而諸儒執經問難縉紳之士圜而聽觀苑然有古養老乞言之風蓋曠典特擧千百年所未見者自是風行化洽遂會稽慕而東都文學彬彬稱盛嘖非帝啟之也獨怪其禍急而不容又戒于左道知養

老而不知禮大臣以尚書而提曳聚儒講禮而郎官之小怒而自撻經學修明而又遠迎胡鬼敵于百世佛氏之禍蓋前所爲者其矯情也而後所爲者其恒態也

鄒侍郎曰明帝政在瑕瑜間李溫陵特重予之曰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年皇帝何妨哉其天資明察固有梓歎也

總評曰闇王多優柔而無斷（至論）英君常苛察而鮮容漢元帝之過柔也漢遂以衰唐宣宗之過察也唐亦以亡顯宗天資明敏史累書善書登靈臺書臨辟雍書罷起北宮書東廵耕下邳書至魯詣孔子宅書詔諸有司言得失諸所將

筆乎者可不謂賢乎獨奈何好以耳目隱發爲明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此段議論自不容少）帝有總核操切之意而無深沈渾洪之量藉非孝章寬厚以長者之道矯之東漢之業亦幾于索矣帝于漢七制稱最賢者獨于此少之

何拜銘曰帝于漢七制稱最賢而先生獨少之愚以爲不然夫兄弟之情本于父母妻子之愛後于弟兄人倫之次序然也自不明者此子私而更其序于是父母緩于妻子之恩兄弟殺于臣僕之寵其爲昇廢可勝道哉今帝薄皇子之封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終帝之世永寄改官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帝雖友愛性成亦于人倫中審輕重裁情義皆至明之效也雖綜核羣下亦何損于明德

明德馬后

評曰東漢后妃之德啟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者斯稱內教之全矣伏波功高讒遺嫉妒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平看之言）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愆佹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所時有也后獨遜避若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敬愛（伊父劉許功勞卒採提濟議）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甘仰不及其女）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于所生而肅宗亦專以馬氏爲外家其母子慈孝所僅有也夫呂后之惡戚姬趙后之惡許美人皆由婦人陰戾巳無子則嫉人之有

子愛巳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萃篋絕嗣若觀明德不亦意念盡平哉至其損抑封制而猶有奢侈之禍愍后亦見及此矣

呂用歸小后常以皇嗣未廣時餘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妳宰抑可惜作女子耳然不應養肅宗過于所生則馬氏安得爲外家乎乃知世間大度量人卽大權術人也

東海王彊

評曰王郭出也郭起艱難巳正位母天下王故嫡長當樹子也郭以麗華之寵一旦被黜母不后而子猶以儲貳處疑位卽媒孽未萌非有奪嫡更立之嫌其心能一日安乎

于是以鄭惲之言懇請藩國亦庶幾伯夷之遜而吳札之讓乎及備藩東海優以大封而又素蒙眷賜魯邑賜虎賁旄頭賜鐘簴之樂撗乘輿恩寵愈隆而謙退愈篤以母氏失愛之子孤危可疑之身處儲而蒙眷不至爲唐承乾宋

晉王書號亦諡退稱矣

德昭處藩而有終不至爲晉申生秦扶蘇非倖也則去就有禮而謙恭彌亮其處廢者善也

吳平之曰、貳曰、帝待廢后之子特厚故王得以完憲、廣陵王荊楚王英胡皆自殺乎乃知帝之厚王之賢也王之賢不益徵世祖之失乎

東平王蒼

評曰、親王之弟往往以不軌夷滅如周之二叔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微獨上之過寵者釀其漸亦其桀驁恣肆有以取之也東平、天子之介弟也當是時主勢之嫡退幽東海而藩服之應入承大統郎謙恭彌篤天子益之以眷寵之以警蹕而亦未嘗不疑且忌也況山陽以飛書出廣陵以呪詛發淮陽以圖讖蒙辜楚英之獄考十連百坐死徙者以千數而東平于諸藩中獨崇執謙節至于辭驃騎上印綬即數朝京師而退然願就藩國即天潢之懿爲天子所

漢柏明志未始不九保全功名

親貴者能處樂而樂善噫詎非令終之道也乎帝極友愛嘗歎息采菽有長杕大祓之風及章而優厚尤甚余故謂蒼與彊兄弟也而其賢亦兄弟也是宗藩之一勸也

李靜長曰、帝問東平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其意最妙看邦無歎猜嫌矣帝雖友善然亦王自善處乎

鄭衆

評曰、昔季羔之逃亂也、或告之欵、曰君子不踰告之竇、曰君子不隧郎死生禍福之頃猶不敢邪經而詭足焉故智士不詭隨以樹交忠臣不細身以辱命守正也衆從父興、以通經知名當世當是時帝爲太子以縑帛招衆則曰、儲

君無私交卒不染于梁松之辟此與伏波之告呂种同皆也其使朔方則能以孤危之身抗顏幕庭已復使、而日臣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卒能揚漢威德于絶域此與子卿之使沙漠同節也不謁王門則不濡足于津要不拜單于則不屈志于威武其守正視季羔無愧矣衆父興于

視典萬年父子殆稍遜庭

光武之朝獨能持正又敢言以直氣闇建武閒而衆亦踵父芳躅克承厥志賢哉史書衆爲軍司馬以示予云

何鼎逵曰、鄭衆入則佩縑出則握節可謂不負所學不負厥考者矣

桓榮

評曰榮初以尚書爲帝少傅及帝臨辟雍榮爲五更天子親袒割饋醬酳爵祝哽饐如三老之禮幸太常天子親執業百官及諸門生有發難者輙推太師在是及病而臨存賜帷服卒而親變服臨葬賜塋首山之陽榮始陳車馬印綬誇示諸生爲稽古之力是獨非稽古得之乎稽古之學章句之學也以章句爲帝者師師亦陋矣當時柄嚴鈞澤

古之稍有遇不遇耳古者帝者稽老至臨乎者可群歟哉

之臾圜冠方屐之士寧亦無姬譚孔僖道德而儒者乎是之不師而師一章句之榮一時帷幄咨謀縉紳圖聽至于遠方殊域稱慕而則效者特一章句儒邪余故以東都之興文學者固曰稽古之榮而東都之不能明王道陳禮樂者亦曰稽古之榮

扇秉上曰採道好爲玄觀書節章句可謂善讀書者矣然採道好玄循小儒也爲天子師者明王道陳禮樂聰敏明庶不忝職若桓榮者尚有愧焉

丁鴻

評曰孝公讓國于弟而逃尋感寤于友而返噫一孝公也斯遯逃而遠返也伯夷以國而讓弟季札以國而讓兄皆屣脫千乘沒齒無悔陵陽之卒未聞觖意于盛宜不必遜國而逃東海之濱隱身而全名亦可以無悔而返其遜且返亦有爲而爲乎時東海王彊天下以讓之帝而安意于藩帝且時加殊典以示優異孝公直竟上指而故遜焉以徼寵覬乎而捐鮑駿一言臨卸旋踵于是爲侍中不辭爲爲司徒亦不辭彼其于富貴之念亦或有追悔而動心焉

道殺其忌

者乎君子曰不然始之逃非矯也以兄弟之私也後之返非悔也以鮑駿之激而不忍于絶不滅之基也嗚呼叔代風微夷札迹遠于漢有一孝公聞東海之風而興焉詎不謂賢乎嗣是而後劉愷鄧彪相繼而起皆孝公風之也孝

觭武聯次不逆其才其節何爲執見儒者所以觀夫理也

公以經學至行聞于時白虎論難號稱無雙至于上封事誅竇憲蓋忠義耿耿者而于遜國之節尤稱賢云

何邪錦曰晉阮籍在東山累徵不就或問曰子辭聘而就二郡何耶籍曰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此能私計故耳其卽孝公終返意乎

章帝

白虎觀

評曰章帝詔諸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等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夫漢故習馬上不事詩書孝武始向儒術黜百家表章六經至孝宣乃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而經

學子是炳若日星矣今天子復踵而行之其引經辨義亦
庶幾孝武表章之心孝宣石渠之心哉余觀班固所撰白
虎通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襍取經傳其他立賞
罰議褒貶得之公穀之義居多亦未爲叛道者獨五行生
尅次第取人事配合大都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的較不得称爲醇儒）至于紀
封禪而其讖心蓋露矣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
（[illegible]）
經而經絕豈其襍經以飾事與宋儒之推事以就經者殊
邪讖襍經飾事如傳不疑可也如劉歆之佐莽不可也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爲五經之罪楊修之建言大足羽
翼經傳矣而帝親制臨決于孝宣爲尤盛焉班史贊其

左右藝文斟酌律禮信哉　道宗議

總評曰治之敝也必矯而更之矯而正焉者什一矯而
過焉者什九刑之弱秦易以强矯而過焉者也秦之暴漢
易以寬矯而正焉者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噫
誠長者如孝文之以德化人乎帝始除慘酷之科解妖惡
之禁著養胎之令賜嬰兒之廩公上林池籞之賦一時元
元如坐春和中視永平間亦云寬矣獨惜其矯之之過遂
任其恣而行之竇憲之奪公主田園也而不知問皇后之
譖廢太子也而不知察張林楊光之恃勢貪殘也而不知
省非寬而弛厚而過者與夫寬猛之宜猶寒暑然孝明過
于察而無章帝之厚與勝暴也孝章過于厚而無孝明之
（不競不絿布政優優[illegible]矣哉）
察暴勝寒也胥之乎不得其調帝王之全德亦難矣哉

陛要若曰論人主于光武明帝以後常幾乎其爲君矣
而章帝繼之化成德讓史稱長者與康之繼成一也獨
其竇后嫉妒太子慶無罪而廢宋貴人飲藥而亡[illegible]而
梁竦獄死竇憲驕橫僞哉盛德之漏豈非長者之累哉
范曄曰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民賴其慶闓之長
者不亦宜乎李尭老曰長者無用之名也君是貴乎況
帝王哉一不剛柔矣　冠儆

耿恭

評曰君子閱史至防恭功同而報殊未嘗不扼腕歎帝之

私外戚而薄勳臣也恭初爲校尉以毒矢紿敵而敵以爲
神已又以井泉示敵而敵以爲神此班仲升破鄯善之智
功雖奇而非難也獨車師之叛食盡窮困而無二心疏勒
之圍以弁兵嬰孤墉抗匈庭數萬之衆壘山爲井煮弩爲
（恭可謂窮矣不顧一生之計以[illegible]）
糧至以糞汁飲吏士而卒能全忠勇以揚威德此其義重
于生與子卿之茹毛窮海抗節百死之地者同也夫以恭
之忠猶將十世宥之而一言忤防遽下之吏而免使栺軀
報國之勞竟泯沒于鑠金銷骨之吻而不得以自白嗚呼
恭與防同破羌功埒也防以外氏之寵而進爵車騎恭以

小人之譏而無使免官冤乎

功罔而報誅則刑賞不明矣況其為佐階耶讀者能參稽焉云　亂積識

第五倫

評曰伯魚少抱介有義行盡實行君子也其守會稽守蜀郡所至多惠施于民為循吏及都三公輙裁抑權貴上疏論馬防不當任職又論諸竇寵太盛譏謗無避諱為直臣（似無敎○評）亦奉公盡節非徇私者倫也乃伯魚自以不釋念于千里馬又不子視其兄之子為猶有私噫伯魚之私亦僅此耶余謂伯魚未止此一二事也夫君子脩不僭上儉不偪下

而伯魚為太守輙躬自斬芻牧馬妻執炊爨賤貿其俸餘以予貧羸者損俸脫乏猶未也以郡二千石尊臨千里而下與牧圉等備毋乃矯乎矯亦私也伯魚諱矯激之私不言而言其私于馬私于子者何耶

何行可日聖賢慎獨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托出孔在私一字故彼自以為無私者即自欺人也先生之論毋乃錯乎

毛義

評曰廬江義始何捧檄而喜後何被徵而辭乎君子曰喜之者非徇也以敎孝也辭之者非矯也以終志也夫孝有以志養者願菽水之孝其孝小為牲之孝其孝大顧考叔以吾母嘗小人之羹未嘗君子之羹而請以遺母義亦以母食其粟不若食君之祿而喜乎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心悲釜非加多于三十鍾而喜逮親也義之喜亦曾子樂三釜意也卒之其母亡矣孝思之念其稍慨矣于是祿養可已也徵辟可謝也而辭焉以養吾之高是故其喜其辭賢者之所為固不可測也宜其見慕于張奉而受賜于王朝也乎

徐五穴日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終天之恨也捧檄而色喜義自有懷使無後日之辭奉心不終賤之乎賢者不可測孝子不可測歟

曹褒

評曰叔通之為漢禮何倏而撰又何倏而寢也夫一代鉅典自天子以至庶人所世守者叔通何人而遽成之不考古而襍以讖記不集議而決以獨見不待久而成以數月謂是不刊之典乎蓋不待見其禮而已知其駁矣漢禮起叔孫通所故采秦儀而用之者當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皆懷憤歎息久之而孝章之欲訂正亦撰定國憲意也乃叔通復踵故智不一歳而遽上百五十篇是叔孫[illegible]

出而後漢之禮儀又一先漢之禮儀也已卒之孝章之後
禮遂不行史書褒撰制度曰撰議非漢禮也曰制度議識
記而非聖人之經也蓋醜之也
何非銘曰當時白虎石渠諸賢亦既朴立五經異同互
相考訂豈無他人議定典禮而乃欲于曹褒之一人耶
或乃褒之撰文制也巢堪非之而帝則曰儒生難以圖
始班固欲廣集諸儒以議得失而帝則曰互生妄異筆
不得下然則褒之撰也帝蓋此之一變而欲草草以定
大典也嗟乎前漢禮儀定于叔孫後漢禮儀定于曹褒
其得失不闕可知矣

和帝

誅竇憲

評曰憲之惡釀于章帝而成于太后當其時以賤直奪公
主田園已又怙寵殺都鄉侯暢奪之不足而殺之其恣肆
無憚漸不可使長矣于是奮威斷以寘法典亦庶幾童牛
之牿豕之牙乎乃章帝以爲孤雛腐鼠而勿之問太
后又使之將兵擊匈奴以贖罪而勿之誅長逆焰于官掖
而假巨盗以戈矛是童之不牿而縱之使觸也贏之不止
而欲他日之無躑躅也其可得哉卒之根據樞要而播弄
威權前後左右無非親黨刺史守令皆出其門始離鼠而
今猛虎矣藉非帝之雄斷發何不又生一莽乎嗚呼兩朝
元惡一舉而殲之除肘腋之患而快臣民之忿帝其大有
造于漢已或譏帝誅憲而謀及鄭衆以梯十常侍之禍噫
冲主而責其不逆覩于未然亦刻論矣哉
何拜銘曰竇氏世為外戚亦實融勳國奉公之報也當
肅宗之朝竇后才色絕倫而寵幸殊特其宋梁貴人之
奏太子慶之廢為出后謀其陰賊性成何怪憲等恣雖
不道哉和帝即位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正色立
朝者尚有袁安韓稜諸大臣帝不與共事而私屬之鄭
衆之徒先生謂其梯十常侍之禍始乎嗟嗟外戚去爭
且親宦官而不若也然而以宦官爾外戚則戚以外戚
閹宦官則敗乃知貴臣易除左右難拔也哉

總評曰兩漢主以冲年知尊禮大臣而誅鋤權奸者前稱
昭而後稱和夫主上貴察而斷忠佞之不辨非察也刑賞

之不果非斷也孝昭踐祚甫十四而上官之詐大將軍之
失著在不與大臣謀誅耳
忠能鑒別如燕猶然今以竇憲之惡而帝能與秘臣謀誅
之殲大慾于君側而宮禁爲之肅清至于尊禮袁安引用
韓稜而魯丕賈逵之徒羣而論難于前夫帝固冲主也而
即位之初遽能去奸而進賢其睿謀雄斷豈下孝昭哉獨
誅憲之衆謀及鄭衆權奸雖除而閹豎用事遂爲東漢基
禍之主人謂帝拒一虎而進一狼蓋皺然哉是故論漢和
者重予之而又重惜之
吳嚴公曰按張酉銘曰竇憲之惡成于章帝之時當日
第五倫鄭弘之徒切陳其失至奪沁水園田帝怒責爲

趙高復以皇后服深謝不行正誅和帝即位四年勤
兵誅竇憲易若腐朽宋儒稱其幼冲威斷足過章帝亦篤
論也雖然竇憲未誅帝之難在于去竇氏憲既誅帝之難
在于安竇氏迨太后崩讀帝手詔益歎仁人不可及也

班固

評曰孟堅以附竇憲死獄中世咸惜之君子曰不然以孟堅之才而死于竇憲未足惜也夫高才不失身以喪名智士不徇勢以買禍故薛蘿附長虬而茂鷦鷯巢一葦而危蓋其所托者善不善也按古才士如谷永之于鳳焉而敗揚雄之于莽焉而敗朱穆之于冀焉而敗蔡邕之于卓焉而敗荀彧之于操焉而敗潘岳之于賈謐焉而敗皆其所託之者不善也孟堅爲史學山斗馬遷而下蓋莫與儔者彼其歷古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悔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至于外戚禍敗之釁又壘壘皆前日事（何異于之論遷于讒）獨不知慮之不足爲械社也乎孟堅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卒也爲竇客與文章以至于殺身又誰咎哉務以舉（此君子筆爲萬不易筆也）豔蚌以珠剖才華如孟堅殊可惜也而以權門之客作固圖之鬼亦宜也哉

何升菴曰司馬遷自作史記必所欲言而固未卻爲撰
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佚而固謹細是其心也而論者多
以其恃才而敗嗟乎非才之必敗也識短輕進失于所
託未有不敗焉禮曰君子不失足于人可不慎乎

袁安

評曰夫堅貞之士往往觸擊權豪橫罹鋒鏑而不[illegible]者至于權豪聲勢能以氣焰狼籍人而卒莫之[illegible]者蓋非雅重其人而弗之動則必其得失榮辱之念者不可（高行貞忠信人）紲以勢也死生禍亂之輕者不可恫以威也袁邵公何如人也方竇氏憑太后之寵負險峻之勢咆哮魁梧所謂犯之則焦觸之則碎者也乃邵公與司空任隗累疏論劾當其爭立北單于時憲且肆詆至引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此處正難）幾不免于虎口矣邵公卒不移如山而憲卒未有以害之者豈誠其素行之高使然哉邵公于未遇時僵臥衡門而不以干人其操履純固所以養成剛大之氣固有忘榮辱輕死生者當其守楚郡出楚獄之無驗者數千人其尹河南又以嚴明名重朝廷則其人可知矣惟操履之清純故（此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不及之）風槩之凌厲東京之士其以君子而不罹于小人之害者指寧多屈哉

曹邈思曰國家大事專恃會議然吁咈一堂所賴者聖
君賢相王張其中耳若後世老奸一嘗會議先持鋼停
如當日和親皆言不可而安獨主還卒之帝從安議豈
非天子宰相獨行其權者哉憲欲害之其可得乎

班超　定遠侯

評曰超爲假司馬卒吏士三十六人奮身以探虎穴而卒
能降鄯善服于寘縛兜題定疏勒斬馬者破沙車使西域
五十餘國納質内屬海濱四萬里外重譯來朝自漢以來
未有此奇功也其封侯宜乎或謂超燕頷虎頭飛而食肉
相侯而侯應侯相而志不侯不侯也侯志而才略不侯不
按燕乃燕頷本也其易傳書是矣雖肩依尼嚾
侯也超初以貧而傭書不能久事筆研而欲效張騫傅介
子使西域事志何壯也以單身振威沙漠而其爲都尉又
平七二字正 校甚肉凡勇敗
崇簡易不以察政失遐和卽平平非有奇策而其才氣之
之簡非西域三十年尽彼不能有此
豪宕識養之寬和又有過人者其封之侯蓋在茲乎嗚呼

超與固爲兄弟固玩意兩都優游筆研而竟歿于犴狴超
立功萬里艱危鋒鏑而生入于玉門豈誠所遭之殊哉其
知幾與否亦或有在也

何拜石曰史稱超不修細節此蓋指傭書言也然嘗曰
傭書問案際有心用世爲養性之資耳觀其寬小過特
大綱數語是豈一往喜功之人可到者乎乃知定遠侯
眞讀書人

安帝

評曰殤帝之殁也太后與隲定策禁中立淸河王慶之子
夫不與大臣廷議其長而賢者而顧謀之外戚欲久專
帝年十三有八尤不峙收剛取民常陵閒尹
制而利幼弱及帝之春秋已盛而猶然臨朝永初閒權歸
鄧氏而令出房帷蔣盜賊之警災異之變歲不一書固女
作世漢能不衰故
主當陽之故也而帝之施爲亦多外戾憎輔遠弱隆恩乳
母寵身熏子執柄持衡淫威驕寵等官陸秩天下讙譁其
失德甚矣不自省譴而且移咒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
其誰欺乎

陳柳津曰史稱安帝柔闇不君余則謂鄧閻二后不道
耳然鄧后不能擇子亦不能殺人若閻后則能殺人不
能擇子矣北鄉司晨惟家之索吾以知漢祚之衰矣

楊震

評曰伯起之歿歿于忠也夫史魚之直自以不能進[illegible]子

瑕歿而猶以尸諫可謂忠矣伯起爲太尉都三公亦非無
遭也而乃奏一乳媼弗能去奏一宋陽弗能去奏一周廣
不能見九而作其死直矣
樊豐又弗能去連疏累牘終無以寤主意而回宸聽忠憤
所激彼亦何面目見日月乎夕陽之亭飮鴆而卒亦史魚
尸諫意也故曰伯起之歿歿于忠也然伯起推高士林爲
關西孔子亦一代人豪也初丁時不造退而敎授生徒不
答州郡禮命者二十年餘蘊堅志而固守者乃一旦而應
此所以有見義不爲之說也
鄧隲之辟賓之幕府毋乃失于身乎嬖臣狡猾嬖女傾亂
此忠良杜口之時而猶然蹇諤世皆醉而我獨醒毋乃過

于直乎孔子于魯甫入相而戸閭人壐名都一不用輙接淅引去乃今前後貝錦覿影無儔已棨收印綬而始柴門聯迹亦已晚矣余故以伯起之劾劾于忠而未智也

錯斗如日伯起之劾忠而未智嗚呼夫屈子之汨羅伍員之鐲鏤獨非智乎忠而被謗憤而見讒吾知有劾而已何有智焉況伯起以四知却饋以清白遺子孫不幸見抑于身尤幸獲信于後是亦忠貞之報也與

虞詡

評曰論者以詡有將帥才其長朝歌以三科募士而坐銷（三科募士權術兼用之實術）（殊使與約問耶）剔賊于從容指顧之間其守武都以增灶疑敵而逆折叛（減兵增灶示弱增兵不可測）國于倉卒支吾之頃此其才如吳鈎發鉶靡擊不斷者然

特以才論詡未覩其大也夫京州爲三輔藩蔽郡隳欲棄之而併力北邊非策也乃詡以三議力詆其非至于忤指而不顧順帝朝爲司隸校尉多所論劾顧從史魚劾節以尸諫至于案中常侍張防刑自繋以聞郎傳考四獄而不屈其耿耿風節固濮世罕有也藉令詡譲廊廟以展所欲爲其英聲義烈宜亦有匡日月而翼河山者乃始見忌于（豈不可爲寒心多後媚而見之早矣其如一念之愼）隳而卒不偶于時盤根錯節之器竟不得一盡試其鋒此（禮何）豈惟詡之無遭抑亦漢之不造歟

鍾小天曰詡蓋儒者也而有將才雖三科募士未見用權而增灶折羌終是奇策昔陳元龍爲賊所圍使人擕歎乃密治軍營聚薪城外東炬舉火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勢即解詡正從此悟出與是妙着

黄憲

評曰叔度言論風旨不盡見而見之者輙服深遠去玼吝當是時賢如荀淑而曰國之顔子吾師表也慷慨如陳蕃而曰不見黄生鄙吝復萌也高才如戴良而曰瞻前忽後難得而測也倜雅如林宗而曰澄不清淆不濁汪汪千頃不可量也叔度非有危言激論矯世駭俗如李膺范滂之徒嘖嘖人口將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蓋德宇温粹圭角渾然亦可以想見其人矣史書汝南黄憲卒嗚呼憲一布

衣也至動史氏之筆千載而下音容寂廓而人猶心醉其休豈非潛德幽光不可泯没故邪余獨怪漢庭諸臣不一（初亦本孝廉又辟公府）（但當到京師過耳歸來無所匿之也）下蒲輪之迎于汝南之廬亦足慨也已

余覽諸子論次大都服其德慕耳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然則叔度有德而未學者乎未學如何可仕其隱而號曰徵君有以也　道岸識

順帝

評曰譚治者類言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噫君子之不足以成非盡小人罪也罪起于觀任小人者壞之也帝登祚之初引拔諸賢一時李固黄瓊左雄周

裴虔諸張綱皇甫規之徒相繼登進亦相匡翼以登上理而卒也梁冀之橫竟無救于漢者何也諸君子成之而一梁冀敗之宜其治之衰也然豈專冀罪哉愛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自昔譚之矣梁氏子弟顯榮兼加祿位重疊公卿以下率容容歛衽撫委以拜下風其勢已燎原不可遏矣而帝猶寵任之左雄上疏明及之而不行李固對策顯指之而不聽張綱理輪抗論之而終不罷卒使當道之狼敢于弑逆而莫或推究者皆帝釀其惡耳嗚呼奚怪乎漢業之衰而不復振也

何拜鄧曰梁冀非竇憲比也雖天資酋猾實無雋才情志不過一淫奢公子耳特庸主驕后強坐以輔弼之名猥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殺任心也殆後假手宦官以伏其辜則知冀之無才帝之不君矣

左雄

評曰伯豪銓選以年限曰必顏淵子奇之才而後無拘于年（綱謂子奇擬代一有○而欲以斯為）如折衷以慎所舉（孩不亦偏乎）世爭論其非然州郡守謬舉者坐免黜一所舉非者而諸所舉皆得人是獨非選舉之良乎其為司隸舉贓吏為將而為周舉論劾舉故伯豪所推轂為尚書者面刺伯豪而暴揚其短而伯豪懽然引以為過（奉曾伐此官猶閣後雖引以為薦其所舉乎宣子爰矣）舉不阿私而伯豪亦不為憾誠無異宜子之于韓厥也其他諫封宋娥諫侯梁冀前後抗疏至于指適嫠侍辟擧權豪而不顧是又非蹇蹇王臣之節乎評者未可以選舉之謬而槩謬其人云

舉孝廉而限之年是可嘗也而當時長吏得人稱察選詳平者亦皆其力惜乎舉周舉以自代而自免也憾
汝玠識

周舉

評曰舉以司徒掾為左雄所拔一旦起而為尚書廁三公之列乃以雄舉贓吏遽面訣其短而辱之廷且自附韓厥謂不敢阿君以為君羞噫厥舉于宣子不請而遽戮其僕

人謂厥無負于孟而有傷于厚乃舉放而尤之且也雄舉贓吏黨而私乎抑誤乎舉帥知武猛不知貪污誠誤而非私也子思大賢亦謂以卵棄將為非蓋分閫命帥往往使（使貪使過一是取才一○法然乎貪得清○貪濁不濁○屬奉）貪使過以才舉不以行廢是時邊燧告警將靡兵弱數戰數潰官將一武猛者以為干城之重令矯焉坐伯夷于帷幄驅原憲于疆場而無能展一籌以予之角亦安用敝帑為也三公論事宜先其大時梁冀之威當道狼也不問張遠之恣濁社狐也不問宋娥之封君側妖也不問而區區斜及一受贓之帥是何異舍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乎

夷公見擠于仁傑王旦見短于寇準人猶謂二公盛德之累雄掌銓衡亦風節凌厲者卽過誤宜奏記其室如宋務規冀故事庶幾無失于阿而亦無傷于厚也乃遽面直攻其病朝推轂而暮撤俾令天子怒而併落雄職去一賍吏又去一王廷蹇蹇之臣可乎

周舉清高忠正可以重任特左雄之勁雖不失乎所能抑傷于厚乎以視雄能于舉了無動于色而欣然引以爲過者眞誠有汗于顔也已 君泰識

張綱

評曰世以綱比虞詡君子曰才略風節大都相似而其恩信之及人詡或未逮也夫去惡急而去君側之惡尤急降寇難而其以恩信降積久之寇尤難綱初與八使持節分行州郡且未之都而獨埋輪都亭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黨恣十五事不糾暴吏而急于彈擊權豪是誠舍狐狸不問而問當道之狼者其風節與詡劾中常侍防何殊也其守廣陵卽虞詡之爲朝歌長皆莫投石之計也詡奮賊猶設科募士久而後下綱以單車詣壘喩禍福于數言之間而嬰卽感而流泣而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而乞降褒所竄掠而不下者一朝而欵服視朝歌之平抑又過之此論功當封者而乃爲冀遏竟陸沈于郡亦奈之何哉

郭成六日鄧膺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然詡也爲賊盡殺及詡亦而自懾有寬綱也諸壘懸勞而萬賊盡降二人得失非詡以僞綱以誠耶故謂累信難以感人忠誠不足以喩衆者非也

桓帝

誅梁冀

評曰冀親賓惡之惡爲甚其初猶易制也及帝而嚴矣當是時殺蒜並迎而竟帝繼天子之廢眞如掌股之見賓帝以一言而中毒恐于弑北面之主朝會之時帶劍入省肆行無上背帝所親見者而故寵之以殊禮使儀比蕭何封比鄧禹賞賜甲第比霍光焉侈之封錫使侯者七后者三貴人者六大將軍者三卿相尹校者五十七梁氏一門並帶無功之稱權貴極而志意滿于是穿兇熾焰天子且拱手以聽而莫或誰何矣至于惡貫彌天而始扮兵收印殺以正法與不已晚乎嗚呼外戚之變漢鼇不遠莽之後有憲憲之後又有一冀而帝不知懲以至于斯是可慨也已

屈我上日梁冀之誅神人稱快使當日諸大臣乘進餘服閣之事顯告朝而暴其欸君之罪而殊殺之不察乎大正哉獨奈何謀于徐璜單超之輩面啟閹寺之禍也

錮諸賢

評曰黨錮之禍世多歸責諸君子蕩名者忌之固也（名言是以殺之）自南北部起而顧厨俊及壇枯吹生相標榜以爲高而復多臧否公卿裒議屣履其門矣乃又吸風裁以擊中官至或破柱戮張讓之弟（激濁太過）疾之不已甚乎漢猶傾厦已不可支矣而猶栖栖以一葦障衝流不瘉迹遠引而踰踰然其標榜者猶非也臧否者猶非也其譽望足以積忌而啟㬥其矯激足以叢怨而速讐而其論議又足以招尤而貫禍卒之駢首就戮胥而入于鬼録是誰之咎乎嗚呼初願登龍門而今且殄殲矣初願同仙舟而今且三木而囊頭矣曩所月旦者非許者何如而何遽至是也（宜乎值此大禍甚是可恨）夫亦有以取之也雖然東漢之衰猶奄奄至于靈獻亦諸君子之節義所以維之者亦有一二也乃帝不之察錮其身又錮其子孫以及于五属嗟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諒哉言乎

何行可曰東漢諸君子大都以名節自矜遂分清濁爭然亦始于言路之微至相標榜而衆知禍延天下使以黨人之名殄滅善類乎諸君子固自取已彼人主者亦思衆皆人傑奈何信任宵壬一寘于法而又禁錮之哉

總評曰侍中爰延以帝爲漢中主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故也雖然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梁冀之誅非誠爲宗社計以忤黃門徐璜而然也方梁氏之橫也一時賢君子以李固之望焉而殺杜喬之忠焉而殺陳原之債焉而殺崔琦之諷焉而殺吳樹之拒托焉而殺陳授之告變焉而殺（東漢多名臣此曹殺不償責夫）善類已喪氣矣及逆冀之滅炎甫息而五侯之虐焰已張楊秉朱穆以忠諒李雲杜衆以直誅于是黨錮興矣海內人恭一網而盡矣此何時也國家丁三空之厄正主上焦毀之時也而猶馳心與馬之觀再行老子之祀侈疾善類屏隔讜言是可與爲善者乎終身暗惑未有勝政帝之不諦伊誰懟哉

何拜銘曰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于梁冀終政壞于官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爲世害者寔繁有徒守相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嚴守相之轄其後告膺部黨逮捕四出禍烈于焚坑乃知庸主之爲甚于暴主也然帝未立時延議成屬清河賈膺械之始勸冀立帝故帝之得正位以婢寺其敗德亦以婦寺之治亂固各有本哉

李固

評曰李子監司徒郃子也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而下凜凜有生氣胡廣趙戒輩不足齒矣乃迂論者不憐其死而往往刻責焉若曰孝冲晏駕已不得如策立清河矣及質帝聚殞子堅位上公是時誠白太后召三公及列侯二（亦是一策）千石而下發冀進餅斬不與水之狀而質之辟隨決策復

立清河之賢可也而顧隱忍不舉使冀得以私而立志憊
爲此論者亦刻甚矣子堅才略優長嘗刺荊州守泰山數
以衆降蠻寇降羣盜而獨不能制一跋扈之冀反受制焉
非其識不足也夫太后之臨朝也久忌賢明而利幼弱者
冀與之合謀其不爲周霍而敢于爲鄧閻者亦附太后指
也子堅忠奮與杜喬同心合力以匡社稷帝之崩也巳伏
尸而慟推舉其侍醫者矣初議所立亦何嘗不遺書冀刺
骨言哉乃書甫上而衆巳免矣女主當陽于上權戚專制
于下事勢掣肘有不可爲者是故冀欲積則猜欲志則志

欲弑逆則弑逆而付之無可奈何吾惟知伏節死義而巳
艮哉范史謂其殺身成仁且日致主文宣抗情伊稷噫斯
言一出而子堅之忠魂其少慰矣余謂子堅死忠亾論巳
獨其初就梁商之辟終身爲其從事及冀而猶以門生故
吏尚居鼎鉉遲回而不忍去卒以陷危禍泰忠矣而于進
退間未之審乎

陳湘殷曰西漢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先恭謹所以朝多功臣而乘便逐利者衆若孔武不任功臣其取人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而伏節死義者衆故梁冀擅命而李杜以死抗之然則安可以不討賊刻責之哉

杜喬

評曰叔榮爲大將軍追脅而見幾與子堅同也寃乎叔
榮峻風裁有嚴霜朔雪之勁而又端凝有泰山喬嶽之望
爲朝野倚重者獨奈何以細事件大將軍指及弑逆之
變則又隱忍而卒爲其反噬乎夫大將軍怙太后寵以威
焰狠籍人以冤誅酖一幼君又違衆立一冲主天子廢置
在握舉朝所側目而莫或云何者乃當其時索覩金蛇不
與女侵而不往會喪迎后禮以舊典不欲厚所屬舉兒宦
爲尚書又以賍穢不用屢勁悍而屢觸其威怒彼其甘心
焉者久矣及進毒質帝而敢于弑逆法所宜汚其宮而豬

其室者誠協謀子堅上告太后下告廷臣聲罪而討之以
快神人之憤仍如前議復擁清河之賢而立之以對元元
之望而安國祚衆之上也固巳衆免中外喪氣吾以孤忠
立羣辟之中而度不能制則上印綬高蹈遠引以全身名
亦或一衆也是之不衆而猶諤諤正色與權奸並而立朝
則勢必難並而荒全夫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我未發而
彼且我遠脅之使早從宜矣卒之孝質含憤于九京清河
自齒于一劍而身亦爲犴狴之鬼嗚呼寃乎忠而未智評
者爲之長抱恨云

順自公曰是和之際稱忠謂者咸曰李杜乃尹氏以宦二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于春秋討賊之義並然當曰李固之欲內外表裏正色無所阿者祇齊一人而已以孤鳳鳴于衆梟之中豈能勝其惡於哉勢不能討有死無二李杜真無可奈何也已

荀淑非八龍

評曰淑無所表見獨其子八龍以爲纖美高陽子龍而其父非龍乎淑博學有高行已對策刺貴幸爲梁冀所忌及朗陵蒞事明治以神君稱于民當時師事李膺膺亦曰清識難尚與太丘及太丘之諸子若孫聚而動天象見德星不能而能若是乎然龍非易名必有潛德與利見大人者庶幾其龍乃其子爽故名無雙者而濡迹于董卓專制之朝及其孫彧又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則其父可知就是而龍也是故由八龍之名吾以爲淑賢究八龍之實吾又以爲淑醜

何菲銘曰論者謂龍之爲德非聖人不能當之荀氏八子余慈明之外無聞焉而爲乎設以龍稱哉無龍德當日標榜之倫互相矜衒此八龍所由與廚顧俊及同郡也歟

李膺

評曰元禮爲天下楷模士大夫爭高尚其道獨奈何而羅于黨卒部獄以死也其始以八俊之名相標榜一時搢紳被接者謂登龍門聯望者謂同仙舟郎衛爽之賢亦喜于得御則其名已高而又裁抑中官至于破柱戮張讓之弟逮宥殺張成之子追之使不能容其疾之又爲已甚士先知幾郭有道嘗以天象人事激之使去矣其初逮繫幸而得原宜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乃復就陳寔之辟卒以鉤黨詣部獄而死夫名之高者忌之媒也疾之甚者亂之道也而復不之知止其不胥而及溺也乎人謂黨錮之禍始于甘陵而成于李膺亦膺其有以取之不得爲郭林宗申屠蟠之高云爾嗚呼忠臣殉義烈士殉名膺與張儉同罹

黨獄乃儉望門投止所在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至于連引收考者徧天下一人逃死禍延爲家賢者固如是乎而元禮之澇于黨也慷慨赴義其云事不辭難罪不逃生視儉蓋相去遠矣

吳華崖曰元禮風性高簡每見待詠輒絶他客未嘗不扼手歎息可見當時龍門浮慕聖人之羣正元禮輩所輕也其後鈎黨事來督至于獄亦皆此輩誤之耳嗟乎士抑李爲天下楷模哉

范滂

評曰士處濁世大都善善長而惡惡短察察然別白臧否鮮有能自完者是故洗嫺非默也徐孺子之不答國事者

是也韓欽非婚也夏馥之髡而入山中屠蟠之遁而爲傷
者是也孟博清修士也其以黨被戮世皆憐之乃其峻風
裁露穎鍔睽然多所別白亦或有以取之夫韓魏公當慶
曆之時渾厚不分黑白非誠昏然一無所辨也涇渭于中
而外若不分也孟博時權閹當路悍寺持衡朝政已濁亂
矣而慨然欲澄清天下使善同消惡同汚何別白之太甚
也羣小輩方矰弋以覗我幸而釋梏竄然遠舉庶幾不失
爲高而顧呶呶然迭相唇吻曰某也君某也宗某也顧厨
某也俊及裂眦露齦相矜以名彼其不忌而切齒我乎古

有爲母而不輕以身許人者孟博顧遺母以憂其訣別數
語凄然酸鼻嗚呼以三木之囊頭而徼八顧之令譽以母
子之臨訣而博李杜之高名謂智者爲之乎

滂被禍母且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真不愧李
母哉嗚呼上君子不得爲天民則爲道民毋進退失據
韓李范之弊也　金英識

皇甫規

評曰威明自以西川豪傑恥不與黨自陳所薦張奐及太
學生張鳳等所救訟冤者皆以黨宜坐噫亦異也已黨獄
滋興士類殄瘁一時知幾之士往往投足網羅竄身林藪
惟恐聲光之著人間也而願自請與黨豈以犴桎相枕析
楊相推者皆海內舉髦而爲其串習乎標榜中于李杜之
名而然也當時徐穉郭泰申屠蟠之徒皆翛然矰弋之外
者志行潔而聲望亦高威明何不于彼而于此也藉令朝
廷窮訊即身罹羣網不足恤而連及于奐又連及于太學
生三百人亦何辜而何裨乎以亦而博名似亦迂矣然張
倹亡命而逃于黨之外威明自請而入于黨之中非誠以
斧鑕徼令譽也忠憤所激冀以覺悟朝廷弛黨獄而安士
類也方自還境之日殆也威明憤諸將之不能下而亦越

職請願盡匡匡卒降敵十餘萬衆至于桀忤權威而交絕
中官是亦諸與黨意也信哉其真豪傑士也豈獨名者哉

長次由曰先生于李杜諸賢之亦欲致惜而于威明
獨曰覺悟朝廷望于其願盡匡匡者不會以名恥

陳寔

評曰太丘賢士也閭里之人願加刑于官而不願見短于
太丘縉紳士大夫以太丘未登大位而愧爲之先其令人
景慕如此獨送張一節人爭誚之蓋李校尉戮張讓之弟
而太丘吊張讓之父以衆朝所切齒中官者而獨與之私
似違衆以樹交媚灶以干進者噫嘻太丘何人而亦爲此

徑竇也夫孔子拜陽虎之饋孟子弔公行之喪不辨所而亦不激亢見惡人之道固爾也黨錮之禍豈盡閹寺之責哉諸君子之彈擊而激成之者亦不無一二也疾之已甚不已亂乎是故太丘之弔讓非好諛也不爲壯頰之之夬而爲含章之垢也何者彼瞋目裂眦怒視吾輩而吾稍以禮往庶幾殺其威燄而戢其兇謀卒之黨類之繫多所全活者皆此一弔之力也不然史稱其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凶邪不能以[illegible]王公不能以貴驕者而顧失身于諛邪綱目書太丘陳寔卒賢寔也

史懷云黨事連寔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是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得弔張讓之喪後復誅黨人多所全活此存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兼保乎民聖賢必賜菩薩行德狀一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汝聽識

郭泰

許曰鉤黨之熾名賢伏鑕朝士爲空漢獄視泰坑埒也有道初以學行遊遊都下周旋縉紳間一時多士雲從家誇者鄉風縉品者增價聲動京師然卒謝衆歸逝不爲黨染或謂其倖而免君子曰否否其藏否固足以招尤而獎訓尤足以作士衆望固足以起忌而幾先尤足以遠害隱不違親介山之行也貞不絕俗柳下之風也孰是而黨乎孟愽不以母在逃刑元禮不以人言亟去皆其見之不蚤爾有道賦性明達觀象察事已知天之所廢不可支矣一簡徐孺子栖栖之言遠辭然辭而拜爲師表高蹈遠引又孰是而染于黨乎嗚呼海內諸名賢所稱顧厨俊及胥幾于閹寺之手而有道獨翺翔于霄漢之表人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誠然

溫公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不免當時有道若李膺之舟爲太學生之冠名高而行峻似亦弗有見者及後高蹈遠引不罹鉤黨之禍豈非明哲保身知幾其神者乎求之東漢亦難其人矣　君揚識

徐穉

許曰徐孺子稱南州高士郭泰謂清潔高廉饑寒不可得飲食者而可榮以祿乎桓靈不造以林宗之賢猶栖栖不去而孺子知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是蚤見而知幾者也曹王扇虐以陳實之望且不免于反噬之凶而孺子躬耕食力不應公辟即來獨赴弔潛蹤而莫有知者是隱身而全名者也諸黨士迭相標榜以譏時政而公卿候門屣履滿戶乃孺子純默仰季偉之實問以國事而噤不知答是合德而養晦其愚不可及者也邪無道其默足以容黨獄

與而士之免于戮者惟孺子及泰與婿兩三人而已陳蕃所故下榻稱知己者獨不能以勸郭泰者勸蕃人謂蕃之疾孺子亦難辭責云（孺子寔有此）

何孫銘曰孺子以書戒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然當陳蕃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勸之乎予至交而斬切偲之責甚矣孺子於此發也或曰蕃蕃公忠節以此言動之未必不拒嗟乎以至交而棄同心之言是矣取予下此揭也然而視元禮輩身就大僇者亦見幾之蚤者矣

朱穆

評曰公叔與李膺風裁相類其刺冀州令長望風解印綬去及畏吏有自殺及疾獄者其立朝尤侃視宦官累疏請

罷及趙忠之僭爲玉匣也下郡案驗至于剖棺發墓是何異元禮之破柱戮奸乎卒之元禮死于黨而公叔亦爲中官所詆以至憤懣而卒其忠憤之激烈蓋相似也彼太學生劉陶訟其履正清平貞高絶俗豈虛語哉而議者責其就辟梁冀失身匪人嗟乎公叔之奏記所以匡救冀者不遺餘力殆庶幾羣而不黨邇而不溺者視班固荀彧相與比周者蓋大不侔矣觀其所辟皆淸德長者暫著崇厚論以刺薄絶交論以矯世其人亦概見矣蔡邕稱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不其然乎

穆蓋輔之孫也幼秉學其剛直似祖見忌于人所在被劾亦與祖同及卒也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則知公叔亦盡梁冀者也觀其奏記極諫惜冀不悟耳彼荀輿閻而非之亦鄙矣　君撲識

靈帝

治鉤黨

評曰鉤黨之興戮諸名賢百餘人及門生故吏與四方豪傑儒學行義之士六七百人諸所捕寘者與夫含匿而連引者又幾千人毒流縉紳禍延天下自秦坑以來又一大變也議者咸責諸名士矜節甫擊國陳竇繼誅羣閹愈虎而翼矣猶然不知自斂而相標榜以爲三君又以爲八顧

八廚八俊八及使得指目而誣我其胥而戮也是自設的于此而使之射也又誰咎也君子曰不然諸名賢之以言買禍固也坐視諸名賢之幾于無辜而又拱以聽諸宦之專恣而無忌者誰也崇寵宦豎方于父母殄絶善類過于寇讎逮則逮僇則僇舉太阿之柄而授之刑餘之手嗚呼昏虐至此靈之不靈滋其殆哉

金若千曰孝桓昏聵不明寺人之譖枉諸賢爲黨人固已及靈帝卽位蕃卽起爲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可謂盛也乃未幾節甫用事奏諸公爲鉤黨而卒爲所殺雖諸公峻行危言有以取之亦爲之君者不能明于邪正之途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慨也夫

總評曰漢之肆螫者無如閹宦而始終爲閹宦所弄者無如孝靈當是時曹王既弄于前而張趙又弄于後無故而殺一不辜士猶喪氣也乃陳竇二大臣中外倚之爲恒岱者一不謹密遽並而尸諸朝顧厨俊及諸君子四海仰之爲麟鳳者一不悔黙遽並而殲諸獄天子何在而若罔聞
人心前鋒而偷瀆復衆可勝惜數
也幸而節甫珍滅此覆車之鑒也乃復變張趙以天子之尊而父呼張母呼趙彼其不虎而翼乎幸之宗親賓客馮寵靈而掠州郡去一節甫而又進一節甫天子何在而若罔聞也至于盜數起而災迭見矣帝猶弗寤而且也廢皇

后戮言官侈列肆侯宦官以致多士之憤盈積四海之怨滿腹千里之艸乘時竟延二袁之兇從而召難遂使桑輿播越宗廟丘墟又誰咎哉

令之論昏主者無如漢之桓靈然余觀之靈又甚于桓也當時忠賢去閹宦登其災異有殺綱目所無者而猶土木甚興不知社稷之覆亡乎君之不道抑至此哉讀史者率以桓靈並稱也　物此一鳴識

陳蕃竇武

評曰陳竇皆賢者而又秉樞衡共協謀誅閹宦而反致害者爲以故也議者以爲謀疎而緩始不陰部兵以爲備及黨類未合之時又不迅速收捕如疾雷不及掩耳而顧遲回之久使得以聚黨而協謀至于鄭颯既收曹節甫矯止首惡可也乃欲縣而誅之使人人自疑而生變殺于事而又疎于謀宜不免于反噬之兇噫是何不量也嘗主少國疑之際太后既無援于上而河南尹未有署置又無助
此際實帝有助母以正道張竇勢也
于下吾徒以孤忠引援疏遠未固之類以攻根據已成之奸則毫釐畢動斯須變故鮮有能自完者而何言之易哉卽使其謀止于殲渠魁而無及其類亦焉必其後不蹈王
不可不慎
允之轍而踵五王之禍乎嗚呼二公之忠漢廷希有也而蕃視武尤爲稱最蕃嘗下榻延孺子嘗上疏薦五處士嘗

力諫宥諸黨人亦惟獎善類阿護忠良者乎而獨失策于舉小論者其無以成敗論陳竇哉

吕明勝曰陳竇二公之誅節甫也論者謂其忠而短于才斷是也爲思當日情勢誠亦如先生所言者故知舉事論其心舜當其過可也不然衆事不審而禍成于猶豫得不爲二公惜歟

申屠蟠

評曰士有足崖壑而心城闕者乎是劉華之徒不量而進者也乃高尚者屣脫軒冕而抗志雲霄寧槁于巖穴而不欲曳裾王門如漢之申屠蟠者是也蟠處士也當其時梁冀辟之不就董卓辟之不就黃瓊何進辟之亦不就冀與

卓爲非人也瓊與進爲非時也此亦投刻而去九辟而不
就者流也黨錮諸賢標榜自高皆桎梏被遮而蟠獨因樹
爲屋自同傭人卒超然免于評論蔡邕之才荀爽之賢濡
足于董氏之門者皆取譏來世而蟠獨韜伏明姿卉是埋
暖卒全令名于無窮余故嘗爲之言曰張儉之亾驚而逝
者也袁閎之室翔而集者也夏馥之兇機而飛者也郭泰
之去色而舉者也蟠則高崗之儀翔翔千仞下視尉羅其
志慮之高潔操履之清純有介然板興者綱目書徵處士
申屠蟠不至蓋深予其高蹈云

何非錦曰當時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
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焚之禍夫技書坑
儒復處士橫議有出至理權發乃知名禍太盛卻所
忌弄見幾退處勇者能與于此乎蟠識高崗之儀也
已

趙苞

評曰苞守遼西使使迎母而爲鮮卑遂劫質以徼苞苞以
義不得顧私親毀患節遂進戰母被害議者以徐庶律苞
謂苞爲城守母憑賊乃存城則死母母全則城棄勢固難
兩而全之然亦權其輕重求所以生母之方乎庶母被執
則去偏而歸操是權以存母知所重也苞誠權之日城可

復得而母不再生則母重于城與其存城以死母吾寧生
母以棄城且也苞之城非若張巡睢陽保障江淮之城苞之
身又非若文天祥與君相存亾之身吾姑且屈身以活吾
母則此城雖下他郡猶在徐而圖之未晩也何至疾戰而
速母之斃乎又鮮卑鈔掠吾猾之金帛未必不可以還母
即不然或告急朝廷他使守之賊未必不憐而歸母于我
即不得已或棄城以去奉母以還天子亦未必不憐而宥
我于法何至重守義而輕殺母乎知義而不知權不及徐
庶遠矣

趙苞之不能權輕重議者言之詳矣吾祖是評寔抉其
上失觀次失聯苞雖恒血而死又何面目對母乎亭吾
加以殺母逆賊之名非刻也　君揆識

獻帝

評曰帝即陳留王協也孱懦而又昏庸如弱兒幼主處桀
奴悍僕閒立則立廢則廢爲董卓劫之而西則西爲曹操
挾之而東則東奄奄仰鼻息于一二奸雄之手即一后二
子且坐視其死而莫或云何況國乎當是時閹宦專橫劫
兵捕誅如拉朽然何至聽何進召外兵以脇之脩外兵召
而董卓入于是則恣睢暴戾屠太后殘百姓劫天子西遷

而官闕爲墟矣于是則關東諸侯如公孫瓚劉表孫權袁紹劉焉曹操之徒並起以誅卓爲名爭連城帶邑以雄一方矣于是則卓賊甫滅操又得志而挾天子以令諸侯至于弑皇后殺皇子去一卓而復進一卓矣帝始謂誅一宦者可以高枕于朝廷之上而詎知宦官之後復有董卓董卓之後復有曹操虺蜴除而虎狼入帝亦一寄生之君焉而已帝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豈非天哉嗚呼先漢之亂亂在朝廷故鼎雖遷移而民猶謳吟後漢之亂亂在天下故人心已乖而天命亦去要之興亡皆天也

何拜餘日國之去奸猶人之去病也夫病一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則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所以一患除而除患者皆爲患固病求藥而藥復致病也當漢患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抑知元氣已耗而漢隨以亡歟吾願爲國者慎其所圖勿致蛇蚉至而反當病也

何進

評曰大將軍進憤宦官之橫欲一舉而盡誅之是也懟獨不鑒竇武之轍乎武欲悉誅宦者而事機一泄遂罹反噬之禍張讓趙忠之惡不減節甫大將軍總戎握要其畢而鋤彖猶燎毛于洪爐也是之不圖而乃以袁紹之策紛紛召外兵以靖內亂卒之董卓入而焚宮闕劫天子曹操入而恣梟雄挾天子公孫瓚劉表孫權袁紹劉焉之徒各據一郡以虎視天子而頭顱墜地身亦不保是誰咎也嗚呼進之闒覬竇武抑又甚焉武之死卽不獲梟曹王于當時然君子猶哀其志而惜其忠進蹈武轍引奸兇而授之柄旣罔成功又滋亂階余于是有深責云

嘗遠思日竇武何進同誅宦官其爲元舅同居宰輔亦同其倚太后之威藉群賢之勢又同而人以爲有不與焉嘗武之去節甫也有陳蕃之賢心皆相濟而進之所召者乃一董卓何如人也面與之謀事耶去一毒復留一毒發明曰何進此舉乃欲爲宗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皆不如不欲之爲愈也良然

蔡邕附董卓

評曰邕皆博通墳典曠世逸才也乃其始以附卓而荷祿卒以悲卓而殺身夫卓橫極矣弑國母殺皇子焚廟發陵劫遷天子其大逆不道曠世未有也宗戚並列朝廷孩豎皆弄金紫車服並天子而三臺聽呼召其僭擬不道亦曠世未有也屠戮大臣烹割降者于杯案間殊不一顰其顏其殘忍不道又曠世未有也罪惡滔天中外切齒其幸而斃天也何至懷私遇而悲慟乎獨虎坐人而吾獨不忍其斃亦不近人情者已就其辟又悲其死知有信宿三臺之

恩而不知咆哮四海之慾其就非眞畏族也以希所私也
其悲非眞懷遇也以亾所托也燕巢于幕自以爲安而詎
意其遽墮乎嗚呼班固以附竇而死獄去伯喈未遠也伯
喈不鑒而復蹈其轍卽興滅紀如日磾所論其誰憐之

姚尹思曰卓莽極矣此下畏千古之斧鉞者也被蔡邕
風稱騎世遠才奈何蒙三臺之顯竟墮莫祀之阱乎與
負斯于中郞諸君子矣。

袁紹

殺臧洪

評曰洪初爲張超功曹已歸紹表刺青州曹操之圍超于

雍丘也洪行跣且號東甲請舉此其戀戀故主之恩亦何
異包胥之哭秦庭乎而竟爲紹所阻使不獲刼護存荊是
雍丘之潰紹滑之也張超之自殺紹殺之也識者以洪之
見殺爲不量彼已噫子源天下義士豈誠不量也哉夫雍
丘漢郡而超故漢郡守操攻超正宜協謀而擊之卽袁曹
方睦有一日之雅而亦宜敵好以相援何至阻兵而不救
乎洪之請兵忠超亦忠紹也紹之救超爲洪亦爲漢也請
師而見拒辭行而被拘卒之故主淪沒而區區微節無所
獲伸其怨悲揮戈收淚告絕亦奚過乎而紹之怙衆馮力

執殺義士有負于漢多矣

發明㨿誠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
而已觀其數紹之語深中其罪何紹不知自反而
竟殺之于宜在坐之陳容亨與子源同死不與本同
生也　友聰識

總評曰本初四世三公負海內重望與操並雄關東當是
時耸驅而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
之卒撮冀州之衆士廣兵彊而又以田豐許攸爲之謀審
配逢紀爲之用顏良文醜爲之將宜可以得志于天下而
其爲盟主卒不能奮義討卓以雪舉家屠戮之恥及與操
相持而卒爲操圖何也則以未明大義而闇于用謀也夫

合四州之地擁百萬之衆以迎駕西京而號令天下此沮
授一策也而本初不用使操得挾天子以屯許下方操師
東下自討劉備而吾乘虛舉兵襲擊其後此又田豐一策
也而本初不用辭以子疾而失其會及操之還也沮授曰
北兵利在緩圖不從田豐曰曹公善用兵未可輕也又不
從而卒挫衄以至于憤發而死噫是誰咎哉荀彧策紹有
十敗余謂其外寬而內忌好謀而無決尤其所以取敗云

何拜鄉曰余嘗論曹公蒿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
雁行止指本初爽董卓猶豫不進也又論紹云志大而
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驕貴
之數已落曹公眼中久矣毋怪乎與操相持而卒爲操

後學　何如敬拜銘父重論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載遠
裔孫　范道岸依京父較正

史評卷之六

豐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　范光宙[illegible]父著

漢昭烈

棄荊

評曰、炎劉已灰、羣雄割據、環視宇域、皆非漢有、昭烈以天潢之裔、曾不得彈丸地而託足焉、煢煢栖栖、欲伸大義于天下、乃幸而劉表之將卒也、不舉州屬之其子而屬之于備、曹公之引兵而南也、州人十餘萬呼攜以從、者不于其故主之嗣、而于其羈旅之胄、即因而取之、正所以保孤而（王者不負所託）按據州民也、何以託孤義重而棄去哉、或者曰、昭烈孤窮、敗敗于操所、故震懾于先聲者、時兵未壓境而琮已降操、荊（此收操之荊）州固操有也、而茲欲張空拳以爭之、角得乎、（非取琮之荊也、何不忍之有）君子曰、不然、臥龍未起、固難拒操、當其客于劉表、孔明爲之謀、而關羽張飛趙雲爲之將、即當陽之坂、飛橫一矛、獨以退操數萬之衆、藉令昭烈領州牧、來全州之衆以與對壘、勝負寧可量乎、且孔明于隆中已定跨有荊益之志、今茲亦欲襲殺琮以取荊州、而顧委以予操、至赤壁之役、親履行陣而始

僅僅得措足焉故曰荊州可取而不取是則昭烈之失策也

何拜銘曰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者可看諸葛武侯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得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爭之紛何乃握區以托孤義重不忍遽取繼又因荊民之附不忍遽去而卒爲操有耶殆後今日借荊明日分荊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人謂三國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與其人哉

領篇

評曰昭烈之取益也或譏璋以好逆而顧反眼扼其亢而奪之闕其何解于披髮入山之誓而亦何辭以謝天下噫昭烈始困于操顛躓之餘猶不取荊州而顧恐于蜀乎昭

烈之入蜀也猶狃于法正襲璋之說而未之決也及吳告急請兵而東璋止半給又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白始迎之而今疑之駢忌且隙矣于是始勒兵向璋非其初遽擒而取之也越覆吳吳請尋會稽之盟范蠡曰天以吳賜越不取必殃天眷炎劉猶欲延一脉之亂以昌漢祚乎之荊不取乎之益復不取毋乃坐失此機乎當是時吳遣使欲兩相協而取蜀操亦遣鍾繇向漢中討張魯因以及蜀以一闇弱之璋而視二剛悍之雄登機上肉耳令昭烈不取彼不東入于吳則北噬于操必矣與其席卷于吳魏吾寧褰括于宗室此昭烈意也且也董卓之亂豪傑起義劉焉以益州多王氣而據之斷斜谷殺漢使其不臣與卓等也不臣者罪無赦其取益者非過也

何拜銘曰益州天府之地也內修政治外觀時變漢室可興此南陽龐中語也昭烈圖思之乎及法正勸其取而麗統亦言之乃猶以寬勝急以仁勝暴以忠勝譎一霸道學頭巾誥使非龐統牧正之益州未必入也趙後璋出時乃自領益州牧宜乎小不忍則亂大謀項羽不恐于漢高而敗漢高恐于項羽而成向并數人爲之淬闕益能焉先主有乎乃知戳亂非一道乘時非一術劉璋闕弱豈能久有也蜀帝委不取終爲操得是又一劉表也嚴統幹帝舉事謂事定之後封璋一國誠仁義盡用之策雖湯武嘗此亦何疑焉劉璋倚脩爲秦故盡其兵以助之盡其財以給之盡其力以迎之奈何反眼據其州也或曰劉焉亦據有益州焉漢之奸賊取之非過也亦居偏與璋皆漢之胄也備可取爲獨不可據乎余終謂履後并致主于仁義者耳 金英黻

總評曰昭烈與光武皆帝冑與漢緒者然光武不數年而芟所群雄克復舊物昭烈竟淹滯于一隅之蜀而不能混一區宇則何以故也夫中山後裔與白水真人非二也英雄之器觀才明勇略者非相讓也下邳汝南之困比之滹沱蕪蔞者非不同艱也龐葛關趙之徒又非有劣于鄧寇賈之曹也其不能北窺宛洛而東躡吳會者非誠不光武若也光武起義首據河內以營根本而昭烈始無用武

之地已又不託足于荊而藉手于蜀蜀故沃饒而非都會之區也是處非其地也光武時所與抗衡者特隗囂二子久不下爾蜀得其龍雖用兵如神而操與權二勍敵豈隗囂公孫述比乎是又遇非其敵也嗚呼國之興廢其皆天乎天猶祚漢光武之中興也甚易天一去漢昭烈之克復也孔艱余故曰角崎一隅豈非天哉

鎖斗如日先生謂昭烈之立心事事與光武不相下上而猶其不能混一區宇如光武也然余謂其立心舉事郎高祖不及也高祖謀臣惟張良陳平其所策畫不過黃石之素書道家之陰謀未若帝之得王佐也書何黨獻韓彭蕭酈功臣人人自危未若帝之推誠任人讎勝不疑也郎與父老約法三章僅賢于項羽之屠咸陽衆若高帝起于匹夫以人爲本有太王去邠之仁也高帝天下面帝備安者楚漢之際天下方苦秦建安之末人心不思漢也孔明在草廬即爲帝衆爲立然則天之所定人不能易之乎

關羽

報曹公

評曰羽守下邳而備與紹連兵操擊破備進拔下邳禽羽以歸羽爲操立功策馬刺紹將顏良于萬衆中而去至今百喙誹羽若曰羽殺良以報曹紹或殺備以謝良羽雖收功于曹如假手于紹以危其主何噫亦未設身以諒羽乎夫進軍黎陽攻圍白馬操尚不知爲備謀羽何知也操恐羽遽奔備備之蹤跡審不使通于羽羽何知備之在紹也羽久于操方踏蹋欲去而無從適白馬解圍一事謂可以報曹而脫身是故倉卒爲操拒敵而豈虞危其主于豺吻哉羽與備不啻昆弟骨肉其依曹也惓惓于三約之從使知備之故而恐于殺其將此必呂布之與畫卑則然而羽豈其人也及顏良見殺審書始至而羽即飄然辭去于是可以諒羽之心矣不然初從覊時已欲誅操茲豈區區戀一醉飽之恩而坐失此機也羽即不惜身以易操一死然操殺而丕立備之百口且不可保青州之晉郡又不可必知而吾徒殺奚益乎故斬良爲報曹也報曹爲歸劉也噫白馬之役吾無羽責獨責夫華容之遇亦報効之過而失之乎

報曹之說余甚感之夫賦操何恩鳥用報耶公不識不柄顏良必無衆以奔紹此操在公術中耳若云羽不知備之在紹也則猶爲公護官之非真知公之心者矣
道岸識

失荊

評曰荊州之失議者曰雲長亦有責乎雲長性剛而傲居吳使而絕婚輕糜芳傅士仁而欲治以罪皆啟釁之道也而又寡謀夫操與權爲二勍敵操雖露刃而面拒猶肘腋

之敵也權固藏身而背刺則腹心之敵也乃雲長之兵不先之吳而先之魏是失策也初權欲襲羽以自效也請操勿漏而操故露之其弗欲漏者恐羽我備也其故露之者欲羽解圍也樊之勝獲于禁七軍操已膽落欲徙都圖可（雨大集處）解矣而雲長尚猶豫知挺刃而北以窺宛洛不知返旆而（只是急事謀不精耳）南以軍江陵黃鵠高翔詎虞彈者之睨我後乎是又失策也而卒之威震華夏之業一旦而蹈于新進小子之手惜（是蒙與大夫蒙處）矣然羽責固也乃昭烈以一單支兩勍敵于千里畧無智之（奉天之意也）衝而無一謀主又不為左右翼以相犄援是誰責也今是

時昭烈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衆以趨荊襄與羽相首尾羽進而可藉其威以勝操退而可以有所恃而不潰散隱然奪蒙避之役謀而江陵固于泰山矣江陵固而因以北捲洛東縣許其賢于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是之不出而兩無就焉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傷吳也適足以自斃噫雲長斃而荊州已入于吳矣是孰非天也乎

荊州之壤界于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然以吳而爭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難蜀之不能有荊猶親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劉得益州而孫權暮求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自蜀而爭之不若自吳之全故也故一旦求之春示吾有以收之也乃備一不聽而權已奉其三郡備然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吳不全之荊而又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爲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孔明不察此而特關某之勇使率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致孫權起躡其後而捲有其荊雖日關某之輕敵致之亦孔明所以用荊者失也　道立識

總評曰雲長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當是時白馬之役挺矛刺顏良于萬衆之中襄陽之戰決水殪龐德降于禁于漢水之上即老瞞亦且褫魄議徙都以避其鋭者何其雄也（忠義節烈）而尤慷慨過人周旋主上顛躓無貳身羈于操而心在于（是其所長）備一知蹤跡輒辭封爵輕千里以赴之者其義氣又何激烈也孔明謂髯之絕倫超羣誠哉言乎獨怪其勇而寡謀

雖恩撫卒伍得衆心而又傲士大夫權爲其子求婚也何（驕矜不可與共所以敗）至于罵使而不許糜芳傅士仁主上所委爲重寄也何輕侮其人而使之貳陸遜雖未有遠名而爲曹稱美何輕信而遽撤兵以赴樊凡此皆啟釁而召亂者也卒使荊州之土所經營勤勞而得之者一旦而敗于二小子之手而身亦以斃嗚呼亦疎甚矣蓋雲長之雄略能使威振華夏而不能保有荊襄能使曹操遁走而不能使呂陸之不襲其軍皆其志矜而才疎者有以取之乎

按關公雄勇絕倫忠義貫日史不勝書而論者謂惜其短呂陸傲衆傳勇有餘而智不足以致其功之不就噫

公未嘗不欲滅魏而吞吳也彼鼎峙之勢天定之矣孔明智豈不足乎而卒如隆中之語何也然則天之所定雖神聖不能回之乎　熊識

張飛

評曰翼德從先王起義與關並稱國士其雄壯威猛不下于關當是時當陽之阪橫矛大呼則曹兵辟易無敢近者巴西之役間道邀擊則張郃遁走而巴土已安與關之刺顏良侖于禁者同勇冠三軍而又多義氣左右主上從降呂布從歸曹操從客劉表袁紹蓋坎生夷險以之入蜀之時義釋嚴顏與關之報曹公而卒歸先王者則又同觀概

劍疾視之夫純任血氣者不啻什百矣獨怪其暴而寡恩日鞭撾健兒卽先王嘗戒之而飛猶不悛竟一夕而殘于其卒齷齪之敵未鋤而肘腋之變遽作亦數也乎

何行可曰爲關以禮當關張與先王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弘遠不假擧雖擧動矣卽馬超字呼先王關欲殺之而張曰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關張並刀仗以立超乃大驚曰我今乃如其所以敗如此擧動與大學問人大作用人豈可以戰將目之

趙雲

評曰子龍與關張左右先王膽略過人嘗魏操自臨漢中雲猝相遇以數十騎且鬪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開大門偃旗息鼓魏疑其有伏遂引兵以去雲以勁弩射之魏兵大敗先王曰子龍一身是膽非誣也雖然不獨膽也當益州旣定時議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方未定無用家爲今國賊未除不可求安況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役調得其權心然則雲之本末自一大臣局量也豈名將云乎哉

姚尹思曰先王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與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誠不獨在膽也

龐統

評曰士元稱鳳雛名並臥龍而謀殊不遠孔明蒙三顧之寵開兩朝之業卽未能蹂吳窺洛以一天下而其紆籌決策使先王以孤蹤冉立二雄之間厥謀居多洵哉雲龍乎乃士元令來陽已不聞紓一史能爲治中又不聞展一驥足祗勸襲成都勸殺劉璋諸所籌畫動以詐力爲先不以信義相尙鳳兮鳳兮何不龍若乎吾謂士元亦孔明之亞才窒不遠而忠藎非殊其中道而亡惜也

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士元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也觀其切切欲奪劉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以龍鳳並稱

一難矣

法正

評曰孝直謀猷龍豹才挾風雷其歸昭烈與漢馬援唐李世勣相似也方昭烈降布依操投蹤無地而孝直協同龐統策取益州拱手其地已又說操失策發兵拒險據有漢中昭烈之託足于蜀而鼎立其間者孝直功亦多焉獨怪其方爲璋迎備而遽使備襲璋視斷頭將義不肯降者相去萬矣吾謂其歸備之功不足以贖背璋之罪評者其無以功掩罪斯可

術法正于備爲功于璋爲罪

郭威六日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其託國之重猶表也乃正與就定謀請圖殺璋始尚猶豫既而決之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呑全蜀夫先主生平以寬仁勝急暴者也乃一旦忍爲之則知取益非昭烈本心也亦法正有以進之耳先生謂其功不掩罪信然

後主

評曰後主庸才也而能任賢相抗強國今年征四郡屯漢中明年出散關攻武都陰平兵強國富亦足紹前烈者獨奈何嘗星告殞賢相云亡而黃皓進矣寵甌夜弄賜明豈昏而帝且縱游觀侈聲伎爲樂郎無緣崖之寇能久有國哉緜竹之戰臣死于君成都之降子死于父卒之勢窮力屈國遂以亡始成于衆君子卒敗于一小人慨夫

當鄧艾之入蜀也使後主聽北池王言乘將士拔刃斫石之怒背城一戰漢事猶可爲也何惑于譙周之論遽上聖發乎信矣譙周之似黃皓也皓因主之恩于前周輕乘其主之國于後此兩人者豈復知存君臣社稷哉然後主庸才無論矣特貲祿者國武侯所藉以臣國者也不能後獎賢士而又雖于防人之亂以陳祇爲侍中使黃皓得以肆其罪惡亡漢之罪禪其可辭乎即邦正久在內職濫然自守不能誅皓之奸蜀亡後乃棄家相隨徒敬至無關于威儀應對亦何益乎嗟嗟人才至季漢而益衷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矣冠議天欲絕漢祚于當年欲特生禪天欲生漢色于千百祀故役生謂惜乎禪之不能有此一令子也進宗廟

諸葛亮

起隆中

評曰孔明南陽臥龍也起三顧之餘宛然莘渭遺風焉而以管樂自況何也當是時二劉之有荊益方與吳魏並峙而未下者乃孔明獨垂涎二州其處而談論不曰吳魏而曰荊益出而經營亦不曰吳魏而曰荊益蓋侔權而敵操者其志也顧操得洛之勝權得吳之饒並雄而難圖獨荊益嚴阻而琮與璋又暗弱而不足與守不取其魚肉于二雄且且莫矣吾據之以駐足則進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固可圖大而成業退而又連孫吳以拒曹魏亦不失爲齊桓燕昭之霸亦度德量力之意

也。或曰高帝亦自蜀出而有天下。孔明之才。豈下良與何哉。卒卷卷蕞爾之蜀。曾不得窺尺寸于中原。又何也。曰良與何。當漢運之隆。而又遇勇而無謀之項羽。其與也。猶增（薪）燎（燎音了焉○復燎）而燃焰也。孔明丁漢造之厄。而又遇曹丕之雄。司馬懿之論其與也。猶築堤而壅爐也。以良與何之功而責孔明。亦不諒其時與勢也哉。

陳淵殷門孔明伊周之徒也。當其雍容艸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禰。而人無間言。權過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屬精治蜀。風化肅然。信其爲伊周之徒也歟。而論者以爲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佐者之臣耳。吳烏足以知孔明哉。若夫以處時之難。將英雄之不幸也。則幾矣。

出祁山

評曰。祁山之師。關中響震。而遽覆之街亭。何也。馬謖之恃才而違制。重有責也。乃孔明亦過慮也乎。夫兵有奇正。正而敗。不若意而勝。苟非王者之師。未有不用奇者。而孔明用兵。動爲萬全之謀。魏延請從褒中（從褒中出循秦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啣枚寂衛。直抵長安。使不及備。此豈夫入吳之計。所謂從天而下者也。乃以爲危計而不用。何算之左也。意亮（亦不可不慮也矣此）亦度魏必先有以及此也。使懿誠設伏。如國淼伯生之謀。而吾授刃于其境。則以漢不與之儲。當魏未試之鋒。其不所祈也乎。聲義討賊。堂堂正正。而何以詭爲。吾故以祁山之師。大義也。其濟與否。天也。

呂用譽曰。蹄云馭騏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溫不濟。度山越塹。騁息千里。而適一馬。盖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于是篤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褒急中節。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夫延之請從褒中。蜀良驗也。服仲達設伏。不亦一驗乎。而驟相馳。豈足以勝之哉。故不若中度中節之萬全也哉。曰井陘之險。淮陰用之而取捷。陳安君不用其謀而敗衄。兵固有奇而勝者。嗟乎。夫詐譎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亦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勝負之數未判也。懿若以正而攻智。以義攻擊勇。則仲達之氣且沮矣。故祁山之出。爲正正之師也。若夫成敗利鈍。豈所逆覩哉。

總評曰。武侯兵本六韜。圖演八陣。洵天下之奇才。兩朝所倚重者矣。故先主之將隆中未起。降布依操。託足無地。艸廬一顧。取荆跨益。藉手有資。至于事後主也。綸巾揮扇。則風雷鼓壯。迫其殞也。貔貅喪氣。罔若崩崖。身困繫圖之存（王○益○才○有○是○不）亡（九）何如哉。然其鞠躬盡瘁。志篤忠貞。見于二表者。猶覿覿也。令天假之年。漢業其可量乎。奈何師出未捷。身已先斃。抱漢興之志。而志莫我酬。悵佐王之謀。而謀不我濟。天乎人也。何尤。

致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轉定戰克。成蜀偏安。佐後主十二年。遇吳討報國中。賞強享年五十有四。惟血卒罩。以天下之才。純王之治。而限于中壽。萬世稱之。嗟乎。天欲亾漢。亮安

能存乎 道岸謙

蔣琬

評日公琰望並士元皆非百里才也（如人可以當君）其遷參軍給兵食與遷治中展驥足者亦略相類獨士元登逝公琰以忠雅負社稷器丞相亮所期與共贊王業者一時兵與樞足祁山之師六出而不捷者厥力爲多焉帥元帥之喪遠近危悚（誠哉）（回朔辰斗也）而彼獨正色立朝以繫羣望其殫忠竭慮庶幾哉無負所舉矣吾故謂公琰者孔明之後一人乎

李驊長日驥驥之足用于查車用遠其才也驥于天衢則已追風矣公琰非百里才宜乎爲廣都則不理而代後事則竭忠貞乎與鳳雛並望也豈忝哉

費禕

評日丞相亮開濟兩朝而文偉與公琰兩翊贊之然公琰（此文偉所以可繼公琰之相也）威重又藉文偉之謙雅以爲章弦至其使吳以雄辯折羊道諸葛恪之鋒其立朝以諷諭釋魏延楊儀之惡是時外卻駱谷之師旅內保寧輯之勳庸未嘗獨功妄動一稟孔（其不負所舉）明石畫此武侯懇懇屬以官中事者庶幾其無負也已吾謂文偉品格叅孔明之亞公琰之儔云

陸雲若日琬代武侯爲尚書令既無慼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視目暫視已竟其意旨其與數借于人朝晡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傳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誠可爲相濟者矣及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爲則失之遠矣獨其兄愛不疑待新附太過而卒致郭循之殺亦不從張嶷之戒乎

吳王權

荊州

評日吳蜀之爭荊起赤壁（此猶懷大失）夫赤壁一炬皆孔明協謀玄德戮力所宜重念勞而厚給地者乃顧疑忌爲龍而慳于其地甚且魯肅勸借荊州未幾周瑜復爭之諸葛瑾分割荊州未幾呂蒙復奪之六七年間日相攻擊以致關羽襲于

此張飛死于此權亦奉表臣魏自弱其力于此而操願置（爭小而失大權其志擊）之不問操初委一州以餌二雄而彼爲所餌日相爭焉不爭拒操而爭一彈丸地其爭小矣

曹操中原風賊也赤壁之勝挑好機會乃吳人失之而爭一彈丸之荊是何異客有吹于羣犬而投一骨于地使羣相爭焉而不復吠客者然乎噫亦失計矣　汝聽識

總評日吳王權堅之子策之弟也席父兄遺烈以雄于江東國險而民附已歷有三葉矣當是時浮江萬艘控弦帶甲之士百萬天下稱彊焉而又以子布爲腹心陸遜諸葛瑾爲股肱呂範朱然爲爪牙周瑜魯肅呂蒙爲謀主相與

決志定策爲立二雄閒其庵有荆揚傳祚累葉宜矣然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所謂漢賊也當赤壁一炬之後尚向玄德乘勝長驅直搗宛洛則以我方張之鋭擊彼旣挫之氣自可一鼓而擒以爲華夏一快矣乃見義不明而惴惴焉（只見荆州不見義乎）今年臣操明年降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荆州明年受魏之封爲吳王甘于北面而不知恥（可恥之甚）至于玄德爲帝室之胄所故與聯姻好而同戮力者顧屑屑焉爭一荆州而襲殺關羽始相與拒操而今且反刃向之矣恐于倍漢而安于臣魏是權亦操也人有言孫權亦漢賊信然

陳榭津曰孫權初立時曹操盛師東代羣臣勸迎權拔刃斫案遂破操于赤壁其英雄自命豈特羞作從取帝泰哉然其所失者在昭烈巳取漢中開其巳下襄陽曹操欲遷許都避鋭權不思爲篇同俛之言觸漢滅操乃輕聽呂蒙掩襲江陵使孫劉之從不共反兵而曹氏父子雍容中原日見強大此儒者所以致恨孫權亾漢之羿大于曹操又哀其不助蜀而適以自斃也

孫策孫堅

評曰余讀三國志至孫堅之拒董卓孫策之絶袁術輒廢書歎曰嗟乎漢衰之際暴臣無君甚矣孰有激發好義如長沙父子者乎堅進兵陽人卓請和親堅曰卓無道不夷汝三族必不瞑目（壯哉斯言）策詒師袁術威震江東後惡其稱帝以書絶之謂使君五世相承爲漢石輔一旦毀圖率土何望（義哉斯言）義哉斯言雖晉文定周漢高東伐又曷尚諸曹操初舉孝廉當時所稱命世才也唱兵而西卓之神將卽能敗之榮陽逗遛酸棗惟卓亦曰關中軍無能爲孫堅小戇可忌不忌操而忌堅以堅之智勇過操也況操之成功莫不資謀于衆而策則渡江復仇年僅十七不踰歲而破劉繇降王朗至劉瑜走許昌華歆獻豫章皆決機自獨用人不疑世但見襄陽之厥篁竹之變父子身殞幾其輕果而不知堅始從張溫討黃巾旂勅溫斬卓以肅軍袁曹相拒之時策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使兩者說行卓操俱殄漢之天下固無事也然則長沙父子之激發好義固不可泯者哉

何非錦曰人君可以王而得其時者爲武王失其時者爲昭烈人臣可以致君于王而得其時者爲周公失其時者爲孔明人君可以伯而得其時者爲齊桓失其時者爲堅與策人臣可以致君于伯而得其時者爲管仲失其時者爲周瑜非盡人事天亦與有力焉余于長沙父子不禁感慨繫之

周瑜

評曰公瑾雄略不世出蓋奇才也其決策破敵古今以爲美談者皆曰赤壁一炬以三萬人而破曹兵數十萬衆以一年少子而坐困孟德蓋世之雄英風吞漢猛氣橫齊使

老瞞喪長驅之膽昭烈存如綫之劉而三吳之氣大振于
東南者疇非公瑾力乎藉令乘此之銳躡彼之困聞道疾
走以要其歸路則操可生擒而智不出此縱之使還其失
策矣乎公瑾初指操爲漢賊奮袂爲漢家除殘去穢見誠
是也乃玄德帝冑姝非操比而公瑾亦操視玄德子敬嘗
勸借荊州而公瑾以爲不宜割地資棄子敬勸結好玄德
撫輯關羽以爲聲援而公瑾獨切切不慮玄德爲雲雨之
龍則慮關張爲貔貅之虎噫玄德故所與戮力共擊操者
而旋忌至此釋操而圖備其又失策矣乎雖然公瑾勝略

釋 過人言議英發者而折節程普飲人以醇初將兵迎策已
又從袁術復還吳而君臣骨肉終不以蔣幹之口貳乃心
其義重亦概見矣乃數之促而賷志以殁悲夫

朏我吐昭烈在吳公瑾以爲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
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也瑜稱多智奈何
舍國賊而圖同伐乎畢竟病生年少耳

魯肅

許曰子敬稱長者爲江東人物之表初與公瑾定僑札之
分因以介于權蓋惟愷謀臣也當時人各爲其主矜詐力
以相傾敵其視獨故所僧而傾視之者乃勸其主借荊州
勸其主結好玄德而撫輯關羽其爲吳乎抑君子長者之
道有出于謀臣策士之詐者乎夫三人格鬭勢鈞而力敵
無勝道也必兩相協而前其一雖賁育鮮不斃矣操故
者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郎赤壁一挫而其
虎視江東寧一日忘哉權視操爲水火而與與扇託爲姻
婭則唇齒之勢也誠如子敬之說假之地以寄其臣主相
結納則魏人不敢南下而收馬而吾協力以窺中原其所
得不倍屣一荊州哉是殆擬忠爲吳謀者若曰委質吳而
私漢也則寡見而語及帝王大略者誰決策呼公瑾火操

百萬之衆于赤壁之下者又誰即或爲劉亦未必非子房
仕漢之心也權嘗品其人曰一短二長噫彼所短者正其
所以爲長乎公瑾謂忠烈可以代瑜亦吳特達士也何輕
詆云

楊越三日鍾伯敬云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
許之而後稱害可定曲赤壁推曹能周爭守備當所見
相因然非速備劉備之交不可故以荊州借劉正以深
其交也尊不落老瞞之策哉迫後日業有圖關豫荊之
意慈言吳之不棋于縣雖斬于將破權之所忌以遂成
其功不知吳之計得而勞之勢孫蜀之勢孫而魯氏得
以承其弊矣然所失之計終未爲得也關于大勢策要
爲漢之佐人亦吳之罪人也
何聲遺曰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因以取石權甚當
之贈答于肅吁肅所獨籌略過人者乃脉至此乎為問

當日雖欲不借不可得也當時曹氏已據中原赫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亦皆爲操所滅其能併力以拒之者雖孫與劉耳此所謂吳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者勢使然也而謂可以勿借之乎肅誠善于策吳矣

呂蒙

評曰、子明才亞公瑾、並爲吳謀臣、蓋有學問而知大義者也。（益主顧益求安尋亦關陸失策）特其識量未宏耳。初瑜方同玄德謀以赤壁之火破操衆于江上、奈何荆襄甫裂、遽以白衣櫓襲關羽于章鄉、方犄角而攻操、遽反弋以射劉、卽絶婚罵使、羽謀固疎、而蒙以譎詐蹈潰一干城之將、罪亦甚矣。史書蒙未封而卒、亦重有責乎。吾故謂蒙學可與談兵、難與議道也。

愚按呂蒙之取荆州而知吳有大利而權未知取也夫關其好勇而少謀人易謀之也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以南皆吾地也關羽之破二城吳之利也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議從都以避鋭而司馬懿說操勸權躡羽後其議遂止使操從都許則士氣索然唯酒以南可獲之取操之從都吳之利也而不遂從之者吳許其躡羽之使也吳有大利而不知取而唯以取不爲志襄孫爲念不亦鄙哉彼呂蒙以譎襲人無大志不足言也孫權承父兄之餘烈而始不能狀濮終不能自大哀哉 道岸譏

鍾竟陵云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荆州方略卒之譽於當塞而吳入于魏覩此則呂蒙不獨無功且有罪矣豈乎功名之士而可以謀國乎 道立論

陸遜

評曰、伯言爲吳名將、不以私怨短淳于式、亦不以違制啟麾下將、似亦長者事也。乃其將兵多陰謀、方以白衣櫓襲殺關羽、又以連營火退逼先主、使熊虎之將一朝而殞、使龍豹之營一炬而滅、與赤壁之捷功相埒者、然一伯言也。代蒙將則破蜀、蒙脊代雍相則洲然見讓（○卑○貴○重○財○不○誤○）、能戰爭以靖疆圉、不能諫諍以定儲貳、其竟以憤卒、吾不知其故也。

何行可曰、呂蒙云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乃知所謂之人、大不可測、面負遠名者、爲人所忌。今世好名之人、其毋以驕氣陵轢人哉。

魏王操

讓三縣

評曰、操奸雄、故智讓還三縣、佯飲虎以爲狐、假退以爲進。欲借以損專兵之謗（其誰欺乎）、滅不遜之責、稱何愚弄人聰睹乃爾也。乃退遜未幾而僭逆尋露、專號令、專生殺、封拜不言讓、加九錫、進侯王、不言讓、至于弑國母、僭皇子、蹕出入、亦不言讓、而區區三邑之吐、亦何異竊國門者之卻貨乎。將欲奪之、必固予之、奸後又一奸矣。

何拜銘曰、操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言、字字不情邪妙。在群至譽朕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醉、以爲不然而無以奪之。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曾侯之墓、只欲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姦雄若不辨自明者、此非姦之甚者。

乎。

總評曰。月旦謂操爲亂世奸雄。其始退然欲爲周文王。奸（如何身分敢擬文王此僭心事。恨。）尚隱也。（未守分嫌之）乃未幾而用警蹕。建廟社。爲奸而僭寘百官。擅封拜。爲奸而專弒伏后。殺皇子。爲奸而逆篡跡已暴人耳目。而猶題墓稱非分香簽。遂其云奸雄。不亦洞其隱矣乎。然是時劉琮之降。王威不能擊。玄德之從。關羽不能襲。至于吳蜀合兵。亦不能攻。而卒之其裔竟篡漢爲天子。詎天顧（天道從來夢。）厭漢而興奸乎。亦時也數也。

何屏錦曰。操自驚出爲宦官曹騰養子。當袁紹謀誅宦者。進召董卓。操聞而笑曰。誅閹豎一獄吏足矣。何必召

史評　卷之六　三十二

外將乎。其識略世自不凡。及董卓猶亂。抗師西向。其初未常欲窺神器也。且負命世之整。乘可爲之時。使終嬴荀或輔帝東遷。統一四方。光漢舊服。雖周文王何加焉。奈何包藏禍心。操弒妃后。逼殺大臣。卓服管歸。一如王者。爲亂世之奸雄。寔漢世之逆賊也。逆操賊方亦不遠。僭竊相繼。五傳而卒爲司馬氏所劫。嗟乎。無道竊國之君。有及身而絕者。有及世而絕者。及身而絕者。不禍于篡弒。節禍于養子。及世而絕者。不禍于女后官戚。節禍于權臣劫子。若蹇蠡偷之矣。

荀或

評曰。大盜竊國。而身與其謀。即死以明志。而君子猶以爲黨。何也。立身一玷。百行皆隳。即多令懿。終莫之贖。是故君子死雄于莽。爲失身而莽也。死邕于卓。爲失身而卓也。死文若于操。爲失身而操也。文若于董昭之議。力拒而死。爲漢而拒。亦爲漢而死。皆正也。而君子尤有責于文若。責其心也。夫溫太眞之與王敦。與文若之與操一也。太眞臣敦而陽爲之謀。其迹非而其心則是也。文若臣操而陰爲之（叛名實副）關。其迹非而其心亦非也。操誠篡賊也。文若其初知而審于去就。爲薛方。不爲揚雄。是漢處士也。吾何容喙。即不得已而死。吾以其死于昭者。死于董承密詔之時。死于其自爲將相之日。則其死爲王蠋之死。爲仲連之死。是漢烈丈夫也。吾亦奚容喙也。乃文若之所爲則皆非也。文若

史評　卷之六　三十三

以智計爲操子房。非因不知操者。當其間關河冀而擇所歸。卒從曹氏。爲奮武司馬。爲侍中尚書令。爲光祿大夫參軍。操加之而䩄顏受之。甘心膝于篡逆之賊而不知恥。（此際一刻不可復居）委身于賊。已非復知漢。而又竭忠爲操謀。以取袁比高光。以迎帝比晉漢。以官渡不令還許比漢楚。至于爲操搏冀。而薦郭嘉荀攸之徒。爲操厚殖。而拓荊州關中之地。當是時。又寧復知有漢也乎。挽盜賊之勢。而曰吾不爲賊也。彎逢蒙之弓。而曰吾不爲蒙也。天下其誰信之。（溫洞分途。斯不敢入同立。）始之以附賊。而終之以爲漢。此其心何心哉。曹氏之篡漢也。而欲以題墓

掩其迹文若之附操也而欲以歿漢要其名是文若之心即曹氏之心余故曰操之篡非操也文若也文若之歿非歿于漢也歿于操也

何拜銘曰或爲魏之子房以高先事彙許曹操其智略核警誠哉如司馬懿之言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至其非董昭之請似乎心殺也天下人嗟乎騎兩頭馬踏兩腳船此等奸猾將誰欺乎

管寧

評曰管幼安與華子魚同研席兩人者並鋤地見金一擲而不顧一提而擲之世以是優劣其人及子魚以德量重

毋惜世說幷遇事狀愧小節無附德行之林

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恐于爲司馬昭之成濟朱全忠之玄暉其以龍頭名當代者固如是乎幼安于曹氏之亂含德高蹈蹴跡海表終身不屈于曹氏操辟之不就丕徵之不就㪍以安車迎之又不至寧攜于巖穴而不屑于輪帛誠潛龍

冀緇之別矣曹胥壞

以不見爲德哉以視子魚依操以爲鷹犬者相去不愈遠乎嗚呼以一提金羨榮之小遂至于損廉恥墮名節如此觀人者愼毋以細行而忽之

管幹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行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余觀幼安之擲金不過一端之介耳而卒成高蹈之節此其立志較然始終不渝固非公明之所能言也　金爽識

魏王丕

評曰曹氏初雖睥睨神器而猶畏憚名分是故操已莽矣而託言文王丕已篡矣而飾言受禪與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假周天子之命以自掩者何殊乎後之譚篡爲禪皆自丕作俑爾然丕莽並名漢賊而莽甫踐祚義兵四起一朝支解以快人心乃丕禪更三葉不聞有舉義者何也莽嘗民心思漢之日則其敗易丕適漢運式微之後則其興難要之皆天也

先王以孝弟治天下故能享祚久遠魏武好殺篡弑已丕立而即納帝之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不孝也始

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而受禪即殺甄氏不義也已殺任城復囿東阿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不悌也及病而卞太后臨問見左右昔年之侍者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汝固應耳然則丕之喪心久矣縱無司馬懿之奸亦安能久有魏土乎　道岸識

賈詡

評曰賈文和算無遺策可稱良平乎董卓之敗說李郭復

賈詡附操是猶賊亂比之良平皇虜虎猶似孔子

佐出天子于重圍之中已依操守鄴又破袁紹韓遂馬超輩與良平之出奇應變者等曹植自以才名潛謀奪嫡則又曲爲調護旣言恢崇德度以子道廸文帝又言袁紹劉表以父道諷曹公其定儲位不致爭亂又與良平之諫呂

安劉者等謝說賢也哉即其梟元惡以滋厲階不免人物
然于志行亦無甚瑕云

鍾伯敬云李郭入長安賈詡寔爲禍始至欲自脫于李
郭之手而寄其身于段煨因挾觸歸曹公而因以自託
其身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合讀是評則其智謀定
有似良平也　冠識

魏主叡

評曰帝英姿秀出沈毅好斷而亦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其
曹操安得有賢子孫李公因訪以懲其轍主祖也
略度有過人者獨是時百姓凋敝四海分崩而遽侈營繕
作洛陽宮起凌霄闕列銅人于司馬門築土山于芳林園
似阿房再作柏梁復興矣一時陳羣水舟之喩高堂隆鴻

鵠之疏衛覲承露之比一不之寤詎非速亡之道乎卒之
以蝗蛉之子屬之狐媚之臣天乎不賜奪其祚而陰易其
胤後之篡人國者亦足鑒哉

何拜綸日史儀稱叡識量機略遠出丕之上觀其于軍
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而莅先生亦謂
其英姿秀出沉毅好斷似也然愚謂叡亦不道者耳夫
叡爲甄氏親子射鹿感父其辭悽惻彼蓋身遭父之偏
聽哀母之幽疾王而改德執有先關房之辨者乃變毛
氏卽廢甄妃寵郭氏而卽殺毛后胡爲乎文帝武宣后崩
皆不送葬幼女淑卒則爲追謚立廟是薄親過于愛
愛女甚于親愛也至郭后雖借殺甄長寔養叡爲子乃
遇之暴疾此而不名爲弑是猶王如意可以殺呂后漢
和帝可以使竇后矣不道如是宜乎有司馬氏之禍也
夫

司馬懿

巾幗

評曰仲達與孔明對壘相持百餘日卽受巾幗之遺而不
忠義之士暴露多數吊懐奸之徒工于懼惡所以懦奸怯匕粉逆其私
輕出以交一鋒何也仲達謂孔明屯五丈原則可以高枕
而無憂今果于此而又畏之如虎則其策夫孔明者有在
也彼其平原曠野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已據有勝地爲
久駐之計矣茲數挑戰而未可邀擊則堅壁以老其師而
持久以待其斃此充國所以困先零李左車所以待韓信
之策也仲達且得以伺其隙而孔明顧欲速戰藉令揚旗

鳴鉦以一枝壓之東又以一枝挑之西迭出而疑其軍而
挑之戰則一鼓而雌雄未可知也乃孔明失策而仲達甘
受其遺以自全亦幸也已

何聲遠日以退爲進懿之得其算者在是

總評曰懿與孔明相對壘于箕山斜谷間其用兵亞孔明
一等孔明有呑魏之志而卒不得伸志于魏皆懿力也獨
其于顧命一節與孔明異心夫主上方垂殁而挈六尺之
孤以屬大臣豈不欲金甌之無缺者安固而不搖哉而大
族黨殺邪是亦所有邪焉
臣或乃心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之是何異操戈入室之

盜乎孔明竭忠輔少主庶幾無負所托而懿受顧命渉血未收而纂謀已起甚而殺曹爽殺曹彪（殺楊曹殺）又盡置諸曹于鄴其所為大都躡操故智去孔明遠矣人有言司馬氏之纂曹操教之也噫操取漢以予其子而懿即取魏以予其孫天道之昭蓋不誣哉

何拜銘曰古來纂國之臣必首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莽溫身纂者也操懿子纂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殺于漢兵溫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圭殺之二賊纂逆禍皆及身足以嘗亂曹丕廢漢獻司馬炎廢曹奐則操與懿師並追尊為帝儼然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蒙後福哉尤不可解者司馬世為其逆諸葛世為其忠而與懿若是豈天意不可知乎然一傳而大亂作矣是天又未嘗不可知也

魏王乾

司馬孚

評曰叔達于八達中蓋一達也立身行道嘗自謂不伊不周非夷非惠為魏貞士識者曰叔達為魏而歿謂之魏貞士可也魏未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可也但分土而居與師昭無別而猶欲自託于魏無乃非純乎貞邪君子曰否否司馬氏之纂也舉朝月以為常而不知惟即大臣如賈充之徒且從臾以為堯舜之禪無以過者而况其他乎叔達為宗室之冑當廢弒之餘獨懇欵悲痛不忍與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而獨報為若不忍居身於晉也而拳拳懷其舊主猶願為魏之純臣挺乎為疾風之勁而屹乎為中流之柱與武氏之依緒朱溫之全昱（全忠兄以報國天亦之）蓋同儕輩也與使曹氏之臣皆若叔達者即師昭雖暴其敢攘魏而自立也哉其曰魏之純臣誠然

叔達號魏貞士也獨奈何奏曹爽兄弟不宜宿衞高貴不能事舉孤晏然受安平王之封然則亦無人心者哉而以純臣目之過矣　士穆識

鄧艾

評曰大將握重兵破敵國于數千里外即退然承制于朝猶或有不貲之懼而况可矜能而專制者乎艾拒姜維有（令終稱乎）脩治備守之功屯楊豫有廣田畜穀之功而其入蜀也束馬懸車攀木緣崖自投死地而卒能破蜀使漢中諸郡一日而席卷于晉其勇氣凌雲功名蓋世即韓白之克楚趙亦不足比勳者而竟以矜功失節矯命承制自幾于鍾會之手嗚呼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艾獨不解其說乎事須當報不宜輙行艾獨不承其旨乎司馬氏以讒檻艾忍矣艾之以功而受戮亦有以取之哉

曹射侯曰鄧艾勇氣凌雲鑿山通道亦為後世之利可稱名將矣方自謂不世之功何來及受賞而已赤其族

則知天道耶然特假鍾會田積之手以償其滅漢之罪耳

西晉

武帝

評曰晉自師昭以來猶然北面魏闕及帝始受禪裏所籍爲于庭者一旦而衮冕爲天子時吳尚未下又以羊祜諸大臣謀伐吳而俘皓東南諸郡最所雄據于吳者一旦盡入版圖其混合區宇開創鴻業者皆帝功也顧受禪之始焚雉裘而禁奇技尚稱儉約之主平吳之後乘羊車而耽女尤遂爲荒淫之君甚也三楊專恣播弄威柄而不知哉

天心亦已厭亂故此時得一統定

七賢放誕蕩廢禮教而不知正納賈氏于太子貽覆國之禍而不知制謀之不臧國其能久乎夫世未有無功德于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險詐竊人之國師昭又以篡弑取人之國而帝又以淫縱促之其不再傳而洛陽之駝已在荊棘中國世數也亦帝之始謀使然哉

說得淋漓痛快

吳炎山曰善有大小務有先後晉武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此小善也君子無取乎爾既知小善何不無去州郡之武以爲億兆納吳官人之數乎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乎此所謂知小而不知大而先後之不倣當也

蔡二甚曰釋吳以爲外懼豈弄算乎果如巨源所言何至有羊車之駭人也非天也

滅吳

評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濮陽興臂託以太子霸主方殂興即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亡荀息之信冀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亡族滅之禍與孫綝同固也然皓荒酒色好刑誅弑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爾肆萬彧以恃殺賀邵以諫死韋昭樓玄以守正誅張詠車浚以公清戮熊睦張尚以私怒族酷誅無算人君若此即富強如秦必不能守況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凌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乎故司馬炎之平吳非晉之有道乃皓之善亡也

暴相連兄弟不亡何待

何拜銘曰皓性狠戾與漢主禪異臨危發憤宜出家鬪亦效禪俯伏象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即首稱臣爲晉所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諶者嗟乎刑戮恣于閫中威武不出境外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雖欲不亡胡可得乎

羊祜

峴山碑

評曰峴山碑碑羊叔子之爲襄陽也叔子鎭襄陽惠施于民多而民于其卒也爲之廟而祀碑而記焉是豫何德設或曰叔子與吳對境動以恩信懷服州之士民諱其名不

智謀民服有此身術

日戸而日門者蓋不但愛其遺抑且父母叔子而不名矣且史氏有言垂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渚其卒而思恩而至于流下而霑襟者其在茲乎嗚呼自有宇宙便有此（郭泗泉汁數語則以檀傳何妻而傳其之相證）山陟斯巔者多矣皆泯焉無聞而叔子德冠四海聞望與此山俱傳與召伯之棠宣子之樹蓋相後先焉余故嘗爲之言曰峴汨之碑與山而有永峴山之名以碑而益光

（召伯所憩愛及于棠宣子所游封及于樹思其人因以及其遺自古然矣叔子襄陽之愛召伯乎宣子乎固非無因而能墮其淚也　二傑識）

總評日兵有不戰而自潰國有不攻而自破者何也忠信之冑無堅冑德義之敵無勍敵也羊太傅意慮深長而識度宏遠其爲將嘗輕裘緩帶鈐閣裁成邏之卒動以恩信懷柔而不爲詐謀掩襲當是時吳衆未萌遽來請降繼謀伐吳已督荊襄與抗對壘又布恩信先德詭以懷吳謀有（品見太傅心事）出于術策馮統之外而事有同于華元子反之行者于是舟師一抵石頭而孫皓已欽懷門是王濬之功嗜非太傅之功也或日山公欲釋吳以爲外懼與范文子之欲釋楚同慮也以太傅之識亦豈于外寧內憂之慮乎而卒之帝以荒淫召亂噫太傅何嘗不此慮且其日平吳之後嘗勞聖慮是亦非山公之見也乎謀固始于太傅而其深謀遠慮憂亦先于太傅者稱令天假之年則敵國外患雖亡而（太傅縱在亦未必能挽回不知其但典觀當共歸之）法家拂士猶在帝亦何至于荒淫而無度也乎是故能平（寄言處）吳之亂而不能保晉之業能使荊襄之民廟祀百世而不能使典午之祚綿延于無窮皆天也于太傅乎何尤

（太傅意慮深長故其初知非抗敵當封境而開綏懷藥數通開倶此理司馬昭壘之術也及抗卒乃造甚治軍數請伐吳此爲周瑜破櫓之計也其師抵石頭而皓欽軍門洵哉功不在王濬而在太傅乎後有論其平吳而致武帝之荒淫者噫世豈有爲人臣乃預料其君之荒淫留外患于貽闕而不散其儹者乎亦不審甚矣　道岸識）

山濤

評日山巨源雅操邁時歷三朝爲名吏部當是時吏曹湮滅西國有三公之鉞肅閫有一州之任貪叨成俗而巨源獨觸前失各爲題目以拔人物使患絕臣名而恩驗天下（人品通鑑在變千見得）時稱山公啟事誠不誣也而其深識遠慮尤所難及者晉併天下羊祜請伐吳而巨源欲釋之以爲外懼此與范文子慮同也乃吳亡未幾而帝心已侈卒之清談亂俗而權奸亂政覩巨源先見若燭照然州郡之去兵也巨源與盧欽論用兵之本謂武備雖弛帝且以爲天下名言矣而卒

不能用永寧以後寇賊蜂起而莫爲之備天下遂以大亂如巨源言焉噫巨源列竹林之賢所故陶猗麴蘖而蕩滅禮敎者乃固奉母以孝居官以廉蓋砥礪名節中人也而又多經國遠猷亦七賢之表表者與未可以淸談士目之也

南湖丁氏云史譏七賢之放達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絕選部之舉此皆名敎之所繫不可以醉客忽之今觀其準范文子之見釋吳以爲外患尤遠慮之足稱者矣　冠議

王濬

評曰濬以功見抑世多冤之乃余獨于濬責焉濬初如祜議治艦伐吳已以巨筏克建平以舟師抵建業如破竹然其俘皓平吳爲曠世一事功靡與儷矣然王渾父子根據宗黨彊盛而吾以詔受節制進退非所得專也世未有權臣專制而大將能以功邀賞者焉防耿恭同破羌也防微而恭下獄鄧遵任尚同破羌也遵封而尚棄市亾論恭尚卽鄧艾之檻濬所目擊者何見而違詔不受節度也方晋兵東下吳海遣使詣渾濬兩地乞降當是時急于進固降遲而進亦降何見而乘風進艇不一船以與渾諭事也濬不待渾而受降已激怒渾矣凱旋之日退然讓功尤不

足以修悔于渾又何見而曉曉陳伐忿然懟而也淮蔡之下愬稟度節制而亦乘鞬迎度愬不自爲功而度亦不掩其功所公者其處善矣濬與羊祜同伐吳者祜之言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祜不自功而論平吳者未嘗不歸功祜乃濬急于貪功而敢于違制郎勳在王室而渾終得拾以爲口是誰之咎與噫渾小人不足道也濬年七十而亦不善居矣其得免于漢之恭尚魏之鄧艾幸也

濬以功高見抑每見帝輒陳其功伐之勞及見在之狀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居美者未盡善耳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嘗胸中是吾也觀濬之爲嗣何等可惜然使有功之臣長嗣如此此豈長有將略者乎　道宗議

杜預

評曰元凱以傳學號武庫蓋文武兼資者也立朝爲黜陟課又損益萬機贊成廟算初吳未下舉朝束手無復東嚮而獨累表請代督荆州數授方略破建業其樹庸也大及吳已下所在去兵無復戍守而獨安不忘危還襄陽之日勤講武脩繕圍其防患也深身拙騎射而亦手韜龍豹乎初耽經籍爲春秋釋例功列旂常言垂竹帛又何刻石以永後名也

[illegible]預元凱好爲後世名嘗紀勳二石一沈萬山之下一
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illegible]
[illegible]之作與左氏並傳豈必刻石而後亦[illegible]

張華

評曰茂先起牧羊子爲晉台輔學業優博而[illegible]
著鷦鷯賦以自寄其志固欲自全也而卒罹族[illegible]
何也夫幾莫先于進退去就之間義莫大于禍亂求生之
際茂先博物似子産能辨黃熊毛龍鮓武庫雉雊臨平石鼓
及于將莫邪等類智矣武帝朝知吳之可伐而推稱贊成
平吳之謀惠帝時知楚王瑋之可誅而白帝以詐誅瑋當
賈后之朝彌縫補闕盡忠匡弼而海内宴然亦非無
功者獨惜賈后之悍固漢呂后唐則天之流也茂先宜登
見遠引以去即不然以其殺趙王倫者殺于太子幽殺之（冕旬輕于之老者茂先之所典聰明入緣高宮貴二字滋謬）
時斯不亦可乎知不出此而委身賊后是自全者乎其僇
于趙王倫之手宜也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所以爲君子也茂先博物洽聞而卒不能保其身章忠之節不亦宜乎

惠帝

諸王相攻

評曰晉諸王之繼踵而構禍也豈盡諸王之責哉責在大
臣無以制之而使然也夫懃騃在位奸豪逞志趙王倫殺
后廢帝悖亦極矣齊王冏舉兵誅倫是也乃倫甫伏誅而（不罪）（一倫死一倫復然後盡胥服本根雲爲）
復以冏爲大司馬不知冏而得志是亦一倫也冏既專恣
乃復以長沙王乂討冏不知乂而得志是又一冏也乂既
已死又復以成都王穎爲皇太弟不知穎一得志抑又甚
于乂也漢大臣既誅諸呂復邵齊王以絕禍根乃晉前車
覆而屢不知鑒其措置乖謬不逮漢遠矣蓋漢用平勃
之謀故炎祚之危不旋踵而安晉無社稷之臣故與午之
亂終無自而治也

何[illegible]曰西晉之亂始于賈后繼于諸王骨肉屠兵賁
易同盡内難日深外患必起母后淫亂弘多也鳴呼
晉武爲人臣取國不正爲人父則擇婦不審擇
本而從外清談宜清談之禍果其于桀紂哉

總評曰孝惠之不終祚也始以賈后之兇悍繼以諸王之
相攻國家如傾廈之不可支矣國之有君猶家之有主主
闇則家索君昏則國微帝故懃騃之資昏愚不辨菽麥者
而謬膺大統其主已亂矣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如一偶然
闇夫當國不足了家事者而欲銅駝之不荊棘得乎識者（且使以德音有辭王天豈以是報之哉）
謂足以報曹氏受制于司馬懿之慘良然

陳[illegible]曰晉惠之不終祚始于賈后也然武帝寔啟
之何則父母之道莫大于教子教子之道莫先于擇婦

賈公女有不可者五。帝已言之矣。及爲太子妃。驕斁之
郝常又孽之矣。皆感于楊后之言。遂長其亂。夫閑斷之
王肖不能孫發后之欽。又何責于悲之詩賈誅哉。日賈
之不可后也。將立謝玫乎。夫玫武帝之才人也。使之侍
察而生于遜。父子之閑。同于烏獸之張。若汶玫立。亦一
賈也。或曰。武不廢太子。以太孫遹之智也。令不立惠而
立淦。晉之天下。其長無卑乎。遹長不好學。賈后復使黃
閑誘爲奢之唐。賈市行而不勸。與知悲帝之不悲其所以
反嫉樣斷之。父何言哉。故日惠之禍。賈召之也。賈之亂
武欽之也

齊王冏

評曰。冏初以賢王之子。有迎帝復辟之功。時三王並興。戎
馬處要害。皆環視冏以爲動靜者。冏誠仗義詔。遣外兵。已
從廢疾暗無公卽置案得罔安能見及此
亦退然辭榮。歸藩彼顧。欲嶋義之師。亦何名而起哉。倫秀

而誅省。會尙飫。戰歿一士。未加收鄰。而遽蹕倫秀。故智自
加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噫。冏挾震主之威。握大柄。又膺
殊典。而坐拜百官。不一朝見。是倫後又一倫也。其見殺于
長沙王之手。宜哉。
號百余日。論八王者。謂穎顒允賢于倫。虔冏賢于穎顒。
乂又賢于冏。越賢于乂。嗟乎。亦彼善于此之言。要其紛
紛皆晉罪人也。然賈氏不殺太后。則爲乎骨肉相殘也。
惡婦人之禍。其變至此。可不畏哉。

王衍

評曰。王夷甫以高名傑望。海內推重。而一旦死于石勒之
手。世咸惜之。余謂夷甫以虛誕賈禍。其見殺也宜哉。夫晉
俗。其初未壞也。自其祖述莊老。與何晏輩。競以清談爲尙。
一時名流。遂相波蕩。至于蔑棄典禮。幽沈仁義。山公所謂
誤天下蒼生者。此人也。是宜殺也。晉室不競。夷甫于東林
幽廢之時。噤無一辭。及位三公。事多變亂。又不聞有一匡
正之策。而且也陰營三窟。以自樹其私。石勒所謂破壞天
下者。此人也。是又宜殺也。夷甫故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
行本虛僞之徒。自應責以見危授命。
準者。乃身一被執。不抗節叱敵。以伸孤憤。而悚然股栗。且
勸稱尊號。以冀免于禍。曩所淸談者。何在。而俛焉獻諛也。
是又宜殺也。嗚呼。澄督荊州。有江漢之固。敦刺青州。有負

居易按。衍斯稱達人。

海之險。而卒不免俳墻之下。窟乎窟乎。胡不能爲藏身之
謀乎。余故謂虛誕者。名之標。而亦害之藪。卽三窟無益也。
禍福之機。微于言動。當王衍與弟澄及敦。自謂三窟。以
爲自全之計。局于彼鬼。而卻術遇石勒之殺。澄遇路
哉之誅。敦之叛也。則登壺創尸而赤。詩日羅罹睢兒遇
大獲之三人之言。應猶將歎。可不愼哉。　道岸識

陸機附雲

評曰。二陸荆衡杞梓也。世爲吳將。一旦而國破君亡。宜上
之進而鼓家揚聲。振旅興廢。爲楚包胥之義。次之退而躡
林枕石。含瀣隱耀。爲晉處士之節。卽不然。而入洛。其庶幾
彈冠賢路。振衣英軌。以匡時難。乃諸王之相攻者。何人。而

委身事之也附趙王倫不可去而之齊王冏齊王冏不可又去而之成都王頴衛美非所罕有當其見收于冏幸而獲原獨不可以傷乎而高舉驚倒而遠逝乎乃負其才望依依不去而竟以讒間殺于成都王之手嗚呼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絕終古所故稱三吳之彥者而遠至此耶唐太宗有言激浪之心未遑遠肯修鱗凌雲之意將勝先灰勁翰不亦可憫矣乎

陸機天才透邁詞藻宏麗故葛洪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叠荊襄之僚也藉令韜奇擇居一聽顧榮戴若思之勸而還吳尚不至有滅亡之禍矣至于不復聞華亭鶴唳爲悲不亦晚乎　方虎識

懷愍

評曰懷愍之變世運之厄也夫孝惠之昏亂已極矣惠之後有懷懷之後又有愍以衮冕之主而衣青以黃屋左纛之尊乘蓋而導捧爵而獻而又殺之此非常之變曠百代一見者與宋徽欽同也晉始骨肉相殘內難甫息而外侮又熾卒之中原之土腥流穢漲蕪穢之民山骸凋血而典午之祚亦一旦而告終晉何若是之促也人謂晉上有昏庸相仍之主而下多放誕不檢之臣皆所以釀亂而召亡者余獨以爲固然也而要之皆天也夫得之驟者其失之亦驟魏之篡漢也不二世而晉矣晉自懿封殖以及師昭曁二王殺一君欺人幼孤以攘國彼其能久于祚乎是故其篡視魏甚而其亡國視魏亦甚懷愍幾于還所以報齊王奪留之忿懸騾而亡所以報高貴鄉公墜車之痛出爾反爾天道好還詎不然哉

何弃銘曰余觀八王之亂其肇皆欲爲天子耳宏也兄弟同氣而不能有其一氣懷帝雖天資清秀爲武之二十五子次不當立卿愍爲秦王羣臣立之此皆無意爲天子而反得之也然觀懷之對劉聰日若使充欺觀勢爲陛下何自得之則知當日之爲天子非興無意且書秦乎爲之也至其行酒執蓋而且見弑焉使後世繼見天子之辱而歎骨月之變不亦哀哉

東晉

元帝

評曰人以帝比宋高宗蓋晉去洛而東與宋去汴而南者其遇同高宗不能越江以圖中原而帝以江南之勝與會之饒竟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其靡焉不振亦同帝胄典午之裔仗安東之節其始膺江左懷帝命也乃化龍之後專自封殖而無志匡時懷帝之蒙塵也不聞斜一旅以入衛王室及愍帝遇害又陽爲出師而遷延不進視神州陸沈若不相與然始愍帝所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者何

以牛易馬晉自是宋血食矣

意而若此也君父蒙難而不爲之拯戎馬縱横而不爲之驅中原淪沒而不爲之復至于賊臣逆子乘時抗旌而又怳日愒歲殊無慷慨讎國之誠此與高宗之忿讐委志恢復者何殊乎嗚呼當時士雅之楫越石之戈士行之鶩非不投軀帝庭戮力王室而卒困循無稗于用則以有高宗之懦而無光武之志也

陸雲若曰懐愍之亂元帝不能討賊責之者備矣然余謂君子之責人也先功而後罪當其定揚江二州以成江東之業未嘗非功也而止責其北征之不果則斬豪稱號之舉皆可議矣猶夫論王導者苟忘其戮力王室先復神州之志而止責其不能救顛淵周覬之赦剿覬敗之從新亭之語其曾亦有所不免耳故論元帝者矣其存晉之功可也

祖逖

評曰士雅性豁蕩不修儀檢而輕財好俠慷慨有節與劉琨並有英氣當是時江河興景舉目蕭然而士雅獨聞雞起舞徬徨不寧有越石枕戈之志（天地爲越震動江山爲越欣抃）其渡江而北也不給鎧仗區區持千人廩以行而中流擊楫直欲挽吳江之水以滌關洛之腥亦稱雄矣已進而下譙城降樊雅又進而屯雍丘收兗豫大河以南盡爲晉土與宋宗澤李綱之略中原功亦相伯仲也哉或譏之曰戴淵之統領也不惱東與藏以寬中原之功王敦之作難也又不張皇蒙塵以寢內釁之作而卒怏怏以喪其軀無乃志大而未聞道乎（小人之材識論不可謂成人之美如此）然余觀史士雅雖內懷憂憤而其圖進取不輟如營武牢築南壘所以備賊者甚至皆在若思都督之後也災星告釁笠敵徒招士雅其如天何哉

初拜詔曰元帝無志北伐逖請殺賊命將自爲號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入君恐棄國謀孤臣奮清中夏騎兵不得剩血獨嘗千載面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于宋高也其後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師未捷而身歿功將立而人亾欲全宗之智如出傘而遇窮于衆殺安境之惠如半禍面命尼下姜維嗚呼天哉

溫嶠

評曰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爲晉名臣方王敦之反舉朝震恐晉祚如累卵然而太眞乃陽予之驩而陰爲之圖至厥擊世儀以絶其謗卒之越城一戰而含敗國祚以安者其謀居多蘇峻之反羽檄徵兵一入衛而太眞獨灑泣登舟要士行而與之同赴國難（同晉敗卵餘無傾覆）卒之石頭一鼓而峻誅天子還闕者其功亦不少也令是時非雄謀偉略太眞且（之歎）不克援舌晉其能血食也乎此其匡濟時艱戴王室即陶侃郗鑒諸臣而下不逮也獨絶裾一節不免于人物夫母子天性勳名浮漚也徐元直以母之故去劉而歸曹卒

不失爲孝劉琨之命母固止之太眞獨不可辭乎而絶裾

溫陵云昔請多不辭以嶠劉云然母堅勸誠不還也

以去及母亡又以阻亂不得奔喪是戰國吳起之流與急于赴義而忽于念親卽勳蓋當代君子亦奚取云

自古論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門太眞之絶裾以非孝也然亦思晉無太眞其不爲敦峻所盡者得乎觀其與敦謬爲勤敬深結錢鳳何等機警及于峻也酒泣登舟慨然赴難夫豈佩鑒輩所能及乎委蛇驚致慷慨誅峻嶠誠晉室忠臣哉而猶以絶裾誓之固矣 日升識

陶侃

評曰陶士行歷刺八州威名烜然常欲致力中原而日以甓習勞其戒逸遊而投酒器蒲博之具惡放誕而返蓬頭跣足之風勤綜理而檢竹頭木屑之細視王謝輩誠哉中流之砥柱矣然吏治精而于臣子大義或未之諳也夫忠

士行有母名行事彰然于晉代不爲無功而于君臣大義多所未盡當母之賢斯據王琨賢母斯

臣烈士見不義于君者必如鷹鸇之逐鳥雀方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矢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單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甘卓之盟以持其後今處仲遂得志士行亦不爲孔光王舜乎至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士行不星馳勤王晉欲討賊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憾其非溫南平日吾疆埸外臣不敢越局當是時疆埸重乎京師重乎況發而復追之還果

有餘而不肯貸太眞至動義旗廻指之說而始勉強趣事倖而成功假令太眞欣郗氏伏峻亦遂得志士行亦將上勸進之牋爲峻之孔光王舜乎至于時屬雷屯富踰天府史傳其有異志以析翼之夢而止不然其又將蹈敦峻之轍而幾難乎梅陶書謂忠順勤劣似孔明權神明鑒似魏武曰孔明爽其治也曰魏武剌其心乎

日用曰士行非純臣也與唐李臨淮相似臨淮功大于侃而不能終亦于大義未諳耳然則兩公者稱名將焉可也

王導

比夷吾

評曰桓彝以茂弘爲江左夷吾噫管子天下才也茂弘何才而與爲匹乎晉渡而南與周遷而東勢等也顧夷吾糾諸侯而匡天下其取成定覇功赫赫盛焉乃茂弘以顧命

導以遺詔秉時帝爲伊霍身名之本故至平行事大率類

元老所故握司馬之柄假安東之節者當是時成都河間

阿取容

諸王相攻擊如響而不知制劉曜慕容廆姚弋仲之徒相與挾天子使乘輿前導而不知忿王敦之反也丞卓輩稜撤討逆而彼徒閫門皇恐曾不知以大義滅親蘇峻之反也溫嶠陶侃皆奮義赴難而彼徒容容充位又不知以籓

謀勒賊夷吾導襟之烈不如是也人謂才不逮管而忠誠有餘似與于假之者噫假之而霸聖人仁之若茂弘者假手于敦而甘心于顗可謂誠乎余故謂心術未純而才略亦庸未可與夷吾並云

始與初茂弘說帝辟百六掾以與共事亦心乎王室矣及新亭灑泪之時不欲作楚囚相對又何雄也乃伯仁之賢假手于敦桓景之諛引爲親昵卽建武以後佩焉靡所表見徒與世浮沈而已故謂其有夷吾之望則可有夷吾之功則不可 道岸識

殺伯仁

評曰導實殺伯仁而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將誰欺乎導初求

救而伯仁之不顧導示公也示不爲導而爲晉且不以救導爲己功也乃導于敦三問而不答誠何心哉譬伯仁之不顧于初而使敦殺之也趙穿弑靈公而春秋歸獄于盾郭解之客殺人而公孫弘坐罪于解蓋不誅其操刃者而誅其首謀者耳顗有時望導固忌之而又卿之于是假手于敦而甘心于顗是亦與盾解等爾時王彬哭顗之柩至于面數敦過而觸其怒乃導顧勸彬起謝噫賊臣出族始終不敢以一言忤旨而反使彬謝一哭顗而數敦之罪一殺顗而逢敦之惡其忠諛之相去何如余謂導無叛迹而有叛心不有于君而何有于友

哭新亭曰顗亦有以自取焉導因敦待罪顗時見帝導呼之以求救顗于此時微諷焉可也何直入不顧耶及帝執其救導呼之如救斯宜進帝意懿之何竟不一言以甚其疑乎旣不與導言亦不宜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致猜忌于導以假殺于賊敦之手也顗之取禍不亦捫乎

總評曰王始與兩受顧命爲三朝元老始佐帝鎭建康引士望以結人心匡主寧邦尤見委任典午之祚未遂頹絕厥力居多及敦峻繼叛又以匪石之心竟翦吞紗之寇至于沸鼎之中櫛風之際而開設學校爰立章程規模亦宏

遠焉桓彝目爲江右夷吾蓋不誣哉然王敦之反徒閤門

待罪爲自保計而不知抗一言以相阻如王彬又不知振一旅以討逆如丞卓卽石頭失守而位爵如昨大義滅親者固如是乎蘇峻之反徒容容充位依違其間又不能展一籌畫一策以予之敵如溫嶠陶侃之赴國難賊兵犯闕而束手以待假節安東者固如是乎律以春秋恐不免于趙盾郭解之誅矣

王導纍識淸遠年十四陳留張公奇之稱爲將相器不卽恒彝許爲管仲才也敦之反也亂生同本導執權政寢能發姦未形止邪方循仲父之誚何直以社稷爲三寢也及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爲正討者不過畀天子方剛之年元兇將盡之氣祈免門誅耳豈心王室者哉趙穿弑靈春秋專罪趙盾爲導者其何

虞焉　道立識

卞壼

評曰望之貞廉士也士當險難之時忠言鯁鍔義憤催鋤者嘗什而九忠孝盈門父子死難者十之一焉東晉之遷也王敦甫平蘇峻迭起而望之歷三朝竭心翼亮王導元老也一不朝輒欲奏劾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風節蓋稜稜者矣及峻反方長戈指闕銳戟向城舉朝洶洶而獨力疾旅拒父子遇害聞其母哀詞令人酸鼻者噫望之雖死而生氣烈烈可與許穆稽紹並垂不朽云

從今賜金陵府卞將軍詞生氣還人

史評　卷之六

當卞壼之帥軍拒擊也背癰新合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赦徼士翟陽聞之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視志在御覽之植蕪宴假焉　冠讓

明帝成帝

庾亮

評曰人言蘇峻之反亮激之也噫亮徵峻峻反亮不徵峻峻不反乎峻狼子野心涯陽時已招納亡叛志輕朝廷是亦敎猶爾徵亦反不徵亦反但不徵則反而遲徵之則反而速余不責亮之激峻特責其所以禦峻者屢失策也方其稱兵犯闕溫嶠欲率衆入衛三吳皆起兵赴難是亦義

敬峻禽水酒斷心自裁懷嘗之論

兵也何見而拒之孔坦請收當利諸口陶回請伏丹陽南道是亦長策也何見而不許及峻入臺省始倉皇奔潯陽噫召衆稔禍不厭身以謝天下而棄君鼠竄欲苟活艸間視溫嶠諸賢之戮力卞壼父子之死難無乃愧汗也乎事

泥首謝罪後復暖顏外鎮可[illegible]

平而恥與溫郗並列出鎮于外矣而又擅兵上流遙執朝政賊熾則竄身以苟免賊滅則揚塵以汚人是亮猶峻也奚望其能討峻云

何非緣巳亮以蘇峻之亂自羅君親之禍及討平而猶稍愧悉矣而猶保言施竄自乞豫州且登南樓翫秋月歟胡牀以忿談詠肆志風流曾不如于肆青会君親否耶

史評　卷之六

鍾王行曰蘇峻少爲書生有才學舉孝廉永嘉之亂萬姑流亡此聚蝦糾合結壘最強後助討周堅有功其家世徵于王氏而勳勞多于逆敦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銳莫制以道御之可也何庾亮復進朝議徵之而致反乎召釁致亂非亮誰其尸之

康穆哀奕

桓溫

評曰溫跋扈與敦峻等其初亮與比之方邵何充亦薦其宜督荊襄獨劉惔謂不可使居形勝能逆覩其隱爾溫嘗

謂意流芳將新惟謂欲興自亡猶爲慕之才騁屬業思名乎

日男子不流芳百世則遺臭萬年噫溫所爲芳乎臭乎始以兵降蜀漢敗秦將潰姚襄威名震增衆遂遲不敢北向

若稍舒華夏之忿令矢心王室爲朝廷克復故壤■庶其流芳也乎乃以髯參短簿之謀請都洛陽請移鎮虜甚之廢帝立昱以鎮壓海內恥枋頭之挫而効伊霍之舉此無異怒其室而作色于其父其遺臭亦既多矣然溫久專大柄廢置天子如奕然其爲操懿無難也而猶顧忌不敢染此觀錫論使溫心無所欲簒矣入亦無矣出矣指于其冉史于溫卒[illegible]亦不盡其意有在也吳次山曰桓溫逆節與王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爲敦所爲其狼狽决裂取笑遺臭當不至如敦之甚也

殷浩

評曰釣華采聲之士往往養虛望以爲高而存挹退以爲深源一生名心爲累以致貞士之若拔足塵表脩然不濡焉者而詎知其人則實寃出處之間舉多[illegible]所以爲敗迹也之不足而世味之最濃者乎若殷深源者實似之深源才名冠世一時方之管葛其出處去就爲時與廢名何重而望何高也乃其出也一衆而敗于武昌敗于歷陽及敗于山桑屢戰而北其周章如此而欲經略中原妄希淵効可謂管葛也乎然志高而才或未逮余未之責也獨怪其辭辟而屏居于野卽庾翼上表薦之遺書勸之而猶不之起似亦有確然之志者胡遽以會稽王昱之言而就乎就而進退惟所命之竊辱宜無所動于衷者胡一被廢辱則咄咄而書空一聞爲尚書令則欣然答書而誤達空函始抗志于辟而今且動色于世路與讓國于乘而失聲破釜者同也是非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乎庾翼以此輩宜束高閣且請其爲王夷甫立名非與誠膏肓之刺也世不察以爲高宜虛聲之足以炫人也哉然其再臨神州出鎮壽陽收羅向義進軍河朔修復園陵忠欵亦可概見者乃不虞此爲原情之論要不可少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爲山之功崩于垂成旣受黜刻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庶幾乎窮而無怨者未可以成

敗嘗其人也何拜錦曰人各有隱長人知亦衆人知也深源矯迹引而世味實重褚裒司馬昱等不知也惟庾翼久知之故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長華敗可謂深中其隱者矣

簡文孝武

謝安

評曰安石爲東晉傑出人物議者或比之殷浩或方之王導余謂其出處似浩而意度過之勳略與導等而文雅志操導殊不逮也夫其布衣時已有公輔之望累辭辟而日放浪于山水文籍間士大夫至謂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此

其望重一時與浩等也顧浩有虛名過事類周章鮮實用（度量殊自不侔）而安石之矯情鎮物度越人表人謂幸而成功則爲安石不幸而無成則爲殷浩豈誠然哉導于播遷後平王敦梟蘇峻其勳望在朝廷爲多而安石于是時新亭之迎從容就席有以折桓溫彪悍之心而奪之氣淮淝之役談笑賭墅有以動苻秦百萬之師而落其膽不動聲色而江左以安功與導略相當也然導雖忠誠而與世浮沈渡江東都不能越中原一步而安石鎮重屹然特立嘗有開拓中原之志其視導蓋不特文雅過之矣或嘗其望溫而拜似僞

于成折屐而喜似動于色期功而絲竹似蕩于禮愆不于廟堂之器社稷之勳而顧撫其細不已刻乎

吳日昌曰安石爲東晉人物之傑出信矣然余謂孝武之新將事可爲也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擇賜正之士責以諫諍如圖寶者罪以逐之會稱王者寵祿以優之至于僭凡左道一切屏遠帝雖欲荒盛其道何由哉欲建功靖難安則優之而于輔導之敎或未講歟

謝玄

評曰淮淝之役泰以百萬之衆長驅而南其志固欲投鞭斷流吞吳會而下之咽也乃玄以朱序謀用數千卒一舉而燮之泥水之上如赤壁然時艸木駭愕而風鶴驚疑泰之士若崩角潰晉之兵若鼓而奮庶幾哉爲士論一大快哉乃余獨怪其滿心于捷而無遠圖又爲之資盜糧而借寇兵者也夫晉之君臣其初嚮不欲挽吳江之水以滌關洛之羶哉今幸而泰敗天其以泰予晉乎誠乘此之銳攻彼之靡驅兵而進直搗其墟則俘融而獻堅未可知也奈之何徘徊充豫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尺寸且也今日運米枋頭濟丕饑明日率軍關陝以爲堅助甫對壘而相佽遽進兵而協濟此何爲乎天予弗取怠國大譽而弗以爲念余于玄有遺憾云

居夜士曰泰以百萬之衆一旦驅之南下志欲何爲幸異天厭種靈力困乃不奮兵擊之而反資盜糧借寇兵先生曰天予弗取怠國大僞玄何辭焉

南宋

高祖劉裕

評曰宋公裕以風骨非凡號稱人傑初奮臂艸澤一呼而兇黨瓦解舊物反正庶幾哉功隆伊霍乎獨奈何陽伊霍而陰懿操修然有窺鼎之思方辭錫辭郡襲玄故智而遽改玉改步禪晉宸祚方摽刃殺天子旣而又推刃以殺身所事之天子其視玄抑又忍矣卽易晉而宋乎祚惡能永

耶卒之踐祚未幾而二子繼殞六王並殀古有言心很敗國洵然哉

何拜鉊曰弇洲謂宋高祖孝于後母清簡寡欲遊宴稀嗣御少不肯私藏及部幼主當辟后不得預政此人君之要行也特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耳余因思桓氏宜誅滅者也裕卒效其所爲劉毅同心輔政者也裕恃詐術殺之即此二事已雖遂眞鑒矣恭帝授禪時情詞何等悲切乃必加戕而後已倘不生篡逆成不幾曉無天道哉

劉穆之

評曰天生非常之主則必有非常之臣以贊之道和天才絶倫吏能冠代與唐元之可方乾並轍也其忠謀遠畫造

膝密謀固莫窺其際即經綸艸昧耳目手口應不參涉塗陌纖細事悉瞻舉雖非臺閣宏總持大體者之所爲而亦庶乎亂世之能臣矣吾故不責其協謀篡晉之罪而特取其臨事應變之才焉

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毫不負滯誠哉非常主之佐也然言其耳聽口應目說手書雖聖人不能並用可謂穆之不相參涉不亦誣乎　道岸識

謝瞻

評曰謝世家安裔也瞻晦兄弟同支而矜狂殊性與廷之峻父子同居而炎凉異趣者相類峻以貴勢驕人廷之以羸牛笨車避峻齒筋自言不喜見要人蓋父子相反者也乃瞻寡交游而晦多賓客瞻以恬退樂間而晦以權勢傾朝野其門庭之雜亦即羸牛之車避要人意爾卒之峻以謗殃晦以反誅其知子弟皆有先見者吾謂權寵階厲交游稍禍而退然恬淡者是日門戶之福乎

謝瞻見晦賓客輻輳乃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瞻終謝晦書曰若得歛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觀其曰門戶曰歛體曰爲國曰爲家志潔行修一則皆之士也而已爲宋豫州太守然則猶未能潔身歟　道立識

文帝

評曰帝治尚簡靜學重文儒元嘉間閭閻安堵而戶口蕃息士敦操尚而鄉恥浮薄其初政誠冠江左也奈何內無股肱外鮮爪牙朝廷之上所秉軸者五臣所充位者果衣牢所與謀畫者白面生即道濟稱萬里城亦以讒見殺是欲馳千里而殺騏驥策蹇驢乎卒之使司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末路竟以建儲無斷罹弑逆之禍抑何如哉弟不知哉見邪慨已

何拜鉊曰史稱文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寛曾皇與好文儒欲好文儒則君臣之間必退春秋之義遵春秋之義則君不蒙首惡之名臣不蹈篡逆之戮何帝乃使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弑義與于前復弑義符于後繼自雜

立乃卽殺三人以謝天下是義隆蹈晋惠之轍而三人
受其冤之誅也可謂混大義而重文儒者哉

檀道濟 道濟何傷乎其符何忠于義歟一叔不足惜也

評曰檀將軍見收自言壞汝萬里長城彼其拯滑臺保虎牢衆略過彥之輩卽魏兵東下虜癸呼急而唱籌量沙無而示有是虞詡增灶之術耿恭揚水之論所謂出沒神鬼者其全軍還州勲庸葢代非祗長城亦宋之方虎乎而卒以威名見殺羅塲未靖雖堞先摧爲廟社決藩籬爲朝廷撤保障宋自茲殆矣以威名取戮吾爲檀也惜以于城自壞吾又爲宋也慨

道濟在宋亦可謂宋之方虎及見收而怨似也特富日
義符之弑濟亦與謀焉乃三人已正國典而道濟後誅
丁氏猶謂宋法之不立彼殷鑑之找不益徵其罔上之
心哉 金英論

武明帝

評曰孝武初舉兵討逆砌其以功得國宜乎乃踐祚未幾而沈湎于酒荒淫于色貪黷于貨又樗蒱呼盧劉諱公卿 孝典宗愍以芳顏見憐北日民雜自衛 以玄謨爲老傖秀之爲老慳狂悖似漢桓靈然其得殁牖下幸矣明帝繼統留恩文章拔用舊臣似可當璧乃其後 如王景文者有何嫌厚石風之賜鴆不謀國宜 恣意淫暴勠拉同氣剪落洪枝而孝武二十八子靡一子 孰 遺甚且保守螟蛉使祖宗神器輕付之李氏之子以李易劉自殄厥祚詎非天乎

孝武猜嫌骨肉決文章好故者也然其賦性險虐然猜神
人見子雖多並無天命从文帝子湘東王紹位而剪落
諸王宋子孫盡矣乃以神器投之李道兒之子嗚呼司
馬氏亦靈矣哉 金英論

沈慶之

評曰弘先以位望爲國柱石蓋忠正臣也初爲孝武誅劭其推誠靖難摩斷匡朝與漢之博陸唐之陸基比功也乃其子義之亂不滅于劭卽顧抑之與典宗之說亦卽慶之所以激駁者獨不當機而斷奮義如前日乎初罷官杜門 勇退之論亦猶後揚 亦知欽德避難者而又呢附匪人數以諫諍竟狍志以殁

始何壯而今何靡也其不免予義之手亦過懼者自取之云

郭嘯生曰史傳弘先忠謹曉兵余觀之非止忠謹也葢
亦勇決矣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習如奴司耕婢
司織鮮不敗事故依阻而謀及白面書生衆事而參之
黃頭小兒宜弘先兩堉醉以奮激也及後罷第往起不
效何公亦勇于去就者哉

袁粲 粲倚一死至今石頭城

評曰景倩之死石頭城也凡望傾頹國華零落可[illegible]哉方道成謀篡郎褚淵王儉輩皆朝而宋暮而齊覥焉無恥而彼獨跡同黃扉心懷赤蠹當毋憂則辭職不以勢奪情

斷梧髻之變，則狀叟入殿，不以私奪公；承蒼梧之弑，則出 事見本傳
鎮討賊，不以身奪節。雖簡淡平素，非其一木能支，而齊膺 宋書惟袁粲傳與劉秉同 [illegible]
平生為宋臣，死為宋鬼乎。九鼎可移而英魂未泯，三才雖 [illegible]
換而大義常懸，不亦偉哉。

裴子野論袁粲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叡也亦愚亂賊之朝。父子俱殞，忠孝萃于一門，節義聯于千古，蔣不足以愧褚淵劉秉乎。特短于知人，謀洩致敗耳。王學曰：是淵負粲，非粲負社稷也。夏然叙識

南齊

高帝 蕭道成

評曰：齊與宋其篡同，其弑逆亦同，獨褚之篡晉猶日以功，而道成之于宋功無絲粟也。嘗禪代將元輔攀號而忠良，嗚咽有朝服而出者，挂冠而去者，即宋主亦且匿羅殺恐，不能予是宋非情讓，寔勢迫也。齊非狐媚而取，貴虎噬而奪也。[illegible] 胡靦顏而拜宋闕，慕南面而踐宋宸，謂有人心者乎。彼方逆取而欲以順守，其不用珍玩，使金土同價，可也，乃大節既虧，細善誰錄，其不永爾祚也宜。

何拜錫曰：齊高之篡宋，論者謂勢出于激，非心乎篡也。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反，齊高討之，戰功最多，蒼梧忌其威名，嘗磨鋋欲相加，陳太妃勸之乃止，齊高幾不得全。始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蒼梧于仁壽殿，當是時，齊高不弑蒼梧，蒼梧必殺齊高，勢不兩立者也。嗟乎，君臣之義，受貴而宛，君有道則來之，無道則辟之，其辟之者，亂非為于已有利不利也。痛兆祖宗配天之業，四海告虐之心，無可如何而計始出此也。故成湯放桀，非惡夏臺之囚；武王伐紂，非恩羑里之辱。蒼梧罪在社稷，不聞齊高發玉門之泣，徒喜閑君惡，冀為身幸，天下未亂之先，禍心已猜，惟利已而已，大分耶然而弑逆，橫起名之為賊，其何辭焉。

王僧綽 褚淵

評曰：吏部綽與司空淵兩皆世胄也，而不皆世德。綽忠盡 綽有勢虞世心關延九業之閒兼不寡 言，而其子儉以國華登三事者，甘從篡臣而為桀犬。淵受顧命者，貴權者，擊璽殺以予齊，而其子貴恥淵失節，終靡 論父者不以善 [illegible] 身高蹈義不事齊，綽也。父王導而子賈充，世則何德淵也。

父馮道而子陶潛，世何非德。松蘿同本，薰蕕殊性，故緒與貴皆君子，而貴覩緒充賢，儉與淵皆小人，而淵覩儉充靦。品題者其無以世論云。

書曰：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閘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褚淵之闒也，以觀卞壼父子之忠孝，淵男以士行之為身臣于晉者，其世又未嘗不可論也。道岸識

齊武帝

評曰：世祖剛毅有斷，惟總持大體，華晉宋之弊，故而以富國為先，外以緒好強魏，內以保守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歛手，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能盡除，亦有齊

之良主也但愛羽毛而踈骨月巳見于武陵王之風而猿子墮崖感焉致感于父子之際不免于寡恩之譏耳

郭威六曰武帝即位不一年便崇荀伯玉以私憾見誅張敬兒謝超宗以流言賜死世疑其陰猜好殺然自蓋以往敗德鮮矣外表無塵內懷多豫其美不能盡沒也至于詔沈約撰宋書傳袁粲之忠諱武明之惡賢哉世祖其猶古仁人之度乎然而含賢諸子溺任太孫自秦恥穆以逮禍亂吾不能無尤焉

明帝

評曰鬱林被弑昭文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景祖之裔罪不容誅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澤吻磨牙吞咀宗業日月之相伴動貪夫兇斬安之膽以攘之位而再行弑

逆鸞主臨江誥其罪惡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亦何顏以立人上哉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以絕太祖世世之子孫誠所謂豺狠之性有甚獵慘者矣

逆鸞以疏屬而篡奪盡殺道成子孫蒼天爲劉氏報耶億亦快甚矣　胤賁識

東昏侯和帝

評曰寶卷與寶融皆鸞子也寶卷嗣位鬼惡熾禍刀斫巢軸六貴同朝阿父阿兄居要趙鬼讀西京而魏巍塗壁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甚者刳腹視男女縛裹斬蒿宗芳樂窮奇躬親稗販此綱目所以多特筆以惡之也至寶融覩變以廢涪陵亦秪徒擁虛器覬于蕭衍之手殆後沈約承運之言進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矣嗚呼高帝欲爲子孫計以殄劉氏之裔而子孫亦盡于明帝明帝欲爲子孫計以滅本宗之支而子孫復亾于蕭衍之手然後知殺人以自利者乃積禍而召殃者也

東昏性本不仁明帝臨殂復戒以作事不可在人後乃決意誅戮嗚呼不肖之子舉亂命不奉治命父靈在太極殿聽惡之教以殺人則信之不啻令德而殺人以自安夫奚能自安也哉　胤賁識

顏見遠

評曰自晉以來篡弑成風恬不爲異當郎梁衍受禪巴陵

見弑時沈約獻耕爲賈充鄭伯會進金爲成濟王亮率璽綬爲陶穀舉朝無復知恥而中丞獨絕粒以卒挺然抗伯夷之操厲王蠋之義秉龔勝之節視淵倫輩不啻霄鸞也以伎諛競起之日而獨抱孤貞是謂疾風之勁矣

楊辛屋曰按南史阿承順旨之輩不會林立他不具論即沈約歷事三朝傳開洽見爲世仰宗而猶賂于衆邪佞諛勸進然則中丞者豈非空谷之音乎

梁武帝　蕭衍

評曰五代創業之君在位之日淺欲壽考如梁武未有也武帝少好籌略具文武才著書撰典不下千帙當東昏時

六貴同朝帝度其必亂洗竹木于檀溪以待事及蕭懿被誅始謀起兵自以爲權數州之衆廓淸天步在其指揮旣而引軍東下齊之出降宋齊以來得地獨盛也奈何侯景亂人違衆納之浮圖興敗降尊捨之失策日見身死臺城豈帝少壯決策幾先萬夫倦勤不斷智盡待斃歟抑忠逆異途昏明改轍長于作賊者短于禦寇巧于弑君者拙于慮身乎

何行可日論者謂帝慈柔廢國家之法異敎薄宗廟之禮志取一城而輕天下之命是也余則謂帝弑巴陵捨身同泰招納侯景其病皆在于貪帝在位四十八年至寺捨身者三羣臣奉錢億萬始贖還宮宗廟牲牢代以餅麵死刑大逆泣而宥之其仁慈疑出天性然屠戮骨肉王宗室不問帝垂涕不食也太子統神靈倫德孝謹特聞以葬丁貴妃埋鵝物事發而卒帝猶銜之竟舍長孫而立次子綱夫滅天子之懿親而不恤一獸銜受子予身後而獨矜罪人此自愚以愚天下欲上捨弑逆之跡下全不死之身以久有天位也卒之長戈指臺餅不能救若口索蜜餅不能予國將亡聽于神見末世以佛鑒敎戒業緣兢治淸淨者皆梁武爲之倡也

陶弘景

評曰齊梁之季君知尊貴誰問交遊士競華榮雖盲衞謐

弘景與嚴李所處雖有不同未可相貴

弘景爲武帝故人亦漢桐江與唐白衣山人也武帝不以貴忘舊弘景不以舊希榮誠兩得之者乃是時弘景方棄官而隱朝廷彼就正而咨其無巖穴而軒陛乎彼其主捨身崇佛不言受降釀亂不言山中宰相之謂何名相而實非相亦託跡茅山示無貳于齊不臣于梁意爾士習日替而有一高尚若弘景者洵季代谷音哉

郭喩生日論者謂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然當時政事之失如崇浮屠私建立降亂人祭淮堰而不聞一言以規帝心至臨終之詩譏人而不自責何益哉

簡文綱　元繹　敬譽　三帝

評曰簡文帝太子統之同母弟也統卒武帝立爲太子周弘正以次不當立勸其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帝不能從君子議之然觀其追思昭明揮淚誅鮑邈之而昭明子歡譽詧等俱封王帝亦不忌其于人倫孝弟之道未大悖也獨侯景之亂帝以欒欒棘人寄跡虎口無日不可死也其尚稱天子者劫于四方之兵耳湘東位長王師陳霸先王僧辯咸受節度枕戈先路義當無敵而淹留不進坐觀湯鑊必俟父兄旣死師指建康不謝之利已忘親其噂信之且仇讐未滅而骨月先殘家禍日尋而鬩恤不念是尚有人心者哉卽位未幾而闔門遇害宜也殆譽主嗣梁遭家不造成敗由人自霸先立之自霸先廢之甘心禪位其亦晋恭帝之書赤紙讓劉裕乎而獨不免于弑是可哀也

吳二公曰：梁武少而好學，著作甚高，而統綱與禪，皆禮文章，亦親武至敵之流亞歟。特梁武立子非正，復分王生釁，使其姪兒弟叔任自相屠戮，拳于以借者，實樹子以兵，皆曰此以存宗室之根，其禍在浮圖與侯景入之前，而武帝竟不知也。

陳武帝（霸先） 及文（蒨） 宣（頊） 後主（叔寶）

評曰：侯景之亂，始與守陳霸先奉湘東王入討，景敗走吳，為羊鵾所誅。及魏師拔江陵，殺湘東王及太子元良等。霸先復立晉安王帝，建康齊納貞陽王僧辯奉之。霸先責其援立非次，興于純臣，其言若此，豈有無將之心哉。（欲蓋彌彰）故繫陳于梁後者，不當稱霸先為陳之高祖，而稱為梁之陳公庶

幾純臣所安也。然既稱帝號，其名不可諱，既弒江陵，其情（陳武篡位，欲蓋于此，究竟不能掩飾）不可原。雖行事與汲汲乎篡者少間，君子以為猶篡也。即位二年，陳文紹立，首先伯茂之封，綱目書之，嘉其重本，且能權也。文帝殂，而伯宗嗣，賦性仁弱，而安王頊篡之以自立，其果足為周旦也哉。至其青牛郡戲，焚錦雲門，志亦儉實也。然而有子驕淫，不能慎早教諭，雖知江總之華而不實，亦何益乎。迨後狎客盈庭，貂蟬滿座，窮奢極欲，而東南王氣于斯盡矣。即不滅其宗，而入井之羞百世難灑，故知（叔寶溺湎久不返何待）霸先無大功以移梁，叔寶縱淫侈以致敗，此所謂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失之也，亦理也。

何幷離曰：咸謂陳氏代梁不滅其宗，故後主入隋得居京城，大城三品，侍宴嬉戲，人主自取之，不能而同俛俯于人，得優遊之報，施即不爾，異曾能不悲哉。

孔奐

評曰：詹事奐兩為太子，侃侃進言，謂江總叔寶皆文華之士，而兩人竟以長夜酣飲取政，可謂先見者矣。獨其初世祖欲行泰伯事，而奐不奉詔，謂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噫！伯宗果德躋乎，安成果周旦乎，卒之伯宗之祚竟移安成之手。（[illegible]）暴周旦者赤黜矣，奐以荀息稱者，亦王魏

矣。權臣移國而不問，嗣主失位而不救，亦奸諛之尤者乎。

一孔奐也，謂江總為文華之士則言驗，欲安成為周旦則言不驗，之臣則言何也？當叔寶欲以總為詹事代奐，奐曰不可，則詹事久而責日固矣，以周旦目頊者，是從諛圖之，偷不誠而求合耳。不然，豈權臣移國而竟不能一救耶？世祖曰遺直，豈不謬歟。

隋文帝（楊堅）

評曰：隋文以女娶周太子贇，贇殁而奪其國，與王莽納女于平帝、曹操納女于獻帝一也。文帝既篡周王，闢盡滅宇文氏之族，即率師伐陳，獲其主叔寶，與司馬氏篡魏而滅吳一也。（[illegible]）操之篡漢身不取而與其子，懿之篡魏身不取而

與子子又不及取而與其孫獨斬莽隋堅皆身有之莽內
憑太后不知用兵但以謙讓欺天下威寵劫大臣而漢室
遂移堅長于用兵身爲后父剪宗國之羽翮藉佐臣之推
戴而周祚遂斬蓋莽取漢于太平之時其術尚縱堅取周
于昏暴之後其機尚疾二者均之乎盜而已矣然莽治天
下所託者周公之書僞而不情當身必敗堅治天下所守
者申韓之法刻而難久一傳必滅是以莽死于漢而隋畫
于晉廣也

呂用晦曰歸云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亾而天下分爲南北朝至

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略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者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亾何也失所以爲致之具而以暴爲男以奇爲德刻而急持之也至立嗣以爲國本者而始皇恣扶蘇而立胡亥隋文以暴勇而立廣而舉不得其傳嗚呼秦隋相去千有餘載而興亾如一蓋不僅與紫孫司馬同軌也已

煬帝　晉王廣

評曰、古今有天下而淫奢敗度者動稱隋煬予則謂煬不僅于淫奢也阿麼初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亾之禍已兆于得位之初其後遏宜華弒君父殺太子以肆其醜逆、憲此見果堪以承嗣否乎卽呼韓稽顙威震八紘賦詩以鳴得意然而丁男盡于矢刃寡弱填于溝渠宮雖業一如業上之靡而不能免于宇文化及之手嗟乎弒父之賊吾、恨其死之不速耳

何拜銘曰晉廣淫佚極天下、稱其蔵文飾者在于屏蔽不偽婦妾老醜夫上好賀諛則下匿文詞上好節儉則下匿聲色此小人所能權人主之術也而晉廣卽效之以欺其父至後遏孫宜華僞淫縱狀作一無慾天子之態當昔天同慾之日天子果無慾否耶君子觀于楊廣之死而知隋文之自遺其戒也又誰責焉

後學何炯敬拜銘父　重訂
孫　范金英子有父　載述
裔孫范道岸俶京父　校

史評卷之七

豊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霽微父著

唐

高祖

迎代

評曰唐公以義起兵宜堂堂正正聲罪討亂如湯武沛公之師亦庶不濟矣矧是時留守太原所部控弦帶甲士向數萬及太原豪傑所收集者亦不下十餘萬兵彊馬壯勢

亦非單弱而寡援者誠如徐弘客策直向江都執獨夫以號令天下不亦可乎乃竊運雒圖乘機入關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噫不爲湯武沛公之師而顧襲劉武周梁師都之智則何也蓋公之起義非誠爲天下誅獨夫也公爲留守而劉武周竊據于汾陰之官王仁恭又數潰于馬邑之役而公且以裴寂之昵淫汚宮掖皆法所宜伏重辜者是故先發而制人蓋迫于勢也楊廣不道而公爲重臣所北面事之者乃一旦反戈內嚮欲遽代而易主能必其倒戈而從乎是故其起兵也雖世民建成爲之左右而猶遲擬未進也亦傷于義也迫于勢而不得不兵傷于義而又不得不迎代嗚呼豈艸昧之秋一時君臣不明大義乎此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何拜銘曰唐公之迎代王也自是一義特問其心之誠與不誠耳今誠于輔王立道鑿混行伊霍之事亦無不可如其不誠毋不名正言順傳檄天下效湯武之所爲伏義驅除處無不克而乃蹈昔人名尊寔篡之智其誰欺乎武昕公在晉陽雄兵自強頗無大志惟俱私宮人中夙法以爲反亦反不反亦反且子世民諸之裴寂劫之而後與衆大義其心誠未嘗欲自帝也嗟乎公即不自帝其執節亦義豈能終也乎

建儲

評曰太宗爭立而蹀血禁庭罪固有攸歸矣然高祖亦有以啟釁而召亂也夫衆甚不定不勝其禍況冥君乎建成嫡長而世民功高長不敵功則斷然立之如周舍伯邑考立武王故事夫誰曰不可而顧依違兩可有事之日藉以戢亂而許立爲太子無事之時又狃于嫡長之說牽于幃幄之譖而遂以屬之建成彼功高望重之子能退安藩服如東海王疆也乎高祖謂此兒爲讀書漢所教非我昔日子已知其不安于藩矣知之而不預防之且復歸府盛延客聚徒黨于是釁兆成矣一旦而兵交愛子矣衆申孫與

晉獻之殺世子同然。噫、是豈使然哉。吾以爲殺建成者非世民。高祖促殺之也。立世民者非高祖。建成促立之也。是故君子原誅太宗。尤重責高祖云。

高祖興師太原。六年而滌內舉脈。有一非太宗力乎。若聽高祖。其事必敗。霍邑之戰。下令旋師。元吉長驅。讒業河東。使非太宗。一奮老生。全挫之。乃從已。經廟公而御侮食之矣。使天下之事。惟太宗爲之。然樹立世子。令太宗共謀。而乃遂立建成。啟月骨相殘之禍。雖謂伏甲玄武。凱乳號慟。太宗恐于兄弟乎。君子恥之。以爲高祖自恐其子而已。

總評曰、隋煬不道。羣盜蜎起。而唐公起太原。留守一旦以世民之謀。提數萬之卒。逶迤而西。遂克長安。據京邑。不二

年而禪讓。允爲揖讓受終。儼然袞冕爲天子。一時李密蕭銑竇建德劉黑闥王世充之徒。暴所雄據。而虎視者亦不數年而蕩然剪滅。混一天下。史謂高皇創圖。勢若摧枯。蓋與漢高等功也。及天下既定。諸所定令。建學置租庸調法。錄隋氏子孫。規摹亦與漢相似。獨惟其所以起義而始謀者不漢若也。漢誅秦項。義聲大于天下。而唐舉事之初。設詐罔衆。託名尊隋。至于自爲相國。自加九錫。區區襲操莽之故智。此何爲也。漢刑白馬。屠平勃以安劉之計。爲留而唐不蚤定儲貳。大業之投。旋皆世民。復立建成。旋立建成

復許世民與泰。不泰與建。不建卒于起太白經天之變。稔禁庭膝血之慘。此又何爲也。評者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噫、目而亾綱。其何以國。

何弄銘曰。太宗圜中智君也。其始起義不勇。荷非世民鼓行而西。乘子嬰會于渭北。天下乘豪傑坐失也。高宜李靖有經營天下之才。以私怨欲殺之。李密捨大夫參不能恭養其志。復使信讒遠隔。使林之驩劉文靜。豈鏖夢醉唐之功臣也。無大罪而陽之死。封德彝宇文士及人臣不忠之首也。寵其私而寵以高官。蹶其所爲。皆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太宗也。然而蚤立建成。依違于杞頑之際。以致喋血禁廷。是誰之咎哉。將卿位以衆。置學校。釋奠先師。詔定雅樂。定租庸調法。錄隋之宗室。雖太宗啟之。亦高祖輔行之也。史稱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基自高祖。夫豈中智君所能哉。

置府

評曰、高祖以秦王功高。特賓天策府上將。位諸侯王之右。意以崇階峻秩。足愜其心。不知秦王固天挺人豪。亦豈子藏人哉。能征誅爲父取天下。未能揖遜爲兄讓天下者。乃其不圖儲而將不東宮。而府無功之長。泉然王喪闕國之子。儼然帥閫。彼其能安爲之下乎。其英銳不能不動矣。是故上將未名。猶禦侮于外。天府一寘。爭相鬪于朝。于是投袂決策者。天策府人。挺刃推者。亦天策府人。將睢陽與實階亂乎。

何非銘曰昔漢武爲戾太子立佛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君子非之況太宗爲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爲之開府置學聚文學之徒十八人以爲登瀛洲乎在太宗非自全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其後推刃同氣躁血禁庭以貽千古之譏者能無漸得乎

劉文靖裴寂

評曰唐起晉陽有天下皆裴劉爲之首謀也兩人者皆非寂倘是劉非定評相才而文靖之智計勳庸尤出寂右當是時艸昧中知高祖有四方之志識太宗爲漢高魏祖之儔者文靖已決策集太原豪傑發雁門馬邑兵鼓譟而西已又連突厥以益兵威而始得入長安雄據京師以肇鴻業者亦文靖功豈在房杜下哉乃天下甫定而遽以讒殺封賞未露而誅戮已及如漢韓彭然亦冤甚矣寂無韓彭之謀又無汗馬之伐祗以官人私侍相比昵爲好者而獨蒙寵眷伍文靖之上卽僨軍定陽而不聞抵罪惟縱狎者無功而特厚恩寵者無罪而輕殺高祖能無責乎然高祖無足道也寂與文靖爲貧賤交所故出肺腑相示者也方高祖遣寂鬬狀不力爲昭雪反下井而投石焉錮留之必貽後患竟殺之觀李勣之與雄信割股以示信者異矣是文靖之死非高祖殺之也亦寂殺之也朝綰帶而暮推刃寂亦能無責乎然寂亦無足道也楩楠杞梓之材往往斤削于匠氏而構以構于明堂保身之福自貽不免不材得全文靖以不羈之材而怏怏于任遇之懸隔其不速禍而買禦也乎其才高其量褊宜不免于上變者之劾而同列者之讒也夫

文靖建非常之策高祖不酬勳而以讒殺之自爲王固揣而卒不免史攝唐王謐發杵以夫武曰泰王請之來固也設是時極陳功烈之大力明上變之誣觸言倶愚之姿寂雖檢思當不敢親王之一吻也然亦思裴寂當相比昵爲福所學也文靖未盡歸心高識所銜也泰玉郎力攀並能辭之特爲文靖者功名已著避所善身餘勢如之面乃以任遇懸隔缺望于心先生曰其才高其量褊評之當矣 汝聰識

秦叔寶程知節

評曰秦程二子故世充麾下將也世充猜忌信讒難與圖大事者遂毅然去鄭而歸唐人謂楚季布漢李陵之流若子曰不然求其美于鄭衛之俗則天下無貞婦律蓬比于廉來之鄉則天下無忠臣五季以來羣雄蜂起以盜名字一時豪傑自親徼徐世勣而下率徘徊顧望莫知適從而二子獨識眞主于艸昧之秋從容辭世充而來知人明而去就審亦何異馬伏波之歸光武乎伏波樹功于漢爲中興名臣而二子亦竭忠于唐先鋒摩戰搴旗斬將爲凌烟稱首豈論功非予節云

自古全節者不能豊功而樹功者不能完節管仲不死予糾而匡天下季布背楚羽而王淮南論功者何必刻以論節非泰程二子可以有辭于世矣　金英識

李綱孫伏伽

評曰、高祖考第羣臣獨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謂綱也忠伏伽也誠直淘確論哉是將字文歆之失陷并州舞胡之鳴玉廷陛建成之狎昵羣小王魏所不言者綱皆懇懇切諫而伏伽比肩同朝亦上言三事一言隋失之不難二言民禍不可以充妓服三言太子不可以昵匪人其審諸與綱大略相似皆無負其瀕鑑者也但綱以爲簉羣衆乞骸而伏伽以泰因之失竟獨坐免其諫諍同其去就則殊矣

高祖以創文靜之功而不知酬以裴寂之倹而不知遠以資擬之佞而不知序以宇文歆之忠而不知册卽所生之子世民之元良而不知建立况孫李之忠誠歟卽屈指爲第一而仍乞歸坐免也雖知之何庸焉　冠識

尉遲敬德

評曰、鄂公驍勇絕倫騎射冠代初起擒囚中投械爲將遮而射元吉于禁廷毆道宗于宴席似粗暴武夫也詎知亶氣其性亦義理其心釋縛賜金上圖恩聆驗涯而鶴度劫力彼圖報更切破世充爲太宗出重圍除建成爲太宗安危祚功如藥而心又如岳太子見邀雖積金至斗不以利移元吉行刺郎開門安寢不以威惕洵不特解衣投地而後見者至于晚歲乞歸絕不外交而蠻進行樂是以聚爲勇又以讓爲高其保壽以終也宜

權鋒破敵之將嘴不稱勇禍勇而義者君子以義錄功勇而無義郞難蓋華夷名將薪仲君子猶皆其功爲何者功不伴成義本性他也鄂侯爲唐虎臣有奪稍避降數勇王師之功而又有部陳報唐瑞患王主之變者子日其功可及也其義不可及也　道岸識

太宗

平難

評曰、玄武之爭皆自其讓始夫事有爭而爭者有讓而爭者爭而爭者其爭小讓而爭者其爭大小白之爭爭而爭者也太宗之爭讓而爭者也初高祖嘗以功許立太宗是時誠受命承統不爲虛讓則高祖爲擇賢之文太宗爲繼緒之武而建成亦不失爲漢東海之離庶其無鬩于庭矣乎乃好名之過而虛爲之讓其讓而不受似亦叔齊之高子臧之賢也奈之何未幾而僱僱而爭至舉兵相殘恐以路小白之轍是讓之再者固爭之端乎或謂爭非得已亦迫于勢也建成積忌而外結小人內連嬖倖相與譖之不已而刺刺之不能而鴆其謀害者日夜切矣玄武之兵以

除偪也非得已也噫此特以勢論爾獨不知兄弟天倫乎舜推臣庶以予讓蓋之弟吾不以是望太宗也乃漢惠之立不聞及趙王而挾與寢食是亦知愛弟手足而骨月之也太宗英王而顧老恐之不如禁庭喋血是無君也樹長爭立是無父也同胞推刃是無兄也卽踐祚膺籙而綱常掃地其何顏以臨億兆又何辭以範子孫乎處猥巢之禍而不顧尺布之謠亦悖甚矣

陳湘殷用玄武之爭先生以爲自其讒始余則謂秦王蓋英雄主也豈不知叔齊之高子臧之賢哉特當日建成元吉謀之已深而欲少手刃之爲秦王者可待其發而誅之歟況建成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此高祖之愚也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讒言欲翦秦王父欲替睦二子猶象欲爲舜其雖傲然象之勢加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加卑矣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元吉秦王殺建成元吉希止二人耳建成元吉殺秦王豈待爲秦王直舜庸也危在宗廟痛而一鉏直所遭之不幸豈名讓而實欲奪之哉故前玄武之兵逼于不得已者是也而前蹀血之勢起于虎讒者先生之肯也

置館

評曰太宗卽位首置館聚書與諸文學士論文商政事如漢石渠白虎故事戰爭甫離而文藝是習至于銳意經術夙宵忘疲亦足稱帝王之盛舉歟顧事每好名而行多慙德數延決拾之手而握鞭歷也驅場兵革之習而游藝粗也驅騁田獵之志而論學虛也未也弒兄殺弟同氣鬩牆者而講道乎能恭職修義方不愧者而修文乎納婦生子帷簿不修者而說詩乎蓋太宗似仁已無崇儒重道實意而學士與館者非怨譽恐恥之輩則獻諛阿旨之徒其云弘文亦名焉已爾嗚呼兩漢而下文靡靡敗矣其幸國子釋奠徵天下名儒增學舍生員命孔穎達定五經疏義亦庶幾其右文者于治化亦少稗云

續尹思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詞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已又曰梁武帝譚若塗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吾觀之亦可謂知所去取矣初君欠殺兄弟納婦生子如先生所言夫宣堯舜周孔之道而有如是衆洶乎事每好名而行多慙德也

官諫

評曰太宗始乎洛陽壓毀宮室爲何美也曾幾何而復加營繕役疲爽以備避暑股肱以侈壯麗毋乃蹈隋轍乎初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察而止蓋欲修一官玄素直諫遂命罷之似亦知戒逸遊而勤聽納也者獨奈何有初靡終也其亦好名之心與侈大之心交戰于中而靡定乎至若大安宮上皇之所居也遂邈至久不言營繕而且如九

成宮以避暑慢視親而怠于自營其心又可概見者乎卒之飛仙不已而翠微翠微不已而玉華營繕歲興而遊幸迭仍師行勞擾而儀侍蹌節爽所鄰隋煬者旋復襲其敝憲宜馬周之諫其失而魏徵之諫其漸也

帝王以孝愛先天下隋多離宮固一殿徙也洛陽之宮初毀之已又修之新疾未起營繕迭興其無乃隋煬乎然此未繫大節也大安宮上皇所徙居者不言營繕亦不勝行一定宮之儀而且輕身如九成宮觸暑兼而遊馳居父于暑居巳于涼其爲聽德不既多乎故馬周諫如九成宮于狀玄業諫修洛陽宮爲尤正云　道立識

停婚仆碑

評曰太宗之于魏公也倏而許尚主倏而罷所尚主倏而

樹碑倏而踣所樹碑憲婚自宸斷碑撰王言宜無所更而亦作報者是也乎史謂帝于杜正倫之黜侯君集之反疑公阿黨而然余曰不然舉大臣一二之誤何至追咎其往而疾徙之甚也一再之則婚而碑一怒之則停而仆必非以細故爲愛憎也帝故非實心從諫者特好名之故矯强而然爾當是時其欲自觀史也而公顧錄前後諫以示起居注則必疑公之暴其短其臨事精悔也歉而折其非而遏于切直即釋成曲從而有會須殺田舍翁之辭其積怒已非一朝夕矣疑與怒交積而讒且生焉能保其榮寵之固也乎余故謂始之婚而碑也似過于厚後之停而仆也似過于薄此太宗賢明之累也

何拜鎔門當時纔總斜繆以諫諍爲己任者惟一魏公而况以明聖之主聽猶轉圜宜初終恩禮無絕也乃身歿未幾猜讒遂作而輕停婚仆碑曾無留難然則當日之從諫太宗欲博名之心耳嗟乎是舉也有潮以爲體彙信三者俱忘矣誠然

廢立

評曰太宗拔晉王于兩廢之餘而立爲太子其立也既托物以諭而又作範以賜惟恐其或納于邪憲胡不以此教承乾與泰乎承乾之立詔用庫物不爲限制卒使恩旨驕

六旬侈費已七萬此導之使奢者誰也鄭公爲廢太子傅固一鑒也而復使傅承乾當承乾失德魏王怙寵之際不聞以一言匡正其闕卒使羣小相狎謀爲不軌此促之使亂者誰也高祖持所可以敵鬩牆又一鑒也乃復踵故智立承乾未幾又寵魏王泰使開館通賓客卒以敵偶陵之漸此教之使經營者又誰也身據天下于兄弟之手而其子兄弟又相尤焉幾成玄武之變嗚非其身教使然哉

何弄銘曰廢立之禍太宗身啓之矣此不必以人鑑也奈何承乾方入爲賢否未彰乃遽立爲太子耶其後猜劣不逍過失屢見帝能以義斷情可歟則歟不可歟則廢其誰敢懷乃刺客謀殺于志寧戶奴陰事張玄素一

無所關。及節取庫物有司勿爲服飾。是明叙之也。既叙
之。而又龍袞以形之。使衎觸者奪彌之者無將者失
不選之榮是實堪能非止亂也從太子承乾王貶而晉
王始立朝其時但有承立晉王者而無先事以爭太子
魏王之胎余是以悲唐室之無人也

總評曰、太宗英主也。首佐父起兵。取天下于孤隋之手。不數年而開李唐三百年基業。子孫衛風雨黎梁棄而遠方猶疑皆爲編民。煕然盛世氣象。顧功高而盛治者無如太宗。假仁而多過者亦無如太宗。跡其初政行賑恤謹覆奏。出宮女止營繕舅釋真置文館。彝然有膾炙人吻者。獨奈何而事多好名。漸不克終。貞觀以前猶延攬豪傑惟恐不

及也。猶虛心納聽。賞之使言也。猶加意字民。樽節愛養也。

貞觀以前尤[illegible]勉強不[illegible]貞觀之末則[illegible]其太[illegible]

乃貞觀以後。延攬者漸以疎。掣輕進退人矣。聽納者漸欲拂殺。此用舍翕矣。愛養民者往往無故而窮征高麗。殫于兵矣。如洛陽。如翠微。玉華。罷于遊幸矣。始儼然堯舜而今且隋煬也。此何道也。然此猶隋煬其治耳。又獨奈何而綱常倫理間。多隋煬也。隋煬殺兄爲太子。而太宗亦推刃同胞。恐焉不知有兄。隋煬弑父自立。而太宗亦雖居九成。恐焉不知有父。隋煬烝母陳夫人。而太宗亦亂弟之婦。恐焉不知有恥。始懲隋之弊。而卒復蹈隋之轍。此又何道也。人謂太宗假仁。吾以爲貞觀之盛。固其假仁之力。而貞觀之治。所以未純者。亦其假仁之累乎。爲父創業。亦爲子孫作俑。君子于是重有責云

曹射侯曰、以余觀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特其撥亂之才。功蓋一代。至于納諫如流。亦不過好名使然。非誠于登善棄惡也。故晚節益自矜伐。營繕相繼。亂政日多。有衰世之主所不爲者。而亦爲之。況與漢高方駕也哉。故曰非盛德之主也。

裴矩

評曰、人言矩佞隋忠唐。吾謂矩非忠臣。即忠亦佞也。夫逢比不以癸受務忠。廉來不以貴康易佞。矩初事煬帝。尋附

化。及附建德。累易所事主。爲馮道知帝動遠略。而獻西域圖。又言地多珍寶。爲張傳望帝方西巡。令諸蕃前入朝道左。爲璇定遠。皆以佞取容者。及太宗英爽。爲廊吏力爭。

[illegible]

佞諛之戶。非化而爲諍。亦即獻圖記之心。蘇容封德彝之流也。

遇主而遇未有佞而非忠者也

遇喜佞者則佞。遇賞忠者則忠。隨世遷就。總之忠亦佞也。

郭底六曰、忠佞如薰蕕然。忠必不佞。亦未有佞而忠者。若裴矩反覆如此。而使以諫秩試晦之矣。不趨其惡而疊加之爲溫公。又不識其氣而重予之意。皆未當也。

王魏

評曰、世多責王魏當死建成不當事太宗雖然王魏于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夫禮慈母之無服爲君命所使敢子也王魏以高祖命爲建成輔建成固不得而臣者也（卽新高祖之命亦當爲建成臣）何從而爲之死哉其義當死者謂當死高祖之命不當死建成之難何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命輔太子制也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恝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太宗以弟殺兄爲無親以蕭王殺太子爲無君此亂臣賊子春秋謂人人得誅者况爲其輔乎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不可不死于高祖之命也或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王魏之不死固春秋所不與者然以建成而責之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藉口以高祖之命責之則百喙不能爲辭

楊慎曰臣之事君猶婦之從夫也夫死無二君固可二乎或曰管仲不死子糾未嘗有君臣之義也且有大功是子糾之生臣也胡可以一死謝乎夫王魏之于建成亦猶是耳雖然王魏固善諫者也不死其讎亦無不可然獨不呼規其失乎猶幸太宗好名受諫得以彰讜直之私不然能無背義之譏哉

魏徵

諫議

評曰、臣莫難于進諫尤莫難于使君之能行其諫進諫者類多以觸直罹辜故或嫌畿生疑投杼起惑未有不以患讒爲誹謗者鄭公起青宮舊臣爲太宗雠敵者而能以諫諍蒙寵眷當是時諫封禪諫望獻陵諫存形迹諫觀七德舞諫黜兵失信諫處突厥内地其他規以思漸勸以仁義一切匡維如斜木之繩而太宗亦轉尤從諫理論之隱諷之卽犯諱觸忌面折而諍之靡不霽威以從至以其疏比之韋弦而列之屛障卽高祖之于留侯先主之于孔明不是過也然太宗好名初固勉勉受諫至于晩年自謂亦有忤意此敢諫之士往往難合也然公嘗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乃武德中爲太子洗馬不能匡建成以道及傳承乾又坐令失德（[illegible]）能諫行于太宗之朝爲良臣而不能諫行于建成承乾之日爲忠臣豈其諫有善不善也則亦其不受善者之責也

何行可曰、魏文貞之諫累數十萬餘言然皆忠讜所存非貿素也故太宗曰人言魏徵擧止疏慢今觀之更覺嫵媚則知嫵媚二字與讒狀魏公一片赤忠處

宮傅

評曰、太子國儲在蕃論教而東宮輔臣尤在于愼選擇蕃

諭教者務蒙以正也愼選擇者欲智與正人居也不是之務而欲太子之無失德難也承乾狎昵羣小而公立朝揭忠諭個太宗所故疾疾而箴砭視之者使爲之傅夫亦欲其臣正而弼違也乎乃公于承乾不聞一言以匡其過卒魏公非獨無益者此輩不能得全於月長其惡也之殺未幾而禁巳作夫胡亥之暴不責胡亥而責李斯孝景之刻不責孝景而責鼂錯則以其所左右之者也公初未嘗不思于建成爲建成傅日敘之緒蒙餘爲蚤除秦王計但日構庭之血皆其指激之使然爾談虎色變爲傷于虎也而慈復以爲不壹非人哉太子師傅建成建成則欺傅承乾承乾則又欺虎逸而玉毀誰職其辜歟

吳次山曰以此君儲宜而且不善傅傅何易言哉數人傷骨肉起其失職擬原乎

總評曰文貞公博學多才尤屬意縱横家言初起黄冠從李密從建德卒復歸唐爲東宮輔臣拔之讐俄之中而授以樞要之職幸巳望外矣而又虛心受善聽如轉丸諸所上疏倍若尸蔡巳稱知遇之隆矣而又多寵錫此臣主闕宜始終無貳焉者無何始謂無媢而卒云廷辱欲撲殺此翁也始三錫頻繁而卒云所寫龍尚玉而撲所撰碑也此調操羞甚其所取惜者固有在矣夫太宗好名人也玄武之爭是所

深諱而顧以前後疏付起居注暴其短也而爲官僚而並啟羣孽幾于動搖國本無亦重遺慍乎然猶未也方其喊太宗謚徵文貞謂一思之得不有動于心乎建成蚤除秦王太宗血幾濺于庭矣貌寵之而心未嘗不毒之故殁而發焉以快其讐也是固其停婚仆碑之心也然其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所主而下不阿權幸則固有光耶日月史謂前代諍臣一人誠哉

何拜錫曰自古君臣相得之深無如太宗之于文貞而有犯無隱之見容亦無如文貞之于太宗雖太宗之善納出于好名實文貞之忠有以鬭之也然十思十漸之陳諫臣猶或能之至巢剌王妃之將后苟非辰嬴之諫其瀆人倫不已甚歟耀曰古之遺直也不恆也特爲太子師而不能告君以辯虐之辨諒太子以辯欺之戒依遺于其勝此後之讀人得而嗣之乎

房玄齡

收采人物

評曰人材爲國楨榦而況艸昧經綸于戈節勤尤須以急爲文昭佐太宗取天下毎破軍克城不逐諸將佐競求珍異而獨急于收采人物置幕府與相國何之追韓亾王茂弘之辟百六掾者如一轍然太宗之膺圖籙登上理者大都其功居多獨怪其備拔未當以來伊佐王才引入秦府錄其才可用者也與相謀斷筦磬同音可也乃其薦迎封倫侯被如裴矩者

亦推薦稱揚並樹無乃非掄才之鑒乎噫藥籠中物豈盡歸朮即牛溲馬渤亦兼收而並用之者漢之興也謀謨幃幄者進而販繒屠狗者亦進文墨議論者進而盜嫂受金者亦進蓋開創之初功可使過亦可使廉可使貪亦可使忠亮可使狙詐亦可使倫矩固皆非類然亦區區効尺寸以起義其得與列亦用惟其長意爾史稱文昭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信然

開創時未嘗不可使人至無禮未有不敗者

李麟長曰漢敘首功無出相國何右以何能薦信也其志識原自不凡文昭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而彼獨收采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其志識與何相似得不推爲蓉人大臣歟

自領度支

評曰度支大司農職非宰相事也陳丞相不答錢穀云有主者蓋宰相尊行其事而舉有司畢効其勞辟則大匠執尋丈以示而羣工皆環而聽焉者也玄齡爲僕射已又加太子太師其艸昧覇圖綢繆帝道固多機務之大者而顧斤斤躬度支之勞是何異武侯之流汗親庶務者乎噫玄齡非無見也帝雖厲精于治而漸不克終尋務營繕恣遊幸窮征伐甚也詔太子用庫物有未驗六旬而用過數萬者漸不可長矣玄齡爲開國勳老所故儀形黃閣輔翼春

太宗啓心務公自處消既審自領度支未足遮

稍人之謀

官者其自領度支非親細也亦爲國家慎管鑰杜微漸也

不得不然

不然彼其善謀者而豈不知相體乎

何麟遠曰漢高之時漢俗來款款相臣護持大體已耳若太宗號節儉營繕恣遊幸已不鑒隋煬之轍矣開國勳老可聽之乎況文昭治宗有法度恐諸子驕侈因集古今家訓爲屛風以爲保家之箴自領度支亦治家之遺意固不可與陳丞相不答錢穀同論也

總評曰梁公善屬文每表奏駐馬立成蓋才兼藻翰思入機神高孝基所稱聲鑒凌霄器也文學優而又深謀略太宗起義時杖策謁軍門以贊機務其取孤隋摧羣盜八柱之傾而復正者其謀居多及天下已定選賢立政諸所定臺閣規模皆出其手四維之墜而復振者其謀亦不爲少即非揮戈躍馬躬履行陣而亦多指縱英豪謀謨幃幄之功與漢相國何等也何以文墨議論位十八侯上而公亦以謀冠凌烟之臺蓋後先相伯仲也獨公之謀藉如晦之斷以成而謀不皆善嘗神堯聽讒建成忌功之時太宗欲何隙以動禍心尚閟也而顧勸行周公之事以啟蹀血之慘此何謀乎以大臣議封禪之禮已嫌于諛而其上寶錄諱六月四日事未聞有遂良骨鯁之風此又何謀乎其謀多而其虧千人吻者亦不無一二君子奚爲貴謀哉

屈我上曰梁公秉心剛亮處衆義有古大臣所不能及者吾又于梁公之執不取其偉而獨取其心

李靖

評曰李藥師資貌魁秀可與語孫吳者也初與高祖有隙將誅之得太宗固請而始捨後擢孝恭行軍長史以神速拔荊門夔州之擊以徐緩乘其懈至于直抵江陵也大獲舟艦盡散之江中卒以疑援兵而降蕭銑豈非臨機果料敵明智勇之名將哉惜其無一言以止殺銑也銑為故梁子孫保據荊楚欲復舊業范氏所云非唐之叛臣也及唐師伐之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即不能封之以邑

奈何以盜賊待之至夾而不一救耶是則藥師之過也夫

何拜錄曰李藥師天下之奇才也不特江陵之役以乘墨而破蕭銑即其設伏而梟輔公祏暨夾策而討高麗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克也陳止齊舜官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李藥師所用之兵無非奇此非深曉機勢烏足知之哉

杜如晦

評曰杜襄公有應變之才初起秦府僚屬以善斷推重于玄齡引寘幕府曰王佐才也當時從征薛仁貴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有功至引拔士類以贊聖猷建臺閣規模以翼盛治者吾不尚玄齡而多如晦之功其比肩天策而並

名凌烟宜也乃建成造釁太宗猶毋于手足之情躊躇而未之動也乃公遽以一言卒使幾于刃而血于庭夫為高祖安儲位為太宗定猶豫則其斷固以為功殺高祖已樹之嫡而戕太宗同胞之兄則其斷不以為罪乎且公常以弟言為叔請而脫于夾茲乃以玄齡之策推刃于建成元吉之項是可謂善斷者乎

屈我上曰藥成以弟言而脫叔于夾勢必以房策而推刃于建元脫亦由人推亦由人如置木偶于陽侯之波東西不得自主概是而曰善斷吾不信也

蕭瑀

評曰謚多褒詞而瑀獨寓貶于褒曰貞褊彼其聚學屬文者非辨命論非無見于道者官府相關屹然不為利誘不以夾脅非無得于守者時國典朝儀責成于公而孜孜經畫無所避諱又非一無表見者諒哉貞乎其真社稷臣乎獨何賦受褊急又多意忌其始故梁齊也梁亡去而之陳陳亡去而之隋及為隋守又挈郡而歸之唐累更所事是亦封德彝宇文士及之流獨所謂疾風之勁固如是乎為羣寮指南而險詖如封倫者為之勳璧如玄齡如晦者劾之科舉倒置而又祖梁武修梵行方請出家尋又不用過

戚無主所謂端揆之望果若是乎始以忠而蒙褒卒以快快見貶屢起屢踣其自取固有在也謚曰貞褊固宜

李鱗長曰太宗謂其善惡太明亦有時大忿謂去就非義而斜奉創置進退不果又何善惡之明也稱爲耻穆民太宗抑豈則智者乎

傅奕

許曰人知玄武之變贊成于秦府諸臣而不知發端于太史令奕奕初請除釋教請沐天下僧尼似闢邪崇正視蕭瑀身居端揆志尚沙門者遠矣獨其推究星術不言浮屠氏而言天官志武德初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王天下

太白經秦上秦有天下武氏在宮中

太白晝見經天下革民更王

嗟兄德協帝弟謀巒井太白胡不一經天乎彼方兄弟相

陂傷親而發戕之可數也

鬩而奕以象緯動其覺謀卒使手足參商禁庭濺血背奕奏使然爾方于風敎上除一佛禍又于彝倫開發一家難吾故奇其術又畏其奏云

何拜鄉曰蘭漢儀庶徵兩年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列宿分野各有攸見如熒火失西中朝例昴星明而胡人猶星紀在越會稽因之重衛輩見西九商君所以變法制傅奕抑司天文爲參點點但不知見弟之太白在心而垂象警之當此之時使進以董子天人之說勅以式好連枝之義有季札子臧可法何至骨血禁庭之有爲抑謂有命在天惡盲無稽彼求景三官何靈焚藏經舍血

李大亮

許曰文昭以大亮爲陵勃可當大任蓋陵以正勃以厚窟濱廷柱石安劉功多大亮初獄勵說降賊而又北道請贖屬冤原州諸郡廣使至于身居三職宿衛兩官虞事當官無刺所委功無累不下陵勃者然此猶非難獨才兼文武亦志懷貞確遺所賜牌遺人不以示冠子女爲賊隸撫視戚遺孤又殯六葉無後之屬報張弼脫死之恩其長厚有足風焉吾故表其正又推其厚加于諸藩收數等矣

綠事在本封中尤爲難得

何拜銘曰雅富貴人可以行仁義亦雅富貴人不肯行仁義也大亮所爲忠恕如此以福其身以祚其子孫天道固不爽也無富宿直寢坐牀上其懇懇撲誠與遺等倫洵無愧大節者云

虞世南

許曰虞伯施與兄世基並以金玉稱望齊名雲間二陸蓋石渠東觀之彥云初從建德不擇所主已歸唐爲弘文學士始曜鱗天池以五絕聞天下彼其經師野王文祖徐陵書法右軍其技能冠代足爲世尚然總之德行如玉忠直如矢二絕尤爲人倫儀的即所稱王佐才負大節者不能班焉生而列上袞寵眷異常卒而圖凌烟榮賜殊無可間者獨其上聖德論似諛郎以五絕寵眷終以一論遺笑云

上常

藏覆擬不存形迹至其有鑒于史而對君是鍼砭

魏王求大儀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光武之爲君也留天下上書不得言聖太宗之爲君也日

先帝留書樂人言聖政聖之爲愼術非余壬鑑僞武難之伯施丈雅士也何見面欺聖德諂聯當時太宗亦自知慚謂有初鮮終使後世笑鼎伯施寧不愧哉
道立識

馬周

評曰賓王展敭經濟手握憲章而偃蹇不遇于時及客游常中郎家爲條便宜數事始獲顧動宸聰上不斥遊下不
常何承周而不敢隱蔽亦足多矣昌帝上必建
蓋雖而羈旅孤踪一朝而躋嚴廊昇御史其機偶而遇奇
封正國非人所爲耶
即渭嶽以來所希見者自是累疏諸皆大安城請勿幸九成宮請身親廟祀及愼選守令皆懇懇中時膏肓無負所
二事尤當時要務至於以臣將莫與進陰
舉者獨承乾啟官壻之閔武氏階惟滯之亂而噤不一言

始方鳴鳳而卒爲寒蟬吾不知何說矣

士之遇不遇時也匪兕匪虎而卒嚼野何獨賓王但傳載賓王未遇時縱酒泛瀛二十餘年一日騎牛老叟引至華山入官闕藻論有宜官責之曰汝本紫靈仙官太上勅汝下佐唐王而以泛酒汚濁其身五神盡失矣今開目逆視忽得明悟後乃底功可卽出不得志而戚戚於激憤懇濺蕩天之弃才也
延甫識

于志寧

評曰于啓事舉動有矩矱無失尺寸者其傅承乾數上書諫督幽房諫昵閹宦諫役司馭及引突厥入內懇懇如引繩糾枉舉柄納鑿然湔哉可與王魏諸臣並驅矣卽承乾
後至在前欲獲光卷然東宮角之賜而不能効二疏之
見廢亦庶無負所職也獨其知衡山王不可婚而不知毋
尚品特日當可
氏衰不可奪知核引諸臺責而不知推轂一賢退王庶人之廢二獨唯唯而卒中立無一言雖幸免于剌客之刃而終莫逃于窩權之誣宜矣

陳擲津曰世多以太宗欲宗室功臣襲封刺史志寧僭馬周沮之竊封建乃三代之良法志寧幾何不能導君以復古而反中格之襲于森鍇致尾剮磐瘰麄則封建固不能無弊賞無見而云然哉

李世勣

評曰李英公故李密麾下將也密歸唐具錄州郡縣名數啟令自獻已從征斬建德世充黑闥輩又將兵破突厥高麗薛延陀等有老將不如者帝初倚爲長城托以幼孤至剪

鬚療疾恩云渥矣彼固非微功背德人也亦知感報而嚼指出血乃武氏之立不爲遂良而爲敬宗遂以家事一言
君昕不顧者如此世人
遠其成而淪其盟衽臣固如是乎卒爲國戕階勛敵于縣場茲遂君輿一倖兆于房闥人謂太宗櫛沐之功盡壞于
敬業以
託李勣李勣戰鬪之功盡壞于立武氏信哉卒之其孫敬
反正雖係正有辯解呵前輸嘉負我並非房杜子孫
業竟以反族勣初以房杜子孫爲戒而詎知其自遺伊戚也乎

姚尹思曰拔勣相其深必敗家因飄而焚之敬業要身氏馬添血而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族勣雖催莁循之條而得效業以洗前愆若敬許以不善之親豈人臣必證諸貴賜如勣而後賢乎

褚遂良

評曰褚登善工文翰尤矜氣節吾謂其傳學與[illegible]經業世南未也即謂詩論辭爲魏徵乃其諫封[illegible]諫與玄齡諫太子諸王宜定分亦猶其細者獨于魏王泰武昭儀二諫尤關大體方太宗欲嗣魏王泰諸廷臣皆中立爲里克而彼獨犯顏爲羽昌言泰不可嗣高宗欲后武氏諸廷臣皆阿旨爲陳平而彼獨抗論爲王陵言武不可后其操共風霜心堅鐵石有耿耿與日月爭光者乃議者以王魏于太宗諫后巢剌王妃則止諫納盧江王姬則又止

宰以諫蒙殊遇今厥終而公竟以諫斥身歿愛州登褚公遂良有幸不幸人臣孤自靖其心而已之諫不及王魏抑太宗之君賢于高宗也吾獨惜武氏長髮之初使番還笏解巾叩血而力爭也則積豕之牙安在不爲王魏也至遂事而欲以一葦障狂瀾不亦難乎

吳平之曰彼褚河南直節忠肝或嘗其柳貫人地與褚救劉泊嗚咻直道難容亦易是惟獨計太宗品第羣臣言皆有味而于遂良方之飛鳥依人不恭孰甚焉此評傳而卒傷于李勣之口也哀哉

長孫無忌

評曰無忌爲佐命勳臣又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有籌略初從征平羣盜已而協謀平内亂太宗嗣未定又力援其甥于兩廢之餘高宗之得有天下其功亦不爲少矣太宗疾篤遺令輔政勿使讒毀其倚眷爲甚殷矣功參帝構而又策定官儲親屬元舅而又躬承顧命彼自謂泰山磐石也乃一被讒人之命遽寘遐竄漢文不忍誅薄昭而帝何忍于無忌乎吾聞承乾之廢不援立英哲而私一雉奴武氏之賜不直爵金繒而無一諍諫至使口鑠金又不爲機險而恬然堂雀爲卒之始勸立甥而反見殺于甥天乎抑自取也乎人言無忌始以權立兆寘雛以絹秩階厲瀹然

嗟乎天以女戎間唐使我雞鳴晨非且移唐家矣無忌之死又何怪焉　君梅識

高宗

評曰高宗仁柔主也甫即位而問民疾苦尊禮輔相禁胡人鞠戲罷鷹犬使庶幾貞觀之風焉乃未幾而入宮矣女尤蠱志即先帝所充下陳者鶉奔不羞麀聚無恥聽李勣家事之言欲宗易婦之語阿旨而冊以爲后又蕩情于帷簿而忽怠于基扃廢先帝所屬徨見之婦后至有醉骨之慘而不之恤戮大臣如遂良無忌柳奭韓瑗之徒相繼貶死而不之問玩視天變如彗見五車水溢震慶之災而不

之願甚之改族志以升武之姓贈士彠以崇武之父稱天后以尊武之號備東都以從武之志用敬宗以增武之翼誅伏勝戮上官儀以恣武之殺初爲房闥間一妖狐卒爲宸極上一乳虎矣二聖垂簾毒流中外而禍延宗社所謂永徽之盛竟廢于長髮尼之手矣嗚呼武氏未后之先舉措猶合人心固一朝廷也武氏既后之後刑賞皆爲倒置又一朝廷也史謂伏戎于寢禍generated終墜自蘊禍胎邦家殄瘁帝固亚有責矣

陳仲淳曰驕天如有言嬖人之溺女子也始則愛之繼則長之愛則以妾妻爲性命長則委性命予妻妻高宗固庸劣主也愛以色授繼見迷愛以才升則虎翼矣故女尤蠱惑但屬傾城楊妃與武后均耳然楊妃之亂以柔武后之亂以剛柔之禍水也溺而不覺剛之禍火也其焚必毒是故君子防愛河而慎欲火

韓瑗

評曰瑗博學多吏才立朝尚志操不爲詭隨蓋直臣也方高宗惛昏無故而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與遂良等舉朝咋舌無敢一言而瑗于群靡中獨諤諤言王后爲先帝所簡恨韓瑗欲合不與剛肯媚人佳兒嫡不可廢武氏爲先帝所充下陳者不可立遂良爲先帝顧命大臣不可逐諸所言皆中帝膏肓而一不見聽卒使宛后骨醉忠臣客死而牝雞當陽禍延宸極非諫者之過直亦君聽之弗聽也然直氣一吐星斗可寒卽權誣騂驗爲足累焉

按瑗爲遂良訟冤霜其操鑑不其心由此觀之瑗亦何異于遂良也乎　冠識

來濟

評曰史謂濟守死善道夫死難善處死尤難能比死諫於訓死敵皆死以道也而死敵者尤著帝欲立武氏濟請更擇禮教名家子舉朝所不敢言者獨以一言逆主上之耳此韓與楊固已甘之如飴觸牝雞之怒其直聲振宇而種毒于武氏深矣初與遂良韓瑗並諫亦並之貶所其氣節似相等也而遂良表乞餘

命不免氣衰而志挫矣乃濟矢心自誓其刺庭州拒突厥卒蹈戰赴敵而死寇不死諫而死戰不死貶所而死出爲庭州不○殞一生之○計以報國家之德○其素所蓄積也至○是死所○疆場上無愧龍比而下可同于瑗韓濟加于良一等矣觀此來濟死之示乎也

按濟將兵拒虜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有今日當以身報此此一言賢于十萬師矣不特忠義凛凛直勘破生死關蓋人只是偷生一日如活百年使視有生之日爲倖存之日何國不可報何義不可盡使無忌而知此必能廷諍武氏遂良而知此必能待盡無言矣　道岸識

劉仁軌

評曰劉樂城志果銳才亦雄長與漢班仲升相似仲升以

亟其入沙漠而能降西域諸國率其酋長欵闕下樂城當
勦削之餘初攻百濟征高麗諸將且行欲掃平東夷須正
朔于海表而卒如所志已爲總管破新羅渡瓠蘆拔七重
城戰功爲大高宗之封泰山領諸夷酋長赴會儼然西域
長入朝其象其將略同相方者然才兼將相而又雅有器
度袁與其式入（此事未詳狂過正然以親仗然相傾者與大有異）及負義府以排我者而薦爲大夫晨化當陽
刑峻如奎舉朝以佞諛希恩而獨申規諫殿上之鏡駭異
而以驚見數天子致諷敬玄嚐藥之隙中之使擊吐蕃而
卒以釋憾所謂解事僕射非歟上官儀稱之曰君子人歟
君子人也。

敬玄吐蕃之敗。史謂樂城以私憾中之夫樂城可尊也。儀
刺何如當百濟之平仁願至京上問所奏皆合儀宜武
人何能如是推以仁軌所爲即胥秩六階吾不如樂城
又將何以報之也 金英謙

裴行儉

評曰聞喜公儒將（一生專以雜〇職擊）之雄者也古選任將帥不推轂授任于
稱勇虎暴之徒而往往于閱詩書敦禮樂者則亦以智力
權變適當其用也聞喜公文雅方略無謝昔賢而洽戎安
邊綽有心術當其時以稱伏破突厥出奇執月支反間降
伏念溫傳其籌決策摧鋒陷陣之功與貳師將軍並轡

而馳也泰至功高不錄爲裴炎所忌而又耻渾濟之爭退
然稱疾而不形詞色其識量宏遠度越人表非詩書禮樂
有陶養其心者而然與獨怪公故所稱文武全才者乃其
用兵也似奇而變其秉衡也似正而狗公有知人之鑒武
氏之立也知其必爲國家憂其居吏部以器識知王蘇羣
銓曹以文章知盧駱爲將帥又以才略知程務挺張虔勗
李多祚等爲名將其品藻人羣若燭照者乃于選曹設長
（舊〇公臨試世〇未免尊事服害故不肯〇獨良仕懸名所杓〇事）名榜引銓注法李之庸碌者不終沈廢而挺特者竟至遲
超號知人者而以資限人哉此爲選曹作俑亦文雅而過
者也。

何拜銘曰思自董氏云。器識文藝非兩境。王揚盧駱。豈
特新論之知章彼輿斯鵬思非不善而理則夫
齒啁氷霜日柔雲婚隣非不工而氣則陋利一字之高
餘一言之巧非不奇不爭牙偏曲而道則情意公之論駱識
徤僕以爵祿嘗之則深沈渾厚者必分章待詔而慈祥
和毅者乃終金種紫聘何金聲玉振之孔聖泰山巖巖
之孟子千古兩布衣哉惡困悲阨子之之器識而又悲行
餘小之乎論器識也

李善感

評曰善感爲御史諫營官室亦言官常事而胡遽目爲鳴
鳳也夫鳳不恒有于天下方泉藥當路日爲盈廷時則人
鳴而人鳳未之云奇惟佞諛在朝您艮杜口而獨冀謇敢

言者始以鳳音矣永徽以來言官猶稱禆補之效舉朝爲噤蟬者幾二十餘年而彼杞顔爲忌諫止營構詎非羣梟中一儀廷鳴梧者乎言之無益不如拙嘿亦爲然然是時悍后當陽爲索家牝不一鳴國各賞者與備動揺爲賊祚虎不一鳴而區區撫工役細故以塞責吾故以鳳爲世慶亦爲世慨云

天下何常無鳴鳳有止輦之君雖不識守之辨豸亦能觸邪不然立伏馬于廷即殿上之虎獨擊之鷹亦惟爲寒蟬耳　士禎識

王義方

評曰義方爲御史稟啟于母竭虜爲指佞軼觸邪豸與遂

比並衛者當其時李猶初希旨敢于忤衆而請立昭儀已恃寵敢于干紀而擅娶囚婦其險殺極矣義方對仗而三叱之廷凜然有請劍英風剖心義烈庶幾其無負天子亦無負母氏也已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結可信聯雖彈章甫讀貶秩已行而直聲勁氣視在廷隱默者榮萬矣或議其三叱不于立武氏而于娶囚婦意彼積忿而後發是亦空谷一跫也諫雖不行于義方何尤

認義甫爲大臣則三叱爲辱知義甫爲一貓則三叱猶輕嗟乎義方之母一巾幗之婦猶以陵母自期願子盡忠而高宗一堂堂天子不知自愛而甘及城狐貶斥鳴感謂之何哉　道宗識

中宗

評曰孝和庸闇與晉惠相似一言之謬爲母廢徙房州者逾二十年崎嶇癡厲之鄉契濶幽囚之地困衡極矣所藉一老臣持五龍夾輔脫于例之淵復五位之尊宜痛自懲艾爲周處桐子可也乃復辟之後不知罪己以謝萬方而更漫游以鬻八政黷艷妻之旁委柄妖女之手如中宗者直甚漢而待耳餅毒之事會復權乎于是三思怙寵而五狗株連斜封亂飛而三無坐處甚之觀拔河御梨園幸隆慶恣情極欲而紀綱蕩然元首之尊且不免齊眉之禍矣廢于母稹于妻而四子皆不得其死以至于

絕豈天絕帝帝自絕于天爾

姚尹恩曰武后置中宗而不殺非愛之也爲骨肉之故也不必殺也蓋陵之劣可方來鼎吾獨與一人之身女子耳推言乎后妃武氏爲其母韋氏爲其妻言乎公主安樂爲其女太平爲其妹豈天固使然抑人事有取乎

武后

評曰自來有稱制之母后未聞母后而衮冕爲天子者武氏匙煬其心而豺狼其性故所充太宗下陳者而復圖後房之變已爲鹿聚矣漆和既已淫猶何憚而不爲而又私于白馬之主私于蓮花之郎其恣出入宮掖者非一剛師郎二少年也其淫污宸極古今未有也始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塗之骨已爲鶉

食矣而又開告密門進羅織吏至于殺諸大臣殺諸宗室子孫殆盡其所寵任而斷擊之者非侯周輩之酷烈卽來索輩之鍛鍊也其窮極刑獄亦古今未有也然此猶淫得未關宗社也乃窺竊神器擧君之愛子而幽之別宮儼然履至尊以御六合而又革唐爲周易服色頒正朔廟武氏祖考唐之制掃地而更之視呂惠后之暴抑又甚焉一時英才雖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而竟不能衛六尺之孤以報先帝之恩惟惴惴焉希寵澤避刑誅不知其南面而

〇噫〇后〇遂〇甚〇爲〇日〇何〇存〇

君者之爲女亦不自知北面而臣者之爲男陰陽倒置宇

宙否塞眞古今所未有之變也已旣食我子復覆我鼎藉非鷄鵲夢回狄張兵起唐其終于周乎所稍幸者汎延讜

〇國卑戶雨〇知俶玉之賢關微〇矣而能奠王之才〇遂物聽

議時聽正人飛語辨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遑時寬

明何狀偵題于邪滿之婦〇

而抑倖臣聽忠言而誅酷吏則龍孫易貌而兩殿昌儲固五龍取日之功亦俾兆反陽之報也哉

李渭師曰歐陽子云武後之惡不及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蘇德以爲天下則帝與武氏所共也蘇德以後帝之生矣則武后操之何能爲乎但高宗未勝武氏則妻也以妻制夫有其實而雖有其名高宗旣崩武氏則中宗母也以母臨子有其實有其名而又有其時有其勢復安所忌憚而不天子自爲乎大凡身不正者必俱人圖已俱人圖已者必以殘酷人厭刑恣殺其勢使然也

李敬業

許曰敬業李英公子也英公贊立武氏肆虐稔禍而其孫聚義起兵爲唐討罪堂堂正正擧漢齊襄翟義相似然然兵以義勝以利敗彼其初方移檄州縣而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伸鋤爲鐵以從南軍則其氣銳而其勢集誠以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可也乃聽仲璋之討妄希金陵王氣遽取常潤以圖霸基陽匡國家而陰營巢窟義氣已索矣何得而不敗與嗚呼稱兵勤王爲義而其成也什而九聚衆

時有敬業依足〇夷武氏之脈何〇元忠

而安以〇許謀殺李孝逸也

營私爲賊而其敗也亦什而九敬業王氣未收首級已

懸豈天爲其祖贊立武氏之報與

顧自公日易日參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敬業非眞有討賊之心不過失職怨望借義爲名以至于敗故史書舊書起兵始以匡武氏之罪而不書稱飾其心也

裴炎

許曰裴侍中殷倩居貞亦狗義君子也望重國華才稱人秀而竟以反見殺夫亦有輕率而寡謀者歟彼事得女至而數進言諫立武氏廟諫請不廢皇嗣一時候諫希旨武言炎與圖武謀炎必反羣踪相觸附成其獄憶發誠反直而朔籍其家無贏石之儲乎其云反者皆起于韋侍中之

爭也夫中宗欲以天下與玄貞特怒詞非誠與也乃遽而
負之不及又不如之其罪易尚乎未誅近者
奔告后遽而謀廢帝即后心亦疑矣徹崇之反也又請復
是以殺其甥而已矣
子明辟始白后廢帝今必其不挾帝以危后乎后心抑又
疑矣疑之而殺之勢固然也嗚呼炎首廢立之謀啟母后
之亂播海宇之毒及禍胎已成而始請反政是何異決堤
而防潰乎吾觀炎初忌行儉之功使國家負義而殺降始
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固宜

傳附傳曰炎以中宗一言之誤勸武后廢置承嗣請立
七廟而求以防微杜漸事亂有漸乎廢君者乎蓋炎
徒知玄貞為戚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
遠慮卒之徐業兵起而請復子明辟非傷心所發也但

炎與玄同及義時猶為耐久朋君臣之間何始終多論
也

婁師德

評曰婁公忠勤有武略盧承業常許其才稱爲公輔器顧
數充外使初以御史抗表請爲猛士使吐蕃數有戰功已
將兵守北匯往還營夏稍檢校屯田至于總司稱要者幾
三十年君子所重公者不在將略而在相度夫篤武以老
孔子以深省處亂之道也公是時所事者俾女主所與比
肩于朝者皆女足變俗非淫少年則絡鵰吏也一時寡廷
臣類糜爛錢入鬼錄亦何濟于事乎乃公深沈謙厚有呼
時尊之
之日田舍夫雖唯有唾之面曰不拭自乾是非篤武之愚
使時欲獨無難可以見于世
而孔子之孫乎舍垢恐耻出而將經營壘塢而材略以顯
入而相不章軍國而鋒鍔以斂史稱其將相才人何以測
陂男子浚江卒死同其之死由其後器沈厚故
誠有然矣蓋公雖立驚得之朝而獨以德量見重于后賢
神見亦然相之攜
如狄公故所見短者而亦薦以爲相此其度量之恢恢何
如者噫以女主之暴而雅重其人以狄公之賢而亦包容
于其盛德其獨以功名令終也宜

李禿老云可爲吏隱此東方生更難矣　胤璜識

吉項

評曰大臣徇義以心心誠國乎即容容隱默君子譏之心
非國乎即耿耿忠藎君子非之太后之欲嗣承嗣也狄公
以姑侄之說諸還廬陵意稍寤矣乃項爲二張謀因以進
此不稱與功于唐
言而后意始定是轉移宸聰而與回鷄夢者項也杜絕奸
謀而匡復王嗣者亦項也乃識者歸美狄公無及項者何
狄公之諸言詞剴切而精誠感動是始終爲唐之心公心
也項以太后已老欲二張以免禍亂而保富貴之計其言
此不謂可非于天下後世
是而其心則私也項初就俊臣上變殺恩禮等名士三十
六家及親屬莫引流竄至千餘人而項亦緣是得幸是豈

可慨狄公此論也哉其初以水土無爭之說說太后裁抑諸武似亦能正言者獨奈何卑視諸武與鎔宗爭功則嬖氣凌厲亦嫌于太露爾太后雅重狄公而欲以馭馬三物馭項亦或過哉

曹芥舟曰項知合水土爲泥之無爭不知以石投水以水洪石之何補故君子立言惟忠誠可貫金石又貴時勢而出之不則寧爲寒蟬無犯馭馬

李昭德

評曰昭德彊幹過人鼻息衝漢其以忠直樹績于國多而專恣獲戾于法亦多初厲風節諸所制置動有規模其勃

酷吏之奸詰獻石之詐已足銷朋讒遏佞諛而武承嗣以太后之愛侄握左相權又嘗求爲皇太子尋慕其辭昭德奏奪其權而又以姑侄母子之說動宸聽而寢其謀于是鶚夢醒而折翼再振者固狄公匡扶之功亦昭德左右之力也嘗承嗣逐謝太后亦知昭德代我勞苦弗之聽也而乃爲佞臣誣構並棄于市噫此獄觸太后之忌也夫圭角（仲當不得其死固于行已醜之）渾厚者常得令終而莫邪之利終與鉄折昭德忠直固太后所視爲手臂者奈何負氣使性肩摯下人而舞狗爾刎既陷來張兩族又擠侯王二佹至于師德之厚亦詈爲田舍夫毋乃恣威福而太暢露乎初劾承嗣爲權歸武氏者之重也而不自知其專擅至此方爲丘惜所貶又與佞臣並戮忠良無辨亦其自取云

武后猜忌辨詐豈易諫哉而昭德數則襲其所難猶如反手所謂秉之矛得其情故也至節寢王慶之榜殺侯思止此申屠嘉所不能得之文帝者羨與孔子之誅正卯等矣　道立識

朱敬則

評曰敬則少以辭學知名益代稱孝義門標六闕者則天（孝友忠直敬則列爲代）先人朝蝮蝎盈廷寬覡塞路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至是世漸寧矣方敬則蒞官之日適太后鍾漏之年于是慇懃疏請緩

（陰功不小見將狀立）

羅織寬法網又請免魏元忠張說之死以響人望爲見朴返人魂爲死囚開生路爲一時吏民賜始髣髴而兩大臣亦得減死爲不食之果剝廬之輿矣是侯來中徐杜荒歲時嘉穀也志行而卒致仕以去先憂後樂賢哉敬則

李麟長曰羅織朋黨不可一朝居者而敬則之疏不宜昂之綴印急趨無善迹促步少和擊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貿糾也法歸而與與之郎悍牝牢不獨善此致堂喜其得情也

狄仁傑

短師德

評曰狄公爲相師德實推轂焉而公頗數短師德太后嘗

賢乎曰不知問知人乎則又曰不知佑同寮采而佯若騃昵與周舉于左雌冠準于王且相似然世多以此少之吾謂援掣引萃君子目爲朋而小人指爲黨在盛世猶忌之况悍主之朝乎太后華命俟周來索之徒萋菲成錦鉗網相高鞘今公德其薦而互爲吹噓則上且謂黨而奸人羅冢而中之吾恐婁公之面豈祇承唾而國老之眷胥鬼朴矣惟對之不知以匿其迹而釋其疑乃徐爲反正之階此平勃交讙計正公之所以報師德也不然婁公盛德以秋公之賢而爲其包容哉

郭成六曰梁公反周志行于陰謂爲平勃交讙情固有之但根李公門而日爲國非爲私即知之而不戚蓋亦有之况不知乎荀史云數挤恐即不知當不其然評與史姊兩存以諸疑可也

薦諸賢

評曰梁公初起明經負時望蓋所稱海內明珠東南遺寶也維時爲大理不以一昭陵之柏而殺人不以寵嬖之臣而骫法斷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其撫江南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判豫州奏免無辜死者七百人越平而將士暴掠則力指之其風節凌厲有挺而松栢剛而金石者然此猶易殆也一牝晨鳴四維天墜而公爲之相焉于衆鉗網中

特蒙殊眷朝不拜稱不名何國老之倚重如斯也當斯時也跡踐周廷心懸唐室坐視焉不敢亟反焉未能而吾且老矣一旦先武氏而捐館周不滅唐不還一腔心事何以自白于天下乎旁皇四顧嘀問租而爲周勃也者嘀速矣而爲齊襄也者孤忠孫偶獨掌難撐且女主之悍有難戶舌爭者故廢帝不言革號不言立廟更制不言遷少穢亂官掖酷吏羅織剸獄亦不言而惟竭虔輸悃進姑侄之說以動其天辯鸚鵡之夢以析其幕而又引桃李之賢以樹其交薦柬之薦咏道薦元崇敬暉等十餘人陽爲周樹肘腋陰爲唐布腹心謀深慮遠即留侯爲韓武侯佐漢不是過者卒之房州返旆宗社以安其沈猷臣國精誠冋天堪與日月爭光者稱爲姝絕人物不淘然歟

李卓吾云梁公同塵合汚非但全唐亦以完雁其事偉矣父可喜者則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伎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矣當斯之際向部所謂之人必無不可爲之職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老徒使人扼腕歎惜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金英謝

徐有功

評曰徐弘敏三經斷死執志不渝蓋犯死法以救死因者當賊后華命之秋酷吏羅織之日競希旨以鉏嬔驚擊相

原缺第四十三葉

與者皆元忠啟之也要以和安劉之祚元忠以戰長武之惡人謂其沽不待賈而甘爲桀犬獠乎

陳樸評曰譴孝逸將矣使抗表請歸政天子則不戰而可罷兵矣不然姑且屯軍臨淮與敵業通和以待變可也元忠因舉悍淮先指斥羅織貿忠讒鳳墨在乃激之進兵因而叛炎難兆分亦望之疾及爲魏飛故敬尤自奴之宗無而君子不稍許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而君子不罪元何也豈非其人也元忠之案孝逸夫亦猶是

讀川宗評

評曰二張誣元忠私議有太后已老不若挾太子爲久長

元忠○不仰鼠玄同亦挾爲○謀

之說時變倖者魍魎交吻而競得者雷霆奮威郎百喙亦何以自辯乎乃廷訊時張說爲宋璟所激直証其誣爲蓬中麻王皎朱敬則輩爲張說明証亦申白其枉爲指佞秩元忠賴衆扶至死不僵爲百足蟲幸矣然士處亂世有黙而容遜而言者元忠雖負忠直而太露頭鋒不直辯網諸酷吏則厲色指二小兒其罹謗㵾宜乎醜方以老太后蒙謗何卒以悲太后迺誘殊未解云

總評曰元忠之死于謫非盡得后之責其濡足蝮路垂涎漁餌者亦重有責云彼其上封事陳兵略破敵桑籌畫動中機宜而其辯擊二逆少指斥諸羅織吏忠讜謇諤又慷時望謂爲三朝國長宜乎然但情遊一脈者長一識而彼數罹鉗網數被流竄亦爲苟爽矣而不知懲歷郎三思之橫若二張復起韋后之亂如武氏再生亦當爲機鷗也者卽不然而以事武氏者事中宗以論二張者論三思終始無貳可也何竟爲三思所餌捧制威泣于百戶之封而又

試○思成敵名志○在已央足○■決

不可以○私恩而餘公義○際且之千牟元忠之于○三思大

長其氣銷黙黙自同也乎既不聽楚客以致十失又不佐

何乎哉

太子以清逆黨其論死涪陵咎將誰歸

何無遠日胡致堂云于元忠可爲知進不知退之戒亦可爲血氣旣衰之戒此評直刺膏肓

張柬之

評曰張漢陽以相才爲狄門桃李元之又謂其沉厚能斷兩推轂爲相相且年八十矣力衰而志雄遂協謀敬暉彥範等舉兵誅二張戮昌武不遺旬而復子明辟反周爲唐舉國老所委重其肩者悉無負其託功誠大矣獨武氏負尤大罪不斷正其辟遷之上陽已不足以快臣民之忿而

四事大當○斷割之欲○快且少容○姑息

又網漏三思辨不去根株且蔓延卒于忽季昶之言而竟罹其毒王未幾而罷罷未幾而族咎誰致也庾溺之日隨龍以飛夜隨龍以沒惜夫

宗社事大一身禍小史書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答扐之目宗于鷹下益重于之也

五王

許曰嗟哉五王初以狄公之謀胥而引拔其門爲桃李英巳以三思之横胥而桃精于道爲灌壑鬼一時志士驚魂忠臣喪氣嗟乎悍牝嘗陽怨憤盈宇大臣無開口之勃肅籌無倡義之裹而五王以狄公所屬協謀併力一朝而梟禁逆安宗祚隆隆丘岳豈足比功哉獨奈何誅不防漸鋤

按一○則中宗雖謂賢國○秦○告車氏雖撥有天同未○然季昶○之

不除根而卒爲三思所陷其不聽季昶以權利用之除與

後由於於邪不○曉何怪誤者○其○好也

夫差不聽子胥致有甬東之歎者何殊焉以忠憤諸君子而敗於險惡一小人奴即無辜禍皆自根

且我上日三思蕃類五狗漆黏玉龍不爲焦頭爛額也得乎然矣李之功救多乎勃矣

睿宗

許曰帝即中宗之弟豫王旦也以皇嗣封相王開府置屬者有年而以子隆基功即天子祚其初任姚宋革弊政罷斜封官廢崇恩寺一時振刷有可觀者乃未幾而惑于公主妹雖傳位稱上皇而猶總大政當是時以公主言復斜封官以公主怒貶姚宋以公主請復二陵以公主訴出薛謙光以公主意遷竇懷貞相幽求崔湜朝廷大政惟公主是主○一時除設盈庭墨勅滿路狐狸晝舞魍魎夜迷蓋武韋之後又一武韋境界時事可知矣所幸帝廟闢帝則帝

武韋之後又生太平此際幾冲何多○亂

嗣則嗣王則王任其提曳如偶然而又數請讓位庶以不材得全焉不然其不爲中宗乎

何拜鈴曰許帝庸闇于朝廷大政惟太平是王則闢于傳德雖與則仁而未始不報特不于傳位睿宗釋萬衆今太平亦無恃而致亂在巳亦免登捸之驗似昧庀龍之戒然有隋瀆之功宋王自愿知訌有宋王善讓則庶宗自應登釋不終其不爲中宗也者幾希矣故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其極恐以才致亂亦以才太平其明徵也

隆基

許曰隆基與五王相似五王誅武黨安李祚回天轉日者纔三四年爾乃韋后起幽蔡之餘復蹤武爲亂斜封墨勅駸駸無憚甚且恐于弑逆所宜首誅以謝天下者舉朝坐視而彼獨義奮不告父不謀衆密與幽求輩應天舉兵斬后而及其黨天星散落者一夕而覆正廟社危疑者一朝而奠安功隆隆侪華與五王取日虞淵者等也獨奈何朝有幹臣而代辭令主中宗愚而不知鑒武以中毒玄宗斂

○白○衆○之○嘗○于○平○衆○也○

而不知鑒韋以出奔徼夫

張天如云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天下所同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爲天子録勢有順逆舉義同而爲時殊也蓋上有商辛而爽懸未全下非武王而觀兵太公從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弄人則眞甲子之師矣。[illegible]

劉幽求

評曰韋氏之淫穢宮掖濁亂朝政不滅武墨而幽求之翊贊儲君殲厥元惡功亦不讓五王焉是時委以衡軸庶以勞士報已崇矣而不知足復以功嘗進求僕射中書不已（有功不伐始以善全其功）過乎夫事幾如奕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幽求料三思網羅之禍如燭照也乃崔湜謀逆鵲巢而鳩居者不豫為防而顧以功徼上爵卒以罪寘豈誠當局而迷乎其算有遺策宜乎其不免矣

貴家今日擧措淫亂蓋意在自取而幽求力請相王匡佐是時蓋已貴盛所以輕于譏遜略不念功史書擲佩

料史幽求亭亦見所謂遺外之意耳范之泛湖張之從赤松遊劉之不受公侯亦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鑒也

玄宗

納太真

評曰太真為壽王妃盖子婦也而納之宮中其瀆亂甚矣（禁亂之所由生○古人是以取譽○子止水札）又寵胡雛以卵之使拜母以親之賜洗兒錢以悅之出入通宵對食促膝以恣之且也昇祿與之襁而貼額上之錮笑一騎之塵而吹寧王之笛至掖庭淫穢醜聲著聞而不顧柄乃國忠閫上誤國而不寤卒于之孽狐為妖螢虎犯順宮闕為妃蹂躪乘輿為妃播越家邦為妃荼毒而漁陽鼙鼓動地撼之禍已兆于馬嵬之驛矣嗚呼太真未納至德猶明而方開元之盛太真一納（○明皇用林甫○貴祖禍不可說）君心蠱惑而有天寶之亂武之後有韋韋之後有太平公主車覆不塞咎將誰歸

十年子婦一朝奪之歟前宜作臺何上蓋光甚焉而朝雖恣意獵未滅也卒至分祿並臉昵稱與昇笑不經庭詩詩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天下未有喪予婦而喪者然而爾者也廷尉說

寵祿山　附國忠林甫

評曰祿山營州雜胡也外癡直而內狡黠包藏禍心者其討契丹敗績不顯誅之又極爵崇品甚以椒房之寵恣其出入而不禁金錮之妖目擊對食而不問（○關門韓滉○天後朝光）初九齡謂有反

相時雖未露而已養其跋扈桀驁之惡于心腹而不之覺及其權制三道反謀已形而猶傾信焉許兼耶牧許補將軍五百中郎將二千許以蕃將代漢將借寇兵而資盜糧縱豺狼于藩籬而不之制噫其寵之過所以速之叛乎（此將兵心夢在）卒之漁陽一鼓而乘輿播越生民塗炭于戈燹于天下矣讒者以林甫聽其奸而國忠促其反噫二相之奸固有餘辜寵任二相者誰乎封豕之不可邇太阿之不可倒持愚夫知之而帝獨不知惜哉

總評曰一玄宗也而後先殊轍開元初振飭綱紀黜遊畋

明。一時姚崇宋璟張嘉貞李元紘韓休張九齡之徒相協力以佐。昇平二十年間烽燧息警夷酋欵塞車書萬里康
○丁謂乘天○寶厭欽法○蹈由是厚○所致
哉之頌溢于八埏亦稱盛矣乃未幾而妖冶透心朔雜蠱志念驟以侈而政驟以怠始圖無逸而今圖山水始挾孫翠而今供織繡始毀天秬石臺而今興金仙玉真甚也倚寄劍之奸以亂政任鉗羅之吏以亂刑于是鼙鼓聞天花鈿委地萬乘之尊且播越于劍門道上矣然此猶亂及身也至久任邊將而藩鎮益驕信用力士而宦官益恣開竇鉅釁以貽後而唐卒以亡可勝言哉蓋天寶以前萬緒繼

新固一寓域也天寶以後百怪俱作又一寓域也後先殊
○前後兩截讀○缺其論不○成
致。不有嗣君孰延令緒。君子有深慨云。

何升第日歷古亂亡相尋不外夷狄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夷狄在外小人居內外之間四者分皆足以爲亂固者合而亂不終朝乎祿山朔人爲貴妃兒是知予爲亂者夷狄也楊韋諜召祿山請歸帝令中使輔璆琳察變璆琳受賂保祿山是宦官與夷狄合也所不合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賊也祿山竊盜鎮二臣禍生民一旦范陽即起眾怒有餓國忠向在道爲罪者曰寔然則小人與夷狄其跡雖分而就猾先與大勢又未嘗不合也官府內外之際爲人上者奈何弗察

宋景

激張說

評曰張說非純君子也昌宗引證元忠欲挾太子令說一阿黨則不幾上肉乎乃璟激以名義之重曰萬代瞻仰在
○知有名義便是君子○彼小人者果○識
此舉嗣宗輩動人而說爲所激寧忤貴倖寧被流竄終不
激○之少直乎
曲舌以枉是非幾忠良說固遊中庸乎而璟之救抑奸少使不得含沙以射人保全善類使不至中讒以墮甑其裨風紀多矣然璟善守正嘗聊呼六郎而不爲嗣其所引相工弘泰亦請竊治其狀而不屑與見無異申屠嘉之與鄧通焉獨元忠流竄廷臣皆抗疏申枉而璟獨無言能以名
[illegible]
俱俱璟所以贊○玉贊者必有不得已者乎○
義激于廷辯之先不以名義救于流竄之日初許卽翻局

亦者似食言云。

張說不避流竄以證元忠之誣。而獨畏窮以新吳兢之改可知直道在心不容泯也夫說以史書爲宋璟所激一字嚴于斧鉞而宋璟不思以激張說者自反聽忠流竄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其謂之何不畏公議不畏史筆乎　汝聰識

柳靈荃

評曰默啜爲患宵旰殷憂傾天下之力有不能下者而郝靈荃以一校尉能不階寸兵函首以獻壯哉與漢介子斬樓蘭則等也而璟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至痛哭而死似非勸乎噫非然也漢武有鞭撻遼鄙之志猶尚未退也

乃衛霍一進而邊釁以啟至窮黷以耗海內開元時沙漠塵銷烽烟警息矣天子又雍容忠良夙夜政治矣璟與姚崇並相崇勸不求邊功而璟賞之是生事端也是開侈賚也是衛霍繼進于今而漢武再見于朝也故抑靈荃亦崇要說意也卒之璟歿未幾而天寶之亂釁啟漁陽璟若有先見焉者可不謂賢乎然當時王晙誘殺突厥王君㚟追擊吐蕃皆殺降生事者而璟獨厚其賞吾不知何說也

總評曰文貞公風度凝遠而耿介有大節則天朝屏斥流竄大臣無自完者而公歷武韋尤多齟齬乃顧蒙眷終進

階開府而增封本郡何也夫佞諛希幸而亦武猖禍剛方忤時而亦多被榮公何如人也忠讜骨鯁臣也而不與言毛仲一宴也而遽稱疾卿呼二張而與揖為重而斥三思蹴令就第而政令毋干太平公主不利于東宮也奏令就都而不使搆釁其風節凌厲而操履剛方如莫邪之銳人莫缺折矣乃為時推重非獨璧如二郎權如毛仲嚴憚不敢上座即悍如武后而猶屢斂禮其如明皇而見輒起去輒目送六斗山之望令人景仰若是乎史稱其守文持正與元之並名賢相宜也而卒以鍼禁被其中傷慨夫

陳湘殷曰綠花一賦鐵石人能作嫵媚語文貞非一味木強者特以牝晨司禍社鼠紛拏稍稍振厲擊懾爾示之持正不阿威名卒弗少挫何必我損剛方貶抑節御與小人為伍而始善全哉

姚崇

序進郎吏

評曰元之為相表百僚進退天下士者其職也而茲請序進郎吏故以卿務實宸聽非不知體也蓋上雖備任亦多疑察即姜皎所薦亟指為張說之謀其洞察洞覺有令人汗驚魄震者而吾與還乘銜令專如漢田蚡不請而除吏帝其不田蚡我姜皎我乎初以十事要說帝茲復以郎吏

嘗試帝耆非洄鴻亦示無專也陰寔自任而佯為尊上自是剖我單國盧懷慎源乾曜所不能贊一辭者亦稱甚矣

陸稼若曰明致堂謂元之與張說善于逢迎故罷而復用然元之所以陶齊者止管晏自役權術固所不諱玄宗初年勵精圖治式虞難進易合故借是以寬探上指手術事依圖而無傷于大節是亦救時之術也

廟壞請幸

評曰唐有天下不建廟而仍倚非禮也乃屋壞不省譴而事遊幸六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書世室屋壞左氏以為書不恭公叡以為書不修重宗廟也今喪居而行幸其為逆天不已甚乎且觀方啟行而廟壞適會天戒以是儆乎

卽變戒偶値借天以箝主可也乃宋璟輩請停鷰而元之獨歸共說（此與不諫救均同一不能引咎當道）謂塽與行偶亦似謂天變不足畏者與璟並相而異議一言而長君之惡使帝不終畏劉不敬祖者不畏天戒皆元之導之也彼爲大臣而勸輒附獨日食不應則賀再錦偶合則賀蓋善應變不善持正有負于璟多矣

按孔子路聞魯司鐸災及宗廟曰此必桓釐之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廟無毀今桓釐之親盡矣而又功德不足以存則天將及之三日魯使至果然今予者泰廟功德可長存于官府之無毀觀衞靈借猶未必醉不醒鍛結來以綜其充享予不與而隊猶未滅也乃元之不借是爲警而曰此久材朽獨何說歟　此一鳴耳

總評曰崇與璟並稱名相蓋才略過璟而持守不逮者彼其歷三朝自武韋以來兵機填委奏決如流政事叢積劃析殆盡而又督使捕蝗鷹野靖亂洵哉救時之相不與伴食者比才乎獨怪其才以應變亦以資諂太后上陽之慝嗚咽而流涕日食再錦之異屢表而稱賀太廟世室之壞附會而請幸其阿逢謂甚而又以私謁王第傾服說以其子請託短知古揮霍中豁谷不更深乎應變有餘而持正不足雖克全聲蹟亦不無物議云

（元之常愚帶自代意亦稍是以補闕狀辭乎）

陳洵津曰昔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可官無以拔一無取鉗一不躬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崇固所稱教時名相也獨承張此乎于驕諂開元之治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致于崇焉

慮慷慨

評曰拙相者皆言才略其清修雅度有不與焉吾謂才足尚也若才而多欲又多忌者才易貴乎文成稱伴食宰相才不能一二崇者然崇子彝异皆以賄聞而文成身都上相家無宿儲至黨蒼頭爲殮其清修鎭雅何如者而崇擠張說短魏知古縱少恭慶觀彼易簀之際猶慮宋璟諸賢（崇長作文有容臣彼物相者）其雅度又遠遜矣吾故謂文成當于古人中求之不當與才辯者比倫蓋公耕之流也而不知者目爲伴食譏矣

李贄曰懷慎屬疾宋璟往候之喘喘執璟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天賢之後卷執觀之非才與識兩勝者能乎

張說

評曰燕公與諸名士左右王化扮澤與章周以文學擅名一代矣而其英槩雄略尤出人意表焉證元忠受誣蓐菲（叙事無信記臣）中扶一忠良請太子監國危疑得安一儲貳而又爲太平主獻所佩刀使肘腋間銷一禍胎爲并州　謀所部壘使疆場衣衽一彼亂其幹謀有大過人者可謂君子人矣獨其才辯優長而心術反覆所改與競之筆忽倡議封禪之

制變府兵爲彍騎而又請生日爲千秋是果君子人乎蓮
以麻亦沙以泥果說固可以蓮亦可以沙者其才似元之
其品殊不類云
陳柳津曰燕公心術尤可議者其過于見忠王後而以
謂太宗畫像遺似之此社稷之福也明皇一日而殺三
子又納子婦天襲減殺社稷幾危雖歸稷洞贊成然禍
亂胚胎不寔始于燕公乎

蘇頲

評曰世固多父子繼相彼先稱美若並列政府而亦並賢
名指不多屈焉頲與父瓌並掌樞院其文學節行大略相
似瓌于天后朝識章奏明法令中宗時數陳利病至不以

倒進燒尾其節概凜凜有如此者頲與瓌並相玄宗輒推
所長璟數奏有未及或少屈則助成之有不會意輒申璟
所執蓋兩相得如房杜然而又居喪砥節不以奪服爲榮
力以終制懇請其高誼尤越人表矣瓌不後君頲不遺親
宋文貞以瓌長厚爲圓群以頲猷替爲過于父父子並相
而亦並有賢名蓋唐世谷音云
誠日同寅協恭和衷者尼日贊贊襄哉其本頗與璟闕
忝短讀

張九齡

請誅祿山

評曰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法宜首寘辟者乃九齡不劾穆
苴誅莊賈者以正軍法而劾王爽甫揣不勸者云有反相
然則舜羽同目舜亦暴乎尼貨同貌尼亦叛乎不言法而
言相已不能折服人矣一言失策遂使領鎮握兵以反相
者爲屏翰通官昵寵以反相者爲腹心卒之養虎遺患不
移時而長戈指闕彊弩犯城即至尊亦且鼠竄艸萊中矣
至是而驛路蒙回鄒亭悔動始以其爲杞憂而今且以其
相爲神蓍今九原可作帝將云何曲江吊祭亦既晚矣
陳尹思曰子文當趙椒必滅若敖氏叔向論伯石必喪
羊舌氏而後卒如其言然皆不之殺相鑒如是而亦有

未必然者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曰相馬以輿相
士以居

諫相林甫封仙客

評曰林甫與仙客兩居齒爲虎盡廷陛間祿山也乃仙客
一方朔微勞遽使膺茅土列封爵其無長漸至躋踴乎于
是力抑其賞加尚書曰不可加實封曰不可是沮仙客者
即以沮林甫亦履霜冰意也帝顧不察竟以實封寄之
自是林甫相而九齡罷矣劍腹當塗而佞諛得志顧牙落
職而忠良喪氣即祿山未叛而牛李相比即爲祿山矣漁
皷未喧而端揆相閱已多漁皷矣人言九齡罷相決于諫

封仙客之時天寶倡亂兆于罷相九齡之日淵然

順治殷日甚矣小人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惟朝有林甫而仙客之蒂自固九齡之勢自孤廟社稷要人主與不之覺逆其覺焉則又悔無及矣古今一轍可勝歎哉

總評曰曲江公文學政事皆爲稱選其奏疏與金鏡錄動匡主以道而帝亦倚眷爲諸所薦引輙問風度如九齡否盍雅重其人矣獨奈何始見聽納尋不信用言祿山之反

詮用辭賈于知其害

愈寵以權言仙客之微竟盍其封言林甫之奸反引以爲相幾章疏未幾遠焉矛盾甚之起復未幾又遠焉廢逐詛其謗謗者或犯諱而觸忌乎抑晷衰嚴廊者有足鄙乎然

公相而開元以治公去而天寶以亂身之去就繫國重輕亦何議焉

曾羽儀曰時勢將亂諸臣毋論俱爲朱雌之避也即勤伏馬之鳴何益哉當日曲江而外彼杜璡者非所稱骨鯁者乎下郎見聽諫諍路絕屑之天下一林甫顛倒之而有餘矣又何有于祿山諸逆哉

韓休

評曰凡諫之難非諫之難諫而得行其諫之難也滋而肯數而疏而者交譏故易言自勵以戒數數言也大臣格心不人適而政開者用此道也休黯黯以戇見黜長臥淮陽閣中休故蕭嵩所推轂爲相者而顧數折正嵩又抗顏効程伯獻僭擬之罪至于彌樂賤徼細大亦往往疏諫焉帝初以爲而直從其以數

于休每事問休知否且以貌瘦對鏡不樂其嚴憚乎

丘○而輿三員史丑○用耕休以爲社稷奈○何今食上

武者休蓋班肆糾繩纖枉不容卵蒄機弩靡動不發矣

致○亞不敵耶乎

堪之猶幸遇開元以前之主稍得以直完耳藉令天寶時庸能行其志哉恐佞諛衆衛毋容此諤諤也

玄宗以蕭嵩嗔育退寢不安以韓休力爭退寢始安然則有韓休之爭不妨有蕭嵩之順嵩屢仰休費嵩相協以濟休未嘗背德也不然以水濟水非天下不肥則玄宗亦不得瘦矣　道立識

張嘉貞

評曰嘉貞起文學士則天[illegible]蔡璋得入謁爲御史與新豐客以徒步進者相似玄宗猗不備精嗇進自言年力方壯欲爸充任使與平原客以虞褒請者相似其知遇奇其急嗜進亦罕見者及列樞要與張說不協遠而羅貶何遭遇之頓殊乎夫說固才而多反覆者乃嘉貞爲[illegible]欲

回[illegible]嘉貞爲不闕之○乎

大丑若[illegible]

廣忠蓋而與所引用四俊議時政不以用國與其弟嘉以贓聞不欲罪告者以塞言路姜皎之獲罪自用如此其見亦[illegible]稅也

與平之日稍相軋則忌[illegible]

貞位其上而謀代其[illegible]

史評卷之八

豐潤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illegible]著

唐

肅宗

評曰詩悲宗國顛覆宮室黍離余讀詩未嘗不廢書興歎也及覩天寶流竄抑尤慘焉方戎羯犯京乘輿奔蜀而帝以元子受命馬嵬收兵靈武不淹月而車徒雲合關隴底平兩都再復九廟重歆功與白水帝與漢相並馳者奈何

肅宗不有兵父劬帝來千乘寧來唐乃李輔刀鋸也

兵咸甯振國璽未握遽以裴冕勸進而即位寘上皇于何地也大難未殄餘燼纔收遽與良娣刻子爲傳甚之寵朝恩使九節度兵一朝而潰委一介使以狗行伍而節度使由卒士廢立朝廷法紀安在乎卒也飛龍小兒用事而上

瞻山人李泌之言而垂

皇以崩身與張后亦且不保是興復惟帝破敗者亦惟帝

帝當宗絕倫人者奈何與張后而不請與內代決嗣

旋頭甫殞而杲日猶昏唐運亦式微矣

同之亂

何拜錦曰國家之待治千人主也弱者可漸強貧者可漸富獨用人一失勢不可復肅宗不佚父命即位靈武誅母后立太子若不能一日待者頓李泌圖諫而止乃之動自襲帝意而上元之秋劫遷上皇乃帝亦實然而有之是何異衛輒之拒父也且不聽李泌先取范陽已爲失策乃兩京克復而聽李泌之去使思明來降而使承恩之激叛李郭功高不任而命朝恩爲觀軍諸如用舍倒置以致官府攜貳內外亂作唐克有存乎其存而不亡者非唐有可興之理而安史之惡貫也亡之勢故天以爲與安史也畀與唐而祿山思明殺慶緒朝義殺思明無非示唐以可爲而唐不能乘惜哉痛哉

李勉

評曰玄卿振起朝綱而唐肅知尊與叔孫生創立朝儀而漢高知貴事相類者但漢高當開創之初法令修明其以綿蕞匡坂劍擊柱之風易唐肅値變亂之餘人心離散其

朝廷何可一日無斯人之臣

以彈劾止坐笑喧譁之習雖彼時方艸萊崇嗣以大將背

況艸昧時乎

闕而坐笑聲聾較關安史也玄卿以御史執簡而糾彈非

廷陛上李郭乎自是紀綱振肅朝常尊嚴將士亦爭效命皆此激之也功加于叔孫一等矣

惟肆生惆惟悶生嫉惟抑生玩惟玩生息息與疏例事可傚詎謂靈武倥傯便可苟且記曰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不定埃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可許云玄卿功擬李郭識足持世　道岸識

顏杲卿

評曰漁陽倡亂一鼓而西列郡皆靡無一義奮者而杲守常山獨區區握空拳以抗强敵至于力屈戰潰殺其衆殺其子殺其族三十餘人而猶瞋目裂眦罵賊以死是不力戰而舌戰者乎時役之爵秩不以動衣之金紫不以榮寒

之鋒刃又不以亂其忠貫日月氣凌霄漢直可以愧殺乞降者泚矣初與平原相犄角以挫賊鋒使不得直窺潼關皆其力也卽不得乘勢傳檄燕趙斷賊要膂而逆胡之首以懸闕下而其忠勲有耿耿不死者

李雲麓曰讀此如見當時猶聞餘厲張與巡遠之死嚼非常山之舌亦沙僧之也爲賀蘭日其觸其刷杲杲出日三寸舌散萬失辟易

顏眞卿

評曰魯公爲杲卿兄葢出入四朝堅貞一志者顧杲卿之死死慷慨魯公之死死從容爲尤難焉方祿山之反獨奮義請兵以遏逆勢懷恩之叛獨奉詔往諭以折兇謀其聲死討賊河北諸郡所倚爲長城者而卒爲盧杞所中死希烈之手是時投軀虎口方坎庭以待積薪以臨演于死者百矣而終請一劍以自引決至于遺書戒子而自爲志銘其從容就義尤有難于杲卿之死者曾子固謂唐名臣獨首魯公一人信哉

魯公書法透紙背堅貞之志亦欲透紙背也爲之贊曰眞卿眞卿惟眞貫石提筆如針引劍如筆款悟徐卧而兩薪絶侶子存如一門雙節遺書戒予顏氏之子長發人傑 追立識

張巡

評曰張中丞胸有韜略兵不依古其才許保睢陽與淮江使東南猶稱不魚肉于虜其功奇而節義尤出人表爲方令孤潮兵薄雍丘輒冒甲而食暴露而戰者積有多月有請降者輒哭廟設天子像斬大將以激士及子奇合兵圍睢陽城呼庚癸時外無犄角之援內無旦暮之儲至于羅雀掘鼠烹妾飼士亦孔亟矣彼區區提羸卒嬰孤城以抗數萬方張不制之虜卒之將不中携卒不內潰覺相枕藉以死與死于陣死于俘者抑又難哉天下完節葢可稱烈丈夫云

眞菩薩眞聖賢○王承業擁兵通幽之師而爽顏杲卿賀蘭進明惧許叔冀之襲而爽張巡許遠逆使常山睢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震殺賊之罪等于降賊也論者又以房琯爲相與蘭進有隙挾怨用人致敗國事是亦琯有罪焉 全英識

許遠

評曰睢陽守與張巡源兩並死難而或以後死少遠吾謂巡遠似趙與日巡與日先死非遠遠與吳後死非遲遠初自分才不逮巡遠以兵屬巡而又稟受其指如同舟遇風胡越爲兄弟者與眞卿下所部進明相似葢義先國家忠貫日月亦庶幾哉常山平原可並轡而馳矣卽才略少遜

予延而晉亦守城其勳勞同其忠義亦同彼以後亦責薳

不已過乎

吳華崖曰最恨人當平居無事時好版忠孝節義之流多所評駁也試令身處天寶之際能捐身殉國如許公者有幾韓昌黎斥遣詞謾畫豈不信然

房琯

評曰賀蘭進明以次律比王衍蓋衍尚清談無神實用者而次律才華高世亦大言無當與衍等爾即陳濤之役不自量而請將又不量劉李二人而使將兵且効古車法狹不飼馬運有足城以戰可也畢不經事不諸軍旅者以與

奏既殊之兩純

不自揣量與無用書生爭之當以國敗也觀無李泌之敗抵猶死不當其罪哉

賊曳落河相抗可乎其一舉而兵挫陳濤不復再振宜矣艱難之秋喪敗之後不枕戈厲志而猶與客鼓琴與劉李談釋老其虛誕而不經可知矣進明之比爲衍豈誣也哉

呂用晦日抜喟以天下爲己任顧齋談釋老聽客鼓琴吾不知其祖虞氏之無爲而曾乎其效宓氏之彈不下堂乎且帝之西幸也偶先人而來一落膽則佚佚而不祈其來弄屋從也以來相也其不朝非誠疾也以影相也若是而可云少無官惰比之王衍猶爲溫矣

代宗

評曰玄肅釀安史之亂代宗朝亦多安史焉時吐蕃入寇懷恩繼叛所藉李郭諸將安攘其間而斷裴諝召郁模婉撫恩女非無可錄者然正宜懲沸吹冷監其覆而易之欲

度卑窮忠元振日就論乙

乃仁柔無斷殺輔國未幾復寵元振削元振未幾復寵朝恩使安史在肘腋而不寤以薛嵩田承嗣分帥河北而又命僕節度者知留後權留後者爲節度使安史在疆圍而不靖當中外騷動之時而恬然寘百高座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孟蘭盆賜百僧不空背理亂常尚復能振唐乎其上陵下替卒以階亂宜也

陳柳津曰按代宗紀年在位十七年而卑與奸人相終始既殺輔國復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既流元振復用朝恩猶之元振在也寺人既去載復寵崇原其科寵庭由內侍則寵奸臣猶之寵官官也以至焉狐當道王馬遂

叢功如李郭而不克任望如李泌而不克容恢恩以閫勳反僕固以亂而無知難報功安在哉用令創置姑息底亂生而夢夢陳亦覺焉又何益乎雖然四奸之誅不遲辭寄斷惟帝久習行鬭乃能爲此不渺使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殉者幾希矣

郭子儀

復京

評曰亂賊犯順聳轄播遷一時郡縣吏皆開門延敵望風乞降無復雖一騎飛一鏃以向長安者令公一被命慨倉猝提孤軍協光弼一鼓而克長安蔣復京洛儼然奪天下

謂其討賊之功乃誰　謂恩等稱

于群盜之手以予天子使王室再造而景祚重延使國勢

之土崩者以振而人心之瓦解者以合如傾廈復飭而瞬日更輝然其功蓋宇宙無與爲儷者此雖稟節廣平借勢回紇而其精誠鼓壯矢心報國可與中流擊楫濟河焚舟者等乎

朱石年曰汾陽蓋世功名雖其忠誠識力迥越常等然天意定然相之彼夫忠臣烈士枕戈瀝血欲爲汾陽所爲者豈少哉而卷忽不振隨項稍稍遭遇有幸不幸耳

適邊

評曰令公挺孤危不肯之身入咆咻沙漠之窟似隋珠彈雀輕以身注然不知其胸藏機略算定于先矣彼威望僃

邊蓋隱然山虎也初疑捐館而茲忽臨陣虜其不見而駭駭而懾乎兵固有先聲畏人不戰屈人者雲長刺良敬德天下大事有膽略人往往欲得然此行實見一大入而忍欲不往也預定會琬皆是計爾故出不意而自死以行卒之諸酋一見而投戈輸款尋盟宵遁疆場蜂蟻不血刃而瓦解藉辰殷憂不崇朝而氷釋是以死易生倖險爲安者其膽略英槪未可與局曲者道也

曾聞食葛猺獠構虎皆倖免耳以其不死而曰葛可食虎可構也則誣矣令公單騎見虜是亦食葛而構虎也故曰忠非室不成望非識不達雖如令公則可然如令公亦可一不可再者也　胤璜識

減樂

評曰令公以楊綰入相遽減聲樂功望之高者而身先歛戢聲伎之多者而過自貶損似綰清儉可風而公成人之美焉然帝相綰亦以清儉尚而公初何獨不成美于帝乎噫是亦未知公之心矣公是時朝恩元載忌功嫉能含沙射人者朝不知幾矣公功高望重而與爲伍兢兢淵氷一汾陽可謂持盈戒滿之成累不貴之功亦善昇平妙持盈法敗績輒請貶一加爵輒固辭一承命輒就道一盟虜輒退耕其履盈知戒範可淺之乎窺者故聲伎滿前非侈以釋疑也坐減聲樂非全爲綰以自成其美也至于見盧杞而屏侍妾非以待綰者待杞遏惡辟咎亦以自成其美也其

完名令終宜乎

總評曰汾陽王爲四朝元老蓋身繫天下安危者彼其始身扞豺虎手披荊棘有再造王室之功焉而又釋壘綏衆涇陽降騎赫然勳高寵冠宜王有不免焉而碩壽考以終亦王有以自完者乎彼其陝州赴命涇水應變一不倖危以徼君父元振鬼蜮朝恩魑魅一不挾撼以報依響進退凡七總言不嫌汾陽有焉惟命貶則貶王則王一不以寵辱動其心帥推元振功讓朝恩一不以盛滿形于色其忠篤渾洪宜其篤祜而考終也乎嗚呼光弼等畏禍不終而王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三

十年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詎不難哉

曹射侯曰咄哉令公祖杙休休汪汪千頃吾何能窺其際哉時盜發父冢捕之不獲比入朝朝廷憂其爲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若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其不渝類如此

李光弼

評曰李臨淮才堪閫寄可稱名帥非純臣也彼其敗思明破希德禽袁晁覆朝義戰功多而復兩京尤大人謂其出倫長城入扶大厦洵齊名汾陽者顧功與郭等而用兵則殊郭以寬臨淮以嚴郭以忠誠動人臨淮以知計取勝至

龕侍內構而深謀自全又視汾陽爲稍讓焉夫臣子遇君父之急則東西南北惟命也顧汾陽聞召而數入朝義耿耿貫日也乃臨淮畏元振方乘輿播越而遷延不至似陶（李至泗神功等擁所部兵大臣）侃然及母承恩盼而又擁兵不朝似懷恩矣嗚呼短兵納（李勸何可待且）靴其督兵討賊之心何如而移中官之憾于君父竟以憂死視渾瑊器度不又遠哉吾故謂代宗恤母之恩不足以掩聽讒之非臨淮克復之功不足以贖擁兵之罪

吳次山曰臨淮爲汾陽所厄而不知唐李郭趙藺廉也史曰齊名惡得無辨

楊綰

評曰文貞道臣雅俗器重宗蔡蓋素縹風肅者方相府甫下而朝野響風一時巨寮如崔中丞毀第舍黎京兆損騶（文貞規畫治道綽有經權不止淘淘奪卷已也）從郭令公減聲樂不旬浹而儉德風行士習冶化其清望有可想見焉獨惜丁季不造初請舉孝廉欲復古鄉舉里選而卒爲勢沮雖遷吏曹職典選可行而不行及爲相職樞衡宜請而不聞再請其格于中使乎抑限于天年乎然不能以選法著功令獨能以清德鎮浮競時比之楊震邴吉之儔洵然

陳湘殷曰孔子爲司寇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風行草偃公捐之淸德雅化似之但郭崔黎事類而倩綝子儀成人之美者也而斡與寬則畏之耳至迴法不行而蚤逝豈天之不欲與唐而奪之年歟

李泌

歸衡山

評曰智哉鄴侯何去就異常也其始談仙似遊方外淡世味者乃以學同研席交契布衣而慨焉就徵焉其既應命似陟巖廊去泉石者乃以白衣侍從賓友貴階而數爲辭爵焉（唯其出心謀退處是以動人主）是時言偕寢聽衆中機宜正中外所倚重者而顧屢辭樞要屢志辭難事肅宗請歸山事代德亦請歸山至匿

之少遊所非試籌官責而不爲也其高蹈遠引以辟咎也皆智也然謙能平安史不能除元載高能辭宰相于觽不能辭藩察于代似下喬而谷云

費遂思曰鄴侯可謂進退不失其正矣不矜爵位之貴而又多所斡蓋覩林止足盛虛舉者相去懸殊獨是代宗不能顯除元載而泌甘就判官之命豈功名累人賢者猶不免與

安儲貳

評曰世主聽讒廢儲如晉申生秦扶蘇漢東海者歷古有之而唐滋甚太宗子廢之者二玄宗子殺之者三皆讒言內發亦無忠正大臣左右其間獨肅宗之廣平王似有功

者而輔國族之德宗之太子誦無過者而延賞構之二子蓋岌乎殆矣乃泌左右彌縫上下勸說方賦黃瓜詞以寤肅宗又引建寧冤以動德宗反覆千言剴切動人于是父子惟釋而兩儲位不至動搖者泌力居多焉泌嘗護子儀救李晟外安大臣而又內安國本唐之元氣庶其有補乎

鄭嘯生曰齊桓首正之會安定儲貳春秋深題其功閑骨肉善能調護陰德不淺見天潢媯亂乎鄴侯行事多類于房此舉無俟借翼于四皓尤非小補也

總評曰鄴侯蹤跡廓常心行叵測方應召至靈武又辭職歸衡山甫衣白以侍衮裳尋衣紫以參帷幄其去就行止人固有莫窺其際者彼其歷三朝獻替多策以兩單贊四將謀復兩京又說安二儲勸略非不偉也而又恥隨常格其自嵩潁赴召似桐江叟爲其歸衡岳習隱抑似鴟夷子其操尚亦非不高也獨其論議近正而奏獻瑟瑟則誤其

皆臣操獻柄耶鄴忌換者多不得不促躁以自探

詭譎近忠而侈談神仙則說雖出入忌朝完石以終而卒引竇蓮以自代不及敬輿儒者疑之豈贊事德宗周旋卒天久無庸先容乎抑帝非能用贊者蚤已知之而不言也

全若于曰人謂佛骨者英雄之退步蓋誠有託而逃焉者也功名已著猜嫌叢深而無從欲身名之地鮮不爲羝羊之觸矣范蠡遊湖姚平仲入山人謂神龍見首而不尾誠然

德宗

召亂

評曰河南諸道逆衡拒命而諸將兵者亦乘風効尤朱滔王武俊反李希烈朱泚李懷光則亦反朝廷倉皇出奔冥越州莽噫是召亂者誰也夫諸鎮跋扈如悍馬一馭非其道希不踶齧者帝多猜忌而又刑賞倒冀朱滔拔束鹿而不許承襲武俊殺惟岳而反見削地希烈討崇義而縱使僭號令言之入援以犒飯而激怒懷光之赴難以拒見而

李懷光時盧杞復何明忘

造逆其棄諸崇佞以滋禍亂帝固有攸貫矣藉非李渾協

忠。卽百盧自能肅清官禁。袪譌復國也哉。

總評曰、帝初厲精于治。側席于賢。海內方嚮風。以爲明天子復出也。無何（不如此何以致。是中六論）容容在旁。政尋以弊。始平藩鎭。誅惟岳。乃未幾而宜武平盧各推留後。王威且旁落矣。始懲閹官杖光趙。乃未幾而白志貞竇文場皷進要路。中官且握柄矣。始罷錦玩。郄貢獻。乃未幾而榷酒稅架算庫。立市諸藩。且日進而月奉矣。帝何以若是乎。彼其駁枉憯直。盧杞裴延齡之奸。相繼柄用。而陸贄陽城之徒。黜逐殆盡。臧否淆而用舍倒矣。卽享祚之永。其何能國。

何拜錄曰、德宗禮三大弊。皆緣猜刻成性。以強明自任。畏勝己而悅不若。惡強直而樂順從。有勝己者。不曰此長藥石也。而曰此輕我也。有曝己者。不曰此美疢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者疾。則君子日疏。猜之甚而直爲暴。愛我者私。則小人日親。猜之甚而疏爲愚。暴必亂。愚必昏。氣之所萃于一身。其何能國。故祖禹范氏有言。自古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也。

崔祐甫

評曰、貽孫立朝謇謇。厲大臣風節。淄青獻錢。請賜其將士（此事深得大臣之体矣）下兩以舉水平。用彰朝廷之賚恩。王駕鶴典兵。請代以琇珪。潛奪權奸之威柄。其才略長殊。有過人者。獨怪其以常袞之隙而矯枉之過。其不隨袞以賀乳猫。崇正道也。不御袞以絕奏請。開賢路也。矯之詎曰不然。乃代宗之喪。率情議禮。其無亂國典乎。（常袞賢〇而則諭此〇則未免諱過矣）相未逾年。吏除八百。其無濫用人乎。宰相薦賢而引用楊炎。其無私親故乎。是又矯而過矣。彼遇事謇諤。可稱名相。獨于茲未滿人口。故責備云。

居我上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無莫。義而已矣。矯便有意在。流濫則克。則亦闕宜而矯。不爲要石之初乎哉。初二字何事可過。

楊炎

評曰、炎孝著三代。而名著六闕。固世家子也。而非君子人也。初文藻雄麗。掌綸誥有聲。已以恭業薦于祐甫而爲相。

則建議擗國有君子之道三焉。時賦入大盈。以宦豎操國大計。而炎請還左藏以歸有司。（此時經國。炎與長不甚相）賦斂之急。旬輸月送無休息。（遂與事以私忌殺之）而炎爲夏秋兩稅。以寬民力。又以希烈必反。不可信用。其籌度事宜。皆相臣體。藐君子風致焉。獨奈何譙經緩者成役已興。置秀實于散地。而以朱泚領節度。卒之涇卒啟釁。京師動搖。而乘輿播越矣。能以片言出大盈之積。而不能以片言除額外之徵。能知希烈之反于逆節未露之初。而不能知朱泚之反于代領節度之後。（大臣御秋非林扶國且以亂爲）其罔上誤國。豈在盧杞下哉。人謂炎見殺于盧杞之構。爲炎冤。其非。獨不知

炎之以讒殺劉晏乎余故曰杞之誣不足以服楊炎之心炎之死適足以抒劉晏之忿

鄂茂六日特論公正難楊炎莫甜按炎坐貶于元載劉晏快之及元載死晏有力焉茲晏復以讒殺于炎炎又以讒殺于杞冥冥之中報報之反可不畏哉

劉晏

評曰晏有精力多機智方兵亂之後中外艱食一時簡緜吏稅關梁算舟車榷酒酤競股民膏以充帑庾焉乃晏領度支一以重國計諷以養民為先人臣安在不可言利一以養民力通百貨使無壅滯制萬物使無低昻其經理劑量似壟斷罔市利者然是時壟利

及歲漕益十倍其初而戶口亦且蕃息焉有稗于國亦無損于民至于家止襍書握利柄亦不以自利卽非鄭侯器度亦豈革堅王鉷者流哉而竟以讒死楊炎之手殺一管鑰臣又去一潔廉士寃哉吾爲唐也慨

柯琴遠曰晏平準卽未比倫周官庶亦度越桑孔而不免殺身故附之于人親則兇毒則蛇況猛虎也

韓滉

評曰韓平章滉休之子也初以藩方專制一道奏僇勞臣元琇罔非貞純士也又以苛刻儲積殺帛朘民膏亦非循良吏也獨其忠順覩諸藩爲最焉是時軍士呼糧爽癸告急而滉獨先節鎭措實奉天之圍急繕城繰兵爲迎扈之備非有福供力爲宿金關滉又未見以關中之窘急運米至陝紆然肩之困是故其竣于欽非自當與理訣矣殖也藩方辯論而進御獨先王上股憂而糧儲適至卽不堪于民而有稗于國一時長威者不敢留後慕義者皆相玉留陳少遊貢獻皆滉風之也其加平章宜乎

吳韋修曰韓滉公忠強直有乃父風而苛刻特殊雖勤王效義而君親不庾天下必不服也

馬燧

評曰馬北平爲唐名將少多雄志不欲矻矻老于一儒與請纓投筆者等壯也巳尉趙城刺龍州守河東兵威所指

挫于拉朽有老將弗如者至于慷慨奮義尤不以私忿先國家燧私忿而國圍抱大是龍人意事卽如抱真之隙稍以意氣相角則邢圍之後不又一邢圍乎乃北平一聞晟言輒單騎詣壘相與懽釋如瑤貫然議者謂爲百世師非虛也其賜台衡之銘圖凌烟之閣定莊武之謚宜矣獨吐番劫盟渾晟皆知其詐乃獨附延賞竟以取敗似有猛志無英志云

胡邕瓣曰晉矣人臣立朝不可稍有嫌隙也使燧晟交好如初吐番豈擊何自入哉會有天幸瑊得脫走不然唐祚又復爲沸矣毋論料敵不如渾卽其以節言謝張延賞亦不及渾也

渾瑊

評曰渾瑊寧故鐵勒九姓部也勇冠三軍以騎射聞數從征殺立節于河北敗國臣于泰原伐朱泚于奉天破韓旻于武功勳冊縣縣可屈指數者而其收復京城翼戴奉天尤功之最可亞李郭焉然此亦非難獨天性忠謹矯矯虎臣亦謙謙碩輔其人爽而其心則華與令公晟並諡忠武宜矣但平凉之盟徒知如詔不知料虜險于幾血于刃覦晟爲少讓焉世以爽稱方之金日磾非然也

公謂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如晟猶如公而公之秉義執志亦可想見武謙公有猛志無英才恐無才志安得遂　道岸識

李抱真

評曰抱真以武勇之才兼忠義之行與兄抱玉爲唐名將初雄視山東諸道稱最而其竭忠歸命奪義討賊亦于諸道爲最它姑亾論當朱泚之反也抱真欲以孤軍抗衡其間亦何異以螳臂當車轍乎即南宮之會武俊兩軍尚未孚也而抱真輕身入營滿酒申約乃武俊亦指天誓心願（入營繼忠義心亦猶有所感而後服歟）與十郎俱效卒連兵破滔令販虜臣化叛而忠七葉天子易危而安者皆此一會之力也初與馬燧釋憾爲漢賈復茲又與武俊結驩爲漢張綱慷慨知大義者吾故以此會賞其功又嘉其義云

樊尹恩曰忠義感人泯出痛腸一滴賢于數萬甲兵包胥之復楚抱真之破滔皆一笑力也不然南宮之會未洽則滔將連三道之兵益以同叛之衆而進臨常山河朔不保矣東都亦烏有乎抱真謂此係天下安危洵然故史書會武俊于南宮嘉抱真亦幸唐也

李晟

評曰李西平磊偉材雄落落有將帥之風方叛逆從衡乘（天子何在歌首○歎手此滕令人欲泣）與播越時雖國勢土崩人心瓦解而猶孜孜提孤軍連叛將欲以一木支廈獨掌擎天焉卒之忠義感激而將士鼓踊唐之廟貌如故而鐘簴不移誰非其力也勳望才略洵

與汾陽並馳矣獨以一營妓與延賞構隙至畏其樂戶而（且之于人甚矣哉）泣且瞋目方斬掠妓之將而身取管妓爲樂方爭妓以成隙又請婚以求和方疏列其過惡又推轂其爲相始勇戰而茲怯鬪亦義以欲掩乎其以功名終倖矣

何拜銘曰胡氏謂晟才堪將相似出然矣未素而違取管女觀汾陽侍姬何如長謗延賞而夜泣瞋目觀汾泪連營何如何非李泌易克令終但德宗既識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奈何使因讒慝之口讒刻石勳銘又何心歟

陸贄

評曰敬輿抱經濟之學負佐王之才初起內相參機務亾

論制詔剴切動人郎論諫數十百篇皆懇篤中肯窾本仁義炳炳如丹可爲世法眞無負所學亦無負天子者奈何遇非其時事毎糾繩言輙矛循上好兵而日銷兵上欲財（帝由上下皆用以○避事者）而日散財至于諫止崇號諫榜瓊林諫官獻瓜者皆以逆（秋與何○悅）耳而取厭始牘致而今眼丁罷且貶矣疆埸多難而身越艸莽則以其言爲韋弦寇亂甫息而奸佞當途則以其言爲苴梗非其術有工拙遇不遇也時也

子騁有云宣公贄比賈誼而詳練過之顧卒鑿于裴延齡之手何也贄以有恒之德而事德宗之無恒以至罾之明而治無恒之疾是以承其蓋耳雖余亦嘗謂宣公案略矣日以一人之聰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智彌遠嗚乎宣公何知所以告君而不知所以自處也哉向使反困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君臣之間超然無患不恭智乎　日升識

陽城

評日陽大夫以學行聞天下刻苦而淡于世味者白衣泌薦列諫垣八年矣謂將朝拜官夕奏疏也乃日酣飲崇無一言焉及一旦罷贄而相延齡事關大義始慷慨奮義申白贊枉至欲裂相麻以劾其奸初隱默者遠而嚳膺率之（○狄爲）陸免于死裴免于相其風節凜凜直與秋霜烈日爭嚴哉（顧以八○十餘歲入○爲大官者賀○奉朝可爲有人）以城之直終始禁闥焉可也乃竟遷國子又刺道州司業而敎先孝養可爲名師刺史而治先撫字亦爲良牧始結廬于泉石榮利不以嬰念已投紱于市朝去就不以動心不亦賢哉

風節每多激烈刺史循良隱默周有以養之與　冠謀

順宗

評日帝初留意藝術而尤重師傳稱仁孝爲初居宮儲則外斂朱泚之寇內諫延齡之相儲修二十年餘天下陰受（○追還陸贄○陽城是○數賜賢○才抑宦○小一大也）其賜矣及登宸胙則罷宮市卻月進以紓徵斂放後宮女散敎坊妓以遠妖冶在位未及朞年天下顒蒙其澤尤遲

爲令天久其祚庶幾開元之風未可量也乃夙嬰風痺積久不愈卒使三豎挽政寢成難制則劾玄宗遽授元良克昌運祚可不謂賢哉

吳平之日德宗崩太子痛疾不能赴官官欲乘倉卒謀他爲得衛次公始定論者謂順宗八月之疾痛愈于德二十六年之强固不如善政之出暫則易爲德久則難爲功又未可概議也

憲宗

平藩鎭

評日方鎭之橫河南北叛命者三十餘州朝廷法令所不能制者垂六十年勢與周六國相似帝承代德姑息之後

原缺第二十二葉

首與裴柱協謀根旅會劉闢就李錡斬師道平元濟威行（此日乾坤大爲整頓劍術精皆治術未可忽于熟王）
破竹所在奉法焉而又以烏重胤策令諸道兵馬收把刺
史掌握羣除吏擅賦隱然敵國而今共命聽調用若臂指
然紀綱已弛而復振威命幾墜而復張者固諸臣贊襄之
功亦帝獨斷之力也裴晉公疏奏中興之業十已八九豈
其然乎
總評曰章武席謀英斷近古罕倚臨御之始毀樓却獻踴
賦行貸亦銳志中興者而又奮武除亂諸藩根據之退頓
然底寧積年姑息之習一朝震盪治績昇平而功蓋宇宙

亦賢矣哉奈何弓矢未櫜土木已興闕閣方奏諫諍已復（憲宗先明後昧知始而不能自終者）
寵中貴而宦者橫奸進奉而貢獻頻用方士而裴潾貶迎（極規延英河北時何大精彩也）
佛骨而韓愈謫元和以後之帝豈復如元和以初之帝哉
昇平之業十已七八而遽自隳壞卒之金丹躁渴中毒以
歿惡乎仙惡乎佛哉嗚呼始勤終怠功成而溢者可以戒
矣

憲宗之始立也由衞次公鄭絪之決策其保國治亂豈
淺鮮哉顧得人圖治憲宗既任圖治之人卻當去害治
之人而既節不終其失在信宦官也或名義所在姑徐
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口而性之所私或久抑而不可去
且宦官之禍甚主不一而其蠱惑主與蠱英主亦不一
英主則導以聚貨財好與謟導貨財者曰不知是則國

評曰弘憲爲■孫子𨍏父秉均後先輝映彼其寵收藥物
門樹材華忠益爲已廣矣而尤刻意藩方一歲而易三十
六鎮其圖二劉儀河北拓淮西雄略有過人者初爲陸贄（此事當與陸贄所爲子之並）
所逐及贄貶忠州而弘憲爲刺史絕不以夙憾希相指而
甘心于贄尤稱世美焉乃才識有餘或少寬厚始薦元衡
而又以舊怨去李藩仙裴垍方選用所薦時稱得人而又
以試策不能容僧孺宗閔一直言之士方上計簿欲帝知
節愛而又務媚悅諸葉太平尚刑威喘羌者固如是乎嗚
呼務不久相而弘憲在位終其身而言卒見用請徙受降

城則從請復宥州備回鶻則又從豈忠鯁難容而佞諛易
合哉

呂用晦曰世莫謂弘憲久在相位而遂謂佞諛易合也
憲宗退語左右惜李絳乃真宰相吉甫專爲悅媚夫爲
人臣而使人主以佞臣目之即久在端揆寧無愧色乎
人主即好諛甚邪正自有不容掩者人臣不可不知

裴垍

評曰宏中嘗憲宗問致理之要首言正心夫正心之說漢（陸贄與可）
董子而下無能言者而獨言之蓋心正則鑒精能知人心（與傳昂）
正則化敵能用人臣主相須以成者憲宗之心固以英睿
果斷爲漢武亦以神仙土木爲秦皇承璀閹宦也舉天下

之兵以屬之而使爲制將爲都統赦文禁進奉而閹濟美
等違赦進奉降制絕進奉而裴均輩違制進銀器彼固寢
帝之慝而箴砭其病也乎然史稱宏中器局峻整不可干
以私乃爲相不以京兆判司私一故人而頗多引援于疏
三十餘人以爲于吉甫如崔羣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
吉甫頗疾中人制之一方正攻其弊行形墻
皆弘中所爲也吉甫知弘中之能別髭彥宏中知吉甫之
賺于髭
善任賢良不忌不克基兩相須爲吾故謂帝之以人致理
在心弘中之以人事君亦在此心也

張道先曰正心之說言之赤難行之實難使人臣自爲正與人臣能格不正以成其正難埴立朝不阿私不避

舉實論政陳官進提勃給事其于告君洵非徒託空言而無稗實用者矣

李絳

評曰深之歷三朝頗頗禁林訏謨相府以匡諫爲已任當
是時劾中官之專恣而使承璀不得稔禍于士類裁方鎮
之驕橫而使承宗獻地田興奉貢不得跋扈于一方至于
中書而請勿聚斂戶部而請却羨餘及相而吉甫請樂太
者卒以召承璀歸得君臣之際相與有終始如此　富家弗不深知絳
平曰不可請尚刑威曰不可請使人臣不當強諫則又曰
不可共懇懇引君于道盡其舉爲三朝汲黯者獨奈何
絳頡過激而臧否太分卽排擯于皇甫鎛李逢吉輩而官
猶鍊老于將雖折不改其剛卒以朋黨見疑而出尹與元
廉于亂兵之手變起不圖能無藏良之慟乎嗚呼能抑朝
貴不能調馨卒能以直匡王不能以智保身余于公深惜
之

何拜鄭曰君子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深之所自持者素也以故雖遭挫折而氣不少阻身雖亂兵散貴爲之若必爲避患自全之計則何事不可爲卽年老忘衰非通論也

李愬

評曰淮蔡之捷世歸功晉公無及愬者吾謂度未請督已
擒士良用吳祐爲以賊攻賊之計已而乘夜入蔡銜雲薄

城爲以奇出奇之謀卒之元濟投首淮西遂平數十年根
抵之寇一朝而拔如摧枯拉朽然亦庶其步武西平以一
劍完鐘簴者同功矣然吾所雅重愬者不在以兵搗賊巢
才曠深沉所長　不止韜略
而在以計用賊將不在風雪會元濟而在櫜鞬迎裴度蓋
其入蔡有信兵破齊之智其迎度無渾瑊爭功之失天生
愬以安社稷又生愬以平方鎮愬有子唐有臣愬得之矣

李鱗長曰李晟自是唐室純臣其子韓有父風平蔡之捷愬雖不顧居功然世人耳目所緣樁且奉卽退表晉公亦復何損覺推御平淮西碑者猶爲多事

韓愈

評曰昌黎氏初以才望爲于裴度爲行軍司馬協謀討淮西會元濟又以柴自度使承宗破膽而諸鎭質子宣慰成德使庭湊服義而元興出圖其雄略有關帥不能者乃其[illegible]
肇則不在武功而在文學不在將略而在儒修五代以來文弊靡敝矣力排百家而正之抵轢晉魏而上軋漢周反訓詁僞獨以六經爲諸儒倡有辟宗不能撼其頽者嘗老佛恭崇仁義蓁蕪之時而獨需齊道眞涵泳聖涯郎佛骨一表侃侃然壞興端而引之正與孟軻之距楊墨者功等也蘇長公云一言而爲天下法匹夫而爲百世師諒哉言

史評　卷之八　三六

平奈何遇非其時䟽前躓後動催其咎令于山陽掾于江陵進于國子又剌于潮州終不能回憲宗之惑彌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望衡山斗而時爲屯邅惜哉

郭嘯生曰佛氏之敎足怵愚夫婦之心而補帝王刑賞所不及然使人主崇奉堂皇之上朝夕頂禮民何世界佛敎必致妻爽矣昌黎之闢佛乃涉于衛佛也否則大顚一浮屠耳何以邂逅卽便傾心

裴度

討平淮蔡

評曰淮西久不下朝廷議欲罷兵而度毅然排羣吻請往督戰又奏罷中使及逢吉所善令狐楚以行且曰賊滅朝天有日賊在遠闕無期嗚呼壯哉卒之旌節甫臨而元濟投首夫承宗師道兩相濟惡奸人遍海內而刺客滿京城甚之闕吏進兵陰附賊計議臣害未脫戶而刀已揕胸卽度身督戰于外而令狐楚或撓于內間出一中使專制其間不軒于前則軽于後卽百勝將爲用之惟帝獨斷以委度度亦獨斷以委愬而始得奏凱于朝余故謂愬之功不在衛雪薄城之夜而在自度進兵之時度之功不在建節入蔡之日而在委愬督戰之初

楊越三日晉公上承王命委任賢將與末世貪功忌能多所掣肘者自是迥别更妙在平蔡後卽用其卒爲牙

史評　卷之八　三七

兵而使蔡人知有生民之樂可謂剛柔竝濟咸得其宜

纂述王德

評曰晉公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以獻非諛也爲君亦自爲也夫干戈勛動中外震懾則宵旰隱憂烽燧息上下恬嬉則驕侈萌念故蔡鄆既平弓矢甫櫜而迎佛骨求仙術腹心間有蔡鄆矣寵奄寺與土木肘腋間有蔡鄆矣昇平之業十已八九遽且廢壞乎其纂機略以寓規諭欲其憶取之之艱思守之之不易亦周公頌無逸意也彼獨是也以庸種之謀而鳥喙死之以韓彭之易而隆

準驗之他可知矣晉公勳高中夏令履滿而溢其不蹈程异皇甫鎛讒構之鋒也乎其上機略非祗寓規亦虞世南頌聖德諭意也文類將順意實匡救詞雖遜主實以自完請忠智如公而諛云乎哉

曾造恩曰自鎛异用事而度如烈火燒心求銷蘖體深矣其爲陂事以拗上豈其昔由于舉知貞甚之流乎讜言屢入而豈若開陷瀊盤易豎誠哉憲宗之爲暴也

總評曰晉公爲四朝元老出入將相身繫天下重輕者二十年初以獨斷破淮蔡破克融庭湊屠城斬將戰功大矣穆敬朝兩決策定太子使官備叅建而國本不搖其擁立之功尤大焉至于跡跡疆圉心懸魏闕方亟于掃滌蕩逐而又切于彈擊君靈其奏罷監軍奏罷元稹奏罷异鎛懇懇然吐衷流血叠竭虔謀國而又欽德全身卒謝相位以文章把酒瀟散綠野之堅智哉亦善自完者即末路稍浮（卒退居）

信然及湯斷盡始心不求其心者

沈亦令公奢欲意爾吾故謂兩公者勳望同其令終亦同不然晉公貌不踰中人而當夫鎛與逢吉之惡不啻元載朝恩也寇穆敬文之始諒其忠而終疑于讒者亦不減肅代與德也加以緋衣祖腹之謠宅居五岡之讖其能免于鑠金而銷骨也哉

蔡侯寅曰甚矣君臣之際不可測度也以憲宗而猶且度爲羈靡以敬宗而能容狎游度益衆炎炎矣稱李紳欲殺鎛爵以籠賢士而度甘受其引擢進退之間猶不免于遺議云

穆宗

評曰章武扼大憝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終之土復入提封百萬戶受辨之畛重蘇景化元和中幾致昇平矣穆宗嗣統其始蒔李宜臣用李聽復韓愈亦庶幾可與語治者奈之何甫逾公除即事遊畋陳娼戲入月淺洫九月大宴十月幸華清放逸如膏粱騃子然彼謂威權在握可以力制萬方晃旒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萬乘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爲讎敵仲長子所謂運徙勢去獨不覺悟者卒之柙中之虎復縱原野（諸侯以安史之亂恃其勢）河朔之失終不復還而金丹之害且擊而弱蹈之致藥萬幾亦足慨已

按史書所識穆宗亦非有大無道之舉也致宦官無忌河朔叛亂知其罪在任用相也尤可異者穆宗立不成君而任憲宗之我戚以憲宗之崩賞諭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譏非不孝也嗚呼君疾于賊而反以爲薄君失之譬而陡以尸體悅母爲止說者亦與予不忠孝之甚者也　金英譲

柳公權

評曰公權與兄綽金玉相宜崢嶸人代而權工書法歷三朝侍書中禁數蒙宸眷與虞世南聲望並馳焉吾謂此兩

人者蓋書以人重非人以書名也寔夫抱璞人不謂璞千金之子握燕石而人猶刮目曰玉也則以人重也公權博貫經傳奏對忠益言筆法即以筆諫言浣衣即以衣諫言邠女即引盧江王妃以諫隨事隨規聞闕皆諍臣風采無忝世所者非一代偉人也哉

何孫綸曰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奴而諫議大夫猶有專任人特不以害直自處耳彼雅蔣充庭誰來儉簪曾不在一中書舍人當之豈無愧色

敬宗

許曰帝初登年而知權栖楚羅戒壇宥瑶臺之諷答丹扆

之箴亦可與善者令左右且與而朝夕保傅寔而不周成乎乃其定策者閹官左右者逢吉御昵者八關十六子習

上稱舟行典○庚亟亦數○以科舒一○齊唯䖍其楚○也

與不善人居矣遂非麻扶沙以泥染于是今日緋明日綠于賽如流朝而毬暮而宴淫樂靡節卒以減燭見弒焉安史甫請于藩方湖爵猝與于肘腋噫彼狡童今以梓官之鼓吹召寢殿之戈矛禁閫自擬也乃一時廷臣宰相不內科司寇不廷諍時事亦可慨矣

何孫綸曰昏童失德又誰咎也特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官庭篡逆猶爲固然敬宗之弒天下萬世日此弒天子也其時克明等視之猶非一猶子耳穆宗不念厥考而厥子不保勢也亦理也

韋處厚

許曰韋德載姿狀如儒而其崇然廷諍不可回奪是時敬宗弒則絳王立絳王殺則江王立不二日而三易主此宇

李衞公

域何等時也而獨與守澄定議討賊冊立文宗國祚藉以

其○言昔在治尚○李泌與韋○三○人○而○乞○錫○國子賢上○意有以○大

不墜其柱石傾危爲浴天日厥力爲多已文宗臨御事多中變則敢于抗論爲汲黯之顏又急于避位爲霍氏之歸致蓋進止有度非倜儻者功莫大于立天子諫莫切于匡主上而智莫先于審去就詢哉忠賢人乎而或訾其以銀器杜口此亦責備賢者意也

胡氏云文宗恭儉寬勤質美未學使衆君數求名儒以輔導啟沃則愚者明而弱者強矣彼以口舌爭奚益乎嗟嗟大厦將傾非一木所支如必以此爲二公責則厭之三仁不當見稱孔子矣　遺岸識

劉栖楚

許曰言官直言敢于忤主上觸忌諱者非忠顯天植則必

直斯附○痼

陰托黨陽沽直名如栖楚者是也栖楚本八關于黨逢

○變○而○楚○面○則○之○者○亦○乾心

吉爲鷹犬者豈忠直人哉乃敬宗遊宴舉朝如寒蟬而彼

如此本○動歌矣有○哭位唯矣

獨爲鳴鳳曰梓宮在殯鼓吹日喧曰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至請碎首玉階噫直氣一吐星斗可寒聽其言與板檻而請劍者等也乃其人則附勢而阿黨者流也獨其匪人而

忠卩且恐以遊宴促祚則切中寶曆之膏肓矣是故君子于其直不以人廢言云

絕憝科議言官之職栢楚所爭雖切中膏肓然當時逢吉謀黜李紳幸帝得閱疏賟悟使栢楚于此極陳逢吉守澄之罪而發李之正或有以格君心而不至滅濁之禍也乃身阿黨爾卩矣忠亦何爲者歟 金英識

文宗

朝中之黨

評曰帝以朝黨難去吾謂去黨非難善處黨者爲難夫且爽協裵廉藺釋嶽安所言黨乃世且銷剗士鮮和德而朝多黨矣太和開宗閔僧孺德裕輩方以對策刺時尋以維州與議于是各樹門戶競相矛盾彼以奴毀此以猜譏李盛則黨牛者排牛進則黨李者斥視漢黨標榜者遠矣帝不知坐銷其釁而反使訓注市權欲用仲言則能德裕相貫餗欲用鄭注又罷李珏落固言職惡黨而顧爲黨樹幟是止沸益薪宜其去也難

木腐則蟲生鹽酸而蠅集其使之

呂用晦曰或言君子小人之難辨也立心旣異毀譽各判吾以爲人主察其公私而進退之則黨禍不至下覬而朝廷清肅矣黨日銷矣乃文宗優柔不斷受制家奴欲去黨而權黨卒使訓注市權以致甘之變又誰責焉

甘露之變

評曰甘露之變世貴訓注吾謂訓注固難末減與訓注謀者亦難辭責哉夫寺豎士良橫若翼虎大臣進退順首而聽指于宇下天子廢置見視而播弄于掌上甚且肆行弒逆虐焰彌天視漢節市抑又甚焉帝于是時不謀及裵李而謀及訓注于是謀疎事露使天子震驚而千門流血可爲於邑者巳是時宦豎之禍蔓延靡極卽帝亦受制家奴日飮醇而不敢言者終其身噫用小人以去小人其害如此吾故深責帝云

當時何故不閉討賊之擧帝亦與乎知人哉

何拜錫曰凡人作事不由正道未有不顚蹶者況以天子而制家奴直數一二元惡付之有司可矣鄭日逆勢已成其可如何亦當任用賢人整紀綱以漸消其羽翼耳乃聽訓注詭計以致禍生不測亦不善謀者哉

總評曰帝初出宮女放鷹犬禁奇巧戒羅綺其恭儉可方漢文卽唐三宗不能過者獨惜其仁柔少斷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略劉蕡以對策諫閹宦而不聞其見錄杜牧以罪言制藩鎭而不聞其采納卒之三鎭桀驁而莫之馭河朔用兵而莫之省甘露召變禁門蹀血而莫之奈何末珍孽魑又生兎蜮至于徘徊眺望泣下霑襟亦可憫甚矣帝讀書恥爲凡主而才不遂志甘于周之赧漢之獻固任用之非人亦誠剛斷之不足哉

使文宗有其勇有再卿以聖李訓注斷先

若特寬濟以斷

殺孔反正見非仁柔至所謂

姚尹思曰文宗去宦官益急而宦官爲禍愈烈蓋惡亂者有心而救亂者非人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注帝不知

而欲委以勸大難靖大寃。必不得之數也。而謀不成自事潰亂。使文宗豁立劉蕡對策首諭正始。用其言而立誅亂人。大作綱紀。上也。委忠智内臣。如馬存亮昔屬之次也。惜夫帝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歸之蹤跡新進二三儇儇小人。遂以覆敗爲虐。託。設臣者又烏可能其貴哉。

劉蕡

評曰。譚者以去華比洛陽生。謂身非嚴廊而心諳國體。至其才略雄長。黜逐頓挫。皆相似者。夫士初弊冠皇路。嘀不欲叩陛吐一言哉。顧淺交而深言。似聚治世而危言似激。洛陽生以新進小生而要撫絳灌。時方治安而過爲哭泣。去華復襲其故。方對策而驚動宸聽。曰危變曰傾危。各未

第而指摘閹官曰逮刀鋸曰親骨鯁不需時徐圖而危言激論。其斥使下第宜矣。高才淪斷而困踵塵埋。吾爲蕡惜

又爲時慨云。已者乎

陸贄若曰。或以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攀美崋挫裴皋。進嫌而不敢當。稱之。即無亦。而必受。蕭也。余曰不然。自受。愛蕡。黃裒。世風。徽猶去社。握遠覓耶。奚爲蕡填矣。況蕡所陳。專必可行。何爲周折也。

魏謩

評曰。魏補闕文貞之孫。叔代之諍臣也。初天子以賢裔擢之諫獄。亦欲其爲文貞。開言路乎。乃補闕亦非不進言。取孝本女則一言而出之。外取觀起注則又力請爲善不令其觀史。是帝之聽納不讓太宗。而補闕之臣。持庶其克繩祖武者。然是時閹宦縱橫于內。朋黨紛爭于外者。一不之及。而徒令帝見勿思崇其去文貞遠矣。

吳平之曰。或云大果將入面異發扃之盜。則爲麼犬。屬待狗而惧姿容之鶴。則爲駿鷹。乃甚不啤攫奄逢吉。俠士良輩。而竟掩帝。不亦鄙乎。余意不然。太和初政。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文宗雖濫之志。不待言也。而朋黨宦官之勢。亦非戶舌之所能爭乎。況取孝本女則賓宗姓。觀起注則亂作史。皆有關于世道綱常者。厥後相宣宗。則請立太子。其剛直之氣。時論咸以爲重。帝曰彝有祖風。信哉。

李德裕

獻扆箴

評曰。天子狎玩。諸言官皆卷舌。文饒職專藩方而心懸魏闕。以丹扆六箴繩其愆。當時玉階碎首出血苦諫者。置若罔聞。而欲于鐏札間微諷而使之悟乎。帝情情以規爲瑱。譏罷獻而進馬。進羨餘絹者猶昨也。諷辨邪而入關十六子。居然任要劇也。諷納誨而獨孤郎李渤張仲方之論。皆弗之聽也。諷防微而造競渡船。幸驪山溫湯猶然不改也。諷宵衣而曰飲醇求醇。竟以不視朝終也。金鑑一錄。能動文皇之聽。而丹扆六箴。不能悟敬宗之意。視箴猶直梗然。豈文饒之諷不及九齡。亦文皇聽譽賢于敬宗也歟。嗚呼

敬宗荊闘其歟尿箴猶規而正也武宗英斷請上尊號不
諛而請乎後先相背豈晩節異禍稍變其初邪

何拜録曰穆宗部曰強我蕊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處我于無過之地由此言之請上尊號歟莫何心歟至宣宗久不得伸又不爲武宗所禮蓄怨固深旣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德裕賦性福小豈今終之器乎

平澤潞

許曰李衛公之討澤潞與裴晉公之平淮西雖皆功成閫
師而實斷自廟算也夫劉稹爲從諫猶子其跋扈豈滅元
濟哉而澤潞一軍稱忠義處腹心又與河朔不同從諫歿

遽挐其兵以予騃孺子其請之者要之爾衛公獨排羣吻
決議進討使三鎭併兵以夾攻而劉稹之首遂致闕下一
時叛藩銷聚而三鎭如元逵弘敬之梟悍者亦唯唯聽命
如臂指然嚀非公力也吾故謂雄謀偉略戰勝堂上者與
晉公等

李鋳長曰天下之不平由于宰相而相之欲平天下須先莅誠而後殺伐使民知義而懷德異哉也文饒爲李固宜懲河北而遂致澤潞之功與裴蔡等豈非其識急哉惜乎其快私忿而自滿假不善居功也

薦敏中

許曰衛公學軼嚴馬才重蕭曹出入將相者三十年時天
子明斷而公亦英奮匹論巖廊啟奏郎其平太原定澤潞
皆其指縱奏凱者而屈于鑄屈于稹又屈于逢吉宗閔卒
歿敏中之手功成北闕而骨瘞南溟謂是時不偶乎余觀
其窮愁志論寘歎謂狠跋于周鳳衰于楚則文饒之偃蹇
似亦有數存焉余曰不然蓋世固有舉人而適以自伐如
左雄于胡廣師德于仁傑王旦于寇準者矣然三人皆君
子公義仁人猶且詆之况險陂而反射者乎初文饒之薦
敏中也謂樹桃李以藉蔭也乃爲劇未爆侁熖已熾威柄
甫握井石爲投相座未煖而遷反所爲巳暴其短矣暴之

不足又嫉佹之而貶觸之巽所謂桃李者且蒺藜我矣夫
敏中嬶人其爲逢蒙毋足齒也乃文饒松龍無辨初舍居
易以薦敏中而又徇愛憎以爲報復豈端揆之體乎嗚呼
裴李並名也而德器不逮裴以衛李以衛裴以容李以忮
初以宿怨排宗閔寘僧孺至且忿及涯餗不特以黨抵牾
僧孺而王上且毛髮凛凛不能近焉其以禍隘賈禍也又
誰咎歟

蔡友宣曰樓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敏中本無英氣絳綿勝以進而不能無意于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負其事必爲德裕所累故因勢加抑錄之督主人也嗣德欲李者得賞德到嫁者得

判是亦裕有罪焉。德裕相久。而專以睚眦必報。如宗閔固姦人。然嘗任宰輔。已逐之而還之。復秉成功而潛流之。僧孺雖宗閔黨。然有名望。而斥之逼脅。物議能平乎。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鄭注。德裕不問所隙。但以咎李訓陷已而忿及之。至于孫爲亂兵所害。又于勑書寔咎涯餗罪而聲之。則舉朝有不足者。得無惧乎。豈惟不足者。惧即局外閒觀。亦畏其禍。而憎其快。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凡此皆斂中所自擧者。其效而尤之。抑又何誅焉。

牛僧孺

評曰、奇章公入相未幾。○而罷而貶。○固世路之險哉。○乃公所（德、裕難辭心○編）爲其失亦多焉。○初以不受賂遺。○入相府爲兩朝柱石。○其無（非如此何可○未後其好）以向狗逢主上以意忌害功能以嫌隙誤國是可也。○奈何

敬宗之狎羣小。○不一言以匡其過。○是失職也。○文宗時、閹寺內脇藩方。○外梗朝廷。○未得安枕。○而猶曰小康。○是失言也。○德裕才豪。○不相協共。而斥死海上。○是失人也。○悉怛謀之歸。○不坐收故壤。○而輕絕欵路。○以小信妨大義。○是失策也。○公歷多秕政。○而卒罷貶逐。○非公論與。○然其進退有度。○而相而兩（畢竟德裕相業優于此○論）乞罷。○視德裕以珍玩因緣而進。相去亦尋丈矣。○

錢孝直曰、奇章公才不及德裕。而進退有道。遠過焉。雖所爲固多失乎。何至以宗閔爲黨。而斥之遐裔耶。此德裕之禍。而物議所以啓仕路之險。致不相容也。然先生責公之失職失言失人失策。義正辭嚴。要非私意所疾也。

武宗

評曰、耶爾英斷類章武。○而其以方術傾萬乘軀。○亦略相似者。○方河朔三鎭跋扈。○視淮蔡爲甚。○耶爾議排盈廷。○而威行獨斷。○于是尊任德裕。○使李回一宣慰。○而河朔共命。○三鎭革心。○爲我臂指。○與任度平蔡功相埒也。○然藩鎭甫靖。○身竄又與歸眞之言。○修攝。○是亦柳泌也。○章武以泌殞軀。○而耶爾復寵歸眞。○受法籙。○築仙臺。○欲求長生。而反以速殞。方振威于（所謂又被道明誤朝○如安靜）河朔。又將斡于禁中。卒于蹈覆轍。爲章武惜矣。○（雖○爲以恢天厤之○至）

何邦綸曰、昔云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召李德裕。政本定矣。夫爲宗而除國之難治

者。內莫大于宦官。外莫大于藩鎭。自德裕處之。則渰如也。宦者監軍。素爲國害。一朝約束。令毋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成功。彼何嘗日夜謀諸官官哉。聲色不動。而姦固屏息。當羣小蔽脅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非才量大過人者能乎。惜成令甫行。遽生矜伐。崇尚異端。以殞其身。豈天之欲短唐祚乎。亦人之未盡善也。

李回

評曰、李中丞明辨有膽略。方河朔叛命。○而奉詔往諭。○則弘敬元逵等。○皆櫜鞬郊迎。○一言而三鎭悚然奉法。○潞州與太原兩相脽胝者。○亦聽命以往。○一言而仲武劉沔。○皆釋憾如（寓談笑于○折衝禦亂○消○禍○取○乎○于○變○也○）初。其丰采動人。罪談馴暴。與裴文忠論成德軍功相埒也。澤潞方倚三鎭以爲脣齒。○茲且歸命朝廷。以爲臂指。○于是

劉稹之勢孤而諸藩方亦尋以平矣蓋膺謀雄斷戰勝堂上者在德裕而其振威宜令制平叛逆者中丞之力亦多焉

吳新埜曰易曰豚魚吉化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李固一言能服其心遂使三鎮如臂指然則以誠服人者又何患天下之不平也

杜悰

評曰杜平章歷武宣懿三朝其風稜英略往往有匡主上尊朝廷者是時叛鄆城社于内強藩虎很于外一時卿校（獨立不撓足稱特相之選）類蠅附孤黨以苟榮祿而彼獨寒凋挺幹恐上昵妖冶不

以選妓從監軍處上殺宰相不以斜封從公慶即南詔犯諱必待更名後行毋命請所體裁皆無愧魏徵者彼其于劉瞻得與羣陰鳴鶴吾固爲唐祚幸而慨夫深社多狐崇鴞集隼吾焚焚居州無能云何也

鄭成六曰唐之末世士人非倚藩鎮則附宦豎不則亦如寒蟬默默取充位而已臣杜悰獨爲直諫帝曰一如魏徵信矣顧吾謂悰誠無愧于敘而武宗能無忝于太宗乎

宣宗 附懿

評曰憲文與恭惠蓋二宗一律云大中初權豪斂跡閹寺讋氣而又河隴歸命朔漠消氛咸通初朝無秕政庫有餘

資而又延納讜言尊崇耆德似皆克承前烈者矣乃季年（有詐殺狀者明多疑唐代而尤甚）咸多謬戾而恭惠尤甚矣文之末藩方逐帥而不知治寵宦握兵而不能制卒以長生之藥遇舉會昌之禍已爲覆轍矣恭惠繼踵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方寸蠱惑至（因府以听于神其甚之驕乎）且以軍賦饋伽藍修淨業卒使佛骨幾入于應門龍輴已泣于蒼野其視宣又甚上德凌夷其階此二宗乎

劉升錦曰宣宗時朝臣及在位裁決當理始知有懿懿不一月後度僧尼受法籙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懿初致可觀末幾驕恣淫虐遣使迎佛骨至京膜拜流涕尋勒于是唐室毀壞致令人思大中之政而欲李氏之不亡得乎

僖宗

評曰帝以冲齡積籍方揚厲虔恭般憂重慎而適芝巢兵亂海縣橫流天子倉黃出奔似涖光復起代德再見者是則誰致寇哉夫木從根萎㽞從主亂茲何等時也帝稱擊（城邑）毬狀元以嬉戲亂君德宸極上已先爲芝巢矣而又寵令孜以亂帝聰爲城社開芝巢相盧携以叛亂國是爲樞衡中芝巢自我致寇寇惡乎不至所幸藩垣起義豪傑奮忠稍得以犂恭戎延土運于一線耳不然而十八葉天子豈有延旆鳳翔之日哉

唐至僖宗朝。卽日夜憂勤。猶恐不給。而僖宗昏迷無度。內有令孜。外有芝巢。欲不亡也得乎。　金英叢

鄭畋

評曰僖宗朝閹官當途事多棼亂而台文以一身秉知樞要如懸衡石于上不干人隨諾而惟自我低昻者其持議何正也乃因盧二鬼競相齟齬翺翔之翮縶騰驤之足而卒不究厥志歎誠奇乎台文之神于時亦纍纍矣黃巢（首）之亂（似大義動至討賊忠誠自唯泯沒）王命不出劍門而譓破賊以振國威者惟畋傳檄諸鎭令師集關中克平亂略者亦惟畋蓋救時之相荒年之穀也而功竟不就亦可以徵唐運矣

吳叢公曰。僖宗諸相。惟鄭畋爲得人。使竭守其策而任之。唐之天下。庶有救乎。而無如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亦奈之何哉。

張濬

評曰克用父子方擁彊兵據雄鎭挾功專恣其跋扈已無唐矣乃濬無故而橫挑强寇輕動兵端以致敗衂自是朝廷喪氣遂復克用官爵自是諸藩益橫王建敢于逐耶度王瑚敢于殺敬瑄皆濬兵敗之也濬初敎李康獻糧于行在責王敬武效忠于朝廷其才氣亦有過人者獨好虛談（寸處）（謝杖杜滑心術因已設眯又何必論其事功）自比裴謝而附復恭附令孜操履不端而又闕實用獨眼龍嘗鄙其傾覆必亂天下果應其言乎

劉友益云。張濬輕易反覆。固有餘罪。然濬之存。能使全忠畏忌。則亦有過人者矣。　冠識

昭宗

評曰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傑才欲拯淪運方極爵位以待賢豪而世値阨會朝多匪人宦豎挾國老以爲城狐（天子此府重足立矣何待獄）大臣結藩方以爲陬虎一時五侯九伯無非閻閻之徒（過呉地改殺使映而如知爲不見殿戕）四岳十連背畜無君之迹盜發豐而大愈得肉飽而猿更狠者卒之扶風西幸洛邑東遷奄奄爲紀于山頭之雀迦鑾未崇朝而剸刃已塗地矣時雖藩屛扼腕嚴廊痛心而卒莫救毁室之禍悲夫

何升錄曰。唐太宗鑒前代宦官之禍。勅令無過四品。明皇乃榮寵章龍用高力士。而宦官遂預于朝政矣。于是肅宗則寵李輔國。代宗則有程元振魚朝恩。德宗則竇文場霍仙鳴。憲宗則吐突承璀。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咸爲所立。而天子且爲門生。官豎且爲國老。深根固蒂。疾成膏肓。不可藥矣。昭宗不勝其忿。而所用非人。以致全忠之篡。履霜堅氷之戒。人主亦安可不懼厥始哉。

崔胤

評曰崔胤遐與宦武始相朋比爲腹心而卒相猜忌爲仇敵是時內有叛奄怙勢以程威柄外有叛藩擁兵以脅朝廷法紀已亂時事日非矣彼不知止屢罷相而屢求以

進樞衡無足道者乃其謀誅宦官與漢何進相似（纖毫不爽機事既洩而大事敗之）進召外兵以靖內難而卒罹其害（豈不誠然）昌遐亦假宦武以殲朝蠹似一時爲快而詎知宦武亦效尤盜以横矣城社間方驅諸牙爪蹀場上又增一翅虎而身且見殺爲何進比之匪人卒殞其軀乎

陳湘般曰胤外寬內險父謂吾刻苛立門戶終爲濯郎所壞巳在位專制朝政宦官側目遂召全忠以兵迎駕驅諸宦官盡殺之遂恃全忠勢專權自恣李克用曰胤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權重則怨多勢偪則釁生破國亾家在吾目中矣卒爲全忠所殺以如其言胤亦安足道哉

五代

梁太祖　朱溫

評曰全忠虎也唐視爲鷄虞延之入室使爲招討詎死下又一祿山乎一握威柄遂與反噬劫遷天子敢于爲漢董卓弑帝及太后敢于爲魏王操北面頓顙者儼然衮冕位宸極敢于爲司馬昭三百年李祚一朝而沒于賊手引虎爲衛而反以遺害卒之沈溺聲色恣行淫穢四心盡亾萬惡俱備宜不免友珪之鍔乎（是必報乎于其子天道方）人謂全忠能以臣弑君則友珪亦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天也（稱痛快）

按唐有天下歷二十君或爲于所逼或爲婦所乘或爲賊所逐甚至爲宦官所弑者矣爲強臣所弑者矣而不爲小人所惑者僅一二見前代之禍未有若斯之甚也試以文皇弑兄殺弟滅其十子出乎爾者反乎爾天理有如是也然傳祚二十主三百年則以貞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遺也乃賊溫何等人也而弑君賊下恣行淫穢至七年而領友珪之鍔其猶晚乎　道岸識

敬翔

評曰翔爲梁主謀名梁相實朱氏奴也忠用之而帝其不用而亾蓋梁存亾者獨怪翔與非其主而處非其據（翔一似荀之死可何足深論）初交脅事篡賊爲漢荀彧及友珪弑逆業階已萌而不知去末帝闇弱見蜮迭吻而不知隱至于國破君亾勢窮力屈而死死何不蚤也當段凝監軍時宜抗顏死諫唐兵臨遏

宜背城死戰乃不死諫不死戰死亦奚裨史律翔于嚴傑之科躲書伏誅亦均曰纂臣云爾

李贄長曰敬翔佐梁以覆唐祚意者爲身計乎而身已許爲子孫謀乎而族又滅求扫一時不得而徒以遺臭千秋爲亂之人其亦可以鑑矣

王彥章

評曰彥章爲驍將晉攻鄆敬翔薦爲招討能剋期破敵可與漢異德唐仁貴並馳者乃惜主昧目又加以張趙鑠金（生不逢世身名[illegible]）之口于是舉天下兵盡挈以屬段凝矣繫騏驥之足而倚重鶩寒中都之圍將空拳突陣乎抑驅疲卒以交鏃乎其

爲鬬雞小兒所轄非少算也段凝與張趙兩人者誤之也

在五代史中彥章休蜜鼎之駢肘云

乃彥章慷慨赴義視賁王輩天淵矣彼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詎誣也哉

何孝遠曰五代時驍勇如彥章者蓋不少也獨是事主惜彥章之亦使人誘諭之而卒以朝梁暮唐爲恥賢矣

唐莊宗 存勗

評曰李僕射以沙陀微種爲唐滅黃巢而誓守臣節終不各帝一方也乃又以其子必成吾事詎欲身懿操而子丕取乎及存勗嗣位益踵大之併漁陽兼魏博至問罪于燕馳騎于梁其蜚聲四方灑恨三矢亦云盛矣奈何汴賊未

誅遽登大寶及滅梁之後又荒于貨色淫于游獵甚之寵

[illegible]

優僕屠勳臣卒之十指上天下一朝殞滅是莊宗滅梁還以自滅亦可嗤也

莊宗爲唐復仇卒成父志亦云孝矣乃忠唐而不能爲唐立後從賊未除遽自稱尊滅梁而不能爲梁擧叛通聽莊言免其發塚焚骸甚是見而不戒伶人擅而不絕溫墓以趨于凶雖五日不食其爲孝也亦小矣淡　延徹

郭崇韜

評曰韜初參帷幄畢決策滅梁遂有天下其力爲多其他諫用伶人諫殺河南令侃侃骨鯁淘哉唐柱石乎乃功高起忌權重致疑莊宗之嗣已不足頼而又諸閹宦交吻其間一鶏不足以制羣梟于是君子而請立劉夫人又請將兵討蜀外立功于邊境內結援于閫掖自謂寵祿泰山哉

[illegible]

而詎知嫉韜者即監門同事人也殺韜者即劉夫人所傳

[illegible]

教也閹門皆臍家此慘毒何不如早逝乎

人臣貴心不正謀雖工必敗崇韜志在傳擁立若莊宗郡心請立劉后實之不免自殺則爲人臣者當存知所以處心乎　遵主徹

張承業

評曰承業以刑餘供掃除者而義氣與漢留侯相似留侯爲漢主謀而心則爲韓復仇談者輒高其義承業于晉盲

聽事屬宜怙寵爲横而顧孜孜奉公爲晉畜財賦招兵馬又受顧命不敢避負其志行卓絶縉紳士所不能及也至

[illegible]

于念念王室雖唐已殄滅而尤畜謀三十年欲藉晉力以滅全忠與唐室郎登極之際擧朝勸進而獨疏諫懇切邑邑成疾當篡逆之季閹宦之中有一留侯其真空谷之跫哉

郭嗜生曰尹起莘云韜師如昭元輝柳賞吳玄錫楊涉之徒貴國從賊行若狗彘而承業宦者乃能盡節著是誅故皆於十六歲而史于承業之亦書爵書官而係之以唐者以表始終爲唐不失臣節也

晉高祖 石敬瑭 附重貴

評曰石晉氏以契丹興亦以契丹亡者初敬塘方尚王鎮藩威柄在握遽以一言舉兵犯闕使其主豐臍投焰一朝而簒祚爲天子此五季習常無足怪也獨當時河東[illegible]盛勢足爲漁陽鼓而從珂弑逆名又足爲縞素師者何畢畢不學步漢高而效顰唐祖至父呼契丹乎及少主況得不若敬塘延廣替晝不遠雒翰而願挑怨速禍當敵騎南下而猶調鷹內苑十萬橫磨劍安所用之得天下于敵者復失于敵吾于是有深嘅云

滿行可日敬塘以叔母爲妻其爲倫紀滅絕久矣一傳而滅猶幸也歟

桑維翰

評曰國僑之見殺非死于國死于身乃死于才也其初請借兵契丹已又請稱納之于是敬塘篡祚而國僑入相桀亦似奇者乃吾獨以爲亡晉者是桀殺身者亦是桀所謂合十六州鐵亦不能鑄此大錯也彼唐錯于臣契丹而國僑復踵其錯其紆籌幕府祇區區仰彼鼻息于是我愈卑進而彼愈馮凌卒之重貴被縛而身亦見殺皆是錯使然爾

世以纖視磨穿鐵硯國僑動學叙其帝錫臣鐵硯以遊近功而已又在偏私門嫁感嗟望賢學果如是乎國僑

亦可謂不替頭替者矣　金若識

沈斌皇甫遇

評曰敵騎長驅朝士風偃即郭威爲邁輩亦靡焉人臨而人諾嗃知死義若斌與遇兩人者兩人者皆晉臣也趙延壽引敵兵以娛父母時杜威麾其下釋甲迎降而斌自殺遇亦不食累日既亢以死嘗讀恥道喪節義風微之季而兩人獨屹屹發摩中厲睢陽不屈之志堅枋得絕粒之操詎非五季中谷音與或責其不死于杜威議降之初而死于契丹入寇之後噫是又于賢者責之苛矣

何拜跪曰觀沈斌譏延壽之言則知其君臣之義胸中久已明白故城陷而死無難耳若遇不死于杜威署名之際而死于既降則由其于義辨之不早也雖然胡氏謂爲節夫則責人不必甚乎

周太祖　郭威　附世祖柴榮

評曰周二王皆賢而世宗尤多令德顧周祖卯與拜孔子雖知崇道而殺詬斌賛終爲虧德非有道之長也乃世宗英偉能克復舊物而又以柏皷之際宣明禮樂恩義黎元亦光大前烈祚宜靈長者奈之何列校忽擁于陳橋黃袍遽加于點檢亦曷之故則五季之亂天厭已極促周祚正以啟宋運皆天意也

其孰義乎通爲周拒敵是奮挺僕也彥昇爲宋殺通是迎盜僕也賸通爵而不錄其膂斬昇節鉞而不實之辟吾于是窺其隱矣太祖亦陽受禪而陰彥昇者流彌郎李筠之

人心大都如是不特殺祖也

兵義同韓通且忿然將兵以討之而肯推刃彥昇乎是故不錄通褒貶于褒不殺彥昇褒褒于貶亦公而私者也

就升特日貴齊門馬直諫周左右勸欲兵之況三代以後之主乎彼通面稱彥昇太祖心迹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當時嚬褒特敍以備世之耳目仍韓通亦不負耶豈顧褒韓及其賴哉

藩鎮

評曰方鎮之橫根抵于唐季蔓延于五代征討所不能服

史評 卷之九 二

者太祖踐祚之始首慮守信審琦輩雖斂爪距未就籠絡

既有天命何必攘之必有是鬮不責勝千古耳

馬知無倉猝乘變起而擁黃袍呼萬歲者乎于是謀于杯酒間從容說罷兵就鎮又令郡長吏攝制如造父馭馬然一時能蟠虎踞之藩一指顧而底定數百年深根固蔕之患一談笑而潛銷其處置得宜度越千古多矣而初年坐收兵柄使諸鎮勢若臂指者以此末造兵衰而驅韃猖獗勢若水死者亦以此

杓色澤曰綿風沐雨艱苦共嘗坐得諸矣之樂千載而下永有不爲韓彭飲泣者也太祖計圖保全借酒懇御自無不試慨涕洒者張天知特開其才祿存昔歌舞田宅以自娛矣乎即使淮陰預國斯讐安肯于功成名遂之後自處危疑之地哉末季累敗不振而學得忠義之報由其至誠相感乎無窮耶

匱盟

評曰世及制也而有及其弟如漢文唐肅如周文吳札皆及其爲之後者與後之賢者之弟非次及之弟也昭憲命以次相及是亦異太后之于常山王演獨孤后之于晉王廣爾是時太祖尚無恙德昭方髫德宮中藉令如約次義次美次昭郎基木至拱亦難登祚者而顧從亂命遽挈神器以予其弟是堯舜公天下之心也而其弟則負相卒之身罹燭斧德昭廷美相繼淪沒者非盡太宗皆太后啟之

史評 卷之九 三

也當時匱盟竟爲厲階慨夫

從古國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由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以國之禍豈在沖人借如太后所許爲之後者自少宋得還國之仁多矣光楊室之終矣婦人不可干預外政洵然　道岸識

總評曰考亭氏謂宋祖心合堯舜詎其以匹夫而有天下肇造區宇開創基業者有足以匹唐虞並勲華乎非也彼漢唐王皆百戰鬭關以攘神器而彼獨天與人歸朝履行

禪受讓揖遜之心合堯舜殆不足取乎　太祖篤政甚多亦爾備指

阼莫拱宸極儼然有禪受景象祚傳嫡長尚多難色而彼金匱尋盟慨然挈天下以屬其弟又泛然有遜讓餘風不謀慕不世及方寸洞豁彷彿堯舜之心漢唐君所不及者

即非五帝中堯舜抑亦五季時堯舜乎宜考亭之于其心也固宜

陳節津曰堯舜當年無過如天好生太祖設義倉于州縣念西征之寒苦終北漢之世不加兵戎江南之下無暴掠貪諭漢超而令其修政送軍郭進而致其立功推心置腹而釋劉繼之疑赦過使功而授遵誨以職是皆仁心爲質者故考亭有特取云

韓李

評曰三人之死韓者有不盡于闕通也貳而死進也逆而死筠也忤而死皆非純任義乎夫陳橋之變范質王溥之徒爲周大臣皆俛焉頓顙闕廷無振頗者而彼獨翳翳厲節通也倉猝旅拒犯順齒鎖庶幾爲臣死忠之義進雖拜官受岔而亦憤憤爲易報仇與恥受賊衣者同固死義也筠會漢起兵至縣像涕泣與哭廟動衆者同亦死義也人謂三人皆屬豫讓渹然哉而何可以春秋律云

三人之死不同而于義則一然而筠次之進又次之也自不可不辨

夫生死至大也蓋棺事乃定既能得死所則前之少疵皆不足論今世每刻于論死者而重護不死者此直自爲地耳與三子以死忠深合先聖之訓大裨名教之防冠識

范質

評曰質爲周顧命大臣既不能保孤振弱爲周程嬰又不能勤兵討逆爲周翟義則亦晉死引決烈烈如漢諫咸可也乃頗偷生苟免恬然以周衣冠立宋廷陛即稍讓于將士擁立之始而卒不知守義于刎頸挺劍之時人隨人諾降階拜質亦降階拜僕僕爾同聲附和與馮道何異乎質稱持廉奉法文學儒臣而靡然帖偃不爲柏挺亦人貌而豕心哉

何非節曰質溥憂求避位似非竟忘廉恥者所恨者獨欠一死耳生誰無死獨淡恥戀天地一夫一孩留馨古今國破君亡之日顧人人爲遇筠無君質溥也

竇儀

評曰儀爲燕山十郎子尤五桂中錚錚稱最者彼其識及年號受知新王其稱讀書人進翰林榮矣然臣不二主義不後君讀書人所習知者乃儀始仕晉去而之漢去而之周今復于宋屢戴不共之天數食後君之祿讀書者如是乎岸幘而見郢立不進袞冕而稱蒲伏致恭矜持于細節而忽略于大閑讀書者如是乎吾謂其儀度峻整而綱常淪斁即胸羅八斗識貫三才何益哉

姚尹思曰儀嘗不祖改元受禪不一部立而御讚而願聯歸于宴見之時識斷爲決之問而聽功之察也時帝方信用讀書人故然以宿儒而居尊嚴之地論其失德王者之沉湎猶小節耳

太宗

燭影斧聲

評曰、世多以燭影斧聲坐弒于帝。嘗寢榻間安用斧爲。而垂殁之際又何能大擧乎。以影與聲歸獄于帝、是何異以莫須有三字律人者乎（何不決殺乎古）。夫太宗非弒逆者、而太宗所爲往往嫌于弒逆（一言足獄）。甫踐位而遽更名、遽改元、猶曰其常也。乃德昭何故而斃于一劍乎（宴寧元憤竄之類）。廷美何自而卒于貶所乎。宋后何爲而殯之佛寺、又不令成服乎。甫以太原之賞而怒任、又以趙普之謀而貶弟。天下其謂我何。既恐于除逼以安其嗣、又恐于薄葬以薄其嫂。天下其又謂我何。卽寘百喙亦

無以解于天下。此所以來紛紛之口爾。帝固非純德主、亦豈華督朱友珪之儔哉（太祖無眷屬之疑、而太宗寬可）。太祖以帝爲太平天子、留齊賢作相（生于書拍之逆）。至于灸艾而分痛、其眷愛而屬意于帝何惓惓也。乃帝于垂殁之際、不能忍斯須而爲魯桓乎。史氏之說明矣。

何拜鉛曰、燭影斧聲、千載屢辨其誣、然此正不必辨也。灼艾分痛之情、龍行虎步之語、稍有人心、德昭卽萬羅悖逆、亦當自意得全、思以使報、恐心于其任有隙可乘、獨不忍心于其兄乎。太宗慘刻千古罕倫、故曰不必辨也。

德昭廷美

評曰、太祖以金匱之約誓二弟一子以屬之帝、如吳子壽夢然。此何心哉。乃三人者不數年而幾于其手。德昭元子也。不肯之青官而寘之行陣、又以軍中謀立之故、而故逼夫太原之賞、能無動心乎。彼且疑以爲吾不亦扶蘇之劍（此皆傷詞）下矣。非誠痴也、勢所迫也。是德昭之刎、帝殺之也。二任已亾、所存一廷美、亦母后太祖之所屬者。乃趙普希旨而有（趙相罪何可）豈容再誤之說。李符柴禹錫又助擠而爲下井投石之計（前）、卒使鬱鬱而憂悸、竟爲房州之鬼。忍哉、皆帝爲之開其隙也。是廷美之卒、亦太宗殺之也。二人亾而天下無復顧慮、于是賜大酺、賞花賦詩爲樂。噫、是樂也、豈周王棠棣之樂（制心之妹）

乎。恐于殺世及之子、殺同胞之弟、且又恐及其子、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寘我何地。其不仁亦甚矣。

德昭之死、太宗殺之、法追封魏王、吾誰欺、欺天乎。廷美德芳直欲一疏打盡、爲宋皇后成服有何嫌損、而至遷斥王爵、偶思將使報、未有如太宗者也。開寶王少年天子之饑、朋自喜而佯不得、後世弟桑謂亦忍心于其子孫、何以與慈準歎欲而罷也。其說請抑又甚矣。

田方叙城

總評曰、帝爲宋英主、議者比之唐文皇。夫文皇以英武佐高祖取天下、而帝亦多贊戴之功。陳橋返戈一劇而披黃袍爲天子者、帝謀也。太原督戰一日而平僭亂、混區宇者、亦帝謀也。與文皇除隋之亂者埒也。帝之卽位也、重豈司

之權以制藩鎭寘經筵之官以斥宦豎愼臺諫之選以厲言官嚴墨吏之罰以課守令至寇準以一言而相張詠以（太宗誠夏有功）郎曹而擢其簡拔士類也多萃見而下求言之詔旱蝗而（宋祖之以天下授之子亦非無意）舉利民之事其畏天而卹民也切與貞觀之盛亦埒也謂爲有道仁聖之主諒哉言乎獨怪其開國翼運無相上下而其推刃骨肉暴滅天倫者視太宗爲甚葢太宗之殺建成也跡顯而事露帝之叛母而殺德昭殺廷美也機深而（唯）謀隱噫帝不思燭影之下好爲之言乎君子于此有軒輊（論）云

蔡友宜曰唐宋二宗事跡頗相類獨是建成元吉初無尺寸之功而陰圖秦王因是不能遜讓而制之耳若藝祖于弟何如者蔡友至咸歸殁以孤子相托猶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廷美何事不能相容耶悖絶天理至宋太宗而極矣

趙普

奪方鎭權

評曰方鎭之跋扈久矣以唐及五代之力制之數百年而不足以普與太祖之議收之一朝而有餘則何以故也聞之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則其有以制之故也彼其一鼓掌談說間遽罷兵就國而又悉心矢畫于諸所節鉞要害之處熊虎而窟穴焉者往往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而又令所領支郡得隷京師而自奏事使上下相臂指而首尾爲擊應于是大辟錄案奏聞而無復敢專殺轉運度支有常輸而無復敢專賦諸州吏簡所部之驍悍者入補禁衛而無復敢專兵皆普謀也當是時朝廷免宵旰之慮黎元離戰鬪之苦而諸節度亦不罹于吳楚之兵謂普有仁者之功豈其然乎獨其慫方鎭之敝盡收其柄而歸之把握之中于是京師重而邊境虛矣去一跋扈之藩而又（宋民一代）進一猖獗之敵亦其慫之者之過也

何孳遠曰仲尼不輕以仁與人趙普之罷藩鎭未始無功遠以仁許之似乎太過蓋快朝郎私人也藩鎭收而政權歸相臣矣由是吳越遺金堂吏貪汚國事盡由普坐豈不深病其陰

渝金匱盟

評曰金匱之盟中外播聞赫赫人耳也而帝復以傳國事朋普其亦尚躊躇而未果也乎普故開國元老受顧命者令以正對則帝雖有渝盟之心而猶愓于大臣之公議即德昭欸而廷美或可以保也乃普阿其旨而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噫普誠知誤也當服寵遺命之時何默默而今始喋乎太王之命由季歷以及昌吳子之命由諸樊

以及夾脉太祖之顰天下以予帝即此心也不曰母命亦不曰堯舜公天下心而顧以爲誤乎諸呂之王非王于呂后而王于平勃無不可之（忍晉之類偶此二者非）一言武氏之后非后于高宗而后于世勣家事之一語乃晉始宜喋而故默如太宗之謀而不敢言也今宜默而故喋又知太宗之意而逢其惡也是亦平勃世勣意也太宗方恐視其兄而晉復導之使爲世民此何異于教猱升木而誘賊爲盜者乎是故德昭之刎非誠以請質之故也晉無一言以匡帝之誤即晉所推（晉宋佐首矣）刃其頸者也是美之卒非誠以上變之故也晉有一言以

長帝之惡亦即晉所推刃其領者也太祖嘗夜幸其第而憩呼其妻寵眷極矣乃其末年以罷相之憾而敢于誣昭憲之盟誤太祖之託使其後幾不能延一炊火之亂噫晉誠險人也哉

鍾小天曰晉欺黃昭美劫沖市愚太宗久矣河南上表即偏皇弟忠孝全德蓋逆知太祖心欲傳弟也宋琪輩君臣兩全豈知晉處心積慮非一朝夕耶

總評日或問趙中令賢否君子曰難言也謂不賢乎雄略（晉其抹附桑維翰一流人）邁乎人羣謂誠賢乎心術又多反覆晉嘗詩論語自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噫信如斯言豈

僅以論語成相業也乎余謂論語一書非格言其謀謨廟堂佐王以道者鑑斯焉樞衡政府宅心以道者亦模楷斯焉乃其相太祖而收藩鎮之柄遏幽薊之伐相太宗而上彗星之疏進北代之諫諸所紆籌决策獻可替否爲宋趙開三百基業者太都于此得之獨怪其相歷兩朝而其所爲亦似兩人也太祖寬而厚則敦然任事而敢于專太宗察而密則退引自嫌而過于檢束也大臣之度宜于含垢匿瑕而屑屑于申微時之慾係疑之隙開國之老宜于拔葵去織而規規于管邸店之利市第舍之材然此猶

其小也陳橋之夕敢于賓主朝北面于周而幕頎頎于宋者中令謀也金匱之盟未乾而敢于渝約殘骨肉之親而不之顧者亦中令謀也讀論語者固如是乎是故論功則（相之功蓋不可埋矣且乎普讀有得于論語矣）爲元老論心則爲險人稱目之備其官以示貶也宜

陳柳津曰宋朝開國良相寥少太祖念普推立之功太宗感普論盟之榮故遂爲一代佐命實德俱優直詩普固不濟于當時矣

曹彬

評日曹武惠稱良將第一郭進李漢超而下不逮也夫將不可暴亦不可驕左氏云不戢自焚以戒暴也自勉之剛

于秦吳起之殺于楚皆暴也易云勞謙有終以戒驕也韓
信之脊于蚪耶艾之磔于市皆驕也武惠一入蜀而兩川
歸命一渡江而吳越底寧戰功最有度越人表者乃吾
獨以將功匪難安集爲難而深厚不伐者爲尤難時諸將
競居掠而獨焚香誓衆不妄殺戮歸止圖衣不犯秋毫若
將斯上功自伐而獨退然勾當公事不于使相不色假入
居樞府亦不色喜益靡謹又深厚者即岐溝之役以失律
取敗然亦兵家之常奚是之尤
曹翰屠江州而子孫乏丐曹彬不妄殺而奕葉顯榮其
報固不爽矣獨是江南殺掠太甚以民爲辭乃爲盜

史書　卷之九　十六

而厥嗣不克令終則又謂天道何　金英撰

李昉

評曰明遠爲相與蒙正齊賢並名巷長厚而短于才者是
時方邊烽告警曹彬敗于岐溝楊業敗于陳家谷不聞展
一籌以退敵至金匱淪約德昭斜于一劍廷美卒于房州
不聞進一言以自寬似容容充位者獨其循謹爲淡安世
和厚爲唐師德其立朝往往溫顏以待庸劣又正色以拒
請謁是故張佖其所薄者佖反見重爹遜爲所毀者廣爲
辭釋真宗稱其在中書無傷人害物之事其人亦概見矣

相亦無以其才爲云
姚尹思曰相取有容而已昉以用賢爲人主事身有薦
舉歸德于上而不市私恩其忠純爲固有者也

真宗

親征

評曰自古無天子而將兵親擊敵者茲郭丹內訌天子倉
皇乃如寇準之議遠衆六飛履行陣以殊駐蹕誠如譙口
所云孤注哉幸微天寵甚殺前臨而北師氣奪令乘此長
驅一鼓復其燕薊不一大快事哉乃戰未接刃帝以厭兵
而卒輸幣講解寇準之策終不奪曹利用之謀矣於乎見

史書　卷之九　十七

弟和好而南北弭兵固惟此盟乃其後慶曆輸幣而靖康
割鎮亦惟此盟吾故曰征以身涖取勝于一擧者非萬全
之道盟以國涖遺害百年者亦非久安之策
何拜爵曰親征之策後世不無謂其微倖成功者然不
知此時危爭孝師事不可知亦掛實于趣變也萊公非
弟有誌然殿更是勞之借楊億飲博歡呼而使帝無怖
心當日諸臣智謀何俱出萬寇下也至于百年無事之
盟弁髦棄之則又氣運使然乎

天書

評曰欽若窺帝恥城下之盟欲徼異以誇海內遂閏然相
婚誣以爲天書今日見承天門明日見泰山南今日獻朝

元殿明日刻寶符賜于是封山禪社而禱祠作矣于是紫
雲覆宮黃雲覆匣而符瑞進矣自欽若發端而天子信以
天書之說于樂森者亦指王旦寇準伏大禮請使耳且亦不足取焉
爲然舉朝大臣又信以爲然綵衣勞傷而鳴尾帛貝已虛
誕而不經丁杜贊成而王寇附和盡荒唐而無實蓋臣主
誇詡舉國如狂然噫天何言哉而有書乎亦謬甚矣
何非錄曰欽若之請爲天瑞託言于張國威而心實至于海寇準盡度帝之矣明信準已深使無可動懼登山封禪足以敵其雄心而中生間歷小人之害正一至是茂然非仁宗竟不知其奸邪者矣
總評曰帝如唐玄宗然相以韓休九齡則爲開元之盛而
賢相以林甫國忠則爲天寶之亂而昏帝之後先殊轍亦

猶是也其初以星變下求賢之詔遼鎬負之使契丹入寇
親御輦轂以臨矢石已又重捐歲幣以定盟約即未能掃
鯨鯢樹京觀而封豕之不薦食于南車獵之不出次于陝
惡此亦未足稱賢
獨朝廷亦幸免于北顧之憂者四十年皆其力也何其賢
也乃未幾而惑于欽若欲以封禪誇示海內一時丑鬼尤
尾孤之徒希旨于進而天書降矣符瑞進矣于是封泰山
禪社首倣爲踊秦皇之轍而襲漢武之跡一時廷臣附天
書者進秩獻符瑞者顯官即王旦之望而亦杜户于美珠
使其沈必不其然
之賜寇公之才而且附奏于朱能之進祖宗之業蕩然一

空視景德開相去遠矣豈盡帝責哉相之者殊也景德中
李沆呂蒙正寇準王旦爲相而沆尤最賢群符間王欽若
陳堯叟丁謂曹利用爲相而欽若爲最奸是故帝之始爲
令主一麻中之蓬也猶開元之玄宗也帝之後爲狂主一
泥中之沙也猶天寶之玄宗也人謂君德賢否繫乎相誠
然
顧我上曰秦皇漢武豈稱英主特以得辟永年故移志封禪神仙人主少壯當使知朋方艱難誠萬世藥石也
田錫

評曰諫官司諫爲天子骨鯁之臣乎容容默默同衆唯
唯而已乎顧亦有指諫乘輿而彈擊于其鉅者有摭拾瑣屑而
斜䌫于其細者往往視主上以爲轉移是故英主宜彈鉅
以言爲責者
正法紀也沖主宜糾細防微漸也錫居言路歷兩朝章上
五十三章于軍國要務朝廷得宜皆傾倒披瀝知無不言
崇可言之類與錫異方基曉
一塔成而指金碧者爲膏血一歲旱而責調燮者爲倒置
一求直言而謂給舍者皆匪人其風節與魏徵千秋之鏡
文靖奭郎之嫡相頡頏爲兩朝之藥石誠言路之翹楚也
獨奈何于太宗之昵廷美殯宋后事關綱紀者勿言于眞

有愧于諸立果則王旦多矣
宗之立劉美人及水旱盜賊事槩萌漸者亦勿言詎其發黙而緘口乎吾于茲有未解焉

世以田錫賢于陽城亦未論其世耳陽城時上所僻志
任所者裴延齡一輩故陸論難以輕役田錫時王欽若
丁謂尚未柄用君德清明羣賢載進故直言可以數合
也夫冠譏

呂蒙正

評曰文穆公端凝如山立而寬厚如海涵愚之者固不閒德而傲之若亦不問名蓋亦休休有大臣之度也者乃立朝輕正色敢言太宗朝論征伐以修政事言論燈夕以儆寒者言及相真宗惓惓以請救百姓爲念蘇氏哉直諒而

文穆論日量水傳入量有以量之

執乎然君之所重公尤有出于此者使臣重責也朔方之使三問辭而三以其人對則重而不嫌于執宰相鉅任也不子薦而薦其任爽簡則舉而不嫌于親宰相子並騎崇秩而獨不欲以褫褓見膺寵綏則公而不嫌于私閒嫌者往往娼中官以希柄用而其去位也中使以命至者待之如祖特剔正而不嫌于阿蓋渾厚中之明敏而方介者未

嘗數以稱相不得千本朝及已者爲官使者太私依官

嘗不在也宋以來三入相者惟公與趙普而公獨引疾而

前此事可驗矣觀其爲人量又可知其位

罷有急流勇退之義視淬滿龍祿而不知止者抑又懸矣

何丹總曰史傳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惟蒙正與趙
普耳然普亦文穆公稱也普特僨淬圖之功然泰王盧
多遜之獄普實尸之且每事必希上旨而文穆公一以
正道自待誠然同列所以威多其抗直竟以抗直而久
相觀希言而結主知者相去遠矣乃公之後代有鬪者
人謂盛德之報誠然哉

向敏中

評曰常之端厚沈毅識大體歷大任三十年拜罷之際喜愠不形即晉秩僕射膺天子絲命而堂無賀客庖無宴賓闃然無改于常非有度者能乎夫厚有餘者往往短于材

沃伯爭特爲能致精

乃其知密院于西北機宜應辦敏速澶淵之役嘗伏兵斬禁卒倚儆爲亂者而邊牆以安天子封禪于外而獨留守于中其鎮國家而撫百姓者功亦不少益厚重而達治體

者與獨其時取受沒入之贓預避市舶之嫌不啟皇甫偵之書亦斤斤潔修人也而顧違詔貿故相居正之第又爭

此則大累盛德

娶居正子婺居之婦以致伐鼓而訟何與程叔子識其與齊賢爭娶爲十萬纍纍故也噫廉于前而汚于後亦不得

豈非血氣既衰之戒與

爲純乎厚矣

曾遠卿曰咸平以來宰臣之卒俱止書于公之爵惟李
文靖畢仁叟與向常之得書原歲然則常之之在當時
爲賢相可知也特爲宰衡而不謙天書之失毋亦乎尚
有小疵之議也

畢士安

評曰仁叟當太宗朝以文行遠在張洎之上特拜學士爲

詞臣之冠已相眞宗首推轂寇準有相才拔之下僚而登
諸政府卽引與己並而不嫉準衆宗古之誼而不安于位
則力爲辨雪契丹之大舉而入寇也力勸帝如準所策親（固契丹議和而歆）
（河北丁謂錢惟演又是○歸圖大計）
卻數萬騎于澶淵之上而與之盟好又議以重幣爲久要
之計自是西北罷兵而西夏旋亦款附方垂皆稱宴然固
準決策之功亦仁叟協贊之力也夫宰相以勢位之相軋
功能之相忌未有能協共而和衷者乃仁叟與準所以定
廟謨而持國是泯然初無異同卽蕭曹之規隨丙魏之夾
輔不是過也人謂公自推準來重王祜呂端善王旦楊億

無偏黨昵是又可知其人云

（李燾長曰叔季大臣類害能以僨事而彼獨引賢以成
能詛不猜賢乎然其能爲一寇老而不知拔一眼乙似
亦有未愜云）

呂端

評曰正惠公爲台輔偉器初以廕補官知成都有政聲相
太宗時事經詳酌輒中肯綮秦王有居留之命使懇請從
行以杜其釁遷士獲繼遷之母使善養于延州以繫其心
外若糊塗而其剸量事宜有智討籌畫之士所不及謀者（可以取大人之器○猶辨用其翼○楊準其人）
然此[illegible]其細也乃官卑之[illegible]爲也鎖繼恩于室以折李后
之謀及太子之立也又乎立殿下捲簾審視而後拜令是
時繼恩不鎖安知無沙丘之變乎垂簾不審安知萬歲巷
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持正而又善應變下
排邪謀而上安國祚與王沂公之立朝韓魏公之撤簾功
相埒也太宗謂公大事不糊塗蓋誠知公之深哉帝重其
人每引對輒拱立不名又特命爲納陛以禮之寵君臣之
際蓋兩無負云

（吳縣公曰呂正惠端重凝厚眞不色喜而推亦了無術
第趙韓王輔其與台揆藉哉）

寇準

議親征

評曰準奉天子親征數名蓋天下而不免于孤注之譏夫
天子無將而擊敵者裴度之討淮蔡與晁錯之擊吳楚殊
爲錯不自將而請帝將也準之膽略英槩豈在度下令將
而身督戰于澶淵之上已足以復燕薊也顧不身注而注
天子脫也敵望天子麾蓋突騎而前乘輿將奈之何河北
過京師或乘勝長驅直薄城下陵寢宗廟又將奈之何帝
發乎爲晉懷愍而準亦幾爲漢晁錯也乎準獨何利此危
計也當是時堯叟輩束手無策欲天子出次以避其銳令

其衆行足一擧天下震動封豕愈爲貪而南矣從而猶冒
矢石則危從而播越艸莽則又危猶冒之危危及天子播
越之危危及宗社兩而衡之而取決于一擲也是以孤注
而慚孳注也亦不得巳之計也乃其卒也坐銷餘艘之衆
寇公素好剛使氣至是
于欽慚欲諱之間是危之者正以安之也是故謂非萬全
以擲實爲于博鄰其勝負重貴氣定變不戰而卻天下
生公以孤注求社稷
而功百倍也未可以孤注議巳或謂準始挾輦而往氣何
雄也而卒于寺盟無亦僥平日準初促渡河以決一戰者
其心也乃帝親行陣不接刃而遽厭兵矣外惕于矢石之
危而内撓于羣小之吻于是輕輸幣而重交鐵皆帝意非

準策也或曰準之失不在于以帝注而在于自矜伐夫不
得巳而至于以君注而猶自矜也宜乎其不免于欽若之
吻也
末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敵自有成算于中惜真宗非其人竟以和議歸辨此爲寇公志惜
金英識

知天雄

評曰準初以親征之議恐爲欽若所沮出知天雄巳而欽
若用準因而反之亦出準于此是即鄰鷹中眞翔之意亦
似相當也顧余獨謂欽若于準雖報復之私而其委之也
則當準于欽若雖擯斥之公而其委之也則疎夫天雄爲
京師肩背袭重地也以準而鎖鑰北門則遏鄰之重屹然
公此時丞
金湯閫帥之望巖然虎豹其委重不亦當乎乃欽若傾險
欽之策假狂擧僞中故不妨暫使是入杜門
而又短于才方契丹南下束手不能展一畫秖杜門修誦
而巳今是時敵或突騎而凌厥肩背何郎鷙與臨陣能攖
其鋒哉是擬欽若者適以覆國事也余故謂寇公之材略
雄長而其智計亦未周云
出欽若知天雄使其束手無策亦是快心一事特以此擬欽若可也如國事何寇老賢者而亦爲之亦獨甚矣
人賢識

貶雷州

評曰易言知進而不知退者龍之亢也悔之道也準初薦
于士安而相巳又薦于王旦而相亦見稱用矣不幸而中
欽若之讒是所謂傷弓之翼驚餌之鱗也其或知高舉而
準非特有
遠遁宜無不可而亦與五鬼九尾狐之徒上天書以干進
傾以雷州亦有眞于門生初召特三策何不一采納耶
是何不知止也乎準固君子也以澄濁之役而遽自矜伐
矜伐者損之招也以林特之抑而剛忿如昔剛忿者怨之
媒也以謗立太子而又被酒漏言漏言者又禍之階也準
固君子也乃甌于嗜進耶卒之褰裳以就竟死于炎荒之

遼是誰之咎哉

余收萊公斥于雷而丁謂亦斥于崖萊公坐天書之妄而謂亦坐社之妖其報如響然噫寇老之欲其少緩于眼丁之株矣　冠識

總評曰寇公奇材少通春秋非不學者而張忠定諷其讀霍光傳豈其才過于厚耶公立朝往往決策定大計太宗（撫佛念再公至性過人○雅臣）時以三言建太子爲世龜鑑眞宗時力排羣議扶輦親征（孝附全者）竟成偉烈甚庶幾漢王商唐李德裕之流也奈之何始排于欽若繼排于丁謂而不得厥志噫二奸固重有責也乃準固慷慨而亦多氣岸矜功伐短細德之賢而引拂鬚之奸至于附天書而干進機不審而漏言非取敗之道乎議（爲袁紓翻神○色自靜公非一味戇○疎）者謂雄才偉論能扶帝征契丹之輦而不能挽帝迎天書之轅能出欽若之奸于天雄而不能去丁謂之黠于君側能生雷陽之竹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于執政之位以完相業豈其變謫有餘而包涵不足耶

姚尹恩曰先見不如李沆謙厚不如曹彬見道不如吾與謙量不如王旦然其禀道嫉邪忘身狥國誠哉畢仁臾所云宰相材也嗚呼輕訾之耶

張齊賢

評曰齊賢西洛布衣也初太祖以獻策稱旨不自相而留（太祖深恩太宗○固忍負之矣）

（齊賢何○亦淺之也）以相其弟至太宗賜及第授京判非無遇矣嘗是時累疏論事過可言輒無所諱其致主也切矣守代州僅以兵二百人破契丹數萬之衆于土蹬堡其克敵也奇及使江南務行寬大知河南辨釋大辟其有造于民者不已多乎君其論議慷慨才略雄長及晚年以三公就第日與親舊觴詠于池榭松竹之間此寇萊公之所不能者而彼獨以康壽令終不亦尤難也乎賢哉名相舍齊賢吾誰與歸獨怪其才贍而識敏志大而量有未宏諫伐遼是也乃甚謂不（○華陽曰貴全○謂公固以時○重輕耶）取則河北不固而京師未安不勸兵于遼而欲療寇于近乎爲其宗言皇王之道是也乃德那之刎延美卒胡不于太宗朝從容而諷諭也乎大臣爲國家協其和衷無相意忌者乃既與李沆不協又與寇準相傾是得爲宰相之度也乎人謂其被酒失儀而免余謂其非失儀蓋失道云

何避道曰夫人應舉而及第入仕而鄉相今昔爲難榮名而抑衆應衆而考終者今昔爲尤難若齊賢者蓋兼之矣若夫被酒失儀非失道也而以此致免非李本初盧德之累耶

李沆

焚詔

評曰帝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焚詔曰但道臣沆以

足惑聽聞蠱惑心
爲不可此何異裂麻于庭而封還內降者乎然非誠抗也
爲少主甫踐祚而遽以美人之寵一夕而欲尊爲貴妃寵
妃之不已而后后之不已而垂簾其究不爲武氏太眞之
漸乎以天子而妃一美人亦不足詫也冲主方易動于欲
而吾倪焉奉詔而將順其流不爲神仙土木之漸不止況
其時五鬼九尾狐之徒爭以逢迎窺上意指而吾爲宰執
稍依違焉則乘間投隙其竟又爲蔽宗國忠之漸矣智士
漸不能行之于幾先者沈能行之于一劉其人由其才識
事庶亡幾
識微忠臣防漸沆固有發見而豫防之者一部樊而三漸
防是亦戒用浮薄日奏水旱盜賊意也卒之帝竊而事亦

寢帝之聽納與沆風節益兩見云

何再錫曰大臣得少主左右暴其心如養桐梓保其心
如保嬰兒惟其欲之滋長是懼也武氏太眞入宮之初
亦嘗知兩嗜爭之及于穢行滿亂消消者溺天星星者之
嫁歷盡其漸之不可不防也文靜之樊謗誠社漸之微
心乎是可謂大臣矣

總評曰王文正爲五鬼所弄追數太初先見以爲眞聖人
噫太初非誠聖也乃自文正視之則慮深于後而識微于
發者則誠聖也方太初以主上幼冲其心易移而其漸尤
謹微防漸社稷事寄於微言也
易于防是故不將順其所欲而惟匡救其于不堪一美人
之妃未甚戾也況焉焚詔而以爲不可進之用未見

誤也重以浮薄喜事之徒而爲戒一拂弼之奸亂心尚包
也而抑之使在于下惟恐其用之而傷一水旱盜賊之災
似不足煩帝聽也而日以奏聞惟恐其以聲色犬馬甲兵
嗜祠之事爲他日參政之憂至于中外所陳利害皆盡舛
焚而一切報罷豫以杜紛擾者之端其深謀遠慮卽古自
用人行政之謨 大臣格心君不由
君者之所保獨子不是過也卒之太初歿而五鬼進天書
降矣于是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而鬼讀壁興靡有暇日視
太初所料不爽絲毫是先見固一聖也至其直諫而不可
辭明愛人可謂終身誦誠聖人之言者矣
于以私以宰相之第而僅容旋馬其帮度之越人宜文正

之咄嗟以爲不可及與

余覽史知文靖賦性直諒居位敬慎不求聲譽盡忘明
正大人也且具大識卯丁謂之險必致他日之憐欽若
之佞必爲唐氏之徒特不能容一齊賢爲可議耳然而
忠勤之德固不可泯矣。 總識

王旦

寇準

評曰寇賢雖薦賢而嫉者爲尤甚蓋大臣立朝類福秋意
忌無關誠布公相推讓者旦與準直相宜蕭鳴和以興治
除無天下二事旦有無可議
化乎乃準嘗短旦而旦專薦準仰所遊詔準輒以聞而旦
特送還密院累德而累報以德何甚乎有容無芥蒂也旦

嘗以師德及門不爭制誥承珪求請不爭節使其杜私門懲倖賚若甚嚴者而獨忌嫌隙僥倖薦準與邢昺之于叔向相國之于曹參師德之于仁傑同一公心乎吾故曰準旦並賢而準不逮旦爲多

陳仲淳曰旦屢薦準而又絶其使相之請誠得相臣體庶獨當時五鬼在朝不能決去僅遜欽若十年宰相所謂勸賢有四事而去陸爲前旦不闕之恥徒思文靖之先識亦何益哉

總評曰文正爲宋名相彼其拱一沖主而方垂冥然穩明請聚勑令自取契丹假節欲爲後額又恐士遜之權利憂薛奎之殲力蓋外折虜[illegible]而内念民瘼大有造于國者獨

帝初以天書疑旦不可猶躊躇未果也令返其賜酒而極

前欽以陳彭年所上文字示旦而旦瞑目不覽明知典

論其妄哉以杯水息車火乎乃美珠顧口舉朝曰天書旦

建言瑞爲可卻也乃躬昭思徽望以旦之賢而利令智昏耶

亦曰天書舉朝曰封禪旦亦曰封禪至俛然爲大禮使儀仗使而不知恥一念之誤卒遺沒齒之傷至或比爲瀆道惋夫

郭曦生曰天書之妄至今野鹿山猶興形泰篇秋旱冬雷與病祥瑞一時君臣如狂如醉以文正之賢而致負衛孫奭雖披裾以爭徒欺當時而遺譏後世甚矣相臣官務持大體而不可賦于小利哉

陳恕

評曰提利柄者不言利而言君心蓋君心侈則帑藏爲匱君心純則府庫告盈故言利者未理財先格君仲言以吏幹聞者其領三司使不係上錢數蓋不以利逢君而先防其侈心若預爲堤瀆者卒之未幾而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賢否知去人林與來經庭

林特上祥符會計錄于是帝日侈而封禪而營繕帑爲一空矣仲言未去朝廷清而國用充仲言一去王上許而國用匱其繫國輕重如此未可以幹吏目也

恕之去龐藉準自代初知貢舉取王曾名知人繼論其子不即卒以聰聡不補于所和未撒如此宰爲容使恭哉　道立儀

王欽若丁謂

評曰真宗朝五鬼用事而欽若與謂又鬼而尤者欽若請謂角釋四謂請罷兵撫寇其初所爲似皆光大君子也乃其機智詭譎蹤跡曖昧帝亦察而厭人益彼焉出沒其間

去職爲好如鬼相濟

欽若請封禪而謂附成之謂上祥瑞圖而欽若亦附和之其迎天書其封山祀汾皆二鬼爲之也始相旦也旦卒而欽若相矣始相準也準罷而謂相矣當是時以準之賢爲而譏以旦之賢爲而餌以安仁之賢爲而黜以曾之賢爲而譖以恕之賢爲而去相臉禍以排士類朝廷威柄顛倒其手惜哉李之欽若斃而謂隨竄眼丁一拔天道彰矣

天道尚大彰彰

曾射侯曰欽若巳姦其得倖殊寵者不過以深明道教多所建明至相則更甚矣張詠遺表何其錚錚凜凜也寇公蒸羊之逆亦猶杜迎避者乎

仁宗

評曰帝之初立也母后稱制政非己出又嚴言官以鉗天下之口四賢一不肖之時要非盛世所宜聞者及親政以來往往簡拔士類一時衆賢彙進至西事者小范老子專（聊求之出處是也）彈劾者鐵面御史在樞密者黑王相公任要府者關羅包老宰端揆者天下異人而又鄭公善北使之職魏公寒西賊之膽歐陽變時文之怪武襄成廣南之功彬彬稱得人盛矣帝且恭儉仁恕不以一夕饑而啟無窮之殺不以一下筋而費數千之錢不以一高麗而屠兩朝之百姓不以一犀角而疲京邑之流民深仁厚澤浸淫至于四十二年（三代而下亡其比不可）故遠人賓服而中國又安登遐之日民悲號如喪考妣有放（多稱亦諡曰仁誠不虛矣）數告祖之風譚者方之漢文不亦宜乎獨其以爪寨之故而忍于割中官之愛以契丹之幣而改輸為納卒遺後日之禍要亦無傷其大云

何拜銘曰仁宗盛德洪治蕃庶亦有餘榮矣獨是中盡之關自此始遂庇于楊尚之淵藪又承之以爽節之缺係未應遺色修身固必及之云

魯宗道

評曰實性剛正不爲模棱細謹其宗朝多所論列嘗以魯直書殿壁（宗道名號）仁宗時尤侃侃屬風節章獻臨御問武后何如主則以唐罪人對欲立劉氏七廟則以嗣君對太后欲先帝行則又以夫死從子對其危言正論有以潛銷劉氏僭逼之心其他辨擊權家以曹利用之驕恣而面折其過以執政之獨私而力詆其非卒之貴戚斂手而不敢橫行至于不敢以恩澤與館閣一時目爲魚頭參政蓋不誣哉夫直道難容而貫之直見容于時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即大后亦以逆耳之言而往往優納其遭遇亦有殊幸與

賈居官持常執政酒家召使及門民久書命賜以賞對言雖切直而忠朴動人所以保全身名泰有由也

金英按

孔道輔

評曰原魯以聖裔列諫垣一時劾利用論崇勳擊權豪而不避叱優戲却巵酒折服強　而不懾郭后之廢伏閣奏對叩祀至上忤執政而不顧風節凜凜扶植紀綱即古剖心碎首之士不是過者當冲主偶母臨朝而明廷清明方垂簾議功不專于宰執也已（始終不能倚阿以又何）獨其過直而激始忤夷簡

而出之泰巳再執憲又爲士遜所貴而出之耶卒憤惋以
卒然亦卒于直乎而其名垂宇宙猶有不卒者然
何行可曰三代以後斷有以堯舜事其君者道樵標以
面斥爽節身雖退而名益彰其無愧聖人之後者哉

陳希亮

評曰時州郡吏鮮盡心民事爲虛虎者多爲鸞鳳者少乃
公甄隨所至奸民猾吏往往革心法不可貸則竄海印以
法致元吉以卒而人不謝猛民有當撫則安房州民釋衆
元族而人不謂弛至其軫念民艱則廬臥于水所不去用
叛軍于肘腋不疑賑救饑民身自擅發之罪而不辭于籌
牘吏中爲循良稱首埜空谷一跫乎世競內徙薄州郡吏
而彼獨願以一郡自効竟以尺寸之施無負天子卽不謂
賢哉
陳淵段曰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事衆世循吏進退緩
急稱大事大臣嚴出稱以卑位爲恥而不覺心民隱直
領州郡者又碌碌無能長虐者寬猛並施深有得于
子產水火之論而其不行者則直可方諸葛武侯矣

王曾

評曰孝先科名冠世莊嚴持重眞宗朝傾國附和天書則
獨辭觀使挺孤操于羣靡而不動后與太子未諳則力爲
調和定國本于危疑而不擾仁宗初獨正色立朝謂與允

恭請去權字不可請御大安殿不可請于長寧節上壽又
不可而竟以禮移皇堂去謂而誅恭不露聲色一朝射二
隼于高墉之上數望其無愧科名者巳或背公如處夷簡
而卒少異同要之無戾國是則又何容喙云
孝先正色立朝爲一代偉人而委定于不在混儉一節
尸祝于秋至今凡改恭不負矣

李廸

評曰廸謀謨帷幄有大臣體其疏上關右穠數策曾璵戰
必勝可稱禁中頗收也而又多所論列因旱蝗而請發帑
止役劾丁謂擅除吏奏夷簡蔭補官一切皆當人意而其
大節尤在斷章獻保儲貳二事章獻之不敢專制仁宗之
得成令德廸有力焉抗色于權奸用事之日而不爲撓調
和于宮儲猜疑之際而不爲動其勳望益不在王沂公下
矣史均稱之爲社稷臣豈誣也哉
鍾小天曰論人者觀其大節而已如起寇萊公不可以舊
天下陛下有幾子乃亦爲此耳宋宗社生靈實嘉賴之
乃論者于其論外後謂其不畏民疾苦而爲上所藏耐
非大臣所宜則又未免背及之矣

杜衍

評曰世昌清介多大節彼其治尚簡易蓋字民吏也而又
嚴明過人爲御史丞而典銓自裁知開封而權貴斂跡爲

丞相而請謁不行至于爲樞府而封還內降使天子不得

二十月恒不〇允其長㪅相抑與衆敍仍〇然歌罪入法亦

以嬖倖私僮澤臣下不得以貪濫希進取其風節抑何凌厲乎然其穀抑僥倖藩小已爲側目而又于宦職范仲淹之罷爲之左右其開則離扶善類而亦嫌比黨宜不免丁度錢明逸之口與其不久相亦或有取云

甚矣小人之爲害不卒進〇韓夏竦爲樞密使王拱辰輩亦有功于國何至排抹之進聯而又綱玄善類耶 [illegible]

鳳瑞緣

呂夷簡

評曰許公才高底蘊深厚所推轂者初太后臨御十餘年臣擊功多其報使契丹經略西夏功亦不少蓋庶幾賢元之李文饒之才無負所擧者獨怪其專政而禍引拔包拯公也奚而中傷使令以小嫌妨國大計后廢宸妃禮也奚而贊議廢后以私憾忌國大體仲淹以百官闕諍時故

是則玄身皆果出乎

背忠讜也乃竟落職而諸抗論救仲淹者亦皆坐貶以憲氣排天下士類藹和藥宸穀何如而所爲若此能無雋人物云

郭后六日夷簡在宮日形污至鮮之爲巔狠焉府李孫面之論似不爲過錮朱壽蕃開其賴退之功使天下貴被其聰則有不可得而揜者總以心術未純故多譏不逸之名也

范仲淹

備邊

評曰仲淹以京城爲天下根本大名爲京城肩背無大名則無京城蓋唇齒重地也今敵一朝馳萬騎直抵都下亦豈乎累卵哉于是敢鞭未揚豫請修城營洛以備不虞其策似迂而其實則桑土之處衣袽之戒也今果如策無事而尊拱于汴以馭四方卽倉猝事變或出次于洛不爲唐玄德是固一道也而夷簡以爲囊瓦城郢之計一不之取僅僅城大名以張虛聲其卒不免于獻納之使宜乎

入民最忠偏私已不和〇實過

何并評曰後唐闕宗所以亡石晋少主所以陷皆因京師無險故無洛陽爲固成王漢光武就觀去敵遠而其險足恃劉曾濟條張不虞不備于静卒之中原淪陷而乘輿播遷夾節不得辭其咎矣

禦西鄙

評曰西夏爲古朔方元昊所據者苾結諸羌稱兵犯順一時劉平石延孫戰沒任福耿傅敗衣郎范雍夏竦亦爲所傷無能一扼其吭乃公胸藏甲兵手握韜鈐一知延州遂修砦營築城據險而于諸羌又結以恩信用以備豹于是延州之城屹然金湯延州之守隱然虎豹庶幾宋萬里長城哉乃沮于羣議不盡其材惜夫

在甲本畫〇集不同以〇萬事

兵國貴不[illegible]而屬元昊心傷于小范久矣[illegible]對一
[illegible]使契丹[illegible]得國體乃以私語蒙譏而努[illegible]
[illegible]擊肘則天下何事可為 道岸識

總評曰汝南公英毅雄略殊絶百代方立朝[illegible]太后
還政諫楊氏毋天下以百官屬刺夷簡時政[illegible]
驗擊樞要爲古寨議臣出而召虎經略延慶[illegible]方叔
夷宿衛外靖疆圉而內正濟朝爲古社稷臣列之鄭韓諸
老郎稱第一流人物非過矣然此特以勳略論未覩其衷
也乃其秀才時即以天下爲任其日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誠學識其大者今久于政府即伊周奚讓焉而爲鬼

惜者猿事見誣人口慨矣

呂用晦曰公自斷藩鎮特規橫圖已遠矣故其學問經濟無一不本于忠孝至夫瞻對好施傲倪于饑饉其小節風諫觀太后而學殊戒其任率至正色拉言諸欲以悉直報知已爲抑其不負君眷始何如哉

英宗

評曰帝爲濮安懿王子仁宗育以爲嗣者登祚之初兩宮
成隙中外危疑方以守忠輩巧構而離間尋以韓琦輩調
和而克諧洵官闈之慶亦宗社之幸也已撤簾之後臨政
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嗣服不長而穆號彰聞足稱今主
百世而下猶有欽仰高風歎咏至德者獨其濮議大體誤

王韓獻之議殊負先帝鞠嗣之恩殆無心大位而卒御恭
恭爽歸功彦博及傳位時泫然泣下有難色君子于茲不
盡予云

陳榭津曰濮議之失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盡帝咎也觀于假母后命以釋公議之口帝心亦似不安者恨當時弗能虛衷協和酌求至當傳之萬世猶爲不决之疑

宮僚

使契丹

評曰夷簡中傷使契丹與盧杞中傷顏真卿使希烈計相似然
乃弼毅然請往洵哉不畏希烈甘心真卿者及奉書以往

兩入邊境開男女之欲生不以動見沙漠之威武不以懾
至興顯以得失榮辱感悟敵心即長喜猶師之詞曹劇登
壇之勇不足多者且又以歲幣力抑獻納二字卑以一夫
折强敵不以虛名壞國體凜然有不可奪之節卒之兩朝
通好南北弭兵功尚矣而又屢辭爵賞忠不畏難而功不
徵名洵千載一人

魏尹恩曰公知青州百姓罹于水災規畫區處存活至五十餘萬奉使雍埸談笑折衝餘鋪亦以得以俾息其對神宗也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功在社稷德庇生靈古稱純臣又何陋焉

總評曰大臣往往矜徵勞以徼重賞鄭公恬退高人數等

辨析強敵使南北和好其功也而命爲吏部侍郎辭不受

近月給七萬情大稱非人子與事無惜心

母喪而五起復以非金革之變辭不就建嗣推恩加戶部尚書又以絲髮之勞力求解職朝廷雖荷眷甚殷而公止以寧濟處之公初主北事所上安邊策略皆切時弊凡仰屋竊歎者家居亦無不言其忠義彌篤如此始中于夷簡

其言固將立

之虜繼排于夏竦之計卒又不協于安石之議而竟以令

移世之業也悔乎不用

終固忠義使然亦其識高不爲世味所牿也哉

何拜命曰人臣儀量淺薄雖不勝其勝張檄然任事之人固即恬然據能之人也觀其入對便欲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身人臣果其心耕得一身又何有于功名

韓琦

經陝西

評曰魏公起進士爲給諫家而尤諳韜鈐多將略方元昊擁兵邊塵數起而公建牙秦鳳二路與范仲淹相臂指爲聲援誠首尾擊應之勢也而公獨悉力營繕推誠諸羌

紫宸沖霄玉特筆之武

其經制方略殊足以揚威德寒賊膽者即任福以遏制挫銳而其邊陲雄金湯之障廟堂舒宵旰之憂功非鮮矣公與富鄭公並主邊事其材略固相當者然互相犄角爲援公惟西拒元昊而後能北和契丹兩而衡之公功尤多

兩宮以弭隙建議立潁王以安儲不聲色而天下泰山是誰力也德望在朝廷威略在邊鄙而勳庸在天下後世宜其存沒關氣運也已

以魏公威德章章如此而猶以執政三朝來讒慝之口何哉盡力事君亦生以之不以預憂事之不濟遂報不爲是則公所爲自靖以獻者也　汝聰識

歐陽修

濮議

評曰濮王之議王珪司馬光議稱伯而修引喪服記請稱親夫親所後者復親所生者將二者乎爲所後者服斬更

爲所生者服斬豈記所云服降而期者乎帝以任嗣仁考則必父仁考視濮王爲從父光與珪大廷持議請于皇伯

情理允

之上加稱本生恩義庶其兩盡矣乃修據引經義以排正

撫文忠衡譽鑑定

論卒使其君上不孝于先帝下亦不得孝于濮王於乎始贊仁考立後今道英宗念所後父亦誤甚矣

文忠心術豈好逢迎其君者濮議或出一時偏見耳然蔣之奇獨是修議遂薦爲御史時未免欲挾爲以殺濟其私矣然之奇反覆人也因衆議而卒詆修始終異其品不猶可見歟　金英識

總評曰文忠以文章獨步當世五代後丕變文體嘉祐中長務多才厥力爲多而立朝尤厲風節石介[illegible]

杜衍仲淹落職遺書恥若訥而朋黨一論尤極切直至于
（敘杞孔○貴世繼韶○言亦由是晦卉備○章事厚也）
兩官未諧從容調護使母子懽洽者惟公守忠交構徐出
空粉央去君側之惡者惟公安石變法雖連被汚衊而猶
請止青苗錢者亦惟公唐韓愈稱文起衰代忠犯怒王而
公亦諤諤爲宋韓愈郎濮議未諧人口然文行皆純亦一
代人傑乎

吳辛之曰文忠嘗取孟荀楊之說性學未明文行安得盡純也或朋韓魏公文章不逮公公日甚焉抑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惡稱以文章稱公而以相業自居則有不全滿于公者矣

神宗

任安石

評曰、傳有言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安石假古道以行新法
不日均輸則日青苗不日保甲則日保馬祖宗舊章掃地
而更之一時廷臣呂誨以巧詐彈當劾以險邪劾唐介以
（本朝佛○黃良可畏矣安石不實廷爭殿帝○更監于徐狂○記主編敘至北狀天下謁○有論）
迂濶論其他司馬光范純仁之徒莫不指斥其奸請罷其
法而帝一不之聽司馬光辭樞密范鎮乞致任呂富歐陽
未老求去周程張邵辭不就官朝無君子國爲空虛而帝
不一之悟至于天下嗷嗷殆嗟于敵商卿于市轉徙流離
狀于鄭俠之圖者亦可惆甚矣而猶然不爲之動及岐王

言之太后言之始罷其相而又用其黨呂惠卿輩退一安
石而又進數安石何偏聽獨任一至爾哉

何拜錦曰、韓魏公力抵青苗新法帝至祕其疏以示執政謂琦在外不忘王室可謂審于知人矣待以好大喜功志崇財利故安石得以承其隙而肆其說甚矣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也

城綏州

評曰、綏州土饒民驍健蓋中國故土也自拓跋竊據巳元
昊假權鄜延麟府爲緣秦滑中原府食久矣至是乘常請
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此誠商于之計何朝議竟城之
也

諒受鬼名山降此即受悉但諒降意也當時以諒

敵衆遠議藥綏詐謂幸而韓琦存之內復故疆而外侵邊
鄙與春秋城費城向非時而書譏者異矣藉令城綏之後
（事四○○鄭薦繼于材○斷矣　一城足以畢○）
厚集其勢而撫納屬羌使自爲守以固我藩籬則敵斷肘
臂而遠近轉附庶幾哉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乎
奈何不知善守旋踵而失與徐禧之城永樂而覆覆者如
一律然窮羊牢于虎圍之旁而守者非人其不爲所啗者
幾希

人多言綏州不可城者誰知祖宗故壤義不輕與邊陲嶺橡塞雖則有何不可獨其藉城爲徐而不能擇人以守有形之險果足恃哉　道岸識

界遼地

評曰宋與遼盟好垂百載矣一旦使來以地界爲請則是志在敗盟吾當決計以待之已遼之中葉將驕卒惰已非阿保機比即不得已而兵豈遽出敵下而帝顧以安石之（安石此章得）策詔韓鎮如河東割地以畀遼示弱不已甚乎（畀宋胡允自不小）漢成求地於匈奴單于謝曰先父地不敢失夷首且然而況爲華夏主無故而割祖宗之故壤以予敵使敵不戰而坐收夫七百里之幅員此與畏盜者不待其操戈而入先挈所有以予之彼將愈虎而翼矣安石歸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嗚呼終安石之世能取敵尺寸之地否也（北宋之亡始于）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罔上（安石畏不依然）卒使其後秦買之賊敖而尤之皆割地以啗敵時非帝爲之倆哉

姚尹忠曰帝初有意燕薊王韶之破木征也帝厭受其鞭然耳目之觀何其壯哉乃誤聽安石輕棄故土北狩之辱不待靖康而渉之兆無餘俟建炎矣

總評曰熙豐之亂世多重責安石噫信用安石者誰也帝初以孔子目安石謂將一變至道也于是行青苗保甲法行募役市易法行保馬手實法行方田均輸法而傳法沙門護法善神又相與附會行之至于朘民膏血未已而復啟邊釁降渝州之獠建銅佛之堵平五溪之蠻貶然謂漢武功矣詎知种諤之捷一報而光嶺等砦已沒王韶之築（代係方平一昧頗異忽至）一上而河東七百里之地已割遵裕之兵旣潰于靈州徐禧之師復殲于西夏喪師敗績天下騷動而後臨朝震悼始悔用兵嗚呼是誰誤之也（盧溢爲神昧當頗明）安石巨奸也而帝誤以其說紛更釀亂韓絳呂惠卿安石之黨也而帝又誤以其言堅持不改何怪乎熙豐之治大壞而不可返也

吳次山曰帝願勵精求治一時朝廷俊彥蔚升偏任安石以致亂信哉基國家者不當佐庸之王也神天津杜鵑運數固貴爲之與

王安石新法

評曰安石覬帝將有爲動假古道以變法曰青苗曰僱役曰保甲保馬諸所變更一不度時不諶衆而驁然行之是法者進非法者黜奉法者顯沮法者貶舉朝中堅以爲是已拗甚矣（不有所擇臣其之後推行者誰歟志）乃一時傳法者護法者鷹犬而厮役者同聲附和以爲可行而富弼韓絳司馬光范純仁之徒又羣起而爭之兩相閧然于廷陛閧即帝亦昏素不辨者而諸君子之爭竟絀于衆小人之口彼其忠憤所發似過激也而安石之拗罪可逭哉

欲免弊忌。無踰由舊。即明君察相。創制立法。未有不蠹經殺酌而始定者。乃堅執已意而不顧。流毒蒼生。甲非盧杞王衍。今爲一人乎。縱使利及國家。猶諱言利。利而滋害。獨何心與。 道光識

新義

評曰、安石以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頒之學官、世競非之、割裂經傳、緣飾新義而同修撰者惠卿與其子雱也、此等人品、可使天下誦法者乎、君子不以人廢言、令所頒義誠關係與發經旨、即非其人亦君子所不廢者、乃其以穿鑿

相沿數百世可據而傳承矣

牽合者號曰時學、荒唐怪誕者號曰時文、而又上以是爲取士、旌下以是爲進身善、雖古與學造士者、固如是乎

新法雖民財與力共爲害淺新義壞士習與性其害深是又學術中罪人也已

屆我上曰宜尼云吾行在春秋志在孝經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安石一味執拗自是誠未曾窺見聖門宜其特横春秋也而猶欲以崇祀學宮不大誣與。

罷手實法

評曰手實之法抄及雞豚害滋甚矣荊公之行新法舉朝爭之不能得[illegible]以鄭緯一言而遽罷法自惠卿非出

按檢亦許田若干十分之一也

荊公也荊公恐惠卿叛己以緯言而罷其法是緯非忠謀特以希荊公指也荊公非與惠卿惡也事公而心私也不然而助役而市易害亦不減乎實他如吳居厚行鐵法蹇周輔行鹽法師閔行茶法其所宜罷者亦豈在乎實之後乎罷一而存五是猶因者斷手禁足而姑緩其一爲其能使之舒乎

温公論天下如居室非大壞不更造至使惠卿語塞介甫心事果光明磊落欲棄欲罷無不可者何必借助人言藉諫之士須肅詆供一旦失勢買己自售介甫何不蚤見及此乎 冠識

總評曰荊公之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又以道德經濟爲己

能以天下爲己任者

任其所更法非無一二可損益行者乃舉朝誵以爲異如

必欲集思廣益不至獨斷獨行

獨之見日深夫漢以封建啟釁新以井田取敗豈古法之

未良哉用非其時則古以之治而今以之亂者勢也荊公

古今反古通又隨宜

以古之道變今之俗無不可者顧一代成法稱地無存焉其更張既衆而其執拗又甚攻之愈衆而持之愈堅余故曰荊公之法非盡不善也荊公之拗而執以爲是者則天下後世之亂首也

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宰輔之地則不可予謂安石即使驗於循名無偏蔽之天乃猶引堯舜而帝迷目爲貫難之臣頭任不疑彼固無論伊尹旁安國亦保誣直陳曾弗覺寤此日蒼生應暴其禍哉 嘶雄一嘆識

呂誨

評曰獻可三居言職三見黜逐仁宗朝以貢緣論罷陳旭

英宗朝以濮議劾罷歐陽修神宗朝以神文辨罷安石蓋
鯁鯁以風節聞者而尤惓惓爲國矢心靡貳時致政矣而
猶以身疾輸朝政病革矣而猶以天下事屬君實是謇諤
（君實爲能不負所托○更見知人之明）
中差竭忠款而其鞠躬盡瘁之心有甚而後巳焉者三黜
而不以改節一死而不以二心若獻可者其幾矣彼拜官
者何人阿大禮附執政者何人聞獻可之風亦將汗顏矣

李贄長日獻可忠義大節隱然易見時猶切惓惓況平
時手疏奏邀讒事事出人意表老成人不可不惜辭宗
何不少味于楊翰之疏也

司馬光

論新法

評曰溫公與安石相水火安石用鷹犬輩冀司行青苗等
法公獨爭辨如仇敵然爭之不得退洛十年餘矣及起相
哲宗遽汲汲然請罷保甲罷方田罷青苗差役諸病民者
一朝而剗革殆盡乾坤旋轉而閭里懽呼洵哉功隆隆恒
（變火之言○尚當三復）
獄乎但急于罷法知救民而不知忤時似嫌于驟時熙豐
舊臣尚多在朝知去法而不知去人似嫌于疎卒之紹述
名起而追貶禍作亦其不虞之變意外之虞也巳

董雯若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溫公于新法安得不如
拯溺救焚乎儉巧小人交僻未竟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溫公亦無如之何也

上通鑑

評曰光與祖禹等纂修通鑑鑑起威烈迄五代他無論巳
（補益世道○人心不淺皆○何前從漢紀）
即秦商鞅漢桑孔其斧衮史筆皆可攷鏡者帝謂安石之
（之是○云）
創新法視變法之鞅何如韓呂之察及雞豚視算入秋毫
之桑孔何如秦變法而速亡漢武虛耗幾爲秦續皆覆轍
也令公久于政府聚十九年編次之精神于熙寧元豐間
其度越秦漢者不旣多乎而惜不究用使豊城之寶匣匿
于華扎間售所長史書上資治通鑑蓋嘉其成又慨其遇

云

通鑑一書萬世炳若日星綴無佛士陳瓘引神宗所製
序文榮聞朝士果能選其私睍詆毀之耶薛昂林自多
見其不知量也　金英徵

總評曰君實以誠篤爲四朝元輔時相而聲震窮陬名動
朔方卒而民罷衣以奠肖像以祀何入人若是公嘗以公
（疑疾學）
（中所以補盤于天下○事其欲然不足處臣○其勤於又亦處）
直敢言不如蘇范輩乃嘉祐中勸立皇子治平時定議濮
禮屹然爲中流之柱神宗任安石行新法獨愕愕抗論爲
羣咻之一傳哲宗聽章惇言紹述獨汲汲剗革爲十衆之
一暴其裨于國造于民與蘇范輩相伯仲者令久于政府

其黙澤宜何如而天不憖遺遽爲謝世詎非天乎吾于是深慨云

仁宗時君實已有章疏方貴用兵。符州推官崔鶠上書謂司馬光古名臣不能過。如章惇者天下謂之爲賊耳。公道何嘗不在人心。人臣務盡其所當爲。不患不見知于當時而榮流後世也。錄讀

趙抃

評曰清獻公平居嘗焚香告天携琴龍鶴蓋潔修士也知虔與蜀皆簡易多惠施煦煦爲鸞鳳吏知諫院參政事輙論新法詆安石嬌嬌爲豸虎臣洵哉世人表儀乎乃其平生所大悔恨者在倂安石一節夫法爲民病方且莫嗷嗷水火中而茲適瘳疾正旋轉一大機會也令承旨罷法使天下州郡在在虔蜀奚不可乎乃不奉詔于帝而倂指于相方抗顏而靜遽縮手而靡卒使安石起而持議如初執拘猶昨悔亦何及

冷面寒鐵亦〇情近矣

何拜絡日、新法之弊。清獻卽毅然決去之。亦不久。卽復者也。監門圖進而甘溺卽罷。雖甚憤懣者。猶當闢備乃聽聲小之琢道。而奉行如故。特在清獻。莫不宜爲委蛇姑待之言耳。

范鎮

評曰景仁並名君實時不敢軒輊者彼其論中嘗擬容宜制國用論濮議稱帝爲非論安石變法殘民其侃侃被灑與君實同言事者似激而彼獨渾厚持大體仁宗朝首決策建儲至章數十上命待百日其懇懇誠篤亦與君實同者其孰軒而孰輊乎然君實身任天下猶諄諄語朝廷事而景仁累疏辭職翛然遠引以去君實謂勇決不如洵然哉吾故于疏奏見公之直于勇退見公之高

如君等功難其心所不欲、者

君實力辭樞密〇帝則生平嘅見〇此人乃化自謂勇〇決

斷〇有以服其心哉

鍾小天日宋朝范氏何多君子也。純仁祖禹其議論叔簡與景仁不相上下。獨景仁口不言人過者而朝廷事知無不言。圭角不露乃善全其韭璋也。

鄭俠

評曰鄭監門起劇科受知政府而意實相背方新法病民旱魃爲災流離載道則繪圖以獻忠佞混淆黜陟倒寘則分軸以進纍臺垣抗疏忠良鉗吻所不能挽什一于千百者一朝而宸衷夢覺靈澍天回老奸去位而萌黎懽動監門一圖轉移廷臣千萬言爲多似轉泰一機會重爲世運慶者奈之何安石雖去而惠卿猶在舊章纔革而新法復行覗狀于圖列于軸者猶昨也是可慨也

撻發局顯

李覽之〇深登弘傳〇民尽流離汝〇而繪饑民家〇陳東乎

曾家令日監門忠直有餘而巧思更足濟之。香繪圖無以撕頓遑之景狀。不列軸無以悉權奸之情態。無惜以神宗之英明而猶不免于流竄。正人踔踔難合豈不信哉。

鮮于侁

許曰子駿柵一路禍星夫青苗之法驗于構索病民滋甚

公曰何州百但何當謝得此異矣

而彼獨崇寬政不顧取者不强予是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誠如蘇長公所云三難者乃吾謂其難蓋不止此初知安不之必亂天下其先見爲難蘇軾詣獄道揚往見頤以忠義分讒則難士皆以新義干進而獨刻意古經術爲范鎭孫甫所推許則又難元祐廷臣如子駿者有幾而顧使滯足京東甫拜諫議遽引疾求去使禍星僅降一路惜也

何拜錦曰新法之行郡縣吏俱如子駿安石自然敗與矣可見人臣有膽量有骨氣則天下自受其福無奈權臣柄政爪牙傷夫布滿朝廷用是凋弊之匪不棠幾槩者可勝歎哉

哲宗

罷新法

許曰元祐初宜仁號女中堯舜而其聽政也罷一切新法復祖宗舊章黜逐章蔡鄧呂諸奸于外而登用司馬蘇范諸賢于朝君子當陽而小人屏跡苛法頓弛而寬仁單布宇內熙然如寒谷再春槁株復榮衛嶽盛矣乃君子尤有遺議焉夫新法病民而亦有一二可行者乃矯枉之過罷

法未共未詳不用以溫公之賢而無得于此

青苗均輸而保甲省兵費亦能罷保馬戶馬而蔡晉利差役吳蜀利雇役亦能罷新經字說而經義崇正學亦罷其何以塞奸邪之口郎悖卞雖逐而趙瞻在密院許將在政府楊畏來之邵在言路皆熙豐邪黨也盡去法而不盡去人卒之宣仁上賓而悖卞之徒亟掌起矣紹述之說繼踵進矣嗚呼謀誅節甫者竟假手節甫之手而五王臣復絡為三思所屠皆其處之疏乎元祐諸公之禍亦何以異是

此章惇擲由存惇心未化何不瑕盡之防

陳柳津曰宣仁臨沒時如帝必親章奸歲傷百格臣亦遺傾頸然何不能預為之圖所謂雖有慈親難庇昏庸之子也呂大防無知人之明進用楊畏無異開門揖盜然當欲誅發黨人許將指本朝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誅戮大臣所全不小當于宰王宅特表出之

禁黨人

許曰元祐諸君子一日布滿嶺海朽骨埋荒而子孫錮獄視漢黨錮尤慘焉此豈盡惇卞之罪哉程頤蘇軾皆賢君子也而各樹黨相攻擊至以君子而攻君子彼小人者其不藉爲口實乎惠卿章惇之竄即以邪說搖在位猶觀望未進也乃大臣畏之而遽修憾于其黨于是大防引楊畏助己畏引章惇爲相而惇又引蔡京來之邵輩居要地株連蔓引流毒肆螫小人陷君子不遠竄不黨之叛不已而諸君子于小人之賊不曰宜從寬厚則曰錄人之過不宜

二賢誤立門戶國宋義幾禍郎起殘在于是衍

太深鬭惡未盡反遺後害是黨人之禍又以寬大和緩釀之也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噫是誰咎也

平覓此公平心

何行可曰黨之釀禍最烈漢唐其明鑒也何號爲君子者僅以歌哭當藏之頃甑釀成水火戈矛致使宵小乘隙流毒國家春秋責備賢者不得不歸獄于諸君子也

總評曰元祐初簾帷聽政則申溫相而天下稱公程蘇振而天下推明章蔡斥而天下服斷新法罷而天下歸仁士彈冠于朝民鼓腹于野此寓域何等時也及紹聖時哲宗親政則蔡卞爲翰林復改實錄張商英爲諫官復寘條例司曾布用事復行新法章惇再相復斥正人至以紹述反前政陽見居奉類此又寓域何等時也太后女流尚稱堯舜而哲宗丈夫顧近幽厲慨夫

安可不愼 人才關於世運如此用舍

從來僉壬羣類安能盡容堯舜之世尚有共兜惜諸君子悔蔡和衷耳可自相攻擊乎雲霧不辨天入與見天因預示之鑒矣　道岸識

蘇軾

託諷

評曰古放逐之臣類以詩歌寫其無聊然亦含蓄蘊藉未有怨號憤刺如訴隣罵虜然者長公以强半在城輒放錢以讀書無術刺課吏以斥鹵桑田刺水利以閣部怱咊刺鹽禁雖吐茹胸中以炫所長而詎知翠以羽斃璞以玉剖獨不見屈平之沉也以令楊惲之誅也以歌禰衡之殺也以嘲楊雄之災也以玄馬遷之腐也以史皆以才階厲者乎許才如公而知畏于口不知畏于文其藩示貶謫亦幸焉爾長公之爲才累也如此

曾太后于建中調停以制科得子瞻兄弟爲將人不免不言不稱不知不議不虞不當如何如此

屈我上日正人文累口舌居多見客無道固必有取于默也斷法之行草蘆盈庭論執如故可得之諷詠間乎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帝謂軾終是愛君詩詞亦有以幸而售者然明哲君子終不以徼易此

總評曰文忠以文章登上第擢詞科入典晉命出典方州

宣仁召用數月三遷至撤金蓮歸院其見知久截龍深者而竟投蹤炎荒滯跡羈旅卒莫之用亦何以故彼者論以賈長沙不善用才其初以三言中帝當旨其繼諷召內侍諫復差役謗傷忠貞無負于才者獨以新法託之諷詠以安石蔡之紛鬪至于指斥程頤之過而激成元祐之黨是不善用才有甚于賈生者莫邪之利終虞缺折公亦莫邪乎其不聽仲游屢戒其賦詩坐此病

振緒鉄鍔自許寓單

眉山生三蘇艸木盡皆枯天生是人固非無謂當日朝廷知其才而不究其用徒使屢謫北鄙之朱三斬西湖之長隄與清風浩氣壁落天地可勝惜夫

道岸識

蘇轍

評曰子由父兄皆錚錚以文章翱翔當代彼其立朝謇諤風節骨鯁殆相伯仲方神宗著蔡安石則諫行青苗均輸則諫大臣以調停引用舊黨則又諫他如兩河之議既與溫潞與同西夏之謀又與劉呂不合君子不黨于轍見之獨惟其不輕事于事先而爭事于事後即詳檢文字時不抗疏辭職退而謳其非是是何異受鴆于人而復悔其毒者乎人謂其名雖簡靜實則險躁似或有然

何舜遠曰甚矣知子莫若父也。老泉名二子時。道要軾不外飾而決轍之得免。轍英邁之氣闊略之風固不逮兄。寡言鮮欲。則過之矣。

呂公著

評曰正獻公父子平章後先輝映而又總領三樞院之職蒙建節啟屏之榮亦寵遇異常者彼其以濮議請還呂誨以新法諫用悲卿協衷溫公盡變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其勲望何宏偉也時廷評者惟安石新法是攻無及學術 而彼首揭人主修德之要取士者惟安石經義是尚無及正傳者而彼嚴革釋老之學與汪都相尊孔氏黜百家相類是學術之純有出于勲望之外者即更張 禍不終溫公所託吾何辭焉

宋朝以三公評章軍國者四人。公父子居其二。其二則王旦文彥博耳。公忠誠淳厚無論遠過其父。王尚有藏同天書之失。文尚有希附貴妃之毒。公更超超無餘議矣。 道立識

李贄長曰呂氏自蒙正屢顯休而一門累受崇顯。然功名皆卓然能自表見。不止易簡登床為榮也。

文彥博

評曰潞公入相皆上特簡而子方劾其以金綺通官掖進執政發其隱以暴揚于庭譬宜何如者人謂其去國不生還矣乃公再相復爲推轂起知諫院彼面刺吾過以辨擊于朝吾録用其直以引拔于位懺釋嫌而胸忘芥蒂是其心則公與邢粲舉辭孤薦何異曹參者同心其度則弘與師德容仁傑王旦容寇準者同度噫微子方之直不能攻潞公之過微潞公之度不能容子方之直賢人君子之相待以有成也如此哉

何拜錦曰錦繡一事與王安石輩論。雅其跡不無涉于迎合。獨其引用子方。氷釋織芥。其遇與日月並明。超越千古矣。彼小人者直言什巳極力排擠而後快。殆自虎其心人耳。君子何視哉。

總評曰潞公以宿德元老將相四朝中外倚重者五十年一拜相而百官郊迎一去位而遺詩祖道其寵遇何殷殷乎吾謂公經略不逮韓范輔相亦少讓申溫者特端疑有

拜相而欲怨粥入其黨復自是非之

偉望唐介之寫不修猶然有師德推仁傑之度英宗之立不自爲功有兩吉不敘舊之厚雖家宸眷而退然知止屢相而屢求去有兩疏出關晉公游綠野之高此其取重于時與彼謂以燈籠錦規相位者將風聞之誤未可以是輕貶喙云

蔡侯宣曰人臣自信已過通復何有自不矜功功極不仆潞公所以見重當時也洛下耆英之會齒德俱尊蓋度量淵弘眷天必不斯其時社云

唐介

評曰子方以孤忠自許蓋直臣云初劾飛佐以閼寺蒙寵幸爲宣徽使又劾潞公以金綺通宮掖進挑政府摘發天子之隱情而挾宰相之陰過于是潞公罷相而子方謫遠人謂其去國輕而爲名重詎不然哉獨是潞公釋憾復引爲相宜大有裨益焉者又數爭新法不得意憤懣以卒能

宰相須用而君不用將君用而

吾不絕新法心事大事如此

以一言能潞公相不能以數言回安石意則非其直有不同神宗之偏任不若仁者之聽納而安石之執拗又不逮潞公之長厚故也

何弁都曰范今竊李師中詩子方不爲霖有生氣哉然子方初無意微求也憂憤猶爭直發背死殆直以身殉國矣朱雲温璉後不數見也仁宗愈其道叔有古直臣名命中使曲護則何如覺乎英州之謫爲得欲知其直

而不免于貶知夫不知其直者乎

范純仁

評曰忠宣憂國愛君刻意名節初以安石變法進尚書解已出知州郡沮行新法擧以直忤時不以法病民至于司馬更法太驟則欲務漸而緩行力推相繼被斥則欲從寬

文星父子蓋欲大業如湖金禎呈不廢鎬

厚而弗昔刻蓋鑒于去法而又恕于待人譽爵內寓忠厚外行儼然文正風度也令熙寧用其賢必不至紛更之盡元祐行其說又何起紹聖之禍乎卒爲衰替餘年伶仃萬里卸問疾賜劑邪示寵優而竟不復一瞻闕闕可慨也夫

堯夫一生忠恕未嘗聲色加人此其學問淵源大有本領翁潮故推爲佛地中人也至于公家義知無不言未嘗稍爭府華緘默自全雖相位虛奕至令人至求識其面亦希觀矣世濟忠直蘊然其門宿竹之譽殆有群色

金英識

鄒浩

評曰鄒正言爲時直臣不屑屑以細瑣瀆宸聽而獨于章惇之相劾其慢上不忠劉妃之后論其爭龍雖立言雖不行而其孤忠勁節凛凛秋霜視嚴默官京師者相去萬矣

忠義俛由性生又自欲風氣輸之益但守天地間完人

初正言毋勉以忠友責以言今茲一諫砥礪成名克光慈訓無負良朋嶺海之外不嬴然自得哉吾故以正言者蓋

胡陽孤鳳云

曾射飲曰今夫蒼舌衆嘩五日不行仍不彰者豈少哉平居崇尚氣節臨事靡然喪之士所當爲不止此何其規規無已也玉山主客之辯議意完爲不知幾雖近于過卯亦以見此時朝野多正人云孟后複廢幸見此術吉凶得失固未可逆料也

徽宗

任蔡京

評曰京當元祐時纔悖爲相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而又使其子攸日以花石優戲淫蠱主上帝獨寵異有加封妾媵宦子孫及于廝養無不綰組列爵甚之宸極至尊輕車幸

京欲父子使又各立門戶若使獻媚與小人之光 者攸乃帝爲歡

第而子婦稚兒牽留上壽嫖狎極矣是時安民方移陳瓘等鏡論劾者一不之聽屢詔致仕屢詔領三省竄逐善類惟恐彤響之不幽變朕小人乃至于此投骨過荒咎將誰歸

是自古稱也

何拜鎔曰小人潤亂朝綱誤國固有餘矣果得全身免害否乎京攸父子勞瘁非不熾赫也儋州窮髮客死異地元符蓋被當時正言讜論誠無能回帝之聽聰已耳中有黑子而自方使親信之門而寵眷不替下愚固難移也

禁學術

評曰督否顛倒而好惡混淆未有甚于此時者蔡確配哲廟安石配孔廟尊禮奸黨佞疾善類不賜進士則賜爵方士不許王清官則幸上清官天子坐側嘲謔雜投元祐正學屏斥殆盡朝廷黯黯艸野慘惶欲獨敵騎長驅狂蕃成犁天日爲昏墻隳之禍彼蒼何尤

此時或何○惑進剝

於○安得不在廟○爲

寶禁雖嚴直道何嘗不在人心安民弗肯鐫名諸君子不爲黜辯群兵方士林靈素工爲妖幻勸帝首元祐黨碑謂皆天上星宿歟陽子云彼獲人之致加乃信縉而輸賜信哉　證識

總評曰帝之倖于敵也陳東歸罪六賊信任六賊者誰乎其初用賢去奸帝心未甚蠹蔽也自蔡京一相而主德日昏娛意于花石蔵志于方術專信道教逞欲聚斂甚而王

崩朝何嘗○無人但所信者皆鄙○門投盜者耳

甫童貫開邊啟釁至于棄兄弟之國交虎狼之金決瀉招盜身且俘囚昔爲敵主于中土今爲昏德公于沙漠是將誰咎哉視漢桓靈更可憐憫矣

何拜鎔曰帝一昧昏庸吾復何責陳正言牽衣落籍留之以旌直臣豈帝不能納諫好春乎奈何以巴陵臥之禍爲蔡奸窮兇之報也祚自妖氣天變洵可畏哉

陳瓘

評曰瓘忠亮有守議論持平游酢謂方今濟世人也動爲時擯逐竄而不挫夫豐州隨風皆靡老檜凌霜獨秀紹聖間士類竄嶺海者往往一跌遂萎瓘初爲章惇引用疏列

权幸所疾于○帝徵之

其惡竟以山陵使歸擧而去至于蔡京被摘腹心而發露其情慝伊子正叢又告京以握東宮併逮而被冥禍何酷（與陳瑩中書叔子以論者而敗何如）也投書以決去就已觸曾布之怒而又以尊堯集爲石慽所窘幾不免于箠楚之戮矯厲風節始終不渝者舍瓘何可多得乎

郭咸六曰觀于陳瓘父子而知宋朝紀漢不止劉將之也山河將流將在此時兆特點發矣果後點者耳其又何能爲哉

欽宗

評曰金人南下帝與后妃諸王遂如青城將爲唐玄鶴乎

抑胥懷豁乎時京師完固猶足以守勤王兵集城下猶足以戰而李种老將智謀忠勇又可倚仗爲屏翰者令大軍扼卒馳以當其前奇兵伏邪相以截其後而又左青齊右襄陵更迭相攻則雖嬖自有不能支其何有于斡離不乎

李若水忠義士也而亦功帝出金一出當不歸耳

知不出此顧倫倫焉風鶴驚魂惟講和是謀卒之金帑不已而割地而進質曾未得一夕安寢起視境上已揮戈南矣君臣蒼黃自投虎窟悲夫

陳湘啟曰圖事論臣雖曰天意豈弟人事乎當時康未須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世無奈冥圖之好棄主予盱吕好問陳守禦之策何異藏刺棘之兆舉與如充耳也欲不致胥及溺得乎

种師道

評曰師道爲山西世將金人所畏憚者當年京城被圍帥師入援敵輒稍却有隱然虎豹之勢令偕同李綱勸兵禦敵雖張家敢賊進不得城退無所掠能以孤軍深入而善其歸乎而帝狃于和議推以爲老而難用（許翰指陳歷）呂尚鷹揚于孟津王翦破敵于襄鄴（張令以令投水何）充國取捷于金城馬援樹績于蠻域長于帥師獨不聞乎指棄于城辱身喪國徒令忠臣扼腕志士枕戈云

何拜錦曰勁敵在前雖悲我摩佳戰環顧而莫可如何斯束手待斃耶身輕矢石勇氣百倍乃願辭其兵柄銷

鋒欲鏖戰涉漢永鎮雖邢彥甫偕觀人寬嘴之履其亦自贈伊感也夫

後學　何如敬拜錦父重論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敬述

道岸侯京父仝校

史評卷之十

聚潤　谷霖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illegible]

宋

高宗

棄汴

評曰汴為京師重地即勢迫于敵所宜死守者如宗澤方恢復京洛捍禦滑臺敵勢亦稍阻矣丁進數十萬衆及楊進兵三十萬皆願守城效死力士氣亦稍振矣誠乗此下

詔趣駕以北猶庶幾其還二聖復中原者乃願以汪黄之言惴惴焉風鶴驚疑覺如揚州輿退而南無進而北一舉足而江淮以北無復宋有矣不為唐肅之靈武而甘為晉元之江左其去北狩帝特一間爾人謂如揚州者南北之界吾謂其退而明州退而航海皆此兆云

何非銘丹高宗之幸揚州觀乎夫之懇東西屏甫董建都稱大衆矣即不能卑駕返汴如李綱所云關中其上也即非關中或于襄鄧要害之地覽形勝而後還汴是或一策也而顧如揚州耶乃知紹聖業章呂卿治亂之界是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成存失衰隊脈存亡之界而其寔皆起于奸臣誠不可不戒也

王和

評曰世以和議罪檜吾謂十二金牌詔飛者誰乎初飛以五百騎破數十萬衆亦中興一大機也乃帝日退縮避敵惟以和議紓旦夕之急于是檜自金還則日和王倫自金還則亦日和朝進一言以乞盟暮投一說以通使而帝且堅持其說議和者進請戰者黜是檜者榮非檜者辱甚至罷賢相以謝敵殺大將以狹敵稍一夕安寢而起視境上已咆哮而南矣最所復中原故郡已淪盜淵矣以和求安而適以和致敗帝誠愚也哉

余聞之薛氏云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驕目之數已覺折衆既而復敗于郾城又敗于朱仙鎮雖垂涎有添

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爲也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之兵併力相應則取中原如拾芥耳奈何以高宗之庸暗秦檜之奸險而主盛和議乎其失策甚矣　道宗識

總評曰靖康之禍類晉永嘉高宗不能恢復舊業與元帝均也而其才劣猶甚永嘉末聰勒分據幽并襄豫之地土地甲兵已非宋比而卒之力抗強兵不能為晉患今關中未陷全蜀無虞河北失四州河東失六郡國勢猶未弱也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將宗澤張所輩可任方面人才猶足恃也王善楊進丁進各擁衆亦數十萬兵力猶可用也乃帝一意退縮至于稱臣納貢以求苟安者豈氣

奔于敵哉夫句踐以范蠡沼吳耶王以樂毅報齊皆專任人也晉元雖才略不足而猶推心王導不爲小人所間高

並晉與導頗須者也上據上流者

宗諸臣非無導比乃李綱相而汪黃沮之張浚相而朱勝非排之趙鼎相而秦檜又擠之彼其能般布也哉余故曰宋南渡如晉而卒不能如晉元者則帝之闇于任人也

泰友宣門帝之不能復中原二聖皆以躬起諸服師失中原猶恐淪于此天下之半則其志已虛蔡勢已泣致馬如臨如湯如冰倫臨馬欲保其首領則其氣已奮猶制之變臨易三將而奪之兵而又輕于廢魏易于傷孫則其中又疑如是而欲復中原報仇雪恥必不可得矣故謂南渡以後宋業中斬信然

宗澤

留守

評曰二帝北轅六軍喪氣全軀保妻子之臣相與尾從而南視舊邦如委棄然而澤以李綱所屬爲之留守宗廟陵寢以我倚重四方萬姓以我繫望責云重矣而澤厲志循城秉忠繕具根本完固而又躬冒矢石間出鋭以抗強敵于是金人不敢南下而鐘簴不移此其功蓋不在郭子儀李令公下也至于敵勢稍挫日請帝還京城疏奏懇懇藹然動人籍令旋軫如唐代德則伯紀所云據中原而有東

留宗基業不復頻借重於而于什

南者不在指顧間乎而卒沮于汪黃忠憤蘊瀝至累二十

餘疏而不報其賁志以歿而抱恨九泉亦天也乎

吳殷人也日耐藏大抵如是

何行可曰宗澤之失計在勸高宗之南流而不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不過苟延旦夕斬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能乎哉

總評曰宗汝霖英槪忠烈之欸靡然名齊李綱者其始一倡河北而義旅雲集一指降巨盜而王善張遇等悉服效死力無足異者獨是時以单身嬰孤城而兩河雄固豈康王使余不致蹈蕭王覆轍渡河屢捷而又抗疏止割地之議東南猶藉以安梳其雄才偉略迥邁倫輩彼其志詎不

窮致舉城聽止之乾以決奸邪漢

欲復中原還二聖乎乃天不祚宋汪黃當路動爲掣抑能

拒咆哮之敵于境上而不能驅鬼蜮之奸于君側卒之病

因之心已激烈言之兵爭置若罔聞何

呼渡河抱憤以卒師未報捷身先告殞亦天也乎

姚若愚曰宗汝霖丁時不造功不遂志竟抱憤以歿千載而下莫不以孔明之節予之余亦日垂沒之際連呼過河此與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一也惜乎南宋之不能有其人也

李綱

議和戰

評曰初議和綱即請行如真卿于希烈遐之于庭湊似可解圍而能兵已議戰綱欲于半渡而襲擊如淮陰擊龍且雲長淹于禁似可破敵而殺將帝皆不從似失衆者乃吾

謂金未過河猶可說服河一渡而勢已熾矣以綱直節而

乃惜忠定之失心久矣

往祇以遇害何裨于事乎金初笑南人無倚乘此進擊亦蔑不濟已長驅薄都下銳氣盛矣吾半渡掩擊或返戈內

古人圖有盟之氣始而生者恐未可以敵

禦則奈之何是皆倖圖非萬全者特其事不多算而奮不

倖勝公

顧身其壯懷激烈有超邁人羣者云

胡旹曰使金雖率也而伯紀請行以探虎穴及金之退也又請半渡擊以挫敵鋒不亦壯哉然不請行于金未渡之先而請行于金深入之後不請擊于渡河入汴之初而請擊于渡河去汴之時未可謂萬全策也豈其忠有餘而智不足歟

經兩河

評曰河東汴之股肱也河北汴之肩背也總皆京師屏蔽耳建炎初雖失真太原等數郡餘尚爲朝廷有者誠扐兵固守則自河及淮庶其不席卷于金乎乃綱入相請于兩

其智撥亂唯

河各置司使相犄角而又舉張所傅亮有才望者爲使俾

其皆足以當之綱豈自培其心耳無以盡郡實而樞哉

驗其之所其可知何也

相擊應此經理雖略誠恢復一大計也乃汪黃排之張浚又論之府坐未溫役稈隨至于是綱求去矣三議龍而兩河亦子亦相繼淪沒矣是罷綱者失兩河失中原之漸也天下安危繫公去就而彼昏罔知悲夫

何行可曰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而守兩河則河南以及淮甸可保不然退而淮退而江又遷而[illegible]遁不席卷

于金不已也奈何規畫既當而爲宵小排擠邪豈非天乎

總評曰李忠定才略雄偉而忠誠義氣卽罹鋒鏑而不懾解忌諱而不顧靖康以來之相鮮與儷焉夫宰相係國理亂相匪人則措置乖而僉壬進相得人則規畫當而簡拔精靖康之變中原喪地而宗社失主朝綱已日非矣忠定

大之無意南宋耶朝爲乎生此忠定謂天之未意南宋

之相也以英哲勉帝而身任修攘之責一時疏略如議和

邪說爲千祖奸邪

守罪僭逆誅定都皆中時膏肓其他募兵收馬分布要害而又遣張所撫河北王燮經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而南葺樊鄧且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紫陽氏謂綱

入來方成朝廷誠然我乃主相非人動以直忤羣相日和吾獨日戰羣相日退而南吾獨日進而北嗚呼以欽宗之愚高宗之闇而又加以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之奸寧能以危言激論廻其聽乎無怪其顛躓之屢而求去之亟也然綱雖屢斥而忠誠愈篤譬若赤子之于慈母卽怒訶而猶噭噭焉牽裾以從偉哉中興名臣舍公吾誰與歸

何拜舒曰忠定公知有君父之安危而已身家禍患何惟焉故傾瀝丸衷而愛國憂君之念愈殷其忠義節烈豈非當代之大賢哉至其文章歌詠特其餘緒耳

岳飛

班師

評曰武穆之奉詔而班師也或謂將在軍君命不受則宜于矯制而進兵或謂君命召行不俟駕則宜于棄功而奔命噫進兵可也如進詔而蹈不臣之罪何旋師可也如隳命而隳十年之績何乃君子權之日偁介子馮奉世兩人皆矯制破敵而漢庭之上言功不言矯謂迹矯而心靡他也武穆所故而承寢闕之命手受旌忠之旗者今命矣倏而詔旗矣倏而十二金牌此非陛旨也皆檜謀也于是上表朝廷移檄中外曰賊臣檜賣國忌功害能臣飛義不與 卽以得武穆不能今其表查于上開乎武穆非旨亦闇

俱生敵未滅還闕無期今伏天威所在震懾燕雲唾手且 家而昧权史者明妙真可挽回明嗔東身記武面已 暮且下臣飛未敢奉詔如此或冀一可以寤帝而據檜可以復中原矣奏凱之日束身歸命頓顙伏辜不亦可乎夫矯亦死不矯亦死矯而死死忠不矯而死死冤兩而衡之 徒東求敗非可胡斯不茂斯而旅不卽破矣之永何 孰重而孰輕乎不是之策而竟殞于莫須有之獄冤哉冤哉古有過于忠忠而過者余于武穆亦云

鄂侯報國之忠炳如日星雖愚夫婦猶或見之猶假公之未知權耶嗟乎有宋宮闕及爐而武穆尊安一座至捶不毀豈非忠烈者食報自厚乎 道士叢

總評曰忠良見殺于權奸者多而武穆之殺獨冤千載遺

恨夫武穆起行伍爲大將其忠義耿耿日以滅讐國復中原爲念當是時身歷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而偃城朱仙鎭之捷已足以奪敵之氣其唾手燕雲旦且暮也顧一日而奉詔班師棄遠道慟哭之父老以予敵摯十年辛苦所復之州縣以聽于金此何爲也今日詔飛罷兵之帝 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立 已非前日命飛進兵之帝矣帝與檜主和而武穆欲主戰 以外尚書生圖早已見及之 極和議其言豈相入乎檜心既與金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不寘之死不已卽帝亦恐于棄中原恐于殺武穆矣嗚呼冤哉議者曰檜忌用兵而武穆連奏捷既以速班師

之詔歸請終喪尋奉朝請是也而復將兵援濠復受命如 一月未承享恐畢 楚閱軍又以深搴奸之忌卒與伍員屈平同遊地下嗚呼 國事于賊外 冤哉忠憤激烈知國家之急而不知身其不令終亦天也

陳柳津曰武穆無客輕議也料敵制勝神明天授豈肯于匡匡進退之節者哉金牌一下敵志愈堅而軍心不固矣寧奉詔而班師毋違詔而貽累是則武穆之心也山河未改而朝野悲奔長嘶北闕丹青爲武穆寫照

韓世忠

評曰蘄王勇略與武穆齊名世多壯之君子曰勇略非難忠義爲難而知幾遠遯爲福而令終者爲尤難王初以致勇應募蓋武夫也苗劉之逆魏公稱手而王獨挺刀以犯

其鋒。帝免于高貴鄉公之禍。皆王力也。已而京口之役。兀朮退遁。靳陽之役。劉忠挫衂。即大儀之捷。尤快人心。論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金之未遽馳而南者。亦皆王力也。勇略功伐。豈在鄂侯下乎。未也。王初赴難。誓不與賊共天。及檜主和議。力詆其非。一揖之外。未嘗與談。至于身經百戰。毒矢入骨。箭瘢如刻畫。然其忠義耿耿何如也。又未也。鄂

王忠○若非甘心檜謀而衡金帥○以兵柄親解事無○可爲耳

侯之忠。父子胥殘于鍛鍊之獄。而王獨以檜用事。抗疏乞

○倘以爲鄭○之韜晦之計之○死而畏禍也何也王○常抗疏

淡檜○則爲其所不恤也○

罷。遊湖自樂。翛然縝徽之外。而其部曲俱秉節旄。子孫皆登顯秩。庶幾乎留侯之智。汾陽之福也者。其知幾而篤祜

史評　卷之十　九

者。又何如也。余故重王之義。尤仰王之高。而勇略次之。

何聲遠曰。議者謂蘄王武功不下鄂侯。而知幾遠過殆似過之。余則謂鄂侯之不得其死。蘄王之得攷厥終。雖有殊致。然其忠君報國之心。兩人如一轍也。秋銖成敗。將安足以定之。

劉錡

評曰。劉武穆故太平邊帥。子以羣伎為樂者。更慷慨沉毅。有儒將風。而尤多神機武略。當是時。順昌之役。兀朮挫衄

名將造、毋○操全局

而將嚇敗○勢寧無犯○城

至祖顧錡傍驚見旗幟。誠無異于秦兵之能艸木。駭風鶴也者。豈不為王師一大快哉。時金人氣奪。議捐燕以南以畀朝廷。第令乘銳長驅。分路追擊。恢復中原。亦指顧間也。

而權檜主和。遽詔班師。力殄于數年。而功墮于一旦。無亦自失其機乎。至于淮西之役。進退皆出張俊。乃後希檜指以劉汜之敗。而歸責錡戰之不力。于是益不相下。而荊南之命下矣。兵柄解。而宋之事去矣。方兀朮之過淮也。諸將

千載而下史也負○長嘆

欲全軍以歸。錡曰。吾軍一動。使淮浙震驚。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噫。其忠義何如。而卒為人媒孽。使大功不就。憤懣以歿。乎。豈天之不欲祚宋耶。

吳縣公曰。劉武穆憤懣在一時。而神明在百世。邈邇受命。如譬不下漢壽亭侯也。顧昌旗幟。為祚固無算者哉。杜少陵弔孔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愚敢借此以弔武穆焉。

史評　卷之十　十

張俊

評曰。太師俊與韓岳輩並號名將。其始金人圍汴。勤兵勤王。苗劉造孽。併力破敵。其他或身先督戰。或合兵進討。其所破降。功相埒者。獨韓岳輩忠憤𢹂面。義氣滿中。胥直誠權奸。力扶善類。而俊多豕心。濠壽之役。論岳飛不相援。劉

戰功雖有可稱就竊○南宋罪人

錡不力戰。知朝欲罷師。遂納所部兵。贊成檜主和之議。組織飛莫須有之獄。其心行傾險。豈與韓岳輩同哉。帝于諸將。眷俊獨厚。而督勑亦多。夫亦洞見其隱者歟。即功多奚取焉。

俟自淮西入見帝。敘其譲鄂子儀傳召入禁中。戒其毋爭利。毋與木土。則其爲人可知矣。附權奸而忌君子。寧得與岳飛同功哉。金英識

趙鼎

釋疑

評曰。大臣不以小嫌介意而貴協衷。方召未能也。猶不能交讙。如平勃乎。先國家而後憾。如廉藺寇賈乎。鼎初與浚相得甚懽也。乃爲呂祉所間。鼎以其誇而抑浚。浚以其言而侵鼎。遂相嫌隙。當是時。浚握兵而外。鼎專政而内。遠臣豈能勝近臣哉。然兩公者不然。鼎欲浚展盡底蘊。曰浚當

慕俟○鼎之度遠○勝丁謂

留。臣當去其謀爲國而非以己故也。浚亦爲國謀。卽見抑于鼎而亦不鼎憾。他日罷相而力薦鼎。浚之量也。又賴鼎力爭而免。是皆知協恭而不知有私憾者。可謂大臣之度矣。嗚呼。二人同心而卒于不振。則帝之任之者不克終也乎。

咎責于○帝自是平論

鼎浚爲相。政事人才。條置座右。次第行之。時號小元祐。焉而又化狹中以爲大度。去福志以爲和衷。同寅協恭。庶幾哉五臣佐虞。十亂輔周之心也。丹奈騷亮未除。廉來得志。恢復中原。從成畫餅。惜哉。冠識

總評曰。鼎于高宗爲賢相。稱荐蓋丹心未泯。九死不移。其秉義也。堅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其植節也。固諫罷安石配享。抱尊程氏。眞傳其樹幟也。正不禮秦檜。又劾內侍關戶部。官其疾惡也。嚴國步艱難。而內足國用。外籌軍旅。其經理也。周再贊親征。皆能決勝。鎭撫建康。迴鑾無虞。其立功也。大謂爲中興名臣一人。諒哉。獨奈何動爲時忌。排于勝非。排于魏公。又排于秦檜。除命甫下。而辯疏已行矣。然勝非猶曰害其能爾。浚雖不協。猶以公議相推轂也。乃檜獨甘心于鼎。吉陽之徙。竟迫脅以至于死。噫。何其遇之坎坎也。或嘗鼎嘗受邦昌僞命。及乾沒督府錢事。噫。此亦檜擬捨以誣鼎者。

之玷雖有白璧之瑕

謂倔強如此。老而有是乎。尚論者宜自其心

矣。

鼎表上日鼎有詩文奏疏二百篇行世。號得全集。乃卒不得其全。而鼎志以没。不深可惜哉。歐陽子詩云。谷嗟理玉樹。蒿志永沈亡。若趙鼎者。洵足前已。

張浚

評曰。魏公威望震敵。而英略邁倫。蓋卓然人豪也。顧迹其所爲。大都不滿人意者多。當是時。三將而三致敗。續敗于富平。敗于淮西。敗于符離。空言弗効。而壯志靡就。此其故何也。議者謂上之撓于高孝之闇弱。而下之又齟齬于史浩秦檜湯思退之奸邪。坐是不能立功以報天子。君子曰。

不然大臣擁重兵以拒強敵正宜折節下士虛懷受善以戮力王室可也乃意忌而稱秧富平之役（以殺曲端[illegible]及）忌李綱不用又在吳玠之議而輕戰以速禍是誰咎也淮西之役岳飛謂酈瓊王德之不協是也戒其言而不使爲都統以至于叛是誰咎也符離之役宏淵顯忠之不相能又若酈瓊王德之不相下也而不能禁以至于潰則又誰咎也嗚呼以浚論公固多可嘗獨區區恢復一念有足諒爾公起疎遠當艱危之任往往屬兵北向誓不與金俱存至終其身不主和議每論大計必欲還二聖復中原于是敵人伺其用舍（帝每遣人覘浚[illegible]）

（伶曰中卻何此思自不可負）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蓋亦中興偉人也李綱曰有狗國之心而措置失宜誠然

李騤長曰帝倚魏公爲長城噫長城豈易言哉檀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李勣唐太宗之長城也道濟無可議李勣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手握重兵屢有富平酈瓊符離之敗及致其心陷李綱忌岳飛使二子掣肘不能匡扶宋高是誠有愧于長城之寄也史言量淺不能下士識闇不能知人非虛也後世都以其子南軒而嘉錄之亦足憾已

洪皓

許曰使臣之入沙漠而抗節不撓矢心靡貳者指不多下漢子卿宋光弼兩人而已子卿持牧羝之節屬嚙雪之志于荒烟絶徼之域者十九年其耿耿義氣有足以傲冰霜貫日月也乃光弼性慷慨尚奇節建炎紹興中諸使金者如探虎口未有完節以歸者光弼留北中十五年時同事十三人而生還者惟光弼一人共守義不屈聲聞天下者亦惟光弼一人當爲畢卿命時所在盜視間關百端羈留下大原道臨于雲中而又流遞于冷山屢瀕于死而不挫（沙漠小役淪國忠臣[illegible]其死）（此時賊密何如）甚之遭悟室之很戾而猶援景德載書以評其志不忘君視子卿何殊焉皓故稱洪佛子初嘗司隸秀州自郡守留浙東米以賑饑至願以一身易萬人命是亦矯制發粟者

流也而竟以忤檜謫英州噫張和公金人所憚而不之用錢塘斬驛而官嗣額極土木之華金索使臣家屬而遣（檜者宵宗忠臣[illegible]將不至時[illegible]殆甚矣）詔歸之吁金人尚還守義之使而時相不能容一直言之臣余于是重責檜云

（子卿北歸僅得典屬國子卿猶惜之而洪得寘矣賊檜之罪真上通天矣　冠譏）

孝宗

符離之潰

許曰符離之役顯忠提兵渡淮巳下靈璧下虹縣下宿州駸乎其有震盪中原之勢也而宏淵不協虛言金添生兵

三十萬衆以張其勢又倡爲握扇淸京之說以動軍心于（兵皆金○盡食壬位意○閒鶴和況一旦敗○倒湯思退○等）是士無鬪志而兵卒以潰世多以損咸挫銳厚誅宏淵噫（安御不諫○共賛啟于是○直天之靜○豪中無也）宏淵宜誅也乃魏公與帝獨無責乎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言將貴專任也王邵之不相下公所目擊者顧將顯忠而又使宏淵參之以至于挫衂及歸而按以法如孔明之誅馬謖狄青之斬陳曙可也乃顯忠竄而宏淵之領職如故賞罰倒置其何以作士氣而肅軍威乎是故符離之潰（不出聲先入○朝在、魏公固負而使罷也）魏公亦難辭責也未也謀大者不以一捷矜功亦不以一挫委志顯忠敗績雖幸禍者藉以爲口而帝誠下詔進兵

振強于弱而益厲初志未必非興復之一機也乃遽以一敗喪氣不言兵而言和卒之強尊之末勢不穿縞是符離既潰之後帝亦難辭責也誅宏淵而薄帝與魏公之責可乎

姚尹昆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卽金人亦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帥有折衝禦侮之將。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橫議紛起耶。今符離之役。李邵進兵淮北。卽令潰敗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以此藉口。魏公固無所辭其責。帝亦安謝之耶。

總評曰帝以藝祖世裔入嗣大統初相魏公將顯忠猛氣雄飛勃然有吊遺黎復中原之志卽符離挫衂而猶以滌杖習勞宜唾手燕雲矣乃卒不能復尺寸何也夫齊桓之（宗○帝不如吸的○轉以亦為魏○王之殺亦又時皆也○、高宗二）復仇何賤之雪恥皆志之堅也帝于兩河淪沒之時而尤偷安江左厭頻蒲萄則其志已昏少康以一成績服光武以百戰興劉皆氣鼓也帝于符離既潰之後而尋諱用兵（陳致雍曰○雄不易論面）不悅揚甲之柴則其氣已餒至于任賢弗專而去邪弗果（其靳刻者）張浚劉珙虞允文陳俊卿之徒遠用而遠罷史浩尹穡湯思退王之望之徒遠黜而遠復舍餘體而乘舴艋其何能濟乎其獄弊通好而邊庭不鼓烽燧不烟亦幸也哉

發孝標曰按王弇洲云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得孝宗而立之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當卽位之初。有志恢復。符離之役。遲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主。無釁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以完疆好而已。然余觀之帝自言其心日行天下一兩遭。且力排羣議終喪三年。以是而廟號孝宗其誰曰不宜。

虞允文

評曰允文忠勤彌篤而材略過人高孝時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方金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疾不克進師兩淮其盡失矣允文以犒師江上矯制率敗卒百餘破強　十萬之衆宋之廟社轉危爲安者實繫乎此人（任重致遠之器○○○）謂老將以長慮破敵易而書生以倉猝克捷難非帝稱獎

尋倫

度詢然哉。已而相孝宗。又急人林憲材館録以風天下士。即謂相鎮蜀而益鋭志恢復。與與攜經略中原。嘗上言請戰。謂戰則海内氣伸。和則海内氣沮。嗚呼壯哉。許國之忠。炳若丹青。令天假之年。勳代蓋不可量也。何至以軍需未備。虚啓詔之趣乎。其中道告殞。不能所志。惜也。

壯志未酬。惜哉泉壤。尚漁以復。嗚資者乎。

何祭遠曰。史稱允文作不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使天下有志恢復而不能克就者。君子亦以忠予之。若允文之悼。惜可以無慨矣。

胡銓

許曰。和金之議。屢爲宋誤。誤于耿南仲。而京師失守。誤于何㮚。而二聖播遷。誤于汪黄。而淮陽灰燼。至于秦檜復主其議。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爲石晉故事。一時李綱岳飛韓世忠之徒。皆抗疏極論。而慷慨激烈者。獨銓一疏。及孝宗朝。又以和議大詢于庭。一時侍從臺諫預謀者十四人。可否者半。而侃侃言不可和者。又獨銓一人。諺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銓殆其人與。枋得謂三代以上人物。瘦翁謂中興奏議第一。與日月爭光諒哉。而卒莫之用。豈其爲肉食者誤。而牢不可破也。

注金姓○趙見其

欽鑒監目狀

陸贄若曰。綱常之義。人所當扶。君父之仇。人所當報。權奸之臣。人所當斥。而公獨値然衆正。至今讀其奏議。

快人意。不亦中流一柱哉。小朝廷宜衛頼之。

劉珙

許曰。珙以忠義世其家。蓋忠顯公韐之孫。待制子羽之子也。韐死于道。君蒙塵汴京。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仙人關據床坐壘。亦每有捐軀徇國之念。珙之陶淑于家庭者非一日矣。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烈。聞者泣下。他如止還曾覿。戒厲王抃。尤肯任怨。有大臣風節。至于屬纊之際。尤以未能雪恥報國爲恨。綽有祖父之風焉。史謂其家世忠義。非虚也。嗚呼。珙之忠義。非但家學亦淵源于紫陽南軒之傳。與其所上疏。首陳聖學。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又請上謹獨。明于天人相與之際。當時廷臣爭論不屈者。不爲無人。然鮮有疏及此者。君子因重珙忠義。尤取珙學術云。

六疏辞也。復○節非拓退也。知其志必有○所不行耳。

累葬壽○巷深傳大○臣

以人事○君之義

史傳珙父棣。鑒精明。議論英發。而又居家至孝。友愛諸兄。其在朝廷。危言正色。未嘗以生殺動其心。忠義固數如哉。然天下未有忠義而無學術者。故知紫陽南軒。以忠君愛國爲念。其道固不孤也。　金英識

王十朋

許曰。梅溪嘗自比韓范諸公。當其時。以狀元及第。身兼四科。爲侍御史。首劾史浩之罪。繼表張浚之忠。其激濁而揚

清也當其歷官也以直諫輔高孝兩廟以惠政守潮饒泉四郡其爲言責而官守也稱視韓范諸公奚愧焉嗚呼梅溪立朝獨以文章節義名當世也乎蓋其處心積慮無一不本醇良終喪不內處郊恩推以予二弟其天性孝友又有大過人者宋稱王曾輩不愧科名若梅溪亦其儔乎而孝宗不卹卒使落職居郡卒竟所志惜也

楊越三日梅溪背朋友人云吾輩會合不常所留面目後日可以相見又爲其所居名曰不欺嗟乎士君子不而即此所體脈脈佩愈不愧天下第一等人天下第一外等宜悉

光宗寧宗

禁僞學

許曰李沐輩劾罷汝愚一時李祥楊簡訟冤者被逐而太學楊宏中六人皆叩閽乞還汝愚祥簡以收士心宥沐以謝天下其英氣直節皆賢君子也內批編管五百里外此何異徽宗之放鄧肅高宗之殺陳東乎不逐侂胄而逐汝愚不宥李沐而竄祥簡宏中輩時事已可慨矣侂胄緣此

折小人不足容共雖如此乎侂胄又但何尤　正人樸

起僞學之名禁僞學之黨置僞學之籍京鏜胡紘沈繼祖之徒又希旨附和目朱熹爲鬼魅指元定爲妖術於是觀尺之士從遊之徒相與屛丘壑矣嗚呼國無仁賢其何能國而不竊其孤立于上也何昏昧一至爾哉

何升錄曰人主之禁固有所行有所不行僞學禁而斥逐正人一網殆盡此禁之所能行者也柴中行受易傳于程氏不肯變還至不願與考較府鈴元定講學不輟而從游益衆此禁之所不行者也宋室此際即使正人布列猶恐不足弘濟時艱猿拆棘陰消氣元氣一線孤陽又經霜霰陰慘之氣漏天地矣

竄祖泰

許曰侂胄專政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即寇萊不足比惡也而怙勢取寵之徒相與填門排戶一時由竇屈膝若許及

附具萬年王是此輩

之犬吠雞鳴若趙師𢍰以妾名求記憶若程松稱恩王恩父若陳自強呢爲腹心若蘇師旦士風靡然掃地矣舉朝

杜口莫言而祖泰以布衣挺挺叩閽言之與章月將劾三恩歐陽澈劾黃潛善者同一氣節雖令召見慰諭而用其言又何至朋玉津之殛而釀禍遠之衅乃顧保養奸凶而竄祖泰于窮荒之外嗚呼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陳師泮曰侂胄顚倒朝廷背亂士氣不可一日不御所謂士氣者敢不忘忠泰顯在草萊之微而猶繫學諸劉除兜皆其所當布事不得月越職言事之論即流竄陳傍皆其所不計者也祖泰言陳而侂胄罷斥則召正人而用之時事猶可爲于萬一侂胄雖終不得其死然以其豬戶恢後而函首以殷是又忘寧宗之夫侂胄而侂胄亦非其罪也朱所奄奄日盡矣

總評曰光宗受制于婦爲不夫廢陳源楊舜卿之黨爲不

君不朝重華不視疾不執喪爲不子悖倫逆天不久于位宜矣嘉王郎位中外寞然其初召黃裳召羅點召朱熹政略有可觀者奈之何厭聞誠正而柄用奸邪至以內批用臺諫飛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一網盡矣又從而禁僞學

既曾衛此爲不可殺之計可○函首金敵

籍僞黨以椓國本又從而下詔伐金輕啟邊釁至函侂冑

侂冑始用其謀殷○根其禍如○此本動兩能濟事不學○

之首以易淺地于金此何爲也侂冑既誅而彌遠益恣敢乘間以遲屬立之謀去一侂冑而又進一侂冑嗚呼將事可勝言哉

治國必先齊家光宗之待壽皇本寔先撥矣其能久乎
獨惜孝宗變漢唐之成法而創制終養生此不令之子

此又天道之無據者也寧宗優柔不斷信奸親讒不痛
不癢之疾中于膏肓天心去宋夫復何言　道岸識

趙汝愚

評曰忠定公學務實用嘗以韓范自期蓋偉然一代賢相也當其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父子幾于隔絕公反覆規諫以通兩宮之情國遭大戚官僚幾洶洶解散公以樞臣奏太后命翊寧宗以登九五勳著社稷忠貫天地即並韓范

○正又○曰○味○進○與○欲○賜○說爲小人所○乘

奚過焉然公忠誠而失之疎忽議禪大事也不謀之留正而謀之侂冑侂冑之勞薄其酬而又授之柄使得伏內批以肆斥逐致京鏜有一網打盡之謀李沐進不利社稷之說胡紘造謀爲不軌之証是皆非機事之密者噫公誠疎也然無可去之義彼比干死箕子奴屈原沉皆宗臣故也故衡州之卒有所不辭云

陳淵叔曰宋臣如留正者尚屬介侍朝抗諫可謂
偏不阿者矣然聞太后傳位嘉王猶不能無托疾而遁
忠定此時綿危疑于膠掌其勳烈何如也然身則不居
功而爲小人所不可不有以厭其心而厭爲之黜禍自
此始業道不幸言而中哉

趙方

評曰方起儒生知青陽催科中有撫字刑罰中有教化及知襄陽臨敵應變廷議未決輒抗疏陳不可和而戰議遂定襄陽之役命將及其子范葵合兵共禦而金人氣沮北師遁也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而又引拔名將如扈再興孟宗政者與之協力至于疾革之際尤屬意邊防曰未必一日當立一日紀綱當是時藩屏一方使朝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方是○當之

無北顧之憂者方力爲多其子范葵亦善繼述即范在襄

晉觀江夢○鄰蜀而從○浙日里可○鄰無負

陽邊防稍弛而葵衛國之志老而彌篤端平以後淮蜀無

○任使矣

虞京西一境賴以獨全者方之遺烈亦不爲少嗚呼父子踵美爲世名臣不可多得也已

曹射侯曰方撫民催科其所爲恭仁知勇兼之也二
子將兵不熱攻御而氣積甚多粲以俊麗禮賞謝枋得

自僞君鮮不嘗以累趙宜論其道德更足服人然皆受謗朱熹陋偽乎真道學必有真經濟也

理宗

崇理學

評曰理學之湮久矣帝獨潛心學道追崇先儒二程張陸呂朱之徒皆臚之甫秩錫之美謚此漢唐以來諸君所僅見者乃余獨以爲帝之尚理學名也而非實也當是時其德秀者大學衍義魏了翁著九經要義其理學不在伊川等下皆所號一代偉儒也獨不可置之經筵登之宰揆以與有爲乎奈何制于彌遠而不用及彌遠死而德秀亦卒

猶有一了翁爲碩果也簽樞未幾而出督出督未幾而乎祠甚之削秩竄逐噫真魏且爾況其他乎卽程朱復生吾知其不能用矣追崇其死者而斥其生者是亦好畫龍不好真龍者爾

是時宋朝理學不爲名人也太學生黃愷伯論史嵩之殺逐諸生作捲堂文魁聖卽行道義之所沒淵氣節何其盛猶惜乎理系浮墓矣名真才汨沒于下生不逢時尊不惜乎　遺彦識

總評曰帝雖惇尚程朱罷斥安石崇正闢邪視先朝籍僞學禁奸黨者大徑庭矣然是時三凶踞路四木當途胡不能一闢邪也三大夫同除六君子踒竄胡不能一崇正也

至于排擯真魏而彌遠似道則相繼柄用誤國是蔡州之役幾于恥雪然南北渝盟而宋先背約輕啟邊釁以致蒙古踩躪川蜀江漢間北方未圖而南方以騷擾矣不能制滅而備敵國用匱而民鉄鉄無聊是誰之辜哉嗚呼向見遼之衰也而約金攻遼卒釀靖康之亂以制敵凡何其不省制于敵今見金之衰也而又約元攻金竟啟覆滅之禍犬羊反噬而不可遏固也奸邪誤國而不可用亦足戒哉

楊起三曰帝益太祖後裔也匪全保長家余天錫奇其狀言于史彌遠而立之太宗之祚自是斬矣寧非天道好還之一機而不能自強政治以致浸昌一時朝廷澹汝如拔謂之何哉

孟珙

評曰孟忠襄忠貫金石軍中論事言人人殊徐以一言折衷衆志皆傾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襄陽之役隣陣與父相失輒馳騎突陣脫父重圍之中已而一鼓敗武仙降移剌瑗衆又已而赴元人之約合兵攻金蔡州遂亡其國夫金之得志于宋也劫二聖犯陵寢據土地殘人民此忠臣孝子所痛心而切齒久矣金滅而宋送厚于金不滅而宋亦亡今一旦滅之復先代之讐雪百年之恥功莫大焉乃轉者實以叛盟開釁喪師蹙地卒至于元滅我取虞之計嘗是時金日以弱而元日以強初滅回回于以及西夏夏亡及

金金亡及宋如蠶食然卽不助元協攻金其能獨存乎宋
其能保終不亡乎未可以是譏珙也
李贄曰忠義累積兩破金盛尤甚誠恐不顧身赴
國家之急者矣至其屯田滿浦事事有大經略堆積繫
也桑者欲元滅金一快宿憤可見宋先帝于地下矣爲
元及蟹則宋君臣不能爲善後自全之謀于忠義何答

度恭端昺

評曰天命之歸也徒手取之而有餘天命之去也盡力扶
之而不足宋至理宗國字已歷即英主繼踵尤難振起而
況自度而恭而端而昺皆庸庸幼孤乎方邊事告急半壁
東南無一寸乾淨土此何等時也而度宗荒湛酒色舉機

史評　卷之十　葉

務而委之似道之手誠何異處堂之雀乎及恭宗嗣統大
安邦主情狀大都○如此
奸猶在雖汪立信文天祥之徒戮力維持其間而元兵愈
逼莫或誰何于是請平不得求封不得稱臣奉貢亦不得
而帝及太后竟以北行矣至于端昺之立乃一二孤臣出
萬死不得已之計亦欲爲趙氏延一綫之脈僻獨奈何
之航于海也不三年而崩昺之次年崖州也又不一
父天下于小兒○天數耶
沒于海趙氏三百二十年之統于斯盡矣嗚呼一昺
立一君圖統非不嗣續也惡劉如張世傑陸秀夫輩不
捐其力以翼孤也而卒相胥殉于海濱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
姚尹恩曰宋忠義之士獨多而權奸誤國者亦復不下賊
至賈似道則愈趨愈下者也濟淵斷蛇哮伏痛盡了此
矣舉國柄授之不亡何待乎端昺之立亦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耳何待甚滄濱而始曰宋亡哉

文天祥

評曰死節難而死從容就義之節爲尤難宋自播越以
來捍閑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忤奸觸諱
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纍纍累累如也獨公于鼎鑊之秋
方論世見總也
起兵入衛奔兩廣開關嶺海出入死生殊不少挫卽圖
府如姝○若守彼主○海路道破
破君亡一成一旅無可爲籍而猶不恐屈一膝以丐餘生

史論　卷之十　三六

因燕之日威儡利誘莫爲少移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
措所根本皆此時○何所
懇懇于歌詠間可想見其人矣武穆其志廣而才疏喪文
作爲
山舉兵之初文武英賢皆羅幕府維地洞丁盡致麾門弄
有大撥亂之才不能也及在行都陳分地建闢之榮在眞
州與苗再成論兩進合兵之計才疏者有是乎不論其
節之忠而顧以成敗論才略亦謬矣哉
陳禪津曰無家無國者獨有永亡心天地干戈義語
滯源源一身隨萬處而磨亢千金此流石可憑吊風
詩也余每喜誦之道出信國心事聊聊乎揭日月而行
嘗射侯田成仁取義文山吾無間然矣乞食年生祭于
蔣謝皋羽慟哭于從天臉問忠孝節義尚不忠乎無徒

史評十卷內府藏本

明范光宙撰光宙字霽陽石門人是書自春秋迄南宋人各爲評多襲前人緒論罕出心裁